

江西教育出版社

季羡林文集

第十五卷

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
作品翻译（一）



20579680

第十五卷

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C52
2084B
15

季羨林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C52
2084B
15

34

书名题字：启 功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熊向东 李 铮 张光璘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李 铮 张光璘 季羨林 胡乃羽
段 晴 郭良鋆 秦光杰 钱文忠
黄宝生 蒋忠新 熊向东

策 划

杨鑫福 吴明华

责任编辑

吴明华

美术编辑

刘良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卷责任编委:李 铮
本卷责任编辑:熊 阳
本卷责任校对:熊 阳
本卷责任印制:马正毅

季羡林文集

JI XIANLIN WENJI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8年6月第1版 1998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8.25 插页:8 字数:435,000

印数:0,001—1,500册

ISBN 7-5392-2760-5/Z·15

定价:54.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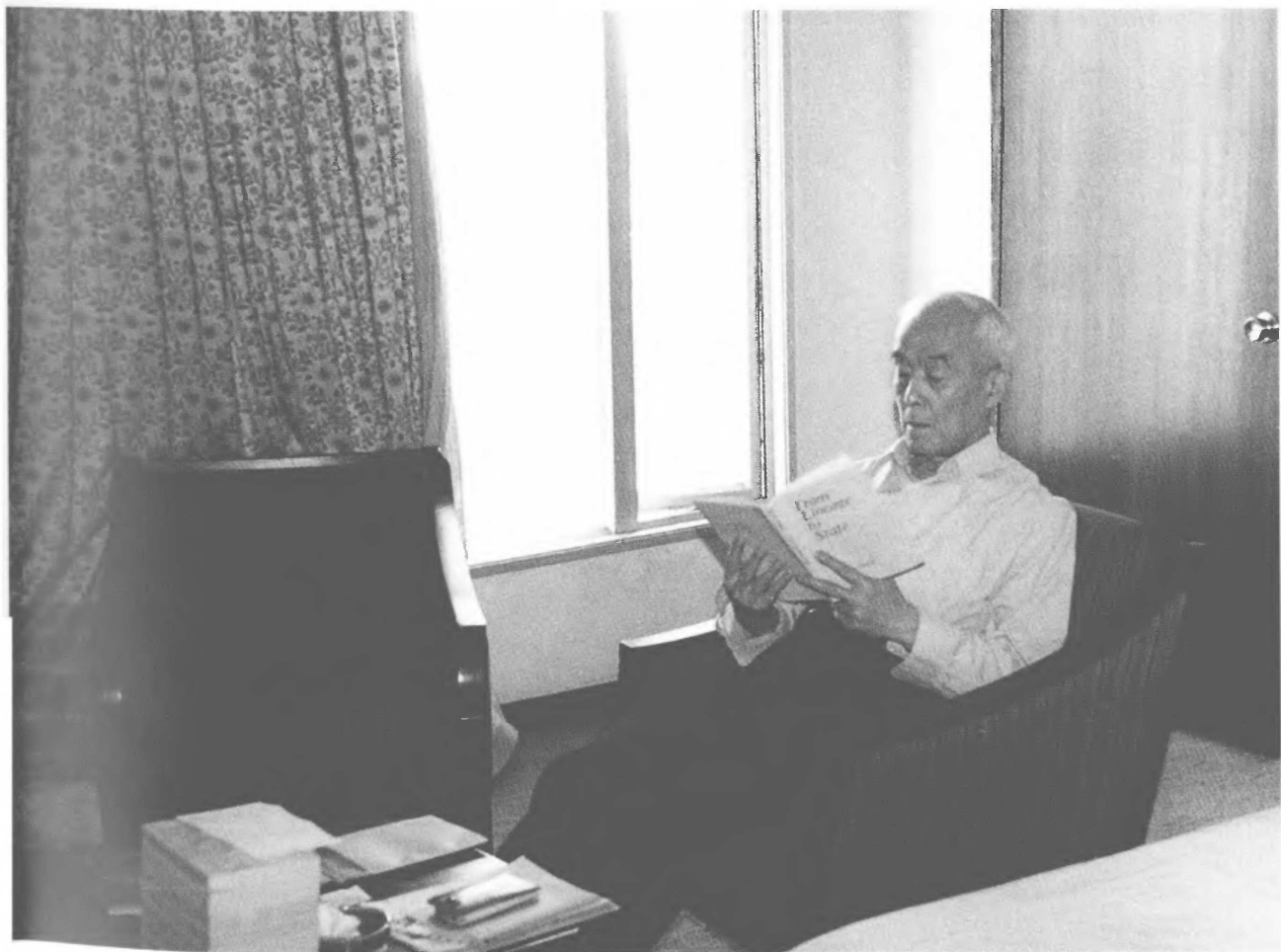
作者与英籍作家韩素音女士合影。



1987年6月参加香港国际敦煌学术讨论会，与台湾林聪明教授(右)等合影。



1987年11月在北京大学校园与日本著名梵文学者中村元博士合影。



开会空隙在旅馆内阅读。

出版说明

《季羨林文集》是 1992 年开始编辑出版的。它包括作者迄今为止的创作、评论、论文、专著和译著。依据内容或文章体裁,《季羨林文集》暂分为如下二十四卷:

第一卷:散文(一);

第二卷:散文(二);

第三卷:印度古代语言;

第四卷:中印文化关系;

第五卷:印度历史与文化;

第六卷:中国文化与东方文化;

第七卷:佛教;

第八卷: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

第九卷:糖史(一);

第十卷:糖史(二);

第十一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

第十二卷:吐火罗文研究;

第十三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一);

第十四卷:序跋杂文及其他(二);

第十五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一);

第十六卷: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翻译(二);

- 第十七卷:罗摩衍那(一);
- 第十八卷:罗摩衍那(二);
- 第十九卷:罗摩衍那(三);
- 第二十卷:罗摩衍那(四);
- 第二十一卷:罗摩衍那(五);
- 第二十二卷:罗摩衍那(六上);
- 第二十三卷:罗摩衍那(六下);
- 第二十四卷:罗摩衍那(七)。

除散文和翻译卷外,《文集》其他卷的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时间顺序排列。文章中的一些人名、地名、国名和术语,在各个时期的译法不尽相同;部分标点符号、数字用法与现行标准亦有差别,为保持原貌,均不作统一处理。《文集》的全部作品这次都经过了比较仔细的校勘,主要包括更改繁体字、异体字,订正印错的字和标点符号,规范词语的用法以及核对引文等。个别引文在国内难以找到原著,才不得不网开一面,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校。凡内容重复的文章,则保留其中最完整、周详的一篇,余者删去。

虽然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进行文章的搜集工作,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如果今后发现有遗漏的文章,将随作者的新作一并收录。迫切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和帮助。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4年12月

第十五卷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翻译的部分外国文学作品,其中译自梵文的有三篇:《沙恭达罗》,1956年第1版;1959年9月,作为《外国文学名著丛书》之一,出版第1版,1980年2月第2版。收入本卷的是1980年版。其他两篇是:《优哩婆湿》和《婆罗摩提的故事——〈十王子传〉选译》。《佛本生故事选译》译自巴利文。《家庭中的泰戈尔》译自英文。《沉重的时刻》译自德文。首刊于《译文》杂志1956年10月号。译文前面关于作者和原著的简介(叶廷芳撰)已删。

附录收入作者早年(1930年至1934年)自英文试译发表的散文和诗共九篇。这九篇译文是从译者收藏的残缺不全的剪报上抄录下来的,有的未记明刊载报刊的名称和日期,有的译文不全。《守财奴自传序》译者署名希逋,《小诗》署名梦白。译者为收入这些早期译作,写了一段按语,刊于《文集》第一卷附录,请参阅。

《季羨林文集》编辑委员会

1992年3月

目 录

沙恭达罗	1
优哩婆湿	133
附 关于《优哩婆湿》	221
婆罗摩提的故事	
——《十王子传》选译	249
《佛本生故事》选译	263
附 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	277
家庭中的泰戈尔	281
沉重的时刻	534
附录	
老妇	545
世界底末日一梦——	547
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	549
老人	551
蔷薇	552
代替一篇春歌	555
守财奴自传序	558
小诗	561
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	562

沙恭达罗

〔印度〕 迦梨陀娑 著

缺 页

译本序

印度古典文学有着悠久的、光荣的传统。从质的方面来看,它可以媲美中国和希腊的古典文学。从量的方面来看,它远远超过古代希腊。从公元前一千多年的《梨俱吠陀》起,印度古典文学传统可以说是基本上没有中断。到了公元四世纪到六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代(约等于中国的东晋到南北朝),梵文文学的发展达到了光辉的顶点,被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称为“黄金时代”。有些学者把这时代叫做“梵文文学的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不完全正确的,因为没有中断,就谈不到什么复兴。在这个过渡期间,作家和作品显得少了一点,这也是事实。这可能是由于印度古代缺少史籍,年代先后,模糊一团。许多作家和作品的年代都无从确定。从而看起来就似乎中断了一个时期。到了笈多王朝时代,名家如林,灿若繁星,作品光彩,映照千古,似乎真地是“文艺复兴”了。

梵文文学为什么在笈多王朝最发达呢?这原因应该到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和梵文文学发展的规律中去找。笈多王朝建立于公元320年,创始人是旃荼罗笈多一世(320年至330年)。他以后名王辈出,最盛时期的版图包括整个北印度和中印度的一部分,是阿育王以后的第一个大帝国,也是印度封建社会发展到了高峰的一个大帝国。

在这期间到印度去留学的中国和尚法显对当时的印度社会情况有这样的描述:

从是以南,名为中国。中国寒暑调和,无霜、雪。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欲去便去,欲住便住。王治不用刑罔,有罪者但罚其钱,随事轻重。虽复谋为恶逆,不过截右手而已。王之侍卫、左右,皆有供禄。举国人民,悉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惟除旃荼罗。旃荼罗名为恶人,与人别居。若入城市,则击木以自异,人则识而避之,不相唐突。国中不养猪、鸡,不卖牲口。市无屠沽及沽酒者。货易则用贝齿。惟旃荼罗猎师卖肉耳。自佛般泥洹后,诸国王、长者、居士,为众僧起精舍供养,供给田宅、园圃、民户、牛犊,铁券书录,后王王相传,无敢废者,至今不绝。(《法显传》)

这里描绘的是北印度恒河盆地所谓雅利安地区(*Āryāvarta*)的情况。这里是笈多王朝龙兴之地,是它的基础,是由大皇帝直接统治的。在法显的简短、具体又生动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生产的基础组织主要仍然是农村公社,因此才没有户籍官法。此时印度历史已经进入封建剥削制高度发展的阶段。为什么“惟耕王地者,乃输地利”呢?为什么在法显眼中,赋税竟如此之轻呢?印度学者高善必(D. D. Kosambi)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同苛重的中国赋税比较起来,显得如此而已(见所著《印度史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Indian History 第 278 页)。在“中国”(Madhya-deśa)以外的田地是一定要收租的,一般是收获物的六分之一。大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赋税会轻一点,这是可以理解的。所谓“欲去便去,欲住便住”,是说明这里没有农奴制。奴隶已经不允许买卖,但是社会上种姓制度还非常严格。旃荼罗不许住在城内;进城时,必须敲击木头,让别人闻声躲开,以免接触。今天流行在印度的所谓“不可接触”的制度,当时已经根深蒂固。国王、长者等赠送田地给僧伽。高善必在这里看出了没有土地私有制。我认

为,这是不正确的。土地私有制从公元前五、六世纪封建社会开始就已存在于印度,到了笈多王朝时期,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更谈不到什么不存在的问题了。

在这个囊括北印度的大帝国以内,特别是在笈多王朝全盛时期,政治上是统一的,政令是能够通行全国的。在经济方面,生产力是相当高涨的。城市很繁荣,商业很昌盛,国内和国外交通都比较发达。国外贸易北至中亚,东至中国、印度尼西亚,西至小亚细亚、中近东,到处都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拿中国的历史来比一下,这是“分久必合”的时期,是所谓“盛世”。

笈多王朝全盛时期,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子。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发展是不平衡的。证之许多国家的文学史,情况确实实是这样的。古代希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在东方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例外的情况是可以找得到的。在中国文学史上和印度文学史上,往往有艺术生产与物质生产正相适应的时期。中国的盛唐文学就是如此。印度的笈多王朝的文学也是如此。笈多王朝是印度经济高度发展的时期,与之相适应的是一个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

但是只从物质基础的发展上还不足以完全说明梵文文学之所以在这个时候特别发达的原因。我们还应该把其他方面的情况也仔细探讨一下。

我们首先看一看文字工具和文体风格方面的情况。在印度古代,书面语言主要是梵文,此外还有少量的俗语。大家都知道,保留到现在的最古的印度文学语言是吠陀语。吠陀语的语法变化异常繁复,无论是名词、动词,还是代词、形容词,语法形式都是异常地多的。但是文体风格却是比较明畅而淳朴。继吠陀梵语而起的是史诗梵语。语法变化已经有所简化。接下去就是古典梵语。我

们平常所说的梵语就是指的这种语言。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到了笈多王朝,古典梵语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多年中,文学语言的发展约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梵语——俗语——梵语,有点辩证法否定之否定的意味。至于文体风格的发展却是一条直线的:从明畅淳朴向着繁缛雕饰发展。对婆罗门教来说,梵语是神圣的语言。在最初,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甚至医学、天文学等方面的书籍都是用梵语来写的。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新的宗教兴起了,梵语的一统天下随之而动摇了。比如佛教和耆那教一兴起,为了对抗婆罗门教,争取群众,立刻就否定梵语的神圣地位,而采用俗语作为经堂语言。佛教和耆那教的经典都是用俗语写成的,同婆罗门教使用梵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但在宗教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梵语的垄断地位也动摇了。公元前四世纪兴起了孔雀王朝,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版图最广的大帝国,几乎统一了整个印度。这个王朝的官方语言不是梵语,而是古代半摩揭陀语。有名的阿育王的碑铭可以为证。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现象呢?同样是统一的帝国,何以孔雀王朝用俗语,而笈多王朝用梵语呢?我们现在还无法说得很清楚。原因之一可能是在阿育王时代,梵语的规范化工作还没有完成,公元前四世纪,波你尼正在努力使梵文规范化。也许是由于他的语法体系最科学、最合理,就为大众所接受,因而产生了巨大影响。到了公元后的笈多王朝时代,这个规范化的工作完成了,于是梵语一跃而成为官方语言。不但在政治方面是这样,连在宗教方面也表现了相同的情况。佛教的教祖原来是竭力反对梵语的。但是一旦梵语作为文学语言流行起来了,有的佛教宗派也开始使用梵语,说一切有部就是这样。到了佛教的大乘,就公然使用起梵语来,连违背祖训这样的感觉似乎都没有了。梵语又重新夺回了一统天下。

在文学方面,也表现了同样的情况。大约生于公元一、二世纪

的佛教著名僧侣和诗人、戏剧家马鸣就使用梵语写作。他写的有关佛教教义的论著、长篇诗歌,甚至戏剧都使用梵语。只有某些脚色说俗语。另外一个作家跋娑(Bhāsa)可能也生在这个时候,或者略早一点。关于这个作家,一直到今天仍然争论很多,我们在这里不去细谈。他留下来的作品用的也是梵语。跋娑的文体非常简朴,几乎没有什么文采。马鸣却是在简朴中富有文采。他的名著《佛所行赞》已大兴藻饰雕绘之风,向着形式主义发展,不过还没有达到公元六、七世纪檀丁(Daṇḍin)、波那(Bāṇa)、苏般度(Subandhu)等作家那样,“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有点像中国的齐梁文体而已。

上面讲的是文字工具和文体风格两方面的发展,都为笈多王朝的梵语文学的兴起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帝王对艺文的奖掖对于梵语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中外历史都不乏这样的例子。中外历史上的国王、皇帝所关心的首先是巩固统治、扩大版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一定要穷兵黩武,大动干戈。打了胜仗,必须立碑记功,这就用得着文人,用得着“大手笔”。后汉窦宪伐匈奴,大胜,就让班固写文章记功,勒石燕然山上。平常也总要装模作样,附庸风雅,请文人写篇把文章署上自己的名字。中国的明太祖等皇帝,恐怕肚子里都没有多少墨水,但却都有“著作”。连自命风雅的乾隆皇帝也干类似的勾当。用他人的文章垂自己的名声,只好弄虚作假了。除了巩固统治、扩大版图和沽名钓誉以外,他们还深切关心传宗接代问题。中国秦始皇所谓“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千万世,传之无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一方面,也得用着文人。文人能写文章,为他们“圣上”传宗接代祈求祷祝。因此,“圣上”们也就奖掖艺文,总在朝廷上豢养一批文人,平常吟风弄月,歌功颂德;打起仗来,则草檄记功,勒石名山,两方面互相利用,国王要一些人鼓吹昇平,文人借此得到点

残羹剩饭。国王实际上是把这一批文人“倡优畜之”,借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把他们看作“帮闲”。在中国,文人还可以搞科举,做官,在印度好像连这一条路也没有。文人们只好依附朝廷,成为什么“九宝”之类。从《罗摩衍那》起,宫廷诗人的地位就不是很高的。他们主要是歌唱颂诗,唤醒国王,有点像中国唐诗:“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里的“鸡人”。中国诗人自己不唱诗催醒,只写诗颂圣,印度则须兼而有之,这恐怕是仅有的区别,其地位恐怕是不相上下的。

与上面的情况有联系的还有一个帝王本身对于梵语文学的态度。在笈多王朝全盛时期,几个皇帝都热爱梵语文学。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可以说是三摩答刺笈多(Samudragupta)。他不但非常喜爱梵语文学,自己还从事创作。从“诗王”(Kavirāja)这一个称号上,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方面的自负与野心。至于文章是否真是他自己写的,那是另一个问题。大约在公元345年,在阿拉哈巴地方(这是以后的名字)建立起来的一个石柱上,有一篇铭文,是出自三摩答刺笈多的宫廷诗人嚧里尸那(Harīṣiṇa)之手。在这一篇铭文里,诗人歌颂了国王的战功,同时也颂扬了他的写诗与音乐的天才。这在中国已有先例。上面谈到的班固只不过是例子中的一个而已。

有以上谈到的这些情况,梵语文学在笈多王朝时代特别发展起来,几乎形成了一个发展的高峰,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了。公认为印度最伟大的诗人、世界文学史上伟大作家之一迦梨陀娑就生在这一个时代。

说他生在这个时代,实际上也是推测之辞。我们对于这一位伟大作家的生年卒月、生平活动,几乎是一无所知。在印度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作家情况都是这样,迦梨陀娑并非例外。

关于他出生的时代,有种种不同的学说。尽管印度和印度以

外其他国家的梵文学者已经写了无数的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一直到今天也并没有大家都承认的结论。有的学者主张,他生在公元前几百年;有的学者又主张,他生在公元后几百年。他们列举论据的时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看来头头是道,条条有理。但是,只要从另一个角度一看,这些论据又往往站立不住,不攻自破。在这些错综复杂的学说之中,有一个学说是比较为大家所接受的,这就是:迦梨陀娑生在笈多王朝时代。

印度有一个传说:迦梨陀娑是一个婆罗门的儿子,幼年父母双亡,一个牧人把他养大。后来同一个公主结婚。因为表面上看起来出身微贱,公主极以为耻。他没有办法,就去向女神迦梨祈祷,女神加恩赐给他智慧,他于是一变而成为大诗人、大学者。因此人们就称他为“迦梨陀娑”(迦梨女神的奴隶)。

这个传说当然是不可靠的,我们勿宁说,这只是他的名字的一个文字游戏。根据他的作品,我们只能推测出,他是一个婆罗门,是湿婆的崇拜者;他对喜马拉雅山的风光很熟悉。在《云使》(Meghadūta)里,他对邬阇衍那(优禅尼)城有极其生动的充满了热爱的描写。我们因而可以推断,邬阇衍那城就是他的故乡。他有一个剧本,叫做《优哩婆湿》(Vikramorvaśīya)。这里可能隐含有一个国王的名字超日王(Vikramāditya),他可能在一个叫做超日王的国王的朝廷上生活过。这个推测是与一般的传说相符合的。一般传说就认为他是笈多王朝超日王朝廷上九宝之一。但是不巧得很,笈多王朝两个国王——旃荼罗笈多二世和塞建陀笈多——都在自己的钱币上刻着超日王这个徽号。因此看起来比较简单的问题就复杂起来了。从梵文文学的发展情况来看,旃荼罗笈多二世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他的首都正是邬阇衍那,这也与《云使》里的描写相符合。旃荼罗笈多二世在位期间约为公元380年至413年。因此,如果把迦梨陀娑生年的上限规定为350年前后,是比较

靠得住的。曼陀婆尔(Mandasor)太阳神庙中有一个碑,立于473年,铭文的作者是一个不著名的诗匠,名字叫做婆茶跋底(Vatsabhāṭṭi)。他自己吹牛说,他要跟大名鼎鼎的迦梨陀婆比赛一下。他真地在模拟迦梨陀婆的风格。根据这一事实,迦梨陀婆生存时代的下限可以定为472年。总起来说,他大概生于350年到472年之间。

迦梨陀婆留下了不少的作品。但是,正如他的生卒年月一样,他的作品的真伪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论。一般认为可靠的作品有剧本《沙恭达罗》(Śakuntalā)和《优哩婆湿》,有抒情诗《云使》,有叙事诗《鸠摩罗出世》(Kumārasambhava)和《罗怙世系》(Raghuvamśa)。此外还有两部著作:《摩罗毗伽和阿祇偈密多罗》(Mālavikāgnimitra)和《时令之环》(Rtusamhāra)也很可能是迦梨陀婆的作品。

在这些作品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沙恭达罗》。印度人民以及外国的梵文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是迦梨陀婆的最伟大的作品。

《沙恭达罗》的伟大之处究竟何在呢?从故事情节方面来看,看不出什么伟大之处;因为这情节是从古书上抄来的。在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已经有沙恭达罗的故事(Śakuntalopākyaṇa, i62. 1—69.51)。在《莲华往世书》(Padmapurāṇa)中也有(Svargakh. 1—5)。故事的基本情节已粗具规模。在大史诗里所缺的是仙人诅咒、失掉戒指。往世书已经有了戒指和仙人诅咒。迦梨陀婆创新的东西并不多,他只不过把爱情这个主题思想特别突出出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主题思想方面来看,这一部作品看不出什么伟大之处。剧中着力描写的是男女的爱情,而爱情这样一个主题又是世界一切国家的文学中司空见惯的,丝毫也没有什么特异之处。然而据我看,迦梨陀婆的伟大之处就正在这里:他能利用古老的故事,平凡的主题,创造出万古长新的不平凡的诗篇。

迦梨陀婆自己是宫廷诗人。虽然从我们上面已经谈过的情况

来看,他的地位不见得很重要。但是,既然依附宫廷,就必然要对皇帝作一些阿谀奉承的颂词。在迦梨陀娑的作品里就有不少歌颂当代帝王的诗篇。例如《罗怙世系》1.18:

为了人民的利益,
他征收了租税。
太阳把水吸上去,
落下来增加了千倍。

封建帝王是地主阶级的总头子,他主要依靠剥削农民生产的粮食来恣意挥霍。依附他们的像迦梨陀娑这样的诗人为他们歌功颂德,是不足怪的。迦梨陀娑不但歌颂国王的剥削,在《沙恭达罗》第四幕里,他还借干婆的嘴宣传服从长辈、敬事丈夫等一整套三从四德的封建道德。这同《罗摩衍那》女主人公悉多的伦理标准差不多,是一脉相承的。迦梨陀娑不但为国王的目前统治服务,他还关心国王的传宗接代问题,为他们将来的子子孙孙的统治服务。很多古代印度诗人都是如此。为什么《罗摩衍那》的作者蚁垤大肆宣扬一夫一妻制,宣扬悉多的贞节呢?说穿了,不外是替国王的继承问题操心而已。迦梨陀娑也不例外。在《沙恭达罗》第四幕里,他一再讲到沙恭达罗要生一个圣洁的儿子,做大王统治天下。在第六幕里,国王泄露了他谈情说爱的目的,也不过是为了得子继承王位。在《罗怙世系》和《鸠摩罗出世》里,迦梨陀娑同样也讲的是这个问题。在《沙恭达罗》第六幕里,谈到富商航海遇难,没有孩子,无人继承财产。国王说:“没有孩子真悲惨。”迦梨陀娑给帝王操心,真可以说是到了家了。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迦梨陀娑对当时上层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也并不完全赞成。在长诗《罗怙世系》中,他用宛

转曲折的笔调对国王提出了批评。罗摩遗弃了悉多,他把他描绘成为一个残酷无情的人。十车王误射死修道人之子,他认为他轻率、草菅人命。在《沙恭达罗》里,他利用丑角的插科打诨,隐隐约约地讽刺国王,讽刺他喜新厌故,玩弄女性,“家花不及野花香”。在第五幕里,他先描绘了被遗弃的王后恒娑婆抵在幕后的哀怨的歌声。然后写了被遗弃的沙恭达罗,写得缠绵悱恻,动人心魄。作者的同情显然都是在被遗弃者的方面。写沙恭达罗的被遗弃,其中好像还反映了封建主与农民、城市与乡村的矛盾。在第五幕里乡村人骂城市,沙恭达罗骂国王。作者的同情显然在受害者和农民一方面。同时,他对那些下层阶级里的人物,例如渔夫,宫女等等也同样是怀着一些好感的。第六幕里那两个宫女写得特别好。宫女一说:“几天以前总督老爷弥坦罗婆苏才把我们俩送到万岁爷脚下来,让我们在这后宫花园里做些杂活。”听口气,很像是总督买的女奴隶。诗人写了短短的几行就把这两个宫女的声音笑貌都生动地描绘出来了。诗人把她们写得活泼可爱,也写出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一切美好的东西的热爱。

所有这一切无疑都是本书的精华。

迦梨陀娑对国王又歌颂又讽刺,这不是有点矛盾吗?在这里,矛盾是不能否认的,但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唐代伟大的诗人杜甫,忠君爱国,几乎达到念念不忘的程度。他关心人民疾苦,也是众所周知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他对唐王的感情多么深厚啊!然而就在同一长诗里,他却唱出了千古流传的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丽人行》里,他又写道:“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难道人民这种凄惨的情况和大官这种跋扈的情况同他所依恋的唐王没有一点关系吗?难道杜甫对于这一点根本不知道吗?当

然不是。在中国忠君是一种传统的力量,压在杜甫身上,使他不能自拔。但是人民眼前水深火热的生活又是活生生的现实,他不能视而不见,很难想象一个伟大作家对人民生活竟然漠不关心。对人民生活漠不关心的伟大作家是没有的。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反映到作品上就是又歌颂,又不满。杜甫毕生都陷在这个矛盾中。尽管中国诗人同印度诗人不完全相同,但他们之间总有一些相通的地方。在印度,忠君的传统势力可能要小一些。但是从史诗时起,比如在《罗摩衍那》里,作者就大肆鼓吹国王的重要性,大肆宣扬要敬重国王,歌颂国王。他拼命为国王涂脂抹粉。这种情况在印度好像也形成了一个传统,不能说迦梨陀娑就受不到它的影响。再加上既要依附国王,如果不说两句好话,饭也许就吃不下去。这就是迦梨陀娑的处境。我们对《沙恭达罗》中的矛盾只能做如是观。这是当时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我们对于古人不能形而上学地苛求。否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

不可否认,诗人所着重描写的还是国王豆扇陀和沙恭达罗之间的爱情。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这种爱情是合乎理想的,无可非议的。沙恭达罗爱自己的丈夫,国王也爱沙恭达罗。经过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曲折,两个人终于团圆。诗人用了很大的力量,描写两方面的相思。对沙恭达罗的思想和感情的活动,诗人更是挖空心思去加以描绘。她一方面想念自己的丈夫,愿意尽早地看到他;但是另一方面,她又舍不得离开自己的义父、朋友、心爱的小鹿和春藤。在她离别的时候,她对净修林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无限的感情,依依难舍;而这些动物和草木也对她有无限的感情,也是依依难舍。诗人把人性赋予这些草木动物,它们也为沙恭达罗的别离感到悲哀:

小鹿吐出了满嘴的达梨薄草,孔雀不再舞蹈,

蔓藤甩掉褪了色的叶子,仿佛把自己的肢体甩掉。

这样一来,弥漫在净修林里的离情别意就更加浓厚起来了。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诗句:

感时花溅泪,
恨别鸟惊心。

描写的也是同样的意境。这样的意境是有感人的力量的。《沙恭达罗》第四幕之所以特别为印度人民所喜爱,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在第六幕里,诗人又着重描写了国王对沙恭达罗的想念,写下了许多众口传诵的诗篇。在印度人民心目中,第六幕是仅次于第四幕最受人欢迎的一幕。

迦梨陀娑一方面隐约地讽刺国王是沾惹闲花野草,玩弄女性,一方面又认真地描绘国王与沙恭达罗之间的爱情。这不是又有点矛盾吗?在这里,矛盾也是不能否认的。但同样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篇脍炙人口传诵千古的长诗《长恨歌》。内容是大家都熟悉的,它歌颂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千万读者为唐明皇的真挚的爱情所感动。然而,就在本诗内白居易先说:“六宫粉黛无颜色”,又说:“后宫佳丽三千人”,可见唐明皇嫔妃之众多。这样一个荒淫的“天子”,哪里谈得上什么真正的爱情呢?他曾在马嵬坡前为了保住江山,忍心丢掉杨贵妃,“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难道真是救不得吗?这是大家都要问的一个问题。然而白居易笔下,唐明皇却成了一个情种,居然讲出什么“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类的话。白居易说的是真话呢,还是假话呢?我看又真又假。真指的是白居易认为唐明皇应该这样子。

假指的是现实中的唐明皇并不是这样子。诗人是把他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强加到皇帝身上。在《沙恭达罗》里,我们遇到同样的情况,迦梨陀娑明明知道,国王爱沙恭达罗,不过是寻欢作乐,逢场作戏。他一回宫就变了脸,根本不想承认他同沙恭达罗的关系。然而在诗人的笔下,国王也成了一个情种。迦梨陀娑说的是真话呢,还是假话?我看也有真有假。

这里牵扯到一个艺术与现实的问题。艺术能反映现实,不然就不成其为艺术。但又高于现实。毛主席说:“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对文学艺术发表过类似的意见。1829年4月10日,歌德把法国理想风景画家克罗特·罗伦(Claude Lorrain, 1600—1682)的画拿给艾克曼看。从光线的来源来看,似乎与画上的景物有点矛盾;但是总起来看却是浑然一体,没有什么陌生的痕迹。歌德于是对艾克曼说:

“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完人,他想得美妙,感觉得美妙,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在其外任何地方都不容易看到的世界。——这些画具有最高的真实性(wahrheit),但是却没有一点现实性(wirklichkeit)的痕迹。克罗特·罗伦了解现实的世界,连细微末节都不会遗漏,他就使用这现实世界做手段,以表现他那美妙的心灵中的世界。而这就正是那种真正的理想性(Idealität),它能使用现实的材料,让外表上呈现出来的真实(das erscheinende Wahre)唤起一种幻觉,好像它真是现实的。”

(Eckermann, Gespräche mit Goethe, Weimar 1918. 1. Bd. S. 300—301; Conversation of Goethe with Eckermann and Soret,

Transl. by John Oxenford, London 1850, vol. II . P. 175—176;《歌德对话录》周学普译 商务印书馆 1936年,第205—206页。)

艾克曼说,这是至理名言,同样适用于诗与造型艺术。歌德说:“我也这样想。”

现实性(Wirklichkeit)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事物,只把它如实地描绘出来,那还不能算是艺术。真实性(Wahrheit)比现实性更高、更深刻、更本质。艺术家的创造性就表现在由现实性提高到真实性。“外表上现出来的真实”唤起一种幻觉,让人看起来就像是现实的东西那样。国王同沙恭达罗的爱情就是这样。国王三心二意,这是现实的东西。经过迦梨陀娑的艺术加工,诗人写出了他认为应该是那样子的情况,换句话说,也就是诗人的憧憬或理想。于是国王就被写得一往情深。一千多年以来,印度国内外广大读者之所以深受感动,其动力来自真实性,而不是现实性。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谈一下。总起来看,《沙恭达罗》虽然基本上是一出喜剧,以大团圆结束,但是其中确实有一些悲剧的因素,几乎形成了一出悲剧。西方的文艺批评家分悲剧为两种:一种是由剧中人物的性格所决定的悲剧,一种是由一些偶然事件或命运所决定的悲剧。他们认为前者高于后者,而《沙恭达罗》是属于后者的。这种意见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是同印度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却不能完全应用。仙人诅咒竟然有那样大的威力,印度以外的人是不大能理解的。但是由于婆罗门(仙人就是他们的缩影)大力宣扬,印度人民相信了这一套,印度文人学士也把这一套搬进自己的著作中,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过分苛求。

现在再谈一谈迦梨陀娑掌握语言工具的技巧和《沙恭达罗》的艺术风格。这二者是有密切联系的。梵文不是人民大众的语言,因而它就不能像人民大众的语言那样随时有洋溢着活力的源泉注

人。它只在文人学士的笔下生存和发展。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梵文逐渐失掉活力,走上雕琢堆砌的道路。不少的梵文作家专门发展一种刁钻古怪、冗长累赘的文体,有点像中国汉代的赋。像檀丁(Daṇḍin)的《十王子行述》(Daśakumāracarita)这样的作品,在印度文学史上也算是名著;但是里面的人物却多半都像影子似地没有血没有肉。这与文体是分不开的。然而在迦梨陀娑笔下的梵文都是淳朴而不枯槁,流利而不油滑,雍容而不靡丽,谨严而不死板。就用这样的语言工具,迦梨陀娑创造出来了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这在印度文学史上是一件大事情。

关于艺术风格在印度文学史上衍变的情况,我在上面已经谈了一些。我现在专门谈一谈迦梨陀娑的艺术风格。简言之,他的风格既不像吠陀和史诗那样简朴,又不像檀丁、波那等那样“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浓得化不开。在中国文学史上文(翰藻)与质(淳朴)总是交替地一起一伏地向前发展的。《诗经》的风格属于质,汉代的古诗也属于质,建安文学是由质到文的转折点。到了六朝来了一个文的大发展。初唐陈子昂等又提倡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到了中晚唐,文又抬头。宋初又是质,南宋姜夔又是文。而在印度文学史上,情况却不是这样,它是直线发展的。迦梨陀娑就正处在这直线发展的中间。

我在这里并不想给文与质做什么评价。二者只要掌握得好,都各有优点。掌握得不得当,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任何事物,都是如此。艺术风格也不例外。所以在这里关键是一个分寸问题,一个“火候”问题。我认为,迦梨陀娑是最能掌握分寸的,最能认识“火候”的,他的艺术风格在印度文学史上就成了空前绝后的典范。

迦梨陀娑就使用这样的语言工具,利用这样的艺术风格塑造出许多栩栩如生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我这里只想讲一个女主人

公沙恭达罗。这样一个人物在印度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有比较才能鉴别。我先在这里举出几个中印文学史上的著名的妇女来比较一下。中国历史上和文学史上著名的妇女,如王昭君,蔡文姬等,虽然大名鼎鼎,但除了有点爱国主义之外,性格并不很明朗。杜甫讲到王昭君,也只不过说:“分明怨恨曲中论”。唐朝的杨贵妃,除了谈情说爱,争风吃醋之外,似乎也没有多少具体的东西。《西厢记》里的崔莺莺敢于反封建,但是对于张生却是一味柔顺。在印度文学史上,性格明确的妇女似乎比较多。沙恭达罗以前在文学史中最著名的妇女大概是《罗摩衍那》的悉多。悉多代表的是公元前三、四世纪的女性。按时间来看,沙恭达罗是在悉多之后;但从性格上来看,她却好像处在悉多之前。她身上倒有点《摩诃婆罗多》的味道。虽然干婆也大肆宣扬三从四德那一套,可是沙恭达罗本人却并不完全遵守。她不像悉多那样婉顺、柔和、屈从、容忍。虽然悉多也有两面性,但是总起来看,躬行三从四德之状可掬。沙恭达罗却还有点粗犷的味道,她又有点狡猾,她敢于当面痛骂国王(第五幕)。她先说:“你引诱我这天真无邪的人”。又痛骂国王说:“卑鄙无耻的人!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还能像你这样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实在是一口盖着草的井”。她还骂他是“骗子”。对于沙恭达罗这种性格,我们怎么去解释呢?可能有点史诗的残余的影响,也可能代表一些迦梨陀娑的观点:对国王不能百依百顺。

迦梨陀娑也使用了这样的语言工具,创造一个结构谨严,如无缝天衣,无懈可击的剧本。在剧本结构方面,他可以说是承前启后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序幕这个形式。在序幕里,舞台监督和主要演员都出场。这种形式,在迦梨陀娑之前,跋娑就已经使用过。但跋娑的时代和作品的真伪到现在也还没有定论。因此,这个形式的来源究竟是谁,还不清楚。这种形式影响了德国伟大诗人歌

德的《浮士德》，这是众所周知的。

从序幕到第一幕过渡得非常自然，引人入胜。第一幕以后，剧情的发展有起有伏，宛如大海中的波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像一首交响乐，一环扣一环，有联系，但又有区别。故事情节，有时候如光风霁月，有时候又如惊涛骇浪。“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两句著名的诗句约略可以描绘剧中的意境。中间有一些神话性的东西，有点像中国的“做戏无法，请出菩萨”；但在《沙恭达罗》中却是生动自然，如行云流水，一点没有硬凑的痕迹。读这样一个剧本，看这样一个剧本的演出，真可以说是一种艺术享受。《沙恭达罗》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其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吧。

在印度，很多方言都有《沙恭达罗》的译本。人民喜欢这个剧本，并且以有这样的剧本而自豪。里面的许多诗句，人们都能够背诵。不少的梵文学者能把这个剧本从头背到底。一直到最近，还有人用梵文原文上演它。这都足以说明，这个古典名剧是怎样为广大的印度人民所喜爱。

在国外，人们喜爱这个剧本的程度决不下于印度。英国梵文学者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于1789年把《沙恭达罗》译成英文。1791年，乔治·弗斯特(Georg Forster)又从英文译成德文。在欧洲文学界，特别是德国，它立刻就获得了我们今天简直难以想象的好评。德国的大诗人，像赫德(Joh. Gottfried v. Herder)、歌德和席勒都赞不绝口。歌德写过几首诗赞美它。其中一首是：

我们还要知道什么更优秀的东西，
沙恭达罗·那罗，我们必须亲吻；
还有弥伽杜陀，这云彩使者，
谁不愿意把它放进我们的灵魂？

另一首是:

春华瑰丽,
亦扬其芬;
秋实盈衍,
亦蕴其珍。
悠悠天隅,
恢恢地轮,
彼美一人:
沙恭达纶。(苏曼殊译文)

一直到 1830 年 10 月 9 日,他还写信给法国梵文学者《沙恭达罗》梵文原本的编校者谢举(Chézy),满怀热情地赞扬《沙恭达罗》。我们已经提到,他的杰作《浮士德》里面的“舞台上序剧”,就是受了《沙恭达罗》的影响。

席勒也曾写信给威廉·封·宏保特(Wilhelm von Humboldt)说:“在古代希腊,竟没有一部书能够在美妙的女性温柔方面,或者在美妙的爱情方面与《沙恭达罗》相比于万一。”

歌德同席勒都曾考虑把《沙恭达罗》搬上舞台。沃尔湊根(A. V. Wolzogen)和莫莱(Morx Möller)都曾改编过《沙恭达罗》,在舞台上演出。施莱德(L. V. Schroeder)也曾改编过这个剧本,没有能够上演。在英国,这个印度古典名剧同样有上演的机会。1899 年,在皇家植物学会的花园中演出过。1912 年夏天,在剑桥大学留学的印度学生协助演出。1913 年 1 月,在皇家阿伯特剧院(Royal Albert Theatre)演出,一连演了五次。在维也纳和巴黎,《沙恭达罗》被改编为芭蕾舞,在舞台上演出。

在中国近代,第一次注意到《沙恭达罗》的人是苏曼殊。他曾

谈到要翻译它;是否真正翻译出来了,无从确定。据估计,大概是没有翻译。据说曾圣提也有译本;是否真有,也不敢确定。王哲武根据法译本译过,在《国闻周报》上发表。出过单行本的有王衍孔译本和王维克译本,都是根据法文译的;还有糜文开译本,是根据英文译的。卢冀野曾把《沙恭达罗》改为南曲,名叫《孔雀女金环重圆记》。

在印度,正因为这个剧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所以各地流传的版本很多。大体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四类:一、孟加拉本;二、克什米尔本;三、中印度本;四、南印度本。这些本子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别。究竟哪一个本子最靠得住,学者们的意见很不一致。德国著名梵文学者皮舍尔(Richard Pischel)是拥护孟加拉本的。我现在根据的本子就是皮舍尔校订的孟加拉本(Kalidasa's Śakuntala, an ancient Hindu Drama, critically edited by Richard Pischel, Harvard Oriental Series, volume sixtee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在这里还要加一点说明:梵文剧本有一点特别的地方,地位高的男人说梵文,地位低的男人和女人只准说俗语。如果把梵文译成文言,俗语译成白话,多少能表达这种气氛。但也有困难,所以一律译成白话了。

1959年,第一次出版了我翻译的《沙恭达罗》。北京青年艺术剧院还曾把这个剧本搬上舞台。今年春天,我去印度。印度朋友告诉我,译文片断曾在加尔各答电台上朗诵过。时隔二十年,现在我又把全书译文校阅了一遍,改正了一些错误和不足之处。又把一些译名同我翻译的《罗摩衍那》统一起来。把原有的译本序重新写了一遍,把我最近的对《沙恭达罗》的一些看法写了出来。翻译这样一部经历了一千多年传遍全世界的印度古典名剧,是并不容易的;对它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就更困难。在这两个方面,我的能力都是极其有限的,虽然经过了将近二十年,自己的进步却并不

大,因此,译文改动不多,我现在的位置也还只能算是初步的,我诚恳地希望得到国内外学者的批评与纠正,来共同浇灌这棵中印文学因缘的大树,让它更加繁茂,更加苍蔚。

1978年11月写毕

剧中人物表

(以登场先后为序)*

舞台监督

女演员

豆扇陀——国王

御者

苦行者和徒弟

沙恭达罗

毕哩阎婆陀——沙恭达罗的女友

阿奴苏耶——沙恭达罗的女友

摩陀弊耶——丑

梨伐多迦——看门人

将军

年轻仙人二人

迦罗拔迦——太后的使者

祭师徒弟

乔答弥

干婆的徒弟

诃哩陀——仙人的徒弟

干婆——沙恭达罗的义父

舍楞伽罗婆——干婆的徒弟

舍罗堕陀——干婆的徒弟

钵罗婆多耶那——国王侍从

毕咀罗伐提——国王守门人

国师

巡检

苏折迦——看守

阁笈迦——看守

渔夫

弥室罗计尸——天女,沙恭达罗母亲的朋友

钵罗苾噉底迦——宫女

摩头哩迦——宫女

折杜哩迦——侍女

外国女子

摩多梨——因陀罗的御者

萨哩伐达摩诺——沙恭达罗的儿子

苦行女二人,其中一人叫苏毗罗多

摩哩遮——仙人

阿底提——仙人的老婆

伽罗婆——仙人的徒弟

序 幕 * *

一个是造物主首先创造^[1]，一个按照仪式接受祭品^[2]，一个奉献祭品^[3]，
一个经常弥漫太空耳朵能够感觉到^[4]，两个把时间来划分^[5]，
一个被称做一切种子的孕育者^[6]，一个生物恃以呼吸^[7]：

有这八种可以看得到的化身的至高无上的神灵，愿他保佑你们！

〔诵献诗终。

舞台监督 不必再罗嗦了。（注视着化妆室）小姐，化妆完了，就出来吧！

〔女演员出。

女演员 先生，我来了。请先生下命令吧，要做什么事情呢？

舞台监督 看官多半都是知书识理的。我们要在他们面前演出迦梨陀娑新著成的叫做《沙恭达罗》的剧本。所以演每一个角色的都要当心。

女演员 因为先生把角色分配得很适当，决不会出错。

舞台监督 （微笑）小姐，我对你说实话吧——

我决不会承认戏演得好，除非聚精会神的看官真正满意，

连那些精通本行的人们的心里也不大相信自

己。

女演员 正是这样。现在请先生命令下一步怎样做吧！

舞台监督 小姐，除了唱一支歌来请看官欣赏一下之外，下一步还能做什么呢？

女演员 我唱一个歌唱季节的歌吧，歌唱哪一季好呢？

舞台监督 小姐，夏天才来到不久，正是行乐的好时候，当然要唱一个歌唱这个夏天的歌啦！因为现在正是——
愉快地沐浴在清泉里，微风带来了波吒罗的花香。

浓荫催睡，向晚宜人，现在正是这样的好时光。

女演员 （唱歌）

风骚的女郎把尸利沙的花朵编成了花环，
蜜蜂轻吻着美妙的花须，在上面飞舞盘旋。

舞台监督 小姐，唱得好！剧场四周，听众的心情完全为你的歌声所陶醉，他们一动也不动，就像画成的一幅画。那么我们再做些什么使他们快活呢？

女演员 刚才先生已经命令过，要演出那一出叫做《沙恭达罗》的前所未闻的戏了。

舞台监督 我完全想起来了。一转眼的工夫，我就真忘了。因为

——
你那迷人的歌声牢牢地吸住了我，
正像飞奔的鹿吸住了国王豆扇陀。
〔两人同下。〕

——序幕终

第一幕

〔国王和御者同上，国王乘着车子，手执弓箭，追赶着一只鹿。

御者 （看着国王和鹿）万岁呀！

我看到那只黑斑的鹿，又看到你弯弓欲射，
我就仿佛看到了追赶着一只鹿的湿婆。

国王 御者！我们给这只鹿带得很远了。它现在——
优美地弯起脖子，不时对着追在身后的车子
看上一眼，
拼命把后半身子向前缩，害怕射过来的飞
箭，
累得张开了嘴，把嚼了一半的青草撒满了一
地，
看呀！它跳得很高，简直不是在地上跑，而是
要飞上天。

（吃了一惊）怎么！追着追着就看不见它了。

御者 万岁呀！我想，这地上坑坑洼洼的，我就勒紧了缰绳，所以
车也就慢下来了。那只鹿已经跑远。现在路又平坦了，你不
难追上它的。

国王 那么就放松缰绳吧！

御者 遵命！（作车行速状）万岁爷，你看呀！

缰绳一松,这些马就伸直了前腿,向前狂奔。
连它们自己扬起来的尘土都不能沾它们的身。
头上的拂尘^[8]一动也不动,耳朵摇摆着贴下去。
与其说它们跑过,不如说它们飞过山林。

国王 (愉快)怎么! 这些马已经追上那只鹿了。因为——
我眼睛里看着小的东西忽然大了起来。
分成两半的东西仿佛又重新合拢。
天生是弯的东西在我眼睛里变成直的。
远近没有一件东西停留住,哪怕只是一秒钟。

幕后 喂,喂,国王呀! 净修林里的鹿是杀不得的,杀不得的。

御者 (边听边看)万岁爷! 正当你的箭就要射中那只鹿的时候,
两个苦行者来阻挡你了。

国王 (惶恐)那么就勒紧缰绳吧!

御者 遵命,万岁爷!(勒紧了缰绳。)

[一个苦行者带了徒弟走上来。

苦行者 (举手问讯)喂,喂,国王! 那是一只净修林里的鹿。

你的箭不应该射向鹿的柔弱的身躯,

这简直是无端放火把花丛来烧。

唉! 鹿的生命是异常脆弱的,

你那如飞的利箭,它如何能受得了?

赶快把你准备好要射出去的箭放下!

你的武器要用来拯救苦难,不能把无辜的乱杀。

国王 (鞠躬)箭就放下!(放下箭。)

苦行者 (愉快)你真不愧是补卢的后裔,真不愧是国王中的明灯。

愿你得一个儿子做转轮王统治两个世界!

国王 (鞠躬)接受婆罗门的话!

两个苦行者 国王! 我们俩是出来拾柴火的。那边,在摩哩尼河

边上,就是我们的老师干婆的净修林。沙恭达罗可以说是那里的保护神。假如不耽误你别的事情的话,就请到那里去受款待吧!此外——

看到苦行者的工作都能如法进行,毫无阻挡,
你会想到,你这只印着弓弦痕迹的手有多大的
保卫力量!

国王 你的大师在家里没有?

两个苦行者 现在他把接待宾客的事情都委托给他的女儿沙恭达罗,自己到须摩啼哩陀去给她袪除恶运去了。

国王 那么我倒愿意看到她。她看到我的虔诚,她会告诉大仙人的。

两个苦行者 这样我们就走了。

〔苦行者偕徒弟下。〕

国王 御者,赶一赶马走吧!看一看那神圣的净修林会使我们涤瑕荡秽。

御者 遵命,万岁爷!(作车行极速状。)

国王 (向四周看)即使不告诉我们,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已经接近净修林了。

御者 怎样知道呢?

国王 你没看见吗?这里——

树底下是从鸚鵡穴中雏儿嘴里掉下来的野稻。

别的地方又可以看到磨因拘地种子的光滑石墩。

麋鹿在人身旁依依不舍,听到声音并不逃掉。

溪旁的小路上印着树皮衣上流下来的成行的水痕。

还有——

微风吹皱了的河水冲洗着树根。
幼芽在溶化奶油的烟雾中失掉了光彩。
在前面,在已经割掉达梨薄草芽的林子里,
毫不胆怯的小鹿悠然地来回徘徊。

御者 真是到了。

国王 (向里走了一点)御者! 我们不应该惊扰净修林。你就把车子停在这里,我下车吧!

御者 缰绳勒住了。万岁爷下车吧!

国王 (下了车,打量了一下自己)御者! 进净修林要穿朴素的衣服。装饰品和弓都要拿掉。(扔给御者)在我进去看净修林里的人们的时候,你要在马背上泼点水,让它们休息一下。

御者 是!(下。)

国王 (四下里走了走,看了看)这就是净修林的地方了,我且走进去。(走进时,作感到征兆状)啊!

净修林一片寂静,我的胳膊却跳起来,这会有什么结果?

但是命运的大门到处都敞开着。

幕后 这儿来,亲爱的朋友!

国王 (倾听)啊! 在树丛的右面似乎有人说话。好吧! 我去看一下。(四下里走了走,看了看)啊! 来的原来是净修的女郎,她们拿了跟她们身材相称的水壶来浇幼嫩的花树。她们真美丽啊!

假如这个在后宫里也难找到的佳丽在净修人中间竟然可以找着,
那么,野林中的花朵就以天生的丽质超过了花园里的花朵。

我且到树荫里去等候。(他仔细看着。)

〔沙恭达罗偕女友上，浇着花，正像刚才描写过的。〕

一女友 朋友沙恭达罗呀！我这样想：我们的父亲干婆对净修林里的树木比对你还更加爱护，你竟被指定用水把花木四周挖好的小沟灌满，你自己就柔弱得像新开的茉莉花。

沙恭达罗 朋友阿奴苏耶呀！这不仅仅是由于父亲的命令，我爱这些花木像爱我的姊妹一样。（作浇灌树木状。）

毕哩阎婆陀 朋友沙恭达罗呀！这些在夏天里开花的树木已经得到水了。现在我们也浇一下那些开过花的树木吧！大公无私的德行才值得尊敬呢。

沙恭达罗 朋友毕哩阎婆陀呀！你说得真动人！（又作浇花状。）

国王（独白）难道这就是干婆的女儿沙恭达罗吗？（吃惊）啊哈！那位可尊敬的干婆简直是不知好歹，他竟让她穿树皮做成的衣服。

这女子真正是秀色天成，
竟使她来忍受这磨人的苦行。
这位仙人简直是用蓝荷花叶子
来割断舍弥树的枝茎。

好吧！我且藏到树后面来偷看一下。（藏起来。）

沙恭达罗 朋友阿奴苏耶呀！毕哩阎婆陀给我穿这件树皮衣，系得太紧了，我有点痛，请你给我松一松吧！（阿奴苏耶松衣服。）

毕哩阎婆陀（笑）那么，你就要怪你自己的青春，它使你的胸部这样丰满。

国王 她说得很对。

用细密的纽扣系在肩上，
树皮衣遮住了她隆起的乳房。
她那青春的身躯不能显露自己的美丽，

像萎黄的叶子遮住了花朵一样。

即使这件树皮衣裳跟她的青春不相称，作为装饰品它终究还是美丽的。

虽然给世伐罗^[9]缠绕住，莲花依然可爱。

月亮里的黑影虽然暗却能增加月亮的光彩。

这个妙人儿即使穿的是树皮衣裳仍然动人。

什么东西不能装饰娇美的身材？

沙恭达罗（向前看）朋友们！那棵小芒果树的嫩枝给风吹着像小指头似地摆动，仿佛是在招呼我。我去向它致意。（这样做。）

毕哩阎婆陀 朋友沙恭达罗呀！那么你就在这里站一会吧！

沙恭达罗 为什么呢？

毕哩阎婆陀 你站在它跟前，它就仿佛有了葛藤做它的保护者。

沙恭达罗 你真不愧叫做“毕哩阎婆陀”^[10]。

国王 毕哩阎婆陀说得不错。因为她的

下唇像蓓蕾一样鲜艳，两臂像嫩枝一般柔软，

魅人的青春洋溢在四肢上，像花朵一般。

阿奴苏耶 朋友沙恭达罗呀！这一棵小茉莉花是被你称做“林中之光”的，它自愿作芒果树的老婆。

沙恭达罗（走近看，愉快）朋友阿奴苏耶呀！草木都在成双成对地互相拥抱结婚，真可爱呀！这一棵小茉莉花用鲜花炫耀自己的青春，这一棵芒果树结满了果实，也能自得其乐。（站在那里看。）

毕哩阎婆陀（笑着）阿奴苏耶呀！你知道沙恭达罗为什么那样聚精会神地看这一棵“林中之光”吗？

阿奴苏耶 我不知道。请告诉我吧！

毕哩阎婆陀 她正在想，这个“林中之光”跟一棵同它相配的树联

结在一起,她也希望得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郎君。

沙恭达罗 你自己心里才这样想呢。(把水壶倒转过来。)

阿奴苏耶 朋友沙恭达罗呀! 这里这一棵春藤正像你一样,也是我们父亲干婆亲手培植起来的。你却把它忘记了。

沙恭达罗 那么,我也要忘掉我自己。(走近那棵春藤,愉快地看)啊,怪极了,怪极了! 毕哩阎婆陀! 我告诉你一件好事。

毕哩阎婆陀 朋友,什么好事呀!

沙恭达罗 季节还没有到,这一棵春藤就从头到底都结满了花萼葵。

二女友 (很快地跑过来)朋友! 真是呢,真是呢。

沙恭达罗 真是呢。你们为什么没有看到呢?

毕哩阎婆陀 (很愉快地在看)为了酬谢你,我可以告诉你一件高兴的事情:你的婚期快到了。

沙恭达罗 (生气)那是你胡思乱想。

毕哩阎婆陀 我并不是开玩笑。我们的父亲干婆亲口对我说:这个征兆就表示你的好运快到了。

阿奴苏耶 毕哩阎婆陀呀! 所以沙恭达罗总是一心一意地去浇它。

沙恭达罗 因为这一棵春藤是我的姊妹,我怎能不浇它呢?(把水壶倒转过来浇水)。

国王 这个女孩子可能是一个跟父亲不同种姓的母亲生的。但是我也可能想错了。

她无疑地可以跟一个刹帝利结婚。^[11]

我简直是为她颠倒了神魂。

如果对一件事情无法拿理性来决定,

善良人内心的愿望就是一个标准。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了解一下她的身世。

沙恭达罗 （惊惶失措）哎呀！一只蜜蜂离开小茉莉花要扑到我脸上来了。（作出为蜜蜂所苦状。）

国王 （满怀期望）

蜜蜂无论向哪里飞，
她的美丽的眼睛总在后面追。
她现在害怕，她皱起了眉头，
她已经学会飞送秋波，虽然还不懂爱的滋味。

而且——（他似乎有了妒意）

你频频地碰她的战栗着的眼角，颤抖着的眼睛。

你飞到她耳边，仿佛向她低声暗诉衷情。
尽管她挥手，你却狂吸那一切快乐之源的樱唇。

我们为了追究她的身世而焦急，而你，蜜蜂呀！
却如愿成功。

沙恭达罗 朋友们！这一只可恶的蜜蜂总来麻烦我，你俩快来救救我吧！

二女友 （笑）我们俩怎么能救你呢？请豆扇陀来吧！因为我们的净修林是由国王保护的。

国王 现在真是我露面的机会了。等一等，（说了一半，又隐藏起来）这样她们就会认出我是国王。好吧！我且装出一个客人的样子。

沙恭达罗 这个可恶的东西简直麻烦不休。我到别的地方去了。（走了一步，又停下，眼珠转了一下）哎呀！哎呀！它总是追我，怎么办哪？你俩快来救我一救吧！

国王 （迅速地走出来）啊！

现在是恶人的约束者补卢的后裔统治宇内。

谁敢对贞静的净修者的女儿们有无礼的行为？

〔大家都看国王，似乎有点惊惶失措。〕

阿奴苏耶 先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不过是我们的爱友沙恭达罗给一只蜜蜂吓了一跳，害了怕。（她指着沙恭达罗。）

国王 （走向沙恭达罗）你们的苦行顺利吗？（沙恭达罗惊恐，低下头，站在那里。）

阿奴苏耶 现在由于您这位高贵的客人的降临，顺利了。

毕哩阎婆陀 欢迎您，先生。朋友沙恭达罗呀！你去从草棚里把献礼同花拿来！这些水可以用来洗脚。

国王 小姐呀！你的亲切而真挚的话已经表示出你好客的诚意了。

阿奴苏耶 请先生先坐在这七叶树下的祭台上，休息一下，这里天然地荫凉。

国王 你们做法事也会疲倦的，请坐一会吧！

毕哩阎婆陀 （窃窃私语）朋友沙恭达罗呀！我们对客人应该和蔼可亲。过来，我们也坐下吧！（大家都坐下。）

沙恭达罗 （独白）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以后，就对他怀着一种好感？这是净修林里的清规所不允许的。

国王 （看着大家）啊！小姐们同样年轻，又同样美丽，你们的友谊真可爱极了。

毕哩阎婆陀 （窃窃私语）朋友阿奴苏耶呀！这个人外表奥妙莫测，说话甜言蜜语，看上去英武有权势，他究竟是谁呢？

阿奴苏耶 朋友呀！我也正奇怪呢。我要问他一问。（大声）先生说话甜蜜，使我感到亲切，因此我也就敢说话了。先生是出自哪一家王族的仙人？来自什么地方？你离开了，那地方一定要惶恐不安了。像先生这样一个优雅的人为什么竟会不辞辛

苦地到这样一个净修林里来呢？

沙恭达罗（独白）啊！我的心呀！不要自寻苦恼了！你所想的，这个阿奴苏耶都会说出来的。

国王（独白）我现在怎样暴露我的身分呢？我是否要做出伪装呢？（沉思）好吧！（大声）小姐呀！我是研究吠陀的学生，我被任命管理补卢后裔国王都城里的法事，我现在到这个法林里来看一看这个福德净修林。

阿奴苏耶 这样我们修行的人就有了保护者了。

〔沙恭达罗作脉脉含情状。〕

二女友（看到两个人的表情，向沙恭达罗私语）朋友沙恭达罗呀！假如我们的父亲在这里，该多好呀。

沙恭达罗 那又怎么样？

二女友 ——那他就会用尽一切方法来款待我们高贵的客人。

沙恭达罗（故作生气状）滚开吧！你们说这话是有用意的。我不听你们的话。

国王 现在我也想问两位小姐一点关于你们的朋友的事情。

二女友 先生！您的垂询给我们增光。

国王 那位可尊敬的干婆是终身节欲修梵行的，为什么又说你们这一位女友是他的亲生女儿呢？

阿奴苏耶 请听我说！在叫做侨尸迦的家族里有一个极有威权的王族的仙人——

国王 ——可尊敬的侨尸迦。

阿奴苏耶 ——你要知道，他正是我朋友的父亲。因为她从小就被遗弃，父亲干婆抚养了她，因此他就成了她的父亲。

国王 “被遗弃”这句话触动了我的好奇心。我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仔细听一听。

阿奴苏耶 先生请听！从前，当王族的仙人正在刻苦修行的时候，

那一些害了怕的天神就派一个叫弥那迦的天女来破坏他的道行。

国王 天神们竟是这样害怕别人的道行啊！以后呢？

阿奴苏耶 以后，在明媚的春天里，看到她那醉人的相貌——（只说了半句，作含羞状。）

国王 以后发生的事情就可以猜到了。她一定就是这个天女的女儿了。

阿奴苏耶 正是这样。

国王 这才对哩。

不然在凡人中哪能生出这样的美貌？

地面上散放不出这样炫目的光耀。

〔沙恭达罗羞答答地低了头，站在那里。〕

国王 （独白）好，我的幻想有施展的余地了。

毕哩阎婆陀 （微笑着看沙恭达罗）先生似乎还有话要问。

〔沙恭达罗用手指威胁她的朋友。〕

国王 小姐观察得完全正确。因为我还想听一听修行人的情况，所以还要问一点别的事情。

毕哩阎婆陀 那么就不必迟疑了。可以毫无拘束地问我们苦行者。

国王 那么我就问了——

苦行者的誓言断绝了爱的想头。

她是否只是在结婚以前来遵守？

她爱那些跟她有同样眼睛的母鹿，

也许她决心同它们终生为偶？

毕哩阎婆陀 先生！她这个人是要净修的。可是我们的师傅却有意把她嫁给一个年貌相当的女婿。

国王 （愉快地独白）

啊，心呀！抱起希望来吧！不必再迟疑！

你疑心是火，原来是块可以抚摩的宝玉。

沙恭达罗（似乎在生气）阿奴苏耶！我要走了。

阿奴苏耶 为什么？

沙恭达罗 我要去告诉可尊敬的乔答弥，毕哩阎婆陀是怎样胡诌八扯。（站起来。）

阿奴苏耶 对一个修行的人来说，没有向一个高贵的客人致敬而随便丢下他走开，是不礼貌的。

〔沙恭达罗没有回答，要走开。

国王（偷偷地说）她怎么要走呢？（站起来，似乎想捉住她，但是又把自己的愿望强压下去）啊！一个爱人心里的想法是和行动不一致的。因为我——

正想去追那个净修者的女儿，但是从礼法上说却又不敢。

虽然原地未动，但是我却似乎已经去过而且又已经回转。

毕哩阎婆陀（走向沙恭达罗）生气的朋友呀，你不许走！

沙恭达罗（走回来，皱起了眉头）为什么？

毕哩阎婆陀 你还欠我债，你要浇两次树。还清了债，你才能走哩。（把她强拉回来。）

国王 我想，这位小姐浇树已经浇累了。因而她的——双臂下垂，前肘因为提水壶磨得发了红。

到现在还在那里喘，胸部跳得一上一下。

汗珠凝结在脸上，耳朵上的尸利沙花也无法摆动。

发纽掉了，她用一只手来整理蓬松的头发。

所以，我要替她还债。（拿出戒指来。两人接过来，念了念上

面刻的字,彼此对看。)

国王 不必再左思右想怀疑我的身分了。这只是国王的一件赠品。

毕哩阎婆陀 先生不能送掉这一只戒指的。先生这一说,就算她还清了债吧!

阿奴苏耶 朋友沙恭达罗呀! 这一位慈悲为怀的先生或者国王已经为你争到了自由。你现在到哪里去呢?

沙恭达罗 (独白)假如我神志清明的话,我不应该躲开他吗?

毕哩阎婆陀 现在为什么不走了?

沙恭达罗 难道我现在也还听你指挥吗? 什么时候高兴,我就什么时候走。

国王 (注视沙恭达罗,独白)她是不是像我对她一样,也对我发生了感情。不然就是我太想入非非了。为什么呢?

我说话的时候,她虽然不搀言接语,

我一说话,她却就倾耳细听。

即使她不跟我面对面站着,

她的眼光可也没向别的东西上转动。

幕后 喂! 喂! 净修的人们呀! 请您准备着看守净修林里的牲畜吧! 正在打猎的国王豆扇陀来到这附近了。

因为马蹄子扬起来的尘土像夕阳余晖中的一群
飞蝗,

落到枝子上挂满了湿漉漉的树皮衣的净修林的
树上。

国王 (独白)哎呀,糟糕! 来寻找我的兵士们怎么竟大闹起苦行林来了?

仍然是幕后 喂! 喂! 净修的人们呀! 一只惊了的象跑到你们的老婆孩子这里来了——

用力去撞那当路的树身,一只大牙撞掉。
像一条绳子一样,它的脚上缠绕着藤条。
它是苦行的一个有形体的障碍^[12],驱散了鹿群。

御车惊起了一只大象闯进了法林。

〔大家听了以后,都惊惶失措地站起来。

国王 哎呀,糟糕!我是怎样对不起这些苦行的人们呀!好吧!
我去一趟。

二女友 尊贵的客人呀!我们害怕那只象,我们惊惶不安。请允许我们回到茅棚里去吧!

阿奴苏耶 (向沙恭达罗)朋友沙恭达罗呀!尊敬的乔答弥恐怕要着急了。过来,让我们赶快一块儿走吧!

沙恭达罗 (作欲行又住状)哎呀,哎呀!我的腰麻了,难过极了。

国王 小姐们慢慢地走吧!我们会努力使净修林不受到灾害。

二女友 尊贵的客人呀!我们素昧平生。现在我们礼貌不周,非常抱歉,请你原谅。我们招待得很不好,我们有点踌躇,想请求先生给我们一个再见面的机会。

国王 不对,不是这样。能看到小姐们我就感到光荣了。

沙恭达罗 嫩拘舍草刺伤了我的脚。拘卢婆迦树的枝子挂住了我的树皮衣服。帮我一下,把我救出来吧!(看着国王,随二女友下。)

国王 (叹气)她们都走了。好吧!我也走吧。沙恭达罗的秋波这一转,我简直无意再回城去。我下令让我的随从们在离开净修林不远的地方驻扎下。我简直忘不了沙恭达罗。

我的身体走了,我那颗不安的心却跑回来。

正如逆风竖起来的旗竿上的丝旗在风中摇摆。

〔所有的人全下。

——叫做“狩猎”的第一幕终

第二幕

〔丑角上。〕

丑 （叹气）咳！真倒霉！陪着这位爱猎成癖的国王真吃不消，真累死了。他总是嚷，“这是一只鹿。这是一只野猪。”就连在夏天的中午也还要在那些树荫很少的树林子里跑来跑去，喝山谷里的搀杂了许多树叶子因而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的涩辣刺舌的温水。说不定什么时候吃上一顿很热很热的肉。由于马和象的闹声，连在夜里都不能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一大清早，我就给那些到树林子里来捉鸟的奴隶的儿子们刺耳的闹声惊醒。就这样，我的霉还没有倒完，腮帮子上直痛。当我们被丢在后面的时候，万岁爷走到净修林里去追一只鹿。我真算倒运，他看到一个苦行者的女儿，名叫沙恭达罗。看到她以后，再也不谈回城的事情了。我想到这一件事，一夜没有阖眼。怎么办呢？我且在这里等我那位亲爱的伙伴，按照老习惯他已经梳装打扮完了。（来回地走，向远处看）那边来了我的亲爱的伙伴，手里拿着弓，心里念念不忘他的爱人，带了用树林子里的野花编成的花环。好吧！我且装出身体被碰因而跛脚的样子。我希望这样能得到休息。（倚着一只木杖站在那里。）

〔国王上，正像上面说的那样子。〕

国王 （独白）

就算是爱人不易得到，看到她的举动我心里就

有了着落。

即使爱情还没有如愿,我们两人间的相思却也带给我们快乐。

(微笑)就这样,一个用自己的心情来猜度爱人的心理状况的求婚者受了愚弄。为什么?

虽然她的眼睛向别处看,里面却有无限情意。因为臀部肥重,她走得很慢,似乎是卖弄风情。

她的朋友告诉她说:“你不许走!”她却怒目相向,
这一切无疑都是为了我,啊! 爱情都看在眼里。

丑 (仍然那样站在那里)喂,国王! 我的双手伸不开了,我只能用嘴向你欢呼万岁。

国王 (看着他,微笑)你的身子怎样受的伤?

丑 你说,怎样受的伤? 你自己戳伤了人家的眼睛,却问人家为什么流泪。

国王 我真不明白,请你说清楚。

丑 假如芦苇模仿拘补阍^[13]的婀娜的风姿,是它自己的力量呢? 还是水流的力量?

国王 在这里水流是动力。

丑 你就是我的动力。

国王 这话怎讲?

丑 你放弃了国王的职务,离开了那样安全的地方,到这林子里来过野人的生活。这样,还有什么可说呢? 我是个婆罗门,每天追逐野兽,胳膊和腿的骨节都震坏了,我自己的身子我都做不了主了。因此请你加恩给我,让我休息一天。

国王（独白）这家伙这样说。我也一样，一想起干婆的女儿，我一点打猎的心思都没有了。因为

我拉不开这张装好了弦上好了箭的弓来射那些
鹿，
它们跟我的爱人住在一起，脉脉的柔情从眼睛
里流露。

丑（看着国王）万岁爷心里想到了些什么才这样说呢？我在旷野里高呼。

国王（微笑）我心里还会有别的什么呢？一个朋友的话不能置之不理，我站在这里这样想。

丑（愉快）那么愿你万寿无疆！（他想站起来走。）

国王 站住！听完我的话！

丑 遵命。

国王 休息好了以后，你还要给我办一件不困难的事情。

丑 难道是吃糖吗？

国王 我就要告诉你。

丑 我洗耳恭听。

国王 谁在这儿侍候？

看门的（走进来）请主上发命令！

国王 梨伐多迦！去请将军来！

看门的 是！（走出去，又跟将军一块儿走回来）阁下请走！主上正站在那里听人讲话哩。请阁下轻轻地走向他去吧！

将军（看着国王，独白）这打猎虽然看起来不好，为什么对我的主人它只有好处呢？因为主上——

不住地把弓弦摩来摩去伤生害命，
不顾浹背的汗流，忍受灼热的阳光，
身体虽然瘦削，但由于肌肉发达不易看出，

神采奕奕,他真像是一只撼动山岳的象王。

(走上前去)愿我主万岁万岁!主上!从林子里野兽走路的痕迹看来,里面一定还有许多野兽,那么为什么就停下不动了呢?

国王 跋陀罗西那呀!摩陀弊耶说打猎不好,我的猎兴已经索然了。

将军 (偷偷地)朋友摩陀弊耶!你要坚持你的意见啊!我且同意主上的想法。(大声)万岁爷,这个傻子胡诌八扯,主上难道信他那一套吗?万岁爷请看——

肚皮退了膘,瘦下来,身体轻捷,正好努力,
由于恐惧和饥饿,野兽改变了平常的脾气。
箭射到活动的靶子上,这是弓箭手的荣耀,
说打猎是恶习完全胡说,哪里去找这样的游
戏?

丑 (生气)喂,滚开吧,你这个煽动者,滚开吧!我们主上刚恢复了正常的心情;你这个奴隶的儿子从一个树林子游荡到另一个树林子,早晚会给一只搜寻狼和鹿的老狗熊吃掉。

国王 跋陀罗西那呀!我现在离一个净修林不远,这样一想,我就不高兴听你的话了。现在且——

让水牛用角撞来撞去地向池水里挤。
让成群结队的鹿在树荫下咀嚼吃下去的东西。
让那些野猪头在小池子里安静地糟践穆斯陀
草。

让我这松了弦的弓也得到休息。

将军 一定遵照主上的意旨。

国王 那么就先把那些走在前面的弓箭手召唤回来吧!要禁止士

兵骚扰净修林,他们要离得远一点。你看——

在净修林里宁静淡泊是第一,
里面却潜伏着一种能燃的热力。
取火的水晶摸上去固然很舒服,
别的热力一来它也就会燃起。

将军 遵命!

丑 喂,你这个挑唆人的家伙! 滚吧,滚吧!

[将军下。]

国王 (看着他的随从)请诸位脱掉打猎的衣服吧! 梨伐多迦! 你也做你的事情吧!

梨伐多迦 遵照大王的命令。(下。)

丑 你已经肃清了这地方所有的蝇子。请你坐在那块上面树荫搭成一座天棚的石头上,好让我也舒舒服服地坐一下。

国王 你在前面带路。

丑 万岁爷走吧,走吧!(两个人走了几个圈又站住。)

国王 朋友摩陀弊耶! 你白生了两只眼,你没有看到真正应该看的东西中间的精华。

丑 万岁爷不是在我眼前吗?

国王 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挺可爱;但是我说的却是那个净修林之花的沙恭达罗。

丑 (独白)好吧! 我不能助长他的邪心。(高声)啊,她既然是净修人的女儿,她的主意是打不得的,那么看见她又有什么用处呢?

国王 傻子!

人们仰起头来,眼睛一眨也不眨,
看着如钩的新月,心里怎样想法?

豆扇陀决不会对一个不能碰的东西转念头。

丑 请你告诉我吧！

国王

仙人的孩子实际上是天女所生，被遗弃后仙人
抚养了她，
像一朵脆弱的从枝干上掉下来而依托于向日葵
的新茉莉花。

丑 （嘲弄）啊！正如一个厌恶了枣子的人想得到罗望子一般，万岁爷享受过了后宫的美女，现在又来打她的主意。

国王 朋友！你还没见过她，所以才说这样的话。

丑 真正可爱的东西就会使万岁爷吃惊。

国王 伙计！何必再多费话呢？

是否是一个伟大的心灵把美的品质反复考虑到，
再把一切美的形象都集中起来才把她来创造？
在我眼中她是所有美女中最美的魁首，
只要我想到造物主的全能和她的如花美貌。

丑 她真完完全全使那些美人相形见绌。

国王 我心里是这样想——

是一朵没人嗅过的鲜花，是一个没被指甲掐过的嫩芽，
是一颗没有戴过的宝石，是没有被尝过香味的鲜蜜，
是修福得到的结果，这个完美无缺的天生的丽质，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享受她的运气。

丑 那么万岁爷要快快去抢，不然这个女修道士说不定会落到哪

一个头上涂满油腻的因拘地的人手里。

国王 那小姐不能独立自主的,而她的父母又没有在跟前。

丑 她对你有这什么样的倾心的表示呢?

国王 伙计! 净修的女孩天性是腼腆的。

我站在她面前,她把眼光缩回。

她为了其他原因用微笑来掩饰心怀。

爱情的发展受了礼法的束缚,

她既不让它表露,也不把它掩盖。

丑 难道才见一面就能让她坐到万岁爷的怀里来吗?

国王 当她跟着两个女友离开我的时候,她露骨地表示了对我的爱情。因为——

这个身材苗条的女郎走了还没有几步,

忽然就站住,说:“我的脚给拘舍叶子刺伤”,

她的脸转向后面,装着去扯树皮衣,

虽然她的树皮衣并没有挂在树枝上。

丑 她仿佛给了你一些甜头儿。我猜想,你因此就爱上这个净修林了。

国王 朋友! 想一想,我们用什么借口再回到净修林去。

丑 那还要什么别的借口呢? 万岁爷不是国王吗?

国王 这是什么意思?

丑 就说:“净修者要把野稻的六分之一当作贡品缴给我!”

国王 傻子! 净修者缴的是另外一种贡品,它比成堆的宝石还可贵,它是被欢迎的。你看

四个种姓缴给国王的贡品不能常住不坏,

林中隐士把不灭的苦行功果的六分之一缴来。

幕后 好啦! 我们俩好歹达到目的了。

国王 (倾听)哎呀! 这声音坚定而且温和。一定是净修者。

看门的 (上)我主万岁,万岁! 两个年轻的仙人来到门口了。

国王 快请进来!

看门的 遵命!(下,又跟着两个年轻的仙人同上)从这里走,从这里走!

其中之一 (看着国王)啊哈! 看到他的相貌,虽然有威可畏,但却觉得很亲切。但是,这个国王只比仙人低一级,这也就很自然了。为什么呢?

虽然他住在皇宫里,享受一切荣华富贵,
但他保护了百姓,也就天天积累起苦行的功果。
他能克制自己,神圣的称号仙人前加上国王。
时时到达天庭,为一双干闥婆所赞叹咏歌。

第二个 朋友! 这就是因陀罗的朋友豆扇陀。

第一个 那是为什么呢?

第二个 因为嘛——

那并不奇怪,他的胳膊像城门的门闩一样长,
他一个人就统治全世界,周围有黑色的海洋。
天神们总是好斗成性,在跟恶魔的战斗中,
希望他的妙弓和因陀罗的霹雳帮助自己获得胜
仗。

二仙人 (走上前去)我王万寿无疆!

国王 (从座上站起来)我向您俩致敬!

二仙人 祝您快乐幸福!(把果子呈上。)

国王 (鞠着躬去接)你们到这里来,有何见教?

二仙人 陛下来到这里,净修者都知道了,他们请求陛下——

国王 他们有什么吩咐呢?

二仙人 因为我们的大师不在家,许多罗刹就来扰乱阻碍我们的

清修。请陛下带着御者去住几天来保护净修林。

国王 我接受您的邀请。

丑 (偷偷地说)人家抓住你的脖子,你还觉得愉快呢。

国王 梨伐多迦!告诉我的御者,带着弓箭把车赶过来!

丑 遵命。

二仙人

这样做正适合你的身分,你效法了你的祖先,补
卢后裔的祭祀就是让不幸的人们无畏平安。

国王 请两位先生先走。我随后就来。

二仙人 我王万岁!(同下。)

国王 你愿意去看沙恭达罗吗?

丑 最初我的愿望怎样也压不下去。现在呢,一听说有罗刹,我不
想去了。

国王 不要怕!你不会总跟在我左右吗?

丑 那么我就保护你的车轮吧。

看门的 (上)车已经备好,等候万岁爷走向胜利。但是城里太后
却派了迦罗拔迦来了。

国王 (肃然起敬)是太后派他来的吗?

看门的 是。

国王 那么就请他进来吧。

看门的 (走出去,又跟迦罗拔迦一同回来)迦罗拔迦呀!这就是
万岁爷。轻轻地走上去吧!

迦罗拔迦 (轻轻地走上去,磕头)我王万岁万万岁!太后命令

——
国王 命令什么呢?

迦罗拔迦 四天以后,叫做补怛罗宾陀钵逻那的节日就要到了。

在那时候,我们一定要请万岁赏光回去。

国王 一方面是净修者的事情,一方面是可尊敬的母亲的命令,两方面都耽搁不得,究竟怎么办呢?

丑 (笑)像陀哩商古^[14]一样,站在中间。

国王 我真是想不出主意来。

两件事情,两个地方,我的心分成了两半,

正像河里的水流给前面的石头从中间劈断。

(沉思)朋友!太后待你像儿子一般。你从这里回去,告诉太后,说我专心一志地给净修者做事情,然后就尽一个儿子的责任。

丑 喂!你不要以为我真怕罗刹呀。

国王 (微笑)喂,大婆罗门呀!我怎能对你这样想呢?

丑 那么我要像一个王弟一般回去才行呢。

国王 不要再给净修林添麻烦了,所有的随从人员都跟你一道回去吧。

丑 (傲慢起来)嘻,嘻!我现在成了太子了。

国王 (独白)这家伙是靠不住的,说不定他会把我追求女人的事情告诉后宫。好吧!(抓住丑角的手大声说)朋友摩陀弊耶!为了尊敬仙人我才到净修林里去。我实在并不想追求什么净修者的女孩子。你看——

我们是什么样?那个跟小鹿一块长大情窦未开的女孩子又是什么情形?

朋友!不要把一句随便开玩笑说出来的话就当作真心实情。

丑 是的。

〔所有的人都下。〕

第三幕

〔一个祭师的徒弟拿了拘舍草，走上。

徒弟（沉思，作吃惊状）啊哈！国王豆扇陀是伟大庄严的。他一到这里来，我们的法事就能够顺利进行了。

何必把箭上在弦上？只是利用远处的弦声，

他就能扫除障碍，正如利用弓的轰鸣。

为了铺祭坛，我且把这些拘舍草交给祭师们。（来回徘徊，观望，向着远处说）毕哩阎婆陀！这些乌尸罗草油和带着根的荷叶是拿给谁的？（倾听）你说什么？沙恭达罗受了热，身体很不舒服，是拿给她做药的？毕哩阎婆陀！用心照顾她，因为她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也要把祭祀过的圣水交给乔答弥。（下。）

——插曲——

〔国王上，患着相思病。

国王（沉思，叹息）

我知道苦行的力量，我也知道那个女孩不得自由，

但是我的心却离不开她，正如水不能从低地倒流。

可尊敬的爱神啊！你射的是花朵的箭，哪里来的这样大的力量呢？（回忆）哎呀？想起来了——

直到现在湿婆的怒火还在你体中燃烧，

正如地中之火在大海底下燃烧一般。

不然,爱神呀!你除灰烬外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还能让我这样的人痛苦熬煎?^[15]

而且,那一群爱人都为你和月亮所欺,你们似乎是可以信赖的。为什么?

你有花朵的箭,月亮有清冷的光,
在我这样的人看来两者都是谎。
月亮用它清冷的光辉散放着火焰,
你也把你的花朵的箭做得硬如金刚。^[16]

但是

那个经常带给我烦恼的旗子上画着海怪的爱神
我仍然会喜爱,
假如他借助于那个长长的眼睛为爱情所陶醉的
女郎来把我虐待。^[17]

尊神啊!我这样责备你,你不会加恩于我的。

无影无形的神灵啊!我用一百种愿望
不断地助你成长,但一切都成了妄想,
你开弓一直开到耳朵旁边,
用箭射我,难道这是应当?

那些顺利地完成了祭祀的净修者要我离开这里,我到哪里去
散散闷呢?(叹息)除了看到我的爱人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向上看)沙恭达罗大概同她的女友一起在有藤蔓结成的篱笆
的摩哩尼河边度过这个酷热的季节。好吧!我就到那里去。
(徘徊,观望)我猜想,那个美女大概才不久还走过这幼树形成的
荫路,因为

被她掐掉花朵的那些枝子上的伤痕还没有复
原,

一段段的嫩枝上的液汁还没有流完。

(作抚摩状)啊哈！林子里这个地方微风吹来是多么清爽啊！

微风飘来阵阵荷香，飘来摩哩尼河波浪的水雾，

爱火在我体内燃烧，我伸开胳膊把微风抱住。

(向远处看)好哇！这座芦苇和蔓藤的亭子沙恭达罗总来过吧，因为

门口的白沙上面留下了新的足印，

足印的前半较浅，后半给她臀部的重量压深。

我且从树枝子里偷看一下。(作愉快状)啊哈！我的眼睛得到了至高无上的幸福。我心里最爱的人斜倚在一块铺满了花朵的石头上，她的两个女友坐在她身旁。好吧！我且听一听她们谈些什么知心话。(他站在那里看。)

〔沙恭达罗偕二女友上。〕

二女友 (扇)朋友沙恭达罗！荷叶扇出来的风你觉得舒服吗？

沙恭达罗 (忧郁)亲爱的朋友何必扇我呢？(二人含愁互相看着。)

国王 沙恭达罗看起来身体很不舒服。(猜疑)这是由于受了热呢？还是她也感到我心里感到的痛苦呢？(沉思)但也可能我想错了。

胸上放着乌尸罗，一只荷花须做成的镯子已经松掉，

我爱人这恹恹的病容更增加了她的爱娇。

即使爱情和夏天两者所发出的热力完全相等，

夏天的热力却不能使少女们病里透俏。

毕哩阎婆陀（独白）阿奴苏耶！从那天第一次看到国王仙人起，

沙恭达罗的神情就郁郁寡欢。她的忧愁不会有别的原因。

阿奴苏耶 我也是这样猜疑。好吧！我要问一下。朋友！我想问你点什么。你身上热得真是很厉害吗？

国王 现在她非说不行了。

她的荷花须做成的手镯像月光一样皎洁，

上面沾染着许多黑斑表示出难耐的焦热。

沙恭达罗（从座上起来）朋友！告诉我，你究竟想说什么？

阿奴苏耶 朋友沙恭达罗！我们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事。但是正如我从许多小说里面听到的情人们的情况一样，我怀疑你的情况就是那样。请告诉我们，你现在究竟为什么伤心？假如真是不了解病源，决不可能找到药。

国王 我也跟阿奴苏耶一样怀疑。

沙恭达罗 我痛苦透了。我不能够立刻说出来。

毕哩阎婆陀 朋友！她说得很对。你为什么隐藏自己的痛苦呢？你的身体一天天瘦下去，只有你的美丽还保留下来。

国王 毕哩阎婆陀说得不错。因为她的

玉容憔悴，胸围减却了丰满；

柳腰更加苗条，双肩下垂，肤色惨淡；

她为爱情所苦，看起来又可怜又可爱，

正像风中的摩陀毗花，风把它的叶子吹干。

沙恭达罗（叹息）除了你们以外我还要把话说给谁听呢？可是我又怎么能够使你们俩难过呢？

二友 朋友！正是为了这个我们才坚决要求。分担的痛苦容易忍受。

国王

跟她共患难共安乐的朋友这样追问，

这个女子一定会说出藏在心里的苦恼的原

因。

她临去时虽然频频转身向我飞送秋波，
想听到她怎样回答，我却又非常担心。

沙恭达罗 自从我看到我们净修林的保护者那位国王仙人以后
——(只说了一半，作羞答答状。)

二友 亲爱的朋友请说下去！

沙恭达罗 从那以后，我总是想到他，就搞成现在这样子。

二友 谢天谢地！你爱的人真跟你配得上。一条大河不向海里
流，要向哪里流呢？

国王 (愉快)我想听的听到了。

爱情是使我发烧的原因，它也就成为我退烧的
力量，

正如酷热的季节末期黑云密布的一天给生物带
来凉爽。

沙恭达罗 那么假如你们不责备我的话，就请你们给我策划，让我
取得国王仙人的同情。否则就请你们回忆我吧！

国王 这话没有可怀疑的余地了。

毕哩阎婆陀 (旁白)阿奴苏耶呀！她已深深陷入爱情的魔障，再
也不能拖延时刻了。

阿奴苏耶 毕哩阎婆陀呀！想个什么办法才能满足我们朋友的愿
望，又要快，又要不露痕迹。

毕哩阎婆陀 朋友！要尽力做到不露痕迹，至于快呢，却不困
难。

阿奴苏耶 为什么呢？

毕哩阎婆陀 那位王仙^[18]第一眼也就爱上了咱们这个人；这几天
来，他看上去似乎因为失眠而消瘦了。

国王 我的确是这样子。因为——

内心的灼热使我的金镯子褪了颜色，
头枕在腕上，夜夜眼角里流出的泪把它染坏，
它不再紧紧地套在给弓弦磨出来的茧子上，
而是从腕上频频下落，我还要把它拉回来。

毕哩阎婆陀（沉思）朋友阿奴苏耶！现在让她写一封情书，藏在花里，当作是剩下的敬神供品，我亲自交到国王手里。

阿奴苏耶 朋友！我喜欢这个很巧妙的办法。沙恭达罗有什么话说呢？

沙恭达罗 这建议我要考虑一下。

毕哩阎婆陀 那么你就想几首影射着你自己的简单的小诗吧！

沙恭达罗 我要想一下。但是我的心一想到会遭到拒绝就胆怯地跳动起来了。

国王

胆怯的女孩子呀！你怕他拒绝的那个人
正站在这里，渴望着跟你成为眷属。
求婚者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命运的青睐，
既然为美人所爱，得到她还有什么难处？

而且——

圆腿女郎呀！你怀着不必要的恐惧，
你竟害怕你的爱情会被他无理推拒。
那个人正等候着得到你的爱情哩，
只要能得到你，他再不追求什么宝玉。

二女友 呵咦，你这个轻视自己的美德的人啊！谁会用一把大伞遮住驱除热气的秋月的光辉呢？

沙恭达罗（微笑）我听你的命令。（沉思。）

国王 我正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爱人，因为——
她正在那里做诗，她的眉毛一边扬起，

腮上汗毛直竖，透露了她对我的情意。

沙恭达罗 朋友！我想好了一首诗，但是没有写的东西。

毕哩阎婆陀 为什么不用指甲把它刻在这一张像鹦鹉蓐子一样平滑的荷叶上呢？

沙恭达罗 你俩听一听，是否能听得懂。

二女友 我们俩在注意听。

沙恭达罗 （朗诵）

你的心我猜不透，但是狠心的人呀！日里夜里
爱情在剧烈地燃烧着我的四肢，我心里只有你。

国王 （忽然走出来）

爱情只使你发热，细腰的美人呀！但却在不停地燃烧着我，
白日使夜莲凋萎，但更厉害的却是使月亮的光彩褪落。

二女友 （看到他，愉快地站起来）欢迎爱情的果实这样快就成熟了。

〔沙恭达罗想站起来。〕

国王 美人啊！不必费这个劲了！

你的四肢紧压在花床上，荷花须镯子很快就给压瘪。

你正发着高烧，不必再遵守那些繁文缛节。

沙恭达罗 （害起羞来，独白）我的心呀！你现在竟然窘得没话可说了。

阿奴苏耶 请大王坐到这边石头上来吧！（沙恭达罗向旁边挪动了一点。）

国王 （坐下）毕哩阎婆陀！你朋友身上的热稍微退了一点没有？

毕哩阎婆陀 （微笑）她刚吃了草药，立刻就会平静下去的。大王呀！你们两个人相亲相爱已经很清楚了。我爱我的朋友，我不得不再说几句多余的话。

国王 好姑娘！要说的不能不说，假如想说而不说，将来要后悔的。

毕哩阎婆陀 那么就请陛下听吧！

国王 我仔细听。

毕哩阎婆陀 国王应该解除净修人的痛苦，这是你的责任。

国王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毕哩阎婆陀 那么，我们这个亲爱的朋友为了你的缘故给尊贵的爱神折磨成这个样子，你要加恩于她，拯救她的性命。

国王 好姑娘！这爱情是双方的，我是非常幸福的。

沙恭达罗 （微笑着，含情又娇嗔）朋友！不要再拖住国王仙人了，他离开后宫一定很焦急了。

国王

住在我心里的人呀！我的心里

决没有任何别的人，只有你。

假如你，秋波令人陶醉的女郎呵！不这样想，那么爱神的箭已经射中了我，我还要杀死自己。

阿奴苏耶 大王！国王们听说都是有許多爱人的。你应该做到，不要使我们爱友的亲人为她伤心。

国王 好姑娘！何必多费话呢？

尽管我后宫佳丽很多，我家里只有两宝可守，

一个是四周环海的大地，一个是你们的朋友。

二友 我们满意了。（沙恭达罗流露出高兴的神情。）

毕哩阎婆陀（旁白）阿奴苏耶呀！你看哪，你看我们的爱友像暑天的母孔雀一样，现在受了微风细雨的吹打，又慢慢恢复了活力。

沙恭达罗 朋友们！你们请国王原谅我们在背后随便说的那些没有礼貌的话吧！

二友（微笑）谁说谁请求原谅，别人冒犯了什么呢？

沙恭达罗 大王一定会宽恕我们当面说的这些话的。背后我们什么不说呢？

国王（微笑）

我会宽恕这些不周到的地方，
假如你，大腿长得很漂亮的姑娘！
为了恢复我的疲劳，恩准我
坐在你的身体接触着的花床上。

毕哩阎婆陀 没有再比这个使她更高兴的了。

沙恭达罗（似乎生气）住嘴，你这个坏丫头！我现在这样子你还给我开玩笑吗？

阿奴苏耶（向外看）毕哩阎婆陀！那只可怜的小鹿左看右看地跑来了，母亲不见了，它准是找它的母亲。我且去帮它一下。

毕哩阎婆陀 朋友！它非常灵活，你一个人挡不住它。那么我也陪你去吧。（两个人要走。）

沙恭达罗 我不答应你们俩到别的地方去，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二友（微笑）有世界之主陪着你，你还说是一个人？

〔二人同下。〕

沙恭达罗 我的两个亲爱的朋友怎么竟走了呢？

国王（向四下里看了看）好姑娘，不必着急！难道那个崇拜你的人不是在这里代替你的朋友吗？请你说——

是不是要我扇起荷叶制成的扇子，

吹起凉风,来驱除你的疲劳?

或者是要我把你像荷花一般红色的双足,

圆腿的女郎呀!放在我的怀里抚摩拥抱?

沙恭达罗 在尊贵的人们面前我不能使我自己犯罪。(站起来要走。)

国王 (抓住她)好姑娘!天还没有晚。你的身子又是这样子——
离开花朵做成的床,你胸膛上遮着荷叶,
你身子虚弱不能劳累,怎能受得住暑热?(挡住她。)

沙恭达罗 松手,松手!我自己做不了主,或者说,这两个朋友是管我的。我现在应该怎样做呢?

国王 唉!我不好意思了。

沙恭达罗 我不是说大王,我只怨自己的命。

国王 这样好的命怎么还能怨呢?

沙恭达罗 现在怎能不怨它呢,我自己不自由,它却让我看到别人许多优点来扰乱我的心?

国王 (独白)

即使非常渴望爱人来求婚,她们却做出拒绝的样子。

即使希望得到结婚的幸福,她们偏又腼腆不肯嫁人。

年轻的女子不因为求得一个机缘而为爱神所苦,

虽然良时已到,她们却故意来折磨爱神。

[沙恭达罗要走。

国王 为什么我不让自己快活一下呢?(跟上去,抓住她衣服的边。)

沙恭达罗 补卢的后裔！请你规矩一点！到处都有仙人在走动。

国王 好姑娘！不要再害怕你那些长辈了！可尊敬的干婆是深通法典的，他不会生气的。

听说仙人的女孩子是用乾闥婆^[19]的方式结婚，

她们也无论如何总会得到父母的允准。

(向四下里看了看)怎么？我早应该走了。(离开沙恭达罗，又回头走了几步。)

沙恭达罗 (走了几步，又扭转身子走回来)补卢的后裔呀！这个人虽然没有满足你的愿望，你只跟她说了几句话，认识了她，但是可不能忘记她啊！

国王 好姑娘！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

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沙恭达罗 (走出去不远，独白)哎呀，哎呀！听了这些话以后，我的脚想走也走不动了。好吧！我且藏到拘卢婆迦花里面去，看他的热情究竟发泄到什么程度。(藏在那里。)

国王 亲爱的姑娘呀！你怎么就这样无动于衷地把沉醉于爱情中的我丢下走了呢？

你的样子生得很是温柔娇嫩，

竟会有一颗尸利沙树干一样硬的心？

沙恭达罗 听了这个以后，我简直没有力量走了。

国王 现在爱人也不在了，我做什么好呢？(向前面看)好了！我可以慢一点走了。

她的荷花须做成的镯子沾满了乌尸罗的花香，

像我心头的一条锁链，从她腕上滑下来躺在地

上。(满怀敬意地拾起来。)

沙恭达罗 (看自己的手)哎呀！我真衰弱了，荷花须镯子脱落了，

我竟没有觉到。

国王 （把荷花须镯子放到自己胸膛上）啊，一碰到它真舒服呀！

这一件美丽的饰品原来戴在你腕上。

现在它离开了你，我心爱的姑娘！

是它的力量，而不是你

使我在愁苦中把信心建起。

沙恭达罗 我在这里呆不下去了。好吧！我就借这个口转回去。

（向前走。）

国王 （看到她，大喜）啊！我又得到我的爱人了。受了那许多磨难之后，我应该转好运了。

一只喉咙里干得像火烧似的鸟想找一口水喝，

一股清泉就从春云里流下来正向着它嘴里落。

沙恭达罗 （面对着国王，站在那里）陛下！走到半路上，忽然想起我的荷花须镯子从手上脱落掉了，我又走回来。我心里想，你一定把它拾起来了。请你还给我吧，不要让那些仙人们看到我和你。

国王 你答应我一件事，我才还给你。

沙恭达罗 什么事呢？

国王 我要亲手把它套在原来的地方。

沙恭达罗 （独白）那有什么办法呢？（走上前去。）

国王 让我们俩坐到这边这块石头上吧。（两个人走过来坐下。）

国王 （抓住沙恭达罗的手）啊，一碰到它真舒服呀！

或者它更像一枝嫩芽长在爱情的树上，

湿婆的怒火烧毁了树身，仙人的甘露又使它滋

长。

沙恭达罗 （作抚摩状）郎君请快点快点吧！

国王 （愉快地独白）我现在更一点也不怕了。这是对丈夫的称

呼。(大声)好姑娘！这荷花须镯子的扣子不容易扣住。假如你同意,我就再想别的办法。

沙恭达罗 (微笑)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国王 (找到借口,故意慢慢地来,最后放开她的手)好姑娘！你看哪！

那一弯新月离开了天空，
好像要向绝世美人致敬，
落到你那黑色蔓藤般的腕上，
两只角像一副手镯并拢。

沙恭达罗 我简直看不见什么月亮。风吹动了我耳朵上的蓝荷花,洒下了花粉迷了我的眼。

国王 (微笑)你如果允许的话,我可以把那些风吹落的花粉拂去。

沙恭达罗 那你是加恩于我。但是我不大相信你。

国王 不要怕！因为一个新仆人决不会违背女主人的命令。

沙恭达罗 但是过分的殷勤也令人怀疑。

国王 (独白)我决不能放过这个献殷勤的好机会。(他想去拾她的头,沙恭达罗做出拒绝的样子,但却坐着不动。)

国王 哎呀,眼睛令人陶醉的姑娘呀！不要再害怕我会做出什么不规矩的事了！（沙恭达罗看了看,又低下头去。)

国王 (用两个手指头抬起她的头来,独白)

这可爱的樱唇,它的温柔还没有人尝过，
它微微抖动,仿佛是允许我到里面去解渴。

沙恭达罗 郎君好像是不想遵守自己的诺言了。

国王 好姑娘！你的眼睛闭着,我错认这就是你耳朵上的合起来的蓝荷花。(他用嘴来吹她的眼睛。)

沙恭达罗 好了。现在我的眼睛好了。但是我不配你来服侍,我很惭愧。

国王 好姑娘！还有别的什么呢？

要酬谢我，我只想在你的樱唇上香上一香，
荷花上的蜜蜂实在是只陶醉于花的芬芳。

沙恭达罗 不满足怎么办呢？

国王 那么就，那么就——（坚决地把嘴凑上去。）

幕后 母鹅呀！告诉你的丈夫，夜已经到了。

沙恭达罗 （倾听，吃惊）郎君！这是可尊敬的乔答弥到这里来看
候我了。藏到树丛里去吧！

国王 好吧！（站到一边去。）

〔乔答弥手里拿着一个钵，走进来。〕

乔答弥 孩子！这里是安宁水。（看了看，发觉到什么）你这样病，
只有神仙在这里陪你吗？

沙恭达罗 毕哩阎婆陀和阿奴苏耶现在到摩哩尼河边去了。

乔答弥 （用安宁水来洒沙恭达罗）孩子！愿你无灾无殃，长命百
岁！你的身体发热好了些吗？（洒她。）

沙恭达罗 亲爱的妈呀！有些好转了。

乔答弥 天已经黑了。来，我们回到草棚里去吧？

沙恭达罗 （慢慢地坐起来，独白）我的心哪！刚才在享受幸福的
时候耽误了时间，现在你要尝到你自己那种行为的后果了。
（走了几步，回转头来，大声说）驱炎消暑的生满藤萝的凉亭
呀！我要求你再带给我幸福。（下。）

国王 （回到原来的地方，叹息）啊哈！满足自己的愿望有许多障
碍。

她频频用指头遮住自己的樱唇，羞答答说着拒
绝的话，更增加她的爱娇。

这睫毛美丽的姑娘把脸扭到肩上去，我好不容易
抬起她的脸来，但还没能吻到。

我现在到哪里去呢？或者就在这座我的爱人呆过的凉亭里呆一会吧。（向四下里看。）

这块石头所在是她躺过的花朵堆成的床。

这里是她用指甲刻在荷叶上的美妙的信，对我
倾诉衷情。

这是从她手滑落下来的荷花须手镯：我看到这
一切，

我不能立刻离开这芦苇编成的亭子，虽然已是
人去亭空。

（沉思）哎呀，糟糕！在向爱人进攻的时候，我犯了错误，耽搁
了时间。现在——

如果那一个女郎再偷偷地来同我会见，

因为幸福是转瞬即逝的，我决不会再耽搁时
间；

我这样想，心里有点糊涂，碰到阻碍就难过起
来；

要是我的爱人真地来到，我恐怕仍然是畏缩不
前。

幕后 喂，喂！国王呀！

晚上的祭祀正在进行。

火坛的周围游动着魔鬼的暗影。

它们带来了无量的恐怖，

像黄昏的雨云一样迷蒙。

国王 （倾听，坚决地）喂，喂！净修的人们呀！不要害怕！我就来了。（下。）

——叫做“爱情的享受”的第三幕终

第四幕

〔两个女朋友上，作摘花状。〕

阿奴苏耶 毕哩阎婆陀！虽然我们亲爱的朋友沙恭达罗已经用乾闥婆方式得到一个配得上她的男人，她心满意足了，但是我的心总放不下。

毕哩阎婆陀 为什么呢？

阿奴苏耶 那位王仙已经满足了自己的愿望，今天仙人们送走了他，他已经回自己的京城去了。他一走到那成百的后宫佳丽丛中，是否还能想起我们这个人呢？

毕哩阎婆陀 你先放心吧！这样超群出众的品质不会做出违反道德的事情的。目前要想一想：我们的师傅从圣地游行回来，听到这件事，我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阿奴苏耶 你问我的这件事，师傅一定会同意。

毕哩阎婆陀 为什么呢？

阿奴苏耶 为什么不呢？女孩子一定要嫁给一个配得上的丈夫，他心里首先这样想。命运既然这样安排了，我们师傅一定会满意的。

毕哩阎婆陀 就这样吧！（看着花瓶）朋友！祭祀用的花已经摘够了。

阿奴苏耶 沙恭达罗不向那些保护神致敬吗？我们再多采一些吧！

毕哩阎婆陀 对的。（两个人就摘起花来。）

幕后 就是我,哼!

阿奴苏耶 (倾听)朋友! 似乎是一个客人在介绍他自己。

毕哩阎婆陀 沙恭达罗不是在茅屋里吗?(沉思)噢! 她今天大概
又是心不在焉。我们的花已经采够了。(要走。)

又是幕后 啊! 你怎么竟敢看不起我这个客人呀!

你心里只有你那个人,别的什么都不想念,
我这样一个有道的高人来到,你竟然看不见。
你那个人决不会再想起你来,即使有人提醒

他,

正如一个喝醉了的人想不起自己做过的诺言。^[20]

[二人听到,发起愁来。

毕哩阎婆陀 哎呀,糟糕,糟糕! 终究出了事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失神落魄地得罪了一个应该尊敬的人。

阿奴苏耶 (向前看)朋友! 她得罪的不是一个普通的什么人。这是最容易生气的大仙人达罗婆娑。他气得连迈步都有点蹒跚,回头走了。

毕哩阎婆陀 除了火以外什么东西还有这样大的燃烧的力量呢?
快走过去,跪在他脚下,恳求他回转来! 同时我给他准备下献礼和水。

阿奴苏耶 好吧!(下。)

毕哩阎婆陀 (在走着的时候,作蹒跚状)哎呀! 我太慌张,把花瓶都从手里丢掉了。(作采花状。)

阿奴苏耶 (上)朋友! 那个人似乎就是忿怒的化身,什么人能够劝服他呢? 但他终究发了点慈心。

毕哩阎婆陀 这一点对他说起来已经很多了。请你把经过谈一谈吧!

阿奴苏耶 因为他不想回转来,我就跪在他脚下对他说:尊者!请你考虑到她过去的虔诚,今天她对你那超人的力量没有意识到,因而对你失敬,请你饶恕你这个女儿吧!

毕哩阎婆陀 以后呢?

阿奴苏耶 以后吗,他说:“我的话既然说出去,就不能不算数。但是只要她的情人看到他给她的作为纪念的饰品,我对她的诅咒就会失掉力量。”说完扭头走了。

毕哩阎婆陀 现在可以放心了。王仙临走的时候,曾把一只刻着自己名字的戒指套在沙恭达罗的手指头上,说是作为纪念。希望就寄托在这只戒指上面了。

阿奴苏耶 来!让我们俩去为她祭神吧!(二人在台上绕行。)

毕哩阎婆陀 (了望)阿奴苏耶呀!你看哪,我们亲爱的朋友坐在那里左手托着脸,像一幅画一样,她想到的只是他,连自己都不管了,她怎么能注意到那个高贵的客人呢?

阿奴苏耶 毕哩阎婆陀呀!刚才发生的那件事情只放在我们两个人心里好了。我们的亲爱的朋友天性柔弱,不要告诉她了。

毕哩阎婆陀 谁会向幼嫩的茉莉花上浇热水呢?

〔二人下。〕

——插曲——

〔干婆的徒弟上,刚睡起来。〕

徒弟 我的师父干婆巡礼圣地婆罗婆娑回来了,他命令我留心白天的降临,我走出来看一看,黑夜还有多久就可以过去了。好哇,天亮了!因为

在那一边,月亮正落到西山的顶上,
在另一边,太阳以朝霞作前驱正在露面。
日月二光在同一个时候一升一降,
似乎就象征着人世间的升沉变幻。

而且——

月落之后,白色的夜莲不再悦目。

只在回想里残留着它的光艳。

爱人远在天涯,闺中的愁思,

一个柔弱的女子万难承担。

而且——

早晨的霞光照红了迦哩干图树枝上的露珠。

赶走了睡眠的孔雀离开达梨薄草盖成的茅屋。

小鹿蓦地从印满了它的足迹的祭坛那里跑开。

向高处跳了几跳,又伸直了自己的身躯。

而且——

月亮把它的光辉洒上众山之王的须弥山。

驱除了黑夜一直升到毗湿奴^[21]的中殿。

它带着黯淡的光辉从天空里落下来。

大人物不论爬多高,最后还是落下尘寰。

阿奴苏耶 (匆匆忙忙入,独白)像我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人也遇到这种事,国王对沙恭达罗的举动太不体面了。

徒弟 我要告诉师傅,焚烧祭品的时间到了。(下。)

阿奴苏耶 夜已经过去,天快亮了。我醒得很快。虽然醒了,但是究竟做什么呢?我的两只手不大想做早晨要做的事情。现在让爱情满足它的欲望吧,它把我那位心地纯洁的爱友跟一个背信弃义的男人拖在一起。也可能不是那个王仙的错处。一定是达罗婆娑的诅咒发生了效力。不然的话,那位国王海誓山盟,到现在已经隔了这样长的时间,为什么连一句话也不派人来说呢?(沉思)“我们要把那只作为信物的戒指送给他

吗？”净修的人都是冷酷不了解痛苦的，要请谁去吗？我们虽然确信我们的朋友应该负这个责任，但是却不能告诉师傅干婆，沙恭达罗已经跟豆扇陀结了婚而且怀了孕。那么我现在究竟要怎么办呢？

毕哩阎婆陀 （入）阿奴苏耶呀！快点来快点来给沙恭达罗钱行吧！

阿奴苏耶 （吃惊）朋友呀！怎么回事？

毕哩阎婆陀 你听着！我刚才到沙恭达罗那里去，我只想问一问，她睡得好不好——

阿奴苏耶 以后怎么样？

毕哩阎婆陀 以后吗，她正羞得低下了头，我们的父亲干婆拥抱着她，向她祝福：“孩子，我祝福你！祭祀婆罗门的眼睛虽然给烟熏得模糊了，他的祭品却正掉在火里。正如知识已经给一个好学生所掌握，我也不再为你担忧。我今天就要找一些仙人陪着你，把你送到你丈夫那里去。”

阿奴苏耶 朋友！是谁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干婆的？

毕哩阎婆陀 当他走近燃烧着圣火的地方时，一个无影无形的声音朗诵了一首诗——

阿奴苏耶 （吃惊）怎么样？

毕哩阎婆陀 你听着！（念梵文）

婆罗门呀！你要知道，为了人世间的快乐
幸福，

豆扇陀给你女儿种上了光明种子，正如怀火的
舍弥树。^{〔22〕}

阿奴苏耶 （拥抱毕哩阎婆陀）我高兴，我真高兴。但是一想到沙恭达罗今天就被送走，我的高兴又跟忧愁有些相似了。

毕哩阎婆陀 我们总要想办法驱掉忧愁。现在要使我们可怜的姊妹

高兴!

阿奴苏耶 所以我曾专为这件事把能够经久的计舍罗香末储藏在
一个椰子壳里,现在就挂在芒果树枝上。你把这些香末放在
荷叶上,同时我去准备一些牛胆黄,圣土和杜罗跋草的幼苗来
为她制造吉祥膏。(毕哩阎婆陀照做,阿奴苏耶下。)

幕后 乔答弥呀! 请告诉舍楞伽罗婆和舍罗堕陀,还有别人,他们
要准备好去送我的孩子沙恭达罗!

毕哩阎婆陀 (倾听)阿奴苏耶! 快一点,快一点! 到诃悉帝那补
罗去的仙人们被召唤了。

阿奴苏耶 (手里拿着香膏入)朋友! 来,让我们俩走吧!(绕行。)

毕哩阎婆陀 (了望)沙恭达罗就站在那里,她在太阳上升时刚沐
浴过,一群净修的女人正拿着祭献过的野稻向她祝福。我们
俩到那里去吧!(向前走。)

[沙恭达罗偕乔答弥入,正如上面说过的,许多人围绕着她。

沙恭达罗 我向圣女们致敬。

乔答弥 孩子! 你要知道,“皇后”这个头衔,是你丈夫给你的荣
誉。

净修女 孩子! 愿你生一个英雄的儿子!(除乔答弥外,全下。)

二女友 (走上去)朋友! 你洗得舒服吗?

沙恭达罗 欢迎我亲爱的朋友。到这边来坐下吧!

二女友 (坐下)朋友! 你先坐直一点,我们俩把吉祥膏给你涂
上。

沙恭达罗 这虽然是习见的事,我今天却非常重视它,因为今后难
得再有让我的亲爱的朋友服侍的机会了。(洒泪。)

二女友 朋友! 在喜庆的时候哭是不应该的。(擦眼泪,作装饰
状。)

毕哩阎婆陀 啊哈！你天生丽质应该好好地装扮一下，在净修林里容易得到的那些装饰品伤损了它。

一个小徒弟（手里拿着装饰品，入）这里是全部的装饰品，请小姐上妆吧！

〔大家都吃惊地看着。〕

乔答弥 孩子诃哩陀！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

诃哩陀 父亲干婆搞来的。

乔答弥 是他用心力咒出来的吗？

诃哩陀 不是。你听着！可尊敬的干婆命令我们说：“从树上把花采给沙恭达罗！”于是——

一棵树上飘出一件洁白如月光的幸福象征的麻衣。

另一棵树吐出了可以用来染脚的黑颜色的漆。

从别的树上林中的女神伸出手来托着珠宝，

一直伸到露出手腕，跟幼嫩的枝条比赛着美丽。

毕哩阎婆陀（看着沙恭达罗）蜜蜂虽然住在树洞里，却希望吃到荷花的蜜。

乔答弥 这个恩惠就表示你会在你丈夫的宫中享受皇家的幸福。

（沙恭达罗作羞答答状。）

诃哩陀 尊者干婆到摩哩尼河边上去了沐浴去了，我要把树神的这一番盛意告诉他。（下。）

阿奴苏耶 朋友呀！我这个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装饰品，怎样来打扮你呢？（沉思而且端详）让我们俩利用关于绘画的知识来把这些装饰品安排到你身上去吧！

沙恭达罗 我知道你们的本领。（二女友作打扮状。）

〔干婆上，刚沐浴回来。〕

干婆

沙恭达罗今天就要走了，一想到这个我就忧心忡忡。

我含泪咽声，说不出话来，愁思迷糊了我的眼睛。

我虽然是出家人，但舍不得她，心情竟这样不安。

在家人跟自己的女儿分离时不知是如何地苦痛？（来回徘徊。）

二女友 朋友沙恭达罗呀！你现在打扮好了。请披上那两件漂亮的麻衣吧！（沙恭达罗站起来，作披状。）

乔答弥 孩子呀！你师傅站在这里，眼睛里充满了快乐的泪，仿佛想拥抱你哩。快来向他致敬吧！（沙恭达罗羞答答地鞠躬。）

干婆 孩子呀！

愿你的丈夫敬重你，像耶夜底敬重舍罗弥释塔。

愿你像她生补卢一样生一个儿子做大王，统治天下。^[23]

乔答弥 孩子！这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并不只是一个祝福。

干婆 孩子呀！立刻到这边来围着祭祀的火绕行！（大家都绕着走起来。）

干婆 孩子呀！

祭坛周围的土已经堆起，
草铺在四周，木头放在火里，
祭品的香味洗涤了罪恶，
愿这些祭火保佑你！

〔沙恭达罗右转绕火而行。〕

干婆 孩子呀！现在你就启程吧！（了望）舍楞伽罗婆、舍罗堕陀和其他的人在什么地方？

二徒弟 (入)尊者! 我们俩在这里。

干婆 孩子舍楞伽罗婆呀! 给你妹妹带路!

徒弟 这里,这里,小姐!(大家绕行)

干婆 喂,喂! 净修林里的住着树林女神的树啊!

在没有给你们浇水以前,她自己决不先喝。

虽然喜爱打扮,她因为怜惜你们决不折取花朵。

你们初次著花的时候,就是她的快乐的节日。

沙恭达罗要到丈夫家去了,愿你们好好跟她告别!

舍楞伽罗婆 (似乎听到杜鹃的叫声)尊者!

树木也是沙恭达罗的亲属,它们现在送别她,

杜鹃的甜蜜的叫声就给它们用作自己的回答。

幕后

愿她走过的路上点缀些清绿的荷塘!

愿大树的浓荫掩遮着火热的炎阳!

愿路上的尘土为荷花的花粉所调剂!

愿微风轻轻地吹着,愿她一路吉祥!

(大家都吃惊地听。)

乔答弥 孩子呀! 净修林里的女神们爱自己的亲属,她们祝你一路平安。那么向女神们磕头致敬吧!

沙恭达罗 (磕头,绕行,向毕哩阎婆陀)毕哩阎婆陀! 虽然我很希望看到我的夫君,但是要离开这个净修林,我的双脚想往前走,抬起来,却很难放下。

毕哩阎婆陀 你同净修林分别,伤心的并不只是你一个人。你也注意一下在你离别时净修林的情况吧!

小鹿吐出了满嘴的达梨薄草,孔雀不再舞蹈,
蔓藤甩掉褪了色的叶子,仿佛把自己的肢体甩
掉。

沙恭达罗 (回忆)父亲!我想去向我的妹妹春藤告别。

干婆 孩子!我知道你是爱它的。它就在右边。看呀!

沙恭达罗(走上去,拥抱蔓藤)蔓藤妹妹呀!用你的枝子,也就是用
你的胳膊,拥抱我吧!从今天起我就要远远地离开你了。父
亲!你就把这蔓藤当我一般看待吧!

干婆 孩子!

正遂了我早先为你打算的心愿,
你用自己的功德找到一个郎君匹配凤鸾。
为了你,我现在用不着再去担心,
我想把附近的那棵芒果跟蔓藤结成姻缘。

现在你就上路吧!

沙恭达罗 (走向二女友)朋友呀!蔓藤就交托在你们俩手里
了。

二女友 我们这两个人交托给谁呢?(洒泪。)

干婆 阿奴苏耶!毕哩阎婆陀!不要再哭了!小姐们要安定沙恭
达罗的心情。(大家绕行。)

沙恭达罗 父亲呀!什么时候那一只在茅棚周围徘徊的由于怀了
孕而走路迟缓的母鹿生了小鹿,请你一定向我报喜。不要忘
了啊!

干婆 孩子!我不会忘记的。

沙恭达罗 (作欲行又住状)啊哈!这是什么东西总是跟在我脚后
面牵住我的衣边?(转身向周围看。)

干婆

每当小鹿的嘴给拘舍草的尖刺扎破,

你就用因拘地治伤的香油来给它涂。

用成把的稷子来喂它,使它成长,

它离不开你的足踪,你的义子,那只小鹿。

沙恭达罗 孩子呀!你为什么还依恋我这个离开我们同居的地方的人呢?你初生不久,你母亲死后,我把你抚养大了,现在我们分别后,我的父亲会关心你的。你就回去吧,孩子,你回去吧!(哭。)

干婆 孩子呀!不要哭了!要坚定一点!看你眼前的路吧!

你的睫毛往上翻,眼前看不仔细。

要坚定起来,不要让眼泪流个不息。

这条路凹凸不平,不容易看清。

你的脚踏上去一定会忽高忽低。

舍楞伽罗婆 尊者!“送亲人送到水滨”,这是经上的规定。这里就是湖边了。请你给我们指示后就回去吧!

干婆 让我们到那棵无花果树荫里去休息一会吧!(大家都作走去状。)

干婆 我们应当告诉豆扇陀些什么事情呢?(沉思。)

阿奴苏耶 朋友呀!在我们净修林里,没有一个有情的动物今天不为了你的别离而伤心。你看呀!

那野鸭不理藏在荷花丛里叫唤的母鸭,

它只注视着你,藕从它嘴里掉在地下。

干婆 孩子舍楞伽罗婆!你把沙恭达罗带给国王的时候,把我的话告诉他——

要仔细考虑到:我们是克己的隐士,你又出自名家。

她爱你完全是自然流露,决不是有什么亲眷来作伐。

在你的后宫粉黛群中,要给她一个应得的地位,
此外她的亲眷不再要求什么,一切都由命运去
安排吧。

徒弟 尊者!我要牢牢地记住这指示。

干婆 (注视着沙恭达罗)孩子呀!我现在还要嘱咐你几句话。我们虽然是林中的隐士,但是我们也是洞达世情的。

徒弟 尊者!圣智的人们没有什么见不到的事情。

干婆 孩子呀!你到了你丈夫家里以后——

要服从长辈,对其他的女人要和蔼可亲!

即使丈夫虐待你,也不要发怒怀恨在心!

对底下人永远要和气,享受也要有节制,

这才算得是一个主妇,不然就是家庭祸根。

乔答弥以为怎样?

乔答弥 这是给新婚女子的指示。(对沙恭达罗)孩子呀,不要忘了啊!

干婆 过来,孩子!拥抱我和你的朋友吧!

沙恭达罗 父亲呀!我的亲爱的朋友也要回去吗?

干婆 孩子呀!她们也要结婚的。她们不应该到那里去。乔答弥会陪你一块儿去的。

沙恭达罗 (抱住父亲的腰)现在离开父亲的身边,正像一棵梅檀树的细条从喜马拉雅山拔掉,我怎能够在陌生的土地上生存下去呢?(哭。)

干婆 孩子呀!为什么这样怕呢?

你现在是一个出自名族的丈夫的当家的妻子,

他位高权重,随时都有重要的事情来烦搅你。

你不久就要生一个圣洁的儿子,像太阳升自东

方，

孩子呀！由于离开我而产生的烦恼你将不会在意。

沙恭达罗（跪在他双脚下）父亲呀！我向你致敬。

干婆 孩子呀！愿我对你的希望都能够实现。

沙恭达罗（走向二女友）两位朋友呀！你俩一块儿来拥抱我吧！

二女友（照办）朋友呀！假如那位王仙迟迟疑疑一时想不起你来的话，那么你就把镌着他自己的名字的戒指拿给他看。

沙恭达罗 听到你们这样怀疑，我的心就一跳。

二女友 朋友呀！不要害怕！爱情总是疑神疑鬼的。

舍楞伽罗婆（了望）尊者！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上，小姐应该赶快走了。

沙恭达罗（再一次抱住父亲的腰）父亲呀！我什么时候再能看到净修林啊？

干婆 孩子呀！

长时间身为大地的皇后，
给豆扇陀生一个儿子，勇武无敌。
把国家的沉重的担子交付给他，
再跟你的丈夫回到这清静的净修林里。

乔答弥 孩子呀！你们启程的时间已经过了。劝你父亲回去吧！
不然的话，你会很久不让他回去的。您请回吧！

干婆 孩子呀！我在净修林里的工作给打断了。

沙恭达罗 父亲可以无忧无虑地去做净修林里的事情。我却注定要忧虑满怀。

干婆 啊咦！你怎么这样使我心慌意乱呢？（叹息）

看到你以前采集的生在门前的祭米，
孩子呀，我的忧愁如何能够减低？

走吧！愿你一路平安！

〔乔答弥，舍楞伽罗婆，舍罗堕陀，随沙恭达罗
下。

二女友 （含情脉脉地了望了许久）哎，哎！沙恭达罗给树木遮住了。

干婆 阿奴苏耶！毕哩阎婆陀！你们的朋友走了。抑制住悲痛，
随我来吧！（一齐走。）

二女 父亲呀！没有沙恭达罗，我们走进净修林感到非常空虚。

干婆 因为你们爱她，所以才这样想。（若有所思地走来走去）好哇！送走了沙恭达罗，我现在又可以舒服一下了。因为什么呢？

因为女孩子究竟是别人的。

我现在把她送给她的夫婿。

我的心情立刻就轻松愉快，

像归还了一件寄存的东西。

〔全体下。

——叫做“沙恭达罗的别离”的第四幕终

第五幕

〔侍从上。〕

侍从 （叹息）哎呀，真倒霉！我已经怎样衰老了？

我执着这条杖保卫国王的后宫。

我心里想，这只是形式上的制度。

许许多多的时光已经消逝过去了。

我行路蹒跚，它却成了我的支柱。

国王进去了，我要告诉他一件他自己立刻就要处理的事情。

（走了几步）那是什么事情来着？（沉思）噢，想起来了。干婆的徒弟那些苦行者求见国王。唉，这真是怪事！

老年人的记忆就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的光焰，

它刚刚才闪出一阵光亮，就又屈服于黑暗。

（徘徊观望）这个国王——

关心臣民像关心自己的儿女一样。

心神宁静他要找一个寂寞的地方。

像一只象王把象群率领到草地上。

在中午灼热的阳光下去找一个地方乘凉。

我现在真有点迟疑，不敢把干婆徒弟来到的消息去报告刚从法座上站起来的国王。但是国王们休息是为了什么呢？因为

太阳只套一次马就跑个不停。

清风日日夜夜地都在飞行。

巨蛇永远把地球驮在自己头上，
吃第六份粮食的人也要努力从公。^[24](徘徊。)

[国王，丑及侍从按官阶大小依次上。

国王 (作倦勤状)所有满足了愿望的人都是幸福的，但是国王们
满足了愿望后得到的却是痛苦。因为什么呢？

高位重望只能满足一时的贪心。

保护已获得的东西更增加苦恼。

王位正像用自己的手撑着的遮阳伞，

带来的不是休息，而是疲劳。

幕内二传令使 愿我皇万岁，万岁！

其中之一

不图安逸日日夜夜辛勤为人民。

也或许这本来就是你的责任。

因为大树用头顶忍受住酷热，

树荫里暑意全消，就来了乘凉人。

其中之二

你手执王笏约束那些误入歧途的人。

你排难解纷有力量保卫你的臣民。

有了大量财富就让你的亲眷来拿。

你自己却为了人民尽亲眷的责任。

国王 (仔细听)真奇怪！我已经倦于发号施令，现在我又振作起来了。

丑 哈！那个叫做“牛中之王”的雄牛的疲倦消失了。

国王 (微笑)请把我的宝座搬过来吧！

[两个人坐下，侍从各站在应站的地方。幕后有笛声。

丑 (倾听)喂，朋友！请听一听音乐厅里的动静吧！笛声悠扬中
节。我想是可尊敬的恒娑婆抵在那里表演她的音乐技巧。

国王 安静些,好让我听一听!

侍从 (了望)哎呀!国王正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想什么呢。我还要等一个机会。(站在旁边。)

幕内唱

蜜蜂呀!你贪吃新蜜曾吻过芒果的花苞,
你愉快地呆在荷花心里,为什么把它忘掉?

国王 啊哈!这歌声情意缠绵。

丑 喂,朋友呀!你从她的歌声里听出了什么意义呢?

国王 (微笑)这个人以前被我爱过。我受到皇后恒婆婆抵的谴责。朋友摩陀弊耶!请你把我的话告诉皇后恒婆婆抵:“我应该被你谴责。”

丑 遵命。(站起来)喂,朋友呀!你是用别人的手去抓白熊的毛。就像一个贪欲未退的沙门,我现在得不到解脱了。

国王 去吧!你那种温文尔雅的风度是会使她平静下来的。

丑 那有什么办法呢?(下。)

国王 (独白)听了这样的歌声以后,为什么我竟像小孩子似地心里向往着什么,除了跟爱人别离外还没有这种感觉呢?或者是——

看到美丽的东西,听到甜蜜的乐声,
连幸福愉快的人也会渴望又激动。
他心里现在回想到以前没有想到的
前生的坚贞不渝的爱情。

(作由于遗忘而产生的焦虑不安状。)

侍从 (走上前去)愿我王万岁万岁!雪山下树林里住的净修人,还有女人,带着干婆的使命来了。请陛下指示办法。

国王 (吃惊)净修人,还有女人,带着干婆的使命来干什么呢?

侍从 当然有事。

国王 那么就传令给苏摩罗陀师傅：“要按照吠陀里面规定的仪式招待这些净修人，你要好好地把他们安置下。”我也要到接见这些净修人的地方去等他们。

侍从 遵命！（下。）

国王 （站起来）毕咀罗伐提！引我到燃烧祭火的地方去吧！

守门人 请陛下这边走，这边走！（来回地走）主上呀！祭火室前面的高台新打扫过，很漂亮，有一只母牛，是用它的奶来祭祀的，就在那旁边。那么请陛下上台阶吧！

国王 （作上台阶状，凭了侍从的肩站在那里）毕咀罗伐提！可尊敬的干婆派仙人到我这里来有什么用意呢？

难道说那些获得苦行功果人们的苦行受到阻碍？

或者是有什么在法林里游荡的野兽前去破坏？

也许是那些蔓藤由于我的恶行而开不成花？

我心里只是疑神疑鬼地不知道怎样去决裁。

守门人 陛下的弓弦的声音为他们的净修林驱除了邪恶，他们来是干什么呢？也许是这些仙人喜欢你的善举，他们是来向陛下致敬的，我这样想。

〔干婆的两个学生，还有乔答弥，领了沙恭达罗上，国师和侍从走在前面。

侍从 这边走，这边走，先生们！

舍楞伽罗婆 朋友舍罗堕陀！

那道德崇高的人主永远是公正又廉洁。

不管是多么低贱的种姓也不会陷入邪路。

但是我的心思早已脱离了尘世间的纷扰。

我认为这个挤满了人的地方是火焰弥漫的房屋。

舍罗堕陀 舍楞伽罗婆！我进了城，在这个地方跟你一样心神不安。我也——

认为这些人污尘遍体，而我独净；他们皆浊，
而我独清；他们皆睡，而我独醒；
他们枷锁在身，而我自由畅行；他们
为邪欲所缚，而我独得适性怡情。

国师 像你们这样的人才真正伟大哩。

沙恭达罗 （作出一个不祥的朕兆）妈呀！我的右眼跳起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

乔答弥 孩子呀！不祥的事情会驱除掉的。愿你万事如意。（他们绕行。）

国师 （把国王指给他们）喂，净修者们！在前边，那位种姓和秩序的保护者已经从座上站起来迎接你们了。

舍楞伽罗婆 这实在令人高兴。但是我们对这事情是漠不关心的。因为——

树枝给累累的果实压弯。
云彩带了新雨低压尘寰。
好人不会因财富而骄傲。
慷慨好施的人天性就是这般。

守门人 陛下！仙人们和颜悦色，心平气和，他们来到你的眼前。

国王 （看到沙恭达罗）啊咦！

这带面纱的女娇娘是什么人，她的婀娜的身段
若隐若现？

她像是黄叶丛中一朵含苞未放的蓓蕾，在这
净修者中间。

守门人 主子啊！真叫做漂亮。

国王 好吧! 不应该死看别人的妻子。

沙恭达罗 (把手放在胸前, 独白) 心呀! 你为什么这样跳呢? 回到他的爱情, 你就安静吧!

国师 (走上前去) 祝陛下万寿无疆。陛下呀! 这些净修者已经遵礼受到款待。他们带来了师傅的口信, 愿陛下垂听!

国王 (虔诚地) 我仔细听。

二弟子 (举手为礼) 喂, 陛下呀! 愿吾王万岁!

国王 (鞠躬) 我向你们全体致敬。

二弟子 愿吾王万寿无疆!

国王 难道说净修又被扰乱了吗?

二弟子

有了你的保护, 善人的法事怎能还被骚扰?

黑暗怎能还敢露面, 已经有阳光普照?

国王 (独白) 我这国王的声望已经给全世界造福了。(高声) 可敬爱的干婆身体好吗?

舍楞伽罗婆 大王啊! 那些超凡入圣的人们愿意健康就会健康。他叫我先问候陛下的安宁。

国王 他有何见教?

舍楞伽罗婆 他说, 由于双方同意, 你已经娶了他的女儿, 这件事情, 他衷心喜悦地同意了。因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你是善良的人中最善良的人。

沙恭达罗呢, 她本身就是贤德的化身。

造物主把一对品质相当的夫妇拉在一起。

长久以来就没有什么人对她议论纷纷。

她已怀了孕, 那么现在你就领她去吧, 好共同举行宗教的仪式。

乔答弥 陛下! 我想说几句话。我不想说多。

国王 老大娘,你请说吧!

乔答弥

她没有问过她的长辈,你也没有问过你的亲眷。

你们俩私自约誓,现在你们俩还有什么可谈?

沙恭达罗 我的良人他要怎样说呢?

国王 (惊疑失措,倾身细听)哎呀!这是怎么一回事?

沙恭达罗 (独白)哎呀!他说的话真难听啊!

舍楞伽罗婆 说:“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像陛下这样的人一定是谄达世情的。

一个结了婚的女人,尽管她是冰清玉洁,

假如长住母家,别人也会怀疑她的贞节。

因此年轻女子的亲眷总希望她与丈夫同住,

不管他们俩是否真正是互相爱悦。

国王 怎么我以前同那位小姐结过婚吗?

沙恭达罗 (独白,神情沮丧)我的心哪!你猜对了。

舍楞伽罗婆 大王呀!做过了事又反悔,因而违背道义,这对一个国王来说是妥当的吗?

国王 你怎么竟这样颠倒是非?

舍楞伽罗婆 (忿怒)醉心于权力的人们就是这样好恶无常。

国王 骂的就正是我。

乔答弥 (对沙恭达罗)孩子呀!不要害羞!我把你的面幕取下来,好让君王认出你来。(取下面幕。)

国王 (看沙恭达罗,独白)

看了这千巧百媚的娇模样,

我不敢说曾否同她共驾帐。

像蜜蜂破晓时飞绕含露的君陀花,

我既不能丢开她,又不能吸吮她的芬芳。

守门人（独白）啊哈！主子真是守法啊！看了这样一个带来幸福的美丽的女人，除了他外谁还会犹豫呢？

舍楞伽罗婆 喂，大王！你坐在那里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国王 喂，净修者呀！想了再想，我实在想不起曾同那一位小姐结过婚来。我疑心，我怎会是她的丈夫，她显然已经有了身孕，我怎样对待她呢？

沙恭达罗（独白）呸！呸！他怎样连结婚都怀疑起来了？我的希望之藤长得很高，现在一下子给摧折了。

舍楞伽罗婆 希望不要这样子！

仙人把为你所引诱的女儿许给你，
难道他就甘心忍受你的侮辱？
把自己的被人玷污了的东西送给你，
他把你这个敌人看成可尊敬的人物。

舍罗堕陀 舍楞伽罗婆！你现在住嘴吧！沙恭达罗！我们要说的话都说了。那位先生这样说，你给他答复吧！

沙恭达罗（独白）爱情已经变了，怎能再回忆起来呢！可是我自己一定要洗清的。我要努力一下。（高声）夫君呀！（说了一半，又停住）这样称呼是否妥当还有问题。补卢的子孙呀！以前在净修林里，你引诱我这个天真无邪的人，一切都讲好了，现在却用这些话来拒绝，这难道合理吗？

国王（掩耳不听）住口，住口！

你处心积虑想尽方法来污蔑我的家声，毁坏我的名誉，
正如一条冲决堤岸的河流把清水弄浊，把岸上的树木冲去。

沙恭达罗 好吧！假如你真疑心我是别人的妻子的话，那么我就用一个表记来破除你的疑虑。

国王 好主意。

沙恭达罗 (摸戴指环的地方) 哎呀! 我的指头上没有指环了。

(忧戚地看着乔答弥。)

乔答弥 孩子呀! 大概是当你在沙迦罗婆多罗舍质圣池边祭水的时候, 指环从你的指头上滑落了。

国王 女人们真会急中生智。

沙恭达罗 一切都是命呀。我想告诉你另一件事情。

国王 听听究竟是什么事情。

沙恭达罗 有一天, 在蔓藤亭子里你用手去捧那些积聚在荷叶杯里的水——

国王 我听下去。

沙恭达罗 就在这时候, 我的义子那一匹小鹿走来了。你说: “这一个应该先喝水!” 于是就爱怜地给它水喝。但是它却不从一个生人手里喝水。以后, 我手里捧了水, 它就信任地喝了。同时你就笑着说: “真的, 所有的东西都信任自己的伙伴, 你们俩都是林中的居民。”

国王 酒色之徒就为这种甜言蜜语所诱惑, 听了这些话就忘掉自己的责任。

乔答弥 大王呀! 你不该说这样的话。这女孩子是在净修林里长大的, 她不会骗人的。

国王 苦行的老婆子!

在动物里雌的也是天生地机灵。

何况是一个女子, 伶俐又聪明。

雌杜鹃把幼雏叫别种鸟去养育,

养育大了以后, 它就飞向天空。

沙恭达罗 (发怒) 卑鄙无耻的人! 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谁还能像你这样披上一件道德的外衣实在是一口盖着草的井?

国王（独白）她是林子里草野之人，不懂得调情卖俏，才这样生气。因为——

她的眼睛发了红，形同竖立。

她用严厉的辞句，毫不迟疑。

她的樱唇像给霜打了一样在颤抖。

她那弯弯的双眉同时耸起。

也或许是，她看到我怀疑她就真生起气来了。

我失掉了记忆，我的心情沉重，

我不承认我们间有过什么海誓山盟。

她双眉倒竖，眼睛变成了红色。

她的怒气仿佛已经折断了爱神的弓。

（高声）好太太！豆扇陀的品行是众所周知的。决不会有这种事情。

沙恭达罗 好了。我受了补卢子孙口蜜腹剑的话的诱骗，相信了他，以身相许。现在我反而变成了一个荡妇了。（用衣角掩面而泣。）

舍楞伽罗婆 就这样，事先不考虑，贸然就干，现在后悔了。

暗地里以身相许应该考虑仔细，

知面不知心，友谊也会变成仇敌。

国王 哎呀呀！为什么你们只听那位小姐的话就责备起我来了？

舍楞伽罗婆（怒气冲冲）您已经听到答复了。

从降生起就不知道什么是虚伪，

这样人说的话竟没有任何权威。

那些拿骗人当做学问去研究的人，

他们的话反而成了玉律金规。

国王 啊哈！说真话的人哪！就算我承认，我是这样的人。但是我欺骗她，又会怎样呢？

舍楞伽罗婆 灭亡。

国王 补卢的子孙会灭亡,这决没有人相信。

舍楞伽罗婆 喂,大王! 还罗嗦什么呢? 师傅的命令已经执行了。
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这里是你的妻子,丢掉她,或者收下她!

因为对妻子来说,丈夫的威权是无限地大。

乔答弥 你们在前面走!(走。)

沙恭达罗 我已经给这个骗子骗过了。你们也丢弃了我。(跟上去。)

乔答弥 (转回身来看)孩子舍楞伽罗婆呀! 沙恭达罗哭哭啼啼地跟着我们,怪可怜的。在这个忘恩负义的丈夫这里,她一个净修的人怎么办呢?

舍楞伽罗婆 (气冲冲地转回身来)啊,你这个罗哩罗嗦的女人!
你要任你的性子独断独行吗?(沙恭达罗害了怕,战栗起来。)

舍楞伽罗婆 小姐你请听!

假如你真像国王说的那样坏,

你堕落家声,父亲将如何对待?

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行为纯洁无瑕,

在丈夫家里做奴隶也可以忍耐。

你站住! 我们的事情办完了。

国王 喂,净修者呵! 为什么这样嘲弄这位小姐呢? 你瞧——

日莲只开在太阳里,明月下只开放夜荷。^[25]

能抑制情欲的人不搂抱别人的老婆。

舍楞伽罗婆 大王! 即使你由于思想混乱忘掉了以前的事情,怎么竟因为害怕陷于不义而丢掉自己的老婆呢?

国王 我要问你一下,究竟哪个罪重,哪个罪轻?

是我糊涂了呢? 还是她说了谎话? 我真是彷徨

迟疑。

丢掉自己的妻子呢？还是抚摩别人的妻子而陷于不义？

国师 （沉思）假如这样做的话——

国王 请我师指示。

国师 让那位小姐留在我们这里，一直到她生下孩子。

国王 为什么呢？

国师 聪明的星象家曾预言过，你生的第一个儿子一定是一个统治两个世界的转轮王。假如这仙人的女儿生的儿子具备那些大人相，那么你就先向她致贺，然后领她到宫中去。否则就把她送回到她父亲那里去。

国王 就照师傅的话办吧！

国师 （站起来）孩子呀！跟我到这里来！

沙恭达罗 地母呀！请你接受我吧！

〔哭着随国师、净修者和乔答弥同下。国王因咒语作祟，记忆模糊，左思右想，想着沙恭达罗。〕

幕后 真怪呀，真怪呀！

国王 （仔细听）什么事情？

国师 （入，作惊惶状）陛下呀！出了一件怪事。

国王 什么怪事呢？

国师 干婆的学生们一离开——

那女子就咒骂自己的运命，
她高举双臂，痛哭失声。

国王 现在呢？

国师

仙女庙旁闪起了一道金光，样子像一个女人，
把她高高地举起来，就消逝得无影无踪。

〔众人都作惊愕状。

国王 师傅呀！最初我们拒绝了这件事。现在想它还有什么用处呢？请休息吧！

国师 愿吾王万岁！（下。）

国王 宫女！我心里乱极了。领我回寝宫吧！

守门女 请陛下到这边来。

国王 （来回地走，独白）

虽然我回忆不起来，被遗弃了的仙人的女儿曾
是我的妻。

但是我的心是这样激动，它仿佛强迫我相信这
是真的。

〔全体下。

——叫做“沙恭达罗的被拒”的第五幕终

第六幕

[巡检上,跟着两个看守带着一个被捆着的人。]

二看守 (打那个人)喂,小偷儿!你说,你在什么地方拿到的这一只刻着国王名字的宝石戒指?

渔夫 (作恐怖状)老爷们可怜我吧!我不敢做这样的坏事。

其一 难道是国王把你看作一个卓越的婆罗门而送给你的礼物吗?

渔夫 你请听。我是住在沙迦罗婆多罗的一个渔夫。

其二 喂,你这贼骨头!难道我们问你的家族和住处来吗?

巡检 苏折迦!让他从头到尾都说出来。不要截断他的话!

二看守 遵命。喂,你说吧,说吧!

渔夫 我用网和钓钩捉鱼来维持家里的生活。

巡检 (笑)倒真是一个崇高的职业。

渔夫 老爷呀!不要这样说。

祖传的职业即使是卑贱也不应丢开,

屠户残酷地屠宰牲畜也能慈悲为怀。

巡检 说下去,说下去!

渔夫 有一天我捉住了一条红色鲤鱼,刚剖开,我就在它肚子里面看到这个宝石戒指。以后,我正想拿出来卖掉,就给您逮住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子。现在你们是把我打死呢,还是把我踏碎?

巡检 (摸戒指)阁笈迦!它的确是在鱼肚子里呆过,这不必怀疑。

嗅起来就腥气。现在要追问一下,究竟是哪里来的。我们就进宫吧!

二看守 (向渔夫)走哇,喂,你这扒手,走哇!

巡检 苏折迦!你们俩要小心在这城门口等我进宫去再回来。

二看守 老爷,您请去接受国王的恩典吧!

巡检 正是。(下。)

苏折迦 阁笈迦!老爷走得时候很久了。

阁笈迦 只有碰巧了时候,才能见到国王。

苏折迦 阁笈迦!我的手指头尖发抖,(指渔夫)想杀掉这个扒手。

渔夫 您不能无缘无故地就杀人。

阁笈迦 (向远处看)我们的老爷带着国王的指示来了。(向渔夫)
要么你就能够同你的家属会面,要么你就成为秃鹰和豺狼的食品。

巡检 (上)把这个人快快——(只说了半句。)

渔夫 哎呀,我要被杀掉了!(作悲痛状。)

巡检 ——释放,喂,把渔夫放走!他怎样得到这个戒指,他说的是实话。我们的主子这样告诉我的。

苏折迦 遵老爷的命令!他已经走到阎王的阴曹地府,现在又回来了。(给渔夫松了绑。)

渔夫 (向巡检磕头)老爷呀!我的命是您赏的。(跪在他脚下。)

巡检 起来,起来!我们的主子加恩赏给你相当于这个戒指的价值的钱。你拿去吧!(把一个金首饰递给渔夫。)

渔夫 (高兴地去接)谢谢!

阁笈迦 国王加恩于他,简直是把他从柱子上放开来,又把他送到象背上去。

苏折迦 老爷呀!这个赏赐就表示我们的主子非常珍视这个贵重的戒指。

巡检 主子并不是因为它值钱而高兴。还有别的原因。

二看守 那是什么原因呢？

巡检 我猜想，他看到它因而想起什么心上的人。虽然他的性情严肃，但是一看到它，他一时竟激动起来。

苏折迦 主子高兴是我们老爷的功劳。

阁笈迦 是的，我说是这个捉鱼的家伙的功劳。（他嫉妒地看渔夫。）

渔夫 两位老爷！把一半钱给你们买一杯酒喝吧！

阁笈迦 渔夫呀！你现在成了我的非常可爱的朋友了。我们最希望的就是喝上那么一两杯。现在让我们到酒铺里去吧！

〔同下。〕

——插曲——

〔弥室罗计尸上，飞行在空中。〕

弥室罗计尸 应该轮流到天女池去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现在我要亲眼去看一看王仙的情形。由于和弥那迦的联系，沙恭达罗已经成了我自己的血肉。是她委托我去的。（向四下里看）现在正是宴游的好日子，但是王宫里一点过节日的准备也没有。利用我的禅力我会知道一切的。但是我仍然要尊重我的朋友。好吧！我要到女园丁那里去用一幅面幕遮起来看一下。（作下降状，站在那里。）

〔一宫女上，看着芒果花，后随另一宫女。〕

宫女一

像是春的气息，这淡红微绿的芒果花枝条。

我在上面看到了节日的吉兆。

宫女二 钵罗苾唎底迦呀！你一个人在那里说些什么？

宫女一 朋友摩头哩迦呀！看到芒果花，钵罗苾唎底迦乐得发狂了。

宫女二 (愉快)春天怎样竟来到了吗?

宫女一 摩头哩迦呀! 对你说现在也是歌唱美酒和爱情的时候了。

宫女二 朋友呀! 扶我一下,让我翘起脚尖,采几枝花,去供养爱神。

宫女一 假如我可以分到一半供养的功果的话——

宫女二 即使你不说,我也会这样做的,因为我们俩的身体是一个。(倚靠着她的朋友,作采花状)哎呀! 这朵芒果花虽然还没全开,但绽开了的花蕊已经散放出香气。(合掌)南无尊敬的爱神!

芒果花呀! 我把你奉献给弯弓欲射的爱神,
做那五支箭中最好的一支去射那还未钟情的年
轻的女人。

[撒芒果花。]

侍从 (入,怒气冲冲)不要这样,不知好歹的丫头! 圣上已经禁止了过春节,你还在采折芒果花。

二宫女 (恐惧)请您饶恕,请您饶恕! 因为我俩不知道圣旨。

侍从 哼! 你们竟真不知道,连春天的树林子和在里面住的鸟都遵守圣上的命令。因为——

芒果虽然早就长出了花朵,但花粉还没形成。
拘卢婆迦花虽然含苞待放,但也仍然只是蓓葵。
虽然露季已过,雄杜鹃歌声仍然压在咽喉里。
我怀疑,连爱神也把半抽出来的箭放回箭壶。

弥室罗计尸 那是毫无可疑的。王仙的权威确实很大。

宫女一 老爷呀! 几天以前总督老爷弥坦罗婆苏才把我们俩送到万岁爷脚下来,让我们在这后宫花园里做些杂活。这件事情以前没听说过。

侍从 下次不准了。

二宫女 我们俩高兴照办。假如我们俩可以听一下的话,请老爷告诉我们,为了什么原因主上禁止庆祝春节。

弥室罗计尸 国王们都是好玩的。这里面一定有严重的原因。

侍从 (独白)这事儿反正大家都知道了,我为什么不说呢?(高声)两位小姐还没有听说关于沙恭达罗被遗弃的流言吗?

二宫女 老爷呀!从总督老爷嘴里听说过,一直到看到戒指为止。

侍从 那样可说的就不多了。当万岁爷看到那个戒指的时候,他的记忆恢复了,他说,他确实同那位沙恭达罗小姐秘密地结过婚,他失掉了理智才拒绝了她。从此万岁爷就悔恨不止。

他厌恶享受,也不每天接见大臣,像往常一样。

夜里他睡不着觉,在床上辗转反侧一直到天亮。

有时他为了表示客气同妃子们说上几句话,

又把她们的姓名叫错了,因而羞愧难当。

弥室罗计尸 我真高兴,真高兴。

侍从 因为万岁爷心情不好,春节就禁止庆祝了。

二宫女 很对。

幕后 陛下请走!

侍从 (倾听)哎呀!万岁爷到这里来了。那么,你们俩就走吧!去干你们自己的活去吧!(二女下。)

[国王从后面上,面现愁容,丑角及守门女跟在后面。

侍从 (看着国王)哎呀!在任何情况下俊伟的容仪都是漂亮的!

因为万岁爷虽然心情忧郁,看上去仍然很美丽。他——

摒除了高贵的装饰,只在左腕上松松地套上了一只金镯,因叹息过多而唇若涂丹。

相思失眠,眼睛发了红,但美质天生,

虽瘦削而不显露,像一颗磨光的宝钻。

弥室罗计尸 （看着国王）沙恭达罗虽然遭受遗弃，但仍然为她而憔悴，真是有道理的。

国王 （陷于沉思，慢慢地走着）

从前虽然有鹿眼的爱人^[26]来叫唤，这可恨的心却沉睡不动。

现在呢，它却清醒着来忍受追悔的苦痛。

弥室罗计尸 这就是那个女净修者的幸福。

丑 （独白）他又犯了沙恭达罗病了。我不知道怎样治这个病。

侍从 （近前）大王万岁万万岁！花园已经仔细检查过了，请万岁爷随意游赏一下吧！

国王 毕坦罗伐提！把我的话传达给大臣比输那，说今天因为长久失眠，我不能去上朝了。他处理完了政务以后，写一个书面报告给我。

守门女 谨遵万岁爷的旨意。（下。）

国王 钵罗婆多耶那！你也去忙你的事吧！

侍从 是。（下。）

丑 你已经把苍蝇赶跑了。现在就在这花园里快乐一下吧。因为露季已过，这里很舒服。

国王 （叹息）朋友呀！“灾难乘隙而入”，这句话真是正确的。你看——

黑暗的云雾刚从我心头洗清，
我回想到对仙人女儿的深情。
爱神却已经装上一只芒果花的箭，
朋友呀！他正准备着向我进攻。

而且——

那一只戒指带回来了我的记忆：
我竟毫无理由把最亲爱的人儿遗弃。

我现在真后悔不送，我痛哭流涕，

虽然现在正是春光明媚的好天气。

丑 喂，朋友呀！你站住，等我用手杖把爱神的箭打碎。（举起手杖把芒果花的蓍葵打下来。）

国王（微笑）好啦！一个婆罗门的本领我看到了。朋友呀！我到什么地方能看到有点像我爱人的那种蔓藤呢？

丑 万岁爷不是告诉过那个聪明的能绘画的宫女摩达毗尼吗？你说：“我要在那一座摩达毗蔓藤的小房子里消磨这一天。把我亲手画在画板上的那一张沙恭达罗的像搬到那里去！”

国王 我正想这样来散一下心呢。那么你就把那座有摩达毗蔓藤的房子指给我吧！

丑 这边走，这边走，万岁爷！（在台上绕圈子。弥室罗计尸跟在后面。）

丑 那座有大理石凳子的摩达毗蔓藤的凉亭似乎是用寂静、用无声的语言来欢迎你。让我俩进去坐一会吧！（二人同进。）

弥室罗计尸 我要隐藏在蔓藤后面看一下我亲爱的朋友的像。然后我就把她丈夫的很真挚的爱情告诉她。（站在那里。）

国王（叹息）朋友呀！我现在把一切全回忆起来了。我要告诉你我第一次看到沙恭达罗的情形。我拒绝她的时候，你阁下不在场。但是当初我已经对你提到了她的名字。难道你也跟我一样把这件事情忘光了吗？

弥室罗计尸 帝王们真正一瞬间也不应离开他那些心上的人。

丑 喂！我并没有忘记呀。你把一切都告诉我以后，不是最后又说，这只是乱想出来的一个笑话，并没有这回事吗？我这个笨脑袋瓜竟信以为真。还不如说，命运真是伟大。

弥室罗计尸 正是这样。

国王（想了一会）朋友呀！请你救我一救吧！

丑 喂,朋友呀!你又出了什么岔头了?好人永远不会给忧愁纠缠住。山在狂风里也不会动摇。

国王 朋友呀!我一想到你的女朋友会因被拒绝而苦恼时,我就感到不安。因为她——

遭了我的拒绝,决心跟自己人一块儿走。

“站住!”师傅的徒弟像师傅一般向她怒吼。

眼里满是泪,目光模糊地看我这冷酷的人,

这真真像是毒箭射上我的心头。

弥室罗计尸 哎呀,他做了那一件对不起人的事现在是这样难过呀!

丑 喂!我疑心她是给天上的神仙领去了。

国王 朋友呀!此外谁还能碰一下这样贞洁的女人呢?我从她的女友那里听说:她是弥那迦生的。我心里怀疑,弥那迦的女友或者她自己把她领走了。

弥室罗计尸 他的糊涂令人吃惊,他神志清明反而并不令人吃惊。

丑 喂!假如万岁爷能这样耐着性儿等,你总有一天会同那位小姐会面的。

国王 为什么呢?

丑 啊!因为她的母亲或父亲决不忍让自己的女儿长久和丈夫别离。

国王 朋友呀!

是做梦呢?是幻象?是心思混乱?

也或者是积善的功果已经耗完?

这件事情已经是一去不复返,

我的希望从悬崖上抛入了深渊。

丑 喂!不要这样说!戒指就象征着,你们一定会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会面。

国王 （看着戒指）这个戒指从那个不容易到的地方滑落下来，真值得惋惜呀！

戒指呀！你的善行和我的一样，同功果比较起来是多么渺小。

你在那指甲鲜红的指头上占了一个地位，终于又滑落掉。

弥室罗计尸 假如它落在别人手里的话，那就真值得惋惜了。朋友呀！你住在远处。我因听了这谈话而得到的幸福只有我一个人享受了。

丑 喂！这个刻着名字的戒指怎样会到那位小姐手指上去了呢？

弥室罗计尸 我也正由于好奇而想问一下呢。

国王 朋友呀！你听着。当我从净修林里起身回城来的时候，我的爱人含着眼泪说：“多久以后夫君才会再想起我来？”

丑 于是——

国王 我给她戴上这个戒指，回答说——

丑 说什么呢？

国王

你每天就看着这个戒指来数，
一天数一个组成我的名字的字母。
在你数到最后一个字母之前，爱人呀！
我后宫的内侍就会来迎接你上路。

后来由于我一时糊涂，就发生了这件残忍的事情。

弥室罗计尸 等待是愉快的，但由于命运的播弄他没能践约。

丑 但是这个戒指怎么像钓鱼钩一样跑到鱼肚子里去了呢？

国王 你的女朋友在舍质圣池向水祈祷的时候掉下去的。

丑 对了。

弥室罗计尸 因此这位惟恐做错了事的王仙才怀疑是否曾跟净修

女沙恭达罗结过婚。不然的话,像这样的爱情还需要什么证物呢?

国王 我要责备这个戒指。

丑 (笑)我也要责备这条手杖:“我身体直直的,你怎么竟这样弯呢?”

国王 (作没有听见状)

你怎敢离开美人的纤纤玉手,
私自就向水里逃走?

但是——

无知的东西不知道好坏。

我为什么把我爱人拒在门外?

弥室罗计尸 我想说的话他先说出来了。

丑 喂!我简直要饿死了。

国王 (没理他)爱人呀!这个人毫无理由地遗弃了你,他心里悔恨得像火烧一般,你什么时候再可怜他一下让他看你一眼呢?

侍女 (手里拿着画板上)主子呀!这是夫人的画像。(把画板拿给他看。)

国王 (看)哎呀,这张画真漂亮呀!因为——

一对长长的美目,一双弯弯的秀眉。

微笑绽开樱唇,皓齿发出月光的清辉。

她的樱口像迦哩干图花一样红艳娇美。

她在画上仿佛就要说话,焕发着柔情脉脉。

丑 (看)喂!好漂亮的画呀!我的目光仿佛是随了画的凹处和凸处而移动。此外,我在怀疑她是否真正在眼前,我真渴望同她说话呀。

弥室罗计尸 哎呀!王仙绘画的本领真高明呀!我认为,我的爱友就站在我眼前。

国王 伙计呀！

画上有毛病是画得不好。

她的美丽毕竟保留了不少。

弥室罗计尸 这和他的悔恨和热爱是相称的。

国王 （叹息）

以前她亲自来，我同她绝断。

现在却向她的画像礼拜赞叹。

正如走过了一泓解渴的河水，

却向沙漠的蜃楼中寻求清泉。

丑 我看到画里有三个美人。她们都漂亮。哪一个是沙恭达罗小姐呢？

弥室罗计尸 这个可怜的家伙竟然不知道我的女朋友的美丽。他老眼昏花没有看到。

国王 那么你认为哪一个呢？

丑 （仔细看）我猜，那个倚着阿输迦树的枝条的是她；这树刚才浇过水，显得柔润可爱；她的发结松了，上面的花滑了下来；她脸上有些汗珠；她那两条胳膊奇怪地弯曲起来；她的衣服松开了，沙恭达罗小姐似乎有点疲倦了。其余的是她的女友。

国王 阁下是很聪明的。这里就是我的爱情的标志——

我的汗手印上的污点在这边上还可以看见，

从我腮上滴下来的泪珠把画的颜色冲淡。

折杜哩迦！这风景我们只画了一半。你去把画笔拿来！

侍女 摩陀弊耶先生！在我离开的时候，请你拿一下这画！

国王 我自己拿吧。（拿画。）

〔侍女下。〕

丑 还要画什么呢？

弥室罗计尸 我猜想，女友喜欢的那些地方，他都要画上。

国王 朋友呀！你请听——

摩哩尼河应该画上，沙滩上落下了一双芦雁。

在它的岸上有伏着犛牛的喜马拉雅山的圣山。

在枝上挂着树皮制成的衣服的树底下，

有一只母鹿，在黑公鹿的角上擦它的左眼。

丑 （独白）正如他说的，我猜想，他会在画的空白处添上一些长胡子的苦行人。

国王 沙恭达罗还应该有的衣饰，我忘记画上了。

丑 什么呢？

弥室罗计尸 大概是一个林中女孩子应该穿的那一些。

国王

花茎系在她的耳朵上，花蕊垂过香腮。

朋友呀！这样的尸利沙花也还没画上。

像秋月的清光一般柔软的荷花须环子

也还没有能够挂上了她的胸膛。

丑 为什么小姐用美丽得像红色的迦哩干图花一般的手指头尖遮住面孔，身上仿佛在发抖呢？噢，原来是这个龟孙子的偷花蜜的贼，可恶的蜜蜂，想从她的像莲花一般的嘴里吮吸蜜汁。

国王 把这个可恶的东西赶走！

丑 你有权惩罚混帐东西。

国王 好啦。喂，雄蜂呀！你为什么不辞劳苦地飞来飞去呢？

那一只含情脉脉的雌蜂虽然渴了仍然落在花朵上，

她在等着你，否则她就会孤零零地去吮吸蜜浆。

弥室罗计尸 国王在客客气气地把雄蜂赶走。

丑 这种动物，哪怕你赶它，它也会顽抗。

国王 （怒）喂，你竟不听我的命令！你现在且听着——

我爱人的樱唇像未伤的花朵一般鲜艳。

我曾温柔地吮吸过，享受了爱的狂欢。

如果你，蜜蜂呀，竟敢把它来触动，

我就要在荷花的空隙里把你来禁关。

丑 啊！这样严厉的惩罚，它怎会不害怕呢？（笑，独白）他兴奋起来了，我陪着他也兴奋起来了。

国王 你为什么站到一边去了？

弥室罗计尸 这个人虽然坚强，爱情也把他改变了。

丑 （高声）喂，这是一幅画呀！

国王 为什么是画？

弥室罗计尸 连我也是现在才想起这是一幅画来。他怎么能够知道呢？

国王 你怎么能够做这样的恶作剧呢？

你却又把我的爱人转变成了一幅画，

她仿佛就在我眼前，我全神贯注地回想到她。

（洒眼泪。）

弥室罗计尸 哎呀！命运真是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

国王 朋友呀！

我清醒了，连同她梦里相会的希望也落了空，

我眼里充满了泪，连在画上也看她不清。

弥室罗计尸 朋友呀！你遗弃了爱友沙恭达罗，你现在在她朋友面前用你的痛苦把罪完全赎清了。

侍女 （上）陛下呀！当我拿了盛画笔的盒子向前走的时候——

国王 出了什么事情？

侍女 你的皇后婆苏摩提，有频伽里迦陪着她，强暴地抓住我，说：“我要自己把这个带给陛下。”

丑 她怎么又把你放了？

侍女 当皇后的侍女从挂住她衣襟的蔓藤枝上向下解衣服的时候,我溜走了。

幕后 走呀,走呀,皇后!

丑 (听)哎呀! 后宫的母老虎想把这聪明的女孩子像一只母鹿似地吞下去。

国王 伙计呀! 我把皇后纵容坏了。把这幅画藏好!

丑 你自己也要藏好,你为什么不说呢?(拿了画,站起来)如果万岁爷从后宫的网罗中解脱出来的话,请到云翳宫里去喊我。我就把它藏在那里,交给斑鸠看守,另外任何人也看不见。(迅速下。)

弥室罗计尸 哎呀! 虽然他已钟情于另一个人,他仍然尊重他的第一个夫人。他真是忠于情谊。

守门人 (手里拿着信上)愿我皇万岁万万岁!

国王 毕咀罗伐提呀! 你没有看到皇后婆苏摩提吗?

守门人 陛下,我看到了。她看到我手里拿着信,她就回去了。

国王 皇后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她不打搅我的工作。

守门人 陛下呀! 大臣报告:“由于事情太多,我只研究了一件市民的事情。带来请陛下看一看。”

国王 把信给我看!

[守门人递信。]

国王 (念)“匍匐在我王脚下报告:叫做檀那弗栗提的航海商人沉船遇难了。他没有孩子,他有好多亿财产。现在这些都成了皇家的财产了。听了以后,请陛下处理。”

国王 (垂头丧气)没有孩子真悲惨。毕咀罗伐提呀! 他有钱,他应该有好多老婆的。要调查一下,是否有哪一个不幸的女人是他的老婆。

守门人 听说,他的老婆,一个娑计陀迦城的同行公会的首领的女

儿,刚举行过成男礼。〔27〕

国王 这个还在胎中的孩子可以继承父亲的遗产。你去告诉大臣。

守门人 遵命。(要走。)

国王 回来!

守门人 (转回来)我在这里。

国王 有没有后嗣,有什么关系呢?

要公开宣告:不管人民死掉了什么样亲爱的眷属,

除了坏人以外,豆扇陀都会把他们的位子来填补。

守门人 一定会宣告的。(退,又上)陛下呀! 人民欢迎陛下的诏令,就像欢迎及时的甘霖一样。

国王 (长叹息)唉! 就这样,在正支的人死去的时候,由于绝嗣而成为无主的财产要归别人。我死了以后补卢族的财产也会变成这样子。

守门人 这种不幸会转变的。

国王 可怜我这个看不起财产的人啊!

弥室罗计尸 毫无疑问,他想到我亲爱的女友而自骂自责。

国王

我虽然已经把自己在她身体内种植,〔28〕

我却遗弃了她,她是我们家的柱石。

正像及时地在土内播下种子,

它一定能够结成巨大的果实。

弥室罗计尸 她是遗弃不掉的,现在她又会是你的人了。

侍女 (偷偷地)小姐呀! 大臣送了这封信来,更使万岁爷加倍烦恼。你到云翳宫去把摩陀弊耶先生找来,他能排除烦恼。

守门人 你说得很对。(下。)

国王 哎呀！豆扇陀的祖先处境危险了——

唉！从今以后，在我的家里，
谁还遵照经典把祭物来供奉？
很可能我的祖先只有水可喝，
这水就是我因无子而流的眼泪汇成。

弥室罗计尸 虽然有灯在眼前，但是因为有幕遮住，王仙仍然感觉到黑暗。

侍女 万岁呀！不要再难过了。一个老王，如果他其他的皇后们可以生下英武的儿子，也可偿还他对祖先的负债了。(独白)
万岁爷不理睬我的话。也许有什么灵药医治了他的烦恼。

国王 (作悲痛状)无论如何——

一向清白相传的补卢家族因我无子不能继续，
正如萨罗萨伐底河流入不光荣的地区。(陷入
昏迷。)

侍女 (惊惶)万岁爷醒来呀，醒来呀！

弥室罗计尸 现在我怎样能使他快乐呢？我从沙恭达罗的母亲那个天女嘴里听说，那些希望能分享祭祀的神们不久就让沙恭达罗成为国王的合法的妻子了。我不应该再在这里待下去了。我要用这件事情去安慰沙恭达罗了。(升入空中，下。)

幕后 喂！不能杀婆罗门呀，不能杀婆罗门呀！

国王 (知觉恢复，听)哎呀，这是摩陀弊耶的可怜的声音呀。

侍女 万岁爷！是不是苦行者摩陀弊耶手里拿着画给频伽里迦和她的朋友们捉到了呢？

国王 折杜哩迦！你去！传我的话去责备纵容宫女的皇后！

侍女 遵万岁爷的旨意！(下。)

幕后 喂！不能杀婆罗门呀，不能杀婆罗门呀！

国王 真的,这个婆罗门由于恐惧连声音都变了。是谁在那儿呀?

喂!

侍从 (上)请万岁爷下旨!

国王 你去问一下,小婆罗门摩陀弊耶为什么这样喊叫?

侍从 我就去看。(仓猝下,又上。)

国王 钵罗婆多耶那!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吗?

侍从 是的。

国王 你为什么发抖呢?因为——

年纪老了,浑身就打战,

正如风吹着菩提树一般?

侍从 大王保护你的朋友吧!

国王 保护他免掉什么呢?

侍从 免掉大灾大难。

国王 哎呀,请你说清楚吧!

侍从 那一座可以看到四面八方的叫做云翳宫的宫殿——

国王 怎么样?

侍从

从这座宫殿的尖阁,

孔雀也难以飞过。

一个眼睛看不见的怪物,

把你的朋友劫夺。

国王 (赶快站起来)什么!连我的后宫竟然也有怪物来捣乱!

连自己每天的疏忽,

都没有办法数出。

还会有什么能力

知道百姓应走的道路?

幕后 救命呀!救命呀!

国王 (听,作走路蹒跚状)伙计! 不要怕! 不要怕!

幕后 我怎么不害怕呢? 一个什么东西从后面把我捉住,想折断我的脖子,像折断甘蔗一样。

国王 (看了一下)我的弓,我的弓!

一个外国女子 (手执弓上)万岁爷! 这里是箭和弓,还有护手!

[国王接弓箭。

幕后

我想喝你脖子上的鲜血,
杀掉你,像老虎杀一头野兽。

让豆扇陀来保护你吧!

他拿了弓为受难者驱难消忧。

国王 (怒)他怎么竟指出了我的名字来了! 好,站住,站住,你这个可恶的魔头! 你活不下去了。(作举弓状)钵罗婆多耶那! 把到楼梯那里去的路指给我!

侍从 这里来,这里来,万岁爷!

[全体迅速地向前走。

国王 (向周围看)哎呀! 这地方什么人也没有。

幕后 保护我呀! 保护我呀! 我看到万岁爷,但是你却看不到我。
我就像一只给猫捉住的老鼠,没有活的希望了。

国王 喂,你这仗着自己有隐身术而骄傲的家伙呀! 难道我的箭看不见你吗? 你不要动! 不要希望紧挨着我的朋友就可以逃命! ——我要上箭了——

这个婆罗门应该保护,你这个东西真该杀,
因为天鹅能够把牛奶取走,而把水留下。^[29]

(上箭)。

[摩多梨与丑同上。

摩多梨 尊者呀!

因陀罗把恶魔做成了你的箭靶，
你的箭就向他们身上射放。
好人不用可怕的箭射朋友，
而应该用柔和的目光把他打量。

国王（赶快收回箭）哎呀！摩多梨怎么样？欢迎天帝的御者！

丑 我几乎给这个该杀的畜生杀死。您还欢迎他哩！

摩多梨（笑）尊者呀！请听一听，因陀罗派我到您这里来干什么。

国王 我洗耳恭听。

摩多梨 有叫做达罗折耶的一族，是迦罗尼弥^[30]的孩子，这一族
难以战胜。

国王 以前我从那罗陀^[31]那里听说过。

摩多梨

你的朋友因陀罗实在难以取胜，
他任命你来冲锋陷阵消灭群凶。
太阳没有力量驱除夜里的黑暗，
月亮却能在这个时候大放光明。

现在就请陛下执弓登上神车驰向胜利吧！

国王 因陀罗给了我很大的光荣。但是您为什么这样虐待摩陀弊耶呢？

摩多梨 这也可以谈一谈。我看到陛下由于什么原因而精神痛苦，我就设了这个法子来激怒陛下。因为——

添上劈柴火燃烧，蛇激怒了把头伸长，
受了剧烈的刺戟，人也就斗志昂扬。

国王 朋友呀！天主的命令是违背不得的。你了解了这情况，你就去把我的话传给大臣比输那：

保护人民要用你精力的全部，
我这张开的弓现在别有用途。

丑 遵万岁爷的旨意！（下。）

摩多梨 请陛下上车吧！（国王上车。）

〔全体下。〕

——叫做“沙恭达罗的遗弃”的第六幕终

第七幕

〔国王和摩多梨上，坐在车上，走在天空里。

国王 摩多梨！虽然我完成了他的命令，但是因陀罗给我这样大的光荣，我觉得我不配。

摩多梨 陛下呀！你要知道，你们俩都认为欠对方的债。因为——

陛下给因陀罗做了事，却只认为是对他的敬意。

他对你的待遇，他也认为比不了你的英雄事迹。

国王 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在临别时，他加给我的恩宠实在超过了我的希望，因为他在众神面前让我坐在他的宝座的旁边——

他微笑着看他的儿子折衍陀。

儿子站在旁边，心里怀着期望。

他把一个曼陀罗花环套上我的脖子，

这花环曾摩擦过他那为梅檀木染黄的胸膛。

摩多梨 天帝什么样的恩宠陛下不配领受呢？你请看——

至乐无极的因陀罗的天堂，

两次从檀那婆^[32]的威胁中解放。

这次是由于你的平节箭，

以前是由于雄狮的巨掌^[33]。

国王 这实在是由于因陀罗的力量。你请看——

如果奴仆们立了大功，

你要知道,这是由于主人出众的才能。

阿噜诺^[34]如何能够驱除夜的暗影,

假使千光的太阳不把他带在车中^[35]?

摩多梨 你的情形就是这样。(慢慢地走)陛下呀! 你要看到,你的声名已经达到天庭。

用天女化妆的颜色,

又用劫贝树的树叶,

神们正咏成能歌的诗句,

把你的英勇事迹来写。

国王 摩多梨! 昨天我上来的时候,因为急于要同阿修罗战斗,这个地方我竟没有看到。我们现在走的是风走的哪一条路?^[36]

摩多梨

驱除尘雾的补罗婆诃风在这条路上飞行。^[37]

毗湿奴用他的第二步来把妖氛扫净。^[38]

它负荷着流经天空里的恒河,^[39]

它使星辰运转,日轮分给它光明。

国王 我的内心,连同外在的感官感到很舒服。(看车轮子)我猜,我们已经下降到云路上来了吧。

摩多梨 陛下呀! 你为什么这样猜想呢?

国王

舍陀迦鸟从山窟窿里往外飞。

马身上闪耀着闪电的光辉。

你的车轮子上布满了雾气。

周围汹涌着带雨的云堆。

摩多梨 正是这样。在一刹那,你就会到了你治理的国度了。

国王 (向下看)摩多梨! 由于下降得很快,看起来令人吃惊的人世已经展在眼前了。因为——

大地仿佛飞下了高耸的峰巅。

看到了树干,树不再是模糊一团。

原来河面窄看不到河水,现在是一条大河。

看哪! 仿佛有什么人把大地掷向我的眼前。

摩多梨 陛下呀! 你看得很清楚。(充满了敬意地向下看)啊呀!

大地真美呀!

国王 摩多梨! 那边那座大山浸浴在东海和西海里,喷出了一股像暮云一般的金流,那是什么山呀?

摩多梨 陛下呀! 这正是叫做金顶山的那一座山,是矮魔住的山,是苦行者的至高无上的幸福乐园。你请看——

梵天的儿子摩哩质生了神与魔之父的生主,

生主就带了他的老婆在这里修道受苦。^[40]

国王 (虔敬地)这个获得幸福的机会不能错过。我想去向尊者右旋致敬。

摩多梨 陛下呀! 这是极好的想法。(作使车下降状)我们就要下降了。

国王 (吃惊)摩多梨呀!

车轮子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我们眼前也没有尘土飞扬。

因为它根本没有触到地面,

我们感觉不到它已经下降。

摩多梨 这正是因陀罗的车子同你的车子不同的地方。

国王 摩哩遮^[41]的隐居处在什么地方呢?

摩多梨 (用手指)请看——

他的身子一半埋在蚁垤里,蛇皮代替了梵绳。

脖子上围了一个干蔓藤须做成的项圈。

头发盘成了辫子,垂到肩上,里面填满了鸟窠。

那个仙人站在那里，望着太阳，一动也不动像一段树干。^[42]

国王 （看）我向苦行者致敬！

摩多梨 （收住缰绳）我们俩已经走进了生主修真养性的地方，这里有阿底提培植的曼陀罗树。

国王 哎呀！这幸福的地方比天堂还要好。我仿佛是浸浴在甘露的池塘里。

摩多梨 （停车）陛下请下车吧！

国王 （作下车状）你现在怎样呢？

摩多梨 这车子会停在这里不动的。我们都可以下去。（下车）陛下呀！请到这边看仙人们的苦行林吧！

国王 我两者都看到了，我真吃惊。

仙人们在劫波树的林子里餐风吸露，
在金荷花粉染黄了的池子里竭诚洗沐，
在镶嵌宝石的大理石上打坐，在天女眼前禁欲，
别的仙人想望的地方，他们就为苦行而居住。

摩多梨 大人物的愿望真是更提高了。（在台上来回地走，向旁边说）苾力陀舍迦梨耶！尊者摩哩遮做什么了？（听）你说什么？“达刹衍尼”^[43]问他，老婆对丈夫有什么义务，他现在正在对她说明呢。”我们要等他腾出空来。（看国王）陛下请到无忧树荫里去坐一会吧！同时我就去通知因陀罗的父亲^[44]，说是你来了。

国王 遵命！

〔摩多梨下。〕

国王 （表示有了预兆）

我已经绝望了，胳膊呀！你为什么又这样跳？
幸福已转变成了灾难，我以前曾把幸福嘲笑。

幕后 不要这样粗暴！无论什么地方，你都表示出自己的本性。

国王 （听）决不允许这样横暴无礼。谁这样挨骂呀？（随了声音看，吃惊）哎呀！这是一个小孩子，两个女苦行者看管着他，一点没有小孩子的样子——

他用手打一个小狮子！把它拉向自己的身边，
小狮子正在吃着奶，在母狮怀里把鬣毛弄乱。

〔小孩子和二苦行女上，正如刚才描写的。

孩子 张开嘴！喂，小狮子！张开嘴！我要数你的牙。

第一女 你这个淘气孩子！你为什么逗这些野兽呢，我们把它们看成自己的孩子？你仿佛是在生气。仙人们给你起了个名字，叫做征服一切者，是完全正确的。

国王 为什么我的心爱这个小孩子，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呢？
（沉思）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孩子，我才这样喜欢他。

第二女 这个母狮子会把你撕碎，如果你不放开她的小狮子的话。

孩子 （微笑）哎呀！我真害怕她了。

国王 （吃惊）

这个小孩子依我看就是勇气的根源，
像是柴堆里的烈火，发出闪闪的光焰。

第一女 孩子呀！把这野兽的太子放了吧！我要给你一件玩意儿。

孩子 在什么地方？给我吧！

国王 （看他的手）这手上竟有轮王相。因为——

他伸出手来，要一件心爱的东西，
指头间联系着一幅薄薄的肉网，
就像一朵花瓣几乎联在一起的莲花，
明艳的朝霞催促着它开放。^{〔45〕}

第二女 苏毗罗多！空口说白话不能使他满意。你去到我的草棚

里去,那里有一个给仙人的儿子曼迦诺迦玩的用土做成的涂了颜色的孔雀,请把它拿来!

第一女 是。(下。)

孩子 我现在先同小狮子玩一玩吧。

苦行女 (看,笑)放了它吧!

国王 我非常喜欢这个难以管教的孩子。(叹息)

无缘无故地笑起来,露出了娇小的牙齿,

含混不清的句子嘴里面说了又说,

钻在怀里,蹬脏了自己的衣服。

带着这样孩子的父母是多么快乐!

苦行女 (竖起指头来威胁)喂!你真不理我呀?(向旁边看)仙人的孩子们有谁在这里吗?(看到国王)先生!请你过来,把那个小狮子从这个抓住死不放手的孩子的手里解救出来吧!

国王 好吧。(走近,微笑)喂,大仙的小孩子呀!

你爸爸在净修林里居住。

他的乐趣就是保护牲畜。

你却违反了净修林的规矩,

正像黑色小蛇伤害栴檀木。

苦行女 先生呀!这不是仙人的孩子。

国王 从他的举动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的举动与他的外貌是相适应的。根据他所住的地方,我就猜错了。

[他按照她的愿望把小孩和小狮子分开,他抚摩小孩,感到愉快。独白。

我只抚摩了一下别人的孩子,

我的四肢竟然感到这样的愉快。

那一个养育这孩子的幸运的人,

不知什么样的幸福充满了他的胸怀!

苦行女 (看他们俩)真奇怪,真奇怪!

国王 女士! 什么奇怪呀?

苦行女 小孩虽然同你全没有关系,但是你们长得样子却相似,这很使我吃惊。我也吃惊,他并不认识你,但是他那样顽皮,你却能使他改过来。

国王 (抚爱小孩子)如果他不是苦行者的孩子,他姓什么呢?

苦行女 他姓补卢。

国王 (独白)他怎么同我是一家呢? 这真可能吗?(高声)这就是补卢后裔家传的办法——

为了保护世界,他们先住在粉刷洁白的宫中,

然后他们就隐居到林子里去,在树下修行。

但是这个圣地并不是凡人们可以随便进来的。

苦行女 正如先生所说的。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因为同天女有关系,所以才来到天师的这座苦行林里。

国王 (独白)好吧! 我又有了希望了。(高声)她是哪一位王仙的夫人呢?

苦行女 他遗弃了自己的合法的夫人,谁愿意提到他的名字呢?

国王 (独白)怎么她这说法竟指的是我呢? 现在让我问一下这个孩子的母亲的名字。(沉思)但是管别人的老婆的事是不道德的。

第一女 (手里拿着土孔雀上)萨哩伐达摩诺^[46]! 你看这鸟多好看呀!

孩子 (看了一眼)我妈妈在哪里呀!^[47](二人笑。)

第一女 他很爱他妈妈,相似的声音竟把他骗了。

第二女 她只告诉你,要你看一看,孔雀多漂亮呀。

国王 (独白)他妈妈怎么会叫沙恭达罗呢? 也许是名字相同。但愿这个机会不要像海市蜃楼一样让我失望。

孩子 阿姨！这个能活动的孔雀，我很喜欢。（拿这玩具。）

第一女 （困惑地向周围看）哎呀！他手腕上的护身神草怎么不见了！

国王 女士！不要慌！他同小狮子玩的时候丢掉了。（想去拾。）

二女 不要动，不要动！（看）怎么他竟拿起来了！

〔二人惊惶地把手放在胸膛上，互相看。〕

国王 你们为什么禁止我去拿呢？

第一女 先生请听！这个名叫“不可克服者”的神草有大威力，是在举行小孩子出胎礼时，尊者摩哩遮给他的。如果掉在地上，除了他父母和他自己以外，谁也不能拾。

国王 别人拾了又怎样呢？

第一女 那它就会变成蛇，咬他。

国王 两位女士在别的时候亲眼看到过这样的事吗？

二人 不止一次。

国王 （兴奋）那么我现在为什么不能对已满足了的希望而欢喜呢？（拥抱小孩子。）

第二女 苏毗罗多！来！我们俩到沙恭达罗那里去，告诉她这消息，她真给那些戒规折磨够了。（下。）

孩子 松开我！我要去找我的妈妈。

国王 儿子呀！你同我一块去使你妈妈高兴一下吧！

孩子 豆扇陀才是我的爸爸呢，你不是。

国王 （微笑）你反驳我也让我高兴。

〔沙恭达罗上，梳着一条辫子。〕

沙恭达罗 （迟疑）我听说萨哩伐达摩诺的神草甚至在应该变的时候仍然保持了原来的样子，我对我的命运失掉了信心；也可能是弥室罗计尸对我说的预言现在实现了。（来回地走。）

国王 （看到沙恭达罗，又喜又忧）哎呀！那是沙恭达罗——

她穿着深灰色的衣服，头上一条辫子，由于忏悔，脸上神采黯淡。

她的举动纯贞，我却是无情无义，使得她守着长期离别的誓愿。

沙恭达罗（看到因痛苦而失色的国王，迟疑）这不是我的丈夫吗？不然谁敢用手来侵犯我的带了护身灵符的孩子呢？

孩子（走向母亲）妈妈呀！这里一个生人叫我“儿子”。

国王 亲爱的！我待你太粗暴了。但是粗暴已经转变成柔情。我希望你能够体谅我。

沙恭达罗（独白）我的心哪，你要安静，你要安静呀！我现在苦尽甘来，转了运了。这真是我的丈夫。

国王

好哇，亲爱的！我的记忆恢复，你又站在眼前。

月蚀以后，卢醯尼又同月亮在一起团圆^[48]。

沙恭达罗 万岁（胜利），万岁（胜利）！（说了一半，声音为眼泪所阻，说不下去。）

国王 亲爱的！

虽然“胜利”这个字为眼泪所阻没有说全，我却已经得到了胜利；

因为你那淡红的樱唇，你那没加修饰的玉容，我又看在眼里。

孩子 妈妈，这是谁呀？

沙恭达罗 孩子呀！你去问一问命运吧！（哭。）

国王

亲爱的！我遗弃过你，请你把不愉快的感觉从心头清扫！

我当时反正是有那么一点糊涂油迷了心窍。

因为一时迷糊了的人遇到喜事就往往这样，
一个盲人会怀疑投到他头上的花环是毒蛇而把
它掷掉。

〔他跪到沙恭达罗的脚下。

沙恭达罗 请你站起来，站起来！一定是我前生做了什么恶事应该受苦，所以在那些日子里我才遭到苦难，我的丈夫虽然性格温柔，当时竟也变得毫无情义。

〔国王站起来。

沙恭达罗 陛下怎么样又忽然想起了我这薄命的人来？

国王 把心里这一股别扭劲去掉，再告诉你。

亲爱的！我以前心里糊涂，落魄失神，
没看到一滴泪珠滴上你的樱唇。
现在它又沾着你的微弯的睫毛，
先擦掉它，我才能去掉悔恨之心。

〔他这样做。

沙恭达罗 （擦泪时看到他的戒指）郎君呀！这是不是那个戒指？

国王 是的。奇迹般地找到了戒指，我的记忆才恢复了。

沙恭达罗 的确是它的力量，郎君对于我才恢复了那难得的信任。

国王 那么就让蔓藤再与它的花朵结合吧，它愿意同春天在一起。

沙恭达罗 我不相信它了。郎君你戴上吧。

摩多梨 （上）真幸运哪！陛下高兴地同你的合法的夫人重逢，又看到小儿子的面孔。

国王 只是由于朋友的力量，我才能够偿了我的宿愿。摩多梨！
这件事情因陀罗知道不知道呢？

摩多梨 （微笑）天神们什么不知道呢？你过来！尊者摩哩遮想见你一见。

国王 亲爱的！领着我们的儿子！我同你一块去看一看尊者吧。

沙恭达罗 你陪着我去见师傅,真有点害羞。

国王 在碰到这样喜事的时候,常礼是要遵守的。来吧!(来回地走。)

[摩哩遮上,同阿底提坐在一起。

摩哩遮 (看国王)达刹衍尼!

这个人替你的儿子打了头阵,
他名叫豆扇陀,是地球的主人。
有了他的弓,因陀罗的金刚杵,
就失去作用,只算是一件装饰品。

阿底提 从他的外表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是威猛无敌的。

摩多梨 地球之主呀! 诸神的父母正用慈爱的眼光看着你哩,过来吧!

国王 摩多梨!

仙人是否把他们称做有十二种形象的阳光的源泉?

他们是否诞生了三界的主人,祭品分享者的神仙?

超过梵天的毗湿奴是否就选择他们那里作为降生之地?

他们是否是达刹和摩哩质的儿女,上面隔一代就是梵天?

摩多梨 是的。

国王 (下跪)因陀罗的仆人豆扇陀向你们俩致敬。

摩哩遮 孩子呀! 愿你长久保护世界!

阿底提 儿子呀! 愿你无敌!(沙恭达罗带了儿子跪在脚下。)

摩哩遮 女儿呀!

你的丈夫就像因陀罗,你的儿子就像阇衍陀。

说别的祝福都配不上你,愿你像补路弥^[49]一样
快乐。

阿底提 孩子呀! 要敬重丈夫! 希望这一个孩子长久成为你们俩
的光荣! 过来坐下吧! (都坐下。)

摩哩遮 (一个个叫过)

好哇! 忠贞的沙恭达罗,尊贵的后嗣,还有陛下
你自己,
信仰,财富,行动:这三件东西在这里联合在一
起。

国王 尊者呀! 我先满足了我的宿愿,然后又看到你,你的恩惠真
是前所未闻的。尊者请看——

先开花,后结果,
云先布,雨后落。
因果的规律原来就是这样,
我的幸福却先你的恩惠而降。

摩多梨 陛下呀! 万物之父就是这样加恩于人们的。

国王 尊者呀! 你的这个侍女是用乾闥婆的方式同我结的婚。过
了不久,她的亲属就把她送到我那里去。因为我的记忆力坏
了,我拒绝收留。因此我就做了一件对不起你的同宗尊者干
婆的事情。以后,我看到这个戒指,我才想起来,我们以前结
过婚。这我觉得简直像奇迹似的。

正如一只大象,明明看在眼里,
看到它走动,我却还在怀疑。
等到看见它的蹄子,才承认它是象,
我心里的变化也就是这样。

摩哩遮 孩子呀! 不要再责备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因为你失去了
意识才这样的。你请听——

国王 我敬听。

摩哩遮 降落到仙女庙之后，弥那迦就带了因遭受遗弃而痛苦的沙恭达罗，到达刹衍尼那里去。由于禅定的力量，我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因为达罗婆婆赌过咒，所以你就把合法的忠诚的夫人给忘记了，等你看到这个戒指，诅咒的力量才消失。

国王 （叹息，独白）这样就没有人再责备我了。

沙恭达罗 （独白）好哇！我的丈夫不是有意遗弃我。他没有真忘记我。那个诅咒我大概因为心里想到别的事情没有听到，我的朋友却听到了，她们爱护我，只说：“你要把戒指给你的丈夫看！”

摩哩遮 孩子呀！你现在已经知道真相了。作为妻子不能再生气了。你看——

你由于诅咒而被遗弃，你丈夫因记忆失灵而态度傲慢。

现在呢，你的地位又被恢复，他的心头已经扫除了黑暗。

正如镜面弄脏了的镜子上照不出影子来，
镜面干净的镜子，影子很容易照在上面。

国王 正如尊者说的。

摩哩遮 孩子呀！你看到沙恭达罗给你生的这个儿子，心里高兴吗？他的那一些出胎礼等等仪式都是我遵照规矩举行的。

国王 尊者呀！他是我家里的支柱。

摩哩遮 你要知道，由于他的英勇的天性，他会成为一个转轮圣王。请看——

不久，他这个所向无敌的勇士就会坐在毫不摇动的车上，

去征服包括了七个大洲的世界，跨过海洋。

在这里,因为他能驯服野兽,就被称做萨哩伐达摩诺,
以后,由于他是世界的栋梁,还会得到一个徽号:婆罗多。

国王 他是在尊者的教育下长起来的,我相信,他一切都会做到。
阿底提 现在也让所有的希望都得到满足的女儿把事情的经过告诉干婆。弥那迦在这里侍候我,她就在跟前。

沙恭达罗 (独白)女尊者把我的心愿都说出来了。

摩哩遮 由于苦行的神力,这一切干婆都会知道的。(沉思)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他的女儿带了儿子已经同她的丈夫团圆了。
喂,谁在这里呀?

徒弟 (上)尊者! 我在这里。

摩哩遮 伽罗婆! 你带了我的话,驾着云,把可喜的消息告诉干婆先生,就说:沙恭达罗已经得了儿子,逃出了达罗婆婆的诅咒,恢复了记忆的豆扇陀把她带走了。

徒弟 遵命!(下。)

摩哩遮 (对国王)孩子呀! 你也带了老婆、孩子,同你的伙计一同登上因陀罗的车回你的首都去吧。

国王 遵命!

摩哩遮 因为现在——
愿因陀罗给你人民充足的雨量!
你也要多多祭祀,使得他满意。
在无量万千年中,你们俩互相帮助,
天上地下两界的人民都能够互利。

国王 尊者呀! 我要尽力去做。

摩哩遮 孩子呀! 我还可以加给你什么恩惠呢?

国王 尊者呀! 还有能超过这个恩惠的吗? 就这样吧!

愿国王为人民的幸福而精勤努力！
愿文学爱好者都崇拜萨罗萨伐底^[50]！
愿自存自在的弥遍宇宙的湿婆大神，
把我同再生永远地割断了联系^[51]！
〔全体下。

——剧 终

注 释

* 梵文原本并没有剧中人物表。为读者便利起见,特附此表。

* * 梵文原本序幕,以及以后的各幕,幕数和名称都写在后面。为便利读者起见,我把序幕及各幕幕数写在前面。

[1]指的是水。

[2]指的是火。

[3]指的是祭师。

[4]指的是以太。

[5]指的是日与月。

[6]指的是大地。

[7]指的是空气。

[8]在马的两耳之间竖上一个拂尘,表示这是御马。拂尘多半是犛牛尾做成的。

[9]一种水草。

[10]意为“妙语者”。

[11]印度习惯不允许种姓间的通婚。国王疑心沙恭达罗属于婆罗门种姓。

[12]对苦行来说,一般的障碍都是魔鬼造成的,因而是无形的。这只大象却是一个有形体的东西。

[13]一种水草,学名是 *Trapa Bispinosa*。

[14]陀哩商古的故事见于史诗“罗摩衍那”,精校本 1.56 – 59。陀哩商古是一个正直虔诚的王子。他举行了一个祭典,想肉体飞升。他最初请求仙人婆尸释塔帮助他,遭到拒绝。又请求他的一百个儿子,被他们骂了一顿。最后毗奢蜜多罗来给他主持祭典。毗奢蜜多罗邀请群神参加,他们都拒绝不到。他生了气,就用自己的神力把陀哩商古送上天去。刚到,就给

因陀罗和其他天神赶下来。落在半途,毗奢蜜多罗又把他托住。于是他就悬在天与地之间,变成了一个星座。

- [15]爱神被烧的故事见于“罗摩衍那”,精校本 1.22.10 – 13。爱神原来是有形体的。有一次他到湿婆神那里,想劝湿婆爱自己的老婆。但是碰巧湿婆正在断欲苦行。他把爱神痛骂了一顿,从眼里射出火焰来,把他的身体烧成了灰。
- [16]印度神话里的爱神带着一张甘蔗做成的弓,弦是蜜蜂堆成的,有五只尖上带着花朵的箭,从人的五官射入心中。
- [17]爱神曾战胜过一个海怪,后来就把他画在自己的旗子上。
- [18]参阅本书第 49 页“神圣的称号仙人前加上国王”。
- [19]男女相爱,既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而且也不举行任何仪式,就结成了夫妇。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在印度叫做乾闥婆式。见《摩奴法典》,三,二十一。
- [20]根据印度古代的迷信,谁要是得罪了有道行的仙人,仙人就诅咒他,而诅咒的话一定会实现。沙恭达罗正害着想思病,大仙人达罗婆婆来到,她对他有些轻慢,大仙人就说出了诅咒的话。
- [21]毗湿奴,印度神名。
- [22]这故事出于印度神话。内容是:女神波罗婆抵有一天欲心大盛,倚在舍弥干上休息。树身内因而产生了高热,后来就爆发成为火焰。
- [23]舍罗弥释塔是魔王的女儿,耶夜底的妻子。耶夜底是豆扇陀的祖先。
- [24]古代印度国王收六分之一的粮食,当做地租。
- [25]意思是,物各有所属,正如妻子与丈夫。
- [26]形容女人眼睛的美。古希腊荷马的史诗里常用牛眼来形容一个人眼睛的美,是同一性质的比喻。
- [27]梵文 Pumsavana。妇人怀胎三月,祈祷胎儿成为男孩子,故名成男礼。
- [28]意思是:使她怀了孕。
- [29]根据印度传说,虽然水乳交融,天鹅能够从里面把牛奶取走。
- [30]根据印度神话,迦罗尼弥是一个百头百臂的阿修罗,常与天神战斗。
- [31]那罗陀是一个大仙,是梵天所创造的十生主之一,通常就称做梵天的儿子。他常常作为天神的使者来至人间。

[32]恶魔的名称。

[33]指的是毗湿奴,半人半狮是他的化身之一。

[34]朝霞。

[35]根据印度神话,太阳神坐在车上,七匹绿色的马拉着这辆车子,他前面坐着御者,一个没有腿的青年,名字叫做阿噜诺,就是朝霞的化身。

[36]印度神话把天空分为七道(mārga 或 patha),每一条道都有一种特别的风吹过。

[37]七道的第二道是太阳走的道,这一道的风叫做补罗婆诃。

[38]有一个阿修罗叫做婆梨,由于他的精勤,获得了天、地和地狱三界的统治权。毗湿奴想把他赶走,就变为一个侏儒,来到婆梨面前,向他乞求三步能跨的地方。他答应了他。毗湿奴于是立刻就变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第一步就把婆梨赶出了地球,第二步把他赶出了天空,只把地狱留给他。

[39]根据印度神话,恒河发源于毗湿奴的脚指头上,然后流过天空,降到地上。

[40]摩哩质的儿子名字叫迦叶,就是下面出台的摩哩遮。据印度神话,他是神、魔、人类、鱼类、爬虫类和所有的动物的父亲,因此,他又算是生主之一。他的老婆是阿底提。天帝因陀罗是他们的儿子。

[41]因为是摩哩质的儿子,故名摩哩遮。

[42]这一首诗描写苦行者站在那里苦修的情况。他一动也不动,所以蚁垤竟埋了他的半身,鸟竟在他头上做起窠来。

[43]阿底提的另一个名字。

[44]指的是摩哩遮。

[45]根据印度传说,大人物(mahāpuruṣa)有三十二相,其中第二十七相是手足缦网相(jālāvanaddha-hasta-pada),就是指的这个。

[46]意思是“征服一切者”。

[47]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原文是 śakuntalāvaṇyam,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是 śakunta,意思是“鸟”;一个字是 lāvaṇya,意思是“好看”。连起来念的时候,就会念成 śakuntalā——,这就是“沙恭达罗”,是孩子母亲的名字。

[48]月亮运转一周要用二十七天。印度人就把天空分为二十七个星座,月亮

每天经过一个星座。中国管月亮叫做“太阴”,但是在印度,月亮却是男性。印度人于是就把二十七星座幻想成月亮的二十七个老婆。在这二十七个老婆中,据说月亮最爱的就是第四个,名字叫卢醯尼。

[49]补路弥是因陀罗最宠爱的老婆,阇衍陀的母亲。

[50]萨罗萨伐底是文艺女神。

[51]古代印度人相信轮回。每一个动物都根据自己的所作所为而再生。行为好的上生天堂,行为坏的生为畜类,有因必有果,因而就生死流转,轮回不息。古代印度宗教就是教人修行,跳出轮回。

优哩婆湿

〔印度〕 迦梨陀娑 著

缺 页

译本前言

印度古代最伟大的诗人迦梨陀娑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陌生的了。他的抒情长诗《云使》,几百年前已经译成了藏文,前几年又有了汉文译本。他的剧本《沙恭达罗》,不仅在最近八十年内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介绍到中国来,到现在已经有了十种以上的汉文译本,而且还被搬上了中国舞台,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

很多读者不满足于尝鼎一脔,他们还希望多了解一下这一位伟大的诗人。因此,我现在又从梵文原文把他的第二部名剧《优哩婆湿》译了过来。

在印度,《优哩婆湿》的版本是比较多的。因为这个剧本在人民中流传广,时间又长,版本多是必然的。究竟迦梨陀娑的原文是什么样子,现在已经无从推断。梵文学者在这方面做的工作还做得很不够,因此也就没有一种比较为大家所承认的权威本子。我的译文根据的是 Sītārāma Caturvedī 编订的《迦梨陀娑全集》(Kālidāsa-granthāvalī), Akhila bhāratiya vikrama-parīṣad 出版。从校刊学的观点上来看,这不是一个理想的本子。但是我目前只有这一个本子,也就只好根据它来翻译了。

至于“优哩婆湿”这个故事的演变情况,以及我对于这个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一些体会,都见于本书附录《关于〈优哩婆湿〉》那篇文章中,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1962年7月8日

剧中人物表

(以登场先后为序)

舞台监督

助理监督

天女们,其中有蓝婆、娑呵阇尼耶、弥诺迦等。

国王补卢罗婆娑

御者

优哩婆湿

质多罗离迦

质多罗罗多

丑角摩那婆迦

宫女尼补尼迦

皇后奥湿那哩

随从等

迦罗婆——婆罗多的弟子

毗罗婆——婆罗多的弟子

侍从罗陀弊耶

吉罗陀人

耶婆尼

女苦行者萨提耶婆底

国王的儿子阿优婆

那罗陀

序 幕

吠檀多囊括了天和地把他称做唯一的真人，
“伊师婆罗”这个尊号加到他身上才恰如其分，
那些控制住感官的人在内心深处追寻着他，
愿这用虔诚和瑜伽得以接近的湿婆保佑你
们！^{〔1〕}〔一〕

〔诵献诗终。

舞台监督 不必再罗嗦了。（注视着后台）伙计呀，就出来吧！

〔助理监督上。

助理监督 先生，我来了。

舞台监督 伙计呀，在座的各位听众都看过以前那些作家的剧本。

我想给他们演一出迦梨陀娑的新剧。请告诉他们，演每一个
角色的都要当心。

助理监督 遵命，先生！（下。）

舞台监督 现在我且告诉一下这些知书识礼的听众们。（鞠躬）

为了对朋友们表示恩惠，对这出戏和这个人表
示尊敬，

愿在座的先生们对迦梨陀娑这个剧本倾耳细
听！〔二〕

幕后 先生们保护我们吧，保护我们吧，只要你们是神仙的伴侣，
只要你们能上天来！

舞台监督 （倾听）哎呀，我刚说完了话，天空里就像有鸮在哀鸣，

这是什么声音呀？

是为花香所陶醉的蜜蜂的声音？

是印度杜鹃的深沉的叫声？

还是女人唱出了轻柔甜蜜的歌，

在神仙们居住的天空中？〔三〕

(沉思)好吧！我知道——

天女从那罗延^{〔2〕}的腿中生出，

她去朝拜了盖拉莎山之主^{〔3〕}；

回家的路上给神仙的仇敌捉住，

天女们正为了求救而惊呼。〔四〕

(下。)

——序幕终

第一幕

〔天女们上。〕

天女们 先生们保护我们吧,保护我们吧,只要你们是神仙的伴侣,只要你们能上天来!

〔国王补卢罗婆婆同御者上,国王坐在车上,幕还没有拉起。〕

国王 不要再喊了!我是补卢罗婆婆,礼拜了太阳才回来;你们到我这里来,告诉我,你们为什么要求保护?

蓝婆 恶魔在捣乱。

国王 怎么,捣乱的恶魔竟欺负了你们吗?

蓝婆 大王请听!当伟大因陀罗为某人的苦行所震惊的时候,我们亲爱的朋友优哩婆湿就是他的得心应手的武器^[4];罗克湿迷^[5]和瞿哩^[6]都因为自己长得美丽而骄傲,她却使她们感到羞愧;她是天上的一件装饰品;她同质多罗离迦一块儿从俱毗罗^[7]的宫殿里回来的时候,在半路上,给一个恶魔捉走了。

国王 你知道那一个混蛋向哪一个方向逃走的吗?

天女们 向东北。

国王 那么,你们就不要着急吧!我想办法把你们的朋友抢回来。

天女们 你有这举动真不愧是月亮世系^[8]的后裔。

国王 你们在哪儿等我呢?

天女们 就在醯摩拘吒^[9]山顶上吧。

国王 御者！你赶着马赶快往东北跑！

御者 谨遵万岁爷的旨意！（按照命令动作起来。）

国王 （感觉到车行的速度）好哇！好哇！车子走得这样快，连那先出发的金翅鸟我们都可以赶得上了，何况那一个神仙的敌人呢？

车子前面滚动着一团团尘土形成的云彩；
轮辐的数目仿佛增加了一倍，车轮转动得快；
马头上的拂尘^[10]像在画上一样一动也不动；
在疾风吹拂中，旗子直挺挺地伸展开来。〔一〕
〔国王和御者乘车下。

娑呵阇尼耶 朋友呀！王仙^[11]已经走了。我们也到约定的那个地方去吧！

弥诺迦 朋友呀！我们就这样吧！（作攀登醯摩拘吒峰状。）

蓝婆 王仙能够把我们心头上的刺拔掉吗？

弥诺迦 朋友呀！你不必怀疑！

蓝婆 我想，恶魔是难以打败的。

弥诺迦 在打仗的时候，连伟大因陀罗都恭恭敬敬地把他从地上请了去，放在军队的最前面，好帮着神仙们打胜仗。

蓝婆 无论如何愿他胜利！

弥诺迦 朋友们呀！你们都放心吧，你们都放心吧！王仙的车子已经看到了，上面插着一面画着鹿的旗子，在风中招展。我想，他从来不会失败回来的。

〔天女们作了望状。

〔国王坐在车上和御者同上，优哩婆湿上，她由于害怕而闭了眼睛，质多罗离迦用右手扶着她。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你放心吧，你放心吧！

国王 美人呀！你放心吧！

不要害怕！神仙的敌人已经逃走；
因为因陀罗的威力保卫着三界。
你就睁开眼吧，胆小的人呀！

正像是晨光来临莲花就要绽开。〔二〕

质多罗离迦 她现在还活着，她还喘气哩，为什么她还不醒过来呢？

国王 她受惊受得太厉害了。因为：

她的心还在跳动，
上面压着曼陀罗花环，
她不时喘上几口气，
两个乳房沉甸甸。〔三〕

质多罗离迦 （满怀同情）朋友优哩婆湿呀！你安心吧！你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天女了。

国王

她的心娇嫩又温柔，
她简直吓得胆战心惊；
她那两个乳房中间，
衣裳边也在索索抖动。〔四〕
〔优哩婆湿醒了过来。〕

国王 （愉快地）质多罗离迦呀！你真应该谢天谢地。你的亲爱的朋友苏醒过来了。你看哪：

月亮出来驱黑暗，
火焰升起没了烟，
泥沙沉底恒河清：
她神志清明复了原。〔五〕

质多罗离迦 朋友优哩婆湿呀！你安静一下吧！三十三天那些神仙们的仇敌、那些混蛋恶魔，都给大王打跑了，他是被难人的

救星。

优哩婆湿 （睁开眼睛）我是那位具有神通力的伟大因陀罗救出来的吗？

质多罗离迦 不是伟大因陀罗，而是王仙补卢罗婆婆，他的力量跟伟大因陀罗一样大。

优哩婆湿 （看着国王，独白）我给那个恶魔头子一抓，反而成全了一件好事。

国王 （看着优哩婆湿，独白）所有的那一些天女，不但没有能引诱仙人那罗延，当她们看到他腿里生出的这个女子的时候，都又羞又愧了。我想，她也不会是一个苦行者的女儿。因为：

是生主^{〔12〕}创造了她？

是月亮光辉闪闪？

是欣赏美丽的爱神？

是繁花灿烂的春天？

念吠陀念得呆头呆脑，

一个年纪挺老的大仙，

他已经弃绝了爱欲，

怎能生出这样的婬娟？〔六〕

优哩婆湿 朋友质多罗离迦呀！我们的朋友们都到哪里去了？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这一位解除了你的恐惧的大王知道。

国王 （看着优哩婆湿）你的朋友们难过极了。小姐请看一看吧！

美丽女郎呀！你站在路上，

有人碰巧瞅了你一瞅，

离开了你，他也会难过，

何况是你那些亲爱的朋友？〔七〕

优哩婆湿 （独白）你的话真是像甘露一般。甘露来自月亮，那又有什么奇怪呢？（高声）我的心急切想看一下我的朋友们。

国王（用手指）

美丽女郎呀！你的朋友们
都从醯摩拘吒山头看着你的脸；
好像是月亮从天狗的嘴里逃出，
全世界的人都仰起脸来看。〔八〕
优哩婆湿贪恋地看着国王。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你看的什么东西呀？

优哩婆湿 我想用两只眼睛把那个同情别人的人喝下去。

质多罗离迦（微笑着）那是谁呀？

优哩婆湿 那一个可亲可爱的人。

蓝婆（愉快地了望着）朋友呀！那个王仙来了，带着我们亲爱的朋友优哩婆湿，还有质多罗离迦陪着她；他看上去就像是走近了毗释迦^{〔13〕}星座的月亮。

弥诺迦（仔细看）朋友呀！我们是双喜临门，我们亲爱的朋友夺回来了，王仙的身体也没有受什么伤。

娑呵阁尼耶 朋友呀！你说得对，恶魔是很难战胜的。

国王 御者呀！这就是山顶了，把车子降下去吧！

御者 谨遵万岁爷的旨意！（作降车状。）

〔车一下降，优哩婆湿作震惊状，抓住国王。

国王（独白）车下降，对我是有好处的。

车子一降，大眼女郎害了怕，
她的身子直往我身上挨，
乐得我浑身上下汗毛竖，
就像是爱情长出了嫩芽来。〔九〕

优哩婆湿 朋友呀！你往前挪一挪吧！

质多罗离迦 不行。

蓝婆 让我们去向那一位对我们有大恩情的王仙致敬吧！

〔大家都走过来。

国王 御者呀！把车子停住吧！

正像那美丽的春天，
同开着花的春藤会面；
这一位眉目如画的女郎，
也想同自己的朋友相见。〔一〇〕

〔御者煞住车子。

天女们 谢天谢地，大王胜利归来了。

国王 你们见到了你们的朋友，也要谢天谢地。

优哩婆湿 （让质多罗离迦用手扶着，从车子上下来）朋友们呀！
你们来紧紧地拥抱我吧！我实在没有想到，还能够看见朋友们。

〔朋友们互相拥抱。

弥诺迦 （殷切地）无论如何，愿大王在千百劫^[14]中保护大地！

御者 万岁爷呀！从东方传来了一阵很大的声音，好像有一辆车子
飞驰而来。

有什么人戴着金手镯，
从天空里走到山上来；
好像是闪着电走的
那么一团乌黑的云彩。〔一一〕

天女们 （看望）哎呀，质多罗罗多来了。

〔质多罗罗多上。

质多罗罗多 （看到国王，肃然起敬）谢天谢地！您用无比的神勇，
给伟大因陀罗做了一件事情。

国王 哎呀，这不是干闥婆^[15]之王吗？（从车子上下来）欢迎你，
亲爱的朋友！

〔互相握手。

质多罗罗多 朋友呀！因陀罗从那罗陀^[16]嘴里听到优哩婆湿给计身^[17]抢走了，就命令干闥婆的军队去把她救回来。以后，我们从天国歌手们那里听到您那胜利的故事，我们就到这里来看您了。您应该带着她去看尊者因陀罗。您真是做了一件让尊者因陀罗十分高兴的事情。看哪：

以前，那罗延生了她，
把她交给了因陀罗；
现在，您是他的朋友，
又从恶魔手里把她抢夺。〔一二〕

国王 朋友呀！不是这样子。
打败了他的敌人的，
是因陀罗的力量；
山洞里传出的狮子吼，
也能够杀死大象。〔一三〕

质多罗罗多 真是这样。谦虚是勇武的装饰品。

国王 朋友呀！我现在没有空去看因陀罗，你就把她带到天主那里去吧！

质多罗罗多 就按照您说的办吧！这里来，这里来，姑娘们！
〔天女们下。〕

优哩婆湿 （偷偷地）朋友质多罗离迦呀！我不好意思跟我的恩人说话，你能替我说吗？

质多罗离迦 （走近国王）大王呀！优哩婆湿想告诉你，她要把大王的声名像自己的爱友一样带到天上去。

国王 再见吧！

〔所有的天女同干闥婆都作登天状。〕

优哩婆湿 （作飞升时遇到阻碍状）哎呀！我的珍珠项链挂在蔓藤枝子上了。（利用这个借口，看着国王）朋友质多罗离迦呀！

你把它解下来吧！

质多罗离迦 （看着她笑）挂得很紧，简直没有办法解下来。

优哩婆湿 不要开玩笑，还是解吧！

质多罗离迦 虽然看起来很难解开，我仍然要去解。

优哩婆湿 （微笑）亲爱的朋友呀！请你记住你自己这一句话吧。

国王 （独白）

蔓藤呀！你替我做了一件好事儿，

你让她晚走了一会儿，

我看到她那慌张模样，

眼珠子转到了眼角上。〔一四〕

〔质多罗离迦把项链解开，优哩婆湿看了国王一眼，叹息了一声，看着朋友们飞升上去。〕

御者 万岁爷呀！

侮辱天帝的恶魔，

给你的箭赶进大海；

正像大蛇钻到洞里去，

你的箭又回到箭壶里来。〔一五〕

国王 把车赶过来吧！我要上去了。

〔御者这样做了，国王作上车状。〕

优哩婆湿 （含情脉脉地看着国王）我还想再看到我的恩人。

〔优哩婆湿跟干闥婆和朋友们同下。〕

国王 （看着优哩婆湿车子的辙迹）哎呀！爱神总是让人追求难以得到的东西。

那一个天女正往上飞升，

升入祖先住的中天中；

她把我的心从腔子里挖走，

好像天鹅从藕里把丝抽空。〔一六〕

〔同下。〕

——第一幕终

第二幕

〔丑角上。〕

丑 哎呀呀！就好像是一个赴宴的婆罗门，看到那些非常好吃的东西，控制不住自己的舌头一样，我听了国王的秘密，也无法控制我的舌头，不对人说。在国王从法座上走下来以前，我且在这僻静的地方站上一会，这里离王宫近。（走来走去，到处看，两手捂住嘴，待在那里。）

〔宫女上。〕

宫女 皇后，迦湿王的女儿告诉我说：“喂，尼补尼迦呀！大王自从礼拜了薄迦梵^[18]太阳神回来以后，总是失神落魄的。你到摩那婆迦^[19]先生那里去了解一下，国王究竟是想些什么。”我怎样骗一下那个婆罗门呢？我想，他也许不能长久给国王保守秘密，就像草叶的尖不能长久留住露水珠一样。我先去找他。（边走，边了望）哎呀！摩那婆迦先生正坐在那里，想什么事情，一动也不动，像一只画上画的猴子。我到 he 那里去吧！（走近他）先生！我在这里向你施礼了。

丑 姑娘你好！（独白）我一看到这一个坏丫头，国王那些秘密好像是就要从我的心里冲出来了。（把嘴闭了闭，高声）尼补尼迦小姐呀！你丢下歌不唱，现在到哪儿去呢？

宫女 皇后命令我来找你哩。

丑 她有什么指示吗？

宫女 皇后说：“先生待我是很好的，我现在有了非常不习惯的痛

苦,他不会袖手旁观。”

丑 尼补尼迦呀! 有哪位亲爱的朋友做了让皇后不高兴的事情吗?

宫女 主子念念不忘的是什么人呀? 主子用哪一个女人的名字来叫皇后呀?^[20]

丑 (独白)怎么,难道说我们那位朋友自己已经泄露了秘密吗? 现在怎么能让我这个婆罗门控制住自己的舌头呢?(高声)国王是不是用优哩婆湿这个名字来喊皇后呢?

宫女 先生呀! 优哩婆湿是什么人呢?

丑 优哩婆湿是一个天女。自从看到她以后,国王就发了疯,他不但折磨自己,而且也把我这个从来不贪吃贪喝的婆罗门折磨得够受。

宫女 (独白)我已经弄清了主子的那难以猜透的秘密。(高声)^[21]我要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皇后。

丑 尼补尼迦呀! 请你把我的话告诉迦湿国王的女儿:“我要尽力阻挡我那位朋友,不让他去追求这个海市蜃楼。如果他看到皇后的莲花脸^[22],他就不会干这个事了。”

宫女 就照着先生的话办吧。(下。)

幕后 (宫廷诗人的声音)陛下万岁万岁!

你就像太阳一般,
给众生驱除黑暗,
一直驱到天地尽头,
我们应该把你礼赞。
太阳站在中天,
只站一会儿休息;
整整的一个白天,
你只休息六分之一。〔一〕

丑 (倾听)我那位亲爱的伙伴从法座上站了起来,到这里来了。
我且往旁边躲一躲。(下。)

——插曲终

〔国王害着相思病,同丑角上。〕

国王

自从那日见天女,
爱神花箭贯我胸;
神箭贯胸开了路,
天女进入我心中。〔二〕

丑 迦湿国王的女儿一定够受的。

国王 (看着他)我嘱托给你的那些秘密你都保守住了吧?

丑 (独白)真活见鬼,真活见鬼!我给那个臭丫头片子尼补尼迦
骗了。不然的话,我这老伙计为什么会问起这个来了呢?

国王 你怎么不说话呢?

丑 哎呀!我把舌头约束得这样严,连对你我都不想说什么话了。

国王 这是对的。我怎样才能痛快一下呢?

丑 喂!我们俩到厨房里去吧!

国王 为什么到那里去呢?

丑 在那里,我们俩看到烹调五种食品,我们那一肚子不痛快就会
烟消云散了。

国王 在那里,你想的那些东西,都能得到,你当然会高兴了。可
是我呢?我的愿望是难以满足的,我怎样能高兴呢?

丑 优哩婆湿小姐真没有来看你吗?

国王 这是什么意思呀?

丑 我想,你是不难得到她的。

国王 对于她的美丽,我实在非常偏爱。

丑 你这样一说,我的好奇心就更加加强了。难道优哩婆湿小姐真

是无比地美，正如我是无比地丑一样吗？

国王 摩那婆迦呀！要知道，把她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来描绘一番，是办不到的。因此，你就简短扼要地听一听吧！

丑 好哇！我洗耳恭听。

国王

她是饰品中的饰品，
她在珍宝中数第一；
朋友呀！她那无比的美，
任何东西也无法比拟。〔三〕

丑 那么，你发誓做折陀迦鸟^{〔23〕}，想喝天上的仙露。你现在到哪里去呢？

国王 对一个害相思病的人来说，除了逃避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去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就请先生指给我到后宫花园去的路吧！

丑 （独白）没有法子呀！（高声）请这边来吧！

〔二人来回地走。

丑 就要到后宫花园了。南风向你鞠躬致敬，迎接你这个客人。

国王 （了望）风有这个特点，是很自然的。因为它：

吹湿了春藤^{〔24〕}，
催茉莉花跳舞；
在我眼里看起来，
好像把它俩爱抚。〔四〕

丑 它就是这样依恋别的东西。（来回地走）这就是后宫花园了，请进去吧！

国王 伙计呀！你先进吧！

〔二人作进花园状。

国王 （作吃惊状）伙计呀！我到花园里来，是想来解闷的；现在知

道不对了。

为了消愁解闷，
我来到了花园；
仿佛给激流带走，
努力也是枉然。〔五〕

丑 为什么呢？

国王

我的心渴望那些难以得到的东西，
一开始，爱神^{〔25〕}就用五支箭把它射伤；
叶色灰黄的芒果树的幼芽给小风吹动，
这样的情景，我的心如何能够承当？〔六〕

丑 不要再难过了。爱神不久就会帮你的忙获得意中人，他会成为你的好朋友的。

国王 感谢婆罗门所说的话。

〔两个人来回地走。

丑 春天快要来到了，你看，这一座后宫花园多么令人神情舒畅呀！

国王 从每一棵树上，我都感觉到这一点。因为：

顶上红得就像是女子的指甲，
两边是黑的，这就是鸡冠花。
涂上一抹红晕，看上去怡情悦目，
含苞欲放的，是红色的阿输迦^{〔26〕}。
芒果树上长出了新的蓓蕾，
花顶上绽发出了黄色的花粉；
朋友呀！明媚的春光站在中间：
一边是美丽，一边是青春。〔七〕

丑 喂！那个凉亭盖满了蔓藤，里面有镶嵌着宝石的石头小桌；蜜

蜂撞来撞去,撞掉了许多花朵,它仿佛正用这些花朵来欢迎你哩。你就接受它这一番情意吧!

国王 就照你说的办吧。(来回地走,坐下。)

丑 现在,你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眼睛给那美丽的蔓藤吸引住,就把想念优哩婆湿的痛苦排除一下吧!

国王 (叹息)

虽然小花园里这些蔓藤,
开花开得连枝子都给压低;
我的眼睛已经看过她那俊俏模样,
在这里我根本看不出什么美丽。〔八〕

你还是想一些办法,让我满足我的愿望吧!

丑 (微笑)哎呀!伟大因陀罗爱上了阿诃利耶^[27],他有一个医生;你爱上了优哩婆湿,你有一个随从,那就是我;我和那医生,都发了疯。

国王 不是这样。只要有十分忠诚,就会知道怎样做好。你还是给我想一个办法吧!

丑 我就想一想吧。你可不能再用你那悲叹来打断我的思路呀!
(作沉思状。)

国王 (作感到征兆状,独白)

这个有着月亮一般脸庞的姑娘难以到手,
但是爱神却仍然督促着我去苦苦追求;
我想望的东西好像是已经如愿以偿,
一阵乐滋滋的味道蓦地兜上我的心头。〔九〕

(满怀信心地待在那里。)

〔优哩婆湿和质多罗离迦从天上下来。〕

质多罗离迦 喂!你也不说明理由,你现在要到哪里去呀?

优哩婆湿 (显出愉快的样子,但又有点羞答答的)朋友呀!在醯

摩拘吒山顶上的时候,我给蔓藤的枝子绊住,不能上天,你还笑过我;你为什么现在又问我要到哪里去呢?

质多罗离迦 你难道是要到王仙补卢罗婆婆那里去吗?

优哩婆湿 当然喽。我这举动有点不顾羞耻。

质多罗离迦 你派谁先到这里来的呢?

优哩婆湿 我的心。

质多罗离迦 可是你应该好好地考虑一下呀。

优哩婆湿 朋友呀!爱神逼着我来,我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呢?

质多罗离迦 那么,我也就没有别的话可说了。

优哩婆湿 请你把路指给我吧,好让我们俩毫无阻碍地走到那里去!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你放心吧!薄迦梵神师^[28]教给我们一个叫做卷头发^[29]的咒语,三十种恶魔都欺负不了我们。

优哩婆湿 哎呀!我的心竟把它忘掉了。

〔二人作徘徊状。〕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你看呀,你看呀!在圣水恒河和阎牟那河合流的地方,那一座城市波罗提斯陀那^[30]就立在那里,它仿佛在看自己那映在清水里的倒影;这一座城市的王冠就是王仙住的宫殿。

优哩婆湿 (殷切地了望着)的确应该说,天堂下降到这一座城里来了。(寻找)朋友呀!那一个同情受苦受难者的人在哪儿呢?

质多罗离迦 喂!让我们俩降落到这个仿佛是难陀那^[31]林的一部分的后宫花园里去,找他一下吧!

〔二人下降。〕

质多罗离迦 (看到了国王,兴高采烈)朋友呀!好像刚才出来的月亮在等候着光明一样,他在那里等你哩。

优哩婆湿 (了望)喂！现在大王看起来比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还要英俊。

质多罗离迦 是的。现在你过来,我们俩走过去吧！

优哩婆湿 我想先不要过去。我想利用我的隐身术,走到他身旁,听一听,他同自己身边的朋友,在这样一个寂静的地方,究竟说一些什么话。

质多罗离迦 就这样办吧。

〔二人按照她们所说的话做了。〕

丑 哎呀！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办法,让你同你的意中人会合。

〔国王沉默不言。〕

优哩婆湿 (酸溜溜地)那一个让他这样念念不忘、才感到心满意足有福气的女子是谁呢？

质多罗离迦 你为什么要模仿凡人呢？

优哩婆湿 朋友呀！我害怕由于神通力一下子就知道了这件事情。

丑 喂！我告诉你,我真想出了一个办法。

国王 那么你就说一说吧！

丑 你去睡一觉吧,你在梦里会碰到她的；否则,你就把优哩婆湿小姐的真容画在木板上,站在那里看。

优哩婆湿 (愉快,独白)你多么没有出息呀,我的心哪！放心吧,放心吧！

国王 两个方法都不好。你看哪：

我的心已经给爱神的花箭射穿，

我如何还能够在梦里同她相见？

见不到她,也无法把她的美貌来画，

在我的两眼里,泪水已经流干。〔一〇〕

质多罗离迦 你听见这话了没有？

优哩婆湿 朋友呀！听见了，可是我的心还不满意。

丑 我就只有这一点点聪明。

国王 （叹息）

她不知道我的心有多么痛苦，
她全不理睬我爱她是全神贯注；
我渴望同她会合不会有什么结果，
就让那带着五支箭的爱神作威作福。〔一一〕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你听到没有？

优哩婆湿 哎呀，哎呀！他把我想成这样子呀！（看着她的朋友）
朋友呀！我不好意思显身出来，站在他面前，回答他的话。我想写一首华丽多采的诗来回答他。

质多罗离迦 好哇！我同意。

〔优哩婆湿先作匆忙写字状，随即往下投。〕

丑 （看到诗，匆忙地）来呀，来呀！喂，这是什么呀？难道是掉下来了一张蛇皮，想把我吞掉吗？

国王 （看了看，笑起来）伙计呀！这不是什么蛇皮；这是一张贝叶，上面写着许多字。

丑 是不是那一位无影无踪的优哩婆湿小姐，听到了你的悲哀，为了表示她也爱你，才写了这些字母送到这里来的呢？

国王 只要有希望，就有达到这希望的道路。（拾起来，念了一遍，兴高采烈）朋友呀！你猜对了。

丑 嘻，嘻，好哇！一个婆罗门怎能说错话呢？那么你现在就请坐下，我想听一听，上面写了些什么。

优哩婆湿 好哇！先生呀！你真是一个君子。

国王 伙计呀！你请听！

丑 我洗耳恭听。

国王 你请听（朗诵）

主子呀！你把我想成那个样子，
就因为你爱我但不了解我的心；
我的身子虽然躺在可爱的珊瑚树^[32]下，
乐园里的微风却吹得我浑身如焚。〔一二〕

优哩婆湿 他现在要说些什么呢？

质多罗离迦 他的身子瘦得跟莲花梗一样，这已经说明一切了。

丑 谢天谢地！就像从我这个饥饿的婆罗门这里得到了祝福颂词一样，你这个害相思病的人得到了安慰。

国王 你还说什么安慰呢？

她写在贝叶上的这一首诗，
透露了她对于我的情思。
这美目女郎的睫毛向上卷，
她的脸仿佛靠近了我的脸。〔一三〕

优哩婆湿 那么，我们俩是彼此相爱呀！

国王 伙计呀！我的手直出汗，怕玷污了这些字母。我爱人亲手写的东西，你拿一下吧！

丑 （拿住）优哩婆湿小姐已经看到了你那爱情树上的花朵，现在她怎么会看不到上面的果子呢？

优哩婆湿 朋友呀！我的心渴望着看到他，我先忍一会；你露出真形，替我去说几句话吧！

质多罗离迦 好吧！（收起隐身术，走近国王）大王万岁万岁！

国王 （看到她，兴高采烈）欢迎小姐！（向旁边看）小姐呀！

只有你，没有你的朋友，
你还是不能够安慰我；
就像是在两河汇流的地方，
只有阎牟那而没有恒河。〔一四〕

质多罗离迦 云彩首先堆集起来，然后才打闪。

丑 (偷偷地)优哩婆湿为什么不来呢？我想，这一位大概是她的女伴。

国王 你请坐吧！

质多罗离迦 优哩婆湿给大王叩头，她让我来告诉你。

国王 告诉什么呢？

质多罗离迦 “当我给那可恶的恶魔捉住的时候，大王救了我。现在我又大大地受着爱神的折磨，想看到你，希望大王可怜可怜我吧！”

国王 哎呀，小姐呀！

你只看到了你那美丽可爱的朋友，
却没看到我这可怜的补卢罗婆娑；
爱神把爱情均分给我们两个人，
两块铁如果都热才容易结合。〔一五〕

质多罗离迦 (走近了优哩婆湿)朋友呀，过来！我发现，爱神对他比对你还要残酷，我现在就成了他的使者，回来了。

优哩婆湿 (收起隐身术)哎呀，你随随便便地就把我丢开不管了。

质多罗离迦 (微笑)朋友呀！过一会，我就会知道，究竟谁丢开谁了。你先来行一个礼吧！

优哩婆湿 (有点窘，走近了国王，鞠躬，羞答答地)胜利属于大王！

国王 (愉快地)美人哪！

我确实获得了胜利，
这个你已经说过；
但是你却并没有把胜利
归之于大神因陀罗。〔一六〕

(抓住优哩婆湿的手，让她坐下。)

丑 小姐呀！你为什么竟不向国王的朋友、我这个婆罗门致敬呢？

〔优哩婆湿微笑着向他鞠躬。〕

丑 祝小姐安乐！

幕后 （神仙的使者高喊）质多罗离迦呀！催一催、催一催优哩婆湿吧！

大圣婆罗多写的那一出戏，
具备着诗的八种情绪^[33]；
因陀罗想要看它上演，
还把四大天王请在那里。〔一七〕

〔大家都倾听，优哩婆湿表现出沮丧的样子。〕

质多罗离迦 我的亲爱的朋友听到了天使的话没有？请向大王告别吧！

优哩婆湿 我说不出话来了。

质多罗离迦 大王呀！优哩婆湿说：“我这个人是要听别人吩咐的。我希望大王会原谅我，我不愿意在神仙们跟前犯罪。”

国王 （费了好大劲，才勉强说出话来）我不阻挡你们俩执行主子的命令。可是不要忘记我这个人呀！

〔优哩婆湿显出惜别的样子，看着国王，同女友下。〕

国王 （叹息）朋友呀！现在我的眼睛白长了。

丑 （想把信拿给他看）这东西……（说了一半，停住了；显出沮丧的样子，对自己说）哎呀，糟糕，糟糕！我看到了优哩婆湿，简直是目瞪口呆，一时不小心，那封信从我手里掉出去，我都没有注意到。

国王 伙计呀！你要说什么话呀？

丑 我要说的就是：你不要难过，优哩婆湿十分爱你；虽然她离开这里，她对你的爱情也不会降低。

国王 我也这样想。她临离开的时候：

虽然身子自己不能做主，
她的心却是自由的；

她的胸部一起一伏地颤动，

就表示她把心留在我这里。〔一八〕

丑（独白）我的心直跳，说不定停一会万岁爷就要那一封贝叶信了。

国王 伙计呀！现在用什么东西来占住我的眼睛呢？（回忆）噢，你把那封贝叶信拿给我吧！

丑（四面八方地瞧，作出沮丧的样子）哎呀！看不到了。咳！那一封信跟着优哩婆湿上天去了。

国王（发怒）哼！傻子总是丢这丢那的。你找一找吧！

丑（站起来）它应该在这儿嘛！也可能在这儿，也可能在那儿。（作寻找状。）

〔迦湿国王的女儿，皇后带了宫女和随从上。

皇后 喂，尼补尼迦呀！你真看到我的丈夫同摩那婆迦一块儿到你谈到的那一座蔓藤亭子里去了吗？

尼补尼迦 难道我以前对主母说过什么谎话吗？

皇后 那么我就藏在蔓藤丛里，听一听他们说的私房话，看你说的究竟是真话，还是假话。

尼补尼迦 主母愿意怎样做，就怎样做好了。

皇后（来回地走，向前看着）喂，尼补尼迦呀！给南风吹着跑的看起来像是一块破衣服片子的，那是什么东西呀？

尼补尼迦（仔细看）主母呀！那是一片贝叶，给风吹得直转，上面好像有一些字。哎呀！它碰到主母脚镯的边了。（拾起来）为什么不念一下呢？

皇后 你先念一念吧！我想听一听，是否有什么让人高兴的东西。

尼补尼迦（这样做了）主母呀！这似乎跟那谣言有关。我猜，这是优哩婆湿写给主子的一首情诗。摩那婆迦先生一时疏忽，它就掉到我们两个的手里来了。

皇后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知道,里面说了些什么话。

〔尼补尼迦念。〕

皇后 (倾听)我现在就拿着它当礼物去看那位天女的情人。

尼补尼迦 是!

〔皇后带着随从向蔓藤亭子走去。〕

丑 (东张西望)喂,伙计呀! 那东西是不是给风吹着,吹到后宫花园附近那一座供游戏用的山边上去了呢?

国王 (站起来)春天的朋友,可尊敬的南风呀!

为了传布芬芳的香气,
你去偷蔓藤的花粉。
可是你究竟为了什么,
偷走我情人写的书信?
你也曾追求过安阁那^[34],
当然了解情人的心;
你会用一百种方法,
安慰害相思病的人。〔一九〕

尼补尼迦 主母,你看哪,你看哪! 那家伙在寻找那封信哩。

皇后 我看到了。不要说话!

丑 (垂头丧气)唉,真倒霉! 唉,真倒霉! 找了半天,找到的却是一根褪了色的孔雀尾巴上的毛。

国王 无论如何,我反正倒了霉。

皇后 (突然走上前去)夫君呀! 不必慌里慌张了! 信在这里。

国王 (窘态毕露)哎呀,皇后! 欢迎皇后!

丑 (偷偷地)现在事儿有点麻烦了。

国王 (低声)伙计呀! 怎样回答呢?

丑 (偷偷地)脏证拿在人家手里,小偷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国王 (低声)傻东西! 这不是开玩笑的时候。(高声)皇后呀! 我

找的不是这个，我是在寻找别的东西。

皇后 把自己的好事儿掩盖起来，是应该的嘛。

丑 夫人哪！赶快给他饭吃，他就不再发脾气了。

皇后 尼补尼迦呀！婆罗门给他那朋友想出的开心的办法够多妙呀！

丑 夫人哪！你看一看，连恶魔不也是一吃饭就开心了吗？

国王 傻东西！你给我加的罪太过火了。

皇后 你没有罪，我有罪，因为我这样一个你看着不顺眼的人竟站在你眼前。我还是离开这里吧。尼补尼迦呀！过来，我们走吧！（作发怒状，准备离开。）

国王 （跟着她）

我有罪了，美人哪！

请你不要再发火！

主人如果生了气，

奴才怎能没有罪过？〔二〇〕

〔国王跪下。〕

皇后 （独白）我千万可不要輕易地过分相信他这一套低头认罪的花样。可是，我又害怕，我坚决不妥协，将来会后悔。（离开国王，带着随从，下。）

丑 就像雨季的河水一样，皇后气冲冲地走了。站起来吧，站起来吧！

国王 （站起来）伙计呀！这并不奇怪，请看哪！

情人的好话说得再好，

也进不了女子的心；

正如那伪造的宝石，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不真。〔二一〕

丑 你这样是很好的。眼睛坏了的人不敢面对面地看灯光。

国王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我的心虽然跟优哩婆湿走了,我仍然非常尊敬皇后。不过呢,因为她对我不尊敬,我倒要看看她的勇气。

丑 哎呀!你先把你这决心放一放吧!我这个婆罗门饿得要命,你先救一救我的命吧!现在是应该洗澡和吃饭的时候了。

国王 (向上看)半天已经过去了。

孔雀受不了酷热的折磨,
到树底下挖好的水槽边上去躲;
蜜蜂钻到迦哩尼迦罗花^[35]心里去,
把花骨朵一个一个都给咬破;
鸭子离开了晒得滚热的水,
藏到岸边荷花丛里去宿窝;
鹧鸪也玩得有一点疲倦了,
飞到游戏厅里去找水喝。〔二二〕
〔二人下。〕

——第二幕终

第三幕

〔婆罗多的两个弟子上。

迦罗婆 朋友毗罗婆呀！当我们那最敬爱的老师到伟大因陀罗的宫里去的时候，他要你给他搬凳子，指定我在家里看守圣火。我想问你：神仙们喜欢我们老师的那个剧本吗？

毗罗婆 迦罗婆呀！我不知道他们喜欢不喜欢。但是，在演萨罗萨伐底^[36]写的诗剧《拉克湿迷选女婿》的时候，优哩婆湿全神贯注地沉醉在那些“情绪”^[37]中；不过……。

迦罗婆 你说到临了，话里有点毛病。

毗罗婆 对啦。在表演的时候，优哩婆湿竟然说错了话。

迦罗婆 怎么一回事呀？

毗罗婆 演婆噜尼这个脚色的弥诺迦问演拉克湿迷这个脚色的优哩婆湿道：“朋友呀！三界的大神都跟计娑婆^[38]到这里来了。在他们里面，你喜欢谁呢？”

迦罗婆 以后呢？

毗罗婆 以后嘛，她应该说：“补卢输陀摩”^[39]；然而她却说成了：“补卢罗婆娑”。

迦罗婆 命运决定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的感官不能违背。我们师傅生她的气了没有？

毗罗婆 我们师傅骂了她一顿，伟大因陀罗却原谅了她。

迦罗婆 怎么样呢？

毗罗婆 “你既然违背了我的命令，你不能再在天上住下去了。”我

们师傅就是这样骂她。演完了戏以后,她羞得低下了头,伟大因陀罗对她说道:“你所爱的那个人,就是我的战友那一位王仙,我应该做一点让他高兴的事情。既然你愿意,你就到他那里去吧!什么时候你看到你儿子的脸,你就回来。”

迦罗婆 伟大因陀罗就是这样能看透人们的心。

毗罗婆 (看了看太阳)我们只顾了说话,就把师傅沐浴的时间忘掉了。来吧,让我们俩到他那里去吧!

迦罗婆 好吧!

〔二人下。〕

——序曲终

〔侍从上。〕

侍从 (叹气)

当他们年纪还轻的时候,
所有的家主都为钱财努力;
到了后来,年纪大了,
把担子交给儿子,自己休息。
我却是日日夜夜都在干活,
不能停下来喘一口气;
老跟这些妇道人家打交道,
我这职业真正没有出息。〔一〕

(来回地走)迦湿国王的女儿正在那里祭祀拜神,她告诉我说:“最初,为了完成誓愿,我不再生他的气,我派尼补尼迦去请大王。现在请你再传我的话告诉他:‘晚祷过了以后,我希望看到大王。’”(边走边看)皇宫里面的黄昏真是美丽呀!

夜色来临,孔雀昏昏欲睡,
它们站在鸟架子上,如雕如绘。
屋顶上给雉鸠密密地遮满,

好像是从窗子里冒出来的烟。

生长在深宫里的人们，

娴熟宫廷上的筹节繁文；

他们在供着鲜花的坛上，

把黄昏时分的吉祥灯来安放。〔二〕

(向后台看)哎呀！万岁爷走来了。

宫女们手里执着灯烛，

前后左右把他来卫护；

他像一座有翅膀能行动的大山，

上面长着开花的迦哩尼迦罗树。〔三〕

我站在那条他能看到我的路上，等他来吧！（来回地走，站在那儿。）

〔国王与丑角上，国王正像上面描写的那样子。

国王（独白）

我专心处理国家的大事，

没有痛苦，就过了一天；

现在却一点娱乐都没有，

我如何度过这长夜漫漫？〔四〕

侍从（走近他）陛下万岁万岁！万岁爷呀！皇后让我告诉你：“在宝珠殿的顶上，看月亮是很好的。我想陪着陛下到那里去看月亮，一直看到月亮与卢醯尼星座^{〔40〕}会合。”

国王 罗陀弊耶先生呀！请告诉皇后：“就照你想的吧！”

侍从 谨遵万岁爷旨意。（下。）

国王 伙计呀！皇后这样办，你看同宗教仪式有什么关系吗？

丑 哎呀！我猜想，你对她下过跪，她仍然惹你生气；现在，她后悔了，想用宗教仪式作借口，向你陪情。

国王 你说得对。

有一些聪明的女人，
脚踢了下跪的丈夫；
以后又后悔起来，
就想种种方法来弥补。〔五〕

你就把到宝珠殿去的路指给我吧！

丑 陛下请这边来，这边来！请陛下登上这一条琉璃梯子，它跟恒河里的波浪一样漂亮。黄昏时候，这宝珠殿顶上真美呀！

国王 你在前面先上！

〔两人作登梯状。〕

丑 （了望）哎呀！月亮快要出来了，东方的黑暗逐渐消退，看上去妙极了。

国王 你想得很对：

遥远的东天笼罩着一片黑暗，
月亮没出来，已经透出了光线；
动人的景色吸住了我的眼睛，
好像是我爱人脸上的鬓云冲散。〔六〕

丑 （看）嘻，嘻，哎呀！这月亮不就像一块糖饼子吗？

国王 （微笑）馋嘴的家伙总是想到吃。（双手合十，鞠躬）薄迦梵暗夜之主呀！

你同太阳媲美，让善人们工作顺利，
你用不死的甘露让神仙和祖宗满意，
你在夜里把凝定起来的黑暗来驱除，
你生在湿婆的头顶上^[41]，我向你顶礼。〔七〕

（直起身。）

丑 你的祖宗^[42]已经通过我这个婆罗门说的话允许了你，你就坐下吧！这样我也好舒舒服服地坐一下。

国王 （听了丑的话，坐了下来，看着那些随从）月亮照得这样亮，

还要灯干嘛呢？你们都去休息吧！

随从们 谨遵万岁爷的旨意！（下。）

国王 （看着月亮，对丑说）伙计呀！等一会儿，皇后才会来；趁着没人，我给你谈两句知心话吧！

丑 你的心别人不会看透的。可是，你看她这样爱你，你还是把那些痴心妄想收敛一下吧！

国王 真是这样。可是我心里的痛苦也真大呀！

就好像是河里的流水，
曲曲折折流过乱石堆；
我的爱情遇到了挫折，
它的力量更增加百倍。〔八〕

丑 哎呀！你的身体虽然瘦了，但你却比以前更容光焕发；我看，你不久就会同你的情人相会了。

国王 （表现出一种朕兆）伙计呀！

你用充满了希望的言语，
安慰我这个受煎熬的人；
正如我这一条右胳膊，
用跳动把我来慰问^[43]。〔九〕

丑 婆罗门说的话从来不会落空。

〔国王又充满了信心。

〔优哩婆湿和质多罗离迦上，她们在空中走，优哩婆湿打扮得像是去赴幽会的样子。

优哩婆湿 （看着自己）朋友质多罗离迦呀！我戴上了这几件首饰，穿上了这一件跟情人会面的蓝色的丝衣服，你觉得好看吗？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我的言语没有法子来赞美你了。我心里想：我恨不能变成补卢罗婆婆。

优哩婆湿 朋友呀！爱神命令你，赶快把我带到那一位妙人儿的宫殿里去！

质多罗离迦 （了望）现在我们来到了你那最亲爱的人的宫殿。盖拉莎山峰^[44]仿佛挪到这儿来了。

优哩婆湿 那么你就用你那神通力找一找，把我的心抢走了的那个贼现在在什么地方，他在干什么！

质多罗离迦 （沉思，微笑，独白）好吧！我先跟她开一下玩笑。
（高声）朋友呀！我看到他在一个适宜于寻欢取乐的地方跟他那随心所欲得到手的情人在一块儿乐着哪！

优哩婆湿 （作沮丧状，叹息）这样的人真有福气！

质多罗离迦 傻妮子！除了你以外，他怎能会想到同别的情人的会合呢？

优哩婆湿 （放了心）朋友呀！我一着急，心里就糊涂了。

质多罗离迦 （了望）那王仙正在宝珠殿的顶上，有一个伙伴陪着他。过来，我们俩到他那里去吧！

〔二人下降。〕

国王 伙计呀！夜愈深，爱情的痛苦也愈厉害了。

优哩婆湿 听了这含含糊糊的话，我的心震动了。让我们藏起来，听他们说些什么私房话，好去掉我的疑心。

质多罗离迦 遵命。

丑 我们俩为什么不玩赏一下这充满了甘露的月光呢？

国王 伙计呀！用这样的办法是消除不了我的痛苦的。你看呀！

香软的鲜花床，
清冷的明月光，
浑身涂满了檀香，
珍珠项链挂在脖子上：
都不能解除我的痛苦，

除非天女来下降。……

优哩婆湿 (把手放在胸膛上)还有什么呢?

国王 ……

只有我们背后谈的那个人,
才能够解除我的悲伤。〔一〇〕

优哩婆湿 我的心哪!你丢下了我,走开了,现在你就尝到苦头了。

丑 对呀!我也是一样,当我想吃糖和鹿肉而得不到的时候,我就叫它的名字,这样来安慰自己。

国王 你终于还是得到了。

丑 你不久也会把她拿到手呀!

国王 朋友呀!我也这样想。

质多罗离迦 快来呀,你这个不知足的人,快来呀!

丑 怎么样呢?

国王

车子走得快,顿顿颠颠,
我的肩碰着了她的肩,
只有这个肩膀得到了满足,
其余肢体都成了地球的负担。〔一一〕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你现在还磨蹭什么呢?

优哩婆湿 (赶快走上去)朋友呀!虽然我就站在他面前,但是大王却很冷淡。

质多罗离迦 (微笑)哎呀!你慌里慌张,还没有去掉隐身术呢。

幕后 这边,这边,主母呀!

〔大家都倾听,优哩婆湿和她的朋友失望了。〕

丑 (吃惊)哎呀!皇后来了,不要再说了。

国王 你脸上的表情可也别泄露秘密呀!

优哩婆湿 朋友呀！怎么办呢？

质多罗离迦 你别着急嘛！他们看不见我们。看样子，皇后穿的是斋戒的衣服，她不会在这儿呆久的。

〔皇后带了宫女和随从上，随从手里拿着上供用的东西。

皇后 （来回地走，看着月亮）喂，尼补尼迦呀！月亮同卢醯尼星座一会合，看起来更美丽了。

宫女 主子配上主母，就更显得特别英俊了。（来回地走。）

丑 哎呀！我不知道，她是因为我说了几句颂词就来送一些祭饼给我吃呢，还是因为你曾向她下跪而她仍然侮辱你，她现在消了气想用祭礼的借口来请求你原谅呢？我看，今天皇后非常漂亮。

国王 （微笑）两个可能都有；但是，我认为你说的第二个可能是对的。因为她：

穿着白色的绸衣，戴着吉祥饰品，
头发上插着杜梨薄芽，洁白娇嫩；
现在已经不再嫉妒，却借口拜神，
仗着她那优美的风姿对我表示温存。〔一二〕

皇后 （走上前来）夫君万岁万岁！

随从 陛下万岁万岁！

丑 愿皇后圣躬安康！

国王 欢迎皇后！（拉住她的手，让她坐下。）

优哩婆湿 朋友呀！在威仪方面，她真配得上叫做“皇后”。夸大一点说，她一点也不比沙质^[45]差。

质多罗离迦 你说得好，你并没有因为嫉妒她而掉首不顾。

皇后 我请夫君站在前面，是想举行一种宗教仪式。你就委屈一会儿吧！

国王 不是这样，这实在是恩惠，而不是委屈。

丑 希望这样带颂词的委屈再多来几次吧！

国王 皇后举行的这一种仪式叫什么名字呢？

〔皇后看着尼补尼迦的脸。〕

尼补尼迦 主子呀！这叫做“夫君欢”。

国王 （看着皇后）如果是这样的话，

好人哪！你为什么竟无缘无故地

用拜神来折磨你那莲花般柔弱的身体？

你为什么还要取得那个奴隶的欢心？

他正在想尽种种方法来安慰你哩。〔一三〕

优哩婆湿 他真是非常尊敬她呀！

质多罗离迦 哎呀，傻妮子呀！那些狡猾的家伙，如果爱上了别的女人，对自己的老婆更会加倍和蔼。

皇后 （微笑）夫君这样说，都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力量。

丑 你静一静！不听这样的好话是不应该的。

皇后 宫女们呀！把供品摆上来吧！我好向流注在宝珠殿顶上的月光致敬。

随从 谨遵主母的命令！这里是香、花等等供品。

皇后 摆上来吧！（作用香花等等供月光状）宫女尼补尼迦呀！把这些上供用的糖都送给摩那婆迦先生吧！

尼补尼迦 谨遵主母的命令。摩那婆迦呀，这都是你的。

丑 （装了一土碟子糖）向皇后致敬。愿你这一次祭拜得到很多功果。

皇后 夫君哪，这边来！

国王 我来了。

皇后 （向国王致敬，双手合十，鞠躬）愿卢醯尼和月亮这一双神灵作证，我向夫君请罪：从今天起，不管夫君爱的是哪一个女人，不管哪一个女人愿意同夫君共居，我都跟她和睦相处。

优哩婆湿 哎呀！我不了解，她这话是什么意思；可是我心里头却安定下来了。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这一位高贵的专心一志爱着丈夫的女子已经答应不做你与你情人之间的绊脚石了。

丑（偷偷地）一个渔父松了手，鱼逃掉了，他在失望之余，说道：“去吧！我算积了德。”（高声）皇后呀！陛下也这样爱你吗？

皇后 傻子呀！我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让我的丈夫高兴。你只需想一想，他是不是满意。

国王 请把我送给别人吧，

或者让我把奴隶来当！

胆小的人哪！我并不是

你心中想象得那样。〔一四〕

皇后 你是也好，不是也好。“夫君欢”的仪式我已经按原定的办法举行完了。宫女们呀，我们走吧！（准备离开。）

国王 亲爱的呀！你现在离开我走了，怎能让我高兴呢？

皇后 夫君哪！我以前从没有过越轨的举动。（带了随从，下。）

优哩婆湿 朋友呀！王仙是爱他的妻子的；可是我没有法子把我的心控制住。

质多罗离迦 你怎么又垂头丧气了？

国王（走近宝座）伙计呀！皇后走出去不会远吧。

丑 你想说的那些知心话，现在就说吧！就像是一个给医生宣布无法治疗的病人一样，你也被皇后丢开了。

国王 那么优哩婆湿……

优哩婆湿 今天我能如愿了。

国王 但愿那个女郎隐藏不见，

可爱的脚环声传到我耳边；

但愿她偷偷地走在我身后，

用荷花般的双手捂我的眼；
我现在在这宫殿的顶上，
她胆怯不敢来到我眼前；
但愿她那位慧黠的女友，
用强力把她往我身边赶。〔一五〕

质多罗离迦 朋友优哩婆湿呀，你现在就来满足他的愿望吧！

优哩婆湿 （有点害怕）好吧！我就开一下玩笑。（收起了隐身术，
走到国王身后，捂住了他的眼睛。）

〔质多离迦收起了隐身术，向丑招手。〕

丑 喂，伙计呀！她是谁呀？

国王 （感觉到有人摸他）朋友呀！这一定是那位从那罗延腿中生长出来的美丽的天女。

丑 你怎么知道呢？

国王 我怎么知道呢？

我这个人给爱情折磨的身体，
没有别人能用手抚摩使它舒畅；
只有月亮的清光能开荷花，
太阳的光线决不能使它开放。〔一六〕

优哩婆湿 （拿开了双手，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大王万岁万岁！

国王 欢迎你，美人哪！（让她坐到一个座位上。）

质多罗离迦 朋友你好吗？

国王 还过得去。

优哩婆湿 朋友呀！皇后已经把大王给了我，因此我就像一个情人一样摸他的身体。不要把我看做一个鲁莽的女人。

丑 太阳是怎样在你们俩眼前落下去的呢？^{〔46〕}

国王 （看着优哩婆湿）

如果说皇后把我给了你，

你才来摸我的身体；
那么你偷走了我的心，
又是得到了谁的同意？〔一七〕

质多罗离迦 朋友呀！你已经让她无法回答。现在请听一听我的一个请求吧。

国王 我洗耳恭听。

质多罗离迦 现在正是春末夏初的时候，我要去礼拜太阳神。请朋友你注意，不要让我的爱友想回到天堂去。

丑 为什么会想到天堂呢？那里既没有吃，又没有喝；只是学鱼的样子，瞪着眼睛，永远不能眨一眨^{〔47〕}。

国王 亲爱的呀！

天堂里的幸福无法形容，
但是谁又会把它来想？
补卢罗婆婆是你的奴隶，
他对待别的女子不是这样。〔一八〕

质多罗离迦 我还有很多事。朋友优哩婆湿呀！你不要再害羞了，跟我告别吧！

优哩婆湿 （热情地拥抱质多罗离迦）朋友呀！不要忘掉我呀！

质多罗离迦 （微笑）我请求你，同我的朋友结婚吧！（向国王鞠躬，下。）

丑 谢天谢地，你的愿望立刻就满足了。

国王 我真是高兴。你看哪：

踏脚凳给王冠上的宝石照红^{〔48〕}，
唯我独尊，我统治着大地；
这却比不上跪倒在你的脚下，
甘心情愿地给你充当奴隶。〔一九〕

优哩婆湿 我说不出比这个更甜蜜的话来了。

国王 （抓住优哩婆湿的双手）哎呀！愿望得到满足，感情也变了。

因为：

月亮的光辉把幸福带给我，
爱神的花箭也带给我快乐。
美人哪！以前那些痛苦的事情，
同你在一起，都变得乐趣无穷。〔二〇〕

优哩婆湿 我来得太晚，我在夫君跟前犯了罪。

国王 美人哪！不是这样子。

痛苦中产生的幸福，
显得格外称心；
热得厉害的人，
特别喜欢树荫。〔二一〕

丑 喂！你已经享受了夜里这令人心旷神怡的月光。现在是到屋子里去的时候了。

国王 那么你就把路指给你的朋友吧！

丑 这边来，这边来，夫人呀！

〔都在台上来回地走。〕

国王 美人哪！现在我有一个愿望。

优哩婆湿 是什么呀？

国王 以前，我没有能满足自己的愿望，
我觉得，这漫漫的长夜有百倍长；
现在有了你，如果它这样长下去，
美目女郎呀！我会感到兴奋欢畅。〔二二〕
〔全体下。〕

第四幕

幕后

一只天鹅离开亲爱的女友，
它正为自己的女友哀鸣；
在一个美丽的湖面上，
太阳光催开荷花红。〔一〕
〔质多罗离迦神情沮丧，同娑呵阇尼耶上。

幕后

湖上有一双天鹅，
它们相亲相爱；
为了自己的女友，
它们流泪悲哀。〔二〕

娑呵阇尼耶（伤心地看着质多罗离迦）朋友质多罗离迦呀！你脸上的颜色就像是枯萎了的荷花，透露出你内心里的焦虑不安。

请你把原因告诉我吧！我愿意分担你的痛苦。

质多罗离迦（悲伤地）朋友呀！按天女的班次来说，现在又该轮到我去礼拜太阳神了，爱友不在，我十分想她。

娑呵阇尼耶 朋友呀！我知道你们俩是非常要好的。那么，那么
.....

质多罗离迦 那么，为了想弄清楚，她这几天出了什么事情，我就静坐沉思，我知道，出了一件不幸的事情。

娑呵阇尼耶（吃了一惊）朋友呀！什么事情呀？

质多罗离迦（悲伤地）优哩婆湿的爱人那位王仙把治理国家的重担交给了大臣们，她陪他到犍陀摩陀那^[49]林去玩去了。

娑呵阇尼耶（赞美）到那样的地方去，真是一种享受。那么，那么……

质多罗离迦 在那里，一个毗提耶陀罗^[50]的女儿，名字叫做优陀耶婆底，走到曼陀吉尼河的沙洲上去堆沙山玩，王仙老是瞅着她，优哩婆湿就生了气。

娑呵阇尼耶 这是命中注定的。真挚的爱情是不肯容忍的。以后呢？

质多罗离迦 以后，她不理她丈夫那一套解释道歉，她的心给师傅的诅咒弄迷糊了，忘记了神仙的戒律，走进那一座妇女不许进去的鸠摩罗林里去了。她一走进去，就变成了一丛蔓藤，长在林子旁边。

娑呵阇尼耶（忧愁）什么东西也逃不掉命运。那样的爱情一转眼就变成这样子！那王仙怎样了呢？

质多罗离迦 他也日日夜夜地呆在树林子里，心里想着他那最亲爱的人。（看着云彩）云彩又涌起来了，它甚至使得那些快乐的人们望眼欲穿，缅怀远人。

幕后

湖上有一双天鹅，
它们形影不离；
为了自己的女友，
它们泪流不已。〔三〕

娑呵阇尼耶 朋友呀！这样仪表不凡的人们受苦不会受得太久的。毫无疑问，一定会有那么一个神灵保佑他们重新团圆。（看着东方）过来，让我们面对着东方升起来的太阳虔诚礼拜吧！

幕后

湖里开满悦目的白荷，
湖上有一只天鹅，
它想看到自己的女友，
心里面愁绪似火。〔四〕
〔娑呵罗尼耶下。

——插曲终

幕后

爱人离开他，不知去向，
他失神落魄，如痴如狂，
身上穿着树叶子和花朵：
那边正走来了国王。〔五〕

〔国王上，眼睛看着天空，穿得像一个疯子。

国王（怒气冲冲）喂，你这个恶魔！站住，站住！你拐了我最亲爱的人，要逃走。（了望）好哇！你逃上天去，从山顶上对着我射起箭来了。

幕后

湖上有一只年幼的天鹅，
离开爱人，忧心似火，
它无精打采地拍着翅膀，
泪珠不停地从眼睛里落。〔六〕^[51]

〔他拿起了一块土，跑着想去杀那恶魔，又满怀愁绪地思索起来。

怎么样？

这是浓密的新升起的云彩，
不是盛气凌人的妖怪；
这是伸得挺长的彩虹，

不是什么射箭的劲弓；
这是一阵剧烈的雨点，
不是连续不断射来的箭；
这是电光，闪耀像黄金，
不是优哩婆湿，我的情人。〔七〕^[52]

幕后

我知道有那么一个妖怪，
把那个鹿目^[53]女郎抢了去；
正当新升起来的黑云彩，
电光闪闪地下着雨。〔八〕

(满怀愁绪地思索)那一个腿长得像羊角蕉一样的女郎到哪儿去了呢？

她生了气，显神通藏在什么地方，
她生我的气，决不会很久很长。
难道说她已经又回到了天上去？
她的心对我还是温柔如常。
只要是她仍然留在我的眼前，
连神仙的敌人也没法把她抢。
我的双眼怎么样也看不见她，
这岂不是命运在那里兴风作浪！〔九〕

(向四方了望，叹息)哎呀！对那些倒了霉的人来说，祸是不单行的。为什么呢？

我同我的情人分了手，
立刻就觉得无法忍受；
新云升起把太阳遮住，
以后的日子可以不发愁。〔一〇〕^[54]
云彩呀！我现在命令你：不要再发怒；

你很可爱,用暴雨把四方遮得模模糊糊;
如果我在大地上游荡能找到我的爱人,
那么你无论做什么,我都能忍受得住。〔一
—〕^[55]

(笑)我心里的痛苦愈聚愈多,我真是白白忍受了。圣人们说:
“国王是季节的制造者”;那么,我为什么不把雨季阻挡住呢?

劫波树用各种优美的姿态舞蹈摇动,
成群的蜜蜂嗡嗡地飞着陶醉在芳香中,
印度杜鹃也放开了音乐般的喉咙,
一丛丛的幼芽给风吹得摇摆不定。〔一二〕^[56]

我看,我还是不去阻挡吧,因为在目前只有这些雨季里的现象
还能够表示出我这国王的尊严。

里面闪着电光,像金子一般,
云彩就是我的光荣的遮阳伞。
尼俱罗树^[57]的花朵为风所吹,
摆来摆去,就像是我的麈尾。
雨季来临,孔雀愉快地飞鸣,
就像是宫廷诗人,把我来歌颂。
云彩里面含着大量的水分,
它就是给我送财宝的商人。〔一三〕

算了吧!吹嘘这些装饰随从,还有什么用呢?我还是在这一
座树林子里寻找我的爱人吧!

幕后

象群的头子,
离开了爱人;
它行步蹒跚,
分离使它难忍;

火红的鲜花，
照亮了山林；
它垂头丧气，
慢慢地前进。〔一四〕

(来回地走，边走边了望)好吧，好吧！我的决心像火焰一样燃烧起来了。为什么呢？

这一棵刚刚才开花的健陀梨树^[58]，
花朵上一条条红线，里面浮着露珠；
它让我回忆起我那亲爱的人儿，
她两眼充满了泪水，她在发怒。〔一五〕

如果她走了这一条路，我怎样能找得到她呢？因为：

林子里土地上的浮砂都给云彩洒湿，
如果这位身裁婉美的女郎双足踏上，
那么就应该看到一串美丽的足印，
后半给她的臀部压低，边上镶着红色的框。〔一六〕

(来回地走，边走边了望，愉快地)我已经找到了一条线索，能够追踪出这一位发怒的女郎走过的路了。

那个肚脐很深的女郎^[59]，
怒气冲冲地走过；
她步履摇摇摆摆，
胸衣从她身上掉落。
胸衣掉落在地上，
像鹦鹉臊子一样黄。
上面沾着泪痕，
泪水洗掉唇上的红光。〔一七〕

好吧！我把它带走吧！（来回地走，沉思，哭泣）怎么，这只是

一块上面落着因陀罗俱波^[60]的新鲜的草根泥！在这一个人迹不到的野林子里，我怎么能够找到我的爱人呢？（看到一只孔雀）哎呀！它爬上了一块石头，在这乱石嶙峋的地上，石头给大雨一浇显得生气勃勃。

有一只孔雀，
大风吹得尾巴晃；
它站在那里，
对着云层张望。
嘴里咯咯直叫，
脖子伸得很长。〔一八〕

（走上去）好吧！我且去问它一声。

幕后

象王是驱敌的能手，
它在闷闷地发愁；
想看到最亲爱的人，
心里面颤颤抖抖。〔一九〕

（双手合十）

孔雀呀！我请求你千万要告诉我：
你在林中游荡时可曾看到我的老婆？
你请静听！她脸像月亮，走路像天鹅^[61]：
根据这些特点你会认出她来，我对你说。〔二〇〕

蓝脖子呀^[62]！在这树林子里，
你是否找到了我那娇娘？
亮眼睛呀^[62]！你是否看到了
那一位目光温柔的姑娘？〔二一〕

（了望）它怎么只顾了跳舞竟不回答我呢？什么东西使它这样

高兴呢？（沉思）噢，我知道了：

和风吹散了它的尾巴，
这尾巴像云彩一样美丽。
现在我的爱人消逝不见，
再没有什么东西同它相比。
那一个美发女郎，
鲜花插在发辫上；
发辫既然已经松散，
孔雀要向谁模仿？〔二二〕

好吧！幸灾乐祸的家伙我就不再问了。（来回地走，边走边了望）哎呀！这里有一只印度杜鹃，炎热已过，它欢欣鼓舞，坐在一棵瞻部树^[63]的枝子上。在鸟类里面，这是很聪明的一种。让我问它一下吧。

幕后

一只跟天一样大的象王到处游荡，
它来到了毗提耶陀罗^[64]的林子里；
它忧心忡忡，眼泪流个不停，
心里面的快乐早被抛到远处去。〔二三〕

（来回地走，双膝跪下）哎呀，哎呀！

你这个鸣声甜美的
讨人欢喜的杜鹃！
我那最亲爱的人儿，
在难陀那园里游玩；
如果你看到她的话，
千万告诉我呀，杜鹃！〔二四〕

小姐呀！

你是爱神派来的使者，

情人们都愿意同你说话。

你那善于穿透人心的箭，

射出去就决不会虚发。

我那位最亲爱的人儿，

希望你带到我的眼前。

软语者呀！爱人在哪里？

赶快把我带到她身边。〔二五〕

你说的什么话呀？你如果要问：“你这样爱她，她为什么竟丢下你走了呢？”（向前看）那么你就请听吧！

她真是无缘无故地就发了怒，

我实在回想不起有什么错误；

男人转一转邪念妇女也不放过，

即使她们非常喜爱自己的丈夫。〔二六〕

（起来慌里慌张地向前走，忽然又双膝跪下，高声说：“她生气了。”站起来，四下里瞧）它忙着干自己的事情，怎么竟打断了我的谈话呀！

不管别人的痛苦多大，

自己仍然保持冷静；

我痛苦而它无动于衷，

人们竟说这非常公正。

枣树结着鲜嫩的枣子，

它在那里拼命往下吞；

好像陶醉于爱情的情人，

互相吮吸着下嘴唇。〔二七〕

它虽然这样，可是我想到它那声音就像我爱人的声音一样甜蜜悦耳，我就不生它的气了。希望你幸福快乐。我还是离开这里吧！（来回地走，倾听）哎呀！在林子南边，我听到了脚镯

的声音，它告诉我，我的爱人双脚踏地走来了，我还是到那里去吧！（来回地走。）

幕后

那一只象王，
离开了爱人；
脸上憔悴悲伤，
眼里珠泪纷纷；
走路趑趄蹒跚，
痛苦实在难忍；
沉重的悲哀，
折磨着它全身；
它在林中游荡，
心里如煎如焚。〔二八〕

（立刻唱起了醍鞞波底迦^{〔65〕}的调子，他眼观四方。）

幕后

象王离开了亲爱的母象，
忧愁好像是烈火一样；
它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垂头丧气，东游西荡。〔二九〕

（悲伤地）哎呀，真糟糕！

天鹅看到遮满天空的云彩，
一心想往摩那娑湖^{〔66〕}飞行；
嘴里面咕咕地叫了又叫，
并不是脚镯在那里玎珰作声。〔三〇〕

好吧！在这些鸟还没有从这个湖里飞走以前，我且去问一下我爱人的消息。（走上前去）喂，喂，水鸟之王呀！

你要往摩那娑湖飞翔，

叼起荷花丝,准备做食粮。

起飞的时候再来叼吧,

现在且请把它丢在一旁。

请你先告诉我爱人的消息,

这样就能解除我的忧伤。

那些居心善良的人们,

首先把朋友的事放在心上。〔三一〕

哎呀! 当它仰起脸来向上看的时候,它似乎是说:“我一心向往摩那娑湖,我没有看见她。”

喂,喂,天鹅呀! 还保守秘密干嘛?

我已经跟在你身后仔细观察;

你从什么人那里学到了这样的步法?

她臀部重走路蹒跚,你一定看见了她^[67]。〔三二〕

我的爱人紧锁着双眉在湖边上走,

天鹅呀! 你如果真没有见到她,

你这个贼呀! 她走路迟缓蹒跚,

你如何竟能学到了她的步法? 〔三三〕

还有(双手合十):

你偷了我爱人的步法,

天鹅呀! 现在还给她吧!

如果发现一部分赃物,

小偷就要归还全部。〔三四〕

(微笑)它害怕国王会惩罚小偷,飞走了。我还是到别的地方去吧。(来回地走,了望)现在这里有一对鸳鸯。我且问它一下。

幕后

那一只象王离开了自己的爱人，
失神落魄地在林子里东游西荡；
林子里幼树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飒飒地发出了一阵悦耳的声响。〔三五〕

你像牛黄一样地黄，
请你告诉我，鸳鸯呀！
我爱人在春天里游戏，
你真地没有看见她？〔三六〕^{〔68〕}

名字叫做“车轮”的鸳鸯呀！
我爱人臀部像车轮一样圆。

现在大地之主把你来问，
同她分离，我心里愁绪万端。〔三七〕

怎么，它竟说：“这是谁呀，这是谁呀？”不对！它原来并不认识我。

太阳是我的外祖父，
月亮是我的祖父；
我娶了优哩婆湿，
大地就是我的媳妇。〔三八〕

它怎么不说话呢？好吧，让我骂它几句：

你那只母鸳鸯，
只不过藏在荷叶里；
你却就以为她跑远了，
望穿秋水，哀鸣不已。
你爱你自己的老婆，
非常害怕同她分离；
我如今失掉了爱人，
你却毫无怜悯之意。〔三九〕

无论如何,我的好运快完了,我还是到另一个地方去吧!(走了一步,又站住)我看还是不要挪动吧!(来回地走,了望)

有一只蜜蜂钻到荷花里去,
这荷花就像是我爱人的面孔。
当我吮吸她的下嘴唇的时候,
她嘴里发出了啾啾的细声。
蜜蜂在荷花里也嗡嗡地叫,
这荷花不让我钻进它的心中。〔四〇〕

好吧!为了免得钻进去以后又后悔,我还是先向住在荷花心里的蜜蜂表示一下友好吧!

幕后

一只年幼的天鹅,
在湖里面游戏;
相思实在难忍,
它满怀愁绪。〔四一〕

蜜蜂呀!我爱人的眼睛令人销魂,请告诉我她的消息吧!(沉思)

你是否看见了她?
那女子身段风流美丽。
如果你真正尝到了
她嘴里呼出来的香气;
那么,你怎么还会
把白莲花来欢喜?〔四二〕

还是让我向前走吧。(来回地走,了望)哎呀!这里站着一只象王,把鼻子盘在尼波树?^{〔69〕}的粗干上,还有一只母象陪着它。从它那里我可以得到我爱人的消息,我就走上前去吧!

幕后

那一只象王是一个情种，
离开母象，满怀忧伤；
它嗅到了芬芳的香气，
在树林子里东游西荡。〔四三〕

(了望)还是不要太慌吧，这还不是走上前去的时候。

舍罗吉树^[70]枝子流着醇酒似的汁水，
不久以前它长出了幼嫩的枝条；
亲爱的母象用鼻子把它折下来，
让这一只大象去尝上一个饱。〔四四〕

(只站住了一刹那，了望)好哇！它已经吃完饭了。好吧！我走上前去，问它一声：

象王！我问你一句话，请你告诉我，
你只要轻轻地一撞就能够把大树撞破，
一个从远处就能使月亮失去光辉的女郎^[71]，
你可曾看到她跟你面对面地走过？〔四五〕

(向前走了两步)

啊，象群的大王！
有一个年轻女郎，
头上插着优底迦花^[72]，
是年轻女子中的月亮。
她青春永在，神采夺目，
你可曾看到她走向何方？〔四六〕

(倾听，愉快)啊哈哈！你那热情动人的叫声告诉我，我会找到我的爱人，我现在又满怀信心了。因为你同我很相似，我就更喜欢你了。

我是国王中的大王，
你是象群里面的魁首；

对那些祈求援助的人，
你和我都施舍不休。
我爱女中之宝优哩婆湿，
你爱象群中那一只母兽；
你我的情况完全相同，
但愿你尝不到分离的苦头。〔四七〕

祝你快乐幸福！还是让我向前走吧！（来回地走，向旁边看了一眼）哎呀！那边我看到那一座叫做薮罗毗犍陀罗的非常美丽的山，这是天女们喜欢的地方。我是不是要去找站在山根下那块田地里的这个美丽女郎呢？（来回地走，了望）真黑呀！好吧，我借着闪电的亮看一下吧！哎呀！因为我的运气坏，连云彩也打不出闪来了；但是，我看不到这山，我是决不回去的。

一只野猪在那里掘土，爪子又尖又长，
它一动也不动地站在林子里深的地方；
它忽然又想起了要干自己的事情，
你看哪！它左窜右跳、东游西荡。〔四八〕
啊，肢体粗壮峰峦高耸的大山呀！
那个姣美的女郎，乳房又肥又重，
她的四肢丰满、微微有点弯曲，
她住在爱神的住处，在你的森林中。〔四九〕

它怎么不说话呢？我猜想，大概是因为距离远，它听不见。好吧！我走到它跟前去，再问一下。

大山呀！洁净的瀑布流过宝石般的石头，
你的山峰上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
紧那罗^{〔73〕}奏起了悦耳的甜蜜的音乐，
请你把我那最亲爱的人指给我吧！〔五〇〕^{〔74〕}

（来回地走，双手合十）

啊，负载万有的众山之王！

有一个身裁修美的漂亮女郎，

她离开我在这林子里游荡，

你可曾看到她走向什么地方？〔五一〕

（听到幕后的声音，愉快地）怎么，好像是说：“我就看到一个那样的女子，请你听一听比这个更让你高兴的事情吧！”可是我那最亲爱的人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又响起了“啊，负载万有的众山之王！”这一首诗。听到幕后的声音，沉思）咳，真糟糕！原来这是山洞子里返射回来的我自己的回声。（失去知觉，又站起来，神情沮丧）啊哈哈！我累了。我且站在这一条山溪边上，享受一下吹来的凉风吧。（来回地走，了望）这一条河虽然因为新流进去了一些水而显得污浊，我看到它，心里仍然很高兴。因为：

水面上的涟漪像是弯弯的双眉，

成群的飞鸟形成了她的腰带，

滚动的白浪像是一件衣服，

它在怒气冲冲地抖动摇摆。

她心里想到我犯的那些错误，

脚底下颠颠踉踉地向前迈步。

我那最亲爱的人变成了河流，

我的举动她再也忍受不住。〔五二〕

好吧！我且去问它一下。（双手合十）

最亲爱的美丽的河，请你可怜我！

鸟儿无情地在你上面飞翔，忽起忽落。

你心里渴望能够达到恒河的堤岸，

成群的蜜蜂在你身边嗡嗡地唱歌。〔五三〕^{〔75〕}

幕后

这一条大河在那里游戏，
 它像云彩一般地跳舞，
 东风吹着翻滚的波浪，
 它的胳臂一起一伏。
 天鹅和别的鸟落在岸上，
 像是郁金和海螺一白一黄。
 水里面住着水象和鳄鱼，
 黑色的荷花形成了屏障。
 汹涌的波浪撞击着岸边，
 听上去像是击掌的声音。
 大河像是新起的云彩那样黑，
 把四面八方遮得阴阴沉沉。〔五四〕

我的爱情全神贯注在你的身上，
 我的心离不开你这个妙语女郎；
 你在我身上看到了什么错处？
 你为什么把你的奴隶丢在一旁？〔五五〕^{〔76〕}

她为什么沉默不语呢？（沉思）它也许真是一条河，优哩婆湿决不会丢开补卢罗婆婆向大海流去。好吧！悲观失望不会带来幸福。我还是回到那个美目女郎在我眼前消逝的那个地方去吧。（来回地走，了望）我且向那一只站在那里的鹿问一些关于我爱人的消息。

象王在难陀那林里游荡，
 它的名字叫做蔼罗婆陀^{〔77〕}。
 林子里长满了幼嫩的树木，
 树上开满了新鲜的花朵。
 传来了甜蜜轻柔的声音，

印度杜鹃正在树上唱歌。
象王离开了亲爱的母象，
心里面像是点起一把火。〔五六〕
一只美丽的黑鹿，
给林中女神看到；
它正在那里斜视着
新生出来的青草。〔五七〕

(了望)它怎么竟转过头去，好像是看不起我呢？(注视)

那一只母鹿往这边走，
吃奶的小鹿把它挡住；
公鹿弯着脖子望着它，
眼睛不看向别处。〔五八〕
那个天女臀部肥重走路迟缓，
她有肥大高耸又结实的乳房。
她青春永在，腰肢柔弱，
走起路来，像是天鹅一样。
树林子像碧空一样地美丽，
那个鹿眼女郎在里面游荡。
你是不是曾经看见过她？

请你把我拖出这离别的海洋。〔五九〕^[78]

(走上前去，双手合十)啊哈，鹿王呀！

你在林子里有没有看到我的爱人？

我告诉你她的特征，你听我说：

这个女郎眼睛长得又大又长，

你喜欢什么，她也就看什么。〔六〇〕

怎么，我说的话它全不理睬，它仍然面对着它老婆站在那里！
倒了霉的人专到那受人侮辱的地方去。我还是躲到别的地方

去吧！（来回地走，了望）哎呀，我看到她走路的痕迹了。

红色的迦丹婆花^[79]开了花，
这就表示酷暑已过雨季来临；
虽然花丝柔软、花朵低垂，
我爱人仍把它拿来装饰云鬓。〔六一〕

（来回地走，看着无忧树）

红色的无忧树呀！那个细腰女郎，
丢下我这痴情人，到哪儿去游荡？

（看到给风吹动的树顶，发怒）

“没有看见她”，你在那里白晃悠，
树顶为什么给风吹得低了头？
你那一些新长出来的花骨朵，
外面的皮都给成群的蜜蜂咬透；
蜜蜂拼上命往里面钻了又钻，
它们用脚踢，你为什么能忍受？〔六二〕

好吧！祝你快乐幸福！（来回地走，了望）石头缝里那一块特别红的是什么东西呀？

那一件东西光彩夺目闪闪烁烁，
不是大象肉从狮子嘴里遗落，
也不是一团熠熠发光的火花，
更不是树林子磨擦着了火。

（沉思）

哎呀！这是一块美丽的宝石，
光耀像无忧树新开出的花朵；
太阳神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
伸出手来把这一块宝石去捉。〔六三〕

哎呀，这东西捉住了我的心。好吧！我去把它拾起来。

幕后

热爱自己老婆的象王，
眼睛里面闪着泪光，
面容因忧愁而憔悴，
在这林子里东游西荡。〔六四〕

(作拾物状，拾到以后)也或许：

我应该把它送给我的爱人，
她的头发给曼陀罗^{〔80〕}花熏透。
可是现在我没有法子找到她，
如何能让我的泪珠滴在上头？〔六五〕

(把它丢掉。)

幕后

孩子呀，拾起来吧，拾起来吧！
这一块宝石叫做团圆宝，
它是雪山女儿^{〔81〕}脚下的红漆；
你如果把它拾了起来，
不久就可以见到你的爱妻。〔六六〕

国王 (倾听)这是谁在那里对我说话呀？(了望)哎呀！大概是有
那么一个与麋鹿同游的圣人对我发生了慈悲之心。世尊呀！
我感谢你的指教。(把宝石拿起来)哈哈，团圆宝呀！

我同我的爱人分离，
如果你能找回那细腰女郎，
我就把你当成我的发饰，
像新月在湿婆的头上^{〔82〕}。〔六七〕

(来回地走，了望)哎呀，虽然这一棵春藤没有一朵花，为什么
看到它我心里就高兴呢？说不定我真应该高兴。因为：

这个柔弱的东西嫩芽上洒着雨水，

它的下嘴唇好像是给眼泪洗过。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装饰它了，
时机已逝，再也开不出花朵。
蜜蜂嗡嗡的鸣声听不到了，
它站在那里像是静思沉默。
我跪在它脚下，它生气拒绝，
现在它心里真是悔恨交迫。〔六八〕

它真像我爱人，我去搂它一下吧。

蔓藤呀，请你看一看！
我失神落魄在林子里流连。
如果我现在就转了好运，
能够把她再找到我的身边，
那么我就会走出树林子，
到别的地方去游荡盘桓；
而且我永远再也不会
让别离的痛苦把我来熬煎。〔六九〕^{〔83〕}

〔他走上前去，拥抱蔓藤，优哩婆湿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了。〕

国王 （闭着眼睛，做抚摩状）哎呀，我的身体就仿佛是碰到了优哩婆湿的胳膊和腿！可是我不能相信。为什么呢？

我常常幻想遇到我的爱人，
一转眼间却已经变了形体；
因此我不想一下子睁开眼睛，
去看那摸上去像我爱人的东西。〔七〇〕

（慢慢地睁开了眼）怎么，竟真是我那最亲爱的人呀！（昏过去，倒下。）

优哩婆湿 （洒泪）大王醒过来呀，醒过来呀！

国王 （恢复了知觉）亲爱的呀！现在我又活了。

美人呀！同你一分手，
我立刻就沉入黑暗中；
谢天谢地现在又找到你，
我也重新恢复了生命。〔七一〕

优哩婆湿 由于我干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大王经历了多少困难呀！

国王 “见不得人的事”，我不了解你这话的意思。

优哩婆湿 我就告诉你。因为我控制不住自己，生了气，才使得你到了这个地步，请大王原谅我吧！

国王 美人哪！先不要请求我原谅。一看到你，我的心里里外外都感到高兴。请你告诉我，你怎么能离开我这样久呀？

孔雀、印度杜鹃、天鹅和鸭子，
蜜蜂、大象、山、小河、还有鹿；
这些东西在树林子里东游西荡，
哪一个我没有问到，为了你的缘故。〔七二〕^{〔84〕}

优哩婆湿 大王经历的这一切，我心里都知道。

国王 亲爱的呀！你说：“心里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呀？

优哩婆湿 大王请听！当年薄迦梵鸠摩罗^{〔85〕}立志永远修习梵行，他就住在健陀摩陀那山叫做无垢林的这一块地方。他规定下

国王 规定什么呢？

优哩婆湿 ——哪个女子走到这里来，她就会变成一棵蔓藤；没有乔利^{〔86〕}女神脚底下的红颜色形成的宝石，这诅咒的力量就永远不会消除。我的心给那严厉的诅咒弄迷糊了，我忘记了神仙的义务，态度粗暴无理，竟来到了这个禁止女子来的鸠摩罗林里。我一走进来，我的身体就变成了一棵长在森林边上的春藤。

国王 亲爱的呀！你说得都对。

即使我身体疲倦躺在床上，
你还总以为我是出门在外；
如今我离开你这样地长久，
亲爱的呀！你如何能够忍耐？〔七三〕

一位仙人告诉我，得到一块宝石，就可以同你团圆；我借了这宝石的力量，才又把你找到。（拿出宝石来。）

优哩婆湿 哎呀，这就是那一块团圆宝。大王一搂我，我就恢复了原来的形体。（接过宝石来，搁在头上。）

国王 美人哪！你先站一会。

你把那宝石放在前额上，
宝石射出了耀眼的红光，
你脸上增添了光彩美丽，
像荷花迎着朝阳在开放。〔七四〕

优哩婆湿 你这说话逗人喜爱的人呀！现在是回到波罗提湿坦那城去的时候了。说不定老百姓已经在说我的闲话了。过来，让我们回去吧。

国王 就照你说的办吧。（站起来。）

优哩婆湿 大王愿意怎样回去呢？

国王

请用一片新升起来的云彩，
飘飘浮浮地把我送回宫中；
它就像是一辆光辉闪耀的车，
装饰着崭新的图画般的彩虹。〔七五〕

幕后

那一只鹅雏找到了爱人，
浑身乐得汗毛直竖，

又回到自己的宫里去，
它真是心满意足。〔六七〕
〔同下。〕

——第四幕终

第五幕

〔丑角高高兴兴地走上来。〕

丑 嘻,嘻! 咳,谢天谢地! 我那好伙计终于跟优哩婆湿一块儿回来了,他游过难陀那林,还游过其他的圣林。回到城里以后,他对奉公守法努力工作的大臣、老百姓等等都很满意,现在他又管理起国家大事来了。除了一个儿子以外,他什么都不缺了。今天是一个特殊的太阴日,他在圣水恒河和阎牟那河会流的地方同那些皇后们沐浴以后,就到御用帐篷里去了。现在正有人给他修饰打扮,我还是到那里去分享一点香膏和花环吧。

幕后

咳,真倒霉! 咳,真倒霉! 我用一张棕榈叶当盘子,托着我们主子的爱妃头上的那一块宝石,上面盖了一块绸子,一只兀鹰竟把它当做一块生肉,叼走了。

丑 (倾听)真是怪事,真是怪事! 我那伙计实在非常重视这一块叫做团圆宝的宝石。因此,他还没有梳洗打扮完,就从宝座上站起来,到这里来了。让我跟上去吧。(下。)

——插曲终

〔国王带了侍从上。〕

国王 穿孔匠^[87],穿孔匠!

那一只鸟中之贼哪里去了,
是它自己找死不想再活?

我本是保卫别人的人，
它竟到我家里来抢夺。〔一〕

吉罗陀人^[88] 它把那块带着一条金链子的宝石叼在嘴里，正在天空里盘旋，仿佛是在那里划线。

国王 我看到它了。

那一只鸟叼着金链子拴着宝石，
在天空里迅速地飞翔画着圆圈，
好像是在制造一只红光圈成的镯子，
射出了一轮一轮的光，烁烁闪闪。〔二〕

现在怎么办呢？

丑 （走上来）喂，不要再可怜它了。这个罪犯必须惩办。

国王 你说得对。弓，弓！

耶婆尼^[89] 我就去拿。（下。）

国王 我看不到那一只最坏的鸟了，它飞到哪儿去了？

丑 喂！那个必须惩办的吃死尸的家伙往南边飞去了。

国王 （转过身来看）现在看到了。

那块宝石红光闪闪，
一只鸟把它叼上了天，
好像是用一束阿输迦花，
给天空制造了一副耳环。〔三〕

耶婆尼 （手里拿着弓，走上来）主子呀！这是跟护手放在一起的弓。

国王 现在弓还有什么用处呢？箭已经射不到那个吃肉的家伙了。因为：

给一只鸟叼到远处去，
那块宝石发出闪闪红光；
就好像是夜空里的火星，

从浓云后面向外张望。〔四〕

(看着侍从)罗陀弊耶先生呀!

侍从 恭候万岁爷的旨意。

国王 请你传我的话,告诉市民们:今天晚上,当这个鸟里面的恶魔在树上宿窝的时候,要把它找到。

侍从 谨遵万岁爷的旨意。(下。)

丑 喂,你现在坐一会吧!那一个偷宝石的贼到什么地方去能逃得掉你的惩罚呢?

国王 (坐在丑角身旁)伙计呀!

给鸟叼走的那一块宝石,
并不因为是宝石我才说它好;
它使得我们夫妻重新欢聚,
伙计呀!它真是一块团圆宝。〔五〕

丑 你不是已经让我明白这意思了吗?

〔侍从上,拿着一支箭和宝石。〕

侍从 陛下万岁万岁!

那一只该死的鸟,
给你那生气的箭射穿,
带着宝石从空中坠落,
犯了罪它自己承担。〔六〕

〔所有的人都做吃惊状。〕

侍从 这一块宝石已经用水洗过,我交给谁呢?

国王 穿孔匠,你过来!用火把它烧干净,放在匣子里。

吉罗陀人 谨遵主子的命令!(拿了宝石,下。)

国王 罗陀弊耶先生呀!你知道这支箭是谁的吗?

侍从 我看到,上面刻着名字。不过,一反光,我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了。

国王 那么,就把箭递给我,让我来决定一下吧。

〔侍从这样做了,国王念着名字的字母,沉思起来了。〕

侍从 我还是去做我的事吧。(下。)

丑 你想什么呢?

国王 你请听一下组成射鸟人的名字的那些字吧。

丑 我洗耳恭听。

国王 你听呀!(念)

这是弓箭手阿优娑的箭,
他是优哩婆湿所生,
补卢罗娑娑是他父亲,
他善于杀敌逞英雄。〔七〕

丑 (愉快)谢天谢地!你有了后代了。

国王 伙计呀!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除了到尼弭沙圣林里去举行一次祭典以外,从来没有和优哩婆湿分开过,我从来也没有看出她有什么怀孕的样子,这个儿子是怎样生的呢?但是:

乳房的头黑漆漆的,
脸色像罗婆里^[90]叶一样苍白,
有好几天的工夫,
她的目光痴痴发呆。〔八〕

丑 你不要用凡人的那一套想法去想天女们。她们的行动是掩盖在神力下面的。

国王 就算你说得对吧。可是她又为什么把生下来的儿子藏起来了呢?

丑 也许她会想:“但愿国王不要因我年老而遗弃了我。”

国王 不要再开玩笑。你再想一想吧。

丑 谁能猜透神仙们的秘密呢?

〔侍从上。〕

侍从 陛下万岁万岁！万岁爷呀！有一个女苦行者，领着一个男孩子，从车也婆那净修林来到这里，求见万岁。

国王 立刻把两个人都带进来。

侍从 谨遵万岁爷的旨意。（走出去，带着一个手里拿着一张弓的男孩子和女苦行者，上。）

侍从 走这边，走这边，夫人呀！（都来回地走。）

丑 （了望）难道这个男孩子就是射死兀鹰、弓上刻着他的名字的那个人吗？因为他非常像你。

国王 真是这样。因为：

一看见他我就泪流满面，
满怀爱怜，心旷神怡，
四肢发抖，失去冷静，
想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九〕

侍从 夫人哪！你先站在这儿。

〔女苦行者和男孩子站住。〕

国王 母亲呀！我向你致敬。

女苦行者 尊贵的先生！愿月亮族的子孙绵绵不绝。（独白）哎呀！即使没有人说，也可以认出阿优婆就是王仙的亲生儿子。
（高声）孩子呀！给你父亲鞠躬。

〔男孩子把弓拿在手里，双手合十，鞠躬。〕

国王 孩子呀！愿你长命百岁。

男孩 （独白）

一听到他是父亲我是儿子，
一股热爱就在我心头涌现；
那些搂在父亲怀里的儿童，
不知道是怎样缱绻依恋？〔一〇〕

国王 夫人哪！你来这里有什么事情呀？

女苦行者 大王请听！这个长命百岁的阿优婆才生下来，优哩婆湿就因为某一种原因把他交托给我。一个刹帝利王子应有的那一些诞生礼等等的仪式，车也婆那尊者都一一举行过了。他已经念完了书，也学会了射箭。

国王 他真算是遇到了一个好监护人。

女苦行者 今天，他跟其他仙人的儿子们一块去采集鲜花、柴火和草的时候，他违犯了净修林的戒规。

丑 （震惊）是什么呢？

女苦行者 他用箭射中了一只嘴里叼着一块鲜肉的落在一棵树上的兀鹰。

〔丑看国王。〕

国王 以后呢？

女苦行者 尊者车也婆那听到了这一件事情，就告诉我说：“把交托给你的这个孩子送给优哩婆湿去吧！”因此，我想求见皇后优哩婆湿。

国王 夫人你请坐吧。

〔女苦行者坐在搬来的座位上。〕

国王 罗陀弊耶先生呀！请把优哩婆湿喊出来。

侍从 谨遵万岁爷的旨意。（下。）

国王 （看着男孩子）过来，过来，孩子呀！

我浑身都感到舒服，

碰一下儿子的手脚；

就让我陶醉在幸福里吧，

好像月光照耀下的月宝^[91]。〔一一〕

女苦行者 孩子呀！让你父亲高兴一下吧。

〔男孩子走近国王，触他的脚。〕

国王 （搂起男孩，把他放在脚凳上）儿子呀，不要害怕，给你爸爸

的好友那个婆罗门行个礼吧。

丑 他为什么害怕呢？他在净修林里住着的时候，一定会看到过猴子。

男孩（微笑）伯伯，我给你行礼。

丑 祝你幸福，愿你健康。

〔优哩婆湿与侍从上。〕

侍从 这边走，这边走，皇后呀！

优哩婆湿（看到男孩子）那个手里拿着箭坐在脚凳子上大王亲手给他系那一绺头发的男孩子是谁呀？（看到女苦行者）哎呀！那是萨提耶婆底，这就是说，他是我的小儿儿子阿优婆。他真长大了。（满怀愉快地向前走。）

国王（看到优哩婆湿）儿子呀！

现在你母亲走来了，
她全神贯注地望着你；
满怀爱怜流出的奶水，
湿透了她的胸衣。〔一二〕

女苦行者 孩子呀，过来，去迎接你妈妈！（同男孩一块迎着优哩婆湿走过去。）

优哩婆湿 妈妈呀！我向你的双足致敬。

女苦行者 孩子呀，愿你对丈夫贤慧。

男孩 妈妈呀！我给你行礼。

优哩婆湿（抬起孩子的脸，搂他）孩子呀！愿你敬重你的父亲。
（走近国王）愿大王万岁万岁。

国王 欢迎儿子的母亲，到这边来坐下！（让出了座位的一半。）

〔优哩婆湿坐下，所有的人都坐下如仪。〕

女苦行者 孩子呀！这个阿优婆已经念完了书，现在算是一个青年^{〔92〕}了。因此，我就在你丈夫眼前，把他交还到你手里。我

现在要告辞了,净修林里的工作已经耽搁了。

优哩婆湿 隔了好久才看到你,我更想看你了。我不能走,留你呢,又不妥当。那么,你还是走吧,再见了。

国王 母亲哪!请替我问候尊者车也婆那。

女苦行者 好吧。

男孩 奶奶呀!如果你真回去的话,请把我再带回净修林去吧。

国王 哎呀,孩子呀!你的生命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是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了^[93]。

女苦行者 孩子呀!听你爸爸的话吧。

男孩 好吧。

那一只脖子像宝石的孔雀,
我的怀里就是它睡觉的窝,
一戳它的尾巴它就高兴,
等毛长了,请把它送给我。〔一三〕

女苦行者 (微笑)我会这样做。

优哩婆湿 尊者呀!我给你的脚致敬。

国王 尊者呀!我向你鞠躬。

女苦行者 愿你们快乐幸福。(下。)

国王 (对着优哩婆湿)美人哪!

今天我有你生的这个儿子,
在有儿子的人里面我是首座;
好像因陀罗那堡垒的破坏者^[94],
有了补路弥生的儿子阇衍陀^[95]。〔一四〕

〔优哩婆湿回忆起什么,痛哭。〕

丑 (看着她,慌张)喂!夫人怎么一下子就泪流满面了呢?

国王 (慌张)

美人哪!你为什么竟失声痛哭?

我得到了后裔，正欢欣鼓舞。
一连串的泪珠滴落在你胸膛上，
你好像是又带上了一串珍珠。〔一五〕

（给她擦眼泪。）

优哩婆湿 大王请听！最初，当我看到我们的儿子的时候，我高兴得把一切都忘掉了。现在你又提到因陀罗的名字，我就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的心要碎了。

国王 什么情景呢？

优哩婆湿 想当初我全心全意爱着大王的时候，师尊^[96]的诅咒弄得我晕头转向，伟大因陀罗曾告诉我说……

国王 说什么呢？

优哩婆湿 “什么时候我的亲爱的朋友那一位王仙看到你生下来的儿子的面孔，那时候你就要再回到我跟前来。”我害怕同大王分离，因此，儿子一生下来，我就偷偷地把他交给尊者车也婆那净修林里可尊敬的萨提耶婆底手里，让他能够受到教育。今天，她想到：“他已经能够服事孝敬他爸爸了”，于是就把这长命百岁的阿优婆送还给我了。我同大王同居的日子也就到了头了。

〔所有的人都作忧愁状，国王昏过去。〕

丑 真糟糕，真糟糕！

侍从 大王醒一醒吧！

国王 （醒转来，喘了一口气）哎呀，命运真同我的幸福作对。

我得到了儿子，正在兴高采烈，
细腰女郎呀！你忽然要同我分离；
像是一棵树，刚给新雨驱除掉炎热，
霎时间却又遭到了雷火的轰击。〔一六〕

丑 好事变成一连串的坏事了。我猜，你现在恐怕要穿上树皮衣

裳逃走了吧^[97]。

优哩婆湿 我这个薄命的人，儿子的学业已经完成，现在他又来到我身边，大王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立刻同你分别，回到天上去，就算是完成了我的任务呢？

国王 美人哪！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依附别人，叫别离就得别离，不能随心所欲；

我看，你还是听从你主子的命令回到天上去吧！

我也想就在今天把你生的儿子扶上国王的宝座，

自己跑到树林子里去跟着成群的麋鹿到处为家。〔一七〕

男孩 父亲不能够把一头牡牛所能负担的重担加在一头小牛身上。

国王 哎呀，孩子呀！不是这样，不是这样。

怀春的象虽然年轻，

也能制服其他的象；

一条小蛇的毒气，

比其他的蛇更加猖狂。

你当皇帝虽然年轻，

但仍然能保卫大地；

要想履行自己的责任，

不靠年纪，而靠门第。〔一八〕

罗陀弊耶先生呀！

侍从 万岁爷请发命令吧。

国王 请传我的话告诉大臣会议：“准备给阿优婆加冕的灌顶礼。”

侍从 谨遵万岁爷的旨意。（愁眉苦脸地下。）

〔大家都作眩目状。〕

国王 （看着天空）天上没有云彩，怎么会打闪呢？

优哩婆湿 （了望着）哎呀！那罗陀^[98]尊者来了。

国王 （仔细看）哎呀！真是那罗陀尊者来了。他——

头上那一绺头发像牛胆一般黄，
那一条圣线像初升的月芽儿一样，
身上戴着成串的珠子，闪闪发光，
就像是一棵能动的劫波树走下天堂。〔一九〕

把欢迎的物品拿给他！

优哩婆湿 （遵命递给他）这是向尊者致敬的物品。

〔那罗陀上，大家都站起来。〕

那罗陀 中间世界^[99]的统治者万岁。

国王 （从优哩婆湿手里把物品拿过来，献上去）尊者呀，我向你致敬。

优哩婆湿 我给尊者行礼。

那罗陀 希望你们夫妇白首到老，永不分离。

国王 （独白）但愿如此。（搂着男孩子，高声说）孩子呀！给尊者行礼。

男孩 尊者呀！优哩婆湿的儿子阿优婆给你鞠躬。

那罗陀 愿你长命百岁。

国王 你请坐吧。

那罗陀 好吧。（坐下。）

〔大家都跟着那罗陀坐下。〕

国王 （肃然起敬）尊者呀！你到这里来有什么事情呢？

那罗陀 国王呀！请听一听伟大因陀罗的命令吧。

国王 我洗耳恭听。

那罗陀 因陀罗有大神通力，能看到一切，他知道你下定决心要退隐到山林里去，因此他命令……

国王 他命令什么呢？

那罗陀 “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圣人们预见到，在天神与恶魔之间要爆发一场战争。你勇武善战，是我们的朋友。因此，你不能放下武器。就让这个优哩婆湿做你的正式的妻子，同你白头偕老吧。”

优哩婆湿 （偷偷地说）哎呀，我心头好像是拔掉了一根刺。

国王 我遵守众神之王的命令。

那罗陀 好哇！

因陀罗给你做事，
你也满足他的愿望；
太阳能把火点燃，
火也能充实太阳。〔二〇〕

（看着天空）蓝婆呀！把伟大因陀罗自己搜集起来的供阿优婆太子灌顶礼用的东西拿过来吧！

〔天女们上，正像上面所说的，手里拿着东西。〕

天女们 尊者呀！这里是供灌顶礼用的东西。

那罗陀 让那个长命百岁的孩子坐到吉祥宝座上来吧。

蓝婆 这边来，孩子呀！（扶男孩坐上吉祥宝座。）

那罗陀 （用罐子向男孩头顶上浇水）蓝婆呀！你把其余的仪式做完吧！

蓝婆 （按照他说的做完）孩子呀！给尊者和你父亲母亲行礼！

〔男孩行礼如仪。〕

那罗陀 祝你幸福！

国王 愿你为我们家门增光！

优哩婆湿 愿你孝敬父亲！

〔幕后两个宫廷诗人唱。〕

二宫廷诗人 愿太子万岁！

其一

仙圣阿特哩^[100]像是梵天，
月亮又像阿特哩一般，
神仙像是月亮，
皇帝又像是神仙；
你要像你父亲那样，
受人爱戴美名传；
在你这优越的家庭里，
幸福已经达到顶点。〔二一〕

其二

老百姓昂首看，
你父亲站在他们前面；
你表现出大无畏精神，
坚定不移地站在一边。
像是恒河被分开，
一面是海，一面是雪山；
皇家尊荣在你们之间分开，
它却更会光辉灿烂。〔二二〕

天女们（走近优哩婆湿）谢天谢地，我们亲爱的朋友看到自己儿子灌顶成为太子，她也得到允许不再同自己的丈夫分离，她真高兴呀！

优哩婆湿 这幸福我们都有一份。（抓住男孩子的手）过来，孩子，给姨行礼！

〔男孩过去了。〕

国王 站住！我们同时也要到夫人^[101]那里去呀。

那罗陀

阿优婆举行了太子灌顶礼，

让我回忆起了一件事情：
想当年大神因陀罗，
也曾让战神做总司令。^[102]〔二三〕

国王 我感谢因陀罗。

那罗陀 喂，国王呀！除了使你高兴以外，因陀罗还能做什么更多的事情呢？

国王 如果因陀罗加恩于我，我还能妄想什么呢？那么——就让它这样吧。

〔演员唱。

幕后

财富和知识永远冲突，
兼而有之，实在很难；
为了好人们的快乐幸福，
就让他们把两者来兼。〔二四〕

还有：

让所有的人承担痛苦，
让所有的人看到幸福，
让所有的人得到爱情，
让所有的人到处满足。〔二五〕
〔全体下。

——第五幕终

迦梨陀娑写的叫做《优哩婆湿》的剧本终

注 释

- [1]印度古典剧本一开头照例有一首赞神诗,这里颂赞的是湿婆。吠檀多(Vedānta),印度古代重要哲学派别之一。吠檀多经,相传为跋多罗衍那所造,时间约为公元后二世纪。“伊师婆罗”,意译为“大自在”,印度许多神都有这个尊号。“瑜伽”,梵文是 *yoga*,意思是“静坐沉思,澄心涤虑”。中国古代译为“相应”。
- [2]梵文原文是 *Narasakha*,意思是“那罗的朋友”,指的是那罗延(*Nārāyaṇa*)。在印度神话里,那罗延是原人的儿子,有时候指梵天,有时候又指毗搜纽或黑天王。
- [3]梵文原文是 *Kailāsanātha*,这里指的是财神俱毗罗。
- [4]因陀罗是古代印度的天老爷。但是他的宝座却不像中国玉皇大帝的那样稳固。如果下界有什么人精勤苦行,因陀罗在天上就着慌,怕这个人夺走他的宝座。在这时候,他就派天女下凡,去破坏那个人的道行。
- [5]*Śrī* 或 *Lakṣmī*,美之女神,毗搜纽的老婆。
- [6]*Gaurī*,女神名,湿婆的老婆。
- [7]*Kubera*,财神。
- [8]*Somavaṃśa*,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印度古代帝王不是把自己说成是月亮的后裔,就是把自己说成是太阳的后裔。
- [9]*Hemakūṭa*,把世界分为九部分的群山之一,在喜马拉雅山北边。
- [10]在马的两耳之间竖上一个拂尘,表示这是御马。拂尘多半是犛牛尾做成的。
- [11]印度神话一般把仙人分为三类:天仙、梵仙和王仙。
- [12]*Prajāpati*,最初指沙维德利、苏摩、因陀罗等,后来变为最高神格,有时候也指毗搜纽、湿婆等。

- [13] Viśakha, 二十八宿的第十四(以后是第十六)宿, 汉文叫做氐。
- [14] Kalpa, 全译应该是“劫波”。根据古代印度神话, 梵天的一天就是一劫波, 等于人间四十三亿二千万年。
- [15] Gandharva, 神名, 是天国的音乐师。
- [16] Nārada, 印度古代神话中仙人的名字, 常常作为神人之间的使者而出现。
- [17] Keśin, 一个恶魔的名字。
- [18] Bhagavat, 意译是“尊者”。
- [19] 丑角的名字。
- [20] 意思是: 国王失神落魄, 心里念念不忘只是想到优哩婆湿, 有时候对皇后说话也竟喊出优哩婆湿的名字。
- [21] 我用的本子上没有这两个字。根据剧情, 必须补上。
- [22] 像莲花一样美的脸, 印度诗人常用莲花来比拟女子的脸。
- [23] Cātaka, 学名是 *Cuculus Melanoleucus*, 据说以喝雨珠为生。
- [24] 梵文是 *Mādhavī*, 学名是 *Gaertnera Racemosa*。
- [25] 梵文原文是 *Pañcabāṇa*, 意思是“有五支箭的人”, 也就是爱神。据印度神话, 爱神在箭壶里插着五支箭, 被箭射中, 就陷入情网。
- [26] Aśoka, 学名是 *Jonesia Asoka Roxb.*
- [27] Ahalyā, 在古代印度神话里, 是乔答摩(Gautama)的老婆, 天帝因陀罗爱上了她。
- [28] 梵文是 *Devaguru*, 指的是迦叶波(Kāśyapa)或祈祷主(Bṛhaspati)。
- [29] 梵文是 *Śikhābandhana*。
- [30] *Pratiṣṭhāna*。
- [31] 梵文是 *Nandana*, 天帝因陀罗的园林。
- [32] 梵文是 *Pārijāta*, 乐园里五棵树之一。
- [33] *Rasa*, 本义是“果汁”。在文艺批评方面, 它的意思就是“情绪”。印度古代文艺批评家认为有八种或十种情绪。
- [34] *Anjanā*, 一个天女的名字, 曾和风神恋爱、生子。
- [35] *Kamīkāra*, 学名是 *Pterospermum Acerifolium*。
- [36] *Sarasvatī*, 文艺女神。
- [37] 参见注[33]。

[38]Keśava,指的是黑天王。

[39]Puruṣottama,指的是黑天王。

[40]Rohinī,月亮运转一周要用二十七天。印度人就把天空分为二十七个星座,月亮每天经过一个星座。在中国,月亮是阴性,在印度,它却是阳性。印度人于是就把二十七个星座幻想成月亮的二十七个老婆。在这二十七个老婆中,据说月亮最爱的就是第四个,名叫卢醯尼。卢醯尼在中国是二十八宿的第二宿,名叫毕。

[41]根据印度神话,大神湿婆有三只眼睛,中间的一只生在前额上。在这一只的上面,有一弯新月。

[42]指的月亮,因为国王自称是月亮的后裔。参阅注[8]。

[43]古代印度人相信,胛臂跳动,就表示要走好运。参阅《沙恭达罗》第一幕:国王一走进净修林,他的胛臂就跳动起来。

[44]Kailāsa,在喜马拉雅山里面,是财神的住处,大神湿婆也住在这里。

[45]Śacī,因陀罗的老婆。

[46]据印度注疏家的意见,这句话的意思是:丑角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吃了一惊,所以才这样问。

[47]据说,鱼是永远不闭眼不眨眼的。印度的神仙们据说也是不闭眼不眨眼的,他们永远不睡觉。中国古代神话里也有类似的说法。

[48]意思是说:许多国王都为他所征服,来到他的朝廷上向他磕头致敬。这些国王王冠上的红宝石闪着光,照红了他的踏脚凳。

[49]Gandhamādana,印度古代神话中的山名,在迷卢山之东,以香林著名。

[50]Vidyādhara,住在喜马拉雅山里面的仙人;他们有神通力,服侍湿婆。

[51]上面六首幕后唱的诗都不是用梵文、而是用方言写成的。下面幕后唱的诗也是这样。

[52]这首诗是国王唱的,因此它用梵文写成的。

[53]形容眼睛之美。

[54]以上两首诗原文都是梵文。

[55]这首诗的原文是方言,所以,虽然口气是国王的,但它不会是出自国王之口。诗前应该补上“幕后”二字。

[56]与上一首诗相同。

- [57]Nicula,学名是 *Barringtonia Acutangula*。
- [58]Kandali,一种开白花的植物,只在雨季中出现。
- [59]女子肚脐深,印度人认为是美的。印度女子一般都把肚脐袒露在外面。
- [60]Indragopa,在雨季出生的一种虫子。
- [61]古代印度人认为,女子这样走路是美的。
- [62]指的孔雀。
- [63]Jambu,学名是 *Eugenia Jambolana*。
- [64]见注[50]。
- [65]Dvipadikā,一种韵律的名字。
- [66]Mānasa,一个圣湖的名字,位于盖拉莎山(参阅注[44])上,是一个朝拜的圣地。据说,天鹅的故乡就在这里。
- [67]参阅本幕第20首诗和注。
- [68]以上两首诗都是用方言写成的,都是幕后的唱词。虽然第二首是用国王的口气,仍然不会是出自国王之口。
- [69]Nīpa,学名是 *Nauclea Cadamba* 或 *Ixora Bandhucca*。也有人说,它是阿输迦树(无忧树)的一种。
- [70]Śallakī,学名是 *Boswellia Thurifera*。
- [71]中国古代小说里形容女子美丽,常用“闭月羞花”这样一个词,意思同这一句话差不多。
- [72]Yūthikā,学名是 *Jasminum Auriculatum*,是茉莉花的一种。
- [73]Kinnara,印度神话中的一种神灵,人身马头,或者人头马身,擅长音乐。
- [74]这一首诗虽然用的是国王的口气,但用方言写成,所以仍是幕后唱词。诗前应加“幕后”两字。
- [75]这一首诗也是用方言写成的,不会出自国王之口,下面的“幕后”二字应提到这一首前面来。
- [76]这一首诗是用梵文写成的,是出自国王之口。
- [77]Airāvata,因陀罗的大象。
- [78]这一首诗是用方言写成的,是幕后唱词。
- [79]Kadamba,学名是 *Nauclea Cadamba*,开橘红色的花,芬芳扑鼻。
- [80]Mandāra,学名是 *Erythrina Indica*。在古代印度神话里,被认为是乐园里五

棵树之一。

[81]Śailasutā,指的是波哩婆底(Pārvatī)。

[82]参阅注[41]。

[83]这一首诗是用方言写成的,是幕后唱词。

[84]这一首诗是用方言写成的,是幕后唱词。

[85]Kumāra,指的是塞建陀(Skanda)或迦哩提吉耶(Kārttikeya),是大神湿婆的儿子。

[86]Gaurī,指的是波哩婆底。

[87]在宝石上钻孔的匠人。

[88]Kirāta,一种“贱民”,住在山林里,以狩猎为生,因为不遵守宗教上那许多清规戒律,沦为首陀罗种姓。

[89]Yavanī,直译是希腊女人。在梵剧中,服侍国王的宫女,特别是掌管弓箭的,常常叫做耶婆尼。有的学者想从这里证明古代印度戏剧和古代希腊戏剧的密切关系。但还没有成为定论。

[90]Lavalī,树名,学名是 Averrhoa Acida。

[91]Candrakānta,据说是月光凝结而成,再经月光一照就会融解。

[92]原文是 Kavacadhara,直译应该是“穿甲冑的人”。

[93]在古代印度,再生族(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的一生分为四期:一、林行期,做学生,学习吠陀和祭仪;二、家住期,归家做家主,娶妻生子;三、林栖期,年既老,把家务交给儿子,隐居林中;四、遁世期,出家做苦行者,身如云水,游历四方。第三第四差别不大,有时颠倒过来。

[94]Purandara,意思是破坏恶魔的堡垒。

[95]补路弥(Paulomī),直译就是补路曼(Puloman)的女儿,她是因陀罗的老婆。阇衍陀(Jayanta)是她生的儿子。

[96]这里指的是婆罗多。

[97]意思是看破红尘,到山里去当苦行者。

[98]参看注[16]。

[99]所谓“中间世界”,指的是地球,因为上有天堂,下有地狱。

[100]Atri,古代大仙之一,有许多吠陀颂歌,据说都是他作的。

[101]根据印度注疏家的意见,这里的“夫人”是指的皇后。

[102]天神们出征的时候,要有一个首领。最初首领是因陀罗自己;后来,因陀罗任命了战神(俱摩罗、塞建陀或迦哩提吉耶,都指的是一个神)做总司令。参阅霍布金斯(E. Washburn Hopkins)的《史诗神话》(Epic Mythology), Strassburg, 1915, 页 56。

附

关于《优哩婆湿》

迦梨陀婆一生共写过三个剧本。从艺术价值上来看,《优哩婆湿》仅次于《沙恭达罗》。一千多年以来,它始终为广大印度人民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所喜爱。各国学者研究这一个名剧的文章非常多,看法也非常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令人目迷五色,无所适从。

在这一篇文章里,我试着对“优哩婆湿”的故事的演变,对这个剧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出一些个人的肤浅的看法,供读者们参考。

先从剧本的情节谈起。

国王补卢罗婆娑从恶魔计身手里救出了天宫歌妓优哩婆湿。两个人一见倾心,彼此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国王回宫以后,朝思暮想。优哩婆湿回到天上,也是念念不忘。她偷偷地同女友质多罗离迦离开天宫,来到人间,到国王花园里去看他。她用隐身术把身子隐起,偷听了国王同丑角的谈话,还写了一首情诗送给他,又派质多罗离迦先出面同他会见,最后自己收起隐身术,同国王见面。正在这个时候,天老爷因陀罗派人找她回去演剧。她快快地回到天宫,在演剧时竟把剧中人物补卢输陀摩的名字错念成补卢罗婆娑。她师傅婆罗多很生气,骂了她一顿,把她赶下天宫。因陀罗对她发了慈心,告诉她:她什么时候看到亲生儿子的面孔,就能再回到天上。她下凡后同国王住在一起。皇后最初有点嫉妒,后来也就无可奈何地容忍下来。有一天,优哩婆湿同国王出游,国王老是

看一个女妖。她十分嫉妒,忘记了一个禁戒,竟走入鸠摩罗林里去。脚刚一踏入,她立刻就变成了一株蔓藤。国王看不到她了,愁绪万端,在林子里东游西荡,对孔雀、杜鹃、蜜蜂、大象等等倾诉自己的心情,问它们是否知道优哩婆湿的下落,结果自然是失望。他最后拣到一块红宝石,一碰那棵蔓藤,优哩婆湿立刻恢复了原形。他们回到宫中,一只老鹰把那块红宝石当成鲜肉,叼走了。有一个少年用箭把老鹰射下来。这少年原来就是优哩婆湿的亲生儿子。她因为怕回天宫。不敢见他的面,就把他寄养在一个女苦行者家里。女苦行者把儿子送来,优哩婆湿又悲又喜。喜的是看到儿子,悲的是要回天宫。正在这时候,因陀罗派那罗陀下凡告诉他们:她可以同国王白首偕老,不必急于回去。于是皆大欢喜,这一个剧本也就结束。

这个故事并不完全是迦梨陀婆创造的。从故事的基本内容上来看,它是印欧语系产生最早流传最广的一个爱情故事。有人甚至说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爱情故事。不管怎样,里面保留了不少的原始人类的风俗的痕迹,这是无可置疑的。

专就印度一个国家来说,这个故事也有长期演变的历史。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语言里,它有不同的形式。在迦梨陀婆以前是这样,在迦梨陀婆以后,也还是这样。仔细研究起来,是一个十分有趣也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各个不同的本子里,最古的是《梨俱吠陀》X·95。这里的故事不全,只保留了一段优哩婆湿和补卢罗婆婆的对话,都是用诗体写成的。优哩婆湿已经决心离开补卢罗婆婆。他劝她回心转意,不要离开他:“哎呀,老婆呀!回心转意吧!可怕的人呀!让我们谈一谈吧!”(X·95·2)她却仍然坚持要走,再三说:“啊,补卢罗婆婆呀!回到你的命运那里去吧!我是跟风一样难以捕捉的。”(X·95·3)最后两个人终于分离,构成了一个悲剧性的结局。

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X·95·9 说:

如果追求我们天女的那个凡人获得水妖的同意同她们混杂在一起,那么她们就会像天鹅一样把自己的身子露出来,像游戏的种马一样互相又咬又踢。

这一首诗里所谓“像天鹅一样”,原来只是一个比喻。但是到了后来,经过了长期的发展与演变,水中天鹅竟真地出现在这个故事里。在迦梨陀娑的剧本里,天鹅虽然没有正式出现,但是在幕后唱的诗里,我们不是也听到湖上那一对天鹅吗?

这整个故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学者们的意见是非常分歧的。有的人主张,优哩婆湿象征着黎明,而补卢罗婆娑则象征着太阳,太阳总是跟在黎明后面的。有的人用原始人图腾崇拜来解释这个故事;男女双方崇拜的图腾不一样,稍有触犯,就引起分离。又有人说,两个人相亲相爱是原始人取火的方式的象征;他们用两块木片摩擦取火,下面的木片叫做优哩婆湿,上面的叫做补卢罗婆娑。还有人企图用原始部落的野蛮风俗来解释这个故事:一旦女的给男的生了儿子和继承者,男的就要牺牲掉。总之,解释是五花八门的,其中也有不少唯心主义的成分。我不想在这方面多伤脑筋,这是徒劳无益的。我只提醒大家:在《梨俱吠陀》的这个故事里,优哩婆湿一点也不温柔,她是十分冷酷无情的。所以补卢罗婆娑才接二连三地把她叫做“可怕的人”。

从时间先后来看,《梨俱吠陀》以后,这个故事最古的形式是保留在《百段梵书》(Śatapatha – Brāhmaṇa)里面的那一个。上面我已经说过,《梨俱吠陀》里面的那个故事是不全的。但是在《百段梵书》里,这个故事却叙述得有头有尾,十分完整。情节大致如下:

天女优哩婆湿爱上了伊罗的儿子补卢罗婆娑。他们结婚的时

候,她对他说:“你一天可以拥抱我三次;可是不要勉强同我躺在一起,不要让我看到你裸体,因为这是对我们女子的礼貌。”他们同居了很久,她怀了孕。干闥婆们不高兴了,他们想出了一条让她回来的计策。她床头上拴着一只母羊和两只羊羔。干闥婆偷走了一只羊羔,她大惊高呼:“有人把我的羊羔抢走了,就仿佛这里没有英雄好汉、没有男人似的。”他们又偷走第二只,她又把这话说了一遍。补卢罗婆娑心里想:“我在这里,怎能说没有英雄好汉、没有男人呢?”在匆忙中,他赤身露体就跳了起来。干闥婆乘机打了一个闪,她看到了他的裸体,立刻就消逝不见了。他满怀愁绪,走遍了俱卢国,到处寻找她的踪迹。最后他走到一个荷花池边上。天女们变成了天鹅在里面游泳。优哩婆湿看到他,于是天女们都到他跟前来。他们俩就用《梨俱吠陀》里的诗歌(X·95·1、2、14、15、16)一问一答。她的心软了,可怜起他来,对他说道:“在一年最后的那个夜里,你到这里来,可以同我睡一夜觉,你的儿子也会生出来了。”他按时来到,看见一座金宫,走进去。她对他说:“明天早晨,干闥婆要施恩于你,你可以挑选一下。”他请她替自己挑选,她说道:“你就说:‘我愿意变成你们的同类。’”他照办了,干闥婆把火放在一个盆子里,递给他,说道:“祭过火,你就变成我们的同类了。”他带了火和自己的儿子,往家里走。他把火放在树林子里,只带了孩子回村。当他转回来的时候,火不见了:它变成了一棵阿湿婆陀树,盆子变成了一棵舍弥树。他回到干闥婆那里,他们说:“在一整年内,你要做够四个人吃的米饭。每一次从这一棵阿湿婆陀树这里拿三块木头,涂上酥油,把它们投到火中,嘴里念着包含着‘木头’和‘酥油’这些字的诗句:这样产生出来的火就是你所需要的火。”他们又说:“这很难理解。你还是用阿湿婆陀树的木头做成一根上面用的取火棒,再用阿湿婆陀树的木头做成一根下面用的取火棒:这样产生出来的火也就是你所需要的火。”他照办了,他变成了一个干闥

婆。

这个故事十分详尽,细微末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对《梨俱吠陀》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但是两者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种发展有些什么过程呢?这却很难说。虽然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后者却加进去了大量的新东西,而且几乎完全改变了前者的面貌。在《梨俱吠陀》里,优哩婆湿是一个“可怕的人”,结局是悲剧性的,不管补卢罗婆婆怎样恳求,她坚决不为所动。而在这里呢,她一见他,心就软了下来,给他出了主意,使他变成了一个干闼婆,同自己永远生活在一起,结局是喜剧性的。

在《百段梵书》之后,史诗《摩诃婆罗多》和许多《往世书》里面都有这个故事。《毗搜纽往世书》(Viṣṇupurāṇa)里的那一个可以算是最详细的。这里从国王的家世叙起,而且叙述得非常详尽具体。他英俊、虔诚、爱真理、慷慨好施。优哩婆湿一见面,就爱上了他。干闼婆设计偷羊,她看到他的裸体,立刻消逝不见。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到处漫游,最后来到俱卢国,看到优哩婆湿同四个天女在荷塘中游戏。她告诉他,自己怀了孕,请他一年后再来。到了时候,他来了,看到第一个儿子阿优婆。以后每年会面一次,一直到她生了第五个儿子。最后她给他出了主意,经过了《百段梵书》里面叙述的那些波折,终于变成了一个干闼婆。

这个故事,大体上说来,同《百段梵书》里的那一个属于同一个系统。除了开头对国王的家世叙述得特别详尽外,其余的情节几乎完全一样,结局也完全相同。它可以说是《百段梵书》的进一步的发展。

这发展并没有停下来,在《毗搜纽往世书》之后,这个故事继续发展下去。随了时间的推移,它经历了不少的变化,在不同的本子里,有了不同的形式。各种本子又都各有所增,各有所减。到了迦梨陀婆手里,它就成了表现在剧本《优哩婆湿》里面的这个形式。

但是,在这里,这个故事也还并没有停下来,在迦梨陀娑之后,它仍然继续发展下去。到了公元后十一世纪,苏摩提婆(Somadeva)也把它收入他的名著《故事海》(Kathāsaritsāgara)中。为了便于比较,我也把《故事海》里的这个故事译在下面(第十七卷第十八个故事):

古时候有一个国王,名字叫做补卢罗婆娑,他是一个虔诚礼拜毗搜纽的人;他游历天上地下,毫无阻挡。有一天,正当他在神仙花园难陀那里面闲逛的时候,有那么一个叫做优哩婆湿的天女,她是爱神手里第二件能使人失掉知觉的武器,她对他看了一眼。在看他的这一刹那,她是这样神魂颠倒,以致震动了蓝婆和其他朋友的柔弱的心灵。当国王看到这神奇得像甘露一般的美的时候,他也因为拿不到手而渴望得发昏。以后,遍知一切住在奶海里的毗搜纽,当超群出众的隐士那罗陀来看他的时候,给隐士下了下面的命令:“仙圣呀!国王补卢罗婆娑现在正住在陀难那园里,他的心给优哩婆湿俘虏走了,他受不住这一份同情人分离的痛苦。所以,隐士呀!你去走一趟,传我的话告诉因陀罗,叫他赶快把那个优哩婆湿送给国王。”那罗陀接受了毗搜纽这个命令,立刻执行。他走到补卢罗婆娑那里,补卢罗婆娑的样子正像上面描述的那样,他把他从昏迷中叫醒,对他说道:“起来吧,国王!毗搜纽派我来救你,因为那一位大神决不忘记虔诚皈依他的那些人的痛苦。”隐士那罗陀就用这些话来鼓励补卢罗婆娑,然后同他一道到众神之王那里去。

他把毗搜纽的命令传达给因陀罗,因陀罗怀着虔敬的心情接受下来,这个隐士就把优哩婆湿送给了补卢罗婆娑。把优哩婆湿一送走,天国居民的生命就给剥夺掉;但是对优哩婆湿自己说来,这却是使她恢复生命的万应灵药。这以后,补卢罗婆娑就跟她一起回到地球上来,把一个美艳惊人的天女新娘带给凡人们看。从

那以后,两个人,优哩婆湿和国王,就好像是给互相凝视的带子捆住一样,再也分不开了。有一天,补卢罗婆娑到天上去,因陀罗同檀那婆发生了战争,约他去助战。在这一场战斗中,阿修罗的那个名叫摩耶陀罗的国王被杀掉,因此因陀罗就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所有的天女都来表演。在这时候,补卢罗婆娑看到天女蓝婆表演了一个叫做迦里陀的舞剧,她师傅东补卢在那里帮她;他看到以后,就笑了一笑。蓝婆于是就用讽刺的口吻对他说道:“我想,凡人哪!你大概知道这一个天国舞蹈吧,是不是呢?”补卢罗婆娑回答道:“由于同优哩婆湿结了婚,我知道一切连你师傅东补卢都不知道的舞蹈。”东补卢一听这话,就发了火,诅咒他道:“你会同优哩婆湿分离,一直到你向黑天赎罪为止。”补卢罗婆娑听了这诅咒,把事情都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优哩婆湿。这简直比晴天霹雳还可怕。立刻就有一群干闥婆突然袭击过来,国王还没有看到他们哩,优哩婆湿已经给抢走了,根本不知道抢到哪里去。补卢罗婆娑知道,这一场灾难是那个诅咒招来的,就走到波陀哩迦净修林里去,在那里苦修苦练,来请求毗搜纽的饶恕。

但是优哩婆湿仍然留在干闥婆的国土里,为别离所折磨,没有什么感觉,就像是死了、睡着了一般,或者只像是一幅画。她希望诅咒结束,这种希望支持了她的生命;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她牢牢地抓住了生命,同时她就像一只母鸳鸯一样度过漫漫的长夜,这是她注定要同公鸳鸯分离的时候。补卢罗婆娑用那种苦行求得了毗搜纽的饶恕;既然毗搜纽满意了,干闥婆就把优哩婆湿送还给他。就这样,那一个国王在诅咒期满的时候,又同天女住在一起,虽然住在地上,却享受着天堂的幸福。

故事就到这里为止。

这个故事同《百段梵书》和《毗搜纽往世书》里的那两个都很不一样。后面两部书十分强调那种祭火的仪式;只有通过这种仪式,

补卢罗婆娑才能变成一个干闥婆,才能同优哩婆湿永远住在一起。但是,在这里,这种祭火的情节一点都没有了。一方面,《故事海》比《百段梵书》和《毗搜纽往世书》晚出,祭火的仪式逐渐失掉意义;另一方面,《故事海》里的这个故事的改编者显然是一个毗搜纽的信徒。他是利用这个故事来宣扬毗搜纽的威力,替自己的信仰辩护。

一直到了近代,还有人利用这个故事来进行创作。比如爱国诗人泰戈尔就曾写过一首用优哩婆湿作题材的诗。但是他只是利用它来宣传自己的哲学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情。对故事的情节没有什么发展,这里就不多谈了。

在印度文学史上,这个故事的发展演变的历史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我上面谈的只能算是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一些带有典型性的例子。在印度以外,属于同一类型的故事也可以找到。但是我们不是在这里研究这个故事的发展过程,所以这些也就不多谈了。

我为什么费这样多的篇幅举这样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故事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情况呢?这是因为,迦梨陀娑的题材几乎都是旧有的东西。他究竟怎样处理这些题材,是研究他的创作手法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必须仔细地加以分析。通过对比,我们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在故事情节方面继承了一些什么东西,又创造了一些什么东西。总之,在任何作品里,他都不是无所抉择地把旧有的故事全盘抄袭过来,而是创造性地发展了它,让它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也可以说是旧瓶装新酒吧。

“优哩婆湿”这个故事从《梨俱吠陀》起,就含着不少的神话成分。优哩婆湿本人就是一个天女。迦梨陀娑把这些神话成分都保留了下来。对于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理解得过于狭隘,认为迦梨陀娑真正相信这一套。据我看,他只是利用这些东西,用隐晦曲折的手法来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上一些问题的看法。故事的旧框子不

够用,他于是就创造出一些新东西,增加一些新情节。比如国王同优哩婆湿出游,国王看了一个女妖几眼,优哩婆湿就嫉妒起来,因而惹起了一场风波。从整个剧本来看,矛盾的发展正是以这一场风波为转折点,是剧本画龙点睛的地方,而这些情节正是迦梨陀婆的创造。

至于故事里面这些人物的性格,虽然名字一直没有变,但是各时代都各有所不同。《梨俱吠陀》里面的优哩婆湿、补卢罗婆婆等,同《百段梵书》和《毗搜纽往世书》里的不一样,同《故事海》里的也不一样,当然同迦梨陀婆笔下的更不一样。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在《梨俱吠陀》里,优哩婆湿十分冷酷无情。《百段梵书》和《毗搜纽往世书》改变了她的性格。到了迦梨陀婆笔下,她更变得非常机警、聪慧、温柔、多情。在《百段梵书》和《毗搜纽往世书》里,优哩婆湿逃走是被动的,因为她看到了国王的裸体,非走不可。而在迦梨陀婆的剧本里,她逃走是主动的,因为国王老是看一个美丽的女妖。补卢罗婆婆这个人物的性格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梨俱吠陀》里,他的个性不十分清楚,他只是一个被女人遗弃了的可怜巴巴的男人,低声下气地恳求女的不要离开他。到了《百段梵书》和《毗搜纽往世书》,他有了明确的性格,但也只限于到处奔走寻找自己的情人。在迦梨陀婆笔下,他的性格有了极其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发展,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充满热情、有权谋、能果断的人物形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迦梨陀婆笔下的那一些有着神仙名字或古人名字的人物,实际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物的影子。他们的思想感情不是原始社会的,也不是奴隶社会全盛时期的,而是属于一个比较更晚的时代。

弄清楚这一点,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来谈一谈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

究竟什么是这个剧本的主题思想呢?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每

一个读者都可以看出来:这个剧本主要是写天女优哩婆湿和国王补卢罗婆娑的爱情。根据印度传统的艺术理论,印度古典戏剧一般分为十类,印度术语就叫做“十色”(Daśarūpaka)。此外还有所谓“次色”(Uparū-paka)若干类。像《优哩婆湿》这一类写男女爱情的剧本叫做“陀卢吒迦”(Troṭaka),是次色的一种。它的特点是五幕至九幕,一部分在天上,一部分在人间。从剧本的“情绪”(Rasa)来讲,这一个剧本属于“恋爱”(Sṛṅgāra)这一类型。谈到恋爱,不外有两种可能:一是合,一是分。印度术语把前者叫做“会合”(Sambhoga),后者叫做“分离”(Vipralambha)。在我们这个剧本里,这两种情况都出现了,而且故事情节的矛盾也就随着这一对情人由分而合、由合而分、最后终于会合的过程而逐渐发展。

简短地说,这就是剧本的主题思想。

这样一来,就出了问题:迦梨陀娑写这个剧本好像完完全全是根据的传统的规定,使用的传统的手法,从形式到内容,一套清规戒律,谈不到什么独创性;那么这个剧本之所以在一千多年的时间内,在印度国内外广大的土地上受到人民的欢迎,原因究竟何在呢?

下面我们就进行一些分析。

先从剧中的人物分析起。

本剧的女主角是优哩婆湿。根据印度传统的艺术理论,一个剧里的女主角共分为三种类型。优哩婆湿属于第一种类型,梵文术语叫做 Svīyā(男主角的老婆)。根据另一个分类法,她属于 Abhisārikā 这个类型,意思是“自己跑到情人那里去的”。为了说明问题,不妨拿她来同沙恭达罗比一下。她们之间有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也是很显著的。沙恭达罗属于 Mugdhā 这个类型,意思是“天真无邪的”。她是一个隐士的养女,住在树林子里,与世隔绝;因此她天真烂漫,不大通人情世故。虽然她同国王豆扇陀一见倾

心,但是在国王跟前,她羞答答的,竟连一句话也说不出。她那两位女友却是落落大方,她把一切都推给她们俩。甚至国王问到有关她自己的事,她都不答复,而由两位女友代答,就仿佛她根本不在场似的。

然而优哩婆湿呢,她显然不是这样子。她是天宫舞妓,深谋远虑,饱经世故,对恋爱素有经验。在这方面,她就像是一团烈火,一点也不胆怯。虽然迦梨陀婆也描绘了一下她害羞的情况,但这显然不是她性格的本质方面。在第一幕里,她一睁开眼,就独白说道:“我给那个恶魔头子一抓,反而成全了一件好事。”她又说:“我想用两只眼睛把那个同情别人的人喝下去。”在第二幕里,她竟迫不及待,亲自出马,从天上下降到国王的宫里,去找国王。她对质多罗离迦说,她已经把自己的心先派来了。虽然自己也说:“我这举动有点不顾羞耻。”但是立刻又坦白承认:“爱神逼着我,我还有什么好考虑的呢?”当国王抓她的手的时候,她一点也不像沙恭达罗那样表示拒绝。到了第三幕,她干脆穿上跟情人幽会的蓝色的丝衣服,再一次从天上下降到王宫里,去找国王。她对质多罗离迦说道:“爱神命令你,赶快把我带到那一位妙人儿的宫殿里去!”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溢于言表。最后,她竟用双手捂住国王的眼睛,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种泼辣大胆的作风在当时印度的社会里是很突出的。

在这一个剧本里,同在《沙恭达罗》里不一样,迦梨陀婆让皇后也出了场。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三角,优哩婆湿和皇后在争取国王的爱情方面是对立面。在分析优哩婆湿这个人物的时候,谈一谈她对皇后的态度,也是很必要的。

从整个剧本看来,优哩婆湿对皇后的态度是很好的。她不但一点也不嫉妒,而且还称赞皇后的风度,说她跟因陀罗的老婆沙质一样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想,原因不外两个:一个是,她胜利

在握,没有必要再把皇后看成劲敌;另一个是,她设身处地体会皇后的处境与心情,虽然使皇后处于这种境地的正是她自己,但是这也并不妨碍她对皇后寄以深切的同情。我觉得,迦梨陀娑处理这种微妙细致的女子的矛盾心情,是很成功的。这两个原因哪一个切合实际呢?我比较倾向于后者。

总之,在迦梨陀娑心目中,优哩婆湿是正面人物,是他著意描写的人物,是他的理想人物。在他的诗和剧里,女主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就拿他的三个剧本来说吧。《沙恭达罗》里面的女主角是用干闥婆方式同国王豆扇陀结婚的。《摩罗毗伽和阿祇憍密多罗》里面的摩罗毗伽也是自由地同阿祇憍密多罗结婚的。但是,在这方面,最大胆最没有顾忌的应该说是优哩婆湿。因此,我们可以说,在迦梨陀娑所创造的女子形象中,优哩婆湿占有独特的地位。

现在再谈国王补卢罗婆娑。

国王这个形象里面有传统因袭的成分,也有迦梨陀娑新创造的成分。根据印度传统的艺术理论,在爱情剧里面,男主角有不同的类型。补卢罗婆娑是属于叫做 *Dakṣiṇa* 的类型。意思是“善于向女子献殷勤,一个人同时爱几个女子,而以其中的一个为主”。在一般戏剧中,英雄分为四个典型,其中第一个叫做 *Dhīrodātta*,意思是“思想高贵,豁达大度,克己,坚毅”。《沙恭达罗》里面的国王豆扇陀,《摩罗毗伽和阿祇憍密多里》里面的阿祇憍密多罗,都属于这个类型。这个剧本里的补卢罗婆娑也是这样。

在这样情况下,迦梨陀娑必须把国王美化,按照艺术理论来写他。这是传统因袭的成分。

此外,补卢罗婆娑是国王,是月亮世系的后裔,因陀罗的朋友。在印度古代法律圣书《摩奴法典》里面,专为国王设了一卷,这就是第七卷,谈到国王的职责。第八卷也有一部分谈到国王的职责。

比如：国王应该保护人民，而不压迫人民；他应该惩办坏人；他应该尊敬和帮助有学问的婆罗门，施舍给他们财物；他应该谦虚；他应该学习吠陀，举行祭典；他应该勇敢战斗；他应该保护弱小者和女子，等等。

应该说，这些条条都很美妙。但这只是书本上的“教条”，恐怕历史上没有一个国王能够做到这一步。不过，既然有了这些条条，迦梨陀娑又是宫廷诗人，他就不得不照猫画虎，按条行事，把国王美化。这也是传统因袭的成分。

既然是传统因袭，就不足以表现国王的真面目。

那么，国王的真面目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表现在他的具体行动上，而正是这些具体行动才真是迦梨陀娑的创造。在这里，他用比较隐晦曲折的笔法揭穿了国王的虚伪与卑鄙，让我们透过层层条条看到国王的一些真相。

国王明明已经爱上了优哩婆湿，而且她写给他的情诗就拿在皇后手里，他却当面撒谎。同时又不得不承认自己有罪，甚至向皇后下跪。好一副狼狈像！等到皇后拒绝了他这一套虚伪的动作，他对丑说：“因为她对我不尊敬，我倒要看看她的勇气。”话里面杀气腾腾，好一副阴险像！

到了第三幕，他又换了一副面孔，说什么：“你为什么还要取得那个奴隶的欢心？他正在想尽种种方法来安慰你哩。”（Ⅲ，13）他又说什么：“我并不是你心中想象得那样。”（Ⅲ，14）但是，皇后刚一离开，他就对优哩婆湿说道：“补卢罗婆婆是你的奴隶，他对待别的女子不是这样。”（Ⅲ，18）你看，他变得多快呀！我看，迦梨陀娑已经在他脸上抹上白粉。这种举动同上面那些条条难道有什么共同之处吗？实际上，迦梨陀娑已经通过质多罗离迦的嘴给他下了结论：“那些狡猾的家伙，如果爱上了别的女人，对自己的老婆更会加倍和蔼。”（第三幕）你看，“狡猾的家伙”这一顶帽子戴在国王头上

不恰如其分吗?

在这里,也许有人要问:国王是不是真爱优哩婆湿呢?如果他对她的爱纯挚坚贞,对国王这个人物的估价也就不能这样。这个问题留到下面去分析研究,这里暂且不谈。

总之,国王这个形象,即使不完全为迦梨陀婆所否定,至少也不是为他所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他是迦梨陀婆批判讽刺的对象。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必须在这里加以分析,这就是皇后。在“优哩婆湿”这个故事的发展史上,她是出现在迦梨陀婆笔下的一个崭新的人物。《梨俱吠陀》、《百段梵书》、《毗搜纽往世书》里面都没有这样一个人物,她是迦梨陀婆创造出来的。

为什么迦梨陀婆创造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呢?据我看,是为了加深爱情方面的矛盾,以便更好地描写出女子的痛苦,更好地表达出他对爱情的看法。

皇后一出场,就陷入爱情的矛盾中。在第二幕,当她发现了优哩婆湿写给国王的情诗的时候,心中的忿怒突然爆发。她说:“我现在就拿着它当礼物去看那位天女的情人。”当国王被迫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她愤愤地对他说:“你没有罪,我有罪,因为我这样一个你看着不顺眼的人竟站在你眼前。”在大怒之下,她转身就走,甚至国王对她下跪,她都不理。

这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她的举动是很自然的,很合情合理的,完全无可非议的。

但是,就是当她极端忿怒的时候,她思想里也不是没有斗争的。她对自己说:“我千万不要轻易地过分相信他这一套低头认罪的花样。可是,我又害怕,我坚决不妥协,将来会后悔。”这种矛盾的心情,哀怨的心声,一直到今天,还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这种“害怕”的心情一直控制住她。到了第三幕,她已经回心转意,自动向国王认输了。她对他说:“从今天起,不管夫君爱的

是哪一个女人,不管哪一个女人愿意同夫君共居,我都跟她和睦相处。”

这是第二阶段,同第一阶段有多大的差别啊!为什么皇后来这样一个从根本上的大转变呢?这中间的过程,诗人一字没有描写。但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妙处就在一字不写。可是谁看了体会不到其中的无限辛酸无数泪珠呢?当丑角问她,她丈夫是不是也这样爱她的时候,她只好坦白承认:“我牺牲了自己的幸福,让我的丈夫高兴。”迦梨陀婆通过丑角的嘴说出了自己心里的话:“迦湿国王的女儿(指皇后)一定够受的。”(第二幕)这句简单的话里面含着无限的同情。

这个丑角不但能体会皇后那“够受的”心情,而且还想用实际的行动来帮助她。在第三幕里,他劝国王说道:“你看她这样爱你,你还是把那些痴心妄想收敛一下吧!”此外,丑角还在许多地方揭穿了国王的真面目。一般说起来,丑角的作用只是插科打诨;但是在这里,迦梨陀婆却把他几乎写成了一个正面人物,这样就更有力地衬托出了国王的虚伪与卑鄙。

总之,皇后是迦梨陀婆创造出来的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他想通过这个人物形象来表达自己对当时社会上爱情的一些看法。男人是主子、女人是奴隶的那种爱情他是憎恶的。因此他就对皇后寄以满腔同情。他通过别人的嘴对她加以赞美。质多罗离迦夸她是一位高贵的女子,连优哩婆湿也说:“在威仪方面,她真配得上叫做‘皇后’。”(第三幕)在迦梨陀婆心目中,皇后是什么样的人,这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分析完了优哩婆湿、国王和皇后这三个人物形象之后,我们现在再进一步分析三个人之间,特别是优哩婆湿与国王之间的爱情。爱情不但是本剧的主题思想,而且也是迦梨陀婆其他剧本《沙恭达罗》和《摩罗毗伽和阿祇偈密多罗》,甚至他的抒情诗《云使》、叙事

诗《鸠摩罗出世》的主题思想。要想真正了解迦梨陀婆,必须抓住爱情这个关键进行细致的分析。

此外,许多国家的资产阶级梵文学者也常常利用迦梨陀婆这些著名的作品来宣扬什么“纯粹的爱”,什么“永恒的爱”,又是什么“神圣的爱”、“至高无上的爱”。而修正主义者也不放过爱情这个题目,来宣传他们那一套“永恒的人性”。特别是本剧的第四幕,迦梨陀婆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极其优美动人的诗句,描写优哩婆湿失踪后国王到处寻找的情景。这是印度古典文学中极其有名的一幕,有很大的感染力。它也就更容易为这一般人所利用。因此,对本剧的爱情这一个主题思想进行一下分析,就更显得异常必要了。

既然要分析爱情,首先就必须对爱情的性质有一个正确的了解。毛主席说过:“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892页)这就是我们的根据和分析的基础,我们必须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

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我们就会发现,爱情的发展是与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只有具体的爱情,而没有抽象的永恒不变的爱情。社会上有了阶级以后,爱情也就有了阶级性。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已经对婚姻形式进行了典范性的分析,他的结论是:“这样,我们便有三种主要的婚姻形式,而这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是和人类发展的三个主要阶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二卷,第231页)

“优哩婆湿”这个故事的发展演变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在《梨俱吠陀》里面,优哩婆湿与补卢罗婆婆的爱情反映了原始社会的情况。女的给男的怀了儿子,男的就要牺牲掉。如果冒犯了一个塔布,夫妻就必须分离。在许多原始部族里,丈夫只许在晚上同自己的妻子在一起。否则就有灾祸。在《百段梵书》和《毗搜纽往

世书》里面,还保留了一些古代风俗的残余。最后的大团圆是后来加上去的,原来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到了迦梨陀婆笔下,两人之间的爱情有了一个极大的变化,它反映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情况。这种爱情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男尊女卑,极不平等。男子荒淫无度,女子忍气吞声。只许男子放火,不许女子点灯。这都是当时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就是在天堂乐园里,情况也完全一样。印度的天老爷名字叫做因陀罗,也就是中国佛典里的所谓帝释。他虽然是天老爷,但好像是并不怎样规规矩矩。他有点像希腊神话里的大神宙斯,与中国姓张的玉皇大帝很不一样。因陀罗有几个老婆,有时候还不免有些“轨外行动”,沾染些闲花野草。此外,他还有一大群歌女舞妓,优哩婆湿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歌女舞妓,虽然是天女,实际上却是天堂的奴隶。她们对天老爷有人身依附的关系,她们的身体、生命以及整个命运都掌握在天老爷手里。他可以把她们像礼物一样送给别人。本剧第一幕一开头就听到蓝婆说道:“当伟大因陀罗为某人的苦行所震惊的时候,我们亲爱的朋友优哩婆湿就是他的得心应手的武器。”在第二幕里,国王说道:“虽然身子不能自主,她的心却是自由的。”(Ⅱ,18)优哩婆湿自己也说:“我这个人是要听别人吩咐的。”到了第五幕,国王又无可奈何地对优哩婆湿说道:“依附别人,叫别离就得别离,不能随心所欲;我看,你还是听从你主子的命令回到天上去吧!”(Ⅴ,17)够了,不必再引了。难道这种爱情关系不是反映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爱情关系吗?

天上的爱情是这样,人间的也不例外。

国王姬妾众多,是当时流行的风俗。在印度,虽然不一定像中国这样“后宫佳丽三千人”,但是数目也不会很小。在《沙恭达罗》第二幕里,丑角就曾说过:“正如一个厌恶了枣子的人想得到罗望子一般,万岁爷享受过了后宫的美女,现在又来打她的主意。”这说

明,国王喜新厌旧,见一个爱一个,也是当时常见的现象。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国王对皇后的爱情完全是虚伪的,玩弄的。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想,在这一点上,不至于有多少不同的意见。但是,关键却不在这里,而在国王对优哩婆湿的爱情上。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你说国王对皇后的爱是虚伪,难道对优哩婆湿的爱也是虚伪的吗?

这样提问题,不是没有根据的。你看,国王对优哩婆湿是多么殷勤,多么真诚,又是多么忠实呀!他一看到优哩婆湿,立刻就爱上了她。暂时分别,也念念不忘。“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连自己的身体都弄瘦了。他叹息天女已经进入他心中(Ⅱ, 2),他没有办法,只好逃到后宫御花园里去寻求驱愁解闷的方法。但是,就是在这个繁花似锦风光绮丽的花园里,他也找不到安慰。他的心完全给优哩婆湿霸占住了。在第二幕里,诗人对他这种朝思暮想的相思情景,已经做了细致生动的描绘。到了第四幕,诗人更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绚烂多彩的诗句,描绘了国王到处寻找优哩婆湿的那种如痴如狂的情况。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读了这些诗篇而滴下同情的眼泪哩。在这样的情况下,难道还能怀疑国王对优哩婆湿的爱情是虚伪的吗?

为了弄清楚问题,我们不妨先从中国历史上文学史上找一个情节相同或相似的又为大家所熟知的例子,来研究一番:这就是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这一件事情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是文人学士极其喜爱的一个题目。就在唐代,已经有不少的诗人就这个题目写出了幽婉动人的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白居易的《长恨歌》。唐代以后,历代都有关于这个题目的作品。清代洪昇的《长生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尽管这些诗人戏剧家的出发点不同,但是他们几乎都歌颂了两人之间的爱情,好像这爱情真正是坚

如金石可以永垂不朽了。“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你能说这不是“永恒的爱”吗?

但是,可惜这“永恒的爱”是经不起推敲研究的。我们先不谈“后宫佳丽三千人”,这是每一个封建皇帝都有的情况,值不得提出来吹毛求疵。我们就只谈“三千宠爱在一身”吧!这个“一身”在这里是指的杨贵妃。但是,在杨贵妃之前,还有许多个“一身”哩。《旧唐书》卷五十一《玄宗杨贵妃传》说:“初武惠妃特承宠遇,故王皇后废黜。”唐陈鸿的《长恨歌传》也说:“先是元献皇后、武惠妃,皆有宠。”此外,他还宠过其他的什么这妃那妃。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皇帝老爷子都是见一个爱一个,唐明皇也不例外。当女子年轻貌美的时候,两个人就卿卿我我,如火如荼,“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海誓山盟,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出。一旦女子年老色衰,轻则废黜,重则杀掉。谁敢找皇帝去算这一笔帐呢?在这方面,杨贵妃特别“走运”,她缢死马嵬坡下的时候,才三十八岁,没有给唐明皇(他当时已经是一个老人)制造遗弃的机会。于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就传为佳话,为千古士女所艳羡了。

国王补卢罗婆娑与天女优哩婆湿的关系也并不两样。他为什么爱她呢?简单一句话:因为她长得漂亮。这一点国王自己也并不讳言。在第二幕里他对丑角说:“对于她的美丽,我实在非常偏爱。”他又说:

她是饰品中的饰品,
她在珍宝中数第一;
朋友呀!她那无比的美,
任何东西也无法比拟。(Ⅱ,3)

除了外表的美丽,他什么东西也没有看到。既然他爱的只是美色,

那么对任何女子来说,美色都是不能永驻的。我们剧本里的优哩婆湿是一个天女,据说是青春永在。但是,实际上,这只是人类的一种幻想和希望,事实上是决不可能的。既然美色不能永驻,那么总会有一天年老色衰的,到了那时候,女子的命运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甚至当优哩婆湿年未老色未衰的时候,国王也并不是专心一志地爱她。在第四幕里,他就自己承认:

她真是无缘无故地就发了怒,
我实在回想不起有什么错误;
男人转一转邪念妇女也不放过,
即使她们非常喜爱自己的丈夫。(IV, 26)

这位国王倒还坦白,他承认自己转了邪念。但这也说明了,他认为男人转邪念是天经地义的事,女子反对,反而使他觉得奇怪。在第四幕里,优哩婆湿失踪以后,他疯疯癫癫,到处寻找,对爱情表现了极大的忠诚。有不少人为他这种举动所迷惑,说不定还流一些同情之泪哩。然而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却正是因为他对别的女子转了邪念,正是因为他对爱情并不忠诚,事情难道还不明白吗?

优哩婆湿从一株蔓藤恢复了自己的形体以后,首先就向国王表示歉意,说道:“由于我干了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大王经历了多少困难呀!”好像是责任应该由她来负,而国王则是纯洁无瑕,清白得很。这充分说明了,优哩婆湿(人间女子的化身)在天上是因陀罗的奴隶,是他的工具;在地上,是国王的奴隶,也是他享乐的工具。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谈到什么“纯粹的爱”,什么“永恒的爱”,又是什么“神圣的爱”和“至高无上的爱”呢?

总之,国王与优哩婆湿之间的爱,反映的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

的爱,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迦梨陀娑具体地生动地描绘了这种爱,同时又用隐晦曲折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对这种爱的不满与抗议。为了更有力地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他还创造了皇后这一崭新的人物形象,用来加深矛盾,突出矛盾。我看,迦梨陀娑这个剧本的进步性也就正在这里。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对爱的要求和愿望。

此外,在描写爱情方面,迦梨陀娑还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不管是在剧本里,还是在长篇叙事诗里,女主角都是以自由恋爱的方式,也就是印度古代所谓干闥婆方式,同男主角结婚。在印度古代权威法典《摩奴法典》里面对结婚方式做了规定。Ⅲ,20和21规定了八种结婚方式:梵天方式、诸神方式、仙人方式、生主方式、阿修罗方式、干闥婆方式、罗刹方式和毗舍遮方式。Ⅲ,23规定:婆罗门可以用前六种方式,刹帝利可以用后四种方式,吠舍和首陀罗可以用第五、第六和第八种方式。总之,四大种姓都可以用干闥婆方式。看来这种自由恋爱的结婚方式好像是已经为这一部具有极大权威的法典所批准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Ⅲ,24说:圣人们说,婆罗门只许用前四种方式,刹帝利只许用罗刹方式,吠舍和首陀罗只许用阿修罗方式。Ⅲ,26又规定:刹帝利可以用干闥婆方式和罗刹方式。条文中这些矛盾说明当时意见的分歧。但也有一致的地方。Ⅲ,39和40说:用前四种方式结婚生的儿子放射着吠陀知识的光辉,为好人们所尊敬,具备美和善的品质,有财富和声名,恣情享乐,公正无私,可以活一百年。Ⅲ,41说:用其余四种方式结婚生的儿子则是残暴无情,口说谎言,憎恨吠陀和圣法。这样一来,《摩奴法典》其实是根本否定了干闥婆方式。因此,迦梨陀娑笔下的那一些用干闥婆方式结婚的女性,像沙恭达罗、摩罗毗伽、优哩婆湿等等,都成了“叛逆的女性”,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卓文君、崔莺莺等等。她们有大勇气,毅然决然冲破当时社会上那

种残酷的网罗,这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一种反抗。

在这些“叛逆的女性”中间,优哩婆湿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她宁愿留在人间,而不愿意返回天堂。她本来是天女,当初被逐出天堂的时候,天老爷特别规定下:她并不是永远被逐,而只是暂时的;当她看到自己亲生儿子的面孔的时候,就可以回到天上去。这本来是一个极大的恩惠,她应该诚惶诚恐感激涕零才对。然而,她到了人间,就再也不想回天堂去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竟忍痛把自己刚生下的儿子送给别人抚养。对一个母亲来说,这是多么大的牺牲!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天上地下都是当时社会的反映。诗人在这里却强调她愿意留在地下,他显然是想把这种举动当做追求自由幸福的象征,他显然是想利用这一件事情对优哩婆湿这个“叛逆的女性”再进一步加以烘托描绘,借以加强她的“叛逆性”。一位印度学者曾经指出,迦梨陀娑同情自由恋爱,但是他只能借天女或者半天女(像沙恭达罗)来描写,否则社会就不容许。无论怎样,他敢于对这种“叛逆的”行动加以歌颂赞扬,这也是他的进步性之所在。在一定程度上,他也表达了当时人民对爱的要求和愿望。

自古以来,世界各国都创造了大量的描写爱情的文学艺术的作品。几乎所有的世界名著,不管它们的产生地是在什么地方,用的是什么语言,里面都或多或少地牵涉到爱情问题。仿佛离开爱情文学艺术就不能存在似的。因此有人就说,爱情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就姑且算它是永恒主题吧。但是爱情故事之所以能够动人,都不是由于爱情本身,而是由于它的社会意义。爱情本身,跟吃饭睡觉差不多,只不过是一个生理的和心理的现象,是人生所不可缺少而又决没有什么神奇的东西。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拿爱情做主题,其意义决不在于把爱情的情节描绘得具体生动、维妙维肖、淋漓尽致、有声有色,而在于作家艺术家对爱情所抱的态度,对爱情的看法。《红楼梦》、《西厢记》和《金瓶梅》,同样都描写爱情,

而且在艺术手法方面都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为什么我们喜欢前二者而摒弃后者呢？原因就在于：前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谴责了封建婚姻而歌颂了女子的“叛逆性”，歌颂她们有勇气追求美满幸福的自由婚姻，而后者则基本上只是把爱情作为一个生理现象来描写。书中虽然也反映了当时社会上的黑暗龌龊的生活，但是作者对这种生活的态度，其中也包括对他所描写的那种爱情的态度，却是倾向于肯定的成分多，而否定的成分少。中国各族人民历来歌颂的都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类故事，他们喜欢林黛玉性格中的某一方面，也喜欢崔莺莺，而决不喜欢潘金莲和西门庆。流行在各民族中间的那些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爱情故事，充分可以说明这一点。这就是中国人民在爱情方面的倾向性。

印度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也在爱情方面表现了这种倾向性。上面我们已经说过，迦梨陀娑所描写的女性都是“叛逆的女性”。这就说明，迦梨陀娑是反对那种奴隶制和封建制婚姻的。《摩奴法典》，像中国的那一些圣经贤传，也给女子规定了一套三从四德的条条。迦梨陀娑是反对这一套的。在这一点上，他同当时印度人民的看法是一致的。他通过艺术创作表达了当时人民对于爱情的要求和愿望。他的作品之所以在一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为印度各民族，以及印度以外的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历久而不衰，原因也就正在这里。

这个剧本，除了谴责奴隶式的爱情、歌颂自由恋爱、歌颂冲破一切网罗追求自由幸福这些特点之外，从其他方面来看，也还有一些可以算是精华的东西。首先就是贯穿全剧的那种明朗乐观的精神和与此相适应的艺术手法。

在这个剧本里，悲欢离合的场面，应有尽有，而且离别的场面在里面占的比重还相当大。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场面下，气氛也一点不阴沉、颓唐，当然更谈不到悲观、绝望。就拿第四幕来做一

个例子吧。这一幕是一个离的场面,悲的场面。国王孤零零一个人,如痴如狂,在一片大森林里,到处游荡,寻找爱人的踪迹。他见到什么,就向什么打听:知道不知道他爱人的踪影?他问过孔雀、杜鹃、天鹅、鸳鸯、蜜蜂、大象、野猪、鹿,甚至问到河流。但是结果却是毫无所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按理说,这一幕的调子应该非常低沉,气氛应该非常凄凉。然而,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人们总感觉到在失望中有希望,在凄凉中有鼓舞。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据我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本剧的作者总有那么一种爽健明朗永远乐观的精神。迦梨陀婆这种精神不但表现在这一个剧本里,而且弥漫他所有的作品。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手法当然也会是爽健明朗的。仍旧拿第四幕来做个例子吧。这里的艺术手法是很特别的。一方面,诗人着重描绘了国王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应该说是凄凉阴沉,一片惨雾。然而他的外在世界,他周围的环境怎样呢?情况完全不同。先看一看这一幕里面那些诗描写些什么东西吧:

[IV,12]:劫波树用各种优美的姿态舞蹈,蜜蜂在飞,杜鹃在唱;

[IV,13]:尼俱罗树的花朵摆来摆去,孔雀在愉快地飞鸣;

[IV,14]:火红的鲜花,照亮了山林;

[IV,15]:刚才开花的健陀梨树,花朵上有一条条的红线,上面浮着露珠;

[IV,24]:杜鹃唱出了甜美的歌;

[IV,35]:林子里幼树开出了美丽的花朵,飒飒地发出了悦耳的声响;

[IV,40]:蜜蜂在荷花心里嗡嗡地叫;

[IV,50]:山峰上开满了各式各样的鲜花,紧那罗奏起了

悦耳的甜蜜的音乐；

[IV,56]: 林子里长满了幼嫩的树木,树上开满了新鲜的花朵。传来了甜蜜轻柔的声音,印度杜鹃正在树上唱歌。

够了,不必再举了。这简直是鸟啼蜂鸣、繁花似锦、一片明媚的春光,同国王的内心世界比起来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二者是互相矛盾着的,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然而诗人却敢于把这样两个互相矛盾着的世界拉在一起,让它们统一起来,而又并不显得牵强。这就是诗人艺术手法高超之处。结果产生的气氛就是:在失望中有希望,在凄凉中有鼓舞。

还有一点同这个有密切的联系,必须在这里指出来,这就是:诗人描写自然景物的本领是惊人的。他能够绘声绘色地具体生动地把自然景物描绘下来。在他的描绘中,除了忠实于原来的景物之外,还有一股能够感染人的活力充塞其间,使人读了之后就油然而起爱自然、爱生命、爱祖国之感。第二幕里那几首描写国王御花园的诗,谁看了不喜欢呢?

朋友呀!明媚的春光站在中间:

一边是美丽,一边是青春。〔II,7〕

我们也仿佛分享到春天带来的欢悦了。

最后还要谈一谈本剧的文字和结构。同迦梨陀婆的其他作品一样,在这里,他的文字也是朴素、自然、鲜明、生动的。一方面,文字极其细致严密,但是另一方面却又不过于雕饰。在诗里面,他严格遵守修辞学的规定和诗律的规则,但又能游刃有余,不受这些东西拘束。这些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到了迦梨陀婆时代,梵文已经有了极长的发展过程。一般使用梵文写诗的人,往往容易走上雕琢堆砌的道路。这种文字看起来五彩缤纷,绚烂夺目;但是仔细一推敲,却如七宝楼台,拆开来,只剩下一堆没有生命的零碎宝石。

只有少数几个大师可以算是例外,迦梨陀娑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本剧的结构,也有其独特之处。迦梨陀娑的三个剧本,结构都是很紧凑的。但是,据我看,本剧在这方面还要超过其他两个剧本。幕还没有开,我们就听到了天女呼救的声音。这样一来,我们的心一下子就给牢牢地抓住了。从此以后,一直到剧终,紧张的情节层出不穷,一浪压过一浪,一步紧似一步,矛盾一个个出现,又一个个解决;有时候真“峰回路转疑无路”,结果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到剧终来了一个大团圆,让读者或观众吐一口气,紧张的心情才算松下来。我们看,优哩婆湿第一次从天上下降到人间来寻国王,两个人刚见面,国王抓住她的手,让她坐下。正在这最关键的时候,神仙的使者突然下降,催她回天宫演剧。她第二次又到人间来寻国王,这一次也见到了他,并且偷听了他同丑角的谈话,她正要收起隐身术同他会面的时候,皇后忽然驾到。这一些情节都帮助了剧情矛盾的发展。后来,两个有情人终于成了眷属。但立刻又发生了波折:优哩婆湿失踪了。国王找到她以后,本来应该高兴了,红宝石又给兀鹰叼走了。由此引出了太子射鹰,母子团圆。这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喜事,然而优哩婆湿又忽然想起了因陀罗的话,她必须同丈夫和儿子分离了。到了这里,剧情的发展达到了高潮,紧张达到了高潮。如果没有一个突然的转变,一幕悲剧就不可避免了。然而那罗陀到了,传达了因陀罗的命令。于是皆大欢喜,剧本告终。

我对戏剧艺术完全是门外汉,但是我总觉得,本剧在结构方面这些特点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以上谈的都是属于精华方面的东西。难道这个剧本就只有精华而没有糟粕吗?这是决不可能的。迦梨陀娑是奴隶时代的人,至少也是封建时代的人。他的世界观不会脱离他的时代。尽管他在许多地方反映当时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同人民在思想感情方面

有一些相通之处。但是,就他的社会阶级来说,他是宫廷诗人,是为当时统治阶级服务的,也必有与此相应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不会不在他的艺术创造上发挥力量、产生影响。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他是摆脱不掉的。在这个剧本里,这种例子也是俯拾皆是。例如,他虽然在某一些方面对国王加以讽刺,但是在另一些方面,他又歌颂他,称扬他,认为他的统治是天经地义,世代相传,无可非议。此外,宿命论的色彩也还可以找到。在第四幕里,他就借娑呵阇尼耶之口说道:“什么东西也逃不掉命运。”他虽然对女子表同情,歌颂他们冲破网罗,追求幸福;但是在某一些地方又流露出对女子的歧视与轻视。至于她们所追求的这种幸福,同我们今天的了解也完全不同。对于这些情况,一方面我们不应该过分地拿今天的标准去吹毛求疵;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决不应该加以忽视,认为无关重要。

在这里还要附带地谈一个问题:诅咒的问题。在迦梨陀婆的许多著作里,诅咒都占极其重要的地位。情节的发展往往决定于某一个神人或仙人的诅咒。在《沙恭达罗》里,如果没有仙人达罗娑婆的诅咒,国王就不会忘记沙恭达罗;国王不忘记沙恭达罗,这一出戏也就不必写不必演了。在《优哩婆湿》这个剧本里,如果没有她师傅婆罗多的诅咒,她就不会下凡。她下凡,同国王结了婚;但是,如果没有鸠摩罗的诅咒,她就不会失踪。她失踪,第四幕也就不会出现,那么这一出戏也就不必写不必演了。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戏味儿”了。

照今天的常识看起来,诅咒决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神人和仙人。迦梨陀婆总利用这个东西来制造矛盾,给剧本增加曲折,让剧情的发展有起有伏,是不是他真正相信这一套呢?是不是这也是受他的世界观的限制而产生的糟粕呢?我看不必这样呆滞。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出乎意料的事情出现,古人无

法解释,就归之于神人或仙人的诅咒。这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在神话中的反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诅咒看做是一种艺术手法。我们的诗人利用它来达到用别的艺术手法达不到的目的。中国也有一句俗语:“做戏无法,请出菩萨。”两者的性质很不一样,但是利用神话,这是相同的。我觉得,这样来看迦梨陀婆剧本中的诅咒,是比较合理的。

以上这些对《优哩婆湿》的看法都是极其肤浅极不成熟的。其中一定有不少不周到甚至错误的地方。我姑且把它当做引玉之砖抛了出去,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指正。

1960年12月29日写毕

婆罗摩提的故事

——《十王子传》选译

〔印度〕 昙丁

在印度古典文学万芳竞艳的大花园里,有无数的奇花异草。昙丁的《十王子传》就是其中之一。

这一部长篇小说究竟“奇”在何处、“异”在何处呢?这需要做一些简单的说明。

作者昙丁仅仅留下了一个名字,至于他的生卒年月,一直到现在还掩蔽在一片浓雾中。尽管各国的梵文学者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不少的看法,却并无一个为大多数的人所接受。从各方面的材料来看,我们目前只能说,昙丁大概生在五世纪到八世纪之间。这时候正是印度封建社会从形成到发展的阶段。在印度北部,统治了几个世纪的笈多王朝已经分崩离析,又出现许多小国,纵横捭阖,互争雄长,武装侵略,政治阴谋,双管齐下,层见迭出。昙丁在这一部长篇小说里生动地描绘的正是这种情况。

这部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但它却一向被认为是一部伟大的宫廷诗。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印度古代文艺理论家对诗的理解同我们不大一样。他们从形式上把文学作品分为三类:一、散文;二、韵文;三、韵文散文混合体。所谓韵文,它的标志并不像中国的诗词歌赋那样有脚韵,而是音节的长短和数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按照音节长短规律和音节数目写成的东西,都能算做诗。为了便于记诵,印度古代的许多字典、医书、天文学书籍都是用韵文写成的,这当然都不是诗。在另一方面,许多用散文写成的文学作品,只要具备诗歌的重要标志,词藻装饰,也就算是诗。昙丁的《十王子传》,就具备这个标志,文体雕镂堆砌,绚

丽多采,因此就成为印度古典文学史上最有名的宫廷诗之一。

这个文体方面的特点决定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整个结构。虽然是长篇小说,但是它的重点却并不放在说故事上,而着意刻画人物,描绘风月,措辞惟求其美,雕镂不厌其繁,很有点像中国的齐梁的文体。

但这也并不是说,它根本不注意故事的情节。它的故事性还是比较强的。全书情节大略是这样的:摩揭陀国王罗闍杭娑战败出走,逃入大森林中。在这里,王后生子名叫罗闍婆诃那。四个大臣也各得一子。后来,又通过各种奇遇,陆续有五个男孩子被送到国王这里来。合起来,共有十个王子(在最初并不是每个人都是王子)。这一群王子长成以后,国王派他们出去,要征服世界。最初他们十人同行。后来,在频底耶山大森林中,一个婆罗门偷偷地把太子罗闍婆诃那领走,从地道中进入波陀罗城,成了那里的国王。其余的九个王子,也都走散了。每个人都四处漂泊,寻找太子。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平凡的事迹,通过阴谋或侥幸取得了王位和妻子。最后是大团圆,十王子又会合在一起。各人讲自己的故事,综合起来,就构成了这一部《十王子传》。下面译的就是十王子之一婆罗摩提的故事。

全书的结构,既不同于中国的《水浒》、《红楼梦》,也不同于西方的《唐吉珂德》、《战争与和平》。《十王子传》实际上是许多短篇小说,只是用一条线索贯穿其中,勉强联在一起。每一篇故事实际上都是可以独立的。这是印度古代文学的传统手法,《五卷书》的结构也有类似之处。

出现在这部书里的有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当时统治阶级里的人物,也有下层社会里的人物。统治阶级的人物中,有国王、王后、太子、大臣、帝师等等。但是最引人注意的却不是这些上层人物,而是下层社会里的人物,如破落婆罗门、魔术师、妓女、窃贼、小偷、骗子等等。不管是上层人物,还是下层人物,他们许多都搞阴谋,耍手段,欺世骗人。这十位王子,在作者心目中,显然都是英雄。他竭力渲染他们的英雄和机智,赞扬他们的胜利。所谓“征服世界”的想法,可能就反映了作者和其他人们要求统一印度的愿望,有点像公元前的所谓“转轮王”的那种想法。这种愿望竟假十王子之手而“实现”。因此,他对于他自己创造的这些人物有一定的敬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就连这些英雄人

物也是搞阴谋、耍手段、骗取王位和妻子。从此可见他对上层人物道德水平的看法。对其他社会上层人物,如国王、大臣之流,还有神仙和最高种姓的婆罗门,他更没有敬意。他不但没有给这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在头顶上画上光圈,对着他们膜拜;而且还剥掉他们的神圣外衣,给他们鼻尖上涂上白粉,加以嘲笑。一个国王的王位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推翻。这就说明他对那神圣不可侵犯的王位的看法。国王们说谎、欺骗、耍手段、弄阴谋,是司空见惯的事。连那些神仙们也同凡人一样,常常干一些坏事。从最古的时候起,印度神仙的道德品质就不高,这可以说是印度的传统。昙丁继承了这个传统。他对神仙和国王的态度,是值得注意的。

昙丁显然对下层社会的生活十分熟悉。他描写做贼、行窃、挖地道、钻墙壁,都是细致周密,栩栩如生。他描绘赌场的情景、妓女的生活,也都是真切生动。没有亲身的经历,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的。下面选译的第五章中,有一个描写斗鸡的场面,篇幅虽短,但却是印度古典文学中的名篇,一向是脍炙人口的。这些描述对我们了解当时印度人民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本书之所以成为印度文学史上的名著,除了内容以外,还有文体修辞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个原因所占的比重可能还更大一些。昙丁一向被认为是梵文文学的语言大师。他的文章,声调优美,避免用粗糙生硬、声音不和谐的字。《十王子传》既然是宫廷诗体,他当然要遵守宫廷诗的一切规律。他用了不少的极长极长的复合词,喜欢用重迭音,也卖弄了一些语言技巧。比如第七章,叙述这个故事的王子嘴唇给人咬伤了,不能用双唇说话,于是全章就没有一个唇音字母。但是,他笔下的宫廷诗体却是词藻华丽而不过分,手法夸张而能掌握分寸。因此就成为印度古典梵文文学的修辞典范。

总之,这一部《十王子传》,无论从内容方面来说,还是从词藻方面来说,都有独到之处。这也就是它千百年来为人们所喜爱的原因。在印度,它已经被译为许多印度语言。在国外,也有许多西方语言的译本,如德文、英文等,而且每种语言还不只一个译本。它受到世界上广大人民的欢迎。在中国,我们不但还没有介绍过《十王子传》,就连其他

的宫廷诗体长篇小说也还没有介绍过。这种文体翻译起来,困难颇多。我的翻译只能算是一个尝试。我诚恳地希望读者同志们批评指正。

——译者

他(婆罗摩提)给太子磕过头,说道:“殿下呀!为了寻找殿下,我到处游荡。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棵树下,用嫩树叶子在地上铺成了一张床。这一棵树长在频底耶山的山坡上,高得好像是能碰着云彩。这时候,西方女神的脸上涂上了一抹一抹的落日余晖,像幼嫩的树芽一样。在薄暗中,凹凸不平的道路显得平平坦坦。我撩起了池子里的水,洗了洗脸,做完了黄昏的礼拜;在临睡前,双手合十,举手到额,默默地祷祝:住在这棵树上的神灵保佑我吧!我孤零零地住在这个大森林里,成群结队的猛兽让人害怕,阴暗深邃的角落里填满了水流般的夜间的黑暗,像湿婆的脖子一样黑^[1]。我枕着左臂,睡着了。忽然有什么东西碰着了我的四肢,我感到了一阵人间难得的舒服。我的五官轻松,我的灵魂愉快,特别是我的汗毛都乐得直竖起来。我的右胳膊跳动起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这样想着,慢慢地睁开眼;我看到一个白丝织成的帐篷,白得就像是一片割下来的月光。我的眼光转向左边,我看到,靠近一座白色大厅的墙,一群女子安安稳稳地睡在花花绿绿的垫子上。我又向右边看了看,看到一个妙龄女郎,胸衣微袒,躺在一张白得像甘露的泡沫一样的床上;细布做成的上衣像牛奶海一样,从她肩上滑了下来,看上去就像那个恐怖害羞因而昏迷的大地躺在原始野猪的大牙的白光中^[2];她嘴里呼出来的气息吹动了她那莲花脸上的香气,使得从她那樱唇里流出来的光芒颤颤抖抖,她似乎想用这样的气息把那给湿婆眼里喷出来的火烧得只剩下火星的爱神催活转来^[3];她侧着那美丽的脸,睡在那里,蓝莲花眼闭了

起来,这脸看上去也就像是一朵有一只蜜蜂睡在里面的莲花;她就像是一枝给神象葛罗婆陀^[4]因发泄青春活力而从因陀罗乐园里的劫波树^[5]上撕下来的蔓藤条。我自己心里想:那大森林跑到哪儿去了呢?这一座高得像战神庙圆顶上的三叉戟一样的、一直碰到天穹的白色的大厅是从哪儿来的呢?铺在森林里地上的那一张嫩树叶子床到哪儿去了呢?这一张用天鹅绒毛堆成的洁白得像一片月光一样的床又是从哪儿来的呢?这些年轻貌美的姑娘,舒舒服服地睡在这里,就像是从清冷的月光拧成的秋千绳上掉下来因而晕倒的天女,她们是些什么人呢?这一个少女睡在这一张挂着洁白得像秋月一样的丝帐的床上,活像手执莲花的吉祥天女,她又是谁呢?她决不会是一个天女,因为她闭着眼睛睡在那里^[6],好像是一朵给月光轻轻地抚摩着的莲花。她的双颊上汗珠流成了线,看上去就像是因熟透而黄里透白的芒果,上面流着从折断了的枝条里迸出来的汁水,显得有点斑驳陆离。她胸膛上涂着软膏,她那旺盛的青春喷发出来的热力使得它变了颜色。她的上衣和下衣,因为穿用过久而显出了灰色。她一定是一个凡人。幸而她的青春还没有为别人所享受^[7];因为她那美妙动人的四肢还是滚圆丰腴的;她的肤色,虽然婉美姣嫩,却混杂着一层苍白的颜色;她的脸,因为还没有受到牙咬,没有那种耀目的红光;她那红宝石似的下唇有着珊瑚的光辉;她那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双颊,就像瞻葡迦花瓣一样,根上有点微红,还没有完全开放;她睡得安稳甜蜜,一点也不怕爱神的箭会射中自己;她那一双乳房的乳头还没有受到无情的压挤而变得扁平。我从来还没有过一个君子不应有的逾越规矩的坏心肠;可是现在竟爱上了她。如果我抑制不住爱情的冲动而去搂她的话,她一定会惊慌大叫从梦中醒来。可是,不搂她呢,我又睡不着。管它呢,该出什么事就让它出吧。我要试一试我的运气。这样想过,我就轻轻地碰了碰她,躺下装睡,心里又是爱恋,又是恐

惧。她呢,她的左半边身子感到一阵舒服,乐得汗毛都直竖起来。她在懵懵懂懂中打了一个哈欠,慢慢地睁开了她那双眼睛,眼睫毛的尖微微抖动,眼睑显得没精打采,美丽的眼角由于没有睡足而发了红。有大神通力的爱神给了她一种处境,使恐惧、惊奇、快乐、爱欲、怀疑在她心里交织起来,里面还搀了一点羞涩,她卖弄风情,搔首弄姿;她本来想大声呼唤奴婢,又勉强抑制住自己,她抑制住那充满了热烈爱情的心和那由于恐惧而微微出汗的四肢;她瞪着眼迫不及待地巡视我的全身,眼角收缩了起来,婉美动人,眼珠慢慢地转动着;虽然她伸着上身,好像要远远地躲开,可是她仍然躺在那一张床上,全身颤抖。我呢,尽管爱情使得我心慌意乱,却不知道是什么缘故,竟然睡着了。我蓦地感到有什么东西抚摩着我,觉得很不舒服,才又醒来。醒来以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在那一个大森林里,还是那土地,还是那一张树叶子铺成的床。长夜即将终结。我自己心里想:‘这是做梦呢?还是幻象?或者是阿修罗^[8]和神仙的幻术?管它去哩,该出什么事就让它出吧。搞不清事情的真象,反正我决不离开这一张土床。我要在这里这位女神眼前,不吃不喝,一直躺到死。’我这样下了决心,就躺在那里。

“正在这时候,有那么一个女子来到我眼前。她的身子无精打采,就像是一个给太阳光晒焦了的蓝莲花花环;她的上衣和下衣都撕破了;她的嘴唇没有涂抹红漆,干燥皴裂,颜色淡红,呼吸的热气使得它光辉消褪,从她的嘴唇里呼出来的好像是别离的火焰,带着褐色的烟;她那一双眼睛异常地红,仿佛只是为了使它珠泪连绵,血才留在里面;她那成绺的头发编成了一条辫子,俏美动人,好像是一条把门阀盛德捆在一起的绳索^[9],她带着这样一条辫子,穿着蓝色的衣服和紧身,看上去就像是一面贞女的活动旗帜;她虽然十分困顿消瘦,但是由于她那非凡的神力,她的面容并不过分憔悴。我跪在她面前,她那一双蔓藤似的胳膊快乐得直颤抖,她用这双胳膊

臂把我扶了起来,像搂儿子一般地把我搂在怀里,嗅我的头,她的两个乳房里喷出了奶水,喷出来的好像就是对我的爱^[10],她的嗓子给冷泪堵住,满怀爱怜,哽咽难言,她说道:“孩子呀!如果摩揭陀国王的王后婆薮摩底告诉了你:摩尼婆陀罗的女儿把那个小孩子阿哩陀婆罗托付给她,又把俱毗罗^[11]讲过的有关自己的丈夫、儿子和女友的事情告诉了她,然后就藏了起来,——那么,我就是你的母亲。我无缘无故地生了达磨婆罗的儿子、薮蜜多罗的弟弟、也就是你的爸爸羯磨婆罗的气,心昏意乱,竟离开了他。正当我在后悔的时候,有什么人装出罗刹^[12]的样子,在梦中诅咒我说:“我要在你这个任性使气的女人身上住上一年,让你尝一尝别离的痛苦。”我醒转来,正像他说的那样,有邪鬼附在我身上。那一年终于过去了,长得像一千年。昨天夜里,我起身到舍卫城去参加祭拜大神陀哩衍婆迦^[13]的节日,我看到我那些从各地来的亲眷,因为对我的诅咒已经解除了,我也想到大神身边去。正在这时候,你来到这里,说道:“愿此地的神灵加佑于我。”说着就睡着了。我给诅咒带来的痛苦弄糊涂了,竟没有认出你来。但是我想到,在一个到处是危险的大森林里,有人求我保护,丢开不管,是不应该的。于是我就把你在睡梦中带了来。当我走到庙跟前时,我又想:“我怎么能带着这个孩子去赴会呢?”在这时候,我看到了真正名副其实的名叫达磨婆哩陀那^[14]的舍卫国王的女儿那婆茉莉迦^[15],熟睡在后宫里一个高高的宫殿中,在一个广阔柔软的垫子上,在热天里,这地方实在舒服。我自己心里想:“真侥幸!她睡着了,她的奴婢也沉沉熟睡。我且让这个年轻的婆罗门在这里睡一会儿,等我办完了事回来。”这样一想,我就把你放在那里,前去赶会。我看了那丰富多采的神会,享受了同亲人见面的幸福以后,向三界之主致敬,心里惴惴不安,害怕自己的罪恶^[16]会被揭露,心里充满了对女神庵毗迦^[17]的敬意;这位女神,喜马拉雅山王的女儿微笑着对我

说道:“喂,姑娘呀!不必害怕!到你丈夫那里去吧,你的诅咒已经完了。”这样受到了神的恩惠,我又恢复了超凡的神通力。回来看到你,我立刻就认出你来。“怎么,他是我的儿子呀,他是我爱子阿哩陀婆罗的至友和保护者呀。我这个有罪的人竟然没有认出他来,对他漠不关心。此外,他爱上了她,这个女孩子也爱上了这个男孩子。可是两个人都假装睡着,由于恐惧或羞涩,都不把自己的心敞开来。我必须去走一遭。这个女孩子,虽然已深深陷入情网,但为了保守秘密,并没有对自己的朋友和奴婢说。我且把这个男孩子带走,将来得到机会,他会找到适当的办法达到目的。”我这样想过以后,就用我的神通力使你睡去,又把你带到这一张树叶子编成的床上来。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现在要到你父亲脚下去了。’^[18]她这样说过,我双手合十,对她致敬,她把我搂了再搂,嗅我的头,吻我的腮,满怀母爱,不能自胜,离开我,走了。

“我为爱情所颠倒,走向舍卫城去。在半路上,在一个大集市上,有一群商人,闹闹嚷嚷,围在那里看斗鸡。我也走到那里去,微微一笑了一笑。在我身旁坐着一个老婆罗门,慢声慢气地问我为什么笑。我就告诉他:‘东部地区的可可种的大公鸡^[19]劲大得多,为什么人们竟不加思索让一只西部地区的婆罗迦种的大公鸡^[20]同它来斗呢?’他对这事也是内行,他说道:‘让这一群傻瓜知道这个,有什么用处呢?你不要多说话!’他从槟榔荷包里掏出了带樟脑的槟榔,递给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给我听,就这样待了一会儿。那一对公鸡跳跟狂怒,斗在一起。每交锋一次,两边的人就大声呼叫。西部地区的那一只公鸡斗败了。那一个聪明的婆罗门看到从自己家乡来的鸡斗胜,非常高兴。虽然我们俩年龄相差悬殊,他仍然同我交了朋友。那一天,他让我到他家里去洗澡、吃饭。第二天,当我起身到舍卫城去的时候,他还赶了来,告诉我说:‘有了事,不要忘掉我呀!’他像朋友般地同我告别,然后走回家去。

“我到了舍卫城,走路疲倦了,就在外面的一个花园里,一个蔓藤搭成的亭子中,躺下睡去。我给踝环的玎珰声惊醒,站了起来,看到一个年轻的女郎向我走来,两只脚上踝环玎珰作声。她走到我跟前,手里拿着一幅画,上面画着一个同我长得相似的男子的形象,她看看那形象,又看看我,又吃惊,又怀疑,又高兴,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看到画上的人同我长得相似,心里想:她的眼睛转来转去,不会是没有原因的;就对地说道:‘这一个圣林所在的地方是属于大家的,你为什么竟站这样久自找不舒服呢?请坐下吧!’她笑了一笑,说道:‘多承照顾了,’就坐了下来。我们俩闲谈着本地的一些事情。在谈话的时候,她说道:‘你是从外地来我们这里做客的。看来你已经是旅途劳顿、四肢疲惫了。如果你不见怪的话,今天就请到我家去休息休息。’我说道:‘美丽女郎呀!怎能谈到见怪呢?这是一种恩惠呀。’我就跟她到她家里去,她招待我就像招待一个国王,让我洗澡、吃饭,等等。当我舒舒服服地坐在那里的时候,她偷偷地问我:‘贵人哪!你漫游各地,也曾碰到什么奇怪的事情没有?’我自己心里想:‘我的希望大有用武之地了。她一定是公主的女友,在画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公主被一群宫女围绕着。在这上面,还可以看到那个高高的宫殿,挂着白色的帐篷,还有那个非常宽大的垫子,又黄又白,像秋天的云彩一样。躺在上面睡眼蒙眬的那个人就像是我自己。公主一定是给爱神弄到这般地步的,她给难以忍受的爱情烈焰折磨得要发疯,她的女友们固执地追问她痛苦的原因,她就巧妙地画了这样一幅画,给她们一个恰如其分的答复。这个女郎看到我同画上的人长得很相似,起了疑心,就问起我来。我要把事实的真象告诉她,解除她的怀疑。’这样想过之后,我就说:‘亲爱的女郎呀!把那一幅画递给我。’她把画递到我手里。我接过来,就在那同一个地方画上了我那心爱的人,假装睡着,忍受着产生在心中的爱情的折磨。我说道:‘有一回,当我

在一个大森林里睡觉的时候,我看到了这样一个女郎,躺在这样一个男孩子身旁。这难道是一个梦吗?’她非常高兴,请我细说一切,我照办了。于是她就把她那女友^[21]为了我的缘故而忍受的痛苦描绘给我听。听了以后,我说道:‘如果你那女友的心真正想对我施加恩惠,且等上几天。我想出一个能让我无所恐惧地在后宫里住下去的办法,然后再回来。’说完以后,我又回到那一个村子里去,同老婆罗门住在一起。

“他殷勤地请我休息,给我吃的、喝的。然后偷偷地问我:‘好人哪!你为什么回来得这样快呢?’我回答说:‘你问得正是时候,正是地方。请听呀。有一个城市,叫做舍卫城。那里的国王名叫达磨婆哩陀那,俨然是法王^[22]的另一个儿子。他有一个女儿,能使吉祥天女^[23]害羞,简直就是爱神的生命,名叫那婆茉莉迦,温柔娇美,真赛过新鲜的茉莉花^[24]。我偶尔看到了她,她那秋波像是爱神的一堆神箭,射中了我的身体。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医生能够像檀槃陀利^[25]那样拔掉那些箭,我就到你这里来了。请加恩于我,想出一些办法来吧。我想男扮女装,装做你的女儿。当达磨婆哩陀那坐上法座的时候,我就跟着你到他那里去。你要告诉他:“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一下生,母亲就死了。我既是父亲,又是母亲,把她抚养起来。有一个年轻的婆罗门,家庭同我们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为了求得同她结婚的本钱,他到阿槃提的都城优禅尼求学去了。她已经同他订了婚,不能再嫁给别人了。现在她已经成年,而他却迟迟不归。因此,我要去把他找回来,同她成亲。我想把家庭的重担交给他,然后出家隐居。看守一个已经成年的女孩子,特别是死了母亲的,是很困难的。因此,我就到陛下这里来了;对众百姓来说,陛下就是父母,陛下是受苦受难者的保护人。陛下的行为像摩奴^[26]那样高贵。如果陛下肯对我这样一个有学问而无依无靠到这里来做客的老婆罗门加恩的话,就请允许她在

陛下那铁臂的保护下住下来,深居守贞,一直等我把她的未婚夫找回来。”这样说过之后,国王一定会同意的,他会允许我住下来陪伴他的女儿。以后,你就离开这里;到下月颇勒婆拏月^[27]的望日,当后宫宫女们朝拜圣水欢度节日的时候,你就到圣水东边、牛鸣声可以听到的那样远的地方,芦苇丛中,战神庙里去等我,手里拿着两件白色的衣服。而我呢,在这期间,我要尽兴地同公主戏乐;在节日里也要同她在恒河水中游戏。当宫女们全神贯注地游戏的时候,我将钻入水中游到你那里去,脱下女装,换上你带来的衣服,装做你的女婿,跟你回去。公主呢,她会到处寻找我;找不到,她会待在宫中,伤心落泪,说道:“没有她^[28],我就不吃饭。”在一片闹嚷声中,侍从们高声大叫,女友们悲伤啼哭,市民们忧愁哀叹,国王和大臣们不知所措。在这时候,你要到觐见宫中去见国王,把我带到他跟前,说道:“陛下呀!这就是我的女婿,他能够为陛下的御臂服务。他曾念过四吠陀^[29];精通六分支^[30];擅长逻辑;六十四种艺术件件内行;更以骑象、驾车、驭马见长;射箭掷标枪,精妙无比;又熟悉古事记和历史;善写诗、剧、故事;了解奥义书和治国安邦术;不妒忌别人的长处;是一个忠实可靠的朋友;能说会道;豁达大度;擅记诵;不骄傲。我在他身上连一丝一毫的缺点都看不到,我也看不出他还缺少什么美德。这样一个亲戚,对我这样一个空有其名的婆罗门来说,是高不可攀的。我把女儿嫁给他以后,如果陛下恩准的话,我就要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31]。”听了这话以后,国王会勃然变色,极度惊惶;他会同大臣们在一起用人生无常这一类的话来劝慰你。不管他们说什么,你一概置之不理,放声大哭,一直哭到嗓子给眼泪塞得哑了;然后,在宫门前,弄一堆木头,点上火,准备跳入火中。这样一来,国王就会带领着大臣,跪在你的脚下,送给你无穷的财宝,把女儿许给我;又因为对我的技艺十分满意,他会把整个国家都交给我。如果你同意这个计划的话,我们就

采用它吧。’那一位般阁罗舍哩曼是骗子中的魁首,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欺骗蒙混;他灵巧地按照我所说的话把事情办好,超过了我的期望。在短时期内,我的一切愿望都实现了。我享受那婆茉莉迦,就像是一只蜜蜂享受新鲜花朵。为了达到两个目的——帮助辛诃婆哩曼,到这里同朋友们会面,我率领全军到占婆来,幸运地享受到同殿下见面的幸福。”

听了婆罗摩提的故事以后,罗阁婆诃那的莲花脸上露出了微笑,他说道:“在游戏中显示英武,用轻松巧妙的手段从事活动,这正是有学问的人们所向往的道路。你现在开始讲吧。”这样说着,眼睛看了看蜜多罗笈多。

注 释

- [1]印度神话中的大神湿婆,因为吃了毒药,所以脖子就变成黑的。
- [2]印度神话告诉我们:古时候,大神毗搜纽干了阎王爷的事,人们都长生不死。大地上的人口日益增加,最后因负重过量,大地竟沉入海中。于是毗搜纽就变成一只大野猪,把大地从海洋中托了出来。野猪是毗搜纽的第三化身。这里,作者把少女比做大地,把她身上的白衣服比做大地被托出时翻滚的海水。
- [3]根据印度神话,大神湿婆有一次到雪山中去修苦行。爱神带了花箭去引诱他。他勃然大怒,从第三只眼睛里喷出了烈火,把爱神烧成了灰。
- [4]因陀罗的坐骑。
- [5]也可以译为“如意树”,是印度神话中的一棵树,它能满足人们的任何愿望。
- [6]古代印度人相信,神仙们的眼睛是闭不上的,因此睡觉也是睁着眼,就像水里的鱼那样。
- [7]意思就是,她还没有结婚。
- [8]妖魔。

- [9]古代梵文诗人描写与丈夫别离的女子,常常说她有这样一条辫子。在封建社会里,女子素居守贞,算是一件盛德。
- [10]古代印度的故事里常常谈到,一个母亲见到亲生儿子,乳房里会自动地流出奶水来。
- [11]印度神话中的财神。
- [12]恶魔。
- [13]湿婆的别名。
- [14]达磨婆哩陀那,意思是“法增”。他是个好国王,能使正法增益,所以说他名副其实。
- [15]意思是“新鲜茉莉花”。
- [16]指的是她生丈夫的气,离开丈夫。
- [17]三界之主大神湿婆的老婆,喜马拉雅山王的女儿。
- [18]说这一大段话的是夜叉女多罗婆利。她是否真是本章主人公婆罗摩提的母亲,对这个问题是有争论和不同的解释的,这里不详细讨论。
- [19]一种个儿大、身体强的公鸡。
- [20]一种长颈、白色的公鸡。
- [21]指公主。
- [22]在印度神话中,法王一般是指阎摩。
- [23]吉祥天女是美的女神。
- [24]参阅注[15]。
- [25]印度神话中的神医。当大海被搅动时,他手执一杯甘露,自大海中跃出。传说他是《生命明论》的作者。以后又转生为迦湿国王提婆陀婆,是印度医学派的创始人。
- [26]摩奴是人类的始祖,是自存物的儿子。在印度最有权威的《摩奴法典》传说就出自摩奴之手。
- [27]古代印度冬三月之一。按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的记载,约当中国唐代十二月十六日到正月十五日。
- [28]婆罗摩提男扮女装,所以这里用阴性。
- [29]印度古代最重要的四部经典:《梨俱吠陀》、《夜柔吠陀》、《沙磨吠陀》、《阿闳婆吠陀》。

[30] 隶属于吠陀的六个分支:一、劫波经、二、式叉(吠陀声韵学)、三、毗迦罗那(吠陀文法)、四、尼禄多(吠陀注释)、五、阐陀(吠陀韵律)、六、树提(天文学)。

[31] 印度古代三个高级种姓把一生分为四个时期:一、梵行期、二、家居期、三、林栖期、四、遁世期。

《佛本生故事》选译

跳舞本生

古时候,在第一劫的时候,四足走兽选举狮子做他们的王,鱼选举大鱼阿难陀为王,鸟选举金鹅为王。金鹅王有一个女儿,一只美丽的小鹅,他加恩于她,让她说一愿望,必能满足。她愿意自己选一个丈夫。鹅王同意了,就召集百鸟,大会于喜马拉雅山。以天鹅和孔雀为首的各种各样的鸟都来到了,他们聚集在一块大石头面上。鹅王把女儿喊了过来,对她说道:“你去选一个称心如意的丈夫吧!”她把鸟群看了一遍,看到一只孔雀,脖子闪耀着宝石光芒,尾巴五颜六色;她就选中了他,说道:“让这一个来做我的丈夫吧!”这一群鸟走到孔雀跟前,说道:“朋友孔雀呀!这一个公主从群鸟里面选丈夫,把你选中了。”孔雀大喜若狂,说道:“一直到今天,你们还没有看到我的本领哩”,他忘掉了羞耻,在群鸟丛中,伸开了翅膀,就跳起舞来;正跳着的时候,他把不能见人的地方都暴露了出来。鹅王羞愧难当,说道:“这家伙在内心里不知羞耻,在外表上不顾礼貌;我决不能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样一个不知羞耻、不顾礼貌的家伙。”他在鸟群中念了这一首诗:

你的鸣声悦耳,脊背美丽,
脖子简直就是碧绿的琉璃,

尾巴伸开足足有六英尺长；
一跳舞，我却就不把女儿给你。

在群鸟面前，鹅王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外甥、一只小鹅。孔雀没有得到幼鹅公主，羞愧难当，站起来，从那里飞走了。鹅王也回到自己的宫中。

苍鹭本生

从前，菩萨降生在一个森林中的住宅里，在一棵长在某一个荷花池边的树上当树神。那时候，在酷热的季节里，一个不太大的池塘里的水下降了很多，那里面却有很多鱼。有一只苍鹭看到了这些鱼，心里想：“我要想出一个办法来，骗一下这些鱼，把它们都吃掉。”它于是就走到那里，坐在水边，低头沉思。这些鱼看到它，问道：“先生坐在那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坐在这里，想的就是你们。”“你想我们些什么呀？”“这个池塘里的水少了，食物难找了，天气热了，我就坐在这里想到你们：‘现在这些鱼怎么办呀？’”“可是先生呀！我们究竟怎么办呢？”“如果你们听我的话，我就把你们用嘴一个一个地叼到一个挤满了五色荷花的大池塘里去，把你们放在里面。”“先生呀！从开天辟地那一天起，从来就没有一个苍鹭替鱼操过心。你只是想把我们一个一个地吃掉而已。”“你们相信我，我就不会吃掉你们。如果你们不相信真有我所说的这样一个池塘的话，那么你们就派一条鱼跟我一块儿去看一看那个池塘。”鱼相信了它，派出了一条独眼大鱼，它们想：“这一条鱼，不管是在水里，还是在陆地上，都能够对付得了它”，它们对它说道：“你带着它去吧。”苍鹭叼起鱼来，把它带走，丢在那个池塘里，让它看了看整个池塘，又把它带回来，让它同那些鱼在一起。这一条鱼绘形绘色地

告诉那些鱼,那个池塘是怎样美、怎样好。听了这些话以后,它们都想去了,对苍鹭说道:“好吧,先生,请把我们带了去吧。”苍鹭首先把那条独眼大鱼叼起来,带到那个池塘边上,让它能够看到池塘,却落在长在池塘边上的一棵婆罗那树上,把它往树杈桎上一掷,用嘴把它啄死,把肉吃掉,把鱼骨头丢在树底下,又飞回来,说道:“我把那条鱼放到池塘里去了;再来一条吧。”它就用这个方法,把鱼一条一条地叼走,把它们都吃掉;当它飞回来的时候,一条鱼也看不到了。可是那里还剩下一只螃蟹。苍鹭也想把它吃掉,就说道:“喂,螃蟹呀!所有这一些鱼都给我叼到一个挤满了荷花的大池塘里去了。来吧,我也把你叼到那里去。”“你怎样把我带过去呢?”“把你叼起来,带过去。”“你这样把我叼起来,往前飞,你会丢下我来的;我不同你一块儿去了。”“不要害怕,我会把你牢牢地叼住,带过去。”螃蟹想道:“这家伙把鱼叼走,并没有把它们送到池塘里去。如果它把我送到那池塘里去的话,那当然很好;如果它不送的话,我就夹断它的脖子,把它杀死。”它就对它说道:“朋友苍鹭呀!你决不会把我叼得很牢的,我们倒是能抓得很牢的。如果我用我的爪子抓住你的脖子,牢牢地抓住,我就同你一块儿走了。”它没有想到螃蟹会用诡计骗自己,说了一声:“好吧!”就答应了它。螃蟹用自己的爪子牢牢地钳住它的脖子,就像是铁匠的一把火箸,说道:“现在可以走了。”苍鹭把它带到那里,把池塘指给它看,然后向着那一棵婆罗那树飞去。螃蟹说道:“舅舅呀!那边就是池塘呀,你把我带到另一条路上去了。”苍鹭说道:“我是你的亲舅舅,你是我的亲亲爱爱的小外甥。我猜想,你大概以为我是你的奴隶,把你扛起来出来游逛吧。你看一看婆罗那树底下那一堆鱼骨头吧!我怎么样吃掉那些鱼,现在也就怎么样吃掉你。”螃蟹说道:“那些鱼是大傻瓜,所以才被吃掉。我却是不会让你吃掉的;我反而要把你弄死,因为你这个傻瓜还不知道我是在骗你哩。要死的话,我们

俩就一块儿死；我要把你的脑袋钳断，丢到地上去。”说着，它就用它那两个爪去抓苍鹭的脖子，像一把铁箸一样。苍鹭张大了嘴，眼里充满了泪，害怕真被弄死，说道：“朋友呀！我不会吃你，饶了我的命吧！”“那么你就飞到池塘那里去，把我放到里面。”它转回了身，落到池塘那里，把螃蟹放在池塘边上的泥里。螃蟹钳断它的脖子，就像是用剪子剪断荷花梗一样，然后钻到水里去。住在婆罗那树上的那一个树神看到了这一件令人惊奇的事情，赞美这一件事情做得好，用甜蜜的声音，念了这一首诗，声音在整个树林子里往复回荡：

擅长骗人的家伙，
不能永远因骗得福；
从螃蟹那里得到些什么，
那一只善骗人的苍鹭？

吠陀婆本生

古时候，当梵授王在波罗柰治理国家的时候，在一个村庄里，有那么一个婆罗门，名字叫做吠陀婆，他精通咒术。这种咒术据说是无价之宝。当天上的星宿罗列成某一种样子的时候，他口诵咒语，抬眼观天，天空中就会像下雨般地落下七种宝贝来。在那时候，菩萨跟这位婆罗门学这本领。有一天，婆罗门带着菩萨，离开自己的村子，到支提国去，想办什么事。在半路上一个森林里，住着五百个叫做派人取款赎票者的强盗，在那里拦路抢劫行人。他们逮住了菩萨和吠陀婆婆罗门。他们为什么叫做派人取款赎票者呢？因为，如果他们逮住两个人，就派其中一个去取款；所以他们

就被叫做派人取款赎票者。如果他们逮住一父一子,他们就告诉父亲说:“你去取款给我们,来赎你的儿子吧!”如果他们逮住一母一女,他们就用同样方法把母亲派走。如果他们逮住一兄一弟,他们就把哥哥放走。如果他们逮住一师一徒,他们就把徒弟派走。这一回,他们逮住了吠陀婆婆罗门,就把菩萨派走。菩萨对师傅敬过礼以后,说道:“我一两天就会回来。你不要害怕。可是一定要按照我的话办事。今天,天上的星宿就会罗列成能像下雨般地下财宝的形式。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忍受不住痛苦而念咒语使财宝下降;如果你让财宝下降的话,你就会倒大霉,五百个强盗也一样。”这样对师傅说了以后,他就离开这里去取款去了。太阳落的时候,强盗们把婆罗门捆起来,就躺下了。正在这时候,一轮满月从东边天边上升了起来。婆罗门仰观天象,自己心里想道:“天上的星宿正罗列成能像下雨般地下财宝的形式,我为什么还受这个罪呢?只要我把咒语一念,宝贝就会像下雨般地落了下来,我把财宝送给强盗们,我就能自由自在地走路了。”他对强盗们说道:“喂,强盗们呀!你们为什么把我逮住了呢?”“先生呀!为了钱财嘛。”“如果你们只是想要钱的话,那么请放开我,在我头上淋上水,给我穿上新衣服,给我涂上香,戴上鲜花,让我站在这儿。”强盗们按照他的话做了。婆罗门看到星宿已经罗列成那个样子,口念咒语,眼望苍天。天空里立刻就落下一些宝贝来。强盗们把财宝捡起来,用上衣包了一包,就走了。婆罗门也跟着他们,向前走去。可是这些强盗给另外五百个强盗逮住了。他们问道:“你们为什么逮住我们呢?”那些人说道:“为了钱嘛。”“如果你们只是为了钱的话,把那个婆罗门逮住吧。他仰观天空,财宝就会像下雨般地落下来。这些钱财也是他给我们的。”这些强盗把那些强盗放走,逮住婆罗门,说道:“也给我们钱吧。”婆罗门说道:“再等上一年,等到天空里的星宿罗列成能够让财宝像下雨般地往下落的样子的时候,我就会给

你们钱。想要钱,就请等一等;到那时候,我会让财宝像下雨般地落下来。”强盗们大怒,说道:“喂,你这个可恶的婆罗们呀!你让财宝像下雨般地落给别人,却让我们再等上一年!”他们用一把飞快的刀子把婆罗门砍成两段,丢在大路上,快步追上那些强盗,同他们打了一仗,把他们都杀掉,抢了钱财;然后他们又分成两队,互相交手,一直到二百五十人被杀掉。他们用这种方法,一直互相残杀下去,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就这样,一千个人走向毁灭。现在,这两个人想法把财宝搬走,藏在一个村庄附近的灌木丛里,一个人手里拿着刀子,坐在那里保护财宝,一个人到村子里去找米做饭。常言道:“贪心不足就是毁灭的根源。”看守财宝的那一个人想道:“他回来以后,财宝就要分成两份。我用刀子把他杀掉怎样呢?”他于是就佩上刀子,坐在那儿,等他回来。另外那个呢,他也想道:“这些财宝要分成两份。我把毒药放在饭里,给那家伙吃,把他毒死,自己独吞财宝怎样呢?”饭熟了以后,自己先吃饱,把毒药放在剩饭里,拿着,走回来。他刚把饭放下,另外那个人就用刀把他砍成两段,把尸体藏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吃了那些饭,立刻一命归阴。就这样,为了钱财,所有的人都死了。过了一两天,菩萨带着钱,回来了。在那地方,看不见师傅,却看到财宝散乱地丢在地上,他心里想:“一定是师傅没有听我的话,让财宝像雨般地落了下来,结果大家都完蛋了。”他沿着大路走去。走着走着,看到师傅在大路上被砍成两段,心里想:“没有听我的话,死了。”他捡了一些木头,堆成一堆,把师傅火化了。掐了一些树林子里的花,向师傅致敬。又走上前去,看到死了的那五百个人;再往前走,看到那死了的二百五十个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最后看到两个死人,他心里想:“一千个人死得只剩下两个,还应该有两个强盗活着;他们俩也不会控制住自己,他们可是到哪里去了呢?”走着走着,他看到他们俩带着财宝转入树丛里去的那一条路;再往前走,就看到捆成一包一包的那

些财宝；一个强盗把饭钵丢掉，死在那里。“他们原来干的是这样的事呀！”一切他都了解了，“另外那个家伙到哪里去了呢？”他找呀找呀，最后在那个隐蔽的地方看到他被人丢在那里。他心里想：“我的师傅没有听我的话，他刚愎固执，结果自己死掉了，而且还毁灭了另外一千个人。那些用不正当的手段，没有理由而想发财的人，会倒大霉，我的师傅就是这样。”他念了这一首诗：

用不正当的手段发财，
谁这样想谁就会倒霉；
强盗们杀死了吠陀婆，
结果自己也把自己毁。

菩萨这样说过以后，又说道：“正如我的师傅用非正当的方法在非正当的地方努力使财宝下降因而毁灭了自己也毁灭了别人那样，谁要是想用非正当的方法获利，谁就自取灭亡，也给别人带来毁灭。”他说话的声音响彻森林，他用上面那一首诗来说法，神灵们欢呼赞同。他想法把财宝带回家去，广行布施，还做了许多善事，这样过了一辈子，死后升入天堂。

猴王本生

古时候，当梵授王在波罗柰治理国家的时候，菩萨转生为猴。它长大以后，个子像马驹那样大，力大无穷。它独自个儿住在一条河边上。河中间有一个小岛，上面长着各种各样的果树，芒果、菠萝蜜等等。菩萨像一只象一样强壮，力大无穷，它从河岸上纵身跳起来——在小岛的这一面，河中间，有一块石头从水面上露出来——它先跳到这上面，然后再从这里纵身跳起，跳到那个小岛上。

它在这里吃各种各样的果子,到了晚上,再用同样的方法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住在那里;第二天,仍然这样干。它就用这种方法来谋生。在这时候,有一条鳄鱼,带了老婆,住在这条河里。它的老婆看到菩萨来回地跳,很想吃菩萨心上的肉,就对鳄鱼说道:“好人哪!我很想吃这个猴王心上的那一块肉。”鳄鱼说道:“好吧,你会得到它的。今天晚上,当它从小岛上跳过来的时候,我就把它逮住。”说完,它就跑到那块石头上,躺在那里。菩萨度过了一天,到了晚上的时候,站在小岛上,看着那一块石头,自己心里想:“这一块石头现在似乎高了许多,这是什么原因呢?”水有多么深,石头有多么大,他是清清楚楚的,因此,他就想道:“今天这条河里的水既没有落,也没有涨;可是这一块石头看起来却大了不少,难道有一条鳄鱼趴在那儿想等着逮我吗?”他又想道:“且让我试探一下。”于是他就站在那里,仿佛是想同石头说话一样,喊了一声:“石头呀!”没有得到回答,他又喊了一声:“石头呀!”“为什么石头不回答我呢?”猴王又喊道:“石头呀!为什么你今天不回答我呢?”鳄鱼心里想道:“往日这一块石头一定是回答猴王的,我现在也回答吧。”于是就说道:“什么事呀,喂,猴王!”“你是谁呀?”“我是一条鳄鱼。”“你趴在那儿干嘛呀?”“我想要你心上那块肉。”菩萨想道:“我没有别的方法逃走了,今天我只好骗一下这一条鳄鱼了。”于是他就对它说道:“朋友鳄鱼呀!我就要把我自己送给你,请张开嘴,等我跳过去的时候,你就把我逮住!”因为鳄鱼们一张开嘴,就要闭上眼睛;所以,当它丝毫也没有怀疑而张开嘴的时候,它的眼睛就闭上了。它于是就张着嘴闭着眼趴在那儿。菩萨看到这情况,一下子从小岛上跳起来,跳到鳄鱼头上,又从这里一跃,像打了一个闪一样,就到了河岸上。鳄鱼看到这令人吃惊的事情,心里想道:“这个猴王干了一件十分惊人的事。”它说道:“喂,猴王呀!在这个世界上,具有四种德行的人就能制服敌人;而你身上就具有所有四种德

行,我是这样想。”它念了这一首诗:

谁要是像你一样,猴王!
具备着这四种德行:
真诚、正直、坚毅、牺牲,
他就能把敌人战胜。

鳄鱼这样赞美了菩萨,就回到自己的窝里去。

鹿本生

古时候,当梵授王在波罗柰治理国家的时候,菩萨转生为鹿,在一个森林里,离开一个池塘不远,在一丛灌木里安了家。离开这个池塘不远,在一棵树顶上,坐着一只啄木鸟;在池塘里面,住着一只乌龟。这三个结成了朋友,相亲相爱地住在一起。有一个猎人在树林子里转来转去,他在喝水的地方发现了菩萨的足迹,于是就支上了一张用皮子做成的像铁链子一样结实的网子,走了。在一更天的时候,菩萨走出去喝水,给网子逮住了,就大声呼喊。听到呼声,啄木鸟从树上飞下来,乌龟从水里爬出来,它们一块儿商议:“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啄木鸟对乌龟说道:“朋友呀!你有牙,就把网子咬断吧;我呢,就飞出去,不让猎人跑了来。如果我们俩这样卖上劲干,就能救我们朋友的命。”为了把意思说明白,它念了第一首诗:

来吧,乌龟!用你的牙
把这张网子咬断!
我呢,就要飞出去,

不让那个猎人来捣乱。

乌龟开始咬那张皮网子。啄木鸟飞到猎人住的地方去。黎明的时候,猎人拿了一把猎刀,就走出来了。这只鸟看到他往外走,叫了一声,拍打着自己的翅膀,他刚迈出前门,一下子就打到他脸上。猎人心里想道:“这一只让我倒霉的鸟打了我一下子,”转回身来,又躺了一会。然后,他又拿了猎刀,爬起来。鸟心里想道:“这家伙头一回是走前门出去的,现在他一定会走后门,”它就坐在后门等他。猎人心里也想道:“我走前门出去的时候,看到一只让我倒霉的鸟,现在我要从后门出去了,”他就从后门往外走。可是,那只鸟又叫了起来,而且飞下来打他的脸。猎人又给这一只倒霉的鸟打了一下子,心里想道:“这东西简直不让我出去,”于是转回身来,一直躺到出了太阳: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拿了猎刀,走出去了。那只鸟拼命飞回来,告诉菩萨说道:“猎人来了”。在这一刹那,除了一根皮条以外,其余的皮条全给乌龟咬断了,它的牙简直像是要掉下来,嘴里涂满了血。菩萨看到那个年轻的猎人手里拿着猎刀像闪电一般地跑过来,就挣断了那一条皮条,逃到树林子里去。那一只鸟坐在树顶上。可是乌龟呢,它实在累得太厉害了,趴在那儿,不能动了。猎人把乌龟装到一个袋子里,绑到一棵树干上。菩萨逃跑了以后,看到乌龟给逮住了,心里想道:“我一定要救朋友的命。”便装出疲惫不堪的样子,让猎人看到自己。猎人想道:“这东西没有劲了,我要杀死它。”拿起猎刀,就追了上去,菩萨跑在他前面,离开他不太远,也不太近。把他引到树林子去,菩萨觉得已经走远了的时候,撒腿就跑,从另外一条路,像风一般地跑回原处,用自己的角把袋子顶起来,丢在地下,把它撕破,把乌龟放了出来。啄木鸟从树上飞下来。菩萨对它们两个说道:“你们救了我的命,你们尽了朋友的本分,现在猎人要回来逮你们了;因此,朋友啄木

鸟呀！你带着自己的孩子们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吧；而你呢，朋友乌龟呀！就钻到水里去吧。”它们照着做了。

乌龟往水里面钻，
鹿往树林子里窜，
啄木鸟从树顶上，
把子女往远处搬。

猎人来到那个地方，谁也看不见了，他拿起了那一个撕破了的袋子，垂头丧气，走回家去。这三个朋友相亲相爱地活了一辈子，然后按照自己的所作死去。

兽皮苦行者本生

古时候，当梵授王在波罗柰治理国家的时候，菩萨转生在一个商人家中，做生意。在这时候，有一个身穿兽皮的苦行者在波罗柰游行行乞，他来到了一个斗羊的地方，看到一只牡羊冲着他向后退，他心里想：“这是对我表示敬意吧。”他没有躲开，心里又想：“在人世间，只有这一只牡羊还认识我的德行。”他双手合十，站在那里，念了第一首诗：

这一只野兽很漂亮，
它可爱又灵巧；
它向高贵的婆罗门致敬，
人们称它是羊中之宝。

正在这时候，一个聪明的商人坐在铺子里，他想劝阻这个苦行者，

念了第二首诗：

婆罗门不要看上一眼，
就相信这一只牡羊！
它之所以抽身向后退，
只是为了再向前撞。

正当聪明的商人还在说着话的时候，那一只牡羊鼓足了劲，冲着苦行者的大腿就撞过去，把他撞倒在地上，痛得发昏。他躺在那儿，呻吟不止。如来佛为了说明这件事情的原因，念了第三首诗：

大腿骨给碰断了，
行乞的钵被打落；
婆罗门的那些用具，
一下子都被打破。
不要伸开了胳膊，
在那里尖声哭叫！
赶快往前面跑吧！
梵行者会被杀掉。

苦行者念了第四首诗：

谁向不应尊敬的人致敬，
他就会被杀死躺在那里；
就像今天我这个糊涂虫，
给这一只牡羊撞死在地。

他这样悲叹了一番,就死去了。

波毗嚧本生

古时候,当梵授王在波罗柰治理国家的时候,菩萨转生为孔雀。长大以后,生得美丽无比,住在一个森林里。在那时候,有一些商人带着一只引路的乌鸦,乘船来到波毗嚧王国。在这时候,波毗嚧王国根本没有鸟。王国的居民时常到他们这里来,看到船桅上的那一只鸟,说道:“你们看它那皮肤的颜色呀,看它那脖子顶上的弯弯的嘴呀,看它那像摩尼珠一样的眼睛呀!”他们这样赞美那一只乌鸦,对商人们说道:“先生们呀!把这一只鸟送给我们吧,我们用得着它,而你们在你们国家里还可以再弄到一只。”“那么你们就出个价钱吧。”“我们给你一块金币。”“我们不卖。”就这样一点一点地增加上去,一直到他们说:“给你们一百块金币,把它给我们吧。”商人们说道:“这一只鸟对我们很有用处,可是让我们同你们交个朋友吧。”他们拿了一百块金币,就把它送给他们。他们把它接过来,养在一个金笼子里,用各种各样的鱼和肉喂它,还给它各种各样的果子。在一个没有其他的鸟的地方,一只十恶俱全的乌鸦竟得到最高的利益和光荣。下一回,这些商人带着一只孔雀王,来到了波毗嚧王国;人们一搓指头,它就叫;人们一拍巴掌,它就跳舞。当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站在船头上,发出了甜蜜的声音,跳起舞来。人们看到它,心里都很高兴,他们说道:“先生们呀!这一只鸟王很漂亮,又训练得很好,送给我们吧。”“我们第一次带来了一只乌鸦,你们要了它。现在我们带来了这一只孔雀王,你们又想要它。简直没有法子再带什么鸟到你们国家来了。”“算了吧,先生们呀!你们再在你们自己国家里找一只吧,把这一只送给我们吧。”价钱增涨到一千块金币,他们买了它。他们把它放在一个

七宝装成的笼子里,用鱼、肉、各种各样的水果喂它,甚至用蜜、炸谷粒、糖水等等喂它。孔雀王得到了最高的利益和光荣。从它来的时候起,乌鸦的利益和光荣降低了。没有人愿意看它了。乌鸦软硬食品都得不到了,它住在粪堆上,呜呜哑哑地乱叫。

附

关于巴利文《佛本生故事》

在信仰小乘佛教的国家里,像锡兰、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等等,任何古代的书都比不上《佛本生故事》这一部书这样受到欢迎。一直到今天,这些国家的人民还经常听人讲述这些故事,往往通宵达旦,乐此不疲。

所谓《佛本生故事》,巴利文叫做 Jātaka,是从动词根 jan(降生)变来的名词,意思是释迦牟尼如来佛前生的故事。古代印度相信轮回转生。一个动物,既然降生,必有所为,或善或恶,不出两途。有因必有果,这就决定了它们转生的好坏。如此轮回,永无止息。释迦牟尼在成佛以前,只是一个菩萨,他还跳不出轮回,他必须经过无数次的转生,才能成佛;因此就产生了所谓佛本生故事。

这当然都是迷信。实际上,这些故事绝大部分都是寓言、童话等等的小故事,是古代印度人民创造的,长期流行在民间。这些故事生动活泼,寓意深远,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国王们看准了这一点,于是就利用它们,加以改造,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各教派也看准了这一点,也都想利用它们来宣传自己的教义。婆罗门教、耆那教都是这样,佛教也不例外。这就是为什么同一个故事在不同教派的经典中,也在许多故事集中,像《五卷书》、《故事海》、《益世嘉言集》等等里面都可以找到的原因。

在古代印度,最受人欢迎的讲故事的形式是诗歌与散文相结合。估计佛本生故事也不会是例外。后来收入大藏经的时候,只

收了诗歌这一部分。诗歌固然也有连续成为故事的;可是也有不少的诗歌,如果没有散文叙述,就不知道是何所指的。因此,宣传佛教教义的僧侣就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用散文加以补充。现在,在巴利文《佛本生故事》中,诗歌与散文常有矛盾,而诗歌的语言总比散文显得古老,原因就在这里。

佛教徒利用本生故事来宣传教义,至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在这个时候建成的婆噜提(Bharhut)大塔和桑其(Sanchi)大塔,周围的石门上都有一些本生故事的浮雕,而且有的竟标出Jātaka这个专门术语。在以后的佛教石窟中,像阿旃陀石窟等,我们也可以找到不少有关本生故事的绘画和浮雕。

佛教徒制造的本生故事,数目十分巨大。现在的巴利文《佛本生故事》共收有546个故事,还有不少的本生故事没有收在这里面。这五百多个故事,长短悬殊,内容也十分驳杂。其中有寓言,有童话,有短篇奇闻轶事,有笑话,有滑稽故事,有短篇小说,有伦理故事,有箴言,有圣徒故事。思想性和艺术性也相差甚多。绝大部分的故事都与佛教毫不相干。有的甚至尘俗十足。但是佛教徒却不管这些,他们把现成的故事拿过来,只须按照固定的形式,把故事中的一个人、一个神仙或一个动物指定为菩萨,一篇本生故事就算是制造成了。

这些故事,虽然最初是在印度制成的;但是它们的影响却决不限于印度。随着小乘佛教的传布,它们首先传到锡兰。5世纪初,中国著名的和尚法显访问锡兰的时候,他看到了供养佛牙的游行大会:

王使夹道两旁作菩萨五百身已来种种变现:或作须大拿,或作睽变,或作象王,或作鹿马。如是形象,皆彩画庄校,状若生人。

所谓“菩萨五百身”，就是指的菩萨过去转生五百多次的故事，数目与现在巴利藏中的《佛本生故事》相同。可见在 5 世纪初的时候，佛本生故事在锡兰已经是家喻户晓了。

从那以后，佛本生故事在锡兰文学史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1300 年前后，国王波罗克罗摩波睺四世把佛本生故事从巴利文译为僧伽罗文。到了 13、14 世纪的时候，锡兰诗人做诗多取材于本生故事。这种风气一直沿袭到了 19 世纪。佛本生故事对锡兰文学影响之深且久，可以想见。

在缅甸，佛本生故事同样很早就流传开来。这里有用本地字母印的或抄的巴利文原本，有缅甸文的译本，也有用缅甸文改写的本子。佛教僧侣也用这些故事向人民群众宣传教义。在几百年的长时间内，这些故事也是家喻户晓，深入人心。这些故事也表现在艺术上。在古都蒲甘的许多古塔里面，墙上的浮雕全取材于本生故事。有的竟把将近 550 个故事一一用浮雕表现出来，蔚成佛本生故事浮雕的大观。

泰国的情况同缅甸差不多。这里既有巴利文原本，也有译本和改写本。多少年来，许多佛教僧侣、文人学士，在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都从这个故事里取材。在 14 世纪建成的素可泰的大庙里，浮雕上的故事也多半都是佛本生故事。

佛本生故事也同样传到了老挝和柬埔寨。老挝民族文学中，有一部名字叫做《加达甘》的佛话集，里面包括 550 个故事。在民间传诵很广，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而且还影响了以后文学的发展。所谓《加达甘》，实际上就是巴利文 Jātaka 的音译。里面的故事也就是巴利文《佛本生故事》里面的那一些。

在印度尼西亚，同样也可以找到本生故事流传的痕迹。在 9 世纪建成的爪哇婆罗浮屠的大塔里，浮雕也是取材于本生故事。这是古代印度尼西亚艺术宝库之一。

近几十年来,欧洲许多国家都从事于巴利文献的研究。丹麦一个学者出版了巴利文《佛本生故事》的校刊本。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纷纷把本生故事译成欧洲语言。德文和英文都有比较好的全译本。

这些故事是不是也传到中国来了呢?当然会传过来的。汉译大藏经里面有不少的经内容都是佛本生故事,像《撰集百缘经》、《贤愚经》、《杂宝藏经》等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些经都不是从巴利文直接译过来的,但确实是本生故事。在新疆新发现的古代语言的残卷中,也可以找到许多佛本生故事,比如吐火罗文里面就有。这说明,在一千多年以前,本生故事已经在新疆一带流行了。

佛本生故事流行的情况就是这样。

至于这些故事的内容,则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是比较复杂的。不管故事里面的主人公是人,是神,还是鸟兽,他们的思想感情都是当时人的思想感情。因为大部分原来都是民间的创作,所以思想感情都比较健康。有的故事可以提高人们的斗争勇气,改善斗争方法。有的故事可以给人一些适应当时社会情况的处世做人的道理。有的故事讽刺当时的统治者,嘲笑神仙和婆罗门。当然也有少数的故事宣传逆来顺受、绝对忍让、绝对牺牲的精神,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对于这些故事,我们应该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

家庭中的泰戈尔

〔印度〕 梅特丽娜·黛维夫人 著

缺 页

目 录

译者序言	284
书中提到的人物	290
引 言	293
蒙 铺	295
前 言	301
第一章	304
第二章	345
第三章	434
第四章	485

译者序言

先要对书名做一点解释。《家庭中的泰戈尔》，根据英文原名，直译应作《炉火旁的泰戈尔》。二者实际上是一个意思。我们平常认识泰戈尔，一般都是通过他的著作。这些著作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是，不管他写每一部作品时所抱的态度怎样，他总是难免有意为文。书中的泰戈尔不完全是真实的，甚至有点做作。即使有人有短暂的机会能亲眼看到泰戈尔，看到的也只能是峨冠博带、威仪俨然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或者“仙人”(ṛṣi)。这是不是泰戈尔？当然是的；但这只是他的一面。他还有另外一面，这就是家庭中的泰戈尔。他处在家人中间，随随便便，不摆架子，一颦一笑，一喜一怒，自然率真，本色天成。这才是真实的泰戈尔。我们感谢黛维夫人在她这一本书里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真实的泰戈尔。黛维夫人是一个有心人。

在所有的古今外国作家中，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恐怕是最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一个作家。从五四运动后期起，我们就开始翻译他的作品。诗歌、戏剧、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演讲、回忆录等等，都大量地翻译了过来。一直到解放后，这股劲头并没有减弱，出版了《泰戈尔作品集》十卷，就是具体的证明。泰戈尔一生热爱中国，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他的作品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起了比较明显的作用，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一直到最近，他的作品还在影响着我们的青年，推动他们投身于印度古代文化的研究。对于这样一个泰戈尔，我们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深刻的实事求是的了解。

黛维夫人的这一本书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应该诚挚地感谢她,她是一个有心人。

据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所有的比较重要的作家,能像泰戈尔这样有这一种福气的人,真如凤毛麟角。除了泰戈尔以外,我知道的,只有一个德国的大诗人歌德——爱克曼留下了一部《歌德谈话录》。爱好歌德作品的人无不喜欢这一部书,非常感激这一部书。它把歌德的另一方面,通过作品看不到的一个方面,介绍给我们。歌德的许多充满了机智的想法都通过这一部书透露给我们。我们也都说,爱克曼是一个有心人。

但是,我认为,爱克曼却无法同黛维夫人相比。他不能算是一个文学家。他的记录,不管是多么详尽、亲切、细致、生动,却不能说是文学作品。而黛维夫人正相反。她家学渊源,父亲是举世闻名的印度哲学史家达斯古普塔教授。她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精通古典梵文文学和孟加拉文学。从很小就开始写诗,出过几本诗集。在印度,特别是在孟加拉,广有名声。她虽然不是泰戈尔的亲属,但是他们两家过从极密,亲如一家。她从孩提一直到婚后长期亲接泰翁擘欸,泰翁把她当自己的孩子看待。在诗人逝世前的三年中,从一九三八年,起,他到喜马拉雅山脚下蒙铺她的家中度假共有四次。一九四〇年是第四次,也就是最后的一次。再过一年,诗人离开了人世。他的声音笑容人们再也听不到看不见了。可是这些东西却被黛维夫人完完整整地、栩栩如生地记录在这一本书中。在黛维夫人笔下,满头白发、银须飘拂的诗人,原来是一个十分富于幽默感、经常说说笑话、开个玩笑、十分有人情味的老人。他关心周围所有的人,关心自己的祖国的前途,关心中国的抗战;他热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为她们甘心做最卑微不足道的事情。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决不是一个遁世的仙人,而是一个富于感情的有血有肉的人。萦绕他头上的那一圈圣光消逝了,并无损于他的伟

大。他同我们中国人民之间的距离反而更近了,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这一切我们都要感谢黛维夫人。

一九七八年,我第三次访问印度,在加尔各答第一次见到了黛维夫人。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泰戈尔。第二天,我离开了加尔各答,到圣地尼克坦去访问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这是我的第二次访问,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到这里来过。我清晰地回忆起当年我住在泰戈尔生前居住过的北楼的情景。在古旧高大的屋子里睡过一夜觉以后,我黎明即起,迎着初升的太阳走到楼外。在一个小小的池塘中,一朵红色的睡莲赫然冲出了水面,衬托着东天的霞光,幻出了神异的光辉。我的心一震,我眼前好像出现了什么奇迹,我潜心凝虑,在那里站了半天。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我在招待所里睡了一夜觉以后,又是黎明即起,去寻找那一个小池塘。结果是杳无踪影。我在惘然之余,深深地感觉到,世界到处都在变化,这里当然也不会例外,我又有办法呢?

但是,也有不变的东西,这就是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真挚的友情。这友情在黛维夫人身上也具体地体现了出来。在印度是这样,到了中国仍然是这样。我同她在印度会过面以后,前年她到中国来访问。她邀我到她下榻的北京饭店长谈了半天。临别时,她送给我了一本书,这本书原来用孟加拉文写成,后来又由她自己译成了英文,这就是《家庭中的泰戈尔》。她问我,愿意不愿意译成汉文。我从小就读泰戈尔的作品,应该说也受了他的影响。(解放后又写过几篇论泰戈尔与中国的关系和他的短篇小说的文章。)对泰戈尔的兴趣和尊敬始终未衰。可是黛维夫人这一本书却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相信,出自黛维夫人笔下的这一本书一定会是好的。我立刻满口答应把它译成汉文。回来后立刻在众多会议的夹缝里着手翻译起来。原书文字很美,仿佛信手拈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本色天成,宛如行云流水,一点也不露惨淡经营的痕迹。古人

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眼前，黛维夫人算是做到了。翻译这样的书，不是辛苦，而是享受。我很快就译完了第一章。

有一次，偶然遇到了顾子欣同志，他也收到了黛维夫人送给他的这同一本书，而且他也有意翻译。子欣是诗人，他在各方面的修养都很深厚，我所深知；如果他翻译的话，译文一定会是第一流的。我立刻就告诉他，我已经译了一章；如果他愿意的话，我可以停下不译，其余三章由他翻译，出版时就算是我们两人合译。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美妙的想法，他也立即同意。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大概子欣实在太忙了，他没有能把其余的三章翻译出来。今年夏天，黛维夫人又来华访问。我在印度朋友沈纳兰先生家里见到了她。一见面，她就问，她那一本书我们翻译得怎样了。我把情况如实地告诉了她。老太太的面色立刻严肃起来，气呼呼地说道：“难道非等到我死了以后你们翻译的书才出版吗？”老太太之所以渴望看到自己这一本书的汉译本，我猜想，倒不一定是完全为了自己；首先是为了泰戈尔，其次是为了中印友谊。她大概觉得，自己的作品，特别是关于泰戈尔的作品，被译成中文，对她自己，对中印友谊，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是一件十分值得骄傲的事。我们当时虽然没能谈得很深；但是，她的心情，我认为，我是能够了解的。

可惜的是，子欣同志依然很忙，似乎比以前更忙了；指望他能在短期内将全书译完，似乎是不可能的了。我于是毅然下定决心，并且征得了子欣的同意，在八个月以内独自把剩下的三章译完，以满足黛维夫人的愿望。是不是我自己就不忙，有这个闲情逸致来翻译呢？也不是的。我自己也很忙，而且在译完《罗摩衍那》，看到厚厚的八大卷全部出齐以后，我在松了一口气之余，暗暗立下决心：以后不再搞翻译了。自己已年逾古稀，历年来积存下来的稿子和资料比盈尺还要多，脑子里的研究题目也有一大堆。现在当务

之急是抓紧时间,把这些稿子加以整理,把资料加以排比,把想研究的题目尽可能地弄个水落石出。翻译之事实实在难以再考虑了。

然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样一个新的情况。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我只有放弃原来立下的决心,再从事一下翻译工作了。我于是立即动手,把旧的译稿翻了出来,挤出一切可以挤的时间,先把第一章的译稿重新审查了一遍,然后着手翻译其余的几章。此时,适值我有杭州、烟台之行。在杭州时,招待所的楼道里每天放彩色电视都放到很晚,声量之大,全楼震动。我当然无法安眠;但是第二天我照样黎明即起,潜思凝虑,翻译《家庭中的泰戈尔》。到了烟台,住在一所豪华的宾馆里,条件比杭州有天渊之别。推窗就能够看到大海。我每天起床后,外面仍然是一片黑暗。海上停泊的万吨巨轮上却是灯火辉煌,灿如列星。此外则海天茫茫,引我遐思。此时此刻,我简直是如鱼得水,心情愉悦,翻译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等我回到北京来时,初译稿已经完成了。同翻译《罗摩衍那》一样,这一次翻译也带给了我极大的愉快。但是这两种愉快又多少有所不同。对于《罗摩衍那》,我只是喜爱它的文辞和内容。对于《家庭中的泰戈尔》,则还有一点个人的成分在内。我十三岁时曾在济南看到过泰戈尔。到了高中阶段,又开始读他的作品,也曾模仿他的体裁写过一些小诗。到了中年,对他进行过一些研究,写过论他的诗歌和短篇小说的文章,写过《泰戈尔与中国》的长文。我同泰戈尔的关系,可以说是六十年来没有间断,而今到了垂暮之年,又有幸翻译有关他的书。我此时的心情是,怀旧与念新并举,回顾与瞻望齐行,难道是一句套话“感慨万端”所能完全表达得出来的吗?我想,如果黛维夫人知道了这一件事,她也会会心一笑吧!

黛维夫人虽然已经有点老态龙钟,自己认为已经很老了。但是,实际上她还小我三岁。两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对年龄的看法也

不一样。我远远还没有感到自己在学术上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已经算是老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我现在就以一个中国老人的身份,向云天万里之外的一个印度老人致敬,为她祝福,希望她长命百岁,再多为中印友好做些工作。中印友谊的道路,悠久而漫长。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4年12月25日写毕

附记:

译文很大一部分是在外地开会时写成的,因而颇为零乱。李铮同志费了很大的力量抄写全书,核对文字。刘健同志协助我翻译了一些孟加拉文的书名和其他名字。谨记于此,以志心感。

1985年3月26日

书中提到的人物

阿鲁	萨奇檀难陀·罗易	诗人的个人随从
阿米亚	阿米亚·查克拉瓦尔提博士	诗人长期的秘书
安得鲁斯	牧师 C.F. 安得鲁斯	
阿尼尔巴布	阿尼尔·古马尔·占陀	诗人的秘书
包尔温	苏塔甘陀·罗易·周特里	诗人私人秘书
班那马里		诗人的老仆
巴尔陀	德威真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的长兄
保玛	波罗提磨·泰戈尔夫人	诗人的儿媳
那同·保谭	周提尔因德罗那特·泰戈尔夫人	诗人哥哥的夫人
比哈里拉尔	诗人比哈里拉尔·查克拉瓦尔提	
季特里陀		女作者的妹妹
周图保	牟里那丽尼·黛维	诗人的夫人
大夫	曼摩罕·森博士	女作者的丈夫
德维布	德维盆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之侄
第一勋爵	阿尼尔·古马尔·占陀	
冈古里	S.N. 冈古里博士	奎宁厂职员
男主人	曼摩罕·森博士	
周提巴布	周提波拉加什·丝尔迦博士	奎宁厂职员
周提因陀罗纳特	周提因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的哥哥

堪奴		诗人的男僮
枯古	摩度丝里·森	女作者的女儿
罗肯·波里特	罗肯德罗那特·波里特	诗人的朋友
大天		诗人的仆人
曼摩罕	曼摩罕·森博士	
玛西	苏布拉塔·黛维	女作者的姨母
美兹达	萨提因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的兄弟
米斯徒	摩度丝里·森	
米徒亚	摩度丝里·森	
密特拉	梅特丽耶·黛维	
母亲	喜马尼·达斯·古普塔夫人	女作者之母
蒙帕必	梅特丽耶·黛维	女作者
我的侄子	阿巴尼因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之侄
南陀巴布	南陀拉尔·鲍斯	圣地尼克坦的艺术家
南地尼	南地尼·黛维	诗人的孙女
南地·弗里吉斯	阿尼尔·古马尔·占陀和 苏塔甘陀·罗易·周特里	
那同·保谭	甘丹比尼·黛维(周提因德罗那特·泰戈尔夫人)	
尼尔拉坦巴布	尼尔拉檀·丝尔迦博士	印度权威医学家
尼维底塔	尼为地塔护士	
牛津大学学生	阿尼尔·古马尔·占陀	
土豆	萨奇檀难陀·罗易	
普罗散塔	普罗散塔 Ch.摩哈拉奴比斯	
普普	南地尼·黛维	
罗摩难陀巴布	罗摩难陀·查特吉	《现代评论》主编

罗提之母	摩里那里尼·黛维	
罗提达	拉亨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的儿子
罗亭斯坦因	威廉·罗亭斯坦因	
萨提亚	萨提亚普拉沙德·冈古里	
苏季特罗·黛维	季特里陀·黛维	女作者的姊妹
苏塔甘陀	苏塔甘陀·罗易·周里特	
苏弥特罗	梅特丽耶·黛维	
苏伦	苏伦德罗那特·泰戈尔	诗人之侄
苏伦·卡尔	苏伦德罗那特·卡	圣地尼克坦艺术家
乌玛查兰		诗人老仆
辩喜	斯瓦米·辩喜	
叶茨	诗人 W.B. 耶茨	
你的父亲	苏伦德罗那特·达斯·古普塔	女作者之父
前进集团	政治团体	

引 言

许多人都会感激梅特丽耶·黛维夫人,她亲切地用生动的文字描绘了一个伟大人物在他的朋友们中间的家常生活,最初用孟加拉文写成,现在又译成英文。罗宾德罗那特曾四次在她那蒙铺的家中做客,这使她训练成一种习惯,能回忆并且逐字逐句地记录下诗人同她和其他人偶然的谈话。这种记录是忠实的、可靠的;我们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他那声音的抑扬顿挫,看到他那带着恶作剧意味的眨眼。这种印象在孟加拉文中特别生动;在翻译时,有些东西不可避免地会丢失掉,特别是在那些罗宾德罗那特评论自己的歌曲和诗的篇章里。大家都知道,笑话是无法翻译的!但是,尽管有这些困难,诗人在英文译本里也“活了起来”,那些不懂孟加拉文的读者会感激的。

“栩栩如生”是永不消逝的印象。难道生命的强度、深度和广度不是评价人类伟大的一个尺度吗?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罗宾德罗那特在兴高采烈地开玩笑时显得异常地栩栩如生。我们也看到他深切地、敏感地关心着别人,不但对他们的外在需要敏感,而且对他们的荣誉心和自尊感也敏感。我们已经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的东西,又从个人的角度上了解到了,我们了解到他对一切千变万化的美和生命最后秘密的响应的深广和细致。我们这样同诗人接触以后,回到他的著作时理解得就会更加深刻。

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

玛尔周理·赛克斯

缺 页

蒙 铺

我在开始写本书以前,我想讲一讲蒙铺,这一出伟大人生戏剧中的那几幕就是在那里演出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我是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子,我站在加尔各答寓所中面对墙上挂的一幅印度地图,寻找蒙铺,这里是宏伟的喜马拉雅山的一个小角落,我的新家就要安排在那里。我看到大吉岭,噶伦堡,锡金,但是地图上却没有蒙铺。“我注定要去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鬼地方呀!”我狼狈地自己思忖。

过了几天,在六月二十四日,我们的车在浓密的森林中,古老的大树下拐来拐去,最后出现在一座小巧的、有游廊的平房前面。我是在污浊的加尔各答的嘈杂声中长大的,我的新居这样美丽又阒静,我真有点吃惊。在我面前,有一个山坡在对着我微笑,光线与阴影在上面涂上了斑纹,成嘟噜的金鸡纳树的叶子在上面闪着红光。金鸡纳树是一种含有奎宁的灌木,它在印度是治疗致命的疟疾的最伟大的助手。这一个辽远的角落的全部居民都是金鸡纳树种植园和工厂里的工人。在居民的林中居住地之间长着原始的森林,在那里面,懒惰的蟒蛇睡在干枯了的树叶子铺上,间或有一只约七百二十磅重的狗熊从林中钻出,来到村中小径上,送掉性命。数不清的人行小路把蒙铺同没有居民的林中空地联结起来,一条狭窄弯曲的汽车路通向外面的世界。没有电报局,因此一封电报并不会受到特殊的待遇——它常常同平常的信装在一个袋子里送到,这袋子是由一匹驼背的小马从山脚下火车站驮上来的。

现代生活沸腾的波涛永远不会高到能污染这个小小的世外桃源的程度。

第二年夏天,我邀请师天^[1]罗宾德罗那特到我的新居来。他答应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成。从那以后,我每年夏天都提出我的邀请,他总是答应的,但是每一年总是由于这事那事阻拦住他,一直到一九三八年,他第一次上来做我们尊敬的客人,圣化了他的家。从那以后,他连续在三个假日里来到这里,这个遥远的、小小的蒙铺一下子出了名,在报纸上占据了显著的地位。

一九四〇年,当师天第四次来访的时候,他在那里庆祝了他的诞辰。他坐在工人们中间,与他们同乐。在我们的一生中,那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在那以前,我们就像是帝国主义机器上的一些渺小的齿轮,它滚上前去,把别人的生命辗碎,毫不在乎。我们受到教导,一个绅士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同工人群众的关系应该怎样,好来维持住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那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否则就会乱了套!今天,我想到那些为了保住一个“尊敬的老爷”种姓而产生的微小的繁文缛节就觉得好笑。不许任何“苦力”看到我们用手指头抓饭吃,如果一个仆人头上没有缠着头巾而来伺候我们,那是无法想象的。这样就在我们周围筑起了一座人工的墙,它把我们同群众的生活分开来,使得我们对他们那奔腾澎湃的知觉与感情漠然无知。

一九四〇年,当师天在蒙铺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在那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怎样为他庆祝诞辰。但是他自己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说,除非他看到人民,否则他就没有真正看到那个地方。如果不被人类的生活所触碰,自然的美是不完全的。他说,他愿意按一按生命的脉搏,它跳动在那些卑微的、人们不了解的山中居民的沉默的心中。在金鸡纳树种植园的历史上,工人被请到一个官员的平房中去共同庆祝一个节日,坐在一起,吃在一起,这恐怕还是第一

次。从那以后,每年他的生日就用同样的形式在那座房子里来庆祝,许多其他的节日也如法炮制。在那一天,他点上了一盏灯,这盏灯照亮了许多人的心,照亮了许多带有偏见的心灵中的黑暗角落。

经过了八年坚韧不拔的努力,我的丈夫 M. 森博士,成功地在这同一座小房子里建立了一个劳动幸福中心,诗人亲身参加圣化这个机构,诗人在这里写作、画画、唱歌、休息,同他的朋友们同乐。这是一个微小的回忆,但是在某一种意义上说它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它是为了纪念近代最伟大的诗人的第一次冒险的尝试。

缺 页

“啊！除了天空以外谁能托住你呢？”

露珠这样叫喊——

“啊，太阳，我能梦到你，

但是我不能伺候你。

我没把握住你的力量。

我那微小的生命只是一滴泪珠，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让世界发光

用我那亮光的彩辉。

可是我可能被托住

被一个小小的露珠，

我爱它。”

太阳这样回答，——

“微小中的微小者，我愿意充实你的存在，

让你那微小的生命开花

开成一抹微笑。”

缺 页

前 言

这一本书不仅仅是一个回忆录；它记载着一点东西，这一点东西对我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他逝世前的三年，师天有几次在我们家中住过短短的时间。这些意想不到的幸运带来的那些明朗而愉快的日子，于今就成了我生命的中枢。它们帮助我医治他那死亡带来的创伤。时间在流逝，天天有成百件小事情和不相连贯的思想；但是只要有一点空隙，我的心就会回到那个最深处，那里储藏着无价的珍宝。在写本书的时候，我不仅仅是重述事实，我正走向一个快乐的源泉那里，这个源泉的生命洪流永远不会为死亡所挫败。

诗人的伟大和天才表现在他那有创造性的心灵的多方面的成就上。在他的歌曲和诗中，人们受到他那宏伟无比的人格之触摸。但是他在每天的谈话中和日常生活中那种温柔的美和甜蜜，在无关重要的时刻中表现了出来，却都已失掉了。这些是既不能够捕捉也无法保存的。正如人们在解剖身躯的各部分时无法寻到生命那样，在事件和逐字逐句谈话的记录中，生命的感动力就丢掉了。不管我们怎样频繁地去探索传记的细节，它永远不会再现一个活人。人格和环境之整体性逝去了，一个微笑的温暖与温柔，一首半唱出来的歌子颤抖的乐调，在阳光中闪着红光的树顶，特别是它那无比甜蜜的声音的活生生的感动力都逝去了；如果没有这一些，那几句能够写入日记的话只能是蹩脚的残缺不全的东西；发了疯似地努力去保留住它们，也都是徒劳无益的。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呢？

我的心粘着在一些它或许应该放弃的东西上。“向前汹涌着的浪花的前进势头被后退的浪花叫了回来。”因此我总是喜欢把他同我和其他人的日常谈话记录下来。他知道我这样做,他将微笑着深情地说:

“为什么为了给记忆建筑这样多的神龛而消磨生命呢?这是徒劳无益的。你不知道,生命是在死亡的神坛上永恒的牺牲品吗?”

不可否认,一切都将为那祭火的火焰所吞噬,这太正确了!那永远跳动的快乐,那永恒青春的虚幻的微笑,那围绕着地上火焰的超自然的光辉,它们消逝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当火焰在垂熄的灯中低低地闪烁的时候,谁努力去从黑暗的攫捉中把它拯救出来呢,一百次地高呼——我不让你走——。”

也有这种危险,这种记录珍贵的回忆的努力,可能撕裂那个保护温柔感情的帷幕,把个人生活暴露给那些吹毛求疵的眼睛的搜索着的视线。但是他那些谈话,宛如一条说笑话和唱歌的流动的小河,改变了日常生活的呆板平庸。他的谈话,甚至对儿童和仆人的谈话,也都有惊人的魅力。在他谴责和忿怒的话中也都闪耀着善意的妙语,这种妙语把那些话从必要性的范围拉出来,拉到美的世界中。他说什么,什么就变成了文学,他那有节奏韵律的艺术。因此我们也不放过这样的话。

在他同我们同住的几个月中,我们的生命被他的光临所照亮,我们理解了我们最大的幸福。一时一刻我们也丢不起。当我们沐浴在从他那生命的丰富源泉中流出来的快乐的洪流中时,我们认识到,有多少快乐是能够感受的。如果他没有来到我们生命的中心,散发着这样无边无际的快乐,我们永不能了解到,我们自己竟然能感受这样无法计量的快乐。他处在洋溢于我家中的充沛的笑声中心,但是我心须承认,他的伴侣在其中也有一份。那些节日般

的日子我们什么也不能丢掉。那忠诚的老仆班那马里和那干杂活小孩堪奴,通过了回忆的无声道路,也走入我那经验的深处。

第一章

我们收到了噶伦堡来的电报——“我刚刚到。很希望见到你们。”

过去有一些时候，我们渴望邀请诗人来同我们住在一起，但是鼓不起勇气。我们家庭的设备简陋。当我们提到这一点的时候，他抗议说：

“不，不，这种山上的平房一般说都很舒适；但是问题在于，我自己的机器不行了，想走动走动，越来越困难了。”

这是在拜萨克^[2]月的二十五日，在他生日的那一天，全印广播电台给他安排了一个节目，从噶伦堡通过电话广播一个讲话。我们三个人早晨到了那里。他看到我妹妹季特里陀同我在一起，他对她说：

“你们是从哪里聚集在一起的呀？”然后又对我丈夫说：“大夫，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一个抓在手里，另一个备用！我们从来没这样走运过！”

下午，我听到低声谈话的声音，我走进客厅，看到季特里陀舒舒服服地坐在他的脚旁，拿着他的诗选《散查依塔》(Sanchayita)。

“可是，你是怎么找到我们俩的？我们呆在这里，想安安静静地讨论一下文学问题，——他们叫做‘朗诵’(neceetotow)，你知道，”他故意学着普通孟加拉人把这个字念错的读法；以后，随意浏览了几页，他忽然念起一首诗来，随时作着注解——

“如果你想灌满你的水壶，

那末来吧,啊来呀!到我的心池里来……”

“这里谈的是不同水平的爱情,它那许多深阱。如果你想从上面舀上点来,那做得到,……如果你想把壶灌满,这也做得到。如果你只想碰一碰……想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你的壶飘在水面上,……好吧,这也行,……如果你想深入下去,想在我内心的流水里沐浴,这也不坏,但是,如果你想死,想舍弃自己,啊,那么,你就往里跳吧!……那么,坐在岸上,水壶飘在你身旁,那就不行了,你必须跳,跳入深处。这里谈的是爱情的不同的形态和样子。”^[3]

这以后,他对我们读了他的新作,一首叫做《生日》的诗,是准备下半天广播的。其中有一句短语“温柔的珊瑚花”。他在心里翻来覆去地推敲。

“我应该说温柔呢,还是说苗条?”

“你是问我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有什么害处吗?”

“但是,如果我回答,那就傲慢得可怕了。”

信件来了——有一大捆——许多月刊的诞辰专号、报纸、献给他的诗,等等。

“你为什么 not 写一首关于我的诗呢?”他故意挑逗我,“恐怕,你不像从前那样关心我了——我已经注意了一些时候了。现在,来吧,这里有一支笔和一些纸,你为什么 not 坐下来,就在这里写一首诗呢——来吧——‘啊,罗宾德罗、伽宾德罗^[4]!’——我的名字对诗人们很顺手,用不着再捕捉韵律——罗宾德罗、伽宾德罗一下子就来了。”

噶伦堡的人们带着花环和鲜花走来了——鲜花成堆成堆地来到。季特里陀和南地尼用鲜花装饰他的床铺。

“来呀,爷爷,看我们把你的房间收拾得怎样。”

“看起来多么难受!”他装出叹息的样子。“满床的花^[5],可是没有人分享了!”

晚上我们要离开他的时候,季特里陀的眼镜找不到了。所有的人把角角落落都搜索到了。班那马里建议说:

“你看过父亲的口袋了吗?”

“你们听这个人说些什么! 如果我偷,我会偷一点值得偷的东西——我难道要撬一个眼镜盒! 你想我同你的趣味一样吗?”

第二天,自然是眼镜突然出现在蒙铺,还有一封信。班那马里的怀疑是完全正确的,眼镜始终呆在诗人的口袋里。他误认为这是他自己的眼镜,丢在他那长袍子的巨大的洞里了。由于班那马里的永恒的功劳,他在那无底的深洞里重新找到了它。从那以后,不管丢了什么东西,我们都要说:“你到父亲的口袋里去找过了吗?”

在森林的正中心,有一所宽大的空房子。这里是原始的喜马拉雅森林,阳光无法使苔藓枯萎,这些苔藓像花环一样软绵绵地从古老的树上垂了下来。我们决定,诗人一来,我们就都走上来住在那所房子里。我们常住的房子同村子里叫做苏里尔的那座平房比较起来要小。苏里尔比这里大概还要再高一千英尺。我们开始准备带着我们的行李一脚高一脚低地爬上陡峭的山。我们的劲头大极了。于是来了消息——灾难来了——他同平常一样改变了计划!

我们的厨子常把名字弄乱,他听到说“罗宾老爷在 Budhbar(星期三)到”,却在脑袋里弄成了“布图老爷在 Rabibar(星期天)到”。

“蒂蒂,”他问我说,“这一个布图老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呀?”诗人来到以后,我们告诉他这个笑话,大家都大笑了一场。“我们自己也不清楚,”我们说,“这个星期三,这个布图老爷子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说实话,我们完全不清楚,这个罗宾老爷子,这个星期

天是什么样的人!”

过了几天,我们收到诗人的一张表白性的小条,告诉我们他终于下定决心来的日子。我们立刻到了噶伦堡。罗提达说:

“现在把事情都安排好。昨天你们送来水果篮子时,父亲说:‘我们不能再拖延不去了。梅特丽耶已经开始把她为我们准备的所有的东西都送过来——那不行!’”

我们到的时候,他正埋头写作,坐在一张大椅子上,他的腿上盖着一条白色的围巾。

“你们可来了!你们是来拦住我不让我走呢,还是想像苏波陀罗^[6]那样把我拐走?你瞧着吧,我不会乖乖地等着被绑架,我会自己走的。”

当他要到苏里尔房子去的那一天,从一大早就不停地下着雨。在蒙铺只要一开始下雨,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预示着恶兆的暗云上交织着电光,忽起忽伏。我们满腹疑团,等在那里,不知像这样的天气,他会不会来。大约下午三点钟的时候,我听到他的车子到了。在那时候,我是这样地焦急,我开头想,车子里没有人——他招手致意,我都没有看到。他还没下车,就说起话来。

“唉!这是怎么搞的!你们的车夫偏要去碰一位大老爷——一个英国人,他要当场把他抓起来。我费了好大劲才劝老爷让他走掉,但他几乎是难以幸免!一开头就这样!我们再也不到这里来了!”

我看看别人,他们的面色神秘难测。我紧张起来,我想,大概真是出了什么事。

“就算了吧!”诗人的声调变了,“你经受了考验。如果我说什么你都相信,那么我就必须永远说实话,那么谈话还有什么风趣呢?”

他坐在走廊上的椅子上歇了一会,看着外面的群山。

“我旅行得很舒服。你们这片森林真是妙极了——树都这样又高又直,脸都朝向光亮,黑黑的影子,下面这一片黑暗——这才真正是一片森林!”

我们想用‘一个病人坐的椅子把他抬上山去。他根本不听我们的话,自己步行上了台阶:

“你为什么这样担心呢?这是给国王们的宫殿!”

走进了一楼自己的房间,他坐在窗前的椅子上,把双脚高高地摆在窗台上。黄昏来了。山和林子的轮廓逐渐模糊。住在房檐下的燕子都回家来了,大声地呢喃不已。远山的坡上亮起了一点两点灯火。在里面,在来临的黑暗中,东西都暗淡下来。他坐在那里,注视着黑云密布的天空——

“你胜利了,梅特丽耶!你坚持你的主意,因为你知道我会喜欢这个地方的。他们想先来这里,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我说,用不着,我来到以后,自己会看的。”

我心里涌起无比的喜悦,我抑制了一下,说:

“你到我家来了。”

他轻轻地敲着我的头:

“我为什么不来呢?我来了,我到你家来了。”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厨房里忙活,季特里陀跑了进来。“姐姐,诗人送来了三个安那,给他写的信贴邮票。我不想收他的,但是他说:‘你去把钱送给你姐姐!’我怎么办呢?”

“把它拴在我的沙丽的角上。”

她照着我的话办了,不太情愿。我走到他屋子里,看到了诗人正潜心写着《孟加拉语引论》这本书。我把我沙丽角上打紧的结给他看,我说:

“看啊!三个安那的纯净收入!”

“你把这钱抓牢了,是吗?好!你那妹妹,像她那样一个可怜的单纯的孩子,拒不接受。她说:‘不,不,你为什么要出邮费呢?我们都会付的。’我告诉她:‘你去把钱交给你姐姐,她知道钱的价值。你用不着管一个家,你怎么会知道一个安那值多少钱呢?把这钱拿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去;你会发现,她会毫不迟疑地收下它。’就是这么一回事。保玛^[7]给了我八个安那,——三个安那已经花掉,我剩下五个了。我要节省着花。”他拿了一个雕花的盛笔的盒子,寻找那剩下的五个安那。

“你应当送给我你的一支笔。”我说。

他严肃地瞪了我一眼,然后,把椅子转动了一下,看着站在身后的班那马里,严肃地对他说:

“我们来的是个什么地方呀?你最好赶快打起行李,否则我们就剩不下什么东西带回家去了。”

班那马里嘻嘻地笑着出去了。

他总是把那几个安那放在那盛笔的盒子里,这是他微小的资源,假装怀疑我会打这些钱的主意。

这以前不久,他从保勒普尔到加尔各答去,他的随从在另一个车厢里。在布德万,他叫了一杯柠檬水,当火车就要出站的时候,他向口袋里摸钱付款。他搜了一个口袋又一个口袋,却找不到什么钱。侍者把饮料拿给他,看到他那窘相,走了。从那以后,他总是带八个安那在身边,虽然他会争论说,什么钱都不带更方便一些。

“你瞧,如果要什么东西,你假装在这个那个口袋里寻找钱币,那么,你的旅伴,特别是如果她像你一样好心,会立刻说:‘别着急,别着急,我来付钱。’用不着说,人们就不着急了,但是他可以装出没有办法的可怜的样子,甚至可以说:‘不,不,为什么麻烦你呢?为什么你真……’,这样人们就能够舒舒服服地把事情办好。”

那一天,他送给我一支皮里堪笔。还有一张赠送证书,是写在一片纸上的:

苏里尔,大吉岭

通过这些赠品,谨布告周知:我,诗人罗宾德罗那特,出身于著名的泰戈尔家族,今天,在吉祥的斋斯塔月^[8],在阴历这个月的第十天,在黑暗的半月内,在这一天的上午英国时间九点,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和选择,将一支皮里堪笔赠给梅特丽耶·黛维夫人,她有权享用它,连同她的后裔,儿子们和孙子们。如果她为了回报我赠给我她那些没有坏的笔中任何一支,我宣布,我将毫不迟疑地接受。我公开承认这件事对我永远有效。

见证者:

月亮

太阳

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

9. 离斯塔月 一三四四年

“公公道道的交易!我必须毫不含糊地声明,我不反对接受你赠给我的笔,如果你有意赠给我一支的话。但是想看一眼我的证人,却不容易——太阳神总是隐藏在你们这些云层后面。”

“你说得真妙极了!月亮和太阳属于你,而云彩则属于我!什么时候下雨,你就责备我,是不是?”

“哎呀!但是我必须责备什么人。^[9]如果我不找什么人去吵嘴,我怎样消磨时光呢?”

在苏里尔,他经常在早晨五点钟喝茶,然后写他的书——《孟加拉语引论》——也写回信,总是亲笔写,在他的写字台旁边,有一

个窗户,窗外是一棵高大的南洋杉棕榈树,横着长的大枝子远远地向四周伸展出去,就像伸出去的胳膊。就在它下面,有一丛山茶花,正开出白色的花朵。诗人管它们叫“蜡花”。多少次我看到他停笔不写,静静地坐在那里,注视着那一棵大树的阴影。早晨十点吃午饭,坐在圈椅里休息,读一本梵英字典。过了一两个小时,他又回到写字台前,坐在那里写呀写呀,有时一直写到黄昏。我常向他建议,他应该用一块写字板,坐在安乐椅上写字,这样可以减少疲乏,他总是不同意。

“如果我不坐在桌旁写字,”他会说:“我就会失掉灵感。写东西不是一件坐在安乐椅上懒洋洋打着盹儿就可以干的活。它是一种锻炼,不是一种休息。”

在蒙铺,邮件一般是在下午三点钟才到。听他高声读自己的信和报刊,是一种享受。他很少把报纸完全照读——他只是浏览一下标题,对每个标题做一些出人意料的评论。有一次一位妇人写道:

“我听说,你住在梅特丽耶那里;她这样走运,我很高兴。”——当他读到这一句话时,他瞅着我,脸上流露出顽皮的神气,说道:

“这意思就是说:‘我非常妒忌她的幸运!’”

谈到一些来拜访他的朋友。他们写信建议,他们不住在我们家里,而住在别人家里。诗人同往常一样高声朗读这一封信,读到这个不讨人欢喜的建议时,他迟疑起来。我有点生气:

“好嘛,让他们走吧。他们为什么就要到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来呢?”

“完全正确!他们为什么来呢?他们是‘为皇家服务的’,不像我这样是微不足道的人,你只要稍稍一暗示,我们就立刻跑了过来,对那些明白得多的暗示,我们反而拒绝挪动!”

他桌子上摆着一个铜铃，是在庙里用的那一种。只要铃一响，我们就知道他叫人了。一天早晨，听到铃声，我们一齐跑上楼去。他笑了：

“你们大概有点重听。我摇这个铜铃已经很久了。你瞧——这是我写给你父亲的一封信。是的，当然是用诗体。他昨天写给我一首诗，这种挑战勾引起我这诗人的骄傲。如果他这样一个哲学家能用诗写信，我这个诗人怎么能用散文写回信呢？——

‘朋友，
在永恒疑问的神坛前面，
永恒的沉默不说话呆在那里。
当心灵受到碰触时，
它那谦虚的王冠获得最高荣誉。
一次一次地，在门限旁，我站在那里，
心里高兴，已经说了很多。
可是，我知道，琵琶没有弹奏
最后的乐调——歌中之歌。’”

他把全诗念了一遍，又重复着念，一章一章地念，有时停下来解释几句。

“永远不会比这个更多，你自己可以试试看。

‘有时候把自己的土门打开，
大地把潜藏的房间暴露出来，
看上一眼外边的世界，
在人类心灵的深处，

关闭在一个永生的器皿中。
从那里那个蛊惑的泉水
把诅咒投到树上，
无形的形式变成了叶子。’

但是我看到的那一点点对我已经够了。如果我不知道那些理论或者那些解释，那没有什么！我的心响应了它的召唤，那就够了。

‘生命响应它的召唤，
迸发出惊异的乐声，
乐声不了解自己的含义。
我被抢劫走，
远在尘土飞扬的监狱之外
被我自己的歌声抢劫。
我想呼号，我已经看到，
我已经看到，
但是我的乐调失败了
我的声音哽咽了。
我把自己的幸福告诉谁呢？
触摸到无法触摸的东西时我的狂喜。’”

接着他停了一会儿，向窗外瞧着远远的天际，又接着说下去：

“正是由于那个触摸，美才闪出光耀，把一切丑恶的东西驱散。
因此我就写道：

‘我受过苦难，

被贫困所吞食，
在那些平庸的日日夜夜里。
我看到人们用毒药毒害人们，
可是我的耳朵从来没有闭上
把一切不协调的声音淹没掉
涨满出来的和谐
在充满灰尘的暴风的咆哮声中
我听到和平的不朽的声音。’”

他又抬起头不再看稿子。

“可是对于那个问题没有答复，而在永恒的问题面前一切答复都沉默着。那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永远不会知道的。”他接着又念下去：

“‘谁能说，他知道能够知道的东西？
被对于未知事物的爱所引诱
即使我们已经获得一切，
我们仍然追求不可获得的东西。
可是心在跳舞，
在无法估量的快乐中——
同跳舞着的宇宙的韵律合拍。
在那个韵律中我获得解放，
我要通过死亡的道路躲开死亡。’”

他把诗念完，用同样的兴致说下去：“可是我决不因为我不知道而感到苦恼。我对于这个生命已经知道得够多了。它是有限度的，但又是无限度的。”

现在,当我描写那一天的情况时,我又回忆起另一件与这首诗有联系的事情。在一九四〇年九月,诗人在噶伦堡生了病,被送到了加尔各答。受过一个月的痛苦以后,有一天,他稍微好了一点,他让我朗诵一首诗。我就念了这一首。我生动地回忆到,当他隔了这样久的时间又听到诗歌的韵律时,他的脸立刻亮了起来。他让我再三朗诵这几句诗:

“在那个韵律中我获得解放,
我要通过死亡的道路躲开死亡。”

其他人都离开了。我坐在地板上他的脚下,沉默无语地倾听着。他接下去说:

“对于这些问题有什么答复吗?——我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当大限来临时,谁能知道这是不是最后的大限?谁又能知道,过去是否就永远过去了?在我们以前的东西,在我们以后的东西,对我们来说都不存在,只有这个片段的现在是真实的——所谓真实是指的我们的感官能够感觉到。但是,那些感官无法感知的东西,也可能是真实的。对我来说,过去是过去了,没有留下痕迹;但是谁能知道,它真正是过去了呢?未来我不知道;但是它也是存在着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比方说我正旅行走过开伯尔山口,在任何时候,我只能看到我站的这块地方;但是我走过的道路是存在的。我要走的道路也是存在的。在时间方面,同样的来来往往,在空间上也一样,至少有些人是这样说的——好吧!我自己呢,我不知道,我对它什么都不知道……每个人都信任自己的幻想。既然是这样了,我还是去洗澡,让这种麻烦事情结束吧!”

晚上,他常常静静地坐在一张大椅子上,椅背是倾斜的。脚上

盖着一条围巾。一盏大煤油灯常常是点在外面的门后面。他坐在严肃的沉默中，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日光逐渐消失，我坐在他脚旁，一种深沉寂静的魔力压住了我。

在这样的一个晚上，他有点烦躁不安起来。他发了愁。他随从中的两个人——他有时管他们叫监护人，有时候叫保镖，或者叫南迪和弗伦吉^[10]，——从苏雷尔到蒙铺去了，离开这里有两英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他们还没有回来。苏雷尔地处森林中心，他们可能在路上遇上狗熊而碰到危险。因此我们都有点为那两个没有带武器的青年人担起心来。我们派人去迎他们，打着灯笼、火把，拿着匕首和竹棍。夜渐深，他们和那两位未归的旅人都不回来。诗人非常忧虑。

“我对你说过，我的这个南迪和弗伦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没有，他们简直就是苦难的化身。”

“不，不。他们怎么会成了苦难的化身了呢，这样你还能听到从餐桌上传来的欢笑的声音吗？”

“那就更糟糕。如果他们在黑暗中在这些山路上丢掉的话，就没有人再逗我们欢乐了。”

结果是，在深夜时，他们回来了。苏塔甘陀用脚尖走路，走进来时，面有愧色。

“你是怎么搞的？我们真担心呀。”诗人怒气冲冲地说。

“当你听到，”苏塔甘陀说：“我们的遭遇的时候，看到我们居然能平安地回转来，你们只能会非常高兴。回家来的半路上，火把灭了。丛莽中四周漆黑，路又是这样窄，除了彼此的白色衬衫闪着微光外，我们什么也看不见。我们手拉手地摸索着前进，用伞来去探路。有一次滑了一下，我们几乎掉到山涧里去。不管怎么样，伞救了我们，但是它在重压下折断了。我们能活着讲这件事，简直是一个奇迹。”

诗人非常恼怒,他似乎在倾听,现在他面色严肃地问道:

“那是谁的伞呀?”

“森博士的。”

“好极了!注意你回去时要送他一把伞。”

那些浪子离开以后,我笑起来。

“如果你相信这一套的一个字,那你就是一个傻瓜,”诗人说,“他们在那下面聊闲天儿,因此才回来晚了。现在他们胡诌了一个惊险的故事,想让我们同情他们——黑暗到彼此看不见,一边是山谷,一边是一只狗熊。当这故事传到圣地尼克坦时,会惹起多大的震动,你简直无法想象……四只狗熊从四面逼上来,在漆黑的夜里,除了它们那白牙闪着光以外,什么也看不见……在这一切的中间,站着我们那两个英雄……手里拿着森博士的伞。”

好多天,那一把折断了的伞就成了笑柄。第二天早晨,下着倾盆大雨。泥泞的路很滑。森博士乘车下去到办公室去。诗人说:“阿尼尔,把伞递给司机,如果车滑下来,它可以撑住!”

一天午饭后,他还没有回到他的写字台前,仍然静静地坐在那里休息,我坐下同他闲聊。他的兴致非常好,谈到过去的事情。我们的苏里尔房子中没有电灯。仆人们在天黑时总是送盏大油灯进来,他喜欢这些灯。这让他回想到儿童时代。

“这同当年一模一样。可是我们从没有用过这讨厌的煤油灯。晚上仆人们总是送照明(Sej Bati)来。”

“照明?是什么样子的呢?”

“你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见过?”

“你瞧,我怎么能见过呢?”

“哦,我想,你完全是属于电气时代的。你同电一样摩登。是不是?我来到世界上快八十年了。在这期间,很多人开始他们的旅行,又终结旅行。我现在不能清晰地回忆起,谁来了,什么时候

来的，特别在今天。我有资格问问你——‘你记得那同·保谭^[11]吗？’时间改变得这样厉害，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内。变革来得这样缓慢，使我们感觉不到它们的来临。但是，当我回头看时，我觉得，过去的日子简直没有留下什么。生命所有的装备都已改变，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变了。从前有一种东西叫做轿子，阔人常常有自己的精心装饰的轿子。没有挂着布帷的轿子，妇女们能活动吗？这些东西从我们的加尔各答城跑到哪儿去了？我想，你连轿子见都没有见过？”

“我为什么没有见过呢？现在还有嘛。”

“哦，是这样！你在加尔各答街上没有看见过吗？好吧，好吧，你且确切地告诉我，你是多么摩登。我回想不起来，”——诗人沉思了——“我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你的，是的，你常常跟你父亲来……啊？那是在……”

“啊，没有关系。计算这个干嘛呀！你还是继续讲故事吧。”

“好吧，让它去吧。妇女总不喜欢讨论年龄，是吗？在那时候，没有自来水。挑水夫把水挑到家里来。在地下室一间黑屋子，把恒河水储存起来，供饮用。我回忆起那些水罐子——非常大，是土制的。在那间潮湿阴暗的屋子里，鬼怪隐藏着。……真的，他们就那样干，……看到那些鬼影，许多丫头号叫着晕厥过去。你简直难以想象，在那时候，人与人的关系是多么单纯，没有人由于地位不同而被敬而远之。今天，人们，特别是那些重要人物是这样警卫森严，想接近他们是不可能的。我看到过我的哥哥们——谁都能接近他们。任何普通人——客人或者陌生人，不管他们多么不值得尊重——门总是为他们敞开着的——他们带着包包进来，几天之内，他们就成了家庭成员，变成兄弟或叔、舅或堂兄弟。今天能有这种事情吗？在这种单纯中有点非常甜蜜的东西。能够这样容易地与人为伍，这不是一件小事。你们这些人自高自大——这是一

件好事吗？你们需要的不知道有多少东西——电灯、电扇，椅子、桌子，还有一百件其他的东西。对于简朴自然的生活来说，这一切都是巨大的障碍。这些东西还在不断地积累起来——这些不需要的、无用的生活用品。我不喜欢这件事。这就是为什么我给自己盖了一间土房子，我愿意吃像煮得膨胀起来的米饭这样简单的食品来过日子，过一种轻松自然的生活。可是永远做不到。在这时代，人们不干这样的事。最初在圣地尼克坦完全不是这样子。也许现在这些日子待客人甚至更慷慨了，我不敢说。当时那些安排都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客人们却受到出自内心的欢迎——我的儿子沙密往往亲自给他们搬行李。我决不让自己的孩子们想到自己是阔人——实际上，他们也不阔；我穷下来了。在自然生活的单纯中，人们的心更容易联在一起——这是件大事。这种想法现在没有了，不是吗？不，不，它不起作用了。但是我却没有出路，——我喜欢什么东西和不喜欢什么东西，永远也不能改变这个时代的精神，因此我就沉默。不过我还是迫切希望，我个人生活的那些微小的要求能够用简单的东西来满足。让我像开始时那样简单地过下去吧。”

“请你告诉我你结婚的故事。”

“没有什么故事可谈。当我的嫂嫂们唠唠叨叨地谈这件事的时候，我说：‘你们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对于这个题目没有概念；’于是她们到哲索尔去了。我没有去。我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这里结婚，’——我真地就在朱罗散可^[12]结了婚。”

“怎么！你连到哲索尔当新女婿都不去？”

“我为什么要去？我没有自尊心吗？”

“多么可怕的一个个人主义者！”

“可能是这样。但是她并不像你这样摩登……她来了。你知道吗，有一回谈到我要娶一个外省的女子。她家里很有钱——大

地主。她是七十万卢比遗产的继承人。我们中少数几个人去同这女孩子会面。来了两个年青的妇女，同我们坐在一起，一个非常朴素。她坐在那里不说话，在一个角落里缩成一团。另一个却是又活泼又漂亮，伶俐得要命——她机敏地窜来窜去，英文说得很漂亮，弹钢琴，谈音乐艺术。我对自己说，没有问题也用不着慎重考虑——只要把她弄到手就行！接着进来的是这一家之主，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非常时髦。他介绍这两个妇女——他转向那位美人儿，说：‘这是我老婆’——他转向那个沉默腼腆的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们这一群里乱了起来，沉默着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请那些可尊敬的人们来加以嘲弄，是多么可笑呢？自然，我现在有时候后悔。也许终究并不那样坏。不管新娘怎样，如果有那七十万卢比，我也许用不着为国际大学这样发愁了！但是我听说，那个女孩仅仅结婚两年就成了寡妇，因此大概这样就是最好的结局了。因为，你知道，如果自己的老婆守了寡，他想再活下去那就十分困难了。”

两个英印混血的男孩子来拜访我们——他们渴望听诗人朗诵诗。我们围着他坐在地板上。他开始朗诵《新月集》里的诗：

“母亲，如果你是天空而我是
占婆树……”

我们着了迷似地坐在那里，他那音乐似的声音把我迷住了。也许是看到那两个孩子的专心一志的面色鼓舞了他，也许是他自己的声音鼓舞了自己，在那寂静的森林中，在已经逝去的黄昏的余照中，他不停地读呀读呀。他读完了全部《吉檀迦利》，我回忆起我们最喜欢的一首诗的译文——《吝啬人》。我第一次听到用英文朗诵

这些诗,我注意到:这首诗的语言在意义方面能够表现出多么大的差异。虽然这个翻译基本上是直译的,英文译文感动我的情况同孟加拉原文完全不同。国王问乞丐“你有什么东西给我呢?”……“我慢慢地拿出了那极少的粮食粒送给你!”我不知道,如果我碰到我的国王,我将怎么办。我会成为一个吝啬鬼吗?朗诵最后一首诗是——

“在向你的一次致敬中……”

一盏很亮的灯放在他椅子背后的架子上。它把一束白色的光流投到他的书上,投到他那银白柔软如丝的头发上。人们的眼睛对这样的美是永远看不够的,语言无力来描绘这情景。室外,黑暗降临到树上,屋子里大部分是黑暗的——只有在中间,我们看到一个伟人那一张照亮了的面孔,周围罩着一团白色的圣光,我们听到他那和谐的声音。朗诵结束时,我们坐在那儿,沉默不语,呆了很长的时间。在我们心中,在一种无声的韵律中,回响着最后一行诗——“在向你的一次致敬中……让我所有的歌……流向一个沉默的海洋,在向你的一次致敬中。”那一刹那,我那真实的感情我不能再召回到我心中,我们的心灵是无能为力的,不知感恩的,人生的幸福是这样轻易地就逝去——所有这一切都应该不能忘掉的,我们却冷漠无情地都忘掉了。客人走掉以后,诗人就谈起创作《吉檀迦利》时的情况来。他那时住在圣地尼克坦的老招待所中。在阳台上,早晨和黄昏,他就专心一致地写这些诗。

“当我第一次着手译为英文时,我从没想到它能够读得下去。许多人暗示说是安德鲁斯替我干的。可怜的安德鲁斯感到抱歉而且羞耻。当叶茨安排请一些名人在罗亭斯坦因家中会见时,我无法告诉你,我是感到多么为难。叶茨不听我的话。他是很大胆的。

一群光辉灿烂的伟人们来到了。我朗诵《吉檀迦利》。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们默默地听着，默默地走掉——既无批评，也无赞扬，既无有利于我的话，也无鼓励我的意见。我羞得红了脸，感到受了污辱，我真希望大地能够裂开个缝把我吞进去。我为什么听了叶茨的话呢？我怎么能写英文呢？我学习过吗？我后悔得不得了。我抬不起头来。第二天，信就开始来了，像潮涌一般，充满了热情。每个人都写了信。我于是才认识到，那一天晚上他们被感动得不敢说话了。英国人是很有涵养的，这是他们的天性。他们不可能立刻就表示自己的感情。这是多么让人吃惊的事啊，完全出乎意外，实在没有想到。朋友叶茨高兴了。”

诗人兴致一来，常常采用各种办法吃素。他那时候不吃肉。在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他在帕德玛河上的一只船上，他听到拍翅膀的声音和哀鸣声，他走出去一看，看到厨师正挥舞着一把刀子追赶一只小鸡。看到这情景，他烦恼了。很有一段时间，他吃素。

“你愿意吃点这个吗？”

“是什么东西？”

“脑子。”

“你听她说啊！这近乎污辱！你怎么能想到，我需要它呢？我写得还不够好吗？难道世界诗人(Viswa-kavi)^[13]的天才衰竭了吗？好吧，我最好吃一点，因为你表示出怀疑……可是……小心点，保玛会怎样想呢？她会说：‘这些天来，我一直告诉，告诉你吃点肉，你总是不听，可是那个女孩子一说，你就像一个好男孩子一样……就像是一个听话的徒弟……像一个……。’”

“不会，保玛决不会说那样的话。知道你吃了脑子，她只会高兴得不得了。”

“你已经夸耀过几本关于心理学的书，那是真的，但是这方面

的知识你好像一点都没得到。”

“好吧,难道每个人的心理都一样吗?”

“你是对的,他们不一样。保玛很大方——她特别喜欢你,她对她这个上了年纪的婴儿更是有无量的爱。这就是为什么在我这样的年纪却碰到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事情——我正变成一个小孩——总想找妈妈。什么时候她一离开,我就感到无依无靠。只要她一来,吃饭时坐在桌旁,轻轻地说——‘尝一点这个,’只要一听这话,我就感到舒服。从前从来没有这样过。在身体和心灵方面,我是完全自由的。——我们是没有人管的孩子,仆人们把我们带大。我们从来没有机会由于过分的溺爱而骄纵。我们习惯于冷漠。我从来没有让妇女给扇扇子,像大多数孟加拉绅士那样!但是近来我的这个母亲正把我变成一个婴儿。”

在孟加拉,没有电的地方,就用芭蕉扇。在夏天,妇女身边总是带着扇子,用一种习惯的方式扇,并不是对着自己扇,而是对着她们亲爱的人——丈夫,孩子或公公、婆婆等。诗人不干这种不尊重妇女的事,许多男人让妇女给自己扇扇子。

有一次吃饭的时候,谈到各种各样的小问题,自由诗这个题目也谈到了。当时这是一个经常讨论的题目。孟加拉文的诗歌虽然早已从陈腐的韵律中解放了出来,解放者就是诗人自己,当代的自由诗现在正摆脱押韵的办法,也摆脱特殊的诗歌语言。多半是用纯洁的散文写成的,这种解放了的孟加拉文诗正确的译名是“散文诗”(Gadya - kavita)。^[14]

“我能大胆地说几句话吗?”

“完全可以……说吧,太太。你什么时候因为害怕而沉默呢,我从来还没有注意到那种吉祥的事情哩!”

“好吧,那我就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不喜欢这些散文诗。”

“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你还不习惯看这些东西。”

“可能。问题仍然在于，为什么我不习惯。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我就不读。说实话，我相当喜欢其中一些首——但是它不能同真正的诗相比，我说的诗就是押尾韵，人们能够一再朗读，夜夜诵读，连灵魂都感到愉快，这些诗能把人从生活的羁绊中解放出来。在散文诗里我从来没有尝到这样的狂欢的味道。”

苏塔甘陀插嘴说——

“我也这样想。”

“什么！你怎么能这样说呢？”诗人说，“那些日子你自己也努力写散文诗嘛！你知道，这个家伙天赋很高，哪一边方便，他就依附哪一边。”

“不，先生。”苏塔甘陀抗议说，“我从来没有想写散文诗，我兄弟干过那种事。”

“事实是，你对那廉价的韵律爱得要命。”

“你怎么能说它是廉价的呢？”我抗议说，“用巴拉加韵写成的诗。难道它使诗歌降低了身价？”

巴拉加韵最光辉的诗——《图画》——浮现在我的心中，我开始轻轻地朗诵起来：

“你仅只是一张图画，画在画布上吗？

那些遥远的星云，拥挤在太空中，

那些行星，那些星星和太阳，日夜流转

从光明中走向 黑暗的历程。

你不真是像它们吗？

啊！你是一张图画，仅仅是一张图画……”

“这些诗行押了韵，有什么坏处呢？谁能设想，这种韵脚降低

了意义或思想的深度！可是，那也是真的，如果韵律的音乐不存在，它就不会这样深深地进入我们心中或者这样容易记忆。”

“你大大地错了，”《图画》这首诗的作者微笑了，他显然对自己作品中的音乐感到高兴，“散文诗与押韵的诗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这就像拿散文同诗来比。不能这样做。你喜欢《Lipika》^[15]吗？”

“非常喜欢。”我回答说。

“你瞧，你是多么矛盾呀！你为什么喜欢《随笔》(Lipika)，它就是纯粹不搀假的散文诗。唯一的区别就是句子像散文那样排列。”

“我能背诵《小路》和《云使》，但是我却不能背诵一首你的散文诗。这就是我那感情的证据。但是，我为什么这样感觉，我没本领去分析！”

“我明白，你可能没有法子捉住拍子。”

“可能是。我回忆起你朗诵你自己的诗——《只是一个女孩》——这是我第一次听你读一首散文诗，我那时是喜欢的。”

“好吧，我今天晚上朗诵几首，试着让你喜欢它们。”

刚一天黑，我们把大灯放在椅子后面，我妹妹和我把书找出来，殷切地等候着朗诵。诗人翻看了许多页，问道——

“我从哪里念起呢？”

“我们还要等一会，还要有人来。”

“如果别人也像你这样积极，他们会跑着来的，像小鹿一般。我们开始吧。”

人们终于都到了。他朗诵了整部《绿色的家乡》。夜渐渐暗下来。蝉声的交响乐在林中高扬了起来。他吃晚饭的时间已经过了。我忘记了女主人的职责。语言抑扬顿挫得令人惊奇。诗意的崇高宏伟，冲击着活泼有力的散文的表面，激动了我们的情绪。我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我们感情之强烈。但青春的莽撞劲头不小——

我用挑衅的口气说：

“当然，只要你朗读，我们就喜欢它。但是你却不是随时都能找到的呀！”

他微笑了，“你真不可救药！你发誓要胜利，即使是已经失败了。”

苏塔甘陀巴布经常参加餐桌上的闲谈。有一次他拿着一张报走进来：

“师天！^[16] 昨天报纸上有一个滑稽故事。你想起我们的老S.B. 吗？他老婆不久以前死了，他几乎立刻就安排娶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这消息泄露了出去——他邻居的男孩子们把他整得够呛。”

我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那个人的狼狈相。诗人不说话，流露出一不赞成的神色。他终于尖锐地说话了——

“你们太不公平了。他有什么过错呢？”

“没有过错？他已经老了，他老婆前一天才死……”

“正是为了这个缘故，这件事才更有必要。当一个老婆变成了一件毕生离不开的东西时，没有她，人们就无依无靠，特别是在老年。”

“是的，但是一个像她那样的年轻的东西……”

“说不定那个年轻的东西一点也不反对，你怎么能知道呢？这些都是个人的事情，外面的人不应该判断或批评。由于这些事情而辱骂一个人，是不对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又围坐在餐桌旁。窗外，成行的黑而高的树挺立在黑暗中，像是巨大的幽灵。忽然有两只大蛾子从敞开的窗子里飞闯进来，冲着灯光扑了过去。这两只虫子绕着灯光飞，然后落在那个人身上，他比灯光本身还要亮。我们以前从未见过这样大的蛾子。我们高兴得鼓起掌来：

“你瞧,你昨天关于再婚发的议论,引起我们的怀疑。现在,在今天,虽然我们这里人很多,——蝴蝶却落在你身上——再也无可怀疑了。”(据说,蝴蝶落到谁身上,谁就要结婚)。

“真的?你认为我没有希望了?你拿我的年龄来暗示,真正可恶得可怕。不要这样,这会伤人的。我还没有老得一切希望都没有了。”

“那么好吧,你一定下决心,我要登一个广告。”

“登吧。你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第二天这新闻就会用大字标题登出来,求婚的建议从国内到国外,大量涌进来。问题是:选中谁,拒绝谁——但是我不会让你来选择的!我有一个预感,结果是不会令人满意,你好像不赞成这个想法!”

“我为什么不呢?蝴蝶落在你身上,你要结婚——我什么都丢不掉,只是你不会收到你期望得到的那样多的求婚信。”

“嗨!又暗示我的年龄;苏塔甘陀,来帮我的忙吧,我受到侮辱!好吧,我只希望,有很多女孩子欣赏能力比你强!”

诗人有时候在向妇女讲话时,开玩笑使用一些精雕细琢的梵文形容词,正如在古代印度那样。

“哎呀,分开头发的太太,你为什么带着这些东西跑出跑进呢?请不要这样吧。你的仆人是干嘛的呀?他们的脚都要生锈了。你到处忙乱,还不如坐在那张凳子上,用你那温柔甜蜜的声音说话,”他开玩笑似地唱了起来:

“哦!声音温柔甜蜜的人呀,

温柔地对我耳语吧。

可爱的朋友,不要把你那秘密的思想隐藏起来
——告诉我,只告诉我,秘密地告诉我你那秘密

的思想！——”

诗人计划只在我们这里住三天，但是这一次十六天过去了。真正的大雨倾盆而下。云彩的阴影日夜使我们周围的树林暗淡无光。整个的山麓和地平线，平常总是被突出来的悬崖峭壁切上许多缺口，现在完全隐没在云雾后面。我担心——他现在是否想要离开。他一整天都在忙碌地写着。这一本书快写完了。

“班那马里，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老爷，我非常喜欢。此外，这里还有从我家乡来的人哩。”

“你怎么能在这里找到你那县里来的人呢？”

“为什么，孩子的阿姨！在她的村子和我的村子之间只隔着一个村子。”

班那马里走出去以后，诗人咯咯地笑起来，感到非常有趣。

“这家伙是一个行家！不然怎么能成为我的仆人。他们之间只隔一个村子！”

黎明时分，我走进他的屋子，他说：

“哦，我的女主人！我能在你这井井有条的家中捣一下乱吗？”

“当然，你要做什么？”

“你为什么不把我安排在那一间房子里呢？”

“那很容易。可是告诉我为什么？你住的屋子要好一点——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各方面的风光。”

“是这样。但是那一间屋子是向东的——这样早晨的太阳能够进入你的屋中。我需要黎明时分的第一线阳光——这是绝对的需要。你在圣地尼克坦见到过我，黎明前就起来。我如何等候我那可爱的朋友，我的同名者^[17]，它走上天空，用流动的光把我来洗浴。我不知道我们这同名的关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崇拜光线——我是一个太阳崇拜者。”

今天我回忆起黎明时分他那宁静镇定的身影,坐在那里,双手紧握在一起放在膝上,太阳从山顶上转出来,阳光洒上他那种完完全全的沉默,他的眼睛看着什么不知名的幻影,在能见到的视野之外。那些有福气看到他这样的人们,一定能认识到,他离开眼前这种渺小的联系是多么遥远又遥远。可是,过了一会,他就同我的小孩枯古唱起摇篮曲来。虽然陷入深深的沉思中,严肃认真地写着什么,他对身边的每一个人那种单纯和蔼的态度和说点笑话的脾气决不会受到压抑。他那种高贵无比的人格永远不会脱离周围的生活。他对所有的人都亲近,却高出于一切人之上,这是他的伟大的又一个证明。

这样就决定了换屋子。

“梅特丽耶·黛维,”阿尼尔巴布说,“这些朕兆并不好。”

“为什么?”

“换屋子说不定就成了换地方的前奏曲。”

“请不要这样讲。”

“不要怕,我不讲。这只是一个警告。”

同一天下午,我必须到山下蒙铺的房子里去,我就告诉诗人——我要离开几个小时。

“季特里陀会留在这里。如果你需要什么,请告诉她。”

“我什么都不需要。出去吧,不要担心。小小的分离不会有什么害处,正相反,可能有些好处。”

“好哇,这接近侮辱了。”

“啊,亲爱的!我养成一个说真话的习惯,下意识地脱口而出——”

我下午回来时已经很晚。我走上楼梯,听到他粗暴地对季特里陀说着话——

“多么可耻——这样的怠慢——丢下自己的客人不管,这样四

处闲逛。送几个苹果来就够了吗？——我不想吃，拿走！”

季特里陀拼命保持镇定，转身对着我，庄严地说道——

“他真生气了。”

“好。有时候生点气好。”

诗人笑了起来：

“好吧，你进步了。用不着对我开的每个玩笑都加上脚注，说它不过是开玩笑。在从前，我这样一说，你大概就会哭起来了。你回想一下在圣地尼克坦的那一天，正当……”

“啊，不要再谈这些古老的历史了，我求求你。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问你。我想撮合一个婚姻。你知道有一个合格的男孩子吗？”

“你瞧，我那可爱的分开头发的太太，我只知道一个人，我确信他是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但是在你看起来，他已经老了一点，因此他不会干。”

“来，我那荷花眼睛的主妇，如果你真是一个女主妇的话，你不应该干这种事。”

“我干了什么呀？”

“你正在毁坏你们那辆车子。在这样的倾盆大雨中，每天它上下山两趟去接送大夫。”

“如果车子要开动的話，那真没有什么害处。车子就是要跑的嘛。”

“是的，但要有一个限度。你真正的家在下面，只要有一点小事，车子就跑下去。昨天夜里我需要特哩法拉（三种药用果子），车子立刻就跑起来。我很难过。这真是不对的，此外，大夫也非常不方便。上上下下他大概也感到困难，连吃饭和休息都受到干扰。”

“根本没有什么困难。你不要老想这些事情。”

“我不该想吗？如果你多向这一方面想一想的话，根本用不着我想些什么。”

我下了楼，对其余的人说：

“‘长官’为车子担起心来。大夫感到不方便，他也感到很不安。”

大夫非常尴尬，拼命催我说——

“请你先向他解释，就说我并没有什么不方便。”

“我能说的都说了，他替你担心，你应该自己去劝说他！”

大夫真碰到困难：

“我能对他说什么呢？这算是什么问题呢！”

苏塔甘陀来了，他是我们困难中的救星——

“我陪你去，大夫，我当你的翻译。”

说了很多劝说的话，诗人违反自己的意愿，答应不搬家了。

“在那一所房子里根本没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你没有看出来，同大房子比起来，我更爱小房子。”

“我那把头发分开的美人，抄一抄，要用更快的速度抄！”

“你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呀？”

“刚才写好。看一看那一本《政治家报》送给我的书——《神奇的印度》。我正在看里面的拉其普坦图片。它同从前那个拉其普坦一样吗？它现在活在一种死亡的重担之下。如果它完全被毁坏了的话，那要好得多。有时候死亡就是幸福。”

‘什么样的一个忘我的幻影，
它为什么建成一个空虚的光辉
在愚蠢的基础之上？’”

诗人停下来加以解释：

“这确实是嘲笑自己过去的光辉，所以我说：

‘啊，拉其普坦，你为什么没接受

你那完全毁灭的命运？

你为什么不进入最后的天堂

完全毁灭的天堂？

现在人群的眼睛没有光辉

随时弄得你肮脏不堪

用他们那嘲笑的窥视。’”

“啊，家中的太太呀！主妇呀，我们家庭的女主人呀，你认为我是一个巨大的、史前的野兽吗？”

“不，我不这样认为。你为什么问呢！”

“那么，你为什么 would 想到，你下边那所房子容不下我呢？你看一看这所瓶肚子似的屋子——为什么要这么大的空间：四分之一就可以容得下我了。你们好像都认为，除非房子大，一个人的伟大就证明不出来。我喜欢小屋子，它们使我感到亲切。最重要的还是，那是你们自己的家。你们在那里亲手开辟花园。你要把我带到你们的真正的家里去。那会好得多。此外，阿尼尔说，蒙铺的房子看上去很漂亮。”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合适，那怎么办呢？”

“不，不，它一定会合适的，如果你们这些人离我近一点，决没有什么问题——那会更好的。有时候我能听到你们的哀泣。”

“你想想看！我们哀泣什么呢？”

“啊，都是一码事，这样或者那样——哀泣，叫嚷，强求，你们私下干的那一些事——不，不，不要被吓住，你知道我耳朵的情况。”

“要我们准备搬家吗？”

“当然，越快越好。”

“但是，如果你感到不方便，我可不负责。”

“没有人逼你承担责任。”

我们开始收拾东西。

“搬家真是麻烦……”

既然我们同意了他的建议，他满意了，高兴起来，诗人也许想到这件事的另一个方面，他自己沉思起来：

“旅行真正的麻烦在于收拾东西——无穷无尽的混乱，特别是你收集了这样多无用的东西。你把它们储存起来，堆积起来，所有这一切人生中多余的累赘。一个人真正需要多么少的一点东西啊！我们来到山里面，只是想住上一个半月，但是保玛带来的东西肯定可以用上一年。我们一出发，我永远用不着的衣服也参加到商队里来——‘假如用得着的话！’——总是有一个很大的‘假如’——而我们的班那马里却说——‘怎么去挑选呢？我们丢下什么东西，父亲准要它’。他们说，我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脾气——我专要那些没有的东西。”

六月六日，我们搬到下面我们自己的房子里来。诗人忙着写了一整天。我们的人马已经走了，车回来接我们。走进他的房间，我看到他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好。

“我已经准备好很久了，请把帽子递给我——那一顶黑帽子。”

虽然现在一代的孟加拉人不戴帽子什么的，一百年以前，他们却戴帽子，至少有钱的人是这样的。诗人总是注意服装要整齐这种仪节。

阿尼尔巴布正往手提皮包里装纸，把没用的撕掉。我忽然注意到纸片上有诗人的手迹。

“你干嘛呀？”

“你要这些碎纸片干嘛？”阿尼尔巴布吃惊地问。

“问得多么可笑！这是师天的手迹。”

“你们为什么闹不团结呀？”诗人幽默地问。

“他把有你的手迹的纸片丢掉。我想保存起来。”

“那些纸片太多了，他们不想像你一样搞一个吝啬鬼的仓库。供应过多，价格就下降，这是市场规律。你没有学过经济学，只学过《愚蠢启蒙》，因此你就成了一个小傻瓜。”（《愚蠢启蒙》是一部梵文文法的名字——意思是“教育愚蠢者”。Mugdha 这个字在梵文中意思可以是傻瓜，但是孟加拉文中只有“被妖术所蛊惑”这个意思。自然，在这里诗人暗示的是梵文的原意。但是大概在二者之间没有多少区别，因为只有傻瓜才有运气感到中了妖术！）

通过密林，我们的车子盘旋而下。天快黑了，暗淡的光从树叶子中流下来，构成了光和阴影的图案。高而直的树耸然挺立，仰望青天，好像无休无止地渴望得到光。在急拐弯时，车子摇动，坐在里面的人也跟着歪歪斜斜。只要他那飘动着的长袍的边碰着我的沙丽，他就调皮地笑着说：

“请你原谅，夫人！”

“我一定要把你的森林画下来，太神奇了。”诗人说。

“师天，这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林子！”阿尼尔巴布说。

把云和雾弥漫的地方抛在身后，我们走下了一千英尺。忽然间在拐角处蒙铺向我们浮现过来——屋顶、烟囱顶，在斜阳中闪闪发光。一缕阳光照到他身上。他光彩焕发：

“过了很长的时间，我又遇到我的朋友。没有光我不能生活。我需要光。‘光！更多的光！’”

“这是一所美妙的房子——你还迟疑什么呢？这座山的斜坡

多么美啊！——就好像是从天空的怀抱里流出来了一股绿流。我喜欢前面的草地，我愿意靠近大地生活。既然我的活动正逐渐迟缓，我愿意用眼睛看大地来满足我那无穷无尽的愿望。让我们走一走吧，我想了解你这座房子的布局。这间玻璃房子是我的书房吗？好极了。这绝对是最好的。我将要坐在这把椅子上，朝阳透过玻璃流了进来。透过那棵大树——森林之王——的叶子，晨光流了进来，流成一百道光流。”

诗人带着儿童的真挚说了下去：

“凌晨沐浴在阳光中，多么可爱啊！……奇妙极了！……这里的浴室比上面房子中的要好得多。啊，你就住在隔壁一间里——这方便得多。假若我在夜里昏倒，我在死去之前会很快告诉你的。（他指的是一年前他在病中碰到的一件事，当时他坐在椅子上，突然昏迷过去。）我的随从在哪里？在另一边吗？好，他们希望离开我，他们喜欢抽烟，吵吵闹闹，不高兴同我做邻居。”

“我们把你的饭摆在阳台上吗？”

“为什么？在这里什么东西都近在手边。我要到合适的地方去……班那马里，你喜欢这个地方吗？”

“老爷，这里确实比另一个地方方便——只说一件事，这里没有水蛭。”

“我因此才到这里来的。你喜欢的，我就喜欢。”

班那马里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有时候逗他取乐。”诗人说，指着班那马里。“他喜欢这样——一个不懂笑话的仆人，对我没有用，我觉得要憋死——窒息。”

正吃着饭的时候，他又问：

“班那马里，你的饭食怎么样？”

“好得很，老爷，姐姐给我牛奶喝。”

“喝奶！她为什么这样干？她最好用牛奶擦你。你喝了牛奶，

我看你脸上也没有什么改进。”

顺便说一句，班那马里的脸漆黑，真是没有一点改进，即使我拼命用牛奶洗他也没有用！

一天晚上，暴风雨骤至，那些大树跳起了湿婆的破坏舞。我走进他的书房去关窗子，我看到诗人安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外面疯狂的动荡。

“请你递给我一支笔好吗？”他说。

第二天早晨，铃响了，同平常一样，我们跑到他屋子里去。他朗诵了一首新诗——《急躁的女子》。

“‘永恒急躁者的渴望
跑过了地平线上遥远的道路
展开了她那暴风雨的旗帜
在疯狂的云车上。
她走上前去破门
在门上一敲再敲
她反复地嚎叫——‘我要，我要’
冲向不可见的东西！’

这不是贝求恩学校梳着辫子的急躁的女孩子。我还要给傻瓜们解释这一点吗？前一天晚上，我看到暴风骤雨的狂暴的、破坏的一面，我觉得，在宇宙的本性中有一个永恒的急躁者在活动——一个三心二意者。她没有束缚。她瞧不起美好行为的那些仪节。她是不屈不挠的：

‘她不要圣经宝典。

她什么都不怕。
她在感情上不是脆弱的
她诅咒自己主人的命令——
一个反抗的叛逆者。’

她是一个叛逆者。”他接着读下去：

“‘她不尊重仙人的苦行
她打碎和尚的誓言，
在她戒指上和铃铛上那种叮当的乐声
并不柔和。
她不是柔婉的女郎，走路腼腆胆怯，
只同自己的面纱分享灯光。’”

诗人停下来做点解释：

“大自然有一种真实性，赤裸裸，毫不羞耻。她是一个流浪者，驮着沉重的、创造的苦痛。她从无限中跑着出来，她来——

‘她那无耻的饥饿闪烁着火花
她的眼睛不知羞耻
狂暴的飓风经常
吹掉她的面纱！’”

有人谈到 X 先生来拜访我们的事。他虽然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内行，他的社会和艺术趣味却有完全相矛盾的名声。于是整个这件事就成为一个激烈争论的中心。同时，这位先生送给了我们一些他自己歌曲的唱片，好在他就要大驾光临之前教育我们认识

他的天才。我们坐在客厅里,诗人说:

“请放一放唱片。让我听一听……你觉得这个唱片怎么样?”

“它们可能是很好的。我懂什么音乐呢?但是说老实话,我不喜欢它们——这样多矫揉造作的技巧或者声音的竞技,我受不了。此外,这些歌曲的古怪的歌词让我难受,当心灵想投入旋律的深渊时,这些空话干扰了它的魅力。这些歌曲简直是从你的许多诗行和歌曲中抄袭来的。我真是看不出什么道理来。你那三卷Gitabitan(《歌集》)^[18]可以弄到的——那也就够了。”

“我同你的感觉差不多,我也不欣赏这些歌曲。歌曲应该说出点什么来。不管多简单——应该让音乐表达出一点什么启示,它能深入生命深处……”

他忽然停住,唱了起来:

“啊!我在幸福中吐气,我吐气,
谁在笛子上呼唤我?
我想我应该呆在家里,
我不该出去——但是告诉我,我要干什么
笛子在外面歌唱。
我听到亭子中吹奏笛子,
在阁牟那河岸边
乐声在晚风中飘荡。
啊!我应当走去告诉你,
你的笛子已经吹入我的生命……
它确实已经吹入我的生命……”

从那以后,我曾经多次听到他唱这个歌,但是我回忆最多的还是那一天的情景。他穿着一件深黑的长袍,坐在我的客厅里,倾听

着唱片。我注视着他,我感到一阵颤抖!多么奇怪呀!他就是同一个罗宾德罗那特,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一个遥远的世界里的
人物,我们从孩提时期就梦到他——梦到他有朝一日能来到这里,
坐在我们那一张熟悉到厌恶的程度的椅子上,把双脚放在那一张
天天碰到的地毯上——谁能想到这竟然是可能的呢!有多少次在
静夜里听到他唱歌或朗诵自己的诗,我想到——

“啊,我要告诉你,你的笛子已经吹入我的心中,它已经吹入我的生命。”

“请你再唱一首歌”,季特里陀说。

“啊,我的乞丐,你使我变成了乞丐,

你还再要什么呢?

啊,我的和尚,你沿街乞讨

唱着一首凄凉的歌。

我的生命,我的财产,我的新的青春都躺在

你的手中——

乞丐,啊!我的乞丐——

如果你还想多要,也多给我一点——

我将用同物相报。”

“所有这些早期的我能记忆起来的歌曲——它们都如此单纯。这些歌曲之美就在它们音乐的单纯中——那些日子我写的歌,第二天我就把音乐忘掉——我告诉枯古(圣地尼克坦学校的一个女歌手)让她立刻学习。如果她第二天来,它们就在这期间被改变了。”

那一夜我们坐到很晚。他轻柔地喃喃唱着:“啊,幸福,我吐气,我吐气——我现在嗓子还行吗?有一个时候,在每次集会上,

人们总是要问——‘罗宾老爷的歌曲——罗宾老爷的歌曲’。上帝以前赠给的所有的东西，他又要收回，把我的声音也收回去了。那时候你在哪里呀？现在听我这破嗓子唱歌有什么好处呀？”

有一次，阳光闪烁。透过流散的棉絮般的云彩，一抹耀眼的蔚蓝向外窥视。他说：

“这简直完全像是春天！完全同样喃喃的春风——过早的春天美极了。”

下午，他递给了我一张纸：

“拿着。你老是打盹儿，我注意到了。我在这里留下一首关于蒙铺的诗——‘现在我把它作为一个礼物献给你’——我献给你 Tubhyam aham sampradade。”^[19]

铃响了——所有的人都跑进来了，诗人朗诵这首诗：

‘浓郁的面纱一离开蒙铺
在青山上就出现了一个多彩的国土^[20]。’

诗人从纸上看上去，笑着说：

“这不是东孟加拉铁路沿线的朗格普尔——我对傻瓜们还需要解释一下这个吗？”

‘一个古老的术士从古至今变着戏法——
他没有负担，他不担心
在我能够回头看到的范围内，
我看到云彩和阳光在玩着捉迷藏。
许多国王来了，许多死去了，
许多英雄战斗，诗人写作——’

许多脑袋被割裂于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
许多匕首插于新旧之间。’”

诗人停住了，指着窗前的一棵巨大的棕榈树，它不知疲倦地看守着前面的斜坡，他接着念下去：

“那一棵树永远像一个大孩子
注视着太阳的升降。”

他又指着群山，接下去念道——

“这倾斜的群山，粗壮而赤裸，
黄昏在山上数着念珠祷告，
下面可以看到提斯他河，
像一团蜜一般
在残酷者的梦中。
有一次在拜萨克月中的一个夏日里
罗宾·塔枯尔老爹^[21]来到这里，
那只是前几天的事情，
在牵拉风扇的旧世界中。
今天他七十八岁了，
但那是什么呢？
只是在‘七’字背上的一个小点。”

他又看到那些无边无际的树，又朗诵起来：

“但是它们永远是年轻的，

过了好几百年！
人类的时限是多么短啊！
但是那又是多么大的一个奇迹，
在窄窄的限度内
他筑起了心的宇宙——
织在啜泣与微笑中，
有得又有失，
有美又有丑，
有苦又有甜，
在许多节日的家中，
在修饰美丽的集会中，
在许多敲骨吸髓的快乐中，
在许多言语达到的范围之外的认识中，
它进入沉思之庙
而且沉默不语。”

“但是如此勤奋地建筑起来的東西一旦就可以破碎。”

“最后，有一天，桎梏打碎了，
一个未知的命运那看不见的束缚
被超越过去。
一旦会碎裂吗
这线条和颜色的世界？
眼睛会失掉视觉
看不到花花世界吗？
如果造物主规定了它自己的消逝——
他只是在偷自己的钱。

如果不时弄空自己的碗
他不感到痛苦。
那么如果我也空了那意味着什么呢？
完全了结了的人不可能忧愁。
我们从生命中获得的東西无法估价
我们在死亡中损失的永不能同它相比。
罗宾·塔枯尔老爹的剧快演完了。
即使那样，这里还会留有
一个完整的今天，一个永远有活力的现在，
在这山的斜坡上
在蔚蓝的林中，
无目的的游戏还会继续下去——
一个没完没了的遮蔽与暴露的游戏。”

在山的斜坡上，云彩和阳光的游戏仍在继续。青山的青色没有暗淡，没有人格的大自然用一幅笑脸观察着，她不知道，她已经失掉了追求者。但是，我们愿意相信，完全的结束还没有来到。满了的碗还没有弄空。“我们得到的无法估价——我们失掉的永远不能同它相比”。

“这里是一封罗摩难陀老爷^[22]的信，你拿着！”

信里写道：“报纸上透露，你曾去视察金鸡纳园！梅特丽耶一定会对自己发笑。她知道，她不苦。”

“你知道你不苦吗？你完全可以肯定吗？”

“知道那个，与我无关。”

“你让我进退维谷！你为什么问得这样清楚呢？‘你不要问问题，别人就不会对你说谎！’”

忽然得到消息，有一些官员要来噶伦堡会见诗人，有什么同国

际大学有关的紧急事务要商谈。诗人必须回去了。定于六月九日启程。这样出人意外地快,我没有准备。

“你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说不定工作一结束,我还会回来。”他温柔地说,企图安慰我。

“不大可能。”

“无论如何我们心里要有这样的希望。此外,说不定哪一天就会这样。目光是最好的看东西的工具吗?”

‘你不在我的眼前，
但是你已经有了位置
在我的眼睛里面。’^[23]

你甚至可以这样想。啊！控制你自己,我的孩子,你没有受过骗。”

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一日修改毕

第二章

从普里传来了消息——诗人将于五月十四日抵蒙铺。

蒙铺不通火车。山中小铁路最近的一站离这里七英里，在下面山谷中，而标准宽轨的铁路车站却在几乎三十英里以外的西里古里，正在喜马拉雅山脚下，大吉岭和噶伦堡就座落在它那高举起来的雄伟的胳膊上。

车站里万头攒动。人们在等候着，只想看上诗人一眼。他们都知道他。连那些从来没有见过他的人们对他也是熟悉的。他的来临带给人们以无比爽快的感觉，同他诗中的精神很相似。他曾帮助许多心灵升出花朵，他让许多沉默的舌头说出话来，他说出了许多没有说出过的思想——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是他亲临此地这一件事就能使许多人的心充满了没法解释的幸福，这是许多人都没有机会亲身体会的。

“那个能让蓓蕾开花的人做起来很简单，他对它一瞥，生命的汁液就流动起来在它的血管中。

他的呼吸使花朵张开自己的翼瓣，飘动在风中。”

他能够在人们心中让花朵开放——正如花朵冲开沉默没有生气的土地而开放一样——这样的真相我们都经历过许多次了。九点半，北孟加拉特别快车喘着气冲进西里古里月台。在热心而拥挤的人群中，我们挤出一条路走向车厢。他孤身坐在一个车厢中，

穿着咖啡色的长袍。

“等一等,等一等,我还没有打扮好哩,唇膏在哪里?口红在哪里?——你们为什么这样匆忙冲进来呢?”

“苏塔甘陀巴布没有来吗?”

“啊,哈!没有苏塔甘陀巴布,就没有兴趣了!这样的话,我还是回去而派他来这里吧。你们打的电报多么不平常呀——‘苏塔甘陀巴布的信要读(read)清楚’——我吓住了。从什么时候起包尔温^[24]学会了这样写信的技巧呀?上面写着‘要读清楚。(read clear)’。我们也试着写信,但是那些信从没有那封信那样清楚,至少我至今还没有接到这样的电报,说——‘罗宾德罗那特的信要读清楚!’”

“好吧,如果你不细心看一封电报,那不是我的过错。我写的是——‘苏塔甘陀巴布的信(句号)道路(road)畅通’^[25]。我是想让你知道,从山谷里通上去的道路是否畅通。”(这山区常常由于山崩而道路不通。)

“我不管那个。我看到‘要读清楚’清清楚楚地写在那里。‘包尔温’非常窘,他脑袋上秃的那一部分开始闪闪发光。”

“在你真正来到这里以前,我不敢相信,这将成为事实。我经常害怕你改变计划。”

“啊,是的,这种事很容易发生——就在我们家里——你知道‘老爷子常常改变主意’的故事吗?”

特瓦尔卡那特·泰戈尔,诗人的祖父,经常改变自己的旅行计划。在欧洲旅行时,他的一个听差给家里写信说——“我们准备明天离开这里,但是这没有准儿,因为老爷子经常改变自己的主意!”我们常常拿这封信开玩笑,因为诗人也改变自己的计划,特别是旅行计划。

“你知道,这是家传的习惯,”他会这样说,为自己辩护。

“你向加尔各答打过电话吗？并不是我有时不有点想跑回去。我接着想到，我不应该给这个小女孩子找那么多麻烦。”

“这就是这一次我没有写信给你的原因。我甚至没有写信请你来。他们问我，我为什么写信给别人，而不直接写信给当事人。我告诉他们，其中有深意，这一次我没有到加尔各答去陪你回来，也没有写任何信；不管是直接地或间接地我都不愿同你打任何交道。如果我耐心地等，一句话也不说，我会得到报酬。”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你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伟大的心理学家，留在后面的人，最先走到前面；一个沉默不语的人，告诉别人的更多。如果你到加尔各答去，我可能对你表示歉意，我可能解释说：‘哦，跑上跑下，实在真麻烦’，但是打一个电报——‘羁留无法脱身，不能来了’，并不容易办，那太难了。”

“我不知道吗？你还记得，上次在 pujas^[26]时你干的事情吗？”

“忘掉它！你的记忆力为什么这样好呀？这次我来得非常好，完全准时——你不必再数日子了——‘在门限上有花朵’ Dehali datta pushpai(迦梨陀娑梵文原作《云使》)。”^[27]

我们到达蒙铺时已经过了中午。

“阿鲁，要留心我的钱包，我在普里得到的那一个。你不知道这里有些人，他们的品质是值得怀疑的吗？”然后转脸向我，他说：

“你知道阿鲁这个名字的来源吗？（孟加拉文 Alu 意思是土豆）。他有一个结结实实的梵文名字，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了——在我知道他是巴特尔(Patal)的兄弟的那一天（巴特尔是一个昵称，意思是一种菜蔬），他就成了阿鲁。现在我觉得本国文的阿鲁还不够，所以我就改为英文，管他叫 potato(土豆)。我一边有包尔温，另一边有土豆。可怕的名字呀！”

“普里的钱包是怎么一回事呀？”

“真稀奇！你的眼睛已经完全盯上它了。本性就要流露出来。”

在普里有人送给我一个钱包,你知道,里面有十九个卢比和八个安那。我的穷日子已经过去了。我手里有了十九个卢比和八个安那,完全是新鲜的、崭新的,但是我却要当心——我必须记住,我来到的是一个什么地方……。”

“这一个竹子花瓶很漂亮。插在这样的瓶子里,花看起来更美——值钱的和精巧的瓶子好像也能让花显得更漂亮,这有点过了头!我喜欢插在大瓶子里的花,但是这要好一些。那蓝色的花是什么?我爱蓝花超过其他的花。我看蓝花更清楚点。这个异国情调的美花叫什么呢?”

“你听到这名字会感到厌恶——它叫遮竭兰陀(Jacaranda)。”

“多么可怕呀!这样一种温柔而美丽的花叫这么一个咬牙切齿的名字!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园丁。你能记住所有这些名字,我不行。我只知道一种花——荷兰石竹。你那小女孩同鲜花在大自然心中一同培养起来,确实很健康。在城市里,在人群的暴虐的压力下,在学校的专制下——气氛让人窒息。在我们那个地方,孩子们也在露天下,在崎岖不平的石子很多的土丘上跑着玩——什么时候下一阵雨,他们就窜出去洗一个澡。那时他们是多么痛快呀,他们得到机会快活一下。有一天你的小女孩拿进来一个昆虫,想教给我昆虫学。虽然她说的什么我一个字也听不见,她毫不在乎,她的热忱一点也没降低。如果她的热忱这样增长上去,昆虫世界将会大大的沮丧起来!”

他常常坐在凉台上,在逐渐加浓的黑暗中——火光在前面山上一一点一点地亮了起来。他观察着火光亮起,感到快乐。当黑暗像帷幕一样降下来时,遮蔽了群山和天空,这些点点的火光把自己那些分杈出来的线条沁入一团联在一起的大黑暗中,像萤火虫一

样熠熠发光,这些点点的火光常常带给他远方看不见的生命的信息。他会说:

“我感到奇怪,生命在那里怎样在进行,那些茅棚是多么小呀!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怎样生活呢?——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有在深不可测的黑暗中闪耀着星星般的火光——生命之光……那是什么?我们可尊敬的土豆先生和大夫在黑暗中在草地上正干什么呢?阿鲁在那里,我肯定会有什么灾难。”

“季特里陀和另外一些人现在就住在前面的山上,他们现在用火光给我传信号。我们有自己的暗号——他们干的就是这个——他们已准备好,正在安排灯光。”

“我的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呀!——苏季特罗·黛维正坐在那里,患着相思病,她的情人从这里送走一个光的使者!”(同兄弟和弟妹或嫂子用他们恋爱史来开玩笑,是传统的做法)。

“喂,大夫!这个已经赛过了‘云使’!”他对大夫高喊,大夫正在草地上比较远的地方。“那边!你看呀!亮起来了。但是这是让人憎恶的!你怎么能忍受呢?现在,你为什么笑呢?什么事情引起这一阵哄笑呢?我再三告诉你,我说笑话,你千万别笑——我不会说笑话——事实已经证明,我不懂得幽默。你不知道吗?一位教授已经证明了,抒情诗人不可能懂得幽默——他有无可辩驳的证据!因此,要么我同意我不懂幽默,要么就承认,我不是诗人。难道我能丢掉我已经挣到的诗人的名声吗?因此,如果你听了我的笑话而不咯咯地笑,那会更好一些!”

“谁写这样的东西?”

“一个教授,夫人,一个教授。不然谁又能有这样的分析头脑呢?谁又能找到这样无可辩驳的证据呢?除非那些有永远在展开的天才的人?”

“晚上你在这里干什么事呀?你玩牌吗?现在有一种摩登的

游戏,叫做‘桥牌’。”

“不,我不喜欢玩牌。”

“我也不。我有时候玩一玩,这是真的,我被迫玩牌。我们玩的花样完全不同——我们喜欢的一种游戏是‘Grabu’。”

“晚上你愿意玩一玩牌吗?”

“这不是一个坏主意。但请不要把这消息告诉美联社。难就难在,美联社老盯我的梢!接着就会有成捆成捆的牌涌来,要求我证明,哪一副牌有哪一种质量,哪一种样式最好,玩牌有什么好处。这一些要求写证明书,要求起名字的勾当,真是折磨着我。我应当请普罗散他(Prosanta)对我给起过名字的所有人的命运做出一个统计表,——他们遭遇如何,其中有多少人变成了杀人犯或土匪——所有这一切都要计算一下,使我那祝福的真价值轻而易举地得到评价。”

晚上,我们坐下玩牌,我们兴致都很高。同罗宾德罗那特一起玩牌确实是一件值得报告通讯社的消息。

“你瞧,我不懂你们这些摩登游戏——我只懂两种——纳普^[28]和扑克。”

我们围坐在桌旁。我靠近壁炉,随随便便地坐在一块木头上。

“你干嘛呀!你为什么靠近师天坐呢?这样一来,你就成不了他的搭档。”

“啊,不要大惊小怪。那有什么关系?”

“钱在哪里?”诗人兴致勃勃地说,“把你的钱拿出来——你难道用空口袋来玩牌吗——那不行,我现在有偿付能力,我的钱包里装着十九卢比八安那——虽然我不敢说这些钱是否仍然在那里。”

苏塔甘陀同我成了搭档。

“那是怎么搞的?”他说,“你们捣了鬼——你们正在换牌!”

诗人把牌丢在桌子上,笑了起来:

“白痴！不管你干什么，你不能同这样一个搭档玩牌！我已经尝试了好久了，但她不懂我的暗示，呆头呆脑，看上去就像一个傻瓜。还不如念诗哩。我想，对于你这样的木头脑袋瓜，诗歌是更好的游戏。”

凌晨，当阳光怯生生地首先流了进来，让两棵巨大的锦葵绽开了花朵，像一双微笑的面孔在窗格玻璃外面盛开，一只黑蜂嗡嗡地叫着，把看不见的障碍全不放在眼中，对着玻璃猛撞，想飞到那些花上。

“来呀，荷眼女郎，开一开门，把被困的蜜蜂放走——这可怜的小东西已经被折磨得很久了。我正唱着——‘黑蜂嗡嗡地飞来，来到我的屋中’——但是我必须停住我的音乐，我看到它那可怜的困境。”他指着外面的花园，接着说：

“这一排黄花优雅极了——我坐在这里，目不转睛地看着它们。那是什么花呀？它一定是一位贵族妇人。”

“一点也不是，这些是野百合花，是粗野的一种。”

“这真是一个花之国——一个百花盛开的国度。”

“但是现在不是开花的季节。我们在夏天里有的那些盛开的花值得一看哩。现在我的花园空了。”

“你能做到这样，我很感谢，夫人。为了这个我要感激你。我只求你告诉你的仆人，不要把花都胡乱插在瓶子里。你请看一看那一个——大天刚才把花带了进来——如果你把这样多的花都丢在一个瓶子里，花会失掉自己的种姓，它们的个性也被破坏了，但却创造不出任何的和谐与优美。日本插花技术是这样美，就因为它简单。他们常常把一枝花插在一个瓶子里，让人能够全面地看到它——这样一枝就够了。”

有一天半夜里,一阵剧烈的雷阵雨扫了过来,撞击着门窗。他屋子里通风口被撞开了——我们着了急。我们静静地走进他的屋子,夜已深,——我们在黑暗中用劲地观看,他似乎睡得很熟,身上只盖着一件丝晨衣。我们关上了窗子,偷偷地给他盖上了一床暖和的毛毯。

早晨,我们一走到他那里,他就说:

“你们俩昨天夜里大惊小怪干了些什么呀,你们俩,丈夫和妻子。这样一次精心策划的游行!我只是静静地观看有什么灾害在潜藏着。”

“你醒着吗?我万没想到。”

“如果不允许你们知道的话,你们不知道。如果有地震的话,他们在半夜里走进来关窗子——毫不迟疑地偷了我两件袍子。”

“我们为什么偷你的衣服呢?”

“多怪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因为这是天性。我看到那衣服了,同我的看上去完全一样。”

“啊!那是晨衣。”

“好像脱口说出一个英文字,就万事大吉了!”接着他就押着韵唱了起来:“好吧,就这样吧,如果是这样,我就一个人踩着我这孤独的自己,让他拿衣服,如果他想……现在请让你的‘主格’^[29]来听一听广播的新闻。我真受不住了。我不能再听中国的悲剧^[30]了。我不想打开报纸了,我不想再听消息了。但是我却抑制不住自己。你不能用闭上眼睛的办法来结束苦难。残酷行为的传说已经不能忍受了。不管你受多少罪,也不管你的愿望如何善良,你连一点好事都做不了。善良的愿望或虔诚的想法都无济于事。我不想再活下去了。世界正变得不适宜于居住。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残酷的刀子刺入别人心中,这样残暴的现象我还要再看多少次呀?”

“这是你们所有妇女的毛病,如果发生了点小事,你们老是丢不开,谁说了什么,谁没说什么——你们管这个干嘛?越是有人责备我,我就越坚强——造谣诽谤对我是补药。得啦,”他用劝说的口气说,“不要捕风捉影烦躁不安啦——听我的良言,来,让我们谈点文艺——你朗读一首诗,我一定全神贯注地听。”

“我现在并没有那种感觉。”

“那么,这就是毛病。应该喜欢的,你不喜欢……乖女孩子,听我的话……你这几天写了些什么呀?……让我看一看。”

“不行,不能让你看。”

“为什么不行?一定要这么办……立即就办。去,拿来……这种腼腆用不着。把你送给我的诗带了来。现在你朗诵,像一个善良的女孩子那样。为什么反对呢?写诗并不是罪恶嘛!”

我只好朗诵了。

“在生命的凌晨,你来了

站在一个跳动的心房的中间

它不了解自己。

在许多漫漫长夜里,在寂静的黑暗中醒着,

我听到你那听不到的声音。

在许多闲适的中午和阴湿多云的黄昏,

一种前所未有的向往在音乐中响起,

你那诗的音乐。

一个看不到的形象在我那闭着的眼睛里形成,

心灵飞翔,冲破了悲哀的枷锁,

微笑的枷锁。

但是,不仅是你的诗歌,不仅是音乐的财富

超越一切,是你,你站立在我那
颤抖的灵魂中。
那轻轻的一碰,进入我生命的深处,
一团不动摇的向上的火焰把我烧掉。
可是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什么样的渴望要表现出来。
泪湿了的花朵落了下来,
从羞怯的心中。
我为什么想点起一盏灯
它散放出带烟的光。
为什么把这些枯萎的花带给你跟前,
这不是为了得到你垂青的祝福。
它无目的、无价值,不能要什么价钱。
它只是一个终生的敬礼,从生命的
开始时起。”

“这确实很好。如果你写出真情,写出你严肃地感觉到的东西,总会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吐出什么东西,那永远不会好的——不管一个人诗才多高,它会发酵,起泡沫;但是你们妇女们写得这样少……”

“我想,你记不起你写给这首诗的答复了。那么请听——

‘当颇勒婆拏月(Phalgun 月,夏月)^[31]的太阳
把胳膊伸向寂寞的南海,
它那多少世纪来的深不可测的渴望汹涌澎湃,
对着那永恒的不宁静的堤岸。
它寻找着什么人,

这个人值得同情，
它用自己的光波来搏斗。
最后，在夜尽时，
它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用它那迸发的呼吸来摇动，
茉莉花细嫩的蓓蕾，
并且释放出香气。
于是在香气中猛醒，
吃惊的太阳看到自己秘密的
 深处。
神意响彻太空——
大海的召唤实现在
 一朵花的心中。”

第二天，我们一坐下玩牌，诗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把你的那一首诗读给你的朋友听呢？”（他指着苏塔甘陀）。“那有什么可以害羞的呢？我和苏塔甘陀，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认为写诗可耻。如果我们那样做的话，《旅人》（Prabasi，一个居领导地位的杂志）就会得到好处。”

这样，我勉强从命。我朗读完了以后，诗人心不在焉地看着外面，说道：

“我对这首诗有了一个答复。苏塔甘陀，把那黑笔记本递给我，我要读另一个答复，是我在普里在我生日的那一天写成的。

‘你创造而且装饰的那个人，
 用很多饰品装饰的，
我不知道他，我内在的生命不知道他。

我这个人的那个复制品,你自己的签名

给它打上了印记,

它停留在上帝创造的边缘上。

造物主偷偷摸摸地制造了各种形式

在时间海洋的边上,

在你的视线以外——

隐藏在神秘的彩色纷纭的面纱后面。

光和影从外面交织起来,

有人看到这个,有人看到那个,

形式的一些碎片,幻象与幻想的阴影

中间也是空空的洞穴,

用这些东西他们织成一个亲密伙伴的模型

在不知道的东西的前奏曲中。

在世界的游戏室中,

艺术家^[32]做成的玩具,

用泥土和光线,用黑色和白色,

他不知道它是易碎的,

它将在时间之轮下破碎

这件玩具带来的礼品,

暂时装出永恒的样子,

然后突然它欺骗起来,只留下

一把尘土。

无法追忆的暗夜留下了,

它们扫除掉一切踪迹。

你创造的玩偶,

在你的人间戏剧中能变得

不朽和光辉闪烁,

能躲掉贪婪的尘土吗？
当你梦想到这种思想时，
在我那隐藏的造物主眼中闪出一丝微笑吗？
那就是我今天要问的问题。”

我们沉静地坐在那里，我们所有的人，这大概是真的——脆弱的东西将在时间之轮下破碎，但心灵拒绝接受它。每一件事物都变成空的吗？只有一抔尘土留下来吗？我们知道，这个壮丽的造物会失掉形式，失掉形态。可是没有东西留下，躲掉贪婪的尘土，在永恒的光线中闪烁吗？我们相信，这个伟大的诗人会光辉闪烁，真正生活在后裔的生活中。但这还是不够的，在凡人身体上反映神圣存在的这个人，是这个艺术家^[33]的超级杰作，他要到哪里去呢？他那些创造品的不朽性永不能弥补那个损失。那个时刻我们不能了解我们今天的经验……“然后突然它欺骗起来，只留下一把尘土”。

“我鄙视那个不幸的可怜虫，他衰老了，
只是由于年龄。
这样甚至当我呼吸最后一口气时，
我也不告诉你我那衰竭着的精力。”

这些诗行的真理，只要认识他个人的人，都会知道。到了八十岁，诗人仍然是青春的典型——任何身体衰弱或疾病的伤残都不能触动他的心灵。在他让愉快的笑声和有趣的妙语洋溢于我们家中，在晚上一小时一小时地为我们朗诵诗歌的日子里，他的身体并不好。在他身体内部有一种疾病正在蔓延开来，他有时候发烧，但他毫不在意；如果别人表示关切，他会生气的。他有痛苦，但他用

日益增涨的诗兴,用一连串的歌曲和愉快的笑声来把痛苦遮盖起来。如果我们没有见到他的话,我们永远不会理解,人的生存竟然能带着这样无量的幸福与温暖发光发热。我们有幸同他在一起的那少数的几天里,我们过的日子是真正应该过的日子。“甚至当我在呼吸最后一口气时,我也不会告诉你我那衰竭着的精力!”——我们每天都在体验着这一真理。

一九四〇年九月,也就是他重病后的两年,他忍受了一年剧烈的痛苦,即使在这之后,他也使自己的病床充满了机智的欢笑。看护他的人们,每天得到一个新的名字;他同他们开玩笑,让他们高兴,让他们笑。即使在谈到他的痛苦的时候,他也会添上几句快乐的话,做出愉快的姿势,说他的病痛好像栽种在荆棘丛中的玫瑰花,那些有幸看护他的人永远不感到疲劳,而是振奋愉快。虽然由于疾病而消瘦,罗宾德罗那特永远是一个愉快的诗人——直至最后一息未被降伏。我记起了一个与此有关的小故事。他昏迷了(由于肾脏严重感染而引起的昏迷)三天之后醒来了,我们正从加尔各答走向噶伦堡,坐在救护车中。他睁开眼,向四下里看了看:

“你们往哪里弄我呀?这是一只鸟笼子!笼子外面的东西我完全看不到。”

周提巴布坐在他身旁,说道:

“我们除了你以外也是什么都看不到。”

他微笑了,抬头看着我们,说道:

“这就很够了,是不是?”

在身体上的痛苦中的那种永不衰竭的愉快,我们今天只能在回忆中看到了。但是使我们安慰的是,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丧失。因为我们来晚了。那位永恒的老诗人却永世长新。老迈龙钟不能触动他。

那天一整天他觉得不舒服。清晨一早,我像每天一样到他那

里去请安。他正坐在一把椅子上,病恹恹地斜躺在那里。从云彩后面太阳估计已经升起来了,放射出成缕的暗淡的光。

“要我请一位大夫吗?”

“胡说,要大夫干嘛呀?大夫那一套清规戒律,我从来不听。此外,这是我心脏出了毛病。我知道,这是我的大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大门。对我来说,死神的箭会通过这个门射进来。有一天它会突然停止跳动,这也并不坏。你还记得,据说 S.C. 曾经说过,正因为我在心中真正怕死,我才总是写我不怕,但这不是实话。我一点也不留恋生命了。你知道,只有一个隐伏的困难,那就是我的国际大学。我经历了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东西,我死后就没有意义了吗?这是我担心的唯一的事。你不能想象,在那后面有多么多的工作。当我卖掉小媳妇(chotobau)^[34]的首饰的时候,那真是难受的日子。债务从各方面堆积起来。我要为我的学校招收学生,我自己必须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服穿。没有人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的学校里来,他们甚至不怕麻烦雇一辆车子,走了去拦阻别人把孩子送来。这就是我从同胞们那里得到的帮助。接着又死掉亲人,一个接一个。那一段痛苦的历史完全抹掉了——现在没有人知道了——人们把我看成是一个头面人物,一个阔佬。可是我并不阔。我变得身无分文。在我家里没有过分的铺张和浮华习气。小媳妇也要分担我的负担和痛苦。我知道,她从来没有妒忌过。如果我的同胞不反对我的工作的话,仅仅缺点钱不会这样让人难受。放心吧,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愁的是,我经受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东西,我死后就破碎了吗?此外,他们(指他的儿子和其他的人)怎样活下去呢——我给他们建立了一个比较高贵的环境,比较崇高的气氛,他们可以在里面工作——如果它一旦毁坏,他们会变得完全无依无靠。在我的死亡中,唯一隐伏的困难就是我的国际大学,再没有别的事情了。”

他对个人痛苦和家庭生活总是保持缄默。只是到了最后几年,他有时在同我们谈话中间谈到这些事,绝大多数谈的是“森林学校”创办时期;说着说着,他会突然停下来,好像是又栩栩如生地面临着那些走背运的时刻。他过的并不是一种退隐的生活,也不是一种异想天开、任性而为的生活,像许多诗人和艺术家那样。另一方面,正如一个普普通通的家主一样,他必须承担家庭的全部责任。他会说:

“我们从来不是像你那样在豪华中长起来的——今天我看到,你虽然已经得到很多,但你永不满足。我得到的一份只不过二百卢比,最多二百五十。我经常把钱交给小媳妇,她就用那些钱来过日子,我从来用不着发愁。”

可是这种完美的安排没能持续多久。森林学校或者梵行道院(Brahmachārya āshrama)开创后不几天,他的妻子就死了,祸不单行,不久他的二女儿雷努迦(Renuka),一个十四岁的小孩也死了。罗宾德罗那特的传记作者应该详详细细地描述他怎样看护生病的女儿和妻子,有时一夜接一夜地坐在病床旁边,不停地为她们扇扇子。为了满足临死女儿的最后的到加尔各答家中去死的愿望,他不折不扣地亲自抬着她从阿尔莫拉山(Almora)到山下火车站,走了六英里,自己抬着担架。

我们不知道有任何诗人或者天才,一个这样的伟大人物,他的国家或者家庭能够对他要求这样的忠诚。我们把他的家庭生活同许多不同国家的诗人一比较,我们看到差别如此地悬殊,不禁大吃一惊。他愉快地担负起所有的家庭负担,而超脱于日常琐事之上。在他的个人生活和文学生活中,他都是通过羯磨而超越羯磨。‘Abidyām mr̥tyum tirtā bidyam amṛtam aśnute.’^[35]我不知道,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何在,但是对于他说来,我们知道,他是通过现实接触到理想。由小知大,通过有限实现无限,在个别

中见到世界,我们发现,这在他的生活和诗歌中同样是真实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从教育自己的儿子开始,创办了一所学院,为了尝试着去帮助自己的国家,他想到所有人的幸福,成为现代国际友好的第一个执火炬的人。

在他那些搏斗的日子里,最伤他的心的是,在创办学院时受到自己同胞的反对。很少人对于他有智慧改变梵行书院这种古老理想怀有信心。虽然是这个国家里最进步的人士,他还是经常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追求真和善。他表现思想的方式是如此细致而崇高,以致他的同胞的绝大多数都不能够理解。因此,当他最需要协助和同情的时候,他得到的却是控诉和谴责。他极度感到屈辱,他永远摆脱不掉对自己人民的愤愤不平的感情。他有时候会说:

“我认为最好的东西,我想奉献出来。我犯了什么其他的错误呢?但是你们却不愿意接受,你们不但把它弄倒,而且还骂骂咧咧。我从日本请来了一个教员教柔术。我花了多少钱啊。学这个不好吗?但是有几个男孩子肯干呢?我们的男孩子和女孩子是手无寸铁、孤立无援的,我想,我应该帮助他们学会这一门技术。但是我失败了。全国都热衷于挑我的毛病,批评我;可是,帮助我呢,没有一个人肯伸出一个手指头。”

“你闲逛干嘛呢?你不去洗澡吗?”

“是的,我现在就去。我觉得有点不愿意动弹。”

“不愿意动弹?为什么,真是怪事!完全同我一样。我有时也有那种感觉。我懒懒散散地坐在我的椅子上,许多小时就在一个梦中漂过去了,一个喧闹的中午燃烧着,一只乌鸦飞过天空,哇哇地(Kawa - kawa)叫着,一个小贩叫嚷着:‘Topse 鱼’^[36]——‘买Topse 鱼’——一个卖碗、杯、壶、瓶的小贩走过去了,手里摇着铃

铛,声音在远处消逝——从街的角落里传来了一种呼声——‘玻璃手镯、脚镯’——‘买玻璃手镯、脚镯’——在远远的什么地方钟敲了十二点——班那马里走进来催我起来,‘老爷,你的洗澡水准备好了,太太正等你吃米饭’……我回答说:‘你去告诉太太,我现在非常忙’……‘你怎么忙呢,你正在静静地坐在那儿嘛’……‘这是一种工作,可爱的家伙,一种伟大的工作……我正忙着做那种不是工作的工作……你去告诉你那尊敬的太太……她是一个毕业生……她比你智慧多……她会理解的’……在这时候尊敬的太太进来了——‘你在干嘛呀?……你今天不想起来了吗?……你的饭全凉了’……‘等一会儿,夫人,等一会儿……我正忙着什么事情也不干哩……确实是非常忙’……‘你这样干,你的身子越来越坏了……你不想按时洗澡……你不想按时吃饭’……‘是的,是的,我努力什么事情也不干,身体完全垮了……能够什么事情都不干,不是一件容易事,这是一件伟大的工作,确实是伟大的’……‘那么,好吧,你这懒汉,有人邀请我,我到毗那(Bina)家里去听苏里士巴布(Sureshbabu)的音乐独奏会去了’……‘啊,真的,那么我立刻就要起来,把我那什么事情都不干的伟大工作放在一边,因为你一到那里去,不会很快就回来……’”他一口气就说了这样多,然后他停住了,微笑着向上看:

“这叫做独白……对话来的是时候吗?可是你不忙着干什么事情也不去干的伟大工作,你去洗澡吧!”

五月二十二是米斯徒的生日,早上第一件事情,他说:

“你这里有萨乃(Sanai)^[37]吗?没有萨乃,就没有过节的气氛!”

我们终于播送了萨乃的唱片。他送给小孩子一盒糖——那是一个精雕的埃及盒子。

“盒子里的东西是你的,可是外面的盒子你还不能够欣赏——那是送给你妈妈的。”

晚上,所有的客人都来了。我们坐在栗子树下。树非常大,威严地挺立在草地的中央,把浓密的枝叶投向天空,像一团云彩。我们围着树干摆上了座位。诗人管它叫 Silātalā,意思是“石头地板”。坐在那里,他应邀从《新月集》和《孩子》(Sishu)中朗诵了一些诗,还有几首没有发表过的。

“孩子枯古,”他叫我的女儿米斯徒,“在你的生日时朗诵的诗比在我的生日还要多。”

客人们呆到很晚,客厅里拥挤。他在餐厅里用餐。到自己的书房去,总是要经过客厅的。他的行动有点高贵、细致,他不愿意随随便便地在群众里面再次出现。这样,他吃完了饭,就说:

“我怎样才能回到自己的地方去呢?我一定要走过这房间吗?最终我会得到一个机会去看一看在至圣所^[38]中究竟封锁着什么样的奥秘。”

回到自己的屋子里,我看到他坐在椅子上,静静地对自己微笑着。

“有什么好笑的呀?”

“啊,你们女子,你们知道怎样去奉承人。你们自己爱奉承,你们也希望别人干这个勾当。”

“请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挂相片,到处摆满了书等等,等等,等等。”

“我怎么能知道你会走过我的房间,才把你的相片挂上,到处摆满你的书呢?你只要有会机咒骂我,你决不会放过的。我立刻就去把相片都收起来……”

“啊,不,不,不要这样,”他的腔调都变了,“如果你这样做,那会非常伤我的心……来,来,谁不喜欢奉承呢,这不是你们妇女能

垄断的,是吗?你现在为什么生气呢?你为什么不能容忍一句笑话呢?你就是这个样子!你在我身边,难道要我叫一个邻居来给开玩笑吗?好吧,不要在意,请注意听我说另外一件事——过了假期,我们圣地尼克坦立刻就需要一个教孟加拉文的教授,你爸爸能介绍什么人吗?不是任何一个智慧浅狭的职业教书匠,而是一个真正通达的有文学修养的人……现在,你立刻就想到,你要自己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去,但是你要找到真正的门路去申请。我不是真正的权威。此外,我也许立刻就推选你去,人们会说我任用私人;如果他们真这样说的话,那也不能说是不对!现在,你要相信我,这只是一句笑话,这个必须经常提醒你!”

“请去睡觉吧,天已经晚了。”

“我为什么要去睡觉呢?我正在倾听着雨的淅沥声,读着鬼怪故事;我非常舒服,可是这显然让你不能忍受,你立刻就决定要干点什么事,不管什么都行。你安安静静地去睡吧。我完全能够找到路回到我屋里去。”

“好吧,那么就请你喝这一杯‘本格食品’(Benger's food)。”

“现在,你瞧,你完全把我看成是——‘小娃娃喝牛奶, - gulp , - gulp.’(小儿语,喂孩子的时候用);这真正是值得反对的行为!还有另外一件事,每走一步都是——让我问一问苏塔甘陀巴布……你把我看成什么人呀?我还没有到年龄吗?你且想一想,我从圣地尼克坦到加尔各答旅行了几百次了呀,可是我现在竟然需要一个保镖来护送我——怕我丢失掉,或者怕一个拐孩子的人会吓着我。有一天,我的一个保镖正陪着我的时候,火车停在北底亚站(靠近圣地尼克坦的站)。他跑了过来……喘息着……喘不上气来——‘师天!这里是北底亚。’怎么办呢?我必须说:‘哎呀,真的……多么奇怪呀’……在这辽阔的世界上有那么多地方,有那么多

的名字,可是这里是北底亚,除了北底亚,什么都不是……噢,好吧。你拿这些通神学会的杂志……读一读。里面有两个非常令人吃惊的故事,作者写的是自己的经历——真正是令人吃惊。”

“你信那一套吗? 我不信。”

“这正是你们这种人的缺点。正如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它,也没有足够的证据完全否定它。当两方面正相等时,为什么我竟无缘无故地不信它呢? 你们都已经成了伟大的科学家,不是吗? 任何没有系统地证明过的东西,你们都不接受。这样最终证明了的的东西有多少呢? 此外,有许多事情永远也不会彻底建立起来,这是完全可能的,就是因为它们是在大多数人的理解之外的,它们注定了是隐藏起来的。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对一些特殊的人,它们会蓦地一闪让他们瞥见。但是没有具体的迹象能够证明它们。现在,你且想一想 B—。她怎么能够写这些东西呢? 不很奇怪吗?”

“我敢说,几乎难以相信。”

“你这样说,非常不公平。她为什么要欺骗呢? 她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怎么? 没有一个人说谎来证明自己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吗?”

“是的,这可能有的,但是我在此时此刻却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她说的一些事情,对有她那样的智慧和教育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承认她能够一刻也不迟疑地回答我的问题的话……这样迅速……这样流利……真正正确的回答——那么人们也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她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不可能是准备好了才来的。她事前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我要问些什么。比如说,她能知道,那同·保谭^[39]怎么对我说话吗? 她不可能猜到——她(那同·保谭)说:‘傻孩子,你没有脑子’……只有她能够这样对我说话……B—怎么能够知道呢? 此外,B—还写了一些别的东西,这些东西她不能

够知道，或者她不可能有表现（它们）的能力……有一次她写道：‘你为什么问我们这样多问题呢？我们没有变成无所不知的人，只因我们死去过……同你一样，我们的知识也是有限度的。’她写的速度让我们吃惊。听一个问题，抓住它的含义，想出一个答案，需要时间——能够一刻也不迟疑地干这些事情，我不认为是容易的。此外，这样说谎有什么好处呢？”

“听你这样说，人们会以为地球上没有一个人曾说过谎，骗过人了。即使承认这是事实，请告诉我，为什么性格歇斯底里的女人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比任何别的人都多——你自己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经历过呢？”

“我同意，意志坚强的人们永远不会是好的工具。其中可能有理由。某一类的心灵理解这些东西可能比较容易。至于我，我没有机会呀！我连梦都不做，我很少做梦。只有一次，我梦见那同·保谭——她静静地走到屋的中间。我问她：‘你来干嘛……在这里没有什么人再要你了。’”

“我也很想看一些东西的，但是我从没这样干过，这就是我不相信的原因。”

“梅特丽耶，你这样说，是错误的，非常错误的。在世界上许多事情你不知道。你只知道这么一点点。”（他伸出了手指）“你不知道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你不能就靠这非常有限的‘一点点’，而把脸转开，把眼睛闭上什么事情都不看。此外，我真正难以相信，这样多的人竟同心协力把谎话继续说下去。当然，也可能有一些误会……当一件事既不能证实又不能否定时，人们应该把心胸放开。倾向于哪一边，都是教条主义。这就是我爱读不同人们的经历的缘故。你知道，对暴死或者遇难而死我是怎样感觉的吗？那些如此突然就断的纽带，可能并不是统一地切断的。——如果真有一个叫做灵魂的东西的话，那么，在它摆脱旧的束缚，进入重新

转生之前可能要完成一个历程。可是,如果这个束缚切断得太突然,太反常,那么从这一生转入另一生就可能延缓,而且是不自然的……真的,没有法子猜测,什么能发生,什么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飘忽不定。不过,我觉得,因为它是不自然的,有可能有一种矛盾,一种痛苦……此外,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当亲爱的人垂死时,想用我们的忧愁,用我们的依恋把他挽留住是不好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死亡向我袭来,而我看到没有什么希望了,我就集中我的全部力量和思想——我让你走,走向你自己的命运……我连紧紧搂住自己的孩子都不去尝试……有什么人必须走,不要让我的愿望,我的依恋和忧愁用地球上的绳索把他锁住。我们不应该让垂死的人难于割断联系。让他的道路易行又不费力吧。如果舍弃点什么有利的话,人们应该服服帖帖地这样做。我并不掌握事件的变动规律,我只掌握我自己。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从不讨价还价。去同必须发生的事情拼搏而碰得头破血流,毫无用处。不管多么不愉快,多么痛苦,一定要发生的事情,我们应该无动于衷地去接受。这样做是好的,是正当的。如果我死的时候你正在场,不要为忧愁弄昏,把我喊回来。努力把我舍弃……我想,这是对垂死的人的一种最好的帮助。”

“你丈夫刚才带给我这一本书。我真是喜欢这些书。前几天我看到你的藏书,那是好的。有很优秀的自然科学书籍……可是你从不注意去读这些书,是吗?你只读你搜集的六便士一本的长篇小说。你把自己的长发披散在枕边,打着盹儿读那些暗杀的故事……真是多么奇怪的想法。你为什么不给 Lokasikshā^[40]丛书写一本书呢?那一本地质学的书我要借一借。我转借给森(Sen),他正给群众教育丛书写一本地质学的书。他从书里可以搜集很多资料……不要怕,我一定会还回来的。书籍在地球上所有的能动的东西中占第一位和首位。搞这个行当,我们的 P—超过一切人。

但是我的脾气不同……这个世界是多么神秘、多么奇怪呀……它一点一点地把秘密显露出来,这是一个更大的奇迹……谁曾想到,我这只看上去坚实的手仅仅不过是由跳舞着的原子凝聚而成的!我喜欢这些科学书籍,特别是因为它们把我们的心送到一个自由和非个人的存在的领域里去。你同我什么都不是,除了规律和数字以外什么都不存在。”

“我正在听无线电广播的音乐,”他模仿着广播中的声音,里面正在播讲诗人音乐的一课,他念了一行诗——“我的灯在风高的暗夜中被吹熄”——接着说:

“广播说……‘不,你们复述得不正确’……我说‘我很好。我只希望你们也是这样!’……你必须承认,罗宾·泰戈尔^[41]不创作坏歌曲。”他低声吟咏着:

“在你走过的路上,晚香玉的香气熏香了空气……慢慢地……走……轻柔地……我的灯在风高的暗夜中被吹熄。我作了多少歌曲……成千的……一个歌曲的海洋没有人注意到它,亲爱的。我使我的音乐弥漫孟加拉。你可以忘掉我,可是你怎么能忘掉我的歌曲呢?好吧,那么,这是什么东西呢?”

“Ovaltine”

“可尊敬的 Ovaltine……可是你里面没放糖呀。散布一点点甜蜜有什么害处呢?你们妇女有一个很大的有利之处。”他哼起了一个歌,半唱,半说:“啊,声音像蜜一般甜的人,对我轻轻地说话吧……这对你来说就够了……只是一个甜蜜的微笑,你们必须做的一切就是温柔地说,吃这个吧,吃那个吧,你们能在欢乐中度日;但是,对我们来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拼搏呀!你考学士……论文一篇接一篇地写……有前进集团(一个政党),有国大党……无穷无尽的麻烦。”

“好吧,所有这些麻烦女孩子也都有,在一切麻烦之首,她们必须唱歌、跳舞,切蔬菜。不像往常那样了……只不过是带着点哄骗的意味去说:‘吃这个吧,我的孩子……吃那个吧’……现在不再这样做了。”

“是这样子。你且想一想,有多少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必要的。你想一想那一天唱歌的那个女孩子……如果她从来没有学过唱歌,那会有什么害处呢? 好吧,简直是没有法子,你不能改变日程,所以让我们走出去坐在走廊上去吧。”

“请你告诉我,在我们来这里之前,你常干些什么呢? 在这种绝对的寂寥中,你怎么过日子呢? 请告诉我,你每天的任务是什么……干一点家务……早晨,准备一两杯 Ovaltine……两个半人的一些琐碎事情。当然,那半个人也并非毫无意义!”

“确实在最初我常常感到十分厌烦,特别是你知道我的脾气……”

“当然,我知道,你的脾气有点喜欢说话,总是渴望交朋友,搜罗了一大批熟人……”

“我初来的时候,实际上一个也没有。现在,当然啦,来了许多熟人,可是在一种意义上来说,最好是一个都没有。”

“是的,我同意,这好像是要么就有要么就没有;寂静,还不十分孤独,这不好。”

“现在我喜欢这孤独了,我看书,缝纫。”

“我知道,我知道,你还干别的事,你一封连一封地写信,这是一件大工作,一件真实的工作……那就是你的文学,而且对我们……?”他唱:“‘灯光在风高的暗夜中被吹熄了……御香将熏香你的路……当你走时……慢慢地,轻柔地……当你走时’,我也欣赏那些荒凉孤独的日子,有时候,当太阳正炽燃时,或者当我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一层雾幔时,我静静地坐着,尝试着去感受这种强烈的

宁静的孤凄。它直接触碰我的内心深处。如果不是你而是我嫁到这里来的话,我将会告诉我的丈夫……你去准备点奎宁……我要静静地呆在这里……你为什么不在这里给我找点活干呢?我要为自己搭一座棚子,住在里面,而他(那位大夫),考虑到我的健康情况,一定会大发慈悲给我找一点轻活。我将在平静中生活。不会有前进集团,不会有演说,不会有命名庆典,没有人要证明书,如果上帝大发慈悲的话。”

米斯徒走进来,手里攥满撕碎了的树叶和花。

“在你那小脑子里没有思想吗,亲爱的?如果你撕叶子,就伤了树。”

“树真受了伤吗,爷爷?”

“我小的时候,十一、二岁的光景,如果我看到什么人从树上往下撕叶子,我常常难过。有些人喜欢干这种事——一边走路,一边漫不经心地拽叶子。我心里一阵刺痛。如果我看什么人戏弄一条虫子或一只猫或一只狗,那就更坏。孤弱的牲畜,它们不会说话的痛苦是非常让人可怜的。有一天德维布(诗人的侄子)无缘无故地打一条狗。我强迫他放开手。可是德维布是娇生惯养的——他是这家里的第一个孙子。他到我 Bardā(Bardā 意思是长兄)那里去告状:‘他打我。’……‘你为什么打他?去,站在旮旯里。’于是我就站在旮旯里。孩子们常常碰到这样不公平的事情,无可奈何的痛苦经常刺痛他们……可是他们什么话都不能说,他们没有抗议的声音。”

他整个下午都忙着写作。一首诗要抄好几遍。

“你静静地坐下,念一念。”

我发现,这首诗改得难以辨认。抄好以后,他从来不放过任何一点小地方。他会擦它,打磨它,直到它闪烁如宝石。他自己抄的

时候,他反反复复地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一直到被擦掉的地方形成了一种装饰的艺术,带着错综复杂的图案,于是他说道:

“请别人替我抄我写的东西,有一个难处是——每次我自己抄的时候,我能看出为什么一个字不合适。如果别人替我抄,我就没有这个机会。”

邮件来了——从全世界来的信、报纸和杂志。他看着信,突然说道:

“我亲爱的夫人,你有这一期的 Prabāsi 吗? 它还在吗,或者已经丢了?”

《旅人》杂志拿来了。他花了很多时间来阅读。过了一会,我发现他手里拿着杂志,陷入沉思中。

“过来,请坐在这里,靠近我,念一念这首诗。你是一个行家,让我听听你的意见——在了解含义方面你有什么困难吗?”

我看到,这首诗的名字是《无法安置的!》。

“递给我,”诗人说,“我来读给你听。”

韵律化成了哀调:

“当我装饰你的身体的时候,
你怀疑,认为我没有献上我的真实。
日日夜夜我受剧烈的刺痛,
这般穷困,这般吝啬,
这般对我青春财富的污辱!
带着心中的刺,我在春花的盛宴中没有得到席位。
在许多沉思的时刻,当宁静的河流停止舞蹈时,
当沉睡的岸边上
在树林的阴影中,
在村庄的疲倦的意识中,

梦的轻柔的声音交融起来，
早夜的星星惊奇地瞅着，
好像在黑暗之外它们向什么人耳语。
我的灵魂想进入宇宙的无限和
静寂的深处。

但是谁关上了门？
你为什么像一个乞丐来到这里，满腹狐疑？
你为什么不像一个国王而来
索求你的赋税？
如果你把我门上的锁打碎，
我会向你敬礼，以头触地。
我的骄傲就是我献到你脚下的礼品。
今天在忧愁的剧烈搅动的矛盾中
杯子里注满了醍醐。
我举杯向你
把自我最后奉献给你。
你的忧愁使我的世界暗淡
我找不到道路走向完成。”

“今天有人写道，这首诗深深地激动了她。我回想不起来，我写的什么，因此我又读了一遍，想找出这首诗说的是什么！我并不知道，谁会了解出什么东西，或者人们用什么方式来反应，我自己忘记了它的含义。可是，当我写作时，我必定是了解它的意义的，否则我怎么能写得出来呢？拿那首诗《沙贾汗》（意思是泰姬陵）来做例子——其中有几行诗有人认为有点不可理解。他们走来问我，我于是发现，我也记不清楚我的意思是什么了。现在，我想你大概很想读一读《沙贾汗》，目前你且放一放，先注意现在这一首。”

“‘当我装饰你的身体时，’我没有同时献上我的真实——爱情在我心中就是那个真实。‘你怀疑’，就是说，你不相信那一种欺骗。那一种欺骗是一件巨大的丑事，我性格中的那一种吝啬是对我青春的一种污辱。那一种虚伪，那一种罪恶，今天把我从周围的外界隔绝开来，阻碍我同大自然的欢乐交流情感。我已经失掉参加‘春花的盛宴’的权利。我的灵魂想进入宇宙的无限和静寂的深处……但是办不到……所以，有人关了门……我孤零零地留在我屋子的晃昏里。但是，即使我瞎了眼，你为什么索取你的贡赋呢？时候到了，你为什么不作为一个国王而来索取这些东西呢？你为什么不从我生命的深处把我的真实抽出来呢？今天那种不真实的负担对我把所有的门都关了……它使我的生命暗淡，把我同大自然幸福的联系撕断，使我的世界暗淡的是你的忧愁……”

“现在你懂这首诗了吗？过去它确实有点模模糊糊！我在孟加拉文原文中已经注意到，这些诗行总有点模糊，但是一译成英文，它们容易变得更直接一些……好吧，让我们走进去，”他诵出了一首打油诗：

“让这诗歌的咕咕声停住，让我们俩跳到屋里去吧！今天在四面八方为什么都这样静呀？我的老爷们到哪里去了？——第一老爷，年轻的老爷，这个家庭的老爷？”

“打网球去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呢？这不对。你的名字是‘众山之美’，那就是 Lakshmi‘众山之幽雅’，她应当给这里所有的人带来快乐，可是你竟静悄悄地坐在家里——这对吗？”

“我伺候别人已经够了——一整年都干这件事——我现在不

想到任何地方去了。”

“是这样子——其中有一点曲解——你知不知道巴乌尔(Bāul)^[42]告诉了我什么？我问 Bāul：‘你们说，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说你们爱一切——那么为什么你们不从不同意你们的人们那里接受布施呢——这对吗？’ Bāul 回答说：‘好吧，长官，这个我们都了解，但在这一点上，有一点曲解。’你的感觉就是这样！你也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你完全了解，对一切人都彬彬有礼，会见和拜会人们，是你的责任——但是不管怎样——这里真有一点曲解。”

有人送来了一本书，名字叫《食品科学》。诗人整个早晨都在读。

“我非常喜欢科学，但是你却只喜欢传奇故事。这些沙沙作响的阳光照亮的树叶子，它们每时每刻都在吮吸阳光，同时制造出来了很多化学产物。一个多么大的奇迹正在通过大自然的无数的血管连续不断地在进行着啊——人们真正为这奇迹镇慑住了。”

他停了一会儿，注视着外面巨大栗子树的舞动着的叶子，他喃喃地唱起了一首歌：

“看到你我吃惊了，我吃惊了！”

这一整天他的谈话就是围绕着这一本书。他会突然间从书中念上一段，并表示赞许：

“过来，我亲爱的姑娘，过来听听——除非你看到印成的东西，你是不相信一件事情的，看，在这里说，蒸大米比饼干更适合卫生——虽然这书并没有说明，是什么东西使得它最有益处——这是金钱观点。这就是我总是吃蒸大米的原因。我喜欢我们国家的食品，蒸大米、油煎大米、磨碎了的椰子果，等等；可是你却要进口的东西——干奶酪、饼干、鸡蛋和火腿、沙丁鱼和大马哈鱼——一堆东西，我们的第一老爷更是特别喜爱这些东西——一种非常高级

的爱好——他是牛津毕业生,你知道。但是我的包尔温却没有时髦的爱好——他的爱好是不受清规戒律约束的,根据的是平等原则——有点像我的爱好。你瞧,你给我另外弄点东西好吗?这一本书说它不中用,但是我要多少东西呀——我真是羞得要死——。”

“请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呀!”

“是你叫做——似乎是牛奶糖,或者——”他停下了,开玩笑装着有点窘。

“啊,牛奶的糖,发愁干嘛?我们家里就有。”

“哦,亲爱的。不用发愁!这是一件大大让人发愁的事——经常发愁,我的身体都虚弱了。现在,我必须吃点牛奶的糖让自己壮实点,但是你要记住,不是牛奶和糖。”

米斯徒一阵旋风似地窜了进来——“妈妈,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你。”

“现在,米徒亚,如果你妈妈藏起来,那是她自己自觉自愿地藏起来的——我不负责。”

“爷爷,你唱个歌吧,你唠唠叨叨地瞎说些什么呀!”

诗人觉得有趣极了,他大笑起来:

“米徒亚,你终于说了几句值得说的话。爷爷只能瞎说八道。他瞎说八道了一辈子了。这样的垃圾已经成堆成堆地堆起来了——现在承担这个负担变得越来越困难了——这是一个世界的负担——现在,要注意呀,瞎说八道又要抬头了——真是最好还是唱歌。”

他唱了一支印度斯坦民歌:

“把我的面纱染成同你的头巾一样颜色,
让我的面纱同你的头巾一样颜色……”

这是一首他喜爱的民歌,他有时候会哼哼几句。

早晨大约九点或十点钟,他吃早饭,然后坐在那里休息,手里拿一本书或者杂志。收音机播送什么音乐,有的合调,有的走调。他坐在那里,心不在焉地半听半不听。

“我正在听你的收音机,我亲爱的雅利安夫人^[43],音乐正从欧洲飞过来。这件东西简直是一个奇迹。曲调传来了,飞越了这样多的地方!在这些国家内,亿万的事件正在发生——杀人、打仗和搏斗——但是在这些国家上面高高的地方,一切都汇入一个小小的曲调中,它下面正在进行的任何事件都不能干扰它——任何事件的阴影都投不到它身上。正在唱这首歌的那个地方,此时此刻有多少事件正在发生着——有多少人正在出出进进;歌唱者也是存在的,但却把自己同一切隔绝开来,只让一个小小的曲调流了出来——割断了一切联系。我回忆起我住在船上的那些日子来——我坐下来写东西,我周围流着河水,温柔地潺潺作响,远处是大片辽阔闪光的沙岸。我不停地写呀,写呀——写 *Mānasi* (一首名叫 *Mānas Sundari* 的诗——意思是——最优美的)。我着手写作时,上面燃烧着中午的炎阳,接着它就慢慢地下降,光线暗淡了,溶入薄暮的朦胧中。接着它落了下去,把西天染上了灿烂的颜色。在船上我只有一个仆人,我的沉默的伴侣,他静悄悄地走进来,留下了一盏光线摇曳的灯——在那样暗淡的光中我继续写 *Mānasi*。‘今天不要有工作吧——把所有韵书和诗歌的束缚丢在后面,孤身走来吧,我的情人’——那些日子消逝到哪里去了呢——帕德马河的河岸——广袤无际的金沙——摇曳不定的微光——这一切的踪影都消失了——只留下了 *Mānasi*——它的环境都消逝了——连这个诗人也完完全全离开了它——割掉一切联系,它仅仅是从弦上撕

下来的一段声音。我正在听你的收音机,心里想到这一些事情。”

那一天,他把这个题目写成了一篇相当长的诗,可是最后呢,改了又改,这首诗变成了两首。其中之一叫做《九点半钟》——另一首叫做 Mānasi,第一首是这样的:

“从会客厅的收音机里
一股音乐之流溢满天空,
来自大海之外的一个国家。
一个外国女郎唱外国调子。
这无影无形的、毫无关联的音乐的格调
扩散开来,溶入意识中,
带着音乐的点着了的微光。
歌曲走来会见情人,
没有负担,无影无形,
她坐在看不见的光波上来了,
山岳、河流和大海的抵抗
都不能阻碍她的进程。
通过了许多语言的喧哗吵闹,
她冲出来了一条路,
每一步都要超越
生、死、快乐和悲哀。
她完完全全舍弃了一些依恋。
这一股没有字的孤立的旋律之流,
这一个‘云使’,带着夜叉的
失掉爱情的渴望
也是像这样的一个奇迹。
它也是一个孤独的声音的形象。

什么地方都不在的诗人只留下名字。
在这形象之外沉默地躺着
古代的家庭世界的
各种事情一百种。”

“《云使》写作的时候，日常生活之环肯定是旋转起来的。人们围绕着它转——但是它所有的踪迹都已完全泯灭！现在，在今天我写了这一首诗。它也会通过时间的海洋游泳一阵子——但是上面蔚蓝的天空，收音机传出来的潺潺的乐声、你在我身边的停留、连我自己的一切踪迹，都将消逝。所有这些东西没有一件能在历史上占一个位置。我回忆起帕德马河上那些镶着金边的日子——它们都已化为空无。所以我写道：‘那颗黄昏的星星哪里去了，星星随着我内心的颤抖而颤动。’这一首诗，失掉与它同生的伴侣，跨越时间的无影无踪的海洋登上行程。仅仅是一刹那——一段声音，从弦上撕下，从那一个黄昏的回忆中飘出。清楚了吗？我总是怀疑，我是否已经说出了我愿意说的话——变得不可思议，毫无所得，驳倒了写作的目的。”

“台阶上那些花盆里是什么花呀？我每天都想问问你，总是忘掉。我必须写一写这些花。”

“红色天竺葵。”

“啊，这就是天竺葵？我明白了——我在小说中读到过这种花。人们（小说中的人，欧洲国家的）把这种花养在窗台上，女主人公从花盆后面注视着走在街上的男主人公。”

“这是什么东西？”

“苹果汁。”

“听起来多么好听呀，这个名字本身听起来就甜蜜蜜的——它

唤起诗兴——同葡萄汁一样好——苹果汁！我们的尼尔拉坦巴布（一位有名的大夫）的发明，说这件事我感到遗憾，完全不惬意。（这不是瓶装的苹果汁，而是在家里把苹果连皮压榨出来的汁水）。你吃完了饭了吗？你过的日子，它什么时候向前动，怎样向前动，我跟不上。它同我过的日子是这样地不同！当我已经到达星期二中午时，你却正在星期日早晨。我那下午的茶已经送上来了，我突然发现你还没有吃午饭哩。现在，请告诉我，我的那些长官到哪里去了——正在睡觉吗？”

“不，正在闲聊。”

“真地？那非常惬意。他们为什么不在这里闲聊呢？我也参加嘛。不，不，那不行，他们还有点附加的东西（吸烟），在我跟前不许那样。你在干嘛呀？也闲聊吗？或者是给你姨妈写一封信（她也是一个朋友）？”

“不干那些事，我正在写你。只要我有一点空，我就草草记下你每天的谈话。”

“哎呀，亲爱的！是这样吗？我不再对你讲话了。你连葡萄酒勃艮第（Burgandy）都会记下来——后代的人会说些什么呢？谁能猜想你竟然有这样的打算呀？我以后对你用诗说话。”

“说真的，你不会干那种事。你已经写够了诗。我正记下你平常日子的谈话——只是为了我自己。当你离开这里回到圣地尼克坦去的时候，我就读那些记录来打发日子。”

“也或许，当我走得更远的时候，你坐在这阳台上读那些记录，并且对自己说：‘那个人看来还不是太坏，虽然他好骂人——总起来看，他的行动还是过得去的。’”

“不要再讲了，现在，请你给我要抄写的东西吧。”

“自然，自然，这样不吉利的想法人们永远不该有。‘天厌之！希望你活的年数像我头上的头发那样多。’——你觉得怎么样？结

果完全好吗？……我觉得，我的很多谈话都丢失了；它不应该倒这个霉，特别是在欧洲，我在那里碰到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谈到的题目是多么多种多样啊，如果这些谈话能记录下来的话，那会有用的。可是如果不立刻就记录下来，也完全传不出来了。当人们事后把它写出来时，我觉得不是我的语言。我不能够听自己的声音。有很多已经在外国丢失了。那是应该保留下来的。不要再介意了，牛奶溢了出来，叫喊也没有用。要发生的事情，总归会发生的。”

接着他唱了起来，一阵微弱悦耳的音调从屋子里流了出去，流向溶化了的金子似的暮云：

“‘我还要坐着守卫多久
一切溜走的东西都丢失了……’

搜集起来了什么样的负担呀——一堆又一堆！——既然是这样了，请你抄下这一首诗。这是你这蒙铺的黎明时分的图景。今天早晨，忽然有一只蝴蝶落在我的头发上。我非常安静地坐在那里，生怕惊动了它——现在让我给你念这一首诗：

‘今天，在早晨的平滑的宁静中
从浓云的遮盖中解脱出
一束束的阳光流满了阴影的篮子，
篮子到处从不知名的树上挂下来。
整个早晨小鸟因自己的音调而狂欢，
把含糊不清呢喃倾入倦怠的杯子。
突然一个冲动
一只金色的蝴蝶落在我银白的头发上

迷失了路。
我一动不动免得惊动了它，
免得让它发现，我不属于
树的种族，
而我的使命与花、果有殊。
在浓密的树丛倾斜的地方
前面的山忘掉了自己不能动弹
它匍匐着同云彩游戏。
干涸了的小溪告诉说
雨疲倦了没有睡足。
在森林的阴影中
卵石像魔鬼的那只有骨头的手指，
指着已没有用的小溪
像蛇皮从蛇身上蜕出。
此时山峦的蓝色线条
把自己看不到的使命溶入我的诗中。
在房子的台阶上
异国的花卉一簇簇——
天竺葵的香气从那里
被吸入我的韵律。
把它周围的一切都集拢来，
在斑斓、芳香的一天的序曲里
让我的这一首小诗
登上自己的行程
度过它注定有的屈指可数的日子。’”

“在你上床以前，要不要我拿给你本格(Benger)食品？”

“啊，当然。你既然说得这样甜蜜，别说本格食品——连勃艮第酒都行——闪光的勃艮第！”

“我糊涂了！”

“我也一样。你这地方周围都干燥。我不断地给你暗示，却一点效果都没有。好吧，莱道可斯(Radox)沐浴盐来了，牛奶糖来了，但是质量如何，都什么也不说！”

接着，他忽然唱了起来，模仿一种虔诚的民歌，虽然这新歌的主题与那些旧民歌完全不同。他像民歌歌手一样拍着掌——

“如果你不喝蜂蜜酒，不吃肉(禁止吃的)，
不要寻开心，说笑话，
那么为什么生？做了些什么？
光荣归于你，啊阇都(Jadu)的儿子(黑天)。”

“你愿意到阳台上去吗？广播电台要播你的几首歌——那个人是一个好歌手。”

“告诉我，哪一支歌。”

“‘我徘徊向前寻找他’。外面月光也很灿烂！”

“去吧，去吧，你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间屋子里呢？你这举动真不礼貌，真值得反抗！”

接着他就用轻柔的声音唱出了高贵的调子——

“我徘徊向前寻找他
他在我心头，在我心头。
他存在……因为他存在……我那天空的星星像花
朵开放在夜间，
我那早晨的花朵开放在林中……”

因为他存在,我眼中有光在飘动,
飘动出无穷无尽的样子和色彩,在无穷无
尽的黑、白中……”

“让我们出去吧,亲爱的,看一看你的月光在无限的黑、白中游戏。”

他来到阳台上,从从容容地坐在大圈椅里,一缕黑云挡住了月亮,暂时间光流暗淡了下来。

“现在怎么样?你那优美的月光哪里去了呀?请过来,家庭中的好老爷,请你过来,判断一下……你的妻子越来越变得深不可测了……她告诉我,外面月光灿烂,我喘着气跑出来,看到的却是灿烂的黑暗!我简直是上了当!你怎么能同这样一个人过日子呢?”

“亲爱的!整个早晨你都来回地散步。在玛西(姨妈)来以前,我们总是从屋里赶不走外甥女……这是物质文明呢,还是精神文明?”

“更多的是精神文明。”

“正是这样。你们昨天夜里坐到多晚呀?”

“我不告诉你,你总是开玩笑。”

“开玩笑?胡说!我已经发誓不再开玩笑。同你在一起我的道德修养已经大大地提高了。从现在起,我不骂人就不再说话,正像一个小学校长。”

“昨天夜里,我们坐着闲谈到早晨两点半钟。”

“我的天哪!你们究竟谈了些什么呀?她谈她的事,你谈你的事,如此而已……是不是?你们妇女是多么健谈呀!——你们能无缘无故地笑,谈话不知道谈什么,更有甚者,你们能无缘无故地哭叫,你们一直谈到两点半钟,你们为什么不叫我呢?我真想参

加。”

“那样的话,你今天就无话可说了。”

“是的,那可能是最后一次谈话了,正像那一次我同苏塔甘陀谈话一样,谈着谈着我就沉入无底的深渊中^[44]。但是我们也有过好日子——有时候暗夜转入黎明,而我们的话还没有说完——你还记不记得那一行诗——‘Abidita gatayāma^[45]不知不觉中夜已经过去’(从梵文剧本《后罗摩传》Uttararāmacaritam 中引来)。”

“请告诉我,同谁?”

“你瞧瞧,只要你闻到一点罗曼司(恋爱故事)……!”

“告诉我,你年轻的一切情况。”

“我已经都写了下来,请读我的回忆录。”

“我不管那个。”

“那么你想知道的是什么呢——我的浪漫史?我们能像当代你们这一伙人有这样的好运气吗?在农村中,没有女人。今天梳着摇摇晃晃的辫子的成群结队的那些角色,我们年轻时是看不到的。全国那种道德说教的味道真正可怕。我们到哪里去找机会像你们这样四出奔波寻找浪漫的奇遇呢?”

“好了,我从没有干过!——难道我们寻找浪漫的奇遇吗?归根结底,那样会带来坏名声!”

“哎呀呀!我怎么这样脱口而出说出了秘密!我好像是说出了真理!你放心,不必发愁,我决不会在大夫跟前说这件事。”——他把手指放在嘴唇上——“我要保持沉默!”

“玛西来了,来,过来——看到她,人们就会觉得,她刚从她坐着苦行的那个山洞里走了出来。你日日夜夜埋在那间屋子里干什么呀?这就是我觉得似乎对你唱的原因——‘那个人来了,头发蓬松,眼睛无光,看上去怯生生的——啊,那个永远分离的人是谁呀?’”

“你还没有喝那果子汁吗?”

“不要管你的果汁。我心里正在对文学沉思——问题和答复——我的心正向前进,‘在一个无踪迹的旅途上,通过子孙后代的道路,在愿望的梦一般的本子上’……遥远的未来的时间,总有一天会变成现在;我怀疑,我们现在评价这样高的思想、形式和表现,那时是否会失掉它们的价值?这些日子正进行着一场辩论,辩论什么是摩登,什么是老古板——我怀疑,这究竟有什么意义!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老的总是要退出去把位置留给新的。仅仅因为一种东西是新的,没有证据证明它的优越性是无可疑的。我问自己,我们人类的心灵是否随着时间改变得这样厉害,以致于艺术不可能有永恒的价值。——那些老一些的人认为他们的后代不成熟——‘这些年轻人懂什么呢?’——另一方面,摩登者说,‘这是些老办法,已经失掉了锋芒!’比如说,在我们那个时代,诗歌中丁当响着头韵的时候,人们往往满怀羡慕之情,对着那些潺潺流水般的轻快的字儿兴奋不已。”

诗人在这里讲的是在农村中常常举行的诗歌朗诵。在一群人前面,一个 Kathaka,也就是朗诵者,用唱歌的方式讲一个根据史诗编写的诗。比如说,他从《罗摩衍那》中选出一段——“啊罗什曼那,这朕兆多么不吉利呀,你去把悉多流放到森林中去”——在孟加拉文中就是 Are re Lakshmanaeki alakshmana bilakshmana dur-lakshmana 等等——于是诗人唱出了这几行诗,正如他在孩童时期常常听到的那样,并且说:

“重复使用‘Kshmana Kshmana Kshmana’这样的韵产生出来了多么像霹雳般的吼鸣呀——对于这一些人,我那一首非常简单的诗《金舟》——‘天空里云彩轰鸣,大雨落了下来,’只能显得非常苍白,非常粗率……怎么能叫做一首诗呢?……它说的是什么呢?”

只是……‘天空里云彩轰鸣,大雨落了下来……我守候在岸边,没有希望……’好吧,如果你在守候,你就守候吧……如果你没有希望,那也毫无办法——但是同这些淡而无味的诗行比较一下, Srikanta Narakanta karire ekanta kritanta bhayanta habe 的韵律……标志出叠韵^[46]……它是怎样渗流出来的呢……什么样的文字游戏呀!但是,不能否认,我们不再接受这样的写作体裁了。在我们的文学会议上,我们给它最低的位置。这种作品的矫揉造作的文体让我们反感——因此有朝一日,我今天写的,你现在这样热爱的东西可能会没人喜爱。是否在我的作品中还有一些矫揉造作、低级的东西,隐藏在假面具下,谁能知道呢?你没有能够探测出来的那许多坏东西,当你的这个孩子长大,变成一个鉴赏家时,说不定会被发现出来。她会责备你说:‘妈妈,你是多么滑稽呀……你在爷爷的著作中发现了些什么东西使得你满怀仰慕之情!你看一看我们潘迦揭刹巴布(Pankajakshababu)的作品吧……它远比爷爷的作品简单而自然。我们完全不喜欢爷爷那种兜圈子的写作方法’……但是爷爷的唯一的幸运是,在他那时候,妈妈心里溢满了羡慕之情。而孙女则不然。我收到的钱足够用了,为什么还为将来担忧?还有,我怀疑,在文学中没有任何不依靠年龄的东西,真是这样吗?什么是所有时代都适用的?……有些好的就永远好吗?当我正在心里考虑这些问题和答案的时候,正在这时候,你端着一杯南瓜汁走了进来。那种东西在世界上持续的时间多么短呀?你还记得我写给阿波罗吉塔(Aparajita)的那一首诗吗?……你说一说……啊,你大概已经忘记了!”

“它的哪一部分呀?——

‘要记住,这个生命只是死神祭坛上
一个牺牲。

任何持久的东西,任何不宜保存的东西,
这一切都是堕入那个火焰的祭品。
谁能用语言把易朽的东西保留下来呢?
可是余烬终归只是灰,
它会为自己说话——它将说话。’

这是你讲的那些行诗吗?”

诗人赞许地微笑着,他从我手里把果汁拿过去:

“是的,亲爱的,这个生命只是死神祭坛的一种祭品,人们必须
卑躬屈膝地接受它——既然如此,喝了这一杯果汁,可以结束一切
同你的争论。”

“昨天晚上你们搞的什么庆祝呀?”诗人有点生气地问:

“你不来,我们没有读什么东西。”

“冈古里(Ganguly)丢掉了,他的老婆很着急,急急忙忙跑了
来。”

“你说‘丢掉了’,确切的意思是什么呢?”

“没有真丢掉……他到大吉岭去,在那里呆了一天。”

“我希望,现在《浪子回头》的剧该演完了?”

“这样一阵骚乱。你能猜到是为什么事吗?”

“我怎么能猜到呀?我以为,朋友和亲戚来到一起,你们聊得
很愉快。你的声音是这样甜蜜,因此没有人能猜到那是丧宴还是
新婚宴。你的声音中含着的甜蜜,让人难以说出,你究竟是笑还是
哭!”

“我希望,这只是一句开玩笑的话。”

“即使是这样,我知道,你也会把它当成是不加渲染的事实真
相……妇女们决不能把谄媚看做开玩笑,把它轻轻地放过——不

管你把奶油涂多么厚,他们永远不会餍足——她们说不定会假装着说:‘啊,你为什么开玩笑呢?’——但是,我说,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的话,你决不会骂得这么甜蜜。”

“现在,我真是要发火了。”

“来,来,你何必这样粗暴……我没提一个人名……只是一般泛泛地说说而已……至于你,你能够……不,不行了……我要丢开它……现在请告诉我,冈古里的老婆现在是否已经消除了焦急。你们妇女用焦急无必要地来折磨自己,这种焦急终至于成为你们对方的一个障碍。”

“在我们国家,妇女被这样可怕的束缚捆在对方身上,最后双方都要受苦。”

“告诉我,是一个寡妇受苦多,还是一个鳏夫多……?”

“你瞧你问的! 什么能同寡妇的痛苦比呢? 一个丈夫有什么损失呢?”

“但是,我注意到,寡妇活的年纪大。”

“是这样,如果一个人竟然成了寡妇,死起来很困难,大概是因为她有许多必须严格遵守的清规戒律。”

“就这些吗? 我想,丈夫这个她必须扛起来的负担一旦去掉,她就感到轻松。我深信,自由解放了她的身和心……你知道不知道,人口普查说明,鳏夫比寡妇死得早……可能是因为他们自己必须扛起以前他们的妻子扛的负担。一个人自己的负担是一种无法忍受的重担……娶老婆是一个非常坏的习惯,你一旦染上,就难以逃脱……你没有看到,为什么妻子一旦死掉,男人就立刻飞奔再娶——特别是如果他有年幼的孩子的话……谁照看他们,喂他们,把他们养大呢? ——这是一个男人干的活吗? 而那些过多地卷入家务中的人,受苦最大。”

他停住了,目光飞越了青山,沉默了一会儿。大天把下午的茶

送进来。诗人漫不经心地坐在那里,然后好像从远处把自己的思想收拢回来一般,他接着说道:“但是对于我,情况完全不同。我从来不让自己陷入家务中,把自己捆在任何一件东西上,不是我的天性。”

“可是你曾独立照顾过你的家庭呀。”

“我确实必须那样做——关心每一个人,教育他们,让他们结婚;此外,我孤零零地忍受失掉三个孩子的痛苦,只有贝拉(Bela)是在结婚后死掉的。别人希望我做的事,我件件都做到了,但我从来不让自己陷身其中。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从远处做的……一个人应当做的,抱着超然的态度,思考着、推断着每一个细节……把孩子养大,教育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一个理智的工作。我对罗提的教育引导着我建立圣地尼克坦。当然,她(指他的妻子)那时还活着,也参加了我的工作。我们并不像现在的摩登男孩子和女孩子那样为繁琐的细节而烦恼。我们不是用摩登方式结婚的,但是那些事确实都无关重要。我们的关系是极度的互相敬重。在我的圣地尼克坦的工作中,她努力成为我的伙伴,特别是到了后来,也就是在她死前,她热切地希望参加我的工作,可是那已经不行了,接着她就患了那可怕的病。”

“你非常想她吗?”

“我告诉过你,我总是超然的,避开一切;我训练自己,在内心远离一切事物。此外,我一刻也不得休息。圣地尼克坦学校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一分钱也没有——债越欠越多,压碎了我……做不完的工作。我还有什么机会来考虑自己的忧、乐呢?哪里有时间专心一志地考虑自己的痛苦呢?我的二女儿在阿尔莫拉病危。即使是这样,我常常还要离开她,跑回圣地尼克坦……我跑上跑下,无休无止。但是,你知道,我最觉得遗憾的是,没有一个人我能够对他无话不谈。在一生中‘谈话’逐渐积累起来——人们要

把这些谈话告诉什么人,不一定是寻求指点,而仅仅是说了出来,这不是对任何人都能讲的。斗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工作堆积起来,我的女儿逐渐走向死亡,最痛苦的事情是,没有一个人能对他倾诉一切……啊,山芋蛋来了!你想干嘛呀?你想把收音机弄坏吗?”

我不常听到他谈自己的家庭生活,只不过有时偶尔简短地提到一点而已。他想方设法对此保持着惊人的沉默,不谈自己的忧愁,也不谈自己身体上的痛苦。可是那一天他可能还要说下去。我静静地等候着,尽量使自己不惹起他的注意,不让他感到我在他跟前;可是一旦一个人走进来,他转瞬间就意识到这一点,“啊,我亲爱的姑娘,你的那一件玩意儿快被弄坏了,如果你还想挽救它的话,现在就从阿鲁手里把它救出来吧。”

“你干嘛呀?同我捉迷藏吗?你为什么把那鱼悄悄地放在我盘子里呀?我不想吃鱼。”

“怎么这种态度!你一定是吃过鱼了,只因我给你送来,你就不想吃。”

“正是这样。我没有自由意志吗?只要是你建议的,我就不去照办。如果我不是这样强烈地反抗的话,我的意志自由就会完全被摧毁了。就是现在,那算什么呢?现在吃这个吧,现在不吃那个吧,戴上你的眼镜,不要穿那件衣服,这样多的指挥,我怎么受得了呀……为什么呀?

“好吧,那么你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吧。”

“不,决不。你说‘随你的便’的时候,我坚持要你伺候。”大天觉得非常有趣,暗自笑了起来。

“我的班那马里甚至更能欣赏这些事情……现在让我们活动活动,你给我静静地坐在这里,我来给你画像。但是既不要希望,也不要恐惧——否则看上去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你。”

“我从前听到一个故事:一个长得非常丑的人花了很多钱,请

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给他画像。后来,当他去取像时——看到画像,勃然暴怒。‘这算是一幅画吗?’他发火了,‘不管你是多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我必须说,这是一张非常坏的艺术作品!’‘这与我有什么相干呢!’艺术家反驳说,‘你必须承认,你是大自然的一件坏成品。’”

诗人对着我做了一个逗人笑的鬼脸。

“你听,我决不会对你做出那样的评价。决不会,即使那是真的,我也不做……即使我心里想到,我也遏制住自己。”

他低声哼着一首孟加拉歌曲——

在室罗伐拏月(Sravana)的深夜里,
浓密的云彩下着雨,
雨下得滴滴嗒嗒
在室罗伐拏月的夜里——

“你一走,我就走进我的玻璃房子。我想,我要听一听嘀嘀嗒嗒的雨声。简直是瓢泼一般!但是不但上帝给我关了门(指的是最近正在发展的重听),你也很快关了门。因此,我闲逛、沉思——‘室罗伐拏月的深夜——浓密的云彩下雨……’那是什么?你为什么搜集那一些纸片?”

“不是纸片,那是一些写着字的纸,你亲手写的。”

“啊!那是为了你的博物馆呀。你真是无可救药!经常搜集纸片……或者破鞋……一块布……搜集垃圾。你的房子终归会变成一个《贝鲁尔广场》(Belur Math)!在那顶上有你的日记,所有那些不完整的谈话都保存在里面。把你的房子变成博物馆,没有坏处,但是,我请求你,请不要把你的生命弄成一个博物馆,这是我对你的卑微的请求,正如我在 Kshanika^[47]中所说的那样:‘一切要结束的让它结束吧……不要转日来捡那些撕碎了的花环上散落下来’

的花朵。”

“没关系,有什么害处呢……即使我的生命也转变成一座博物馆的话?”

“巨大的害处。彻底的毁灭!我不愿意在那座博物馆里当木乃伊。我在你们这里住上几天,我能让你们大家都高兴,这是好事,但是我为什么要用回忆的重担压在你们的生命上呢?如果你们高兴回忆那些日子,这是好事;如果那回忆带给你们快乐,那就更好——但不能成为负担,成为重担,我不愿意在你们生命中成为墓碑……我明白无误地提醒你,否则就会有可怕的争论。”

“我把那一首诗分成两部分。现在,你仔细读一读,然后,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把它抄出来……不,不,这不好……我给你的工作太多了。你们都这样娇柔……让你抄这样一码半长的长诗对吗?……好吧,你给我,让我再给你念一遍。你知道,我到这里以前,有好多年我不再对人们朗诵自己的诗了。即使仅仅是一个片段,我也希望你听一听……我对你朗诵……现在,在那边没有这样的事了。在那边,晚上人们来拜访……我们谈论政治,讨论文学……我们并不是不闲聊各种各样的题目,但是那不一样。在那边,日子并不像在这里这样充满了节日的兴致……当我写什么东西时,我找 Bangāl^[48]来,让他抄出来……但是,刚刚写完,我不找什么人对他朗诵出来……啊好吧。”诗人说完了,他从从前写的一首诗中引用了一行诗,唱歌似地说——“我写了很多,现在我觉得它们都空虚,它们仅仅只是五颜六色的纸气球。”

“你今天念什么呢?”

“你允许什么就念什么。”

“哦!或者你的自由意志决定念什么就念什么,不应该这样吗?”

“不……在这件事上没有自由意志,只有在我应该吃什么东西

上,在我是应该坐在屋里还是阳台上和一些类似的敏感的问题上才有自由意志。在这里,你是我的听众,因此,自由意志是在你那方面。”

“那么,今天你要朗读一些诗歌。”

“是的,我要念,这一次我要打败你,向你挑战,要你说出是什么诗,从哪里选出来的。”

“你永远不能打败我,而是我要打败你……好吧,告诉我——‘这女人想当你的乘车伙伴。她要为你选择箭’,——这是哪一首诗里的?”

“真的?你从哪里捡来的呀?我一点也回忆不起来我曾写过这样一首诗。这一定是从那些你最喜爱的摩登诗人中的一个人的著作中选出来的。”

“如果他们能写这样好,我会把他们扛在肩上。”

“你瞧,不要再把玩笑开下去了——那样我受不了。”

“你不记得 Bichitritā 了吗?这是从那里选出来的——那首诗——‘啊,贞洁的太子,女人等着你哩,她为你加冕带来了圣水。’”

“我知道,这一本书有点被遗忘了——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楚了……打败你真难呀,还有我的第一老爷。”

米斯徒跳了进来——

“爷爷,唱一唱。”

“你瞧瞧她,一走进来,就说‘唱’——你女儿的词汇非常有限……不是‘给我一块巧克力’,就是‘唱’……我唱什么才能让你高兴呢,亲爱的?”

接着他喃喃地唱了一支漂亮的歌“……为什么我的眼睛里溢满了泪水……满了泪水”;当诗中悲怆之情婉转深入心中时,他说:“不,这首歌还不是为你而写的……还要等一等才行……你妈妈现

在正在这个阶段上……”他接着唱这个歌，仰望苍穹边上流动的软软的白云：

“我好像突然回忆起一些事情……我回忆不起，可是我回忆……周围是甜蜜的寂静。只有我的生命呼号……我的心憔悴……为什么我的眼里充满了泪水——数不清的泪水？”

“怎么搞的？你这样悲悲怆怆地沉思些什么呀？”

“我觉得吃惊！你居然在这间屋子里，你竟然坐在椅子上而且唱歌——我从来没敢这样渴望过。我常常做梦，但是谁能想到，梦会变成了真的……我真是吃惊。”

“为什么对这件事不乐意呢？好多这样的不幸在人生中常常会来的，没有人能预料到。”

“现在，我是那样说的吗？”

“告诉我，我怎么能了解你的想法呢？这些想法连神仙都不知道，正如从前说的——他笑着引了一句梵文的谚语——‘女人的性格和男人的幸运神仙们都不知道’。我让你花这样多的钱……因此，我想给你画一幅像，来抵一下今天的债……这是我的誓言！”

“给我画像，无疑我是高兴的，但是你为什么还要还清一切债呢？为什么不可以留一点不还呢？”

“这不行，你不知道，人们常说，诗人很高傲吗？”

“说这种话的人见过一个诗人吗？”

“为什么？你认为，你看到的诗人心里面没有傲气吗？你不知道，从前我的同胞认为我非常傲慢，里面也确实有点真实的东西。我同任何人都不能变得非常亲密……人们来了，我喜欢谈话、讨论、闲聊……我喜欢这个，都喜欢，但是在我的本性中，我总有一点孤芳自赏……我们孟加拉人有一见面就成为好友的习惯——‘啊，兄弟，来，来，抽烟……’我从没有这样做过，我讨厌这个。特别是

在我们今天,常常有这样的习惯,用虚伪的感情冲动来获得人们的青睐。我总是孤芳自赏,决不会变成一个 swadeshi(独立自主主义者)……我也不愿意这样做。”

他停了一会儿,想得很远,又接着说:“我回想起 swadeshi 运动早期的那些日子,我参加了活动,但是我不能跟着走下去;整个的气氛充满了感伤主义,让人窒息……他们站起来发表演说……祖国确实是母亲……‘mati’仅仅只是 mati。^[49]他们想让这个地方流满了泪水。我忍受不了,我永远不能同意他们的做法。在我们国家,找到一个倔强的性格,为真正的理想所推动,有清醒的判断力和健康的观点,这非常难。当我发现这些感伤的喋喋不休的人是多么肤浅,多么没出息,那对我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你知道贾利瓦那拉巴格(Jalliwanalabagh)^[50]事件吗?……这消息还没有传到我们国家这一带来。我回想得不太确切——大概我是在乔杜里(Chowdhury)家听到这个消息的,但是直到今天我还能回忆起当时我那种剧烈的、无法忍受的痛苦。我想了又想——没有出路了吗?——没有救药吗?我们不能报复吗?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吗?如果连这个都能容忍下去,活下去就不可能了。因此,我当夜就写了那一封信。我一直写到凌晨四点钟,然后我才上床睡觉。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说过一个字……连罗提都没有告诉……我知道,讨论这些事情不好……我怕他们会阻止我。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我应该立刻做点什么。我要求 X—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鼓动,来抗议这一事件。但是他当时正在同政府谈判什么事情,希望从中得到很多东西……因此他不同意在那时候做任何事情……以后呢,自然,他把这个事件当成了他发表演说的主要题目,跑遍了全国,发表演说。我无法告诉你,我是多么吃惊。自然,那样的抗议集会什么也得不到。但是不及时抗议非正义,就是对不起自己。当心中溢满了抗议时,保持沉默,因为这样慎重;只有当时机似乎

恰当时才出来说话——这不是我的作风。我一点都不想延缓，直到我写了那一封信，我从没有想到后果。我觉得为一种毫无结果的痛苦所压碎，没有别的出路。他们（英国人）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在英国，甚至事过以后很久，我注意到他们还不能够忘记。那是对国王的大不敬。英国人非常忠君。这种否定国王的行为非常伤他们的心。我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而这正是我写这封信的原因，如果我们能什么事情都不做的话——所有这一些无效的抗议是多么没有意义，没有用处呀。我就这样想，不管我能做多么一点最能伤害他们的事，我一定去做——而我发现，好久的时间在那个国家他们都不能忘掉。——‘谁在那里……谁在那里站在黑暗中？’”他从他一首著名的歌曲中哼了一行——“‘用黑暗的面幕遮住你的脸，在我的天井里孤零零地站着的你是谁呀？’”

“没有人这样有诗意，只是我。”

“是你吗？玛西？……那么，我应该唱，‘披头散发、眼睛呆滞无神，来的是谁呀，她是谁呀，这个永恒的被遗弃者？’”

“这是什么？”玛西环绕着阳台扫了一眼，说，“还没有点上灯呀，没有人来……今天没有朗诵了吗？”

“一定会有——当你从禅定中醒来时，从鹿皮^[51]上站起来时，记住那些不幸的凡人时！我们都正在等你哩！”

那一天，他朗诵了《摆动》、《温和的早晨》和《打破了的誓言》。一盏高高的读书用的灯点在椅子后面，从他那银白色的头发上反射出来的光线，在他那雕塑般的头颅周围散开了一圈圣光。他一页页地翻一本选集，自己微笑着说：“看看我这一次能不能教训你一下……现在，告诉我，快……‘像东山上的太阳，我全部生命用毫不畏缩的目光向外窥视。’”

“这容易……‘那无边无际的、没有岸边的、广阔的视野没有界限……你是永远扩张的太空，而我是这个无尽的辽阔的大地……’”

在我们之间流着永远洋溢的快乐的月光’……这来自《思绪集》(mānasi)……这每个人都知道。”

玛西这一次神经十分紧张起来——“我不参加所有这一些测验。”

诗人抬头看着我,眨巴着眼睛——“不,‘mānasi’不行……我犯了错误,那太容易了——现在快说——‘我一陷入昏迷,从什么地方来的一个贼就钻入我胸中偷我的心’……”

“这是什么地方来的呢?偷心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些古旧、陈腐的短语,这决不会是你写的。”

“你现在自然会这样说!因为你失败了,你就谴责这首诗。你这样说,你是这样说,偷心是过去的玩意儿吗?今天不会再有这样的灾害了吗?现在你的傲气已被打碎。请看……这不是一本非常重要的书;这是 Chitrā 里面的。”他边说边翻书页,现在还没有说完他正在说的话,他突然用深沉洪亮的声音朗读起来:

“‘今天我要同我的生命游戏
摆动的游戏——在深夜里
今天我要在世界之波上放舟
在一阵可怕的欢乐中
我丢掉梦一般的懒惰的床走了出来。’”

接着,同平常一样,他停下来解释:“这是一场自我对抗心灵的斗争。从这场斗争中,从那个矛盾中,欢乐升起来了。生命这样醒来了,它想在多种多样的思想和工作中洋溢起来……再也不要梦一般的床……我已经丢弃了懒惰的床……再也不用鸦片烟来麻醉自己的生命,哄它睡觉。通过感情的和理智的矛盾来了解自我……从那个同自我矛盾的游戏产生出自我理解的快乐……一个生

命的充分觉醒。”

“今天我的生命在我心里觉醒。
直到现在我把它温柔地贮存在花床上。
在那张快乐的床上疲倦的生命打盹儿，
融入一个有阴影的梦。
它报之以不去触摸，一个鲜花项链
成为一个无法忍受的负担……
无痛苦的、无知觉的冷漠充满在心灵的
懒惰中。”

“大多数的生命不是这样子吗？你怎么说呢？……无痛苦的、无知觉的冷漠……一个单调的生命被囚禁在日常的习惯中……因此，今天我要同生命来一个新游戏。”

他又像这样子朗诵了一次诗，用解释和注释加以强调，接着他又把全诗朗诵了一遍。朗诵时，他激动得在圈椅里直坐起来……围巾从他的膝盖上滑了下来……他一手拿着书，同时挥动着另一只长而白的胳膊做出富于表情的姿势，合着诗的拍子。他身后的光线把他那形式完美的胳膊的长长的影子投到墙上——我仍然能够看到那个影子上下移动，同诗合着拍子……我能够听到那像海浪一样滚翻的声音。

“啊，摆动，摆动吧，
让暴风雨在无边无际的海洋上颠簸，
我遇到了我的情人。
我紧紧地搂抱。
我的情人惊醒了，被洪水的

剧烈的咆哮。”

他满怀激情地朗诵完以后,把书丢在地板上——“拾起来!”我们沉默着坐在那里。他从桌子上拿起了另一本书,叫做《夜曲集》(Purabi),翻看了一会儿,突然开始朗诵了起来,使我们全体大吃一惊,又都活跃起来。

“啊可怕者,你那可怕的光辉冲破了
大门。

心被闪电的箭所射中

闪电撕碎了梦网。

当我不知道是否要站起来,
迷眼的黑暗是否已经消逝,
我是否要睁开闭着的眼睛,
把它们睡意扫掉——
正在此时,啊,破坏之神!
你的号角咆哮了。”

我仍然能够听到他的声音在我耳旁回荡,他朗诵:

“它吹呀,啊,它咆哮,通过明亮的天宇里
燃烧着的云彩的每一个毛孔,
突然间醒来了,东天羞得脸发了红。”

我也清晰地回忆起那个曼陀罗(mantra),那个启示来,它惊醒了生命,它使成百的自我牺牲的爱国者和英雄脉搏跳得更快——

“在通向上面的小路上
我听到这个声音——
没有恐惧，没有恐惧——
那个完全奉献自己生命的人
没有终结，他没有终结。”

在这以后，他朗诵了《被打破了的誓言》，一首主要是根据迦梨陀娑的《战神出世》(Kumarsambhava)^[52]而写的诗。接着我们就讨论梵文文学，讨论了很长时间。

“事实上，在《战神出世》中没有什么东西称得上是文学，第三章除外。这一章特殊的诗篇是好的，非常好的。”他从中选了一首诗朗诵：

Abarjitā Kinchitība Stanābhāyam.

Basobasānā tarunārka rāgam.

Parjāpta pushpa stabakābnamrā.

Sanchārini pallabini lateba.^[53]

(乳房的重量使得她身子倾斜，
穿的衣服颜色朝阳一般红；
用极其丰富的花朵来装饰；
她总是像一株新抽叶的蔓藤。)

“我觉得迦梨陀娑对喜马拉雅山的描绘不好，太雕琢了。我奇怪，这个伟大诗人怎么能写出那样的东西而文学爱好者又为什么那样欣赏。整个梵文文学是矫揉造作的、夹缠拖累的、苦心雕琢的诗篇——《沙恭达罗》除外，在梵文文学中找点真正好的东西，很难。你想想 Rati Bilāp^[54]吗？多么可怕呀！人们怎么能欣赏这

样的拼命挤出来的和矫揉造作的眼泪！我记起了一首精巧的梵文小诗，它的主题是女主人公不照镜子，因为一照就使她想到月亮（美丽的面孔总是用月亮来比），而月亮，正如你知道的那样，对分离的恋人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月亮和春风完全不中用了——孤零的失恋的女子达到最后的阶段！哎呀！这样的东西也能称做诗呀！”

“不，明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朗诵《沙恭达罗》——我从来还没有听到你朗诵梵文诗哩。”

“啊，亲爱的，请设想一下，如果你父亲听到将会怎样？他会认为这是一种越俎代庖。在我们国家的这一带地方，梵文发音不正确。我父亲在这方面是非常严格的。”

接着他从迦梨陀娑的著作中引证了许多诗，故意学着孟加拉人那种错误的读音，逗我们欢笑。

“你怎么念 Amrita^[55]？孟加拉方式，我猜想？”

“当然不是。你可以考考我。”

“现在不行。你可要小心呀。好吧，现在让我们丢开这个朗诵法的问题，我们到我的玻璃房子里去吧……你今天听到朗诵的诗还不够让你满意吗？”

“那么，从现在开始，诗和小说每隔一天交替着朗诵。”

“非常好，你所说的，我都情愿照办，我完全听从你的指挥。现在让我们到我自己那个旮旯里去吧。”

“你为什么要回到玻璃房子里去呢？最好现在睡觉。”

“啊，不，在这一点上我保留自己的意志自由——完全的自由！”

我真是吃惊，一想到尽管我们知识和智慧都非常有限，今天竟然要求他专为我们朗诵——我们怎么竟敢同他讨论呀！当然，他竟然这样高兴给我们朗诵，这个奇迹也并不小。他开着玩笑回答

说:“你知不知道,听众越是幼稚,我的好处就越大——被他们抓住辫子的机会少!事实是,诗的用处就是让人高兴;如果你喜欢读它,那就够了!理解诗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欣赏;有的人能欣赏,有的人不能;这用不着争论。一个人能接受诗——对他就容易;但是,一个人不能接受,同他辩论也无法劝说他。而劝说又干嘛呢?所以我说,如果你欣赏诵读,那就够了,用不着感到沮丧,盼望有什么东西比那个更细致!”

“但是,有些人说,我们感到的这种快乐,能使我们一夜一夜地醒着,嘴里喃喃地念着诗,这是一种享受——这可能是我们从生活的忧愁中解脱出来的主要的权宜之计,这是傻瓜的享受,没有用处,如果我们不了解诗人的用意的话。”

“我完全不同意说这话的那一些人。让诗人的用意见鬼去吧,它可能在读者心中形成完全新的形象。有各种不同的理解;那些分析细入毫发的人们,不能真正了解诗。想要正确地了解一首诗,人们必须有从总体方面了解它的本领,也必须有纯粹的、着了迷似的欣赏能力。在精心进行活体解剖的情况下,诗歌就丧失了。破坏诗歌的主要是那一些教授们——他们注释诗歌,在课堂上加以解释——诗人这样说——哎呀!诗人讲的话在诗歌本身就可以找到——否则为什么从你自己的口袋里来借呢?他们对每一个字都加以戳刺,想找出为什么这样写的原因,真正的含义是什么,这种含义,如果没有他们的解释的话,谁也不会知道。所有这些注释有什么必要呢?如果一首诗是一首好诗,它本身就是完整了。它那快乐与美的真正含义就包含在诗中——但是如果你问的话——批评没有用吗?自然有用——真正的批评也是文学——它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价值并不小。但是标出诗的格律没有用处——为了领会一首诗之美用不着从学究那里去学习什么。有一件事情我注意到了,不懂世故的心灵能抓住诗歌的可爱之处,那些分析诗歌

的人们决不会办得到的。他们已经失掉了心灵这种本质,或者从来就没有过。问题是,诗歌必须以同情与感觉才能接近。”接着他幽默地引用了一点梵文的警句:

“Kabitā komalabanitā yadisā durjana haste
patitā protipada vagnā samsaya magnā.”^[56]

(诗歌是一个娇弱的女孩子,如果她落入坏人之手,每一步都打破她的脚,她就陷入怀疑中。)

雨季快来了,是在元月里,亿万只虫子袭击我们……晚上,大而黑的甲虫,对光线的渴望永不能满足,对着灯火扑过去。玛西害怕这些虫子。一天早晨,我站在诗人跟前,手里端着给他喝的果子汁——玛西走进来,叩请晨安。

“你看,玛西,我从未研究过占星术。我看得很清楚,今天结束时对你不利。”

“请告诉我,有什么危险?”

“那能说吗?但是注定要有点灾祸。”玛西不停地问每一个人——“要出什么事呢?”

晚上比较早的时候,大约在吃饭的时刻,我正等着给诗人一些药吃,我忽然听到一声尖叫,还有陶器掉在地上很响的撞击声。我跑进餐厅去,看到玛西站在一把椅子上,完全像发了狂一般,餐桌上一片混乱;同时诗人称之为三个老爷的三个人正在兴致勃勃地吃着一个大甲虫。后来发现,它是用巧克力做成的。大老爷从大吉岭的一家糖果店里订做的,事先全体一致同意把它放在玛西的碟子里,上面规规矩矩地盖上餐巾。我回到诗人屋子里,看到他尽情地对自已笑着。

“玛西,我没有对你预言过你今天要以灾难告终吗?”

“真难以想象!你也参加了阴谋?”

“真的,我也参加了,是吗?这太坏了,真是太过分了——请不要把这个消息透露给联合通讯社,因为这个诗王(诗人在印度被称做诗王,世界诗人,伟大诗人等等)会完全丢脸,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师尊横行的国家里!如果我坐在高高的讲座上,行动像一个真正的师尊那样,不时从上面向下洒上一阵讲道的雨,谁是受损失者呢?那些死钉在梯子顶端的人们,认识不到他们的损失有多大。”

他是我们国家的师尊,他使我们觉醒,从昏迷中走向清晰理智的王国,走向感情的和艺术表现的丰富和快乐。他的教导,他那思想的芳香,大大有助于孟加拉的成长,可是他从来不把自己高高摆在讲座上,向下洒下布道的雨,而是成为人的朋友,进入人们的心中,他周围的忧愁与快乐,饮泣与微笑,他都充满了同情心来共同分享。他不会放过任何东西,忽略任何东西;他满怀善意接受一些他远远不必去做的工作。他允许我们同他意见完全相左,好像他简简单单就是我们中的一员。我想得越多,我现在是从远距离外回头看的,我就越觉得这真是一个奇迹。因此,我说,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尊敬的师尊,不仅仅是一个伟大有天才的作家,而且是一个人们的伟大朋友。

受到固定意义限制的词儿似乎无法表达,他那人格的一切细致、敏感的格调是怎样显露给我们的,我们是怎样立即发现他是超然独立、专心一志的。即使是沉入深深的默思中,严肃认真全神贯注地在写作,他不一会儿就回到我们中来。对于我们最微小的快乐与痛苦,对于我们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问题,他都感兴趣,满怀深情和焦急观察着我们。他不像一个旁观者站在岸边上,而是一下子就跳入我们生活的洪流中,体会到它的流动。可是,他忽然会在一转瞬间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有时候他谈论平常的题目,他用幽默的谈话使每一个人高兴;但是过一会儿,他又会陷入沉思

中,这改变了他整个人格的样子,好像是一扇门关上了,把我们留在门外,注视着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追求的秘密。有时候,在像这样的时刻里,我们感觉到,至少是我感觉到,我什么话都说不出,即使是有紧急的话要说。在这样的时刻里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沉静,无法用语言这工具来传达给我的读者。在时候他接连几个小时坐在那里,连一根头发都不动,寂静落到群树上,落到阴暗的丛莽上;在这样的时刻,一切声音,连房子中的声音,都会从意识中消失,从绝对的寂静中有什么东西会到我这里来。在这样宁静的时刻,我渴望坐在我师尊的脚下,但是在开始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对像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在完全的静寂中坐在那里,需要训练。人们的脊梁上痒起来了,或者脚指头麻了,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来挑逗你,无论如何也要改换一下姿势。一开始,我看到他一连几个小时,用同样的姿势坐在那里,忘掉了身体的存在,我真是吃惊。有时候,在黎明时分,我看到他这样坐着,完全不理会在他的胳膊上爬上爬下的蜈蚣。于是我就碰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是把它们扫掉呢,还是不去碰它们。我觉得不仅无法说清楚他是什么人,也说不清楚我如何看待他。我记下了他的一些谈话,但是我坐在那里,陪伴着他有说不出的滋味,心里洋溢着无法形容的幸福之感;此时此刻,我怎样来解释作为他那人格的更深刻的表现的那沉默的雄辩能力呢?

我要讲一点他的特性——当他想从自己的随从那里要某一件东西的时候,他总是用自己特有的手势语来说话。他做一个手势或用一种速记术来说话;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会同他们无拘无束地谈话或者同他们开开玩笑;可是想要什么小东西,比如说,钢笔或者包装纸或者一本书,他就不说这么多的话。他只动一动手指头,或者做一个手势,再多没有了。如果人们了解了,满足了他的愿望,一切全好;如果不了解,他也就算了。因此,对一个新来的伺候

他的人来说,这很困难。比如说,他正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一盘子食物他想要而又够不着,他决不会说话来要它,而是仅仅做一个手势,如果他的仆人没有注意,他就不要了。我听说,诗人的大哥,那位著名的哲学家,也有用手势语的习惯,除了他的老仆以外,谁也不懂得。为什么兄弟俩都有这样的举动,我不知道,很可能是他们沉湎于深深的思考中,不愿意用无关重要的话来打断它。

至于诗人,如果他愿意留心外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话,他就充分留心;否则,他那窥视着永恒的心灵就不大愿意为昙花一现的庸俗小事所干扰。我感觉到,他并不是故意这样做,这是自然形成的一种习惯。

让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次,他坐下吃饭,阿鲁巴布窜了进来,匆匆忙忙唾沫飞溅地说:

“在山谷那边已经响起了信号,电码本却找不到……它在哪儿呀?……请快快……快找出来。”“等一等,”我挡住了他,“我以后再找。”

“不,不,你去找吧,”诗人催我说,“他们能等多久呢?你离开,我也可以吃得很舒服。难道你在这里,饭的味道就能增加吗?你为什么这样自视过高呢?”

尽管不愿意,我也只好站起来。两分钟以后,我发现他已经回到阳台上。

“怎么一回事呀?你为什么不吃完饭就出来了?”我问,他不回答。我又重复我的问题,最后他终于打破了沉默。

“好吧,我怎么吃法呢,大天端来了一碟子酥油饼(luchi),而我想打开那一罐子蜜,保玛特别喜爱的河利帕达(Haripada),这可敬的河利帕达突然出现了,猛扑上去,抓起来,跑掉了!”

“怎么?多么奇怪——他为什么这样干呢?”

“我怎么能知道为什么呢?我没有分析他的心理。你知道心

理分析孟加拉文的同义语是什么吗？”

任何别人在他的地位上举动会完全不同,至少也会告诉仆人把他想吃的食品留下;但是他却不愿意稍稍费点力气来说些不必要的话。

我记起另外一件事情——有一天早晨,我给他放好了洗澡水以后,走去看他。“你的洗澡水准备好了。”

“你知道,班那马里和大天之间智慧上的巨大差距真使我吃惊。有时候大天有点开窍,但是很快就退化了。有五天时间,我把浴巾留在浴盆旁的凳子上,但是他却把它拿来挂在钉子上,让我够不着,很不方便,我正想不再洗澡了。”

“那么你为什么不说一句呢,为什么不告诉他你要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为什么还要我告诉他?他去打扫屋子的时候,难道他看不到我把它放在什么地方吗?……让我等他自己去办这一件事。这就是我考验他们的智慧的办法。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事情向哪方面发展。”

“我希望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做。你为什么不直白地说出来,你要什么,不要什么呢?为什么自寻苦恼呢?”

“让它去吧,我亲爱的,那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找麻烦,为什么要苦恼!”接着他从自己的讽刺诗中选出一首诗用颤音唱了起来,摹仿诗中的一个丑角,他在唱“我不能为别人之忧而忧,哦,亲爱的,别人之忧……”时,经常敲击一本书。“经常敲击书的人叫什么来着?比平巴布(Bepin Babu)。你这里有《贝昆塔的手稿》(Bai-kuntha's khata)(这首讽刺诗的名字)吗?我要朗诵给你听。”

“你想,你能给我催眠,是不是?所以你静悄悄地溜掉了。你把我裹在你那丝围巾里——五分钟以后我逃到自己的地方去。我为什么要睡觉呢?”

“你中午睡一会儿,有什么害处呢?”

“肯定有害处。你可以管它叫做灵魂的堕落。我以前告诉过你,只要你说‘去睡觉吧’,我就回答说,‘不,决不’。如果我不经常坚持自己的权利,我就逐渐会为你所控制。”

“很好,要我干什么呢?把你的眼镜拿来——你愿意看书吗?”

“不,那也不行。如果你建议我看书,我立刻就去睡觉。因此,你不要建议任何东西,你且把那本大肚皮的书递给我,我非常喜欢这些旅游的书。还有多少地方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呀!有多少种人,面貌不同,举止和习惯不同,社会风习也不同。这个世界有多么大呀——这个未知的世界。我知道的世界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他用手指头来表示。“既然我的行动逐渐缓慢下来,从这屋到那屋就像出国旅行一般,我只有在心里旅游。坐在一张椅子上,我读这本旅游书,这是我的老爷们出于美意给我准备的,我达到了未知世界的边界。”

“刚才你的‘主格’在这里。我向他建议了几件事,可是他总是这样安静,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同意了。我告诉他,‘请几天假,我们一起到圣地尼克坦去。’你知道,现在新云彩正把自己的光彩铺展在圣地尼克坦上面吗?这真值得看一看。当黑色的浓云升起、浓阴四布,干渴的褐色土地颜色变成翠绿时,这是一个神奇的转变,我们也懂一点好客之礼,我向你保证,你可以受到保玛的照顾而过得舒舒服服。”

“你说这些话干嘛?”我心里害起怕来。“有什么消息来了吗?你很快就要走了吗?”

“不,不,还不走。我也不确切知道什么时候,但是总有一天我要走的。既然我来了,我也必须走,否则我就要制奎宁了。接着头条新闻就会出来——英国政府的惊人战术——罗宾德罗那特是在

蒙铺的集中营中的一个囚犯。许多人就会给我写诗,开头是——‘哎呀! 哦,罗宾德罗,卡宾德罗(诗王)等等’,接着罗摩难陀巴布(《旅人》杂志的主编)就要发表这些诗,制造这样的麻烦对吗? 啊,亲爱的,为什么这样沮丧?”

“我正在想,如果我们是你的亲属的话,那有多好。”

诗人丢开了幽默的调子,吃惊地抬头看着。

“为什么? 为了什么? 你不是亲属,丢掉了什么呢? 你读了这样多的诗以后,这就是你能说的一切吗? 只因是亲属才能关系亲近吗?(在孟加拉文中,亲属这个字是 *Ātmiya*,直译就是‘灵魂的’)。你现在对我来说远远超过了那个(亲属)。如果仅仅只有形体上接近才能算是接近的话,那么大天是我最亲近的人了。我开始生活于其间的那一些人,我已经离开他们了。圣地尼克坦充满了不是我的血缘亲属的人,但是他们同我并不‘不亲近’。我诞生于其间的那一些人,他们哪里去了? 其中有一些人,对我来说,丝毫无足轻重。我也不关心他们。陌生人比亲属更和我亲近,这也并无所失。你不是我的亲属,当你来到我跟前,给了我这样无法估量的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深沉的感情,真诚的尊敬,我是把它当做是人类的礼物接受下来的。我的心融化了,我不知道,我怎样担当得起——我从你们每一个人得到的已经够了,超过需要了——我一点也没有可抱怨的。你不知道这就是我写了一大堆不必要的信件的原因吗? 如果有人得到我写的一行什么而感到幸福,我怎么能够拒绝呢? 可是我的老爷们不懂这一点,我知道,我的健康情况逐渐下降,而我有时候负担过重,但是我却不能仅仅说我忙。你们大家给我的深沉的爱,我确实不知道为什么,是因为我是一个大诗人吗? 如果我写出好诗,对你们有什么用处呢? 我在国内国外接受的东西多极了。许多诗人走好运获得赞美和桂冠——连诺贝尔奖金也只有有限的价值——但是这种自然的感情是

无法估价的,它太稀罕了,你连一刻也不要认为,我看不出这一点来。”

“这些 Baburchees^[57]能烹制 sukta^[58]吗? 这些食品他们都烹制不出来……今天你有花色品种很多的食品,烹制用的东西是这样离奇……但是烹饪同从前不一样了。好吧,有一天他们制作 tapioca 甜食,可是还有什么东西有我们年轻时那个样子呢?”

“真正的原因在你的心里——那些木薯淀粉可能同从前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对遥远的过去的回忆是甜蜜的,它使得你觉得连食品也是当时的好。”

“可能,这不是不可能的——原因在我的心里。哦,保谭在二楼阳台上烹制的食品,吃起来像醍醐。她经常嘲笑我——我从来没有能够理解,这是她表示感情一种特有的方式——我腼腆而且发愁。我常常怀疑,我怎样才能变得让她挑不出我的毛病来。当我们大家在一起吃东西时,她会突然说道——‘看呀! 注意,罗宾吃东西——他吃东西完全同“他”一样(意思是说她丈夫周提因陀罗那特——在印度,妇女不说丈夫的名字,而大多数是用一些代名词)。’我常常觉得惭愧——但是实际上说同‘他’吃东西一样,是一句非常奉承的话。她会说,‘罗宾比我们任何人都黑——完全不漂亮——他的声音特别——他决不会唱歌。萨提亚比他唱得好多了。’但是这都是一种借口。她知道事实不是这样。她决不承认,我会写文章,或者我能够写文章。比哈里拉尔(Biharilal)是她的理想人物。她只承认我有一种好的品德——我能够切好槟榔。她会说,‘罗宾切槟榔切得这样漂亮’——但那只是一种让我把活干好的诡计。好吧,你不切槟榔了吗? 正如我今天看到你的手指头老是忙着使用羊毛和针,我们那时候,每一只手都是离不开槟榔和 Janti^[59]的。好吧,我不能满足她要我切槟榔的愿望! 我从学校一

回到家里,看到她不在家,我感到这样沮丧。她常常不怀恶意地说,‘我难道要为了你而丢开一切社会职责吗?’我常常带着小孩子的任性来同她纠缠。过了不久,二楼顶上的那出戏演完了。人生的戏剧继续演下去——一章接着一章。我回头看时,感到震惊,布景一再改变,现在最后一幕快要来到了……既然如此,现在你就去吃我们可尊敬的河利帕达烹制的美味的醍醐吧。”

我们有时候带他出来乘车兜风,他坚持要戴上他那顶黑色帽子——即使是只走短短一段路。他会说——“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把头和身子遮盖起来,只有孟加拉人除外。在我们那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家里,对于这些情况总是循规蹈矩的。肮里肮脏或者衣冠不整,谁也不允许出门。”当我们乘坐我们的小车出去沿着弯弯曲曲的路兜风时,伞形树的浓密的叶子布上了阴影,他坐在那里潜心观看大森林。黄昏的微光照在他那发亮的皮肤上和那黑天鹅绒帽子没有罩住的前额上,带着那一块宝石像火焰似地发光。有时候他用低低的声音说话,只要他一出门,他的习惯就是如此(同他的同乡们非常不同),他询问那些摇摆着的、沿着马路生长的蔓藤和树木的名字。我们坐在他身旁,感到一阵惊愕,让我们意识到我们眼前的福气。这是罗宾德罗那特——全世界人民无不知晓的——当代最伟大的人物,他把这个古老国家的信息加以解释,在世界上提高了她的地位。他居然能到这个难以进入的野林里来,而且坐在我的身旁,在这东倒西歪的小车中,在林中道路上驶向前去,没有欢迎的拱门,没有颂诗,没有聚集起来的群众,只有枯叶的窸窣声!有时候我想到所有那些渴望走近他,熟悉他个人的魅力与欢乐而不可得的人们,我心里一阵刺痛。作为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他的作品来了解罗宾德罗那特;但是从他这个人身上放射出来的精神美,许多人是不能体会的,后代的

人也不能体会,我在这样幸福的时刻有时候会想到这一些。

有一天我们乘车出去短距离兜风回来,他坐在阳台上那张常坐的椅子上。黄昏渐渐转入暗夜。

“我们那时候的摩登妇女,我是说那些过分摩登的人,常常戴一种帽子,一条尾巴似的东西从帽子上垂到肩上……请把我的褐色帽子递给我……把你的项链取下来,是的,现在把它别在帽子周围……好……现在戴上。我总是怀疑,为什么首饰不能同衣服配合在一起……这将是一种新式样……你可以把珍珠缝在袖子上,不用钮扣。”

“好吧,我不敢肯定……但是我怎么能这样穿戴着坐在这里呢?……假如有人进来……人们要怎么说呢?”

“谁要说什么话呢?他们会看到一种时装。”

他刚说完,两个男绅士进来了。我飞窜出去。过了一会我回来时,我发现他们低声说话,而诗人呢,我知道他是什么都没有听到,正在想法从这谈话里摸索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关于他身体上所有的病痛,他一向沉默不说。当客人来访时,我们家庭的一员必须在场。最大的麻烦是,他一在场,所有的声音都自然而然地压低下来——出于对他的尊敬,连最高的声音也会变得微弱。

“现在,你急急忙忙窜了出去,什么意思呀?干脆跑掉,剩下我一个人?我简直窘得不得了,我不知道怎样对付他们……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也听不见,连一点细微的迹象我都得不到,是关于文学呢,还是关于苏巴斯·博斯(Subhas Bose)^[60],可是我必须微笑,好像是在说:‘是的,正是这样’。他们走了,带着一种印象,罗宾德罗那特在任何问题上都完全同意他们。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让你戴那样一顶帽子的话,这个灾难也许不会发生……你知道,有一些人,甚至我家庭成员,他们说话我完全听不见,而同时却有一些人,即使他们说话声音非常低,我能完全听清。”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听到的超过需要。如果我能少听到一点,那有多好呀!”

“那是非常靠不住的。有时候你连耳语都能听得到——”

“事实是,正如你知道的,我听到你不愿意让我听到的东西。人类听到的范围受到限制,使我们避开了许多可能的危险。不然的话,如果在人们背后说的所有的话都被听到,社会就要崩溃。”

“你如何触到我的灵魂,
啊,我心灵的蛊惑者……
你如何压榨我的心灵,
你知道,你一个人知道。
你在我心中奏起什么音乐,
你知道,你一个人知道。
你如何注视我的脸,
你唱的什么样的沉默乐调,
你如何蛊惑我的灵魂,
你知道,你一个人知道……”

“烦恼不应该受到鼓励。一旦烦恼使你皱眉,把它揩掉吧。要从远处观看花花世界的多样性,你的嘴唇上带着微笑,事情的发展我并不能掌握,我只能掌握自己。我必须创造自己,我让自己的忧愁变得甜蜜,我把自己的痛苦化为幸福,我带着这忧愁和痛苦表现自己。这转瞬即逝的人生进入无限,它也有深刻的价值,不应当在无用的搏斗中使自己受伤痛苦而失掉它——那是自我挫败——加之,微小的忧愁和快乐,赫然呈现出来,不断跳上人们的心头,你一旦把它们丢到世界这一块大的油画布上,你立刻就可以看到,它们像皮影戏一样消逝了。刚才曼摩罕(Monomohan)来了,带给我中国

正在受苦的消息。因此我就想,同这个剧烈痛苦的巨大祭火比起来,我们自己的事情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和渺小呀。对这些事情不应该看得太重。可是我们把它们夸大了,让它们每一步都膨胀得不成比例。你在哪里能找到一条撒满鲜花的小径呀?但是,我们必须面带笑容来踏上这条惹人烦恼的路,用我们自己的光荣来超越我们的命运。一个人能够得到的一切不过就是‘这么一点点’,但是他想要的东西却是没有限制的。从那个无穷无尽的欲望的观点来看,我们感觉到,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得到。但是,能让那一个‘否’变得如此巨大以致于减少我们所有的‘是’的价值吗?使自己快乐,要靠自己。我们已经得到的应该够了……我们必须带着愉快的面容和满足的心走上前去。只要你的心一烦躁,你就让它说‘Ānandam paramānandam, paramasukham paramātripti’(快乐,最高快乐,最高幸福,最高满足)^[61]。我之所以说这些话,并不是因为我想布道,而是因为我希望看到你快乐和不受干扰。对那些对我有深厚感情的人们,我只要求一件事,那就是,他们应该从自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如果我能确知,在我产生的影响中有食物和健康,我会感到非常满意。”

在他说完话之前,玛西跑了进来。

“刚才我还听到你唱歌,但是在我来到之前,歌声停止了——好吧,我的命不好——我瞥见好东西,可是它只是一闪而过。”

“玛西,你的话听起来太可怜了。诗人的心被触动了,我觉得好像正在给你朗诵全部 Gitabitan。此外,我这样长久地对你的外甥女讲道,讲得这样深,以致于我感到对不起她——我想,我应该加以补偿,唱点什么给她听。好吧,开开灯——

我的死亡会是你的胜利,
我的生命会揭露你,

我的忧愁是红荷花
荷花盖住了你的脚。
我的快乐是宝石……”

……他突然停住了。“不,我记不清音调了——但是你听一听这支歌——你以前听过吗?

我不用美丽来迷惑你——
我用爱情来迷惑。
我不用手去开门,
我用歌声去开门。
我不用手饰装饰你,
我不用花环来打扮你,
我把我那爱抚的项链挂在你胸膛上。
没有人会知道像风暴一样快乐的
浪涛怎样在心中跳舞。
像那月亮,我要掀起汹涌的潮水
用光线的吸力。”

那一天他唱了很多歌。在那几天我们能够听到他这样毫无拘束地唱歌,真是奇妙呀。因为,不满意自己那日益微弱的声音,他几乎不再唱歌了。他会说,“上帝从前赐给我一副好嗓子,但是现在他要把赏赐收回去了。如果你及时来的话,你完全用不着问了……在那些日子,我能够使你的心因音乐而疼痛。”……可是他在这里却毫无拘束地唱歌,有时候是自己提出来的:“我的嗓子今天清爽,好像我能唱一点!”那一天晚上他最后唱的歌是:

“那一张甜蜜的面孔活在我的记忆中
我终生不会忘掉……

无论是做梦，还是醒着。

你可能知道或者不知道
我心中响起笛声，因为你在那里，在
我心中。”

我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能回忆起他的忠告来。一个人要求的多，但是一个人得到的却有限。自从他永远离开了我们，一年已经过去了，——但是注视着那个深不可测的‘否’的深处，什么都得不到——从前他曾同我们在一起，他那八十年生命的每一天都像是无价之宝一样积聚在他的人民的生命中，让那个愉快的事实的声音高过一切否定吧。他倾注在生命中的那种甜蜜将会永远在别离的痛苦中扩散开来。

“你可能知道或者不知道，我心中响起笛声，因为你在那里，在我心中。”

“家主的体温正在升高，人们都为之焦急。”

“有什么可担忧的呢？他只不过患了流感，很快就会好的。”

“真的，他一旦治好，就不会再担忧了。但是，在治好以前，大夫担忧的是怎样去治。我是一个大夫，我的责任比你们大。我请的不是一个大学的‘博士’，而是一个医生。你不信吗？请相信我，过去有一个时候我常常治疗一些疑难病症。我费了很多时间去研究顺势疗法。我有很多关于顺势疗法的好书，而我彻底研究过。在阿尔莫拉，人们常常到我这里来要药，我发现，有点顺势疗法的知识有很大用处。但那是一件很费劲的事——你必须细心观察病症——这非常讨厌——因此我现在不干了。我现在应用生物化学

疗法,这比较容易,也有效。你知道,现在用对抗疗法注入人体的药量是不必要的——人的身体拒绝吸收……比如说,你想一想钙……药方规定的那样大的量大部分消化不了。人体的细胞非常小,它们的新陈代谢作用和分解代谢作用二者都安排得非常精致。吞下一些药丸子有什么用呢,人体拒绝接受。有时候我想,如果我愿意,我会成为一个好大夫。大夫们应该对自己的工作有点直觉。仅仅知道被治疗的人,仅仅有点经验,是不够的,应该有自然的直觉。有什么人病了,我心里不得安宁。不做点什么事情,我心里不安。我注意到,有很多人对此冷漠,无动于衷。”

“哦,我漂亮的荷眼女郎,好吧,我夸大了一点,过于逼真的描绘不中用……你们为什么这样逍遥呀?你按规定的时间,一定的间隔给他药吃了吗?那有一套办法,每半小时要执行一次。你们这些人都有一个毛病,你们从来没有想到,干什么事都要有板有眼。”

“你为什么白操这个心呢?每一件事都安排好了。现在你告诉我,你今天要给我们朗诵什么?”

“今天什么都不朗诵。我自己要念‘组织医学’,念一本小书《医用原料》。有时候让自己的记忆力重新恢复一下,很有必要,否则什么东西都会溜掉。现在请你去吧,去干你的工作——不要白白浪费时间,看着我吃饭。我够老的了,我几乎已经达到法定年龄了。”

“你要这张照片有什么用呀——你是怎样得到的?那位原型就坐在你屋子里,那么你为什么这样渴望得到他的照片呢?”

“但是那个原型能在我房子里呆多久呢?他几乎就要飞走了。”

“啊,他已经准备好很长一段时间了,可是还没有能逃之夭夭。”

全国，特别是那些诗人，都渴望知道——还有多久！如果一个人呆下去，即使时间已过，还不屈不挠地霸占住座位……其他人怎么办呢？这确实是一件过分的、错误的事情。”

“我不再同你谈话了。”

“啊！这是多么大的安慰呀。一想到我就乐得汗毛直竖。”

他端详了一会儿照片，又故意挑逗取笑，说：

“我还没有学会不用笔而写字……”

我连忙递给他一支笔。

他写道：

“用生命和形式制成的自我复制品要消失，只留下了一个光和影的幻影……”

“这样行吗？你要这个幻影(Maya)有什么用呢？影与光？我这一辈子亲笔签过多少名啊。我把亲笔签名像节日的糖果一样到处散发。”^[62]

“你从来不给我亲笔签一个名。”

“真的吗？我写了三百封信，算什么呢？请说一说，那些信算什么呢？”

“信，什么信呀？最多三封。”

“哦，你这谎话的化身！你想暗示，我不会写信。玛西在这里。你得过我的照片吗？我正同你的外甥女吵架。她想暗示，我不会写信。她写信要比我好得多。现在，你对这一件事怎样说呢？”

“好极了！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话呢？”

“你可能还没有说，但是最终你会说的。如果我完全讲真话，我还能算是一个诗人吗？我没有幻想力吗？人们要留神，不要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不提那个了，玛西，你坐在这里，让我给你画一幅像……啊，我感到有福了，在我生命的末尾，文艺女神终于让我捉住了。生命的新的一章开始了。我用一种新眼光，一个艺术

家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我还没有向这个国家显示我的绘画。在这里,大多数的人不知道怎样去看一张画——首先他们只想看,面孔画得美不美。人们应该看,它是否成为一件艺术品,怎样做到这一步,无法解释,也无法教。人们必须发展那种力量,养成看的习惯。为了看一张画,人们也需要本能性的洞察力。这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不在这里展览我的绘画的原因。人们在巴黎看到我的画。”

在这一点上,人们可以引用诗人自己关于巴黎画展情况说的话,这话是在画展后不久在锡兰(今斯里兰卡——译者)举行的一次会上讲的。

“我的侄子敦促我带上我的几幅画到欧洲去,以便在巴黎举行画展。我向我在法国遇到的一位著名画家征求意见,‘无论如何,泰戈尔先生,也不要这样急忙,因为我们的人民有一种笑话人的残酷的天才,你可不要贸然拿你的名声孤注一掷来举行画展’。所以我那时拒绝了。一位非常和蔼的太太要求带几张我最好的作品给几个最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看。画拿给了他们。我在隔壁的房间里。我害怕同他们见面。接着其中之一冲到我跟前来,用法国方式紧紧拥抱我,吻我。他说,‘我知道你是一个伟人,但是在我看到你的绘画以前,我决不知道你究竟多么伟大’……”

“我简直像在做梦。我决没有想到这是可能的。”

他正读 Mahua(一本爱情诗集)中的一首诗。女人对男人说:

“当我想把你保留在我自己的杳冥里时,
我没有完完全全看到你。
在我血浪的湍疾的漩涡中,
你的声音渗进来,被带走了。”

你到战场上去吧，
拿起你的海螺号角，
让你的车轮后面有一阵尘云腾起。
如果在残酷决战之后死亡把你引向不朽时，
让它也表现出我的生命的胜利。”

“不管你说什么,女人的主要作用是激励男人。男人和女人二者自己都不完全,通过他们的结合而产生出来的完全性对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想到鼓吹妇女参政的口号,想到女人的选举权或者自由。向社会不公平抗议,那是另一回事……我不是谈论那个问题。我说,如果男人的生命没有被从女人生命中流出来的醍醐所充溢,他不可能牢牢地坚定地去从事自己的工作。这并不是说,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有什么特别的损失,而是说,只有这种情况,才有生命的完满实现。在生命的旷野中女人真正的作用是当好男人的伴侣,用不着站在屋顶上高喊要维护那个权利,如果一个人不贬低自己的话,谁也抢不走那个权利。所以我说,女人主要作用就是激励男人干自己的工作;这并不是一件小事。没有火焰,灯点不着。如果没有得到尼维底塔(Nivedita)的完全的自我牺牲,辩喜能成为辩喜吗?简单的真理是,强调谁领导、谁服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奉献什么,不是如何去给,而是给予什么。女人同男人斗争有什么用呢?说实话,没有真正的矛盾,他们命运注定了要联合。只有联合点燃起向往更伟大生活的愿望,这联合才是伟大的。不要让它划地为牢的家庭事务中丢失。男人能担当起工作的重任,他才是伟大的,让他能经常活跃,这不是一件小事。”

“你今天好像不舒服。”

“我完全同意。”

“怎么办呢?”

“没有什么事。把脚凳拉得靠近我的脚,如果不太麻烦的话,在我的双膝上披上一幅围巾。现在我让一位太太干这些事,确实非常不客气。假如被什么人瞅见,他会说,这个人不懂礼貌,不会对女人献殷勤……但是,你既然已经做了这样多的事,那就再请你把药篮子拿过来吧……事实是,药已经不行了……它还能有多长的时间管用呢?到现在它还是管用的。如果它现在提出坚持真理^[63](Satyagraha),这要怪谁呢?……我只祈祷一件事,即使你^[64]把一切都拿走,千万别拿走我的眼睛。如果你拿走我的眼睛,谁来看这种美呢?”他注视着外面倾斜的山坡。“一切赏赐的颁赐者已经拿去了我的声音,干枯的身躯已经松散了,随时能倒在路旁。两只耳朵也差不多完了,所有这一切都能忍受,只要把眼睛留给我,否则谁还能看这个世界,这个愉快的世界呢?……”

“我今天早晨写的信,你抄完了吗?让我看一看……给我解释一件事。我发现,所有妇女的手迹都一模一样。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你们都把字母写成圆的,看上去都一样。但是每一个男人都写得不同。”

“你可以说,今天,因为每一个人都模仿你的笔迹,整个孟加拉字体都完全一样。”

“我知道,有些人写得同我完全一样,幸亏我银行里没有存款,否则真叫人担心呀。”

大天正等候着。

“殿下想干嘛呀?”

“饭好了。”

“如果没有好,也没有害处。今天我不想吃饭;我们不去吃饭

而到客厅里去吧——因为我不能读，你要给我读点什么。”

这是一个下雾的早晨。外面的世界为大雾所遮蔽，房子旁边的瀑布由于雨水多而膨胀起来，汨汨地冲下山坡。诗人静静地坐在那里，周围是一片寂静的气氛——他只是有时习惯地动一动腿。我们坐在椅子后面，只能看到他那光滑的丝般的头发的轮廓，在灯光中闪闪发光。

“啊，亲爱的，你怎么变得这样遮遮掩掩呀？到前边来，为什么不放几张你们的唱片呢？”

那一天晚上，我们放了一些他唱歌的唱片。对每一张唱片，他都用了柔和的声调和着唱——“你在天上玩的什么把戏？……你把太阳埋在你那乱蓬蓬的头发深处……你在这块阴影的画布上画的是什麼图画呢？……”

“这种游戏此刻正在外面进行，是不是？”又放了另一支歌。这首歌是：

“我不要求什么礼物，
为了报答我对你唱的所有的歌。
如果你想忘掉它们，你可以忘掉，
当星星升起在暮海的岸边时。
在那个集会中我要奉献
那几个调子，奉献我的歌，
但是你唱给我的所有的歌，
你怎么能够忘掉？
你会记住它们的，啊诗人……
在细雨潺潺的夜里，
在春天的和风里……”

音乐是抓不住的,它散布在意识上的那一层精巧的幕幔,象被虹染红了的雾一样消逝了。因此,这一晚上的美丢掉了。玛西引用了歌中的话说:

“你真能记住吗?”

当他回头看时,他的脸一下子亮起来。在那双眼睛里有祝福之意。

“是的,我将记住,真正记住这些日子,记住前面山坡上的绿流,那一棵傲慢的树,在远处的小径上来来往往的山民,在台阶上散发着香气的罐子里种的天竺葵,夜晚点灯时带给我的暗示,所有这一切我都将记住。我知道,我将记住蒙铺。”

“刚才曼摩罕来了,阿鲁帮着他向我解释说,九月在这里是最好的季节,再稍晚一些时候,在你们山上就开满了樱花。”

他唱了一支英国歌“‘樱桃熟了,樱桃熟了,我高喊熟了。茁壮漂亮的人来到这里买樱桃。’我听说,当樱花盛开时,你那铺满了鲜花的树林子非常美。你院子里有樱花吗?”

“有,我们有几棵,但是那算不了什么。当路两旁成行的树同时都开花时……”

“是的,如果不是成堆成堆地开的话,樱花的美是不完全的。你那时候在壁炉里点火吗?用木头点火?我喜欢看木头燃烧。真的,应该九月里来。我想看一看蒙铺那张没有云彩没有面幕的脸。”

“但是,有人告诉我,你再回来的机会很少了,这个地方已经变得陈旧了。因此,我们不再对你有所期望。这件事同房子一样,你对它们熟悉了,你就觉得它们没有趣味了,希望把它们换一换……对人也是这样,你对他们熟悉了,你就觉得他们陈旧,没有趣味,想把他们丢掉。是这样吗?”

这种突然的谴责重重地刺伤了他,他的眼睛闪出光来——但

是,不管多么激动或者生气,他的声音决不会超过一定的高度,他的话决不会失掉尊严。他用痛苦的、怀疑的眼光瞪了我一会儿,然后温和地说道:

“这就是你所谓的心理分析吗?连对那一件事,你能够给予答复吗?事物会变老,这是事实,没有人能否认。但是谁能够说,仅仅因为老或者熟悉了,一事物就会失掉自己的价值呢?”接着他笑了,他想到那个奇妙的比喻,他说:“谈到房子,好吧,房子同人类相同吗?人类不是不能够移动的东西……他们的心灵移动,因此人类相互间的关系同他们跟椅子、桌子、门和窗子的关系有点不同!你为什么不能说你不坚定呢?他们都取笑你,你允许自己被取笑,被刺伤。你不要听那些胡诌八扯。我一定在九月里来。”

我们曾经从好管闲事的人们的傲慢声音中听到过许多这样不怀好意的意见——他们说,诗人是反复无常的,他今天喜欢的人,明天就能丢掉。但是,我知道,这种说法是不真实的。他对人们的天性怀着无限的信心,他是极端乐观的,他有时候相信不配他相信的人,后来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是他甚至对背信弃义的人都能原谅。作为一个诗人,他创造了人物,而且看到人们心中的没有被发现的大陆。我有时候非常奇怪,想到他能同一群受教育很坏的、平庸的人在一起,有一些人根本没有资格同他有什么智慧方面的交流,他却把他们看做朋友;他同他们讨论一些他们脑袋完全无法理解的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完全忽视任何意见。我们都知道,能够克服智力的、教育的甚至经济的障碍,去接近人们赤裸裸的心,把人当做人看待,这样的道德品质是无法估计的。如果人们连世俗的东西也想到的话——他生在一个孟加拉最高贵的家庭里,他看上去像是微服的皇帝。但是撇开这些物质的条件不讲,他的智慧、他的博学和天才是比在他周围的许多人都高得多的水平上施展开来的。可是他从没有从高峰上抱着恩赐的态度俯视下面

的低地,而是像河流从遥远的白雪覆盖的喜马拉雅山中融化向下流那样,从他那生命的源泉中经常对他周围的一切涌出一种可爱的洞察力,一种永不终止的慈爱,一种民胞物与的深沉感情。我所说的,不是一种诗意的夸大,而是某一种真理。说他认为人们变得“陈旧”是不真实的,正相反,一个人对自己变得陈旧的人,能够重新焕发活力,在他的同伴中注入新的生命。

我记得,我们多么不体谅他而占用他的时间,用我们的一些细微的麻烦事情同他纠缠。成百的人来找他请求他帮成百的忙。他怎样能够既照顾他们,而又能找出时间做这样多的工作,今天我一想到还觉得吃惊。一个人谱写了几乎两千支歌,画了二千幅画,写了二十六厚卷的文学作品,建立了一个国际大学,多次漫游世界宣传自己的使命,而仍能找出时间,乐意亲自写信答复本国小学生的来信。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信,他都答复。很多人知道这一点,就来搜集宝贝。人们不经任何事前约定而跑了来。坐下谈几个小时,谈论只是对自己重要的问题。他就诚心诚意地坐在那里,就好像除了倾听他前面这人的喋喋不休的谈话之外,什么事情都没有!他自己所有的工作都不费力,他真正游戏在自己的作品中。

现在我想起了一件事。从十二岁起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有会,我就坐在他那大椅子后面。我一小时一小时地坐在那里,从靠近我的他的身上吮吸幸福的光流。有时候,他把手伸向后面,丢一本书给我,或者记下某些特别的论文让我阅读,随随便便地丢在我怀里;一想到他没有忘记他身后的这个小人物,我的心就跳动。来来往往的人看不到我,因为大椅子把我完全遮蔽起来,有一天在圣地尼克坦,我正这样坐着的时候,我觉得有人进来了——诗人正在潜心写作,面对着门说:

“你来了,请坐。”

客人自然十分坚决地坐下,然后开始了一场没完没了的闲扯。

我看,他好像不是来想从诗人这里听到什么东西,正相反,他是来谈自己和自己的工作问题的。我不知道,他这工作多么有价值,但是我必须承认,所有这一切喋喋不休的废话听上去万分枯燥和讨厌。但是听他说话那个人却耐心地同他谈话,不时回答他的问题。我从他的声音中听不出一丁点儿不耐烦或者不高兴。拜访者要离开时,说道:“我很幸运,没落到你那些秘书们的手中,他们会只给我三分钟。”

那个人的脚步声一消失,诗人对我说:

“哦,藏起来的人呀!你为什么不出来搭救我呀?我今天写不完了。”

“我怎能搭救你呢?连关于那些公认有权力这样做的人们的评论你都听到了。你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你很忙呢?”

“说我忙,那是多余的……他用自己的眼睛也能看到,我正在工作。但是,你知道,也没有多大的害处……当我觉得他的谈话不值一听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心关掉,那里面开始了一些别的活动——举个例说——S——当他一小时一小时地连续不断胡说八道时,我连一半都没有听,那么我做什么呢?我把自己的心关掉,我的心做自己的事。”

我今天写着的时候,我想起了发生在朱罗散可(Jorasanko)的另一件事。诗人在加尔各答的家里对一群出类拔萃的人物朗诵自己的一篇短篇小说。他谈话,他朗读,已经筋疲力尽;天也已晚了,他退到自己的小屋里去,饭也端了上来。正在这时候,一位年轻绅士走到门口来。诗人的女儿和我正坐在地板上,那位绅士没有路可以进去。我们也不招呼他进去。因为我们知道,诗人在生人面前从来不能休息和吃饭。但是那一位绅士有一种特别的天赋。他能站在那里,天晓得他在等候什么东西。他只是站在那里,什么也不说,好像是一个没有上下文的离了题的引文。我们逐渐变得不

耐烦起来。虽然我们没有坦率地说出我们心里的想法,可我们也没有压制它。我不敢说,那一位绅士是否敏感到能知道我们没有说出的想法,但是诗人自然能看清我们的心。最后,健康的理智胜利了,那个人走开了。诗人责备我们说:

“你们都有这个毛病——你们都非常没有耐性。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任何人都能容忍,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受欢迎或不得人心,即使是出于他自己的愚蠢,不给他留点面子,这也是残忍的。你们且想一想,他连自己受怠慢都感觉不到,他是一个多么可怜的家伙。接受诗人喜欢的人或者值得重视的人,那没有什么,可是不值得欢迎的人也应给他们一点面子呀。”

有好多次只要我由于傲慢而在心里对人们不尊重,我就想到这个责备。我听到那值得纪念的声音:

“对于一个没有价值的人也应该给点面子。”

我们全家从塔克达(Takdah)——对面的山——起程到加尔各答去。

“今天每一样菜都是母亲烹制的。”

“是这样啊;我注意到正在精心准备。这是苦的吗?我要从苦的开始。你们那一带(指东孟加拉——人们认为,那里的风俗习惯充满荒谬的东西)不是用鱼——用活鱼烹制 Sukta(有苦味的菜蔬)吗?”母亲吃了一惊——用活鱼做 Sukta?

诗人笑了——“不,她还没有懂我的话……好吧,东孟加拉以烹调而出名……你知道我的仆人乌玛查兰(Umācharan)的故事吗?从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完全断绝了鱼和肉。那时候,我到杰素尔(Jessore)去看我的岳母。她逼着我吃咖喱鱼。我看出她非常认真……好吧,一个人吃不吃鱼,没有多大关系。因此,我对她说,‘如

果我吃鱼你就高兴,为了讨你的欢心,我一定吃咖喱鱼!’……这样她就为我用活鱼和查依(Chai)(一种姜似的东西)做了咖喱鱼。我们回家以后,我的仆人乌玛查兰说:‘我们请父亲吃鱼,他从来不听。可是他的岳母一下命令,他乖乖地吃了。’”

“你的仆人这样说吗?”

“当然是他说的。我怎么能制止他说话呢?他做饭很好。他的评论也很好!今天做饭都是本国味的……我承认,我喜欢用纯粹的我们的孟加拉方式做的咖喱菜蔬。”

母亲不以为然地对我说:“你是怎么搞的呀?……你为什么不自己给他做饭呀?你为什么让巴布奇(Baburchi)厨子给他做饭呀?”

“哎呀!”我叹息了,“我给他做饭?他会拒绝吃饭的。如果我给他把菜放到盘子里,他不会吃,因此,如果我做饭,会出什么事呢?”

“你从来没有坏心,那是好的。”他说着又转身对我母亲说:“你不必给你女儿上课了……没有必要把我做成她那烹调试验的牺牲品!”

厨子之一的诃利帕达正站在门旁。他走进来,说道:“可是姐姐经常做饭呀,只是她太腼腆,不愿意说而已。”

诗人的叉子和调羹落到盘子里,在椅子上向后坐了坐,惊异地抱怨说:

“这不好,真正很不好,简直像是一个突然袭击。好吧,我吃饭都是心不在焉。对我来说,饭做得好坏,反正都一样。我可能说过什么话,没有人知道。谁知道,我可能狠狠地伤过你的心哩!此外,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劝告呢?……有一些时候,我常常做烹调试验,而且结果很好……我是能够给你一些食谱的。”

下午,圣地尼克坦来了电报——说,他必须回去了。我拿着电

报,走进他的书房。他正在全神贯注地看书。他把书的正面放到自己怀里,问道:

“有什么消息?”

看了电报以后,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问道:

“你看过吗?”

“看过了。”

“我知道,这消息要来了,因此,当你站在那里,一幅悲哀的面孔,我就猜到是什么消息。你为什么这样难过呢?有工作要做——工作……我答应你九月再回来。你看,如果我不走,我就不能回来。因此,最好是走,走才能使回来更美好……你同意吗?现在……要发生的事辩论也没有用……嗯?因此,微笑着让我走吧。”

那一晚上,没有朗诵。他把大椅子拉到阳台中间,更靠近草地。夜慢慢地深了,雨已经停住,月亮从浓雾的遮盖中钻了出来,照到成行的松树后面。在这淡白的银光中,群山的线条突出出来……暗夜的沉重的寂静为不断的蝉鸣打碎。离别在即,心情沉重,周围的大自然也仿佛荒凉而孤凄。我们都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诗人说:

“不,我必须承认,对你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地方寂寞,有点太寂寞了,如果一天接一天地像今天晚上这样一个人孤独地坐着,寂寞的忧郁会沉重地压上一个人的心头,痛苦难忍。”

“请你唱点什么东西。”

“告诉我,你要我唱什么。”

音乐能创造出多么无法表达的世界呀!刚才森林的影子还同烟雾迷濛的光融合在一起,但是乐调一搀合进来,它却变成了另一个世界——像云雾一样无影无踪、虚幻迷人。全家人一个跟一个地都走了出去,坐在我们后面,沉默不语。

“啊,你属于一切人也属于我,
你从宇宙中进入我心中。
这是你那无尽无休的游戏,
啊,你是我的生命和我的死亡。
你是我的实现,
我的非实现,
我的束缚和解脱,
我的快乐和幸福的顶点,
啊我的生命和死亡。
你是我所有道路的终点……
在永恒爱的住处的我的最高主人。”

“大夫,听一听我这个好主意,你们都跟我们一块下山。那会是一个绝妙的假日。我们包一个车厢。我们都会尽情地欢乐,一直到加尔各答。不然的话,如果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孤独、忧郁。我能高兴吗?你说怎么样?”

大夫回答得很客气——“阁下,谨遵你的命令”,一走出屋门,态度立刻变了。“有什么办法呢?他既然问我了,我只好同意呀……但是,还有工作要做——一大堆工作……”

但是,在那时候,每个人一想到旅行,都非常激动,以致于大夫那温和的反对就被淹没在一片喧闹声中。当我到诗人屋中去的时候,他说:“好吧,你们的吼叫压倒了提斯塔(Tista,山谷中的河流)。你知道,你也去吗?我已经同大夫把每件事情都讲好了。”

“不,还没有讲妥任何事情。他说,他有工作——一大堆工作。”

“那就是困难之处,每一个人都说,有工作,你是受苦的一个。但是一旦达克什那·卡兰·森(Dakshina Charan Sen)一做,还讨论干

嘛呀？你知道什么是 Dakshina Charan Sen 吗？他的名字是 D. C. Sen 也就是决定(decision)^[65]——好了,决定一做,只能不改变了!”

“这一次你想从雷阳(Riyang)坐火车(不坐汽车)走吗？沿河的铁路,比汽车路漂亮多了。”

“当然。那么我们就走那一条路。请你把我的第一老爷请来。”

“蒙铺的天空终于在离别的这一天大发慈悲,露出了笑容,我从来没有这样期望过……这是一条通过金鸡纳种植园的迷人的路……”

我们的车子向下驶向车站,它在山脚下,相距七英里。雷阳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小火车需要窄轨铁路,这条路沿着山边蜿蜒向前,有环道和圆圈,一棵萨金那(Sajina)树下的小茶摊是唯一的贸易中心。一座傲慢的山在前面陡然耸起,上面是浓密的树林,下面是急湍奔流的河。在这引人入胜的世界的相互矛盾的美中间坐着一位人类的奇才,安详而沉默。他手里拿着一束金鸡纳花,是我们在路上采集的——从花里飘出了一阵阵柔和的香气……甚至在这偏僻的地方,也有几个人聚集起来了。站长,他手下的职员和另外几个男人,还有几个女人都从屋里走了出来,女人脸上罩着面纱——一个接一个地向诗人致敬。

我回忆起那次愉快的旅行。在小小的车厢里,他坐近窗子,看到车外飞奔向后的全景画面。我们坐在他后面,吃着丰盛的野餐,滔滔不绝地吵闹着。

我们在那时候正处在雨季中……汹涌的提斯塔河中泥泞的黄水急流而下,绕着巨砾打旋涡,跌入峡谷中。枯古说:“爷爷,水这样流逝……”爷爷得意洋洋——“说得好,亲爱的,现在再加上一行,那就更美了。”

但是枯古的水平就这么高。爷爷没有选择余地,只好自己来凑足那第二行了。

“你为什么不说,‘流到何处有谁知’。”玛西从袋子里拿出了一支铅笔和一片纸……

“是的,是的,快记下来……两个诗人的二重唱。”

在整个旅途中,他坐在那里,专心一志,一动不动,有时候他指着一些树,蔓藤,兰花,这些花草长满岸边,注视着欢乐的雨水溢满小河。有多少次我们走过这同一条路,我们没能够区分个别的树木、花朵、周围有着泡沫花环的突出的巨砾;我们从来不知道怎样去看它们,得到的仅仅是集体飞驶的大自然的一点印象。但是,现在,因为他指着它们,它们中每一个都拼命飞快地向我们跑过来,然后又飞快向后面飞驶而去。

“这一些花……你没有看到这些花吗? 这叫做‘山谷中的百合花’。我必须承认,这一条路值得看。”

当我们到达西里古里站的时候,消息迅速传了出去,在半小时以内,车站月台上挤满了人。装备着笔和纸,签名的猎取者排起队来——女孩子,男孩子,青年人,老人,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挤了进来,连那些戴面纱的妇女也用胳膊肘开路冲过人群,不大注意深闺的制度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送进车子。那是一个挂在列车尾部的头等分隔车厢,我们的车厢就与它相连。有几个看起来又结实身体又重的绅士们虽然没有被邀请,却非常急切地想帮忙。阿尼尔巴布很有礼貌地努力劝说他们放弃自己的美意。我们把灯熄掉……他要吃饭了,他匆匆忙忙地在半明半暗中吃过了饭,然后说:“开开门,弄开灯。”一批一批的人走了进来,向他致敬,然后离开。他像一个雕塑一样坐在那里,眼睛低垂,双手合十致谢。我们站在一个旮旯里,观察这一幕。甚至在人群离开以后,他仍然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像庙里的一尊偶像那样,不可思议。甚至在我们

第二天到达加尔各答以后,我发现他仍然心不在焉地望向远方。以后,在中午,他把我叫到他那加尔各答的房子里去。他换了一身白色的平纹细布薄衬衣(Panjabi),脱下了那身暖和的山上穿的衣服,看上去像另一个人。一束晚香玉放在旁边一张桌子上,散放出温和的香气。

“你看看,今天早晨在车站上我应该跟你说再见,可是我没有说。我失神落魄,我没有注意到你同我告别。从昨天起,我就完全陷入沉思中……当他们拥挤在火车前面的时候,我不能告诉你,我如何感到这一切都不可理解,人们为什么这样想看到我……在他们想要看的愿望中有一种没有说出来的要求……它说——‘希望你变得配得上我们的尊敬,配得上接受我们献给你的敬意。’我的心被激动所压服。在我一生中这种情况出现过多少次啊。我从成百的心中接受敬意的奉献。因此,我昨天想,其中有多少是我真正应该享有的。当人们一群接一群地进来致敬时,我能对他们说什么呢……我说不出话来……这些不是致敬,而是赐福……因此,我让你开开门,如果我身上还有什么东西他们愿意看的话,我没有权利关上门。”

一九八五年二月三日晚校完

第三章

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二日，诗人第三次来到蒙铺。苏塔甘陀巴布写信说：“师天在九月十日到达蒙铺，假如他不改变主意的话。”这一次，他已经改变过两次到达的日期，因此我希望这是最后的决定。从西里古里上山到蒙铺二十五英里的距离不容易行走，可是他一再不顾这一段旅程艰难而到我们家来。对这样的好运气，我们是多么配不上啊！

早晨，大约九点钟，快车按时到达，我们抬着那顶轿子跑上月台。这巨大的爬虫喷着云彩般的汽向我们驶了过来，摇晃而且呻吟。许多车厢飞过去了；我们看到苏塔甘陀从车窗子里探出头来——好像望眼欲穿似地向我们摆手。甚至在车停下以前我们就满怀热望向车厢内看去。苏塔甘陀迅速地跳下车来，说：

“不，他没有来……不……不……不是说笑话……他真没来。昨天雨下得真可怕，所有的路都浸满了水，交通几乎都断绝了；正在这时候，阿尼尔带来了消息，说在这一带也下了暴雨，塌方把路都给冲掉了。因此如果马路被阻，师天来就不恰当了。师天自然是再三强调，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否则你们早通知我们了。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对我说，‘苏塔甘陀，你去，去告诉那可怜的女孩子，我是多么进退维谷。我不是一个自由人。我知道，那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你看一看天……有云彩吗？”

“没有，一片蔚蓝。”

“你看一看地……有滑溜的泥浆吗?”

“没有,十分干燥。”

“那么现在写一封信给师天。在我们回去以前,送到邮局。”

回到家来,我们不断虔诚为后两天祈祷——“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可千万别下雨,别塌方。”我们连看到天边上有一丝云影都害怕。在孟加拉人们说,伟人说的话,一定会实现。

这样过了两天,我们又来到车站。在火车停下以前,我们看到阿鲁巴布,从车窗子里探出半个身子,发狂似地挥手。大夫说——“他可能是另一个带坏消息的人。”然而,我们不管这个使者,跟着车跑起来,看到诗人同平常一样坐在头等车厢里,他用的东西零乱地堆在周围。

我们一进去,他就说,——

“等一等,等一等,让我先请求你们原谅。”

“你怎么说这个?”我回答说,同时把散在周围的东西收拾起来。

“你瞧,我没有错。”

“你不会做错事。如果你自己改变主意一百次,而我跑上跑下,感到失望,即使是这样,我仍然能欣赏这件事,那仅仅是开个玩笑而已。但是,如果另外什么人阻拦你不能来,即使是一个小时,我也觉得异常地生气。”

“多么不公平!全怪你的偏见!^[66]我的举动为什么要那样发狂呢?在另一方面,我觉得非常不幸。你知道吗?我夜里睡不好觉。我不断对自己说——‘我没有自由,我没有自由。你从上面下来,走老长一段路,一整夜都在等我,你会多么失望呀。’我再三告诉他们:‘如果真有这样的灾祸的话,他们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呢?’但是答复已经准备好了……不仅是汽车路已经冲掉,连铁路大概也已消失,电报电线也许已经倒下来……事实上蒙铺大概已经飞

走了,现在落在天上的一个角落里……一切都是大概——没法回答的大概!有可能还有一个‘大概不会’——谁听这个呢?”

有四辆车在伺候着,把行李分开,装在车上。当我们正在爬上蒙铺山,绕过许多弯子,我们乘坐的大车向着一个陡峭的悬崖偏斜。路很窄。我让司机停住。

“我们最好换一辆小一点的车。”

司机回答说,什么事情都用不着怕——如果车开得慢的话,车子经常这样偏斜,但是我坚持。只是在几个月以前,我们有过一次可怕的汽车事故,因此我紧张,觉得我们对我们可尊敬的客人负有巨大的责任。同时,所有的车都停下了。其他的人走上来——“怎么回事呀?”

“我们应该换一辆小一点的车子。”

诗人一直沉默不语,现在说道:

“为什么?我不换。不要听她的!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无缘无故地害怕!你要他开慢一点,现在,车子一偏斜,你又怕了。”

“即使是这样,换车子也没有害处呀。”

“大有害处,可能不是对你,但是对那个可怜的司机,那太不公平了。他一点错都没有。我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就离开他的车子呢?他不会感到受到侮辱吗?”

“他不会在意的。”

“当然他会在意。他会感到非常抱歉,但是,因为这可怜的人无能为力,他只好沉默不语忍气吞声。”

当他走上台阶到房子里去的时候,他说:

“苏塔甘陀,你回去的时候,告诉家里的人,我来找的是一些什么人。在我们来的路上,车子几乎已经过来了,而这一位,她是我的监护人,为了自己的性命而跳下来,遵守那可尊敬的格言——‘在危险中,聪明人丢下一半人’(去拯救另一半)。”时当中午,太阳

在前面山上熊熊燃烧。像平常一样,他坐在阳台上那张常坐的椅子上,把椅子向前推,注视着幽深森林的绿色。我回忆起他说话时那动人的微笑:

“好吧,你正在想什么呢,啊,分开头发的女郎?我来了——我来了多少次了,告诉我。”

苏塔甘陀巴布回加尔各答去了。吃过了饭,疲倦的仆人们退下去了,全家都在午睡,非常寂静。我踮着脚尖轻轻地走进诗人的书斋。他坐在安乐椅上,样子同我离开时完全没变,我搭在他腿上的围巾同我搭的时候一模一样还塞在那里,双手在怀里合在一起,手指交插起来。光线渐渐暗淡,从玻璃窗格中流了进来,照在他那丝般的头发上。他双眼下垂,半睁半闭,只有一只脚按照老习惯在摆动着。此外他是非常静悄悄的。一种深沉的静寂围绕着他,好像他已经完全脱离开周围的东西而退缩起来。那一个人,刚才还对我们那样自由地谈话,开着玩笑,那一个人,他维护一个不相识的、微不足道的出租汽车司机的尊严——他已经不是那同一个人了。他那安详的形象,像遥远的天空下的雪山一样地坚定,给我留下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印象,我的心融化于泪水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自己说——到我们家里来的这个人是谁呀?他属于我们吗?同我强迫他吃东西,劝他睡午觉的那个人是一个人吗?不用花言巧语,真正应该说,在那时候我不能同他说话,虽然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如果我同他说话的话,即使谈一件毫无意义的题目,他也会立即回答的。他心中那一个长距离旅行者,一会儿的工夫就能够从旅行中转回来。可是说话是不能够的。我多次碰到这样的事了,静静地站在他身旁,这一种奇怪的激情汹涌奔腾。那不是尊敬,也不是爱,是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一个卓绝的天才的冲击力很奇怪地压服了一个普通庸人灵魂中的冲动,我记不清楚,我在那里站了多久——他忽然看到我,仿佛一下子醒了,说道:“你什么时

候来的呀？到前面来，坐在那把椅子上……那是什么？你这样严肃地想些什么呀？”

“我正在想，似乎是多么奇怪呀，你为我们的失望而忧虑，以致不能够睡着；你拒绝从那车子上下来，宁愿冒险，也不愿刺伤仅仅是一个出租车司机的感情。我们同你很接近吗？我不觉得如此。当我观察你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在你心中我们能否有什么位置。我觉得，你不属于我们。”

他非常沉静地呆了一会儿，然后温和地说：

“既然你这样说了，我也讲真话；你们确实对我什么都不是。你所谓爱，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对任何人有过。我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过去不知有多少亲爱的人，而今天，你们这些陌生人却变得比任何我的亲属都同我更接近。但是这是真的，朋友、亲属、家庭生活、妻子和孩子，对其中任何人我都没有紧紧地抓牢。深深地在我心中某个地方，我是不受个人情感影响的，——孤零冷淡。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我听任自己陷入网中的话，那么我就被毁坏了……一切都碾为灰尘。没有什么束缚曾变成铐住我的枷锁。在我心中，我从来都是孤独的，超然的——从儿童时代起，甚至从婴儿时代起，我就是这样的。中午，我常常坐在屋顶上，完完全全地孤独；太阳在我头上燃炽，在我下面，小贩用单调的、拖长了的声音叫卖自己的商品——把我带到辽远的世界去。在那寂静的、悲惨的中午，那种尖叫声好像是辽远世界的呼声。我常常孤孤零零地徘徊在关起来的、没有人住的三楼那些房子里。甚至当我正忙着干一百种不同的家务事的时候，我的心也常常飘飞出去，像一叶扁舟在两岸的阻挡中冲出一条路来。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如果我让自己屈从于生活中数不清的束缚时，那么，所有我的事情都毁坏了。我的生命之神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我从前写过：

“‘我不得安宁。我渴望得到辽远的事物……
啊,外面的伟大者!啊,你那笛声的强烈召唤。
我忘记了,我老是忘记了,我没有翅膀飞翔
……’

这并不只是诗意的幻想。人们想,这只是诗人的一种心情,但这不正确。这是我生命的最深刻的真理,我渴望得到辽远的事物。”

在离开之前,苏塔甘陀巴布告诉我:

“他开始服用他自己的 Kabiraji^[67]。”

就在到蒙铺的第二天,他把这种药拿了出来。

“这对我会有很多好处,一个有经验的人告诉我的……人人都反对,但我知道,这是非常好的东西。”

“可能是这样,但这并不是标准化了的药品,没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在标签上什么都没写,因此如果我找到你的大夫开的药方,这会更好一些。”

“这正是我期望从你那里听到的话。这就是所谓的奴隶心理。那是在欧洲由老爷们亲手炮制成的,因此决不会坏——这是在这个不幸的国家中炮制成的,因此一定是坏的。知道的人说它是好的,你什么都不知道,你一点都不清楚,它是怎样炮制成的,但是这没有关系——只因它是我们国家炮制成的……”

“可是苏塔甘陀巴布告诉我,拉提达也……”

“我知道”,他生着气打断了我的话,“他反对。但是为什么呢?你的拉提达是一个诗王(Kabiraj)吗?我现在就去写信告诉苏塔甘陀,请求他允许,请他给我下一道命令,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我邀请了一个什么样的监护人呀!”

“好吧，你就吃吧。你说它是一种好药，我为什么反对呢？”

“你在干嘛呀？你为什么倒出两剂来呢？这里！你为什么吃它呢？我从来不！阿鲁！我说什么来着？”

“怎么，既然它是滋补药，它会给我力气的。”

“你不需要更多的力气，你有的力气似乎已经是太多了。你是力量女神(Sakti)的化身。难道诗人白白地写：‘母亲！你有这样多的力量，你为什么无力呢？’”^[68]

第二天，我坐在餐桌旁，带着药瓶子。

“你干嘛呀？你今天还想再吃一剂吗？昨天吃的结果如何？”

“只尝试一次，怎么能知道呢？既然是好药，其结果必然是好的。”

“可是你今天早晨来晚了。你不舒服吗？”

“啊，那可能是由于别的原因，一种好的健身药如何能让人不舒服呢？”

“不，不，你不能再吃了”，他坚决地说，把脚放了下来，“阿鲁，我陷入了什么样的圈套啊！这叫做什么呢？敦促共同出殡？”

“为什么敦促共同去死呢？这是好药，不是吗？因此是敦促共同生活，”阿鲁巴布试着插上了一句：

“好极了，让我今天也吃上一剂。”

“不要胡说了，阿鲁，谁愿意同你一起走上焚尸的柴堆呢？看，亲爱的姑娘，如果你只是一个人的话，我不反对，但是你是两个半人，不能在你身上试验。”

“啊，当然我的性命不值钱！而你只有一个人，你就能轻而易举地做试验。好吧，不要为那一个半担忧了……谁也不是缺不了的。”

“当然，我知道这个。此外，你们这里这些人是干嘛的呀？如果你出了什么事，你放心，我们一定能把可怜的大夫再安置

好^[69]——一定能做到,不必担心。你说什么,阿鲁? 不然的话,我们如何到这里来呢——谁照管我们呢? ……好了,好了,好了,不再谈那个了,你不必再给我倒了,我已经吃够了药……你把诡计学得很好呀……你可能是一个教授的女儿,但你是一个狡猾的外交家。”

“玛西明天要来了。”

“要来? 多么让人高兴呀!”

“为什么? 她不在,你感到不方便吗?”

“我确实感到非常不方便。这房子的女主人,她,没有她,这房子就毫无意义了……当她忘掉了自己的家务,忘掉照管自己的客人,从早到晚忙着写信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们处境多么困难呀? 而且是什么信呀! ——不是信,而是史诗。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幸福,收到比四个手指头更长的信。好吧,你今天早晨干什么来着? 不可能是写信,因为那一个本身就是动因,就是一切函牍的灵感来源的人,过一会儿就亲身来临了。”

“不是,不是信。”

“不是信? 那么是什么呢? 啊,我知道了,你的日记。好吧,把它拿来……让我看一看,你写了些什么。你为什么不说话呀……请拿来……你写了一些什么,连我都不给看了?”

“不是这样。你为什么不明白呢? 那里面没有什么私事……”

“你只是腼腆不肯拿出来;可这毫无意义。来!”他这样说,故意挑逗我,“拿来,让我看一看,你写了些什么。”

“你写过日记吗?”

“从来没有,我不敢写。此外,让一切要流逝的东西流逝,更好一点。你能把日子抓回来吗?”

“但是,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当这些日子都变成了影影绰

绰的回忆的时候,就有可能回到这些经验中去。”

“好吧,我从来没有试过,我就正在永远消逝,永远地消逝。我把自己走过的路留在背后;我不会再走回头路。此外,在爱情中有一点秘密,不能站在房顶上大声叫喊。如果一个人写日记,他要写很多不能让每个人都知道了的东西,——那只是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在你写下的一刹那,它们就从你的手里溜了出去。一个人怎么能知道,他明天不死呢?怎么能知道,他不愿意任何人都知道的东西不会暴露给许多不受欢迎的人呢?放心吧,这都是些空洞乏味的闲谈……现在你为什么不把你今天早晨写的东西拿给我看呢?请吧!我不是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是吗?”接着他哼起了一首他喜爱的歌——

不要保密,我的朋友,保你那些秘密的思想。
我要听听,不是通过我的耳朵,而是我的心。
告诉我,只告诉我,当夜已深时,
当世界沉寂、鸟的音乐
在沉睡的林中停止时,
告诉我你的秘密思想。

“那么,好吧,等一会儿,——先让黑夜暗下来,然后我可能把我的笔记本留在你的屋中。在这样阳光灿烂的早晨一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的秘密思想讲出来呢?”

“过来,过来,母亲的妹妹^[70],我们不断地写信,以致于疲惫不堪。”

“好吧,你没有把我带来,但是现在我来了。”

“这谴责不公平。我怎么能知道,你乐意同我们在一起呢?你总是潜心静思,以致于永远记不起,在世界上还有别的人,而且他

们也并不坏。”

“我送给你一点小小的礼物,但是并不是完全无私的。”玛西带来了一盒子颜色,几支画笔和一些画纸。

“这是什么呀? 油画用的颜料? 我从来不画油画。”

“那么你现在就画一画,可是我想要一张画。”

他检查了每一管颜料,认真地把这些管子翻来翻去。

“我说,这些对我来说是太多了。我的熟练技巧是没有学习过的。”^[71]

逗了半天乐,我们把纸按大小裁好,钉在一个木板子上,把颜料放在他手边。他画了一张脸,然后坐在那里沉思,好像是遇到了重大的问题。

“玛西,你把我弄得多么窘呀!”

我们都在餐厅里闲谈,阿鲁巴布跑了进来:“快来吧,他在那张画上乱涂起来。”

我们看到,他手上和衣服上都是颜料,坐在画前,画的是一张脸的轮廓。在那上面,他乱涂了几层浓淡不同的颜色——

“过来,玛西,救一救我的‘脸’(面子)吧,这是我干的吗?”

以后,接连有几天,这一张画就成了骚动的中心! 玛西想在上面轻轻涂上一点颜色,拿给他看,他用画笔在上面几个地方抹了抹,最后,当图画完成时,它却有他那风格上的特点。玛西拿来一支笔:“请写上你的名字吧!”

“为什么? 为什么要我写我的名字呢? 正相反,让我把你们的名字写上。”

“为什么写我的名字呢? 这一张脸是你画的。”

“可能是,但是你挽救了它……因此让我放弃权利。”

“不,不,你先写上你的名字,然后我写上我的。”

这可能是他画的唯一的一幅油画。他平常画水彩画,或者用墨水、彩色铅笔,或者用自来水钢笔画。

“好吧,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说我是一个幻想诗人,说我看不到本国的平凡的生活,说我不了解孟加拉农村,说我不知道穷孟加拉人生活中天天见到的普通地方呢?——说我没有描绘那种生活,说我只是在一个贵族的立场上发生诗兴,说真正的孟加拉生活已经在 X—先生的著作中得到表现——”

“谁说这一套呀?”

“怎么,你没有全听到吗?”

“不,我没有听到。那些说你坏话的人不是我的知心朋友!”

“他们不是吗?我听了很感到宽慰!我常常怀疑,你到处诽谤我!但是,真是这样,诽谤者在那些受刺伤的人的面前谩骂得更厉害。这件事特别好笑。”

“我同意,我尝过不少这样的苦头了。”

“那么你为什么否认呢?有一些嘁嘁喳喳的话跑到我耳朵里来。有人说,他听说,我不让任何女人接近我,除非是醉人的美人儿。啊!连听到这种话,我都毛骨悚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并不坏;可是,那样一来,在圣地尼克坦,女人就完全绝迹!而且说这样话的人肯定没有看到你……那时你能到哪里去呢?”

“简直是侮辱!那些关于年龄和外貌的暗示……。”

“不,不,我从来没有暗示年龄,我听到的还多——说我有一座玻璃房子,有一个巨大玻璃圆顶,因为对我来说那是绝对必要的,我夜里要看所有的星星。接着在黎明时分,美丽的女郎唱歌唤醒我。至于我浴室里装备之堂皇,越少说越好。我的洗澡水放在金盆里,放在水中的特殊香水价值一拖拉^[72]一百卢比,但是我总是坚持要那种特殊的香精。”

“我知道的故事更多。你的面孔是如此地美丽。因为你喝石榴汁；你每次吃完饭后喝一次西班牙酒。”

“啊真的！只能是西班牙的，别的什么都不行！但是所有这一些优异的故事都不能帮助你把你那好客的观念改变一丝一毫。每一件事都是干巴巴的！西班牙酒在哪里呢，闪光的勃艮第葡萄酒又在哪里？你却只有南瓜汁！没有关系。正如我正在说的那样，说我没有见过孟加拉农村，不是实话。我非常真切地看到了农村生活，我看到了它的忧愁与快乐。当我住在帕德玛河上的船中时，我的主要工作就是看，我就坐在那里看。你还记得我的一篇短篇小说中的穆林玛(Mrinmayi)吗？也许你对我的短篇小说记不那么清楚。”

“真奇怪！你说‘不记得’是什么意思呀？你自己都忘记了，上一次我们已经发现了……现在请告诉我，谁的朱古玛雅(Jogomaya)呢？”

“朱古玛雅？等一等……让我想一想，你到哪里弄到朱古玛雅呀？他是摩诃玛雅……。”

“哦，不是，不是拉吉布(Rajib)的摩诃玛雅，而是《生与死》那个故事中的朱古玛雅。”

“是的，我想起来了。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你知道我是怎样想到它的吗？很久以前，在我们加尔各答老房子中，我记不确切是在什么时候了……但是那时候周图保还在那里……有一次，突然来了许多客人，于是我睡觉的床就安排到外院^[73]里去了，我在内院里呆得很晚，然后我走到那指定的地方去睡觉，钟敲了两下。穿过庭院，我来到走廊上，站在那里。房子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沉睡了。有光，有黑暗，有长长的阴影，夜已经深了，真正的夜。我站了一会儿，接着一个想法浮上我的心头，而且控制了我——好像‘这个我’并不是刚才的那个‘自我’……好像在过去的自我和现

在的自我之间有一个裂缝。我想,如果我现在踮着脚尖走回去,叫醒了周图保,告诉她,‘看呀,这个我不是我,不是你的丈夫’,那将会怎么样呢?——”

“你那样干了吗?”

“谢天谢地,我没有干!她能冷静吗?她会吓得大吵大叫!……好了,我没有那样干——我去睡觉了。但是,就在那一夜,这个故事就在我心里酝酿成熟;有人到处游荡,失神落魄,困惑不解,而她自己却像别人那样感觉,她不是她……但是你刚才说的话是对的,我记不清楚这些故事了。如果你不反对,晚上我可以把这些故事一篇一篇地朗读;如果你忍受不住了,请暗示一下,你用不着费力多说话,只暗示一下就行了!”

“玛西从来到的那一天就说,她喜欢听你朗诵《齐德拉》(Chitrangada),但是我从来没有告诉你,怕麻烦你。”

“朗诵自己的作品,谁会感到麻烦呢?此外,你真觉得朗诵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吗? Chitrangada 并不那样坏,有一天我们一定能朗诵……。”

那一天晚上,他朗诵了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 Samapti——意思就是《结束》。诗人的很多短篇小说都是他在帕德玛河中船上写成的。当时,他管理他家里的地产,他在东孟加拉农村中走来走去,主要是住在一条属于他家的船上。这条船穿过乡村,在东孟加拉美妙的河中荡来荡去。在河岸上,人们沐浴,汲水,把自己的船装满了货物;渔夫撒网,妇女洗涤铜器;在这之外,农民耕地,牲畜吃草,从茅草棚中传出了生活的声音,越过水面,触碰到诗人的灵魂深处。他常常坐在船上,从远处观察。但是更多的是他会见他那些淳朴的佃户,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心里怀着敬意来到他这里;他们带着所有的忧愁和喜悦来到他这里。同这些个人的接触一起,东孟加拉美妙的自然风光,翠绿得像祖母绿一样,被旭日和落

日的霞光所渲染,给诗人提供了营养,把他同农村生活永远绑在一起。《结束》这个故事他记得非常清楚。他说:

“我从船上看到妇女来到沐浴的台阶上——有的屁股上背着孩子,有的带着一堆器皿,有的带着大水罐。有一个小女孩子,年龄大概有十或十一岁,她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常常在腰里兜着一个孩子走了来。每个人都从岸上观察我,我在船上——但是她的态度不同。她瞪大了眼睛盯着我,有时候用胳膊肘轻推孩子——‘看那边!’她说,用手指头指着我。我很欣赏这件有趣的事。她有一种自然的天真活泼,在像她那样岁数的孟加拉女孩子身上很少见到这情况,她们都发育过早,腼腆腼腆。接着我看到她变成了新娘,到她公公家里去住……这条船就拴在那一个台阶旁。啊,她哭得多么痛呀!我能听到年纪大一点的妇女彼此谈话——‘她是一个这样好玩的不知休息的小孩子——在公公家里她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呀?’我感到一阵剧痛……他们是囚禁一头行步如飞的小鹿,我想。当我写这篇故事的时候,我心里想到的是她。从帕德玛河上的舟中,我看到孟加拉农村的一幅活的图画,还很少有人看到过……现在,告诉我,要我朗诵什么。”说完了话,他把书投给我们,投到地板上——“好吧,让我朗诵鬼的故事吧。”

“《私人教师》?”

“是的,那是一个真实的鬼的故事。”

屋里的每个人交换了一下眼光。能够听到一个真实的鬼的故事,并不是一件小事。

“你不会害怕吗,会不会?有一次我们出去吃请回家——罗肯·波里特和我自己。罗肯的出租马车在等他,但我是一个穷人,因此我雇了一辆四轮敞篷马车。已经过了午夜。我坐在马车里打盹儿,过了一会,我发现我们不是沿着乞提普尔路(Chitpore)走。我不断地问车夫,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不答复。那是一个可怕的

经历。忽然似乎有什么人坐在我身旁了。我能感觉到他那温暖的呼吸……我身旁的空隙不再空了,而是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填补进来。接着‘它’突然动弹起来,变换了地方,挪过来,坐在前面;它那两只眼睛好像刺透了黑暗,毫不畏缩地盯着我。那一个没有形体的东西,没有形体的瞪视,车夫的沉默,他拒绝说话,再加上这一辆车绕着红路(Red Road)在一条车辙上转了又转——你能很好地了解我的困境!我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到家的,但是第二天早晨我问别人,听说几天以前据说有一个人雇这同一辆四轮敞篷马车,绕着红路走了很久,最后车夫不耐烦了,跳下车来:

‘请付钱,巴布!’他说,他大吃一惊,应该付钱的人不见了。”

故事讲完了,屋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满腹疑团看着他。能从像他这样精神境界的人物那里听到一个鬼怪故事,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他说话的声音一直是严肃的,没有人不相信的,但是我过去有过经验。因此我说:

“是的,我知道。很久以前了,在圣地尼克坦,我有过考验。在北楼(Uttarayan)^[74]里面没有任何人,吃完饭后,你告诉了我这个故事——有很多夸张之辞,说得津津有味。我完全相信了。唯一的让人发愁的一点是,那一夜我必须孤零零一个人睡在那空荡荡的底层楼中。第二天早晨,在早餐桌上,另外还有几个人,我提出了鬼怪故事这个题目,你立刻就说:

‘你还真认为那是一件真事吗?但是那是一个真正的故事——意思真正是一个故事。’”

“真的吗?我做过这件事吗?那么这一次我算是失败了。一个人说笑话不能说两次。你的问题就在这里。不管我说什么,你都连忙抢着相信。库奇·比哈尔的女王常常逼我讲故事——‘罗宾巴布,给我讲个故事!’我必须给她制造奇谈。”

有一天,我们已经准备好《短篇小说集》(Galpa Guccha),他说:

“你自己应该决定今天究竟要朗诵哪一个故事……”，大天走进来，宣告：

“搬运夫被蝎子螫了。”

诗人焦急得真可怕，他说：

“快去，拿我的密尔顿(Milton)来。”

他常常把一种抗菌剂放在手边，叫做‘密尔顿’。

我们用了许多药，我们又回来。我们看到他坐在那里，他的药筐子就在旁边，他正在请教那一本书《组织医学》，看到我们，他说：

“拿走这药丸子，每隔十分种给他吃一次。”

我们照办了。虽然我们发现，一只小小的蝎子不会打倒一个廓尔喀人的儿子，但他仍然感到痛苦。

我们走回来，带着《短篇小说集》坐在那里。但是我们能够看到诗人思想集中有点难。他开始朗诵一篇叫做 Prayaschitta 或者《赎罪》的小说，但是突然停住了。

“不，这不行。请去看一看，他的疼痛是否正在减轻，否则我就要找别的药了。”

阿鲁巴布正站在门旁，急切想听故事；他说：

“啊，痛就要减轻的。”

诗人生气了。

“你们这些人毛病就出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去了解一下吗？我们能静静地坐在这里，连劳驾问一问都不干吗？”

我们常常有机会碰到他天性中那种温柔、充满感情的一面。伟人们一般都有自己的伟大工作，伟大思想，连他们最亲近的人的痛苦都容易忽视。可是我们的诗人对任何痛苦从来不漠然置之。一想到有人受苦——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他都不能忍受。如果有人病了，他会把所有其他的工作都丢开，去查书，找适当的药，甚至在用药以后，他也不会平静——他会整天继续查阅

书籍,仔细观察一切症象。因此,在那一天,他没有朗诵。我在这里讲另外一件事,大概也不算离题。有一天,我正在玻璃屋中靠他坐着,邮件来了。我收到一封信,告诉我,我的一个近亲病得厉害。我发愁了。诗人注意到了,问道:

“你得到了什么消息?”

我告诉了他。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你知道,一开始我就感觉到,人们忽视了她的情况。我们的妇女常常有这种情况——她们接连不断地看护别人,可是,当她们自己病了时,却没有有人认为应该关心她们。我没法告诉你,我对这种事是多么愤慨——它确实使我智穷力尽……。”

于是乎书又出来了——《组织医学》,《医药原料》(The Materia Medica)。一个他仅仅稍微认识的人在外地得了病,这个消息比他那一天的最紧急的工作都更重要。他让我写信把处方告诉她,在这之前,他不得安宁。

他对受苦的人类充满了同情,并不是因为他想实行博爱主义,也不是因为他想自我克制,要对别人做好事,要内心高贵,而是因为他天性如此,毫不勉强,有如本能。至少我是这样感觉的。

“我从前被蝎子螫过”,他说,“因此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

“是的,我把你被蝎子螫的故事告诉了很多。每个人听了以后都很吃惊。”

“我也是这样。从那以后,再没有碰到过那样的事。”

“请告诉我这个故事”,玛西请求他。

有一回诗人睡在加尔各答家中底层的屋子里。这间屋子平常没有人住,城里居住拥挤的地区底层屋子都是这样。半夜里,一阵刺痛把他惊醒,他发现自己已经被一只巨大的蟹蝎所螫。那痛是极难忍受的——正如俗语说的“被蝎子螫的痛苦”。但是在那样的深夜里到哪里去找药呢?谁去找呢?整个房子里都熟睡了,而诗

人又决不会因为自己痛而去打扰别人睡觉。这样一来,他就必须忍受这剧痛,任何药都找不到。当剧痛实在无法忍受时,他潜心澄虑集中想一点“谁给蝎子螫了?”他沉思“这条腿是谁的呀?这脚趾是谁的呀?那是我吗?谁是这一位有一具身躯的罗宾德罗那特呀?我自己同那具因剧痛而抖动的身躯不是一个人。”他专心一志集中这样想,想方设法把他自己从目前的环境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从灵魂所处的器皿中解脱出来。当他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这个两重性的时候——也就是躺在那里的有形体的人不是他自己,他突然觉得一个锁链被切断了。就正在这一刹那剧痛停止了。他同自己的痛苦隔离开来。他突然感觉到他没有痛苦了。第二天,只留下蝎子螫的痕迹,此外这次受伤任何痕迹也没有留下。诗人告诉我,他再也没有像这样的经历了——虽然他曾努力尝试过几次。一个人能够制服心理痛苦,一个人能不顾身体痛苦,但不仅是忍受这痛苦,而是用意志的力量去消灭一切痛苦的感觉,这是一个奇怪的经历,以后没有再出现过。他经常说:

“那不朽的、无敌的灵魂必须同日常生活的阴沉的气氛分开——不能让灵魂被击败或者被转瞬即逝的、渺小的快乐与痛苦所干扰。让我内心里那个更大的我永存!”

“请给我点工作干。”

“是的,我就给你。但是你职责所在的那个领域距离我的领域的边界是这样远……不然的话,你有很多空闲,令人痛苦的空闲,如果你能参加到我的工作里来,我会非常高兴的。我死以后,只要你有空,到那边去,找点事干;但是现在别来——因为这样你是为我而来,而不是为了工作,这样就不好!在我们国家,女子不知道怎样恰当地去工作。在现在的日子里,女子中的大多数在完成了家务以后,手中还有很多时间,她们的大多数受过一定的教育,但

是她们的心却完全不活动！如果这个国家一半力量不像这样被窒息，那有多好呀。你可以说，她们没有得到适当的活动领域，这样每一个个人就被禁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为了自己的发展，创造自己的活动范围并不容易。但是我必须说，即便她们得到这个机会，她们也不走上前去利用这个机会。在圣地尼克坦有足够的太太，但是有多少人工作呢？可是，我没有给她们开辟一个巨大的活动领域吗？得到这种机会，是一件小事情吗？但是只有保玛参加了我的工作，她没有超然物外。即使她体弱多病，她承担了艰巨的任务。我对此是这样地高兴。这不仅对她自己是一个收获——得到一个更宽阔的生命范围，一个更大的工作领域，增加了自重。否则，用闲谈消磨时间——‘我亲爱的……这个和我亲爱的……那个’——妇女们没感到这是耻辱吗？”

“我看，灯点上了……今天我们要读什么呢？昨天我朗诵了 Prayaschitta^[75]，我写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主人公呢？”

“虽然如此，这不是你的过错。你只能把真实的东西描绘下来，连蚁垤^[76]也不能做得更好。”^[77]

“实在的，真是这样吗？但是，我亲爱的，没有这些男人，你过不了日子，你能吗？你能把这些诗人嫌的生物完全从你的生活中赶走吗？我们男人没有这样狂妄——我们有吗，大夫？你们那个佛教徒雕塑匠同我们一起到了噶伦堡，开始雕刻一个木头佛像。他忽然说道：‘我在这里干不了活，来来往往的女人一刻不停，只要她们的目光一落到上面，我的木头就断裂’。我听到这一个虔诚木匠这样说，我浑身起鸡皮疙瘩！我立刻对他说，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同他不能共事了。因为没有这些目光，生命就会停止活动。我们能够很容易承认——我们从来不是这样自视过高，说什么我们不需要你们！但是你们却总是摆架子，好像整个男公民都是无用

的、讨厌的东西。我们男人,当我们作画时,我们给你们画像,当我们写作时,我们写你们……你们要记住,我们写的总是什么好东西——我们毫不迟疑地丢开你们那些坏品质,不断地堆积好品质。但是,当你们作画时,你们画我们吗?你们不断地画自己……你们为什么这样自高自大呢?好吧,给我点东西读一读,吵嘴没用……。”

“那是什么书呀?看上去像是《歌集》(Gitabitan)。”

翻看了几页,他说:

“这个版本过时了……充满了错误。请把笔递给我。”

接着他改了些排印的错误,他开始哼着:

“开,开门,
不要让我等在外面。”

这是蒙铺的一个黑暗孤寂之夜。我们中的几个人围坐在他的脚下……像往常一样,只有一盏灯照在他背后,灯光围绕着他的形象幻出一团圣光,这样高贵地刻在黑暗的画布上。我今天回忆起那一夜来,好像回忆一个梦。他那美妙的身躯是一个最适合的容器,能容纳一颗无与伦比和高贵的心。但是难道他的美只限于他那面貌的完美,他那鼻子的弧线,或者他那脸的轮廓,或者他那炯炯的双眼吗?——仅限于在一具结构完美的身躯上、他那面容的美丽或者他那柔滑、丝一般的皮肤吗?不是的。它超越了身体,表示出一点在它之外的东西,因为他的兄弟和他家庭许多成员面貌都同他相似。此外,在兄弟、姐妹中,他是最黑的。他常常说:“我是妈妈的黑孩子。”

在那些蒙铺的夜晚里,当他坐在那里在灯下朗诵时,灯光流在他那丝般的头发上,他看上去完全像一幅画——一幅带着生命的

新鲜活力的新鲜画,但又是辽阔遥远得像一幅图片。那种无法表达的形体美也有它自己的使命。

同一天晚上,他唱了十四或十五首歌;有一些我至今仍然能记得起来!当我们坐在逐渐深沉的黑暗中时,在音乐的幻术般魅力支配下,歌声不断在我们的心中回响——

“如果我知道什么使我痛苦
我会告诉你的。
他让我叫唤,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为什么伸出我那热切的双臂?
我白白地追随着谁呀?
如果我所有的东西都已卖出,
我没有得到价钱。”

这些歌曲都是从前的,不常常唱。他用一个歌曲的海洋使全国泛滥。他的音乐把人的心召唤到深处,歌词以及歌曲的使命也帮助我们进入那个深不可测的情况中,忧愁一旦为音乐所搅动就转变为仙露,而幸福则被强烈地感觉到,强烈到几乎成了痛苦。他重复了一行诗:

“亲爱的人在哪里,他从我的痛苦中诞生……他正填充着我的世界,但是他从来没有达到填满我的生命的程度……。”

所有的心弦都在那种音乐中颤动,其激烈程度是难以表达的……

当我回来帮他上床的时候,我看到他读《歌集》。

“我想,我应该送给你一本新版的书,这一本充满了错印的字句。不……我不再同你谈这个了……你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听一支歌曲,你就哭……你没有机会听好音乐,这是真的……我必

须承认,这地方非常寂寞,对你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点太寂寞了。好吧,你可以做一件事——找一个人帮你照看枯古,而且也能唱歌。”

“看你想的!我不是一个公主,雇一个人当我的伙伴。”

“不,不,那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自己为什么不学唱歌呢?音乐是一个伟大的伙伴。一天一天地一个人来消磨这些夜晚,肯定是非常苦恼的。我们把这件事弄得更坏了,我们一走,你会更感到寂寞的。”

“你说这个干嘛呀?我们不能期望你永远留在这里,但是我们得到的这一点,我们能充分认识其价值……为了这不多的几天,我们是多么感激呀。”

“好吧,这也不一定就是这样非常不可能。我这一生仅余的那几天的一大半,我可以同你们这些人在这里度过。人生的道路没有撒满鲜花。如果不能尽如所愿,一个人也不要抱怨……能得到多少,就应该感到快乐。这是对人的考验。但是,我们希望能看到我们爱的那些人的道路上的困难都扫除掉。”

“你为什么老让你的镯子响,丁零,丁零……丁零,丁零……这样骗人……啊,亲爱的,把你那金罐子灌满了水,回家去吧……为什么老响……啊,为什么老让你的镯子响……丁零,丁零……丁零,丁零……”接着,他不唱了,说道:

“什么样的哀求啊!哎呀,我当时多么蠢,否则,我怎么能写出像这样的东西?如果在现在,我就会写——如果你来,这很好,但是,如果你不来,就请你把金水罐子留下——它对国际大学会有用的。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走——如果你这样做了,也没有多大关系——但是那一个金水罐子对我们来说却是不可缺少的……”接着他微笑着问道——“在《刹那集》(Kshanikā)^[78]中有像这样的一首

诗吗？”

“哪一首？‘如果一个人偶尔失掉了，我可以得到四个来安慰我。’”

“是的，是的，一首非常现实主义的诗。Kshanikā 中的诗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是，那些诗是好的……那是一本我喜爱的书。”

“你有一次问过我——‘如果你被允许只保留一本我的书的话，你要选择哪一本呢？’我说：‘你选择哪一本呢？我只是感兴趣，想知道这一件事。’……你回答说——‘可能是 Kshanikā’……但是我肯定不同意……。”

“不，不全是这样。但是，在那些日子，Kshanikā 的诗是非常有本色的。在那时候，我们国家文学欣赏水平标准不是高的。人们不想接受这样的诗体——

‘打开我内心的门

所有的虔诚思想都拴在里面……

决不，我今天决不说出真理。’

轻而易举地接受而且欣赏这些诗，是不可能的。让读者在心里有所准备，需要时间。我们的时代为清教主义所迷惑。这是一种病。比如说，几天以前你能够非常自然地要我唱那一支歌——‘你为什么不在暗夜稍逝前把我叫醒……’而我能够很自然地来唱它；在那些日子里，这能做得到吗？人们会认为这是可怕地庸俗的。因此，我想气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逐渐改变到何等程度了啊。”

“为什么？那首歌中有什么庸俗的地方呀？”

“啊，亲爱的，它不庸俗吗？”他幽默地从这同一首歌曲中引了两行天真无邪的诗——“小鸟呢喃，告诉说黑夜已经逝去……妻子

走去把罐子灌满水——这是可怕地不道德!”

自然,诗人把引起清教徒愤怒的那些诗行省掉了,这首歌的歌词是:“你为什么不在暗夜消逝前把我叫醒,时间晚了,我脸上发红……小鸟呢喃,告诉黑夜已经逝去,新娘走去把罐子灌满了水……我怎样把我那乱蓬蓬的头发遮盖起来去干活?”

“人们能说的事情你现在不想相信。那一首关于一个佛教托钵僧故事^[79]的诗《故事诗与叙事诗》(Katha O Kahini),你记得吗?那个女乞丐把自己仅有的衣服脱下来,丢到小路上?……啊,你把这些诗行读一读,我的字典,否则你这次真正被打败了。”

“你不能在这一首‘Katha O Kahini’的诗上打败我。自然你可能在散文诗上打败我。”接着我就朗诵这些诗行——“她设法躲在树林子里脱下了自己仅有的衣服,伸出胳膊,把衣服丢在小路的地上!”

“是的,”诗人说,“当那首诗在杂志刊出以后,G—告诉我——‘罗宾巴布,写这首诗适当吗?年轻的男孩子会读你的诗的,而你擅自写这样的东西,什么——她把自己仅有的衣服脱掉……读这种猥亵的话对男孩子来说好吗?’现在,我对他能说些什么呢?我只谴责自己的命运……‘呸,’我对自己说,我为谁而写作呀?现在,正如你知道的,我们的G—是一个颇为突出的、有学问的人——如果连他都说这样的话——如果对他也必须解释诗中那一个词儿‘仅有的一件衣服’,那么为什么还干写点东西的这种无用的事呢?谁能理解呢?但是,日子变了,今天人们的观点正常了,健康了。你现在能够这样自由自在地欣赏文学表现的那一种美,我亲爱的夫人,你应该为此而感谢我……其中有我的一份功劳!”

“密特拉(朋友),今天一早晨我为什么看不到你呀。昨天,你拿走了我的笔记本去抄什么,但是我离了它不能写。我已经等了

半天了。”

“非常对不起！我这一阵子都在厨房里。为什么堪奴不来叫我呢？”

“我没有让他去叫。我的脾气不是这样，你知道。我只接受自然而然地来的东西，没有更多的要求。你知道《刹那集》中的一首诗——‘我得到什么，拿什么，能到哪里去，才到哪里去，我什么东西都不遗漏，朋友，我什么东西都不遗漏……但是我不拼搏去攫取任何东西，我不攫取’——这是我的生活的哲学……所有那些不费力气地、轻而易举地来的东西我都要；我不想丢弃任何东西，遗漏任何东西——但是不用力气，不去抢。”

“对于这一点疏忽你为什么骂得这么厉害呢？”

“不，不，我指的不是你，我只是借这个机会说说而已。关于你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我知道得非常清楚，如果我叫你的话，你会是非常高兴的，但是我告诉你真话，打搅别人，不是我的天性。虽然现在我逐渐虚弱下来了，自己照顾不了自己了，我变得像个小孩子。我有理或无理地麻烦你够多了。但是，我年轻的时候，我活动能力还强的时候，我决不麻烦任何人；吵吵闹闹：‘喂，去拿这个，或者去拿那个，递给我一支笔，拿一点水来’——这从来不是我的习惯。在我一生中我得到的够多了，但是我从不想去攫取什么东西……我不丢弃任何东西，我的朋友，我不放弃任何东西，但是我不用力去抢什么东西，我不攫取任何东西。”

“我床旁的灯熄灭时，我随着早晨的小鸟醒来了。我坐在开着的窗子前，松散的头发上有一个新鲜的花环。年轻的旅行者沿着大路走了过来，在晨光的玫瑰色的雾中，一串珍珠项链挂在他的脖子上，阳光射到他的王冠上。他停在我的门前，要求野合，我不能说——‘她是我，年轻的旅行者，她是我。’”

“这是同一个讲得而实失的故事。欲望的强烈的迫促让一个

人感觉到他被剥夺了。在我们眼前的,在我们手边的,我们视而不见,但是,当我们走得很远时,然后我们从这远处回头看,我们感觉到——它就在这里!对我来说,这首诗的含义就是一场热切的呼喊——‘她在哪里?’因为正是这个有点像《点金石》。”

《点金石》或者《哲学家的石头》是诗人早年写的一首诗的名字——一个疯子寻找点金石。他沿着波涛汹涌的海岸走,把每一块小卵石都捡起来。他用石头碰自己的铜护身符,看看它是否变为黄金,然后又失望地把它丢掉。他走呀走呀,从日出走到日落,直至成为一个习惯;他捡起一块一块的卵石,用习惯的动作碰护身符,连看都不看,又把石头扔掉。最后有一天一个乡村顽童问他:“爷爷,你从什么地方弄到一个金护身符呢?”这样这个疲倦的疯子才知道,他曾经找到了点金石,但是又把它丢掉了——他不知道,所求之物什么时候在他手中。

蒙铺的夜晚,当我们坐在那里,为古老森林的原始寂静所包围,夜间的微风吹拂着我们时,我们都肯定,在人生海洋的岸边有点金石,但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把它们捡起来。

那一天晚上,从《醉花集》(Mohua)里选出了很多诗来朗诵,他朗诵的每一首诗我们总都觉得新鲜,就好像它突然从这书的书页上活了起来。我们从前已经读过许多遍的小说和诗歌,为他那声音的魔力所转变而显得新鲜……好像它们是新的创作,更充实,更全面。我记得起他朗诵《饥石》的情景。小说中那个疯狂的托钵僧带着他那受折磨的心泼辣活泼地站在我们眼前。那种激情,那种表现的气势,是不能够钉在纸上的。诗人,作曲家,画家,也是伟大的演员。

他那巨大天才的灿烂的光辉让我们沉睡的感觉惊诧不置。但是我们中没有人能成为容纳那种光辉的合适的器皿。那是非常不

幸的,我们这时代最好的天才,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之一,降生在一群在智慧理解方面非常平庸的人中间。因此他身上的许多东西丢掉了。表现在文学、艺术、音乐和诗歌中的他身上的那一部分正在走向不朽,但是他那活的一方面,闪耀在思想、语言和其他一百种同别人的接触中的一方面,他那生活的艺术却为时间的擦磨所污染。

他正唱一首歌——

“我正带着我的一切等候着，
希望全部毁灭。
我正等候着他，
他来让我变成赤贫，
一个不能被看到的，
但他却能看到一切，
他从后面爱着，不为人所见，
我的心为一个深沉者的
秘密的爱所浸渍。”

这是我最喜爱的歌曲之一。诗人常常说：

“我不想再唱它了。我发现你为它所迷惑！”

他一会儿停下来了，眼睛里闪着笑意：看着玛西说：

“玛西，我今晚唱了这样多歌，得到什么报酬呢？古时候，诗人唱歌时，公主们摘下自己的项链，丢下来。那样的日子逝去了。现在诗人一个人唱，而其他的人却都沉默不语！”

“你的公主们在哪里呀？”我抢着回答，“这只是一个穷人住的微不足道的小茅棚。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呢？”

但是玛西对诗人说：

“你为什么听她的辩解呢？你看这里，她戴着一串十分完美的项链。她为什么不奉献呀？”

“啊，是的，”诗人装出严肃的样子说道：“当然，那里有项链。如果一个人真正心甘情愿的话，他不能相赠吗？你要记住那一个女乞丐，她把自己仅有的衣服送给了托钵僧！”

“送给你什么东西要困难得多，”我回答说，然后取下了项链。递给了他。“好吧，你拿着吧。”

“你这样说话，我怎么能拿呢？”他伸出手来，把项链拿在面前仔细看了看。

“这是什么宝石呀？叫什么名字？祖母绿？这些呢？金刚石？”接着他从他那有名的歌曲中哼了一段——“Hashi kanna, Hira Panna, doley bhaley”——笑声和眼泪，金刚石和祖母绿，像命运一般摇摆——好与坏一齐合着拍子颤抖！

“你知道，在我一生中只有一次我戴过首饰——一个戒指——那同·保谭送给我的。当我在迦齐浦尔(Gazipur)恒河中沐浴时，它从我的手指头上滑了下来。啊，我那个难受劲……现在请接过你的项链吧。”他把项链送还给我，他说，“你要仔细看一看，我没有拿你的任何金刚石或祖母绿。”

“拿吧，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馈赠呢？”

“是的，真是的，只有这件事还在等着我哩，我穷到卖你的珠宝！”

与此有关，两个月后发生的一件事我又记了起来。在同一年的十二月，我所有的珠宝都被盗了——物质的传家宝，三代节省下来的。被盗后，我接着到圣地尼克坦去见诗人。我一走进他的屋子，他生着气说：

“啊！——你现在还这样愉快地到处旅行，在丢了所有的东西

以后——你这充满了智慧的人！”

“首饰是我的一切的一切吗？”

“不要再作诗了……你们是一伙傻子！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呢？除非是在一个教授家里？”

“好吧！我父亲有什么错处呢？这一些珠宝从来不放在家中，是我拿到家中来的。”

“那么这是你的灵机妙想？除了你以外，谁还能干这样的事呢？——你这禀赋独厚的人！”

“现在请你听一点有趣的事情。所有我们的珠宝都完了，连一小块金子也没有留在家里。但是我在蒙铺送给你的那个项链却保留下来了。它没有被偷。”

“那怎么可能呀？是小偷们知道它是属于我的之后送回来的吗？”

“不，不，不是这样。那项链是唯一的留在我公公那里的珠宝。”

“真让人吃惊！”

“是的，真是这样。但是我确实很高兴。”

“现在，你看，你对馈赠为什么这样吝啬小气呢？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我的话，这些东西都会保留住了。”

“很可能。别的东西都被偷走，只有这个项链留了下来。我们想到你在《吉檀迦利》中的一首诗——《吝啬者》——‘我送给乞丐的东西，国王用黄金偿还’——接着我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我想，我为什么不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呀？”^[80]

“密特拉，你知道吗？有一次我从阿尔莫拉回家，我的钱包和其中所有的钱和车票都被偷掉。我那生病的女儿同我在一起，我碰到了极大的不方便。我觉得非常难受，我对自己说：‘我是这样苦恼，因为我觉得，我是被人骗了。但是让我把东西送给那拿走的

人吧,让我把它当作馈赠吧……’。当我这样想时,我的心暂时摆脱了苦恼。在你来到以前,我正想把这个故事告诉你哩。”

正在这时候,有人把普普^[81]的首饰(嫁妆)拿进来——一堆眩目的金子放在铜盘子里。诗人转过脸去,生着气说:

“为什么把这些东西拿到这可怜的女孩子的眼前来呢?”

首饰拿走以后,我对他说:

“我非常生你的气。你想,只因我丢了自己的首饰看到普普的珠宝就不高兴吗?”

“是的,这非常自然的嘛。”

“一点也不。所有流传的那一些关于妇女依恋珠宝的故事都是可怕的夸大。首饰有价值,在艺术和经济方面都是如此,此外,它们还作为传家宝而有价值。当然,每一个妇女都不想丢掉它们,但是,既然已经丢掉了,那又有什么呢?”

“密特拉,那么你对你的损失不怎么在意呀?我听到真是高兴。我的孩子,希望你能不辜负真正的忧愁和真正的幸福。”

在两座高山之间的巨大的山峡里有一条瀑布。有一条狭窄的路通过树林子向上通向瀑布。有时候在早晨,我们房子的热心的马夫和妇女骑马沿着这一条小路走。有一次玛西碰到了一件意外的事。阿鲁巴布对此兴致勃勃,他走来绘形绘色地对诗人讲这件不幸的事。我端茶进来,诗人说:

“我正在听阿鲁讲玛西骑马的故事。玛西几乎坠下悬崖,心神完全错乱了,以后她的女婿(大夫)连哄加骗安慰她。阿鲁的描绘是这样使人毛骨悚然,我得到灵感写了一首诗:

玛西骑得飞快,她跳上了马背;
掉下马来,一瘸一拐,心里后悔。

她女婿看到了,心里难过,
加心加意把她柔嫩的双脚来擦摩。”

就这样,诗人说下去,成了一首长诗。我没有记录下来,它就丢失了。

“但是你们山上这种小马,”他说,“它们不能同正规的马来比。你骑过阿拉伯马吗?那才是真正的马哩。那同·保谭常常骑这种马,沿着乞提普尔路(在加尔各答一个拥挤的地方)走,我的哥哥陪着她。你能想象在那些日子里那是一件多么大胆的行为吗?不仅这些马是大牲畜,更大的事情却是,一个家庭妇女,一个女人,能出来骑马!但是,她毫不在乎。是的,她真是有无与伦比的品质——她是无与伦比的……现在你来了,来,母亲的妹妹,来呀。你的四肢还完整吗?我正着手写一部史诗,名字叫《骑马插曲》。正如诗句从蚁垤^[82]内心深处涌现出来,诗歌也从罗宾德罗那特的心中流出,灵感来自阿鲁对你骑马的描绘——有如天上恒河流下,有如波涛汹涌的大海的波浪淹没海岸,有如……”

“诗在哪里,我必须听一听。”

“我还能记得起吗?你为什么不在我灵感来时来呢?问问你的外甥女。她把每件事情都记录下来,但是这一首诗她却忘了!怎么办呢?从我的文学的天空中一颗亮晶晶的星星坠下来了——从我那不朽的……”

“不再提她了!”玛西发火了,“她自私得可怕,嫉妒……当然,她忘记记录下来,因为这是关于我的诗,如果是关于她的话,这诗此刻已经到了 Prabasi 杂志那里。”

“你听,玛西,”诗人低声耳语,带着有点搞阴谋的气氛,“你使用的那一些形容词,好吧,我有性质差不多相同的看法;但是我什么都不说,我一个字都不说,我害怕。我从哪里得到你那样勇往无

前的勇气呢？如果我是这样勇敢的话，我早就同你一起跳上了马背了！”

“人们说，当你在《家庭与世界》上画散德尔普(Sandwip)的特征时，你心里想的是 B—，这是真的吗？”

“人们这样说吗？为什么？B—能像 Sandwip 那样漂亮吗？我亲爱的，当《家庭与世界》在报纸上出现时，掀起了一场多么大的轩然大波呀……一位太太写道：‘这简直是荒谬，决不允许这样子’……”

“不允许什么呢？”

“一个孟加拉女子从不允许那样感觉(意思是，她不能爱一个不是丈夫的男人)。否则，全国就要从它那禁欲的顶峰坠入十八层地狱中去！孟加拉女人！印度教女人！好吧，所有的女人首先是女人……说女人第一和首先是人，她有可能纵欲或者堕落，能感觉到人类所有的善或恶的激情——这些人都不承认这一点。这是一个贞女(Satees)^[83]的国家，它不是一个真理(Satya)的国家。我想，现代的态度是怎样改变的，变得自然多了。好吧，在那个我们开始生活的时代里，把任何观念灌入人们的脑袋是一个什么样的任务呀^[84]！‘傻子诗人的粗制滥造的东西，值得一个卢比。’”(诗人在这里引用了一首毁谤的诗。这些诗当时向他袭来。诗人是宣扬一大堆新思想、新概念、伦理价值和表现的先驱者，远远走在他那个时代的前面，他成了许多恶意中伤的牺牲品。)“你不知道，什么样的诽谤的毒液^[85]泼到我身上来呀！为什么有这样多此一举的攻击呀？你一定听说过，我是一个暴虐的柴明达尔(地主)。但是没有再比这更大的谎言了。我同我的佃户之间的关系从来不缺少感情。在我的柴明达尔工作开始时，我一次就减免了我的佃户十万卢比的田赋……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地产是共同所有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穆斯林佃户，一个粗壮、黑皮肤的家

伙;他有一个时候是一群强盗集团的头子。啊,他是如何地爱我呀!有时候他带一伙邻近的地主的佃户来,让他们排成一行,他们没有办法,因为怕他,只好照办,他们站在我面前;他笑嘻嘻地说道:‘我把他们带来了,让他们看一看我的主人’,然后转过身去,对他们说:‘你们见过这样的脸吗,像明月一样漂亮?’我们的穆斯林佃户同印度教佃户一样多,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从穆斯林佃户那里受到良好的待遇,从印度教佃户那里并不总是能够受到。在那些教派感情可怕的日子里,我记起了那一些事。为什么,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抱怨他们。当我第一次到那里去的时候,我发现座位的安排是非常要不得的。有巨大的 pharas(一种宽大的布床单,供蹲坐之用);我发现 pharas 只是为婆罗门或高级的印度教徒而铺上的。而穆斯林,即使他们出自上等阶级,也只能站在那里,或者在坐以前把 pharas 卷起来。我说,我决不允许这样做,每个人都应该坐在 pharas 上。啊,大吵大嚷,人们说,婆罗门不肯坐。我说,好吧,不肯就不肯吧。但是我不能让这可耻的安排继续下去,而且如果什么人因此而丢掉种姓,让他们超然物外,挽救自己的纯洁性吧。在那些乌七八糟敌对和仇恨的日子里,我不能不记起这件事情来。不要忘记,我们也有责任。那些弱小无助的人只好忍气吞声忍受这种侮辱,但是产生的创伤把痛苦的根深深地扎下去,无声无息地埋起来……接着就突然出现了崩溃,以后悲悼也没有用了。

我常常记起表现我那些佃户们好心肠的一件事。我正坐着轿子穿过一块田地……在中午阳光的炽热中,农民们正在田地里干活。我坐在轿子里,大概是正在写作 Kshanika 中的几首诗。忽然间,一个农民从田地里飞快地跑了过来,做出了许多姿势,让我的轿子停住。我说:‘你想要什么?’他用普通的‘你’(tu)字,回答说:‘等一会儿……’‘我怎么能等呢?’我说,‘我赶火车会晚到的。’但

是他却不听……重复说,‘你且等一会儿……’我只好等了……他沿着弯弯曲曲的稻田埂上的窄狭的小路跑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拿着一个卢比,放在靠近我的脚的地上。我说:‘我用这个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让我白等呢?’他说:‘我不应该给你吗?如果我们不给的话,你吃什么呢?’那一种极单纯又真实的话多么甜蜜啊。甚至今天我还能记得起来:‘如果我们不给的话,你吃什么呢?’”

“几天以前,你要求给你点工作。我劝你研究《摩诃婆罗多》……那是一个海洋。一方面有非常深刻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无限的孩子气——《薄伽梵歌》与神话故事同时并存。今天,如果故事不真实,人们就不高兴,至少应该有某种程度的可能性。因此连故事也要戴上真实的面具……但是在古时候人们并不这样大惊小怪。好吧,故事就是故事,在它们里面,真实的与不真实的,可能的与不可能的,都混在一起。不然的话,你且想一想,蛇同和尚讨论宗教和经典!请把我的笔记本拿给我,我给你我的笔记看。我现在不可能把这件工作做完了……费的时间很长……你按照我告诉你的办法干下去……有一件事情你要记在心里,《摩诃婆罗多》的故事完完全全是寓言式的。它有一个主题,这就是黑天(Krishna),黑天是男主人公。五个兄弟娶了一个女人,黑公主(Krishnā)——它的含义只不过是黑天崇拜……不然的话,五个兄弟怎么能娶一个女子呢?那些接受 Krishna 的人,他们是 Krishna 的门徒。战斗不是为了国土,而是为了 Krishna——它是一场意见之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不可能在战场上或者在俱卢之野喋喋不休地说出了一百码长的《薄伽梵歌》。那毫无意义。你把这一些从我的日记中抄出来,要记住,《摩诃婆罗多》最深刻的意义,它的最根本的教义和使命,并不存在于仙人的说教中,也不存在于坚战的唯心主义中,而存在于《运行篇》(Mahā - prasthān)的最后一幕中,这样一

场破坏性强的战争,所有的杀戮与搏斗,不是为了贪婪……它并不以可恨的追求私利而终结。欲望,只有消灭,才能满足。东西只有放弃,才能积聚,这就是这一部大史诗要指出的主要使命。”

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九四〇年第七次九月(pous)节^[86]诗人讲话中的几句话。从这里我们可以理解他是怎样以今天那些残酷流血战争为背景来看《摩诃婆罗多》的战争的。

“根据西方的文艺批评,史诗必须以战争为基础。在《摩诃婆罗多》的叙述部分中,对战争的描绘占垄断的地位,但是它的真正意义并不在战争。般度人在从血海中收复了自己失去了的财富以后那种狂烈的快乐,在故事达到顶点时,并没有加以描绘。它接下去描绘,在把那些夺来的财富留在俱卢之野的焚尸灰堆中以后,胜利了的般度人沿着最高的舍弃的道路走上去,走向和平之域——这是这一部史诗最高使命,这个指示是为一切时代一切人的。植根于贪婪的欲望必须用祭祀去清除。”

我现在回忆起来,当他每天手中拿着报纸,从广播中听到战争消息时,他是多么忧愁难过。他把一生贡献给人类团结的事业。他曾尝试着把人类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熔于一炉。他向全世界宣扬一种爱与快乐的教训——但爱与快乐,甚至人道主义在什么地方呢?当全世界发了疯,心灵被扭曲了的民族在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拼命掐住对方的脖子时,我们看到,他是怎样难过啊。战争在遥远的地方进行,对我们来说,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战争故事;但是,他是所有的人的朋友,他使陌生人变成了兄弟,对他来说,所有人的痛苦都是非常真实的,就在眼前的。他常常这样难过,我真想不把新闻告诉他。在极度的痛苦中,他写了这一首歌:《全世界由于仇恨而发疯》,他祈祷永恒的道德的出现。

“啊和平的,啊自由的,

啊永远扩大的慈悲，
把这个世界的污点涂掉吧。”

带着同样刺痛的心，他又在忧郁的讽刺中写道：

“请听一听广播中
短而粗的长连鬓胡子的家伙^[87]那威胁的嚎叫声，在不同的
国家中，
在城市和乡村中，
割脖子的狂宴正在进行。
广播呻吟了，谁知道谁胜利，
机关枪正在粉碎
文明的所有的法典规程。”

他受到人类罪恶历史的、极大的刺痛，在他永远离开之前。

如果有客人要来，他总是忧心忡忡。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谁要住在什么地方呢？首先，他总是急切要让出自己的房间。

“我一再告诉你，我宁愿要小房间。”

“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你离开这一间搬到小房间里去，住在这间屋里的那个人觉得舒服吗？”

“那是真的。那么把眼镜递给我，然后去休息一会儿。整天价吵吵闹闹，每一件事都本末倒置，乱七八糟！今天没有朗诵故事，明天也不会朗诵。”

“为什么不呢？明天肯定要朗诵的。”

“不可能。N - 要来了……他们不管这一套。每个人都有你那样的耐性吗？”

“那自然是正确的！必须听你朗诵自己的作品，不是一件小的麻烦！很多人同情我们这种坏运气！”

第二天，从一大早，他就担心怎样为要来的客人做好安排，他急不可待地问，他什么时候到，同时又不断地同我们开玩笑。

“你正在完全怠慢着你的老客人，积极热心地迎接新客人——今天你没有干抄写的工作吗？”

“为什么没有？我正在抄哩。”

“哪里？让我看看……现在，你正干什么呀？你急切地从窗子里向外看什么呀？”

“我看到远处有一辆车。”

“真的吗？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接着他从胜天(Joydev)那里引了一行梵文诗，描绘拉塔正在等候她的情人黑天——

“‘Chala Sakhi kunjam satimira punjam’^[88]

‘那么让我们走吧，亲爱的，到那个为绿叶遮暗了的亭子里去吧’……现在，把那愚蠢的抄写工作丢开吧。”

“不是，车子走过去了。”

“是吗？……哎呀！啊，我的朋友，我怎么能忍受得了呢？我那亲爱的人儿经过我的天井到别人那里去同另外什么人幽会去了！我看，你的困境正像胜天的《罗底迦》(Radhika)——‘如果一只小鸟摇动了，一片叶子落下来了，她吃惊了，想到是你来了。’”

“现在，请你停住吧……把这些对所有的人都开的玩笑停住。”

“可是，亲爱的，我不知道，谁真正是那个人……如果你推心置腹地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就不再对所有的人都开玩笑……谁在那里？啊，是大夫！好哇，你来的这个时候真不凑巧呀！她正想告诉我非常秘密的事哩，这件事在你跟前永远是不能说的……别人可以听，但你不行！一个家庭难道就这样什么原因也没有仅仅由

于我的懒散而破裂吗?”

大夫离开诗人威严的气氛,行动完全不同,在他跟前的时候,却窘得不知所措。因此,他想设法逃跑。

“但是,他们已经到了。”

“啊,天哪!他们来了?那么,我必须变成一个绅士,穿上一件 jubba……不再谈胜天的诗了。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唤起。”

他在这里度假时,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最后的话》。他的工作量之大使我们吃惊。他早晨五点钟来到阳台上,吃过早饭,听广播新闻,听到六点钟。从那以后,他就开始写回信,来的信天天堆成一堆,他写呀写呀。除了一个半小时的沐浴和吃饭外,他一直写下去,直到黄昏。在晚上,他离开写字台,走出来,坐在他那大椅子上。在阳台上在黑暗中呆一会儿。吃过晚饭,他开始给我们朗诵。对我们来说,那是难得的乐事。能够听他朗诵是我们巨大的幸运。我们有时候仍然害怕他会疲倦。但是他却不听,有时候,他自己建议朗诵,说:“今天没灯吗?”写完了小说《最后的话》他说:

“我这几天写的小说同《短篇小说集》不一样——这些故事描写心理太多了。Galpaguccha 的故事是围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展开的——但是我现在写的同那个不一样……现在,我奇怪,我怎么能想出那些细节来,怎么能那样写。”

小说《最后的话》(Sesh - katha)写完以后,他对我们朗读,而且在毗迦亚达沙弥(Bijayādashami)^[89]节那一天,他把手稿赠给了我。

玛西走进来说:“这是什么举动呀?在同一所房子里有两个人,可是你……”

“确实是有两个人,但是这一天还没有过完呀。你为什么不再等一会儿,看看发生什么事情呢。”

诗人邀请了一些人来欢度毗迦亚(Bijayā)。宴会完了以后,已

经相当晚了。我走到他屋里,看到他正全神贯注地画一张画。

“现在,现在,请上床睡觉吧。”

“不,不行……我给玛西画完像之前,睡不着觉。”

玛西异常地窘,飞跑进来:

“现在放下吧。现在不要再画了,我收回我说过话。”

“你能把你的话收回,玛西,但是我却不能收回我的话。在你的话和我的话之间,就有那么一点区别吗?”

“啊,把头发分开的人呀,新花开放了,你就是春天。现在你看……我正给你的便笺簿画一幅装饰画,在这下面写上:‘啊,把头发分开的人呀,新花开了,你就是春天,——看上去怎么样呀?’”

“啊,不必在意,让我们结束昨天的讨论吧。”

“现在,你听,好朋友(Sumitra)! 昨天的辩论永远也结束不了。除非你自己再把那个题目彻底想上一想。有一些东西,在一个人心中扫除掉长期形成的偏见的影响之前,在用纯粹推理帮助清除思想的隐晦之前,只靠辩论是不能理解的。在我们国家,人们总是像祭祀用的牲畜一样被捆绑在旧习惯势力的柱子上,要想解脱出来是困难的。但是,除非心灵从偏见的奴役下解脱出来,心灵就不能从正确的观点上来看生活,或者真正了解人性。一个人的生命同别人的生命一起挺立或者倒下——由于缺少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会变得完全空虚——你承认这种想法吗? 谁告诉过你,忧愁和居丧会毁坏一个人的生命? 仅有的那一些为苦难所毁坏的人们,是那一些无可奈何地屈服于自己的忧愁并以此自傲的人。使居丧的情况成为一个苦难的源源不断的来源,在生命的某一点上把自己活埋起来,这种情况在我们国家就是人们所说的 Satee,人们想用鲜花和名香把昙花一现的记忆保留下来,因此人们就必须避开光明而愉快的世界,但是确凿地说,这样做有什么高贵之处

呢？我猜想，你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牺牲，但是为什么而牺牲呢？一个牺牲只有在为了生命的缘故而奉献时才是高贵的。在生命中使死亡的黑暗加深，无可奈何地屈服于生命的痛苦和不幸——其中没有雅致，没有美丽，在某一点上破坏人的生命，使之在其中终结，这不是上帝的意志。正如笛子在竹子的狭窄的约束中，在竹筒的限制中，吹出乐声，生命的音乐必须在不幸的束缚中奏出……世界之路并没有铺满鲜花，每一步都有荆棘。但是你必须走过那条荆棘的路，愉快，微笑；这是对人的考验，你必须把忧愁转变为有所得，把辛酸转变为甜蜜。在人生中痛苦是迫切需要的，因为只有在忧愁的烈焰中，一个人才能认识自己的更内在的自我，这个自我是永恒的。此外，看一看今天的世界，一个多么可怕的冲突正在肆虐逞威……面对那个无法忍受的苦恼的祭焰，你个人的感觉不是变得没有意义了吗？我要求那些同我有感情联系的人要能制服感情冲动(sādhana)，我希望你能割断自我的枷锁，使自己高出于自我的思想……昨天，你走了以后，我坐着想了半天……我甚至想把你叫回来，再向你进一步解释，但是我不敢；你可以认为，我想用那些老生常谈的巨砾来砸碎你的感情，或者我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你……干任何这样的事我都憎恨。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自己的爱好和厌恶，这些都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利用年龄的特点来强加于人，我痛恨这种想法——这就是我没有把你叫回来的原因。”

“你为什么来了就那样坐在地板上呀？人们也许会想，我不知道怎样对一位太太表示敬意。你们都是进步的摩登妇女，你们不应该谦虚！昨天 C—太太送给我了她的论文——她在里面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来赞美她自己的女性。‘母性’和‘父性’——但是那有什么值得激动的呢？那不是个伟大的成就，是吗？我们并不到处游荡高歌赞美‘父性’的光荣，我们干了吗？一个女子真正的

任务是让自己为人所爱,她应当在这里来重新创造自己。但是,虽然当你们写作时,你们大叫大喊什么‘母性’,而完全使可怜的‘父性’处于窘境,男人从不干那些女人干的伤害别人的事。少数妇女看到别人幸福而高兴,她们尝试着把整个世界限制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她们甚至把男人拖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

“好哇!那么男人就从来不彼此妒忌和仇恨呀?为什么这样打仗和杀人?谁负责呀?”

“这有一点不同。有妒忌,但是因为生活的圈子大一点,在它的表现方面没有那么肮脏。”

“你曾看到没有女人搅到里面而两个男人打架的吗?”

“Dārayati Vedayate Bhatrin^[90]——分裂并且拆散兄弟们。”

“确实如此。她们被束缚在自己的领域里,这领域很狭窄。这样,即使她们受过教育,她们也得不到广阔的视野。但是,在国内,自然有一些男人,他们在自己心中实际上是女人——尤有甚者,他们是小孩子……吵叫得多厉害呀——‘母亲,母亲’——就好像全国是一个在母亲怀中的婴儿。使一个男人真正成为一个男人,女人的帮助是绝对必要的。但是,我看,在男人负责一个更重大的工作的地方,只有独立超群的精神而没有欲望,一旦有女人掺和进来,任何事情都会垮台。”

“我能够看出来,你终究要参加拒绝‘女人和金子’(梵行者 Brahmachāris 使用的典型的名词)的教派。”

“蒙帕必^[91],静一静!静一静!我讲的是女人,你为什么把她同金子联在一起呀?我看,你是人们所说的一个阵营里的敌人。永远别,永远别再提这个问题了。一个人没有女人还勉强可以对付,但是没有金子,国际大学会成为什么样子呢?……读到那些进步的摩登妇女所写的文章,我真正感到有趣——她们设想,没有男人,她们也无所谓——多么狂妄!男人的奴隶,母亲的权利

……都是词藻,词藻!现在,现在,谁让别人成为奴隶呀?你让自己成为奴隶,而且沾沾自喜;这并不是奴役。我承认,妇女在我们国家里得不到广阔的工作领域,但是你们在自己的爱情和慈爱的光荣中真超越了自己的命运。拿你自己的情况来举一个例子。你夜里睡不好,只是为了来看我睡得如何香甜。你为什么找这个不必要的麻烦呀?即使我夜里睡不着,为什么全家都要为此而醒着呢?这真正是你们女人,你们知道这种举动的逻辑。可是你却责备可怜的男人。这就是我常常怀疑你们居心的缘故。就好像是,你做事情总是想给我惹点麻烦。你把我的果子汁端在手中站在那里干嘛呀?我不表示感谢之意,但是写呀,写呀,写个不停,好像你端着果子汁站在那里真正是我应该享受的。之后,在我方便的时候,我大发慈悲,骂你一通。‘啊,打扰了!’我要咆哮,再后,我表示出更大的慈悲,喝果子汁,这使得你非常感激。现在,告诉我,这种事情为什么应该发生?你能轻而易举地告诉我,‘你去调制自己的果子汁,喝下去,我没有时间当你的奴隶,而且我还可以写一篇文章,论‘当前的政治局势’。”但是,你也并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人……你昨天挑起了一场什么样的辩论呀!你甚至把我争取到你们一边去。我努力同你结成一伙,因此我也变得反苏亲英了。”

“你说什么?我亲英吗?……你是在给我一个坏名声,最终要我在高尚的社交场合中丢脸。”

“你不是全心全意拥护英国吗?啊,多么令人宽慰呀!……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你会写一首诗,赞美持伞人的伞^[92]。”

有一次在圣地尼克坦,一个摩登夫人来拜访诗人,一场一边倒的关于进步思想的辩论展开了。她的听者绝大部分时间一言不发,最后她说道:

“看哪,我同你的意见不一致。看护和伺候确实是妇女天性的

一个方面。并不是男人们用空洞的赞美的话去愚弄她们这样干。一个人愿意被服侍,这是真的,但是因为他们也喜欢服侍人,他们把自己奉献上。”

有一场长篇辩论,我现在记不全了。第二天,当我去坐在他脚下的时候,他故意装得非常困窘——“现在,现在,”他说,“你又坐在地板上。如果 R - 看到了,我会丢面子。我看,昨天的长篇辩论并没有能一丝一毫改进你那自我敬重的感觉。”

在这时候,跋陀罗·黛维夫人(Bhadra Devi)端进来了一玻璃杯青椰子奶汁。

“那是什么东西呀! 绿椰子? 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我有多少麻烦呀。好吧,告诉我,你为什么拿这个来? 你能轻而易举地对我说:‘请听着,我不愿再当你的奴隶。那边有一棵椰子树,如果你想喝点什么,去,你自己爬上树去……’现在,如果 R - 看到你把饮料拿给我,她会说什么呢?”

“你现在怎么样啊?”

“你让我喝的酸制酵母粥给我力量之大令人吃惊。我心里老是说:Mar, mar(杀呀,杀呀)。我觉得好像是被征从军了。”

“你看到罗提达的画了吗?”

“是的,我看到了。他那花卉画是好的。他专门画花卉。玛西也拿给我她的一幅画看——一束兰花、画得很好。”

“现在,在这所房子里,有一股绘画热……每一个人都坐在什么杓儿里拿着颜色和画笔!”

“真的吗? 只有我们的大夫和阿鲁是在艺术家王国之间的两个缓冲国家。玛西和罗提是艺术家,我们今天要签订一个非艺术家协定,我今天要画这样一幅画,没有人会怀疑它是非艺术家画的。在这幅画上我们签定我们的协定……那是什么,玛西? 你刚从禅定中出来吗? 你禅定得不过火吗?”

接着他唱起来——“我亲爱的朋友，他怎么能够忘掉这样的爱，这样的希望，这样的心的憔悴？满月之夜没有在她的天空中微笑吗？笛子没有在那个地方吹奏吗？……”

接着他停住不唱了，用唱歌的声调，用 kirtan^[93]的体裁给玛西使了一个伙伴式的眼色：

“我就这样告诉你，啊我亲爱的朋友，告诉你一个人，他能忘记这样巨大的爱，不要再请求他了。而是……”接着他又从没有唱完的歌中选了一段唱起来：

“我不想说话，我对自己的忧愁保持沉默，我要在沉默中忍受痛苦……啊，我亲爱的朋友，这样的爱，这样的希望……”

接着他突然停住，装出激烈的样子，说：

“但是，为什么担忧呢？有什么原因值得这样忧愁呢？在世界上没有别人了吗？”

“啊，你为什么老是愚弄我呢？”玛西气冲冲地说，“老是嘲笑我？别干那种事了，唱个歌吧。”

“我要唱什么呢？”

他唱了一首他最喜欢的老歌：

“我在梦中记起了那甜蜜的面孔，

醒着也一样，

你可能知道或者不知道，

在我心中笛声响了，

因为你在那里。”

他接着唱下去，同样的几行他唱了好多遍。想写关于那天晚上的任何事情都是徒劳的，因为我在我的书页上抓不住那些乐调。以后我问他：

“听好的音乐为什么心这样充满了渴望呢？”

“你瞧你这问题！”他说着，笑了一笑，“心太多了！那些心里总是渴望什么的人们问的算个什么问题！”

他沉默了一小会儿，接着又说：

“音乐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它是遥远的王国，而且是在不同的水平上……我们不总是生活在那里。音乐把我们从小世界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我们注定了要在这里生活，摇摆在我们的渺小的欢乐与痛苦中；音乐把我们带出这个圈子，到更高的领域里去，到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去。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同我们在那个领域中的、在艺术的王国中的经验完全不同。我们在心中感觉到无法表达的触动，但是我们并不属于那个世界，因此就产生了这种无法解释的忧愁。音乐把我们的心灵向上猛推到一个领域中去，在这里我们的心没有立足之地，孤立无援地不稳定地悬挂在那里，准备着坠回原来在下面的平面上。正如大海中的浪涛泛滥到岸边上来，只呆一会儿，又退回到自己疆界的约束范围之内，同样我们的心灵也冲破限制它的束缚，在音乐中飘动……但是它到了一个岸边，在这里它无法立定脚跟，不得不再退回到自己的那较低的水平上来。心灵无法适应这种暂时进入美的世界的情况，因此，它享受到的快乐就同痛苦合铸在一起。”

“我必须告诉你一个滑稽故事。有一回，一个英国人，一个种植园主，来到这里，一个非常结实的家伙，高个儿，宽肩膀，我们坐在一起吃早餐，收音机里六弦琴（Sitar）奏起了非常优美的音乐。那位绅士根本不听音乐，继续胡说八道。我非常生气。我对自己说，不管他多么结实，他连这种高贵的音乐都不听，他归根结底是一个凡人！于是我问他——

‘你听到这种音乐的时候，你什么感觉都没有，没有感到区别吗？’

他非常吃惊。

‘区别？什么样的区别呀？’

我比他更吃惊，我回答说：

‘你没感觉到你内心里有点什么奇异的东西吗？比方说，像哭泣？’

他甚至更吃惊起来，他惊诧地说：

‘哭泣？你的神经一定出了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过去十五年来，我从没有哭泣过！’”

诗人笑了。

“他说到点子上了。他的神经一定出了很大的问题，不然的话，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的心为什么憔悴，我眼里为什么流满了泪，无法理解的泪？’”

他又低声把这首他最喜爱的歌哼下去，作为对我的回答。

这一回，在他留在蒙铺的最后几天内，他对我们朗诵 Chira Kumar Sabhā(《单身汉会议》)——一出喜剧——其中每一首诗他都高声歌唱。当他记不起这歌曲的音乐时，他在一些地方给歌曲谱上音乐。这一出戏非常滑稽。因此，每天晚上都腾起了阵阵的笑声，掺杂着抑扬顿挫的幽默的歌声。可是，在他能朗诵完那一出剧本以前，他必须离开蒙铺了。甚至一直到最后一分钟，车子在门外等候着的时候，他仍然高声朗诵……但是时间短了，书读不完了。他用一根针记下了页数，把书合起来。

“把这本书放在什么地方，下一次我把它读完。短篇小说都读完了——不，我想，《两姐妹》还没有读，那也是一篇短篇小说。你记得吗？”

“我记得，可是我并不很喜欢那一本书，有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对我没有吸引力。”

“为什么？啊，我亲爱的理想主义者！你哪一个特殊的理想受到伤害了？好吧，今天没有时间了——下一次，我要朗读那一本书让你哭叫。来，玛西，来；听听你外甥女说些什么。她是一个多么硬心肠的人呀！在离别的一天，一个人应该说几句甜蜜的话，即使这些话不真实。可是她却脱口而出说：‘我不喜欢你的作品。我喜欢 X—先生的作品远远超过你的。这是什么风格，这是什么高尚的伦理品质，读那些作品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好忠告，一个人怎样改进性格……’”

“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些话来着？”

“用不着等多久，你就会说的。”

这是黑暗的夜晚，我们一起下去到加尔各答去。在上车的时候，他说：

“大夫，不要忘记在草地上盖那一座木头棚子。我一听说盖完了，我就会来。”

夜渐深，我们的车子绕着弯子驶上狭窄的小路，经过浓密黑暗的森林。影子隐隐呈现在小路上，月光从云彩缝里渗了下来，溅在小路上，形成了斑纹。

“在这样的黑夜，你们不应该在这些路上行走，”他用力说，“这只是在引诱命运。”

到了西里古里，我们把他的东西安排在他那小车厢里，坐在那里，听很多人谈话，他们来来往往。如果有人把走来看他的那些人的谈话和随之而来的不同类型的会话，以及他收到的不同类型的信件和他对这些信件的反应收集起来的话，那将会是一种在人类心理学的一个方面的有趣的研究工作。它也能充分表露他那豁达大度的脾气，充满阳光，热心肠，也表露他对人类的了解。不管多么没有价值，他耐着性子来对待一切。但是谁能够收集这么多呢？

谁会努力去从生命的洪流中用筛子取水呢？此外，谁能想象，今天就这样在手边的一切，明天会变得那样遥远呢？

他安详地坐在火车里，我们忙着安排行李，一位绅士冲了进来。他似乎很急。这位绅士是一个著名的作家。诗人看着他，对他那紧急的样子感到吃惊，好像在问：“是吗？下一步怎样？”这个人说话，甚至更要急迫：

“看啊，火车快开了；我必须去吃饭。”

诗人用静静的声调回答说，眼睛一眨：

“当然，当然，饭是必须吃的，人们什么时候也不能耽误那件重要的事情。”

这位绅士，同他走进来一样，以可怕的速度走了。诗人笑了起来，对我们说：

“他大概是想，在他吃饭以前，必须得到我的批准。”

早晨一大早，我从我们车厢走到他的车厢里去。因为火车在许多站上都停车，其他车上的人突然看到了他，都从车子里伸出头来，又惊又喜，他们急切想看到这位受尊敬受爱戴的孟加拉诗人。

他正在谈论他的童年的日子：

“我在许多国家旅行过，碰到各种各样的人，许多人进入我的生活，又离开了，带给我很多快乐；但是我对什么东西的回忆也不如对第三层楼阳台屋顶那样清楚，我的生活从那里开始。好像是任何东西也没有像它那样留给我如此深的印记。特别是在现在，我的时间飞快地逝去，在遥远的那一头的那些日子更变得明朗了。我的心离开我周围的一切，又回到了那个生命中心去。当我写作时，我的思想萦绕着那个地方。在《韵律和图画》这一本书中，我写的每一件事都是关于我的童年时期的。我相信，今天人们不可能有像存在于我们兄弟们之间的那种关系——特别是我的周提哥哥，他经常对我表示出很大的忍让，好像我同他地位相等。我回想

起,他常常弹钢琴,我就在那地方谱曲子。我觉得,我的生活好像同早年那些日子联系在一起了。从那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但没有任何事情在我记忆里这样栩栩如生。我嫂子最喜欢养鸟。她弄到了一只中国黑鸟(Shyāmā)——一个男人经常用蚱蜢和压碎了的鹰嘴鱼来喂它。我永远不同意把可怜的小鸟关在笼子里,但是她却不听我的呼吁,说:‘不要鲁莽。’”

诗人后来把这些事情都写在《我的童年》和《韵律和图画》这些书中以及许多诗歌里面了。

“我哥哥坐在房顶上

小提琴歪在肩膀上。

他练习音乐,让韵律

同黄昏的星合拍。

我来找我的嫂嫂^[94]

把英文课丢开。

她的脸被围在

她那沙丽的红色的边缘中。”

听到他这样栩栩如生地谈自己童年时期的回忆,我有点吃惊。在那些最后的日子,在二十三岁左右之前结束的生活,紧紧地抓住了他的心,紧的程度超过他生活中比较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有不同的经历,尝尽了快乐与忧愁。我记不清我有多少次听他谈那些快乐的日子,此时他的生活在他哥哥周提和嫂子慈爱的关怀下像花一般美好。与此有关,我想从他发表在《旅人》杂志上的写给伽格底什·瞻陀罗·博斯(Jagadish Chandra Bose)爵士的妻子一封信中引用几句:

“你要做一件事情;你要完全停止给我荣誉、尊敬等等。如果

你对我有感情,那就够了;这会让我想到我年轻时的日子。我童年时有一个嫂嫂——我是她那慈爱的乞求者……丢失她以后,时间对我来说是越来越快,我逐渐老了,被荣誉和尊敬弄得疲惫不堪。”

这种感情对他来说是这样真实的经验,以致他坚决相信,这种特殊的关系是甜蜜的。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他突然问我丈夫:

“你有一个嫂子吗? 如果一个人没有嫂子,他就缺少了生命的最主要的礼物之一。”

一种慈爱,仅仅只不过持续了几年,竟在他的生命中扎下了这样深的根,而且继续使他的幻想甜蜜,而且成为源泉,成为许多诗歌灵感的来源,一想到这个,我就吃惊。它原来曾闪耀出什么样的光辉呀! 也或许是,诗人的心灵用自己的光辉创造自己的世界,而外在的东西只不过是偶然的事件,这些东西只是刺激它来显露自己而已。但是,人们不得不向一个人致敬,她能够对一个像他那样的伟大天才的崇高而卓越的心灵产生这样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她一定是一个光辉的人。因此我们经常对她涌起尊敬与惊诧,好像是一个问号。她是什么样的人呀?“你是诗人心中的诗人”^[95]。

火车到了斯尔达(Sealdah)站。过去他抵达此处的时间都是不公开的。但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被人们觉察到了。因此,火车站上万头攒动。他一旦被搀扶着走出火车,坐在他的轮椅上,他就被汹涌的人群遮蔽住,各个阶级和社会阶层的人都有——他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把车子推向前去远远地离开了我们。我站在后面,向前看去,距离越拉越长,我心里充满了奇怪的激情。这就是罗宾德罗那特,这个人在世界的心中开放得像一朵荷花,人们所努力追求的东西的化身。他属于一切人,因此他不能被任何个人所独占。可是在很多时候他又是多么亲切。仅仅在几分钟以前他还在家庭中像是一个朋友;现在,我不能再这样亲切地想到他了。在

一瞬间,他走了,远远离开了我们,我就在这个距离中参加到我的同胞中去,献上我的敬礼。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译毕

第四章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一日，诗人第四次来到了蒙铺。欢度新年是同庆祝诗人的生日合并举行的，过了新年以后，我接到苏塔甘陀巴布一封信，说他们已经做好旅行的准备。在约定的那一天，我们到了西里古里——我提心吊胆——不知道他是否又改变了主意。听到远处火车汽笛的鸣声，我们把他的轿子准备好。我们看到苏塔甘陀巴布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愉快地招手。过了一会儿，我们走进他的车厢——座位上堆满了大包小包，装生物化学药品的瓶子、纸片、许多零碎东西。当我着手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他说——

“你真走运，这里没有电报局。我感觉到，又想改变主意了——下起雨来了，我这样想——‘为什么找这个麻烦？我在什么地方，就呆在这里吧。’”

人们用椅子把他抬过铁道。正在上车，他说：

“我这一回把阿米亚带来了。我相信，阿米亚不会让你破费很多钱。”（阿米亚巴布吃得异常少。）

我们的车子开向前去，在路上要等候后边跟上来的人们。他们来晚了，我有点着急，他骂道：

“你着什么急？我们并没有丢掉。大惊小怪干嘛呢？你永远要冷静——要出的事，总会出的。”

车子顺利地走了一会儿，停在路上的一片塌方前面。夏季，在这些多山地区，雨水把巨砾从山坡上冲下来，把汽车走的路破坏，

路给石头和泥浆阻塞。一长串车子停在这里,不敢冲过去。这正是一个拐弯的地方。走在我们前面的一辆车子正想冲过,机器猛烈开动,轮子转了起来,但是只溅起了淤泥。我决定,诗人的车子决不能冒这个险。我们大伙儿连忙从车上跳下来,议论开了这个问题。我们带来了一把软椅,有人出主意让诗人坐在上面过去。但这也很难,不过最困难的事情是,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主意最好,在这点上,意见不能统一。这一场剧烈的骚动延长了一个小时。在这一片骚动中,诗人安静地坐在车子里,不闻不问;他连一次都没有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知道,他去干预与他无关的事情,毫无用处,他让别人爱怎么干就怎么干。整整一个小时,他静静地坐在那里,不烦不躁,连我们今天能不能到家他都不问。我讲这些意外的小事情,因为我知道,这些事情并不小。所有这一切渺小的有代表性的情节都透露出他那天性中的一个方面,它是单纯的,同时又是崇高的。在一切吵闹喧哗中保持完全的沉着冷静,是他的性格中的主要特点。不管意见多么分歧,车子终于越过了那一段遭到破坏的路。机器发了疯似地嗡嗡响着,车子猛地一跳,从一条车辙里走过来。苏塔甘陀巴布说:

“这算不了什么,他在保勒普尔路上已经习惯车子跳动了。”

我们都走过塌方的地方。我走到车跟前时,我看到他对自己微笑。

“哎呀!你完成了一件伟大的功绩呀!这一片骚动——你被逼得走投无路。我一直静静地旁观,我对自己说——‘在这些莲花手中没有劲吗?’”〔96〕

“当然,我心烦意乱,这算一套什么!”

“为什么,有什么值得心烦意乱的?我知道,什么事也不会出,也不能出。你认为车子会翻掉,我会从车里掉出来吗?好吧,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可能的。我不会暴死;过去这样的机会我错过的

次数太多了。比如,那一天在贝尔果利亚(Belghoria),我的脚在浴室里走滑了……我摔得那个厉害呀!但是什么事都没有……我并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脆弱。”

“啊,蒙帕必,过来解决一个问题。我有一块肥皂,一块非常好的肥皂……我决定,从现在开始用这一个特别牌号的肥皂,但是他们(指他的仆从们)经过了许多考虑决定,我不能这样做,因此他们没有带来……告诉我,你对这件事是怎样想的。”

堪奴和班那马里提出了强烈的抗议,把一切罪过都推到不在场的阿鲁巴布身上。

“真的,我好久以来就注意到这件事了,我们之间意见有分歧……实际上这已经成为正规的事情了。我说,他们从来不把我需要的东西带来;而他们却说,只要有什么东西没有带来,我一定就要那件东西。现在,请告诉我怎样解破这个谜。”

“现在我立刻就能解破。我给你一块比那块更好的肥皂。”

“真的吗?它能改善我的面容吗?我在这里从你那里得到多么多的安慰啊!你知道我的命运,我花了半辈子去搜求失掉的财宝!你可能给我一块肥皂,但是在那一捆东西里面有很多书。有波数波底(Pashupati)博士一本书的手稿。我答应他,在假期里把它读完,如果把手稿丢了,我会惭愧,我的随从不会惭愧。人们倚靠着我,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是多么孤独无靠。在班那马里的照顾下,事情都非常顺利,忽然阿鲁迅猛扑向那一捆东西,把它弄走,一切都是白费力气。”

诗人很恼怒,拿起一张纸,很快地给阿鲁写了一封信,骂了他一顿。他把信递给我:

“立刻就送走。”

我知道,他不一会儿就会改变主意,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如果

他生什么人的气,写一些严厉的东西,几个钟头以后,他改变了主意,立刻就道歉,毫不迟疑。我们都感到吃惊,他立刻就向无足轻重的人赔不是。到了晚上,他问我:

“那封信送走了吗?”

“没有,今天送不走。”

“这更好了。为什么骂他呢?他只不过是阿鲁,除了阿鲁之外,什么都不是……如果人们想责备什么人,最好责备自己。”

他写了一首散文诗;晚上,他朗诵起来,接着就引起了一场关于现代诗歌的讨论。

“你现在不知道,”他说,“这首《爱退位者》的诗原来是什么样子,描写得很真实。如果那一部分保留下来的话,你就会知道,你们的现代诗人并不是这种体裁的发明者。它描绘了一个穷职员的生活,他那渺小而平庸的生活的较好一部分是在老板——那位老爷的无尽无休的怒斥声中度过的。但是在他家里,他受到爱戴,他不再是无足轻重的人物。在这里,世界围绕着他转。在受到爱戴的那一个领域里,他至高无上,统治一切,像一个大皇帝。在这首诗的第一部分,我描绘了一个小职员的微不足道的生活,全是些小事,他那充满了爱戴的生活就从这个背景里放射出光芒。我现在想,描绘是好的,但是罗肯(Loken)讨厌它,用轻蔑的口气说到它,我只好把它砍掉。”

他把早晨写好的诗朗诵给我们听。他说:“我们的童年时代就是这样。”他开始念起来。

“一个高贵家族的孩子——

家庭被倾倒在一個模子里,擦亮打磨。

那里没有不平的东西,

没有什么引起突然的惊愕——

日子一连串地过下去

像是家畜

一只一只锁在一起。

马利克(Mallick)的房子里响起了钟声，

我的那一杯牛奶从内室里端出来。

我已达到憎恶牛奶的年龄，

但是我无论如何也要喝下去。

非常循规蹈矩的教师准时来到

钟敲了七点。

我害怕单调平庸，

我念第一部书，

黑色的书皮已经松掉。

我每天都听到同样的对我的才能的评论。

评论变得难以忘掉，

对它又拍又打。

九点了。

矮而黑的哥文陀(Govinda)带我们去沐浴，把一块

脏手巾搭在肩上。

九点半钟每天吃的食品重复出现：

我不想吃东西。

残酷的钟声敲了十下。

卖芒果小贩的叫声

从远处传来。

卖家具的小贩来了，

他的钟声叮当响。

邻居的姐姐

正编织一件毛围巾。
她低下头，
她那湿头发垂在背上，
在命运的溺爱中欢畅。
屋顶上枯苏木(Kusum)和何利(Hari)
从容地弹着七弦琴。
但是一匹老马拉着我乘的车到天天
 充军的地方去。
在路上，伴随着我的焦急的
是讲台上老师那无情的形象。

油灯点在书房里，
光焰像是惩罚的手指，数不清的清规戒律；
第二天的课程也要做完。
夜晚用一个粗结子
把一天的平淡的习惯同第二天捆在一起。
念着念着我打起盹来，
从打盹中
我蓦地醒转来。
有一小段闲暇的时光
 在我上床以前。
我仔细谛听、谛听……
故事没有个完，
王子正越过辽阔的河流。
于是有一天笛声响了，
干地灌满了水，
新娘子来到室内，

她那青春的美妙洋溢着，
她那黑而光滑^[97]的手上，有细金镯子，
一系列渐渐消失的日子的沾满了黑色的墙
被什么魔术打开了。

于是出现了
一个陌生地方来的优雅的公主。
夜晚颤抖着隐约出现于陌生的光线中。
我逍遥漫步，不敢走近；
那里有不可想象的东西
而这里却有被忽略了的东西。

夜深了，
更夫喊叫了，
裂破了的蚊帐悬挂在绳子上
而在其中的那个世界
却涂染上了朱砂色，
上面有红色的新娘衣裳的阴影。”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他坐在那里，拿着一个黑笔记本，沉浸于其中，重复读那一首诗，改了又改。

“你看，我仍然忙这首诗，一首散文诗往往就像这样——因为它没有固定的模子，人们必须改了又改，必须考虑为什么，哪一个字合适或不合适。如果这是一首有韵的诗的话，难道我还能在上面花上三天时间吗？我不能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为什么哪一个字不合适，可是这个也有韵律。”

接着他就解释为什么一些行必须改动。

“这一行，”他说，“我说姐姐是在命运的溺爱中欢畅，我想，这含义不清楚。她正在织一件围巾，用不着到学校去，没有老师为她

而来,她用不着着慌——我常常把这件事同我的命运相比。我必须到学校去——这是一件多么索然寡味的事情啊!有时候我立刻就坐着同一辆车转回来。如果学校的大门正在关着,我转回身,告诉车夫说——‘学校关门了’。他从来不问什么问题,虽然他心里是明明白白的。我常常看到妹妹逍遥闲逛,带着一条摇摇晃晃的辫子——她用不着去上学——她没有这一份烦恼——有时候我后悔,没有生为女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悲剧呀,我幸运,造物主没有听我的祈祷。”

“怎么,生为一个女人有什么害处呢?”

“一个人走了大运生为一个男人,他还渴望成为女人吗?一辈子无尽无休地砍槟榔吗?好吧,今天你用不着受学校生活的折磨了。”

“今天大家愿意上学……安排了好多游戏,很少惩罚……人们努力让孩子们喜爱他们的学校。”

“是的,甚至在男孩子的学校里,事情也变了。我们一入学校,就要排成队,高喊——‘闪烁吧,闪烁吧!小小的星星。’我们往往放开了嗓子高喊,‘孪生的小星啊。’^[98]在早晨谁也不知道星星在哪里,连这一行的意思也没有谁知道……只是喊呀,喊呀……多么蠢呀!接着我们就被推到潘迪特(Pundit)^[99]屋里去。我一看到他的脸,我立刻就从口袋里拿出干芒果膏……不管怎样,这总会使他高兴的。”

“你常常从你母亲那里得到芒果膏。”

“啊不!难道我一请求她就会给我吗?她会问我很多问题的:‘你为什么要这个呀!你给谁呀?’我是偷来的。萨提亚常常弯下腰,我爬到他背上,把罐子拿下来。有了膏,潘迪特的脾气就会好,接着他就会问:

‘我听说,在你们家里,人们调制非常美妙的吃槟榔叶子的香

料。’

于是我就要给他搜集香料,那也是偷来的——不管怎样必须使他高兴。”

班那马里把早餐送进来。诗人仍然谈论他小时候上学时的故事。刻板的生活方式和规律性,以及死死的学校时间,再加上枯燥的课程,在他那幼小的诗的心灵中像是一种负担。他不但不喜欢清规戒律的桎梏,也不喜欢与同他同年龄的平庸的男孩子为伍。他们的兴趣、教育、行动同他那文雅的性格不投合。他说:

“绝大多数男孩子们爱好的话题是这样肮脏,这样齷齪,我同他们呆不在一起。我觉得难受。在过去,有一次,我到学院里去听课。我兴致勃勃地走去,但是我的头发比平常稍长了一点,我的声音柔软——我一进门,男孩子就说——‘哎呀!我们的歌妓来了。’我立刻发现,我受不了这个,同这些人为伍我受不了,因此我走了,没有再回去……好吧,不必担心,我们还是谈诗吧。现在你看,这一行是——‘她那青春的美妙洋溢着’,我改成了‘柔滑的新鲜青春的身体’……”

“但是为什么呢?原来的很好嘛。”

“好吧,就让它留下吧,但是我想到‘柔滑’这个字,我回忆起看到一条金链子在脖子的裸露部分闪光,柔滑又黑红(Shyama)!”

“Shyama 这个字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呢?在孟加拉文里同梵文不一样。”

“在孟加拉文里,一个 Shyama 面孔就像普通的孟加拉姑娘那样的面孔。”

“但是在梵文里……”

“不,在梵文里不一样,在那里 Shyama 的意思是像溶化了的金子那样的面容。好了,既然你款待我吃这样好的饭,我在谈到你时最好用梵文的意思,它不真实,也没有关系!”

他正在读叫《缤纷集》(Chitra)的那一部诗集,下一版他要写一篇序言。他读着《缤纷集》,想起了写这部书的日子。我能够感觉到,他正在徜徉于那些逝去的日子的回忆中。我倾耳聆听,他对阿米亚巴布说话,后者手里拿着一本诗人新出版的诗集《新生者》(Naba Jatak)。

“有时候,一本书中的不同的诗好像是不联贯的、孤立的,但是可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潜伏在众多歧异之下,只有人们想去找它,才能发现它。有一天我读《缤纷集》,我才看到这个真理。

那些认为这些诗是幻想的或带哲学味的人们,犯了一个大错误。它们是我的实际经验。这些诗出自一个深沉的认识,好像有什么人以我为中心创造一个世界。在所有我的忧愁和欢笑中,在我的工作和游戏中,一个创造的活动成形了。我真好像是一个游戏者手中的工具,他正从它的弦中发展出一个音乐的世界。我观看我自己,不是作为一个我(ego)来看,而是客观地看。我正被他所制作,那种制作的活动的活动,那种创造,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品。于是我问了再问——‘你满足了吗?’这就是我对我的生命之神提出的问题。

‘你想在我身上创造的东西,已经完成了吗?’

‘你想奏的音乐奏出了没有?’

‘你对你自己的作品满意吗?’

‘在我的生命中你的一切努力都满足了吗?’

这不是修辞学,这是一种真实而深沉的感情——‘啊,我生命之主!你满意了吗?’可是我怎样去解释那种感受呢?

我用同样的方式回忆了《鸦阵》(Balaka)^[100]。

在阿拉哈巴德一座房子的顶上,我坐着沉思——漫长的夜正在流逝——时间向前流呀,流呀,像是一条河;在我头顶上星星跨

过天空,从一边走向另一边。我坐在那里好像感觉到这种流逝,感觉到运动的力量,永不停息流逝向前的时间的运动。在诗中,我无法表达我内心里的那种感觉。那是一种直接的经验,无法付诸文字。我尝试了许多方式,把它同河里的水流相比,同一条奔流不息的河相比。一些杂物像泡沫似地淤积在打漩的水流上。可是我能够表达我在那一夜所感受到的经验的深度吗?那些读这首诗而对它进行分析的人可能知道它的韵律、比喻、内在的哲学等等,但是只靠这些还不能了解这一首诗——从读者自己心中应该添加另外一点什么东西进去。只有在他心中有点能响应这种激情的东西,他才能感受它。为了对一首诗得到正确的看法,人们需要一种正确的眼光。阿米亚,你知道,那些教授们的思想被束缚在一些固定的概念上,他们想把一切东西都倒入一个模子中,是他们破坏了一首诗。另一方面,我发现一些不懂世故的人了解诗要好得多。他们单纯地说:‘我喜欢它,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能不了解含义,我却深知它给我的快乐。’它触动了心弦——现在,你看呀!我们正谈文学,她却端进了咖啡!”

他端起了牛奶杯;说:

“我说,我今天喝咖啡时要多喝点牛奶,现在你看,他送来多么少一点牛奶呀……我看班那马里正替你省钱……”

班那马里跑出去,带了一些牛奶回来,说:“吃一块饼干吧。”

“为什么,如果我不吃而喝牛奶,你反对吗?”

“不,不,你喝你的牛奶,也吃一块饼干,我不喜欢你只喝牛奶。”

“我看,你不喜欢它,可是碰巧我偏喜欢它。”

“……静静地坐在那里,不要烦躁。是的,我要给你画像。但

是当他们看这像时,没有人会怀疑,这是你的像……他可能看上去像是苏塔甘陀!”

他忙着画,男主人走了进来。

“现在你看呀,大夫,你的太太多么吝啬……我要一支钢笔^[101]来画画,她知道这会把笔弄坏,于是她赶快把她自己的拿掉,把我的笔递给我——‘把敌人引向别的人。’”^[102]

大夫连忙把自己的笔递过去。

“我根本不是小气”,我抗议说,“你用我那细钢笔尖根本画不了。”

新笔也不好使。于是我又说:——

“你把笔拿偏了,拿正一点,笔划就会更有劲一点。”我说着,把他手中拿的笔转了一下。他抬头看着,做了一个可笑的鬼脸,说道:

“啊,亲爱的,我拿笔已经有七十五年了,难道还要你教我怎样拿笔吗?现在还有改善的希望吗?这一辈子是不是太晚了呢?”

我们都大声笑起来。我说:

“当我把你手中的笔转动的时候,我实在没有想到其中的意义。这确实是值得向新闻界透露一下的。”

他大笑了一阵。

“是的,是的,你放开嗓子宣布吧:‘听呀:啊,全世界的居民们,我正在干一件事——我正教罗宾德罗那特怎样使用笔哩。’”

晚上我到他屋里去,他正对玛西说话。他手里拿着一束淡黄色的兰花,坐在那里:

“你觉得这花怎么样?”

“漂亮得让人吃惊。”

“确实如此,它的美丽中有点神奇的东西。造物主为了自己高

兴创造了它,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在人类心中也有一种强烈的创造美的愿望。他日日夜夜雕石刻,不知疲倦地在劳动,他创造了许多纪念物——没有人知道,人们如何能够创造这样的杰作,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出现这种不知疲倦的劳动,这种不可遏止的创造美的愿望呢?你见过空那拉克(Konarak)庙吗?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成就呀!不用任何机器他们是怎样完成的呢?盖这座庙用了什么样的梦想不到的劳力啊!世界的造物主也加心加意地带着无限的忍耐力尝试着去创造,让自己的手工制品漂亮起来——而在他成功之前他需要几个世代的忍耐力。想一想史前的那些原始时期的动物,它们多么难看呀。在原始世界上,在生命时期开始以前,多么乱嘈嘈呀!何等的动乱,何等的拼搏!大山、大海、陆地和火大声叫嚷!接着动物一个一个地出现了,又一个一个地被淘汰了——‘不,不’,他说,‘那一个不是它该有的样子,这一个也不是。’好像有什么东西,你可以叫它自然,或者叫他上帝,在那里努力拼搏想建造什么东西……当他对自己创造的东西不满意时,他用自己的手把它抹掉——就这样,不断地尝试着失败着。他使出了浑身解数。经过了世世代代的苦修才使得这一束花开放!”

他用他那外形完美的手指举起了兰花,一缕幽香从花中散出。我说:

“你在《夜曲集》(Turali)中写道:‘通过原始的搏斗,大山升起来了,但是通过百万年的梦第一朵花才开放!’”

一天晚上,一些朋友来拜访我们,苏塔甘陀巴布招待他们,同他们谈了一会儿,以后我们都走进诗人的房间。

“好啊,我听你们闲聊已经很久了,可能是我们的苏塔萨姆特拉^[103]款待了你们。”

“是的，先生，他表演了他的角色。”

“表演，他表演吗？什么角色？”

大胆的苏塔甘陀走上前去，重复了他的表演，他模仿两位著名的学者，他们怎样解释难懂的章节，他们怎样唱歌。

诗人稍微笑了笑。

“你最近怎么样呀？”客人之一问道。

“我想，我非常好……我一来到这里，就不发烧了。……我仍然感觉到，到目前为止，我还不那么样‘热情洋溢’！”

“我们可以同你在一起呆一会儿吗？”

“当然，请吧。它伤害不了我。我喜欢会见人们。我这一辈子看了多少各种各样的人物呀，虽然我现在有点离开得远了。在来到我跟前以前，人们有许多篱笆要越过。”他说着的时候，他指着苏塔甘陀。“在我们那时候情况不一样。人人都能来，门向一切人开放，有些人甚至愿意呆多久，就呆多久。我记得有一天，我是《实践》杂志(Sadnana)的编辑，我正坐在一楼一间屋里，靠在一张矮桌子上，忙着写东西；一个生人走进屋子，毫不迟疑地坐在一把大椅子上，拿起报纸，全神贯注地看起来了！我能干什么呢，我的脾气太好了，没有说什么话，我只是继续工作。过了一会，生人看了看自己的表，放下报纸，说：

‘好吧，晚了，但同你在一起既很有趣，又很开心。’

我仍然沉默不语；我大概正在心里想解开一个问题的谜——他怎么会觉得同我在一起开心呢，我们连一句话都没有说呀！以后他用英文说：

‘你有槟榔吗？’

我更迷惑了；我必须把它译成孟加拉文，我问道：

‘槟榔？你的意思 Supari^[104]？我们可能有，我给你弄点。’

于是他说：

‘看呀,我想把我的老婆放在你家里,同你在一起。她非常不愿意来,但是她非常有必要同你们这些人在一起。’

最后,我大胆地说:

‘有什么必要做这样多的劝说呢?违反她的意愿硬逼她到这里来,我不认为是正当的。’

‘不,不,’这个人强烈地抗议,‘她到这里来是绝对必要的。’

过了一会儿,‘槟榔’先生走了,但是在很长时间内,一想到我必须陪伴他的老婆,我就心烦意乱,提心吊胆。我害怕‘槟榔’先生的老婆,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我以前有过经验。有一次,我们雇了一个寡妇侍候罗提的母亲。我们那时候住在船上,我的侄子B—同我们在一起。许多人常常跑来看我们,甚至到船上来,而那个女人就成了惹事精。她害怕男人。‘哎呀,有一个男人。那里谁来了?……哎呀,有一个男人的影子……’这事情多么讨厌呀!我劝她要有点理性。‘你看,’我说,‘我们没有权力让所有的男人从世界上消失!’可是有一个男人她认为是一个例外,那就是B—。可是B—却极端讨厌她。她是来侍候罗提的母亲的,可是她一点也不想干活。如果有人让她做点事,她说——

‘我来不是来干活的,我是来改变我的处境的。’而我们这些人都太好,我们不知道怎样弄走她。接着我们到了朱罗散可^[105]。她非常怕鬼,B—说:

‘现在我们要把她弄走了!’

她住在二楼,B—和其他的人故意吵闹,有时候戴上面具站在黑影里。哎呀,那个女人常常大吵大嚷。她说:‘这一定是一座凶宅。’我们回答说:‘可能是,可是我们不能为此而丢掉祖宅。’结果她走了。”

“真是高招!”我大声说,“你为什么干脆辞退她呢?”

“我先前告诉过你,我们都是脾气好得可怕的人!”

这让我想起一件下一年，一九四一年发生的事。诗人正病在圣地尼克坦。我们正坐在俯瞰全园的阳台上。这是制坦罗月的最后一天，是新年除夕。所有的人都到庙里去做晚祷去了。房子里非常清静。夏日的和风从寂寞的黑暗里渗出，诗人疲倦地躺在他的扶手椅里。忽然从什么地方一个有点高的瘦瘦的人爬到我们身后，仿佛是从黑暗的树丛里来的一个鬼。诗人做了一个无力的手势，好像要问他是什么人，生人对我用英文说话，告诉我他想在这里呆一会儿。师天无忧无虑地病着；他用他那低弱的声音说：

“问他是否可以明天早晨来更好一些，其他的人都在。为什么站在暗影里？我病得这个样子……我正在休息一会儿……”

他停住了，疲倦得难以忍受。但是那个人却顽固地站在那里，甚至当我把诗人的话解释给他听以后，仍然如此。过了一会儿，他拉过来一把椅子，一句话不说，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我们沉默不语呆了一个小时，他也一样，但是这非常让人讨厌，因为诗人病着，需要照顾。他非常不喜欢做任何比如吃药等等的公开表演。生人终于对我像瓢泼大雨似地提出了一大堆问题——“请开灯；请他亲手签名；请他讲话等等”。我对他那种纠缠不休沉默着，置之不顾，又过了一个小时，他走了。这个人一走，诗人举起了疲倦的手，表现出如释重负的姿势，说：

“好吧，比槟榔先生还要坏的家伙。”

“请告诉你那‘主格’把收音机打开……让我们听一听又沉了多少船，用孟加拉语播新闻的播音员播得很好，不是吗？他翻译得很漂亮。他在当地播音吗？……现在，现在，你弄那几个旋钮为什么这样急躁呀？……你会像阿鲁一样把它弄坏的……你找几个干这一行的人来。”

阿米亚巴布走进来。阿米亚巴布对西方世界了解得很清楚，

陪着诗人旅行过,他总有一堆西方战事的消息。

“来,阿米亚有什么新闻?西方就要灭亡了。他们正在残酷地互相残杀,简直像吃人肉。你还记得起那些国家,那些含笑的面孔吗?丹麦,你妻子的故乡,前几天完蛋了……多么美丽的一个国家呀!我回忆到那次火炬游行^[106]狂欢了一整夜,可是,他们知道我是谁呢?他们对我了解得多么少呀……我能给他们的又是多么少呀。我的作品只有片段的译了过去——只是些片段——他们就是通过这些东西来了解我……这才多么一点点呀!可是,他们对我表示了多么真挚的尊敬。有时候,一想到怎么会有这种事,我简直吃惊。我记得,在巴伐利亚,在一家饭馆子里,在一间大厅里,当我走进时,每个人都站了起来,欢迎我。我真是无限吃惊。我是一个外国人——他们知道我是谁呢?我永远也不能理解,他们究竟看我是什么人。”

同这个有联系的,我想讲另外一个故事。几天以后,诗人从蒙铺到噶伦堡去。我们也都陪他去了,因为他的健康不是太好。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达到最残酷的阶段,每个人都围在收音机旁听消息,人们反复地看报纸,细微末节都不忽略,热烈地评论着。因为正有一位名叫包桑尼克小姐的法国妇女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听从法国来的消息更是特别细致。这时正是巴黎陷落或者宣布为不设防城市的时候。诗人在自己屋子里,疲倦地歪在一堆枕头上。屋角上那一盏遮蔽起来的灯向下面放出柔和的光,屋子其余的地方都是黑暗的。他病了。我们忽然听到门外步履声沙沙作响。包桑尼克小姐有气无力地喊了一声‘师天’,轻轻地走进屋中。她双膝跪在地上,低声说:

“师天,今天巴黎广播电台播出了《邮局》^[107],现在!”

他在床上坐了起来。

“今天!他们今天广播了吗?”

他沉默着坐在那里,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只有他的脚习惯地动着,透露出他内心的激动。过了一会儿,他又向后靠在枕头上,说道:

“上一次战争在俄国也是这样。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演出我的剧本《暗室之王》^[108],在那些受苦最深的日子里。”

他长久沉默着。然后又对自己说:

“这确实是一个报酬!”

他在外国受到的那一些十分慷慨的、帝王般的欢迎的历史,没有准确地记录下来。那些没有任何机会读他的作品的人,受到他那像磁石一般有吸引力的个性和天才的直接感召,也都着起迷来。在德国,他被人抬着,走过鲜花铺地的街道。在他以前,没有哪一个印度人曾获得这样的光荣。我从我的一位匈牙利朋友那里听说,诗人访问他们的国家时,人们是这样为他那天才的深度和广度所压服,他们觉得去采访他是不适当的——他们只是列队站在街道两旁,等上几个小时,看一看他。

一个诗人是爱的寻求者——我们的诗人在国内外大量地从社会各阶层人民那里接受爱。人们妒忌他,心里充满了嫉妒之火,他们不时诽谤他,想方设法中伤他,但仍然爱他。虽然很多人不能够理解他的使命,但是他们却在自己心中让他占据所有的人给英雄和伟人保留的位置。

早晨,我看到他按照平常的习惯,静静地坐在那里。一缕光线倾斜着流到他的脚旁。他像以前多次对我说话那样说道:

“在黎明时分,当我那天上的朋友^[109]用他的光流沐浴着我的时候,我想从我自己中走出,我们心中有两个‘我’,两个人:一个永远无尽无休地为贪婪、不满、苦恼、忧愁、快乐以及其他一百种情绪所摆弄;另外一个更伟大的‘我’,他高出那一切,能自制;自我完

善——可是那个更大的自我隐藏起来了。我把它描写为一个人的两部分——一部分是个人的自我,另一部分是宇宙的自我——只有在这个宇宙的方面,他才与无限合为一体。我开始我的旅途,想脱离我自身中的这个小我,否则被小小的忧愁与快乐所污染,为一百件不同的微不足道的小事所缠绕,这个不可摧毁的、永恒的自我就会被覆盖起来——这是一件可怕的损失……如果一个人能够真实而坚定地挺立在自我的较大的一面中,他就能无畏。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感到不安,我就认识到我的苦行还不够。因此,每天我坐在早晨的阳光中,我尝试着脱离那较小的‘我’。我不能为自己创造任何上帝并且向他祈祷。我只是尝试着从我自己中解脱出来……那对我就是真正的解脱。我们必须不断地为此奋斗,否则我们的日子就会为渺小的事情所玷污。留给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还有吗?但是在我离开之前,我要让我心中的那个大‘我’比那个小我大,这就是我的礼拜。”

我常常听他谈到他的《实践》杂志的这个方面——为了实现什么而苦行。虽然我可能没有充分理解它的含义和意义——可是当我看到一切不管是多么痛苦的磨难在他心中都变了质;他是用什么样的沉着冷静在对付那不可避免的事,而且尝试着从中发现善的东西;在严酷的丧失亲人的情况下他是怎样能出色地控制自己的激情;当我看到他对他那仇敌中最卑鄙的家伙伸出友谊之手,立刻忘掉他们那些胡作非为,在心中为最无价值的人保留一个地位,只有在此时,我才认清了这是他那个大“我”的业绩!

“为什么,蒙帕必,你为什么这样静悄悄地站在那里?你来宣告什么——吃饭还是新闻?”

“你应该吃饭了。”

“哦,那么是吃饭的新闻。可是还有一个比那更重要的新闻

——我刚写了一首诗。如果你现在能用你那漂亮的字体,用像珍珠一样的字母,一点不错地给我抄出来,那么今天就能把它送给《旅人》杂志。但是,你听着,不要把我的阿谀奉承当作绝对真理,我现在倾吐这一切目的都在榨取你的劳动!这就是你的问题之所在。说奉承话人们不能过于大方,你立刻就会把它当作福音真理。”

“你以为我仍然相信你那一套奉承话吗?我得到的教训还不够吗?”

“好!你现在变得更适宜于在我的跟前了。你要拒绝我说的任何一个字。”

“好吧,好吧,让我现在抄你的诗吧……”

他高声朗读他的诗,然后注视着我说:

“念得是否有点生硬?你跟得上吗?”

“对我说有一点困难——请再稍加解释。”

“不,不,那不行。”他用加重的口气说,眼睛仍然盯住他那笔记本上的那些页数,“让我再读一遍,我自己感到,意义还表达得不够清楚。我可以给你解释,但是我还要对多少人解释呢……不,不,要改一改。”

“可你为什么要改呢?如果我跟不上,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自己怀疑,意义是否清楚。诗的含义是,我们升、沉在永恒的时间的巨涛中像一瞬间的水泡一样。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伟大的无限,世界的动力,好像是时时刻刻把自己连结起来,形成小小的圈子。但是所有的这些想法都是这样抽象,把它们具体化成字,非常困难。不管我是怎样去尝试,总是不能成功。好吧,你先走吧,我还要同它搏斗。”

下午我又去了,我看到诗已经改得很厉害,名字叫“Prathama Praiti”^[110]。这是从奥义书(Kena Upanishad)借来的一个词儿,意思

是“第一次冲力”。“生命的第一次冲力是从哪里来的呢？”奥义书的圣人这样问道：

“‘宛如水上的一串泡沫
被时间的激流捉住
这一个幻觉是用光明和黑暗所造。
无形的有形了。
我不知道自己身内的自我
是否已从永远流逝的水流中升起，
突然间，梦想不到
在一个看不到的开端中，
 生命的一个小圈子形成了，
宇宙的自我通过它向外窥视。
我不知道，谁在开这个玩笑。
无边无际的时间与瞬间游戏，
用所有的新创造合成一个对死亡的怠慢。
时间的鼓被火光敲响。
蒙住自己的面孔像新娘一般。
流逝着的瞬间走来了
装饰着泡沫的珍宝
就坐在创造中间。’”

“现在清楚了吗？你懂了吗？”

“是的，我懂了。但是如果我不懂就关系重大吗？”

“那么谁的理解有关系呢？我还没有能够发现评论一首诗的标准是什么。我是为你写的，你欣赏文学。但是诗人和艺术家的命运并不那样简单，他们对那些不了解艺术的人们也要适应。在

其他所有的领域内,哲学、数学、语法或科学,外行人没有权利说话,但是文学却不同,就好像是,把文学倒在大街上,每个人都可以品头论足,好像是用不着受什么教育就能了解它。任何人都有权发表意见,绘画也一样。那些没有学会去看画的人们,他们的眼睛看不懂画,他们也厚颜无耻地表示了强烈的意见。在其他的每一个领域内,一个初学者进门必须低着头,但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把头抬得高高的,每一个人成了一个法官,他的意见受到重视。我把自己的生命送给这件工作,但是每一个街上的人都可以说话,有胆量说:‘好吧,罗宾巴布描绘这个不像,或者在罗宾巴布的作品中这样,那样。’”

“《胜利女神》杂志要我请你写点什么。可怜的东西!他们不知道,如果我提出要求,结果将适得其反!”

“夫人,没有良心的化身!是你应该说这种话吗?我应你的邀请一而再再而三地爬山越岭!不谈那个吧,请你读一首诗——它是一个泰戈尔后的诗歌的样品——或者泰戈尔下的诗歌的样品。”

“请你原谅我,我没有那样大的学问读那些诗。”

“不,不,为什么不试一试呢?好吧,我奋斗了十分钟……我莫名其妙地能够幻想出每一行诗分开来的含义,但是只有诗人或者他的创造主能知道,一行同另一行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如果你做这件事,我一定用我的钢笔盒连同其中的五个安那和所有的东西来酬谢你!”

我看了看作者的名字——一个著名的现代诗人。

“你从前不是吹捧过他的诗吗?”

“我怎么办呢?A一说他的诗好,我想,它必定是好的。”

“你是怎样同我辩论的呀!这就是你的问题——当时在你跟前的人不管说什么……”

“夫人,敌人阵营里对你发出了同样的毁谤性的攻击!”

“但是对我你的态度是不同的,非常不同,如果我请求你对他垂青写点什么,你一定是做正相反的事。”

“现在,现在,你今天着了魔似地抱着那个固定不移的念头不放。我今天黎明时首先看到的是谁的脸呀?一定是那个可怜的班那马里的脸。”

然后他喊玛西:

“玛西,你在哪里呀?……我正在想你想得^[111]厉害,来,帮我们解决争端吧!”

那天早晨他不舒服……我看到他疲倦地沉睡在扶手椅里。我说:

“我不赞成一件事。”

“什么事?虽然我不急切想知道,我经常注意到,只要我赞成的,你都不赞成!那末,请说出来吧!”

“夜里没有人在你跟前,那不好。”

“你且想一想……我确切说了什么话。但是我认为,那是最好的。我告诉过你,我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即使有什么人在那里,我也决不叫醒他;另一方面,我行动要非常小心,不干扰他睡觉。”

“你为什么反对找人帮帮忙呢?”

“那不是我的天性。你们这些人喜欢伺候我,我让你们伺候,我高兴。但是,强迫仆人去干活,只因我付他们工钱,我憎恶这种举动;此外,夜里人们要睡觉,如果一个人睡不着,让别人也醒着,你不认为这是自私吗?”

虽然他的健康和力量渐渐下降,他的手臂腿脚也不结实了,他不愿意让人服侍,他也不愿老说这里痛那里痛身子不舒服……如果会干扰仆人睡眠,他会用脚尖走路走过室内。这种习惯在我们国家是绝无仅有的;在这里,男人,家庭之主,是别人的如此沉重的

负担。全家都围着他们转这他绝对不能忍受。因此当他逐渐要依靠别人的时候,他心里很痛苦。他感谢一切服侍他的人,虽然能够为他做一点事是一种极大的荣幸,所有的有这个荣幸的人永远会把这个好运气保留在记忆中——他永远不认为这是他应享受的权益。他全心欣赏随之而来的感情,他用十倍的感情来报答——“一个永远不让人施恩无报的人,一个决不有恩不报的人。”

我在这里插叙一个插曲,不会成为节外生枝吧。在一九四一年,诗人从噶伦堡被送到加尔各答,他病着,失去知觉,朱罗散可房子里挤满了人。

罗提达愁眉苦脸地告诉我们:

“医生们命令我们找一个受过训练的英国护士;护理工作一定让受过训练的人来做。要强迫他吃流质——你干不了。”

于是来了一个穿制服的外国护士。

他一整天昏迷不醒。半夜,他醒了过来。我靠着他的床坐在一个矮凳子上。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护士,她那白色的衣服闪闪发光,在一盏遮起来的灯前弯腰读温度表——她背对着我们。诗人在他的头边做了一个手势,模仿护士的帽子,用询问的眼光看着我:

“帽子?”他低声说,意思是那个戴帽子的人是谁呀!

“护士。”

他那疲倦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这样大惊小怪干嘛?哦,我看,一个大人物病了,因此一切事都必须一本正经地来办。都是形式!好吧,我不管那些形式。”他沉默了一会。屋子里半明不暗。在黑暗的笼罩下,忙碌的小胡同沉寂下来,墙上挂着“大圣人”——诗人的父亲,一张大像——他那尖锐的目光向前注视,看着时代的戏剧;下面是一个小小的桌钟,有规律的钟声把像衬托了出来,——滴答,滴答,滴答。

诗人细声细气地说道：

“你们过度疲劳吗？”

“不，不，不是那样，反正我们总要呆在这里，但是我们干那个活干不利落。”

“那么你干坏一点也可以嘛。”

“可是你拒绝我们给你水喝，你不听我们的话。”

“如果我不从你手里喝水，难道要从不可接触者手里喝吗？”他说笑话时，脸上露出一丝惨笑。“现在的情况是，我必须忍受这些无尽无休的刺痛，为什么还要弄这些麻烦？请把你的老板叫来。”

苏伦·卡尔负责管理病房中的一切安排。诗人对他的抗辩成功了，决定明天早晨让护士离开。知道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他又开始想到另一方面——怕护士受到挫伤。早晨，他抓住她的手，温柔地恳求：

“请你不要胡思乱想。我现在几乎完全好了，因此我不需要护理，况且他们都在这里——他们会失业了。”——他指了指我们，“他们也要有点事干，否则他们就会惹事生非。”

“你今天怎么样呀？”

“很抱歉，我还活着。现在，你那‘主格’把消息告诉了我。那一些疯狂地互相残杀的国家对我并不陌生——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妙、快乐的日子。我一想到那些微笑的面孔，欢迎和祝贺，我的心就痛。为什么这样横暴？为什么？同人类这种苦难比较起来，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都似乎是微不足道了。可是，不管我感受多么深，我的心是多么痛，我没有能力举起一个手指头来帮助任何人。我们这种默默的受苦完全没有用处吗？谁知道？一方面，人们手执利刃，心中充满残酷仇恨的火焰；另一方面，深重的苦恼积累起来了，同情和痛苦都占显著的地位——我们的这一些情

感没有价值了吗？那么我们要这些情感干嘛呢？如果我们幻想出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魂——他一只手破坏，另一只手创造生命；他把自己的创造品抹掉，为了改正错误！他不是全能的，因为，那样的话，他就能创造出一个“完美”来；可是，正如我们从原始时代起所看到的那样，这种抹掉的活动一直在进行，尝试着把好的改成更好的，把更好的改成最好的……过去时代的那些动物被否定了，它们不适应造物主在自己心中沉思着的理想。人类的道德方面的努力也是如此。人类历史经常改变。改变中就有痛苦。今天早晨我想到奥义书中的那一颂：‘他坐在那里苦行——他实行严酷苦行，创造了一切存在的东西’。在这个创造的巨大活动中也有巨大的痛苦，但是甚至比这些更巨大的是善的理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永远不会想到那个理想——我们永远不会感觉到——

‘如果你不给予爱
在心中
为什么你让早晨的天空
充满了歌，这样的歌声——’”

苏塔甘陀巴布端着早餐的咖啡进来了。

“你听，甘露之海(Sudha Samudra)^[112]，请你把 B—的文章处理一下……我无法告诉你，当我看到别人为我写传时我怎样感觉。谁对我的生活知道些什么呢？我是怎样度过了这样漫长的一生呢？我想过什么呢，我感觉到什么呢，什么痛苦，什么快乐，什么光怪陆离的经验，我是怎样在虚无飘渺的路上向四面八方旅行呢？有些人只看过我几眼。有些人看得多一点，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的我那一部分要大得多。因此，当某一些人突然写‘作为人的罗宾德罗那特’或者‘罗宾德罗那特的人格’或者一些类似的东西，我不喜

欢。谁了解罗宾德罗那特这个人呢？你们看到他多么少一点呀！”

“你为什么自己不写呢？”

“不，那不行，那不行。只要那只是一幅图画，我能写多少，就写了多少；可是真正的生活一开始，我什么也写不出来了。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要一再回忆那些经历，这是很痛苦的……至于日记，我从来不会写。在每一点情感中都有一点隐秘的东西，不能够在市场上告昭天下。”

“为什么不呢？一定会有这样做的方法。如果事情的记录保留下来了，以后人们可以来写这些事情。”

“但是死亡怎样呢？有死亡——它从来不事前宣布就来了，一来，人们就了解你一生的历史，你从来不会希望他们这样去做的。”

“可是你的同胞们总是热切希望知道你的生平。你应当留一个机会让后代知道它。”

“正是这样，亲爱的，正是这样。就好像是我的生命被倾倒在大街上，任何人都有权利把它捡起来！对伟大的惩罚！在这一生中这种事就不能断绝了吗？好吧，惩罚正在进行着——一封接一封地写信，发表演说，给这个国内所有的新生者都取上名字，别人结婚写颂诗——在这一切之上还需要一部自传？虽然你正在做的事情还不那么坏；你把我的谈话编织成一个花环，把谈话记录下来……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许多东西已经在外国丢失了，我在那里有机会同伟大的知识分子谈话。没有人做任何记录。他们给我的荣誉，他们对我的欢迎——这些东西都没有留下历史。如果你早来的话，你会是很有用的……但是你却让这些吉祥的时刻白白漂过了，你来得不是时候。”

“所有你那些颂扬的话都不真实，亲爱的！能期望有什么东西永垂不朽吗？我不敢说。在我的著作中有许多是昙花一现的。所

有的那些将被修整掉的,都丢掉了,如果有什么东西留下来的话,永恒的时间会接受它的。我收集起来了一个大负担——这样一个负担能继续下去吗?现在又插进来了另外一个干扰的因素——我们的大师又着了魔似地想保存历史——他们发掘出来了一些埋藏着的著作,我不知道是从哪一座坟里。当我读这些著作时,我羞得要死;我愿意说,那不是我的作品,而是你们的;但这不行,你一旦把墨水涂在印刷的铅字上,这个污点永远去不掉。历史!文学为什么需要历史呢?它把自己的价值保藏在自己里面。你难道要拔掉一棵树来了解一朵花吗?造物主也把自己的创造品抹掉一些,来纠正他自己工艺方面的错误。他冷酷无情地丢掉许多还没有完成的作品。今天这样的人类,只是在许多试验之后才产生出来的。我年纪很小就着手写作,其中有许多脆弱和柔软的东西——有一些简直是垃圾——我想把它们丢掉。我想把我愿意整理掉的那些部分弄掉,来雕凿出那个形象来。你不让我这样干吗?作画时,你难道不用橡皮吗?一种能擦掉字迹的东西?我的保卫者是无情的——他们要历史。这是教授们的想法!要走的東西会走的;不管你是否坐在那里保卫它,它仍然要走,肯定要走。”

“啊,把头发分开的亲爱的姑娘!我听说,玛西总是在病着——是我的药不灵,还是她不肯吃?”

苏塔甘陀巴布说:“她的习惯是非常没有常性。”

“是这样吗?她在哪儿?我要去劝劝她。”

“不,不,用不着你。她自己能够来的。”

玛西来了。

“你瞧,母亲的妹妹,这好吗?我听说,你没有常性。”

“反正都一样,不管吃药不吃药——反正都一样,不管人们是否有常性。”

“你听听这话！现在我们正试验某一种新药：如果你怕麻烦，不愿遵守规则，你就对不起大夫——你不吗？此外，你的外甥女焦急到怀疑我的地步。我把这本书给她的……我为她买来了药——她不看书，也不碰这些药。我留下的药原封不动——这样的毫无感情……。”

“那么，我为什么要吃药呢？我从来不病。”

“我羡慕你！从前有个时期我也有困难——我常常把自己的鞋子和衣服浸湿想让自己生病；但是我的健康是那么非凡地好——好到不遵守我的命令的程度！”

米斯徒跳跃着跑了进来，跳到他的怀里。

“爷爷，唱点什么，你知道那一支歌吗？”

“哪一支？米徒亚？”

“‘开，开开这扇门’和‘今天是我们的假日’。”

“我想，我从前会过，让我试试看，能不能回忆起来。”

他唱了这两支歌。米斯徒坐在那儿仔细听。

“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她这样年龄的小女孩能这样喜欢听唱歌的。在这里没有机会教她音乐……但是无论如何要教她……要给她解渴，否则就非常对她不起。你们在里面忙活的时候，她来到我跟前。有时候她说：‘爷爷，巧克力’，有时候说：‘唱歌’。两者对她是同样地珍贵。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现在，你们为什么不吃卡图(chatu)^[113]呢？卡图是一种好食品，如果掺合得合适，很好吃。我从前曾是一个著名卡图掺合者。我在默支达(mejda)^[114]家吃饭时，常常把卡图掺上果子酱。”

“卡图掺上果子酱？”

“为什么不行呢？非常好吃的食品。你为什么不要点卡图？”

可是在蒙铺弄不到卡图，这里的常用食品是老玉米和大米。

于是我们就把油炸的大米砸碎，做成了一种大米卡图。我们想，这也许能行。拿出来了果子酱，也拿来了金色的糖浆，姜精，牛奶、香蕉和奶油——碗里面盛满了卡图，把这些东西倒在上面。他就开始用一只叉子掺合起，掺合了半小时。

“为什么不加一点你最喜欢吃的大蒜，或者捣碎的葱汁呢？”

“你愚弄我吗？先尝一尝。”

晚上，所有的人都聚在起居室里，把调制好的食品端了出来，用碟子分开，我们开始吃起来——我们大家都在一起，我不走运，我正坐在他的对面。这个位置很尴尬，他直瞪着眼看我……

“你觉得怎么样？”

说真话，不很好吃，但是我仅仅迟疑了一会儿，回答说：

“很好——我们每天都可以吃。”

可是我回答时那一点迟疑也没有逃过他的眼睛。

“母亲的妹妹，你觉得怎么样？”

“让我直率地说吗？”

“当然。”

“难道很好吗？”

“你瞧，你的外甥女跟你想的完全一样；可是出于女子的通常的狡猾，她想方设法抑制住自己，我观察得很清楚，她把这东西一放到嘴里，立刻就皱起了眉头，可是她却高声说，它好得很！越难吃，她越赞美，——‘让我们多吃点。’这就是女子甜言蜜语骗人的把戏，这就是所谓……”

“好了，好了！如果因为说它好而受到这样多的谴责和诟骂，我想说它坏会好一点。”

“我亲爱的，这是因为你的卡图不好，否则除了好之外，没有别的可能。在默支达家吃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渴望吃到我掺合的卡图，而他们并不比你们不摩登！好吧，我明天必须再试一试，一

定要让玛西说好。当我掺合卡图时,她竟然狂妄到说‘难道这很好吗?’——世界诗人连这个也要忍受吗?”

“为什么要世界诗人操心呢?你什么东西都丢不了。你并不以掺合卡图而著名呀。”

“但是我过去曾以此而著名过,这个必须证明给玛西看。”

因此我们尝试着去掺合像样的卡图,我们砸碎了一些炸过的大麦。看上去很漂亮。晚上,屋子里别的人都出去遛弯去了,他说:

“让我们来掺合卡图——”

于是所有的工具都又拿来了。桌子上的所有的东西都和生面混在一起。

“你现在尝一尝。”

我觉得这卡图完全不像平常的卡图——就是说,磨得不够细——砂粒还硌牙。诗人自己也尝了尝,然后笑着说:

“没关系,我们会给玛西找点麻烦。昨天她认为,用那些批评的话刺伤了我。今天她决不能再说卡图不好的话。你瞧着吧,不管砂粒怎么硌她的牙,她一定会总是说:‘好极了。’”

过了一会儿,诗人吃饭的时候,玛西走进屋来——她晚上遛弯回来了。

“母亲的妹妹,你到哪儿去了呀?我合好了卡图,正等着你哩。”

“是吗?卡图在哪里?”

“那边,上面盖着一个盘子。”

玛西把盘子揭开,热切地盛了满满一调羹,送进嘴里,不管怎样,她狼吞虎咽地吞下去了,连气都没有换就大声说:

“好极了,这实在是好极了!比昨天的好多了。”

我们放声大笑起来。玛西的手不知所措,调羹从手中掉下来!

“母亲的妹妹呀！昨天你的行动违反了女子的本性，今天你做对了。在这些事情上，真实与虚妄价值是相等的——但是非常可贵的是你不想伤害别人。”

吠舍佉月的二十五日——诗人的生日——快到了。他那一天呆在我们家里，这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可是，这是一个乡村，居民几乎全是不识字的山民。我们伤透了脑筋来研究怎样把这一天庆祝得像个样子。最后，我们决定，要邀请工人们——都是不识字的山民——我们庆祝的做法应该同他们过的节一样。阿米亚巴布说：

“我知道，他会高兴的。同那些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们庆祝得已经够多了，同这些淳朴的人们一起庆祝会有可爱之处。”

诗人热切地等待着庆祝会。对于新鲜的经历，诗人是永远不会太老的。早晨十点钟的光景，他穿上了黑色的 Jubba^[115] 和黑色的鞋，坐在阳台上。我开玩笑说，我不懂他为什么穿上丧服——可是他说，那是他最好的衣服。村庄里的一位显要的老人，一个佛教徒，蹲在他面前，点上香，唱了一首对佛陀的颂歌。诗人从《奥义书》中选读了一段作为答复，这位佛教徒当然是不懂得的。下午，诗人写了三首诗，诗的题目都叫做《生日》(Janmadin)。在一首诗中，他讲到这个佛教徒。晚上，人们川流不息地涌进来——都是穷困的山民，我们的邻居。吹起了笛子(Sanai)，当诗人坐在椅子上被推进来时，每个人都沉默地站在那里；他穿着黄色衣服，戴着花环，涂着檀香膏，看上去像天人一般。椅子被慢慢地推着，沿着园中散步的小径走上去，山民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过来，向他鞠躬，把花献给他。西藏人不献花环，而献上哈达(献给高级喇嘛的长布条)。到了最后，他几乎被成堆的花遮蔽起来了，以后人们扶着他坐在栗子树下，不丹人开始跳激烈的魔鬼舞。成百的人成排地坐在那里

——用叶子做成的盘子盛饭给他们吃。诗人对我说：

“你自己去伺候他们吃饭。”

仪式结束以后，他说：

“你感觉怎样？累吗？”

“我为什么累呢？”

“你不该累吗？天没亮，你就忙活起来了——现在去睡上一个好觉。”

“我们从来没有敢幻想，今天你会同我们在一起。”

“这叫做缺少幻想力。”

第二天，我们都围着他坐下。他要朗读前一天写的诗。但是苏塔甘陀巴布走进来要告诉他不幸的消息，他要告诉诗人他最喜欢的侄子的死讯。

“请听这些诗——这里是一首对蒙铺的回忆——

‘当我进入了八十高龄，
 我吃惊地看到
沉寂的光泽之流流出来了，
从百万星星的火光中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奔，
向不同的方向涌进
 无边无际的虚空。
在无限的太空的
凝结起来的黑暗里，
我蓦地站起来——
像是从创造的无限的
祭火中飞出一星火花。

我来到那个世界上，
在那里，一代跟着一代，
原始的生命从大海的子宫中长出
在无生命的东西的巨大的膝盖上，
用不同的形式向外分杈，
它暴露了自己的秘密故事。
在扩散开的有阴影的光线中
 不完整的存在(existence)的
光线，
动物世界在昏迷中呆了许多世代，
好像是等什么入。
在数不清的日日夜夜的循环后，
人类缓慢地出现
在生命的战场上。
新灯正在点着
 一盏接一盏，
这些字有了新的含义，
人看到前面的卓越的未来
 在无前例的光中。
在大地的舞台上
意识一幕一幕地揭开，
我是演员之一，
我装扮成演员来到了，
最使我惊奇的
是我也插了一手
 在揭幕的工作中。
这是太阳的大地，

灵魂的死后的住处，
它绕着太阳旋转，
通过天空、光线和空气围绕着自己。
洋溢着深沉的决心，
一条神秘的链子把它捆上，
八十年前我来到，
几年之后我要离开。’”

他又朗诵了两首诗，最后一首说：

“下午，山民来了，
 被邀来参加诞辰宴乐。
一个接一个他们献给我花束
 带着自己的祝贺。
什么时候大地接受这个恩赐
当她一代接一代地坐在
 她那火焰似的苦行的石座——
这些鲜花的奉献
来欢迎人类的出现？
那一件礼物，那献给人类的美的敬礼
今天献给了我。
这是我的生日的圆满实现，
在这一天星星遮蔽了辽阔的天空，
在日月星辰的财富中，
难道这无与伦比的光荣
 在别处出现过？”

过了一会,朗诵完了,苏塔甘陀说:

“有不幸的消息?”

“不幸的消息? 什么不幸的消息? 苏伦^[116]的情况恶化了吗?”

“他去世了。昨天得到的消息,在人群中我没有告诉你。”

“如果你告诉我的话,我就不能够抬起我的头来。”

我们留他一个人呆在那里。他静静地坐着——闭着眼睛。我们从后面观察他,他沉默着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一整天他不说话,虽然他照常做自己的工作。晚上,他写了一首诗,叫做《死亡》。他把诗递给我,说:

“把这一首同那几首生日诗一起送给杂志。”

他正坐在走廊上,在黑暗中,我感觉到他十分痛苦,他耐心地忍受着,他终于说了话: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是一个多么非同寻常的人。一个这样伟大,这样善良的人,最好的人中的一个,人们对他视而不见,他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只有那些了解他的人才知道,找一个像他这样的人是多么不容易。”

有一天我们谈到安得鲁斯先生。他是几天前去世的。苏塔甘陀巴布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刊登在一本杂志上。诗人把那本杂志递给我,用充满了回忆之情的声音说:

“你读一读。他写得很好——一个人的像活脱脱地画出来了……我读着的时候,我回忆起,他怎样在早晨到我这里来,把我当做‘师天’来拥抱! 他有一种多么纯净的令人吃惊的爱啊! 他为我们做了多少事情,无止无休的劳动,绝对地忘我,不问报酬——所有他做的事,他一点也没有骄矜之意,——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可是,在最初,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人怀疑他居心不良,说了一些关

于他的很粗暴的话。当他听到一些这样的话的时候,他在圣地尼克坦的田地里徘徊,眼睛里溢满了眼泪。”

说着话的时候,诗人的声音哽咽了,他沉默了,坐在那里,眼睛越过草地望过去——

“我回忆了再回忆,他那沾满了尘土的衣服上洒满了圣地尼克坦的红土,他那多提(dhoti)^[117]松滑下来,他向前走着的时候是怎样笨手笨脚地把它抓起来——这个托钵僧。”

“母亲的妹妹送给我一盒铅笔——这不是一件无私的礼物——有一个附加的条件——我必须画一幅画。”

“如果你必须做的话,你就必须做——但不是现在;不要在晚上画,你要到外面来。”

“我要告诉玛西,你给好作品挡路。开开那扇窗子。我要画那一棵大树。我给你画像,才得到东西吃。”

“那是因为它们哪一张也不像我。”

“因为我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们才不像你。绘画多么有趣呀,如果人们看到你的画像而想不到阿鲁的话?”

“那么我长得像阿鲁巴布吗?我是这样吗?”

“不,不,还没有那样糟糕,即使我应该犹豫地说出那样的话,把你的长相同阿鲁的或苏塔甘陀的来相比,这有点太过份了。”

他着手在一张大纸上速写那一棵巨大的栗子树。我坐那里给他削他那有色的铅笔。他常常过分用劲地来摩擦那铅笔,几分钟就用秃了。

“无用的女孩子!你不知道怎样削铅笔吗?……快,快,递给我另一个颜色的笔。”

“什么颜色?”

“哎呀!如果什么事情都要我告诉你,你还有什么用呀?”

速写仍在进行,来了几个客人,他们问:

“你明天走吗?”

“过几天我还要再回来——罗提还有别人来到了噶伦堡。我去看看他们,很快就会回来。”

“你再回到这里来吗?”

“是的,最多七、八天。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留在这里,连我的衣服也在内。请你们留神那些东西——她会在这期间都卖掉的!”

画完了画,他写上了玛西的名字,递给了她。他又问我:

“你不嫉妒吧?”

“换一个人的话,我一定嫉妒。我不嫉妒玛西。”

“如果女子不觉得嫉妒的话,事情就不正常。”

“好了,好了,我们都非常坏,满肚子嫉妒与仇恨。”

“过来,过来,你为什么不了解,嫉妒是好的!我画画,分给周围的人,而你并不头痛,这对我能是这样非常好的消息吗?”

“我正炮制散步的药丸子,夫人,散步的药丸子!你不懂吗?所有的东西,在压缩的形式下,都作为丸子而存在。这样,我坐在这把椅了上,我动动我的腿,这样来做散步的勾当。当你在你那厨房的王国中忙于统治的时候,我走了大约三、四英里,坐在椅子上——这就叫做‘散步的药丸子’。好吧,让它去吧,我有点事情要告诉你:

‘多么久呀,啊,蒙帕必,
你还要在
悬崖上蹦蹦跳跳,
把平原的田地留下
一双形象,对对成双像是

诗歌和散文。
在金鸡纳的绿色中
你们俩憩息
在寂寥的大山中，
像是一出贍葡(champu)^[118]剧，
你把那个叫做蒙铺吗？’

因此我告诉你，最好的事情是同我们一起到噶伦堡去。我还要问一下你的主持。否则保玛就会说：‘如果他们永远不来，你也就不能走了。’——我们也有点自尊心，我们没有吗？她是家中的主妇，我们都是她的下属。如果她下这样一道命令，我就不能再到这里来了！”

中午一辆车子准时而来，接他到噶伦堡去。可是他从早晨起已经准备好了。

“好吧，好吧，你们一定要去，但是何必这样匆忙。”我们生气了：“如果你离开我竟是这样高兴，为了礼貌，你至少也应该努力掩饰一下呀。”

“啊，我尊贵的夫人，我努力掩饰了，但是没有用，这是我的乐趣……你到哪儿去……静静地坐下……”

接着他哼了一首歌。

“你为何把他拉住
他必须走……。”

“你为什么这样忧愁？一个要走的人……前些日子，我告诉你妈妈，正如阿毗曼尼优(Abhimanyu)^[119]在战场上只学会了冲入方阵，但却不知道怎样出来，这样在蒙铺也只有一条路——进来的

路,如果碰巧没有电报来救你,就不会有出去的路。”

“谁拦阻你来着?”

“真的,我走了,对你减轻了负担……你的开支会少得多。”

他从另外一首诗里哼了一句:

“于是诗歌结束了。结束之歌

让我飞走吧,

你忘记今夜,当昏夜死亡时。”

“你不必唱得这样无情无义,”玛西这样使着性子说。

“这是无情无义吗?是你虐待你自己。你为什么痛苦呢?这是规律——走了,来了。你应当忍受这不可避免的事情。时候一到,人就要离开……那个人还能做什么呢?那件事不是对她自己残酷吗?那确实不对。‘现在到了时间,镣铐要割断了。’”

男主人走进来——

“他们正在传播为你的生日特制的节目。”我们把他的椅子拖到收音机旁边——S—正朗读一篇论诗人作品的文章,文章里塞满了引文。诗人听了一会,说道:

“我注意到孟加拉语今天是怎样改变的……有一批作家总起来说,他们是好的……但是这个人的文章一半多是引用我的原文,几乎是泰戈尔老爷自己写的。”

车子到了——东西事前已经送走,但是诗人却被拖住了,从圣地尼克坦来的谭教授和一个中国艺术家来看望他。这一伙人走的时候,天已向晚。上面天空里辉耀着像燃烧的浓黄土那样的颜色——远处的雪线从里面取得了火。我们都坐在走廊里——不说话——完全像是被遗弃了一样。我回忆起那一首歌——“你忘记今

夜,当昏夜死亡时。”我们一生中的这样一件事能够忘记得了吗?可是,真让人吃惊,我们是多么容易忍受我们的这种痛苦的损失,因为他永远不会再来到我们生活中,散发着祝福和快乐了。没有了他,生活照常在它那平常的轨道上运行;有了他,同他在一起,生活在它那沉闷的轨道上跳舞,像山泉一样地愉快。没有见过他的人,永远不能了解这一点。我知道,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们也将不会回忆得像现在这样好了。可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些日子,那些曾因他在场而充满了阳光般的光辉的日子,却永远为我们贮存了财宝,维持我们的生命。我记得他对一位少女解释他那首叫做“图画”的诗。他说:

“有一次在阿拉哈巴德,在萨提亚家里,我在许多旧纸中忽然发现了这幅画,多么奇怪呀!我想:‘仅仅在几天以前,一个这样真实,对我们无限珍贵的人——今天那个人到哪里去了呢?站在我们生命之外——多么遥远啊!我们的生命跑上前去——可是她在那里停住了!在多么稀少的情况下人们还回忆起她来啊!’”

“可是”,他从诗里面引了一句,“我忘记了你吗?”

“是的,我忘记了。”他又解释,“那种遗忘是什么呢?因为,你深深地存在于我的心中,我用不着在外面回忆你。难道我们还会回忆起我们有眼睛而再三对自己说:‘我们有眼睛,我们有眼睛’吗?可是,只因有眼睛,我们才能看。同样,我可能不会总是回忆到‘你们存在,你们存在’,但是因为你们存在于我生活的根柢处,因为你们曾经闯入我的生活中,我的世界就充满了快乐,我的生命充满了醍醐。”

“我忘记了你吗?

你曾经坐在

我生命的根柢处。

我这样忘记了。

漫不经心地漫步，我们没有忘记

路旁的花朵吗？

我们不是忘记了星星吗？

可是它们用甜蜜填满了生命的气息，

它们用音乐填满了遗忘的空虚。”

1984年9月30日译完

注 释

- [1]梵文是 Gurudeva,是印度人对泰戈尔的尊称。原作者在下面对这个称呼还有注。——羡林注
- [2]印度阴历的第二个月,在公历的四五月之间。——羡林注
- [3]上面谈到的这一首诗名叫 Hrideiya Jumune,也就是《心中的阎牟那河》。罗陀和克里希那的爱情故事是放在阎牟那河岸上的。
- [4]Kabindra,“诗王”。
- [5]在孟加拉文中,“满床的花”有一个特殊的含意——结婚之夜。
- [6]在史诗《摩诃婆罗多》里,苏波陀罗是黑天的妹妹。当她同阿周那私奔时,她自己赶车。
- [7]儿媳妇。
- [8]相当于公历5月中—6月中。——羡林注
- [9]原书此句有问号,疑误。——羡林注
- [10]两个服侍大天的小鬼,大天是破坏神,印度教三大神中的第三位。
- [11]诗人的嫂嫂,诗人最敬重她,她死于一八八五年。而我生于一九一四,我不可能有任何机会碰到她。
- [12]Jorasanko,诗人在加尔各答的老家。
- [13]在孟加拉,诗人被称做 Viswakavi,意思是世界诗人;Viswa—宇宙,Kavi—诗人。
- [14]Gadya 意思是散文,Kavita 意思是诗。
- [15]Lipika 是诗人的一部随笔集,是用柔和而流畅的散文写成的。它写的是些滑稽可笑、尖酸刻薄的插曲,洋溢着冷嘲和诙谐的情绪。
- [16]Gurudev 意思是导师,原来是他那学校的学生这样称呼他——从那以后,因为甘地也这样称呼他,全国就都这样称呼他了。

- [17]羨林按:诗人的名字是 Rabindranath。孟加拉文 rabi,就是梵文 ravi,意思是“太阳”。
- [18]Gitabitan,原意是诗亭——诗人的一部完整的歌曲集,有将近二千首。
- [19]羨林按:这三个字是梵文,意思是“我奉献给你”。
- [20]Rangpur,彩色绚烂的国土。
- [21]罗宾是罗宾德罗那特的缩写;塔枯尔(Thekur)就是泰戈尔(Tagore)。
- [22]两个著名的杂志的主编:《旅人》(prabasi)和《现代评论》(Modern Review)。
- [23]引自诗篇——《图画》。
- [24]诗人给苏塔甘陀巴布起了一个耶稣教名 Baldwin 包尔温,因为他秃(bald)得像一个鸡蛋。
- [25]羨林按:电报把 road 这个字,错拼为 read,因而产生了误解。
- [26]Pujas 在结婚或祭祀的前几天内向象鼻神致祭的活动。——羨林注
- [27]Meghadūta, Uttarameghaḥ 正确的梵文应该是 dehali datta puṣpaiḥ 罗刹的老婆用门口地上放着的花朵的数目来计算丈夫的归期。——羨林注
- [28]nap,一种牌戏。——羨林注
- [29]梵文或孟加拉文文法中的主格是主语,它控制谓语,它是行动者,也就是行动的主人(kartā)。
- [30]羨林按:此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疯狂侵入中国的时期,诗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溢于言表。
- [31]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冬季的第三个月,旧历十二月十六日至元月十五日。——羨林注
- [32]原文第一个字母是大写,指造物主。——羨林注
- [33]第一个字母也是大写。——羨林注
- [34]意思是他的妻子,在家庭中她是最年轻的——choto 是小,bau 是妻子,卖掉女人的首饰被认为是极端无耻的行为,因为女人是受男人保护的。
- [35]意思是:他超越了不可知的死亡而达到可知的不朽。梵文的 V 在孟加拉变为 b。——羨林注
- [36]四指马鲛。——羨林注
- [37]笛子乐队。
- [38]拉丁文 sanctum sanctorum,意思指私室。——羨林注

- [39]罗宾德罗那特的嫂子。
- [40]在成人教育规划认真提出之前,诗人通过一个特别委员会研究了这个问题。loka 意思是群众,sikshā 意思是教育。他用孟加拉文写了许多书。讨论了不同的问题。
- [41]罗宾德罗那特·泰戈尔的缩写。
- [42]Baul,一个宗教派别,主张上帝就是爱情,到处像游方僧似地游行,唱着虔诚的歌。对于这些歌曲我们的诗人评价很高。
- [43]ārye,古代印度对妇女的一种称呼,意思是雅利安妇女。
- [44]指的是他昏迷过去的那一次病。
- [45]abidita,梵文应作 avidita,在孟加拉 $v > b$ 。——羡林注
- [46]羡林按:原文 alliteration,意思是头韵。但这里显然不是头韵。
- [47]《刹那集》,一本诗集,意思是“昙花一现的”。
- [48]意思是他的一个来自东孟加拉的秘书。
- [49]这是一个双关语;在孟加拉文中,‘ma’是母亲,mati 意思可能是‘母亲’,但也可能是‘土地’。
- [50]一九一九年在旁遮普省阿姆利则发生了英国将军下令向群众开枪的惨案,打死四百多人,伤一千多人。泰戈尔极端忿怒,立即写信给当时的总督,提出抗议,并声明放弃英王所赐爵士称号。——羡林注
- [51]和尚禅定时坐在鹿皮上。
- [52]迦梨陀娑著作之一,用梵文写成,约在公元后 600—700 年,意思是“王子的诞生”。
- [53]完全照原书的拉丁文拼写方法,与通行的拼写法不同,不够细致。——羡林注
- [54]Rati 的悲悼——《战神出世》中的一章,爱神之妻 Rati 哀悼她那被大天烧成灰的丈夫。
- [55]意思是甘露。——羡林注
- [56]照原书抄下,同标准的转写法不完全相同。——羡林注
- [57]职业厨师,受到训练能煮制西餐和本地饭。
- [58]一种孟加拉的蔬菜食品,加上苦东西。
- [59]Janti:一种特制的切槟榔的剪子。

- [60]一个伟大民族主义运动领袖。
- [61]《奥义书》中的一行。
- [62]在过一些宗教节日的时候,把糖果献给神灵,然后丢在地上。
- [63]这个字表示消极抵抗,与印度独立斗争有联系。
- [64]原文用 *thou*, 似指上帝。——羡林注
- [65]这里是一个文字游戏。——羡林注
- [66]他用了一个梵文专门名词的短语,一个修辞手段,来表示有偏见的或者教条主义的著作——*Pakshapāta dusta*。
- [67]一种本地药。
- [68]班舍·钱德拉的著名诗歌《向母亲致敬》(*Bande mataram*)中的一行。
- [69]意思是再娶一个老婆。——羡林注
- [70]*Shvasa*, 梵文:姐妹。
- [71]一个梵文短语,意思是本能的自然才能。
- [72]*Tola*, 印度金银重量单位,等于 0.4114 盎司。——羡林注
- [73]在每一个有地位的家庭中,宅院分成两部分。
- [74]诗人在圣地尼克坦的住处。
- [75]*Prayaschitta*, 意思是“赎罪”。是一篇短篇小说。其中男主人公一向被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个溺爱子女的母亲所纵容姑息。他偷了岳母的首饰,到了英国。那可怜的亲爱的妻子自己承担了罪名,在赤贫中度日,为丈夫在英国求学筹款。最后,在她的强烈请求下,她父亲安排了一个集会,迎接逃走过的有天才的女婿,他那英国老婆出现在会场上。
- [76]羡林按:蚁垤是史诗《罗摩衍那》的作者。
- [77]指的是罗摩,他虽然是一个理想的人物,但背弃悉多,受到谴责。
- [78]*Kshanikā*, 诗集名。意思为“昙花一现的”,其风格是半庄半谐。
- [79]这首诗的故事是关于一个佛教托钵僧的——是佛陀的亲传弟子。一天早晨,他走过舍卫国的大街在行乞。他高声歌唱,赞美佛陀,他正为佛陀而行乞。国王从王宫内把珍宝丢在他走的路上,但是他不去捡。阔商人和他们的老婆开开窗子,把馈赠和金子像雨水般地往外投掷,有的取下了项圈,有的取下了发饰。但是这个托钵僧仍然拒绝这些馈赠,高声说道:“佛陀,人中最伟大的人,来到了这个城中,住在你们中间,只把你们

最好的馈赠品送给他吧。”他走过许多大路,走过撒满了宝石的小路,最后到了城边,一个穷女乞丐躺在地上……她也听到托钵僧的叫喊,于是跪在他脚下,又躲进林中想法把她身上唯一的一件衣服脱下来,伸出胳膊,把衣服丢在小路的地上。托钵僧殷切地把衣服举在头顶上,举起双臂宣布,尽自己所有献了出来的女子是光荣的。

[80]这里讲的这一首诗描绘了一个人的困境。他出去行乞,遇到了国王坐着金车走近了他。他看到眼前即将得到的财宝,非常高兴。但是哎呀,国王伸出手来问乞丐说:“你有什么东西给我呢?”一个乞丐惶恐了,从自己的袋子里找出了少量的谷粒,送给国王。但是回家以后,他发现谷粒已变成了金子。

[81]诗人的孙女。

[82]写《罗摩衍那》的诗人。

[83]诗人在这里用的是一个双关语, Satee 意思是贞女,同这个国家所有可敬的妇女的传统有关连。它从 Satya 这个字演变而来,意思是真理。Satee 这个字真正意义是真实。——羡林按:这个解释不正确。

[84]羡林按:意思是十分困难。

[85]原文作 proud,两个版本都这样。羡林按:此字应作 poured。

[86]孟加拉的第九个月,相当于公历的十二月中至一月中。——羡林注

[87]原文是 Stumpy – Whiskers,含义不十分清楚。Whiskers 有“美国政府法律执行官员”的意思。——羡林注

[88]胜天写的一行诗。他写有关拉塔和黑天浪漫史的抒情诗。羡林按:转写完全按照黛维的原文。

[89]庆祝普迦(Puja)节的最后一日。羡林注:Puja,难近母大祭节。

[90]一条语法规律,提供了 dārā 这个字的基本意思,它的意思是妻子——Dārayati 意思是分裂, Dārā 意思是分裂者——分裂兄弟们。

[91]Mungpabi,古代印度一种称呼人的方式,提到一个人所从来的地名。在这里意思是蒙铺的女儿。

[92]张伯伦,带着他那不离手的伞。

[93]一种民歌,有些散文句子也用唱腔来唱,以加强上下文的联系。

[94]Boudidi,嫂嫂,意思是哥哥的老婆。——羡林按:原注如此。

[95]诗歌《图画》中的一行。

[96]引自一首诗。

[97]Shyama,在孟加拉文里,意思是黑而光滑的面容,在梵文里是像溶化了的金子一样的面容。

[98]这里原文是 twin twin litel star。显然模仿孟加拉小孩读错了英文发音。——羡林注

[99]Pundit,过去印度称呼学者的词儿,意思是“智者”。这里显然指的是老师。——羡林注

[100]Balaka 是一群排成行列共同飞行的乌鸦——叫做 Balaka 的诗集有一首诗叫《河流》,描绘时间的流逝。

[101]诗人有时候用钢笔素描。

[102]一句俗语。

[103]即苏塔甘陀。

[104]槟榔。——羡林注

[105]泰戈尔的祖宅。

[106]诗人在丹麦时,大学的学生为了对他表示敬意,举行火炬游行。

[107]泰戈尔的戏剧。——羡林注

[108]泰戈尔的戏剧。——羡林注

[109]指太阳。——羡林注

[110]根据刘健同志的意见,Praiti 可能是 Prairi 的误写。——羡林注

[111]原文是 doctoring,字典解释都不适合。有人说,它的意思是“说教,教训”,但用在此处,显然不行。因此我只好姑妄译之。——羡林注

[112]羡林按:苏塔甘陀名字中有苏塔(Sudha)一字,诗人故意用他的名字开一个玩笑。

[113]油煎的绿豆或大麦制成的面粉。印度穷人的食品。

[114]mejda——萨提因德罗那特(Satyendranath),诗人的二哥。他是印度第一个民法专家。

[115]穆斯林男人穿的一种长袍。

[116]诗人喜欢的一个侄子。

[117]男人披的东西——一条长布。

[118]梵文抒情诗的一种形式,一部分用诗写,一部分用散文。

[119]《摩诃婆罗多》中的一个插曲中的人物。

沉重的时刻

〔德国〕 托马斯·曼

他^{〔1〕}从书桌旁,从他那小小的、摇摇晃晃的带抽屉的书柜旁站起来,他像一个绝望的人一般,垂着头,向对面屋角上的炉子那儿走去。炉子又长又细,像条柱子。他把手放在磁砖上,但是砖已经完全凉了,因为早已过了中夜。他没有能够得到他追求的那一点幸福,就把背靠在壁炉上,咳嗽着,把睡衣的下摆拉在一起,从睡衣的胸前露出了褪色的绉花胸巾。他用力擤鼻子,想呼吸到一点空气;因为同往常一样,他又伤风了。

这种伤风很特别而可怕,他始终没有完全治好它。他的眼皮发炎,鼻翼完全肿了。这种伤风压在他的头上,他的身上,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沉重而不愉快。几个星期以来,医生严禁他离开屋子,难道他现在感到没有劲儿,感到沉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天晓得,幽禁对他有什么好处呢?他一直感冒,而且胸部和下身抽搐,说不定这也是必然的。几个星期以来,真正是几个星期以来,耶那的天气坏得让人憎恨。人们的每条神经都感到阴沉、忧郁、清冷。十二月的寒风,在烟筒里呼啸,放荡而狂悖,听起来像灵魂在黑夜的草原里,在狂风暴雨中,在漂泊中呼吁。医生的这种幽禁并不好,对思想来说,对产生思想的血液的律动来说都是不好的。

六角形的屋子里空荡、简陋、不舒服,天花板是刷白了的,烟草的雾气在上面飘荡着。糊着斜纹格子纸的墙上,挂着一幅装在椭圆镜框里的侧面像。屋里还有四、五件细腿的桌椅。在书桌上,在

稿纸前面,点了两支蜡烛,屋子里充满了蜡烛的光。红色的窗帘挂在窗框的上部,像旗子一样。窗帘只是对称地折在一起的棉布;但是它们是红的,看上去很温暖,鲜艳。他爱这窗帘,永远也不想离开它,因为它们把丰满、充沛、洋溢着生命力的东西带到他的寒伧得可笑的屋子里来了。

他站在炉子旁边,向他的作品迅速而痛苦地瞥了一眼。他从它那里逃出来,这个负担,这个压迫,这个良心的痛苦,这个要喝干的海洋,这个可怕的任务,它是他的骄傲和不幸,他的天堂和地狱。这作品慢慢地进展,遇到困难,停住了——一次又一次!天气应该负责,他的感冒和疲倦也应该负责。难道他的作品也应该负责吗?或者这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不幸的、注定要绝望的主意吧。

他站起来,为了要使他与那稿子之间有一些距离。因为离稿子远一点常常使人能够概观全面,能够对材料有更广的视野,能够想出办法。是的,有这种情况,当人们离开斗争场所的时候,一种轻松的感觉能使人兴奋。而且这是一种天真无邪的兴奋,就仿佛人喝烧酒和浓烈的黑咖啡一样。——小杯子就在桌上。它能不能帮助他克服障碍呢?不,不,不可能!不但是医生,另外一个人,一个地位更高的人也劝阻过他,这个人在魏玛^[2],他带着渴慕的敌意爱着他。这个人是聪明的,他知道怎样生活,怎样创造;他不折磨自己;他对自己爱护备至。

屋子里是一片寂静,只能听见扫过小巷的风声,以及打在窗子上的雨声。所有的人都熟睡了,房东和他的眷属,绿蒂和孩子们。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醒着,站在那冰凉的炉子旁边,痛苦地看着他的作品。病态的不满足,让他对自己的作品失掉了信心。——他那白色的脖子,从领带里长长地伸出来。在睡衣的下摆中间,可以看到他那向里弯曲的腿。他的红色的头发,从那高而娇嫩的前额向后梳,一缕一缕的盖着耳朵,显露出太阳穴上带有青筋纹理的鬓

角。在高大而弯曲的、尖端苍白的鼻梁上面,比头发颜色还要浓的粗眉毛,几乎紧连在一起。这就使得注进去的受了伤的眼睛,投出来的目光带着点悲哀的神气。他被迫张开薄薄的嘴唇用嘴呼吸。他那长着雀斑和因为在屋子里呆得过久而苍白的脸颊,肌肉松弛,还微微下陷。

不,失败了,一切全没有了!军队应该表现出来!军队是一切的基础!能把军队带到人们的眼前来吗——伟大的艺术手法能不能让人们想象到它呢?而且英雄也不是英雄,他下贱而冷酷!结构是假的,语言也是假的,它是一堂干燥的、呆板的历史讲义,宽泛、单调,根本不能上演!

好,完了。一次失败。一个没有成功的尝试。破产。他要写信给刻尔纳^[3]。那个善良的刻尔纳。他相信他。他像小孩子似地相信他的天才。他会嘲讽、乞求、吵闹——这个朋友;他会提醒他想到卡洛斯^[4],它也是从怀疑、困苦和变化中产生出来的,而终于经过了一切痛苦,证明自己是一件杰出的、一件可赞美的东西。但是那情形跟这不同。当时他还是一个用幸福的手去攫取东西而求得胜利的人。犹豫呢还是战斗?噢,是的,他以前病过,比现在病得厉害。他是一个贫乏的人,一个流浪汉,一个厌世者,一个被压迫的、几乎没有人同情的人。但是他年轻,他还非常年轻!每一次不管他的腰弯得多么低,他的精神是高扬的。在长时间的痛苦之后,跟着来的是信心坚定,内心里充满了愉快的时候。这种时候不再来了,很难再来了。有时候,在夜里,他忽然在一阵兴奋中看到,如果他能够永远享受这种恩惠的话,他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兴致像火一般地燃烧起来,但是这样一夜之后,要付出一个星期之久阴沉、麻痹的代价。他疲倦了。他只有三十七岁,但是已经快到头了。他失掉了对将来的信心,这信心就是他痛苦中的明星。事情就是这样子,这是一种绝望的真理:他认为是患难和考验的,

痛苦和空洞的年代,实际上却是丰富而有收获的年代;现在呢?因为已经获得了一点幸福,因为他已经从天不怕地不怕的放纵无羁中转入循规蹈矩,转入小市民的生活,有了工作,有了荣誉,有了妻子,有了孩子,现在他松了劲儿。完蛋了,失败和失败——给他留下的就是这些。

他叹息,用两手捂着眼睛,着了魔似地在房子里走着。他刚才想到的是那样可怕,他不能停留在刚才产生这些思想的地方。他坐在靠墙的椅子上,两只手交叉起来放在两膝中间,眼睛无精打采地看着地板。

良心……他的良心喊得多响啊!他又犯了罪,在过去这些年,他对自己犯了罪,他对他脆弱的身体犯了罪。年轻的放纵无羁的生活,不眠的长夜,在充满了烟草的雾气的屋子里过日子,过分的饮酒,忘记了自己的身体,用这种麻醉剂刺激自己的工作——这些如今都得到了报应!

如果得到报应,他就要抗拒那些神们,因为这些神给了他罪过,又来加以惩罚。他应该怎样生活,他过去就这样生活过了。他没有时间变得聪明,没有时间来仔细考虑。在这里,在他胸膛上,在他呼吸、咳嗽、打哈欠的时候,永远在同一个地方,他感觉痛苦,这是一种魔鬼似的刺人的小警告。自从五年前他在艾福特得过流行性感冒,得过那种急性胸病以后,这种警告永没停止;——它要说些什么呢?实在说,它要说些什么他知道得非常清楚。不管医生怎样讲,他没有时间来顾惜自己,来讲仁义道德。他要做什么,就得立刻做,今天就做,迅速地做。仁义道德吗?但是为什么正是罪恶,正是对那些有害的、摧残身体的事情的偏爱,他看起来却比一切的聪明智慧和冷酷的循规蹈矩更合乎道德?道德不是良心的可卑的机谋,而是斗争和艰难,激情和痛苦。

痛苦……这个字使他的胸襟变得多么开阔呵!他伸直了身

体,把胳膊交叉起来,他的眼光在微带红色的几乎连在一起的眉毛下面,透露出美丽的哀愁。他还不算不幸,还不算太不幸,只要还有可能给他的不幸一个骄傲而尊贵的名称。有一件事是必需的:要有勇气,把伟大美丽的名字给他的生命!不要把他的痛苦归咎于屋子里的空气和便秘!要有足够的健康,以便鼓舞起热情使自己的目光和感情超过身体上的限制!即使在别的地方是世故的,但是在这里要天真无邪!要相信,要能够相信痛苦……但是他的的确确相信痛苦,相信得这样深刻,这样诚恳,以致于在痛苦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根据这种信仰看去,既不是无用,也不坏。他将眼光投向稿子,把胳膊交叉起来,紧紧地压在胸部。才能——它本身不就是痛苦吗?如果说桌上的那个该死的作品使他痛苦,那不是应该这样而且几乎是一个好的征兆吗?他从来没有以自己的才能来炫耀,假若他炫耀的话,他的疑惑就真正开始了。只有生手和外行才炫耀,容易满足和无知的人才炫耀。这些人是不在才能的羁绊和控制下生活的。因为才能,你们住在最下层的先生们和太太们呵^[5]!才能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事情,它不仅仅是一种本领。归根结蒂,它是一种需要。一种对理想的艰巨的探求,一种在痛苦中产生并提高它的能力的不满足。对最伟大的人,最不满足的人来说,他们的才能就是最严峻的鞭策。——不要抱怨!不要夸耀!要谦虚地忍耐地想到人们已经承担的一切!假如一个星期以内,连一天,一个小时都不能没有痛苦,那该怎么办?不要重视那些负担和成绩,那些要求、控拆和困苦,要蔑视它们——这就是使人伟大的关键!

他站起来,拿来鼻烟盒,狠狠地闻了一下,然后背起手在屋子里急促地走起来,烛光在他带动的风中摇晃。——伟大!不平凡!征服世界和永垂不朽!一个永远不能为人所知的人的所有的幸福,同这个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要出名;——要为全世界的人民

所知道,所爱戴!你们胡说八道地谈到利己主义,你们根本不知道这一个梦和这个要求的甜蜜!一切不平凡的东西,只要它忍受痛苦,都是自私自利的。它说:你们自己要看一看,你们这些没有使命的人,你们在世界上,生活得很愉快吧!荣誉感说:痛苦难道是白忍受的吗?它应该使我伟大!

他那大鼻子的鼻翼鼓起来了。眼睛里射出了威胁的光。他的右手深深地插进睡衣里,同时垂着的左手攥起了一个拳头。他的瘦削的腮上升起一阵红晕,一缕火焰从艺术家的自我中心的火中喷发出来。他那种对自我的狂热在他内心里不可消灭地燃烧着。他认识这种神秘的爱的陶醉。有时候他只需要看看他的手,就能够充满了兴奋的、温柔的感觉,他决心把他才能和艺术方面的武器完全为它施展出来。他可以这样做,这里面没有什么卑鄙的东西。因为比自高自大更强的是那种意识,意识到他要为一些更高的东西,不是为了报酬而只是由于必要,忘我地把自己消耗净尽,把自己牺牲。这就是他的野心:没有人可以比他更伟大,也没有人能为了这崇高的东西忍受更多的痛苦。

没有人!——他站住了,用手捂着眼睛,上身稍微倾斜。他要躲开,他要逃避。但是他在心里已经感觉到这种不可避免的思想的刺激,就是想到另外那个人,那个光明的、满足于触觉的快乐和感官世界的实际的神一般不自觉的人,那个在魏玛的人,他用一种渴望的敌意爱着他^[6]。同平常一样,他又陷入极大的不安中,又急躁,又热心,他感觉到自己的内心在活动,因为他想到,他要保卫他自己的品质和艺术家的人格,来反抗另外那个人。那个人真是伟大些吗?在哪点?为什么?假如他胜利的话,难道他是白白地耗尽心血吗?他的屈服会成为一个悲剧吗?他也许是一个神,而并不是一个英雄。但是做一个神容易,做一个英雄却很难!比较容易……另外那一个人比较容易!他用聪明的、幸福的手把认识和

创造分开来,这可能就使得他愉快,没有痛苦而能生产。但是假如说,创造可以有神性的话,那么认识就是英雄精神,一个神和一个英雄合起来就是在认识中创造的那个人!

向往困难的意志……人们想到了没有,一句话,一个严格的思想会让他忍受多大的限制?因为他终究是个无知的、受过很少训练的、迟钝的、热衷的梦想者。写一封尤里乌斯^[7]的信比写最好的一幕戏都困难,——而那不几乎因而就是较高的吗?从内在的创造力对题材、素材、表现的可能性的最初有节奏的冲动——一直到思想,到形象,到单个的字,到写成行:这是多大的斗争啊!多大的痛苦的过程啊!他的作品就是对形式、形象、界限、具体的憧憬,对那个人的明朗世界的憧憬,那个人直接用神一般的嘴,把明朗的事物都指名呼唤出来了。

但是他仍然对那一个人怀着抗拒心:谁是一个像他一样的艺术家,像他一样的诗人呢?谁像他一样,从一无所有中,从自己的胸膛里创造呢:一首诗在从现象世界里面取得形象和外衣之前很久,不是作为音乐,作为存在的纯粹的原始形象,在他灵魂内产生出来的吗?历史、哲理、热情,只是手段和借口,是那些事物的手段和借口,这些事物跟上面那些没有什么关系,而是产自奥尔菲斯^[8]的深处。字和概念只是他的艺术天才为了奏一首乐曲而弹的琴键,——人们知道这个吗?他们非常赞美他,这些好人,赞美他的弹奏琴键的思想力量。他最爱说的话,他最后的热情,他那用来号召人们走向灵魂的最高的堡垒的大钟,引诱了很多。自由,——他对它的了解比那些欢呼的人们也多,也少。自由——这是什么意思呢?总不是在王侯的宝座前那么一点市民的光荣吧?有一个人用这个字所想到的一切你们都能梦到么?从什么地方得到自由呢?到底从什么地方呢?也许还是从人类的幸福,那丝的镣铐,温柔而美丽的债务那里吧。

从幸福那里……他的嘴唇抽搐起来；就仿佛他的目光转向了内心。他慢慢用手捂住了脸。他走进隔壁的屋子里，淡蓝的灯光从挂灯上泻出来。花布帘子静静地遮盖着窗子。他站在床边，向枕头上那甜蜜的头弯下腰去……一缕黑发盘曲在腮上，腮上发出珍珠般的光泽，孩子似的嘴唇在沉睡中张开来……我的妻！亲爱的！你追随我的渴望吗？你到我这儿来，变成我的幸福吗？你是我的幸福，安静吧！睡吧！现在不要把这甜蜜的长长的睫毛睁开来看我，这样大，这样黑，有时候就仿佛你要问我，要找我。上帝作证，我非常爱你。我只是有时候找不到我的情感，因为我常常由于痛苦而疲倦，由于同我自己授予自己的任务斗争而疲倦。为了我的使命，我不能够太多想到你，我不能够完全因你而幸福。

他亲她，离开她那可爱的睡眠的温暖，向周围看了看，走回去了。钟声警告他，夜是多么深了，但同时也很慈祥地告诉他，沉重的时刻结束了。他轻松地呼吸了一下，他的嘴唇紧闭起来，他走过去拿起了笔，——不要胡思乱想，他是想得太深了，不应该胡思乱想，不要走向混乱，至少不要在那里停住，而是要从混乱中走向光明。这样他就可以找到形式。不要胡思乱想！要工作！划定界线，舍弃一些东西，创造一些东西，完成它！

真地搞完了，这痛苦中产生的作品。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看吧，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从他的灵魂中，从音乐中，从概念中又有新的作品在露头，铿锵的、闪耀的形象在形成，这些形象的神圣的形式让人惊异地想起那无边无际的故乡，正如蚌壳是从海里捞出来的，海却在蚌壳里呼啸一样。

注 释

[1]指的是德国大诗人席勒。

[2]指德国大诗人歌德。

[3]刻尔纳是席勒的好友。

[4]《唐·卡洛斯》是席勒的名剧之一。

[5]有钱的人家都住在楼房下层。

[6]指歌德。

[7]1786年,《泰丽雅》杂志曾发表席勒的《哲学书简》,书简的形式是两个朋友的通信:一个是尤里乌斯,即席勒本人;一个是拉法艾尔,即刻尔纳。这些书简反映了诗人醉心于康德哲学。

[8]奥尔菲斯是希腊神话中天才的歌手和竖琴圣手,他的音乐能感动禽兽和木石。

附 录

* 参阅第一卷附录按语——编者按。

缺 页

老 妇

[俄]屠格涅甫 著

我独自在一片广野的平原上走着。蓦地,我幻觉着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微步声在我背后——有个人在我后面走来。

我向四下张望,我看见一个佝偻的老妇,全身裹着灰色的褴褛的破衣,只有她的脸从破布里窥露出来;一张黄绉的嵌着尖鼻和无齿的嘴的脸。我向她走去……她站住了。

“你是谁?你要什么?你是不是一个乞丐?你在寻找布施的东西吗?”

那老妇默不答,我向她屈躬,我便看见她的双眼都蒙了层半透明的薄膜,有如在几种鸟里所见到它的那样,它们用这种膜来抵御炫眼的强光的。但是,这老妇人的薄膜却既不移动,也不张开现出眼来——我敢断定,她是瞎的。

“你要布施的东西吗?”我再问他“你为什么跟随着我呢?”但是那老妇仍然默不作答,只微微地缩了缩。

我转身走开她,继续走我的路。

我便又听到同样轻微的有节奏的和偷蹑似的脚步声。

“又是那个妇人!”我想“为什么她紧随着我呢?”但是内心又立刻感到:“失了明的她大概迷失了路了罢!现在随着我的脚步声,想跟我到有人居的地方去。是的,是的,确乎是这样。”

但是,一种奇异的不安渐渐袭占了我的心,我开始幻想:这个老妇人不但随着我,而且她正在指导着我呢!她驱逐着我走向左

又走向右,我不自知地遵从着!

然而,我仍然走上前去……但是,看啊!在我面前同一路路上,有一件黑而阔的东西……一种孔穴……“一个坟墓!”我脑海里一掣“那就是她所要迫我走去的地方罢!”

我很迅速地转过身来,这老妇人又与我对面了!……但是她在看了!她用那大而凶残的怀着恶意的眼在看我,……有似猛禽那样的眼……我俯身到她的脸,到她的眼……便又是同样不透明的薄膜,同样的盲而忧郁的面孔。

“唉!”我想“这个老妇就是我的命运了,人所不能逃出的命运啊!”

“绝逃不出!绝逃不出!”多么疯……必须试试,于是我向另一个方向冲过去。

我飞也似地跑——但是那轻微的脚步声仍然跟在我后面,蹋蹋地,近了,近了……而我面前,仍然现出深黑的洞,我又转向另一条路去——后面仍然蹋蹋的步声,前面仍是同样的黑漆威吓的一个秽点。

我向无论那处跑去,有如一个被逐的兔子那样折行而逃,而前面后面老是同样的现象,同样的现象!

“且等着吧!”我想“我要欺哄欺哄她!我决不再走往那里去了!”立刻我坐在地上。

那老妇人站在后面,离我有两步远,我听不见她,但是我觉着她在那里。

蓦地里,我看见远处的那个黑漆的秽点浮动了,爬向我来。

上帝!我又向四下张望……那老妇直视着我,向她那张无齿的嘴扭曲出了一个微笑。

绝逃不出呵!

世界底末日——梦——

〔俄〕屠格涅甫 著

我幻想：我在俄国某处的一个荒原里，一所单简的屋中。

屋大而低，辟着三个窗户；墙是刷白了的；没有家具。屋前是一片不毛的荒原；渐渐斜向下去，一至极远；单调的灰色的天空悬在上面，有如床的华盖，我并不孤寂；在屋里还有十多个人伴着我，都十分坦白，单简地装束着，他们静默地来往来地走，仿佛盗窃似的，他们互相避免，但是仍然继续地急切地互相看着。

没有一个人知道他自己来这屋里的原因，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的同伴是哪一种人。脸上都布满了不快与失望……轮流着走近窗子，注意的看出去，仿佛想从外面得点东西似的。

以后，他们又上下地徘徊着，我们中间，有一个短矮的小孩；一向他只是啜泣，不时发出微弱的呼声：“父亲呵！我害怕！”我的心震痛了，我悚然……因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自己了，仅仅地我感到，渐渐来临的是一种大的祸患，极大的祸患。

小孩继续着啜泣，啊！逃出这地方罢！多么气窒！多么疲倦！多么郁闷呵……但是逃出是不可能的。

天空像寿衣似的，无风……空气是死去了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呢？蓦地，小孩跑向窗前去，用可怜的声调高呼出：“看呵！看呵！地球沉落了！”

“怎么？沉落去了？”是的；立刻屋前现出一片平原，高得使人惊奇！地平线也沉下去了，就从我们所在的屋里滴落下一面几乎

是倒悬的,又似乎是掘出的黑色的绝壁。

我们都挤向窗前去……恐怖凝结了我们的“就是这里……就是这里”隔着我的一个低声说。

并且,仔细瞧呵!沿着辽远的地平线望过去,有东西开始滚动了,又仿佛有圆而小的山丘,在那里浮上,沉下。

“那是海呵!”这种思想同时闪过我们的心,“它就要来吞噬我们了……只不过他怎样向上涌呢?怎样能涌到绝壁上来呢?”

然而,它向上涌起来,猛烈地涌起来……在远处已经没有分离的山丘在浮上了……一个连续的奇异的怒浪拥抱了全地平线。

它猝然地涌下来,涌到我们这里,它在无情的恶颶里飞驶,在窟穴的黑暗里打旋,一切战栗——在那飞旋的混团物里,又有迅雷的震声、万千喧声的惨痛的哭泣……

唉!怎么一种咆哮,呻吟呵!是地球因恐怖而发出的悲声呵……

地球的末日!一切的末日!

小孩又啜泣了……我想握我同伴的手;但是,我们已经全都被碎裂了。掩埋了,淹死了,终于,都给这黝黑的,无情的,雷也似的响着的怒浪冲了去!

黑暗……永远的黑暗!

窒息着,我醒了。

1878年3月原作

1930年1月24日译

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

[俄]屠格涅甫 著

许久,许久以前,我在不知什么地方,不知什么时候,读了一首诗,不久就忘了……但是第一句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

“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

现在是冬天;白的霜结在窗玻璃上;黑暗的屋里,烛孤静地发着光,我蜷伏着坐在一个角上;在我的脑海里仍然继续地返响着。

“玫瑰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

在低的窗前,我看到一所俄国的乡村的房屋,夏日的黄昏慢慢化入暗里去,温和的空气里充满了木犀和菩提花的清香,窗前一个少女坐着,倚在臂上;头垂在肩上,她寂静地,注意地注视着天空,仿佛希望新的星出现似地;在梦幻的眼里,有那样的诚实,那样的灵感;在临别欲问的嘴唇上,有那样的变动的天真;那仍然生长,仍然平安的胸多么沉静地呼吸着呵,娇嫩的脸的侧面是多么纯洁,柔静呵!我不敢给她说话;但是我是多么爱她呵,我的心是如何地跳动呵!

“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

但是,屋里渐渐暗起来……,蜡油傍流着,烛光昏黄起来,低的天花板上,跳动的阴影震颤着,外面可以听到极利害的霜的嚼声,阴惨的老年的喃喃声在里面……

“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

在我面前,又浮起了其他的幻象,我听到乡村里家庭生活的快

乐的喧哗,两个蓬蓬的头,互相偎倚着,用光亮的目光无礼地注视着我,玫瑰般的面颊充满了抑压的微笑,手在热情里握着,青年的和悦的声音一个比一个高的震响;再远一些,在屋子的尽头,别的幼稚的手很不熟练地在古旧的钢琴的键上舞动,兰纳的双人舞曲胜不过家长饮茶的嘶声的……

“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

烛光闪动着,消失了……谁发出了那种粗而低的咳声? 我的老狗,我的唯一的伴侣,蜷曲地枕在我的足上,战栗着……我感觉到冷了……我冻住了……他们的一切都死了……死了……

“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呵……”

1879年9月原作

1930年2月2日 济南高中译

老人

[俄]屠格涅甫 著

黑暗的、凄凉的日子来到了……你个人的软弱，爱你的人们底苦痛，晚景底惨冷和悲哀，你所爱过的一切——将你自己奉献过了的一切——迸落了，片片地碎了一切的道都引向山下去。

你能怎样呢？悲叹么？恨怨呢？你将既不能扶助你自己，也不能扶助别人了……

弯了腰的，正在枯萎的树上，叶子是更小而且更稀了！但还是一样的绿色。

你，也缩进去呢，缩到你的自身里去，缩到记忆里去，再深，在你的灵魂的深处——灵魂的本身也向里转，你的枯老了的的生命，只有你个人操持着的生命，为你将要闪耀出火花来，在一切的芳香里，在一切的鲜绿里，在春天的美和力里！

但是，小心啊……别向前看啦，可怜的老人！

1878年7月原作

1930年2月14日晨译

蔷薇

Logan Pearsall Smith 著

Smith 于一八六五年十月生于美国,曾在哈佛大学读过书,后来入牛津大学,便定居在英国,现在已经是老翁了,但仍未结婚,一九二一年出第一本散文集 *Jrivia*,在散文中创造了一种新的风格。蔷薇就是其中的一篇,充满了诗意。

因为这位老妇人有一株大的蔷薇在她的花园里,她常常觉到骄傲,她很喜欢同别人絮絮地谈起来,说,多年以前,当她才结了婚的时候,她从意大利带回来了一棵插枝,就长成现在的这棵树。那时,她同她丈夫坐着马车(因为还没有火车)从罗马旅行回来,走到西那(Siena)以南的一段坎坷的路上,车坏了,他们不得已就住在道旁的一间小屋里过夜。一切的供应自然非常简陋;她一夜没能睡,早晨,早早地起来,穿起了衣服,站在窗前,看慢慢升起的曙色,凉风拂着她的脸。到现在,虽然过了许多年,她仍然能清晰地记忆起来:蓝色的群峰,月亮在上面辉耀着;远远地,山峰顶上的小城渐渐变得白了,白了,一直到月光暗淡了下去;粉红色的旭光慢慢布上了山头,蓦地,小城亮了起来,一个窗户连着一个窗户阳光照上去,又返射回来,终于全个小城都在天空里熠熠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

那天的早晨,因为马车还没修理好,他们便趁空坐着本地的小车到山上的那个小城里去,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说,在这里可以找到

较好的住处。以后,他们就在这里住了两三天。这城是意大利小城之一,有高耸的礼拜堂,有虚设的广场,有几条仄狭的街道和小宫殿,都丛踞在山的顶上,外面绕着一圈墙,不比一个英国的菜园大。但是里面却充满了生命和喧声,日夜地返响着行路的声音和其他杂声。

他们住在一个小店里,这店的饮酒室就是本城贵族的一个会议厅;市长,律师,医生,和其他几个人都来这里聚会;在这些入之中,他们注意到一个清俊的,瘦弱而健谈的老人,黑的眼睛闪动着,头发雪样的白——身躯高而挺直,与青年一样,虽然,侍者告诉他们说,侯爵已经非常老了——下年就要八十岁了。侍者又添加说,他是他族里最后的一个人——以前他也非常富有——但是他却没有后裔;侍者叙述的时候,颇有喜色,仿佛侯爵不幸的恋爱和永远没有结婚这个故事,他们本城足引以自傲似的。

但是,老人却似乎很高兴,他对旅客非常感到兴趣,并且愿意同他们认识。于是,侍者便把他们互相介绍了,经过极短时间的谈话,他请他们去逛他的别墅和花园,就在小城的墙外。第二天的下午,太阳正要落下去的时候,从窗户里和小门里望出去,他们瞥见蓝的阴影渐渐遮了棕色的山顶,就在这个时候,他们走去拜访他,这是一个小的近代化的,洋灰建筑的别墅,并不是怎样了不得的地方,里面有一个石子铺路的花园,石子给阳光晒得灼热,园里有一个石池,养着金鱼,靠墙立着一个狭亚那的石像,领着她的一群猎犬。但是,最使这个花园辉耀的却是一株大的蔷薇,攀上了屋顶,几乎把窗户遮了起来,空气中充满了芬芳的香气。是的,这是一株极美的蔷薇,当他们赞美它的时候,侯爵骄傲似地说。他又要告诉这位太太关于这株蔷薇的故事。当他们坐在那里饮着酒的时候,他漫然地谈到他的恋爱的事情,仿佛他以为他们已经听过似的。

“这个女子就住在那山的那面,跨过山谷就是。那时我还非常

年轻,因为这已经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我时常骑着马去看她;道路很远,但我骑得却很快,因为年轻的人,你这位太太自然也知道,是性急的。但是,这个女子却不和婉,呵,她时常使我等几点钟;一天,我已经等了很久,我非常发怒,我在她约会来看我的花园里上下地踱着,我折倒了她一株蔷薇,折下了一枝;当我觉到自己做错了的时候,我把小枝藏在我的衣裳里——;我走回家去以后,我把小枝栽了起来,你看它已经长成现在这样了。倘若你这位太太喜欢的时候,我可以给你一棵插枝,栽在你的花园里;我听人说,英国有绿的花园,不像我们的花园一样,给阳光灼得焦了。”

第二天,马车修理好了,上山来接他们,他们正要出旅店走的时候,侯爵的老女仆拿着包扎好了的插枝走了来,并且代致她主人希望他们一路平安的意思。全城的人都聚拢来看他们出发,孩子们跟在马车后面跑,一直到出了小城的门。他们听到后面发生了一阵趑趄的足音,延长了几分钟,但是不久他们已经快到山谷了,小城,它的喧声和生命,高高地留在他们上面的山峰上。

她把这蔷薇栽在家里,渐渐地长大了,非常繁茂;每年的六月丛丛的绿叶和芽开放出来奇异的香气和火焰似的红色,仿佛在它的每一条须根里都仍然燃烧着那个意大利主人的愤怒和热望,自然,老的侯爵恐怕早已经死去了,她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连他们住过的山上的小城的名字也忘了,自从她初次看到它在天空里熠熠着,闪动着,像一个巢似的星圈。

代替一篇春歌

Halbrook Jackson 著

看啊,冬天已经过去,雨也
停止了;大地上布满了花;
小鸟歌唱的时候来到了,在
我们地方,又可以听到斑鸠
的鸣声……

有时,连最快乐的人们也感到,在碌碌的尘世中,生命的价值是非常小的。太阳闪耀着,我们继续着工作;风吹了,鸟唱了;对于在明媚的春光中的锦簇般的城镇的回忆激动我们,赤光的砂阜向我们招手——一切都没有什么用处;我们仍继续着工作。我们继续着工作,有许多人只是为着每日的面包,其余则因为习惯,因为愚昧,或者——想去鼓励别人。但是,我们必须互相提醒:因为这一切的原因,我们是喜欢工作的;当春天的烦闷来临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不喜欢它的!我非常喜欢写点关于春天的烦闷的东西,但是倘若我这样做,没有人会感谢我的;很少的人对这种事情有什么理解,我不愿写东西去给人理解;我只是写给有理解的人看。我不想你能给人什么值得有的东西;我们,全体的我们,都有享乐生命的本能,倘若我们知道的话,春天的烦闷就是其中之一了。

这种春天的烦闷在一年之中的一天来临,在早晨,常常在春天

的第一个早晨。我并不是说是在三月二十一日。这一天不一定就是春天的第一天。春的第一天就是冬天过去后的第一天，在这一天，阳光照穿了灰色的云；你又可以看到光明的真象——白色的门洞现出乳色的光，山楂树干僵了的小芽变得绿了，顶上嵌着小的红点，星似的闪烁着，秃光的枫树的干渐渐生出叶来，笼罩着阴暗的绿色，叶丛的空隙处，衬着天空，仿佛一个个灰色的小格子。以后，小心罢，或者，倘若你不恐惧的话，愉快罢，因为无论什么时候，春天的烦闷都能袭入你，当它在你身上存在的期间，在贸易的市场里，你是不能够安心做你的事情的。

但是，虽然那样，关于春天的烦闷的贸易究竟比关于银子的贸易好，而且从那里得到的也比金子有价值。是阳光的诱引，是风的低语，使你放下你的做工的器具和网，追随着，追随着，你自己也不知到哪里去，因为人们不知道什么对他好，什么对他不好，你仅仅知道：当白色的门洞现出了乳色的光，山楂树的绿芽的顶上嵌上了火星似的红点的时候，你对一切单调的事物都感到一种恶心，渴望着离开它们，脱去了羁绊，放纵一个时期。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因为你不，你只是把这种烦闷压抑下去，同其他的精明的人一样。你把它压抑下去，又投到贸易的棕色的空气里去，一直到明年。永远是明年，“把一切都推到明天，永不推到今天”，当同一的旧的刺戟又袭入你的时候，你仍然排掉它，因为明年同明天一样，永来不到的。但是，终究有一天会来的，在这一天，光明普照了一切的东西，使它们更其炫耀，但是你却看不出了。这时候，春天的烦闷将要不顾地从你身旁走过去。“看见蚱蜢也要使你感到重压，希望也终归幻影……”从你的办公室的窗子里你可以看到蓝的天空，交织着电线，你渴望到撒斯喀乞宛河去，或去用拳头击着路得格提桥的梁，说要决心飞到南海去。你已经太老了。

这都是生命的悲剧——蓦地里，知道你已经老了；知道你不再

渴望着逃学，即便当春天来到了以后，阳光闪耀着，斯川德和乞朴塞得充满了光明的时候，你也不过变成一个幔塔里尼，所知道的只是：“生命是判定了的捣臼”；又知道，除掉在家里无所事事以外，你不能做任何事。我想，我们里面大部分都有这种命运，或者，我们也就应当有。好了，好了，我不要对人们过于苛责罢；我只好说我们应得这样的命运；因为，倘若我们不应得，同时我们又不对春天的烦闷的诱动发生反应，那末，我一定早说了不好听的话了。

在任何时候，我们使我们的灵魂仿佛骑马扯紧了马衔链似地紧张，都是不很适宜的。在必要的时候，（也就是在它们灵魂）显然地需要的时候，我们应当松一松链子，使它们舒展舒展。即便它们偶然一时起意想到这里，也须使它们满足的。我们不要对一时的起意太固执了，即如一时起的春天的烦闷罢，也是大自然助长成的。有一种生命力的狂气，活跃在我们体内，迫促我们脱掉我们的旧习惯，有如蛇的蜕皮。我们当用同样的精神去应答这种迫促。

守财奴自传序

D. Marquis 著

我现在要死了,我死了以后,报纸上一定要登出许多短文来,叫我“守财奴”。但是却没人能在这里再找到金子。我已经注意到那个了。

我有一本贴东西的簿子,里面满是零叶的文,载着被名为守财奴的人们的死的消息。我也知道这些报纸要怎样来议论我;一定有些报纸要作社论,叫人们来注意我这“虚度的一生”,并且说,我并没能享乐我的生命。

写这些无聊的东西的人才是傻子哩!——他们知道些什么?

那根本不是如我这样的稀有的灵魂所组成的社会的一分子——这些灵魂是这样无理性地被世界误解着——他对像我这样一个人的热情的奥妙的举动,了解些什么呢?

这里,围绕着我的全是金子——一千零二十七个十元金币,二千零十个双鹰币,七百三十四个五元金币,和五百个一元金币,整缺三个。(倘若添足了,我知道它将要成为怎样的一个数目啊!)每一个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有他自己生命的悲喜剧,甚至有他自己的死的悲剧。而且有些故事,我也知道。有些仿佛掉在我手里,像只有一页半页的书似的;对这故事,我知道一点,倘若我愿意,我可以补足它。没有两个金币比两个人更相象的。

我从没把钞票和银子看重过,除非能把来换成金子。而且我也从没重视过珠宝。田地和金子是两个最大的真实。但是我却也

从没有买过田地。田地是太冥顽、太呆板了；只有金子像血、像思想。

我已经把棺材做好了，并不像别人的棺材。非常大，奇怪地大，而且也奇怪地重。你们这些浪费的呆子们或者以为这是一种奢侈，但是我永远晓得把钱用于正当的用途。

重，是的，它是用钢铸成的。但它的四边却不是密实的。在内外两层钢皮的中间，有四寸宽的空间，一直环绕一周。当我把精巧的嵌板堵上以后，看来就同密实的一样了。当内外两层板壁中间都充满了金子的时候，它的重量也够欺骗他们，使他们认为四边真是很厚的钢板。

金子在那里，我总在金子的中间，一直到我再醒转来。因为我相信肉体的复活，同人们在礼拜堂里所说的一样。

有几个深夜，我把金子都装在里面，同时用两手大把地往里装；装好以后，我便躺在棺材里，假装着已经死去了。那时我觉得金子在钢壁里推挤，颤动。金子和我能互相了解；我们是永远能够如此的。

有时候，我同它讲话。它也同我讲。

“我是你从没有穿过的漂亮的衣服，”它说“是你从没有尝过的牡蛎和鹿肉；你从没有饮过的美酒，和一切你想象得到的好的饮料；也是你从没有买过的女人。你不愿意拿我去换那一切的好东西吗？”

于是我笑了，在棺材里跳动，打滚；震得金子也铿锵地响起来，仿佛也在笑。

我们能够互相了解。

它能使我感到暖意，它能使我震颤；它仿佛我的血似地在棺材里，在我的身体里活跃；而且在我死了之后卧在它们中间的长久的时期里，它仍要继续活跃着，一直到我再醒转来，得到我的金竖琴

和金冠之时。因为我从没做过坏事,金竖琴和金冠一定要赐到我身上来的。

一切漂亮的衣服,一切幻想得到的好的饮料,就是金子。金子是它们的元素;金子是世界的血。傻子们拿金子去换那些东西,他们只能享乐一时。我不这样做,我就是永远据有那些东西的元素。有时,我自己想:在某一晚上,我要做一个盛大的夸耀,震惊了全城;我要向着那些说我不会享乐的傻子们微笑。足有一千次,我计划着怎样去做。每次我只是计划,却并不去做,但是我已经得到同实际去做一样的愉快。渐渐地,我窥到真正享乐的所在了——它就在乎倘若我愿意,我可以立刻逃掉诱惑这一点。于是我晓得了它一切的元素和精神就寄托在金子里。

但是许多人都狂暴地压榨一件东西的精华去寻快乐。用那种方法,我却从污秽里把我的肉体拯救出来,从罪恶里把我的灵魂解脱出来。我有它的一切的元素,我仍然占有着金子。

一直到最后的喇叭声扫过了陆地,扫过了海,死人复活了,金子仍是我的。肉体是要醒转来的,你要知道。肉体仍是肉体,金冠仍是金冠。

我享乐生命到了最高限度了。我在生命的洪流里没走错路;我触过这洪流,我量过这洪流,我在这洪流里洗澡,打滚。我想到那些怜悯守财奴的作家们,我微笑了。我才不稀罕你们的怜悯咧!快活地我生活过了,现在我又快活地死。我还要快活地从死里醒转来,带着我的金子,翻身起来去抓那预约下的金冠。

Donald Marquis 是美国诗人,剧作家。一八七八年六月生于美国 Walnut。他当过许多年的新闻记者,到以后主编纽约太阳报的“日规”栏时,他的天才才大为世人所注意。一九一九年出版散文集“序言”(Prefaces)。这就是其中的一篇,是写犹太人的贪财的,充满了讽刺的色彩。

小 诗

〔印〕 泰戈尔 著

一天天地,他来了又去了,
去,从我的头发上拿给他一枝花,我的朋友,我的朋友,
设若他问你谁送的这花,我恳求你不要告诉他我的名字——
因为他只是来了又去了,
他坐在树下的尘埃上,
请你用花和叶,铺一个垫子,我的朋友,
他的眼睛郁郁的,使我心房里充满了忧悲,
他不说出他心里蕴储的什么;——他只是来了又去了。

旧世纪还在新的时候

修多尔·德莱塞 著

一八〇一年的春天,在纽约,威廉·华尔吞,一位在殖民地颇有点权威的人物,走出了他父亲在圣乔治区的房子,目的是出去做一天的应酬。倘若按照他通常在商业上负的责任说的话,这也算是一种游惰的举动了。在他所要去做的事情之中有:在利文利通·葛提莱家里吃一顿饭;同一位克鲁格小姐到利斯喷纳草地去散步;晚间同她到才成立不久的亚坡罗戏院看戏,来美的戏子在这里第一次有了固定持久的组织。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没有工夫再到计核室去工作,于是他也就决意一天不去了,把一切商务上的事情都摆脱开,一直到没有别的闲杂事情扰乱他的时候,他才再去工作,意思就指的明天。

当他走出了大门的时候——门间嵌着一块弧形面的宝石似的东西作为横木——他真地是一个随了独立宣言和殖民地对英国的胜利而来的一个新时代的典型。轻飘的斜纹绸的长裤紧裹着腿,用细长的皮条缚在鞋的下面。淡红的点缀着花的背心,浅蓝色的绒燕尾服,铜扣子很匀称地排在上面,黄色手套,边缘小得有点古怪的丝帽:这一切,总起来给了他一个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合乎时代的外表。从旧一点的眼光来看,他总容易被认为有点纨绔习气的;因为旧的人们还主张穿膝裤,穿黑色的有点庄严味的背心。但是,无论怎样,他的衣装总算够讲究的。我们的葛提莱太太无论什么时候请客总都欢迎这种装束。一般人只要有钱也没有不高兴去买

这样一套的。

他走过靠着城墙的下珍珠街,想到草地打球场和海边去,在这里他碰到一群在那样一个商业世界里也可算是时髦的同他一样在游散着玩的人们。

“怎么,华尔吞少爷,这样早就下了班了吗?”罗伯提·高莱问。他的五金行在这城里是顶有名的。

“这一天是例外。”华尔吞回答说,想到就要来的非常惬意的一天,他自己微笑了。“有几个约会简直摆脱不开。”

“那么你一定要到会上去了,是不是?”高莱说,注视着古老的蓄水塔,这里供给全城的用水。

“不,”华尔吞说:“我没有去的意思,那是什么?”

“有什么人在那里试验一只船。据说不用帆就可以走的。我想,像你这样在水上有这许多船的也许早就听到这种新的发明了吧。”

“是的,”华尔吞说,“我也还听说有人能在半空里航行呢。让我亲眼见了,我才会信世界上真有不用帆就能走的船哩。”

“我也不大清楚,”高莱说,“总之,这些发明者都是奇怪的冒险者。但是,我想,用眼看一看总不会有危险的。迟早我自己要去看看的。”

“我也想去看看,”华尔吞说,“只要时间允许我。什么时候开航,你知道吗?”

“大概十一点,”高莱答,“报上这样说。”

“谢谢你说给我。”华尔吞说,两个人又谈了些关于要来的船的和从法国带来的消息的琐事,就分手了。

在城垣街下面,有许多古老的府邸。府邸前面是一片片的庭园。当他走过这儿的时候,他看到合众国新选的大总统约翰·亚当姆斯忙着在整理花。这老政治家很稳重地向这青年鞠了一躬,又

反回身去弄花。

“这真是一个君子,”他想,“真配做这样一个好政府的元首。”

当他走近草地打球场的时候,他看不到附近的居民来这儿享受这温柔的阳光,他径直地走向靠近白厦舰台的葛斯他船坞去,在这儿,由于这商业化的纽约人过于对于航行之类的事情有了兴趣,所以常有许多人挤着。约翰·加克·葛斯他和威廉·范·林撒莱已经在这儿了。在很远的地方,他就可以看到他俩,因为一个戴着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个有着一具特别肥大的身躯,衬了身后海湾里的绿水,宛如一个凸出的浮雕,大耶哈尼·顾朴一个转运蠟油杂货的商人,和奥朴戴克·史丢瓦,一个贩运荷兰布货的商人,都已经在这儿。老加克·克鲁格,莫提迈·摩理丝,瘦范·塔塞尔,和周里·范·布隆提,这都是本城的商人,也都是名人,他们凑在一块儿闲谈着,微笑着,或者放声纵笑起来。他们谈到商务上的事情,或关于银浪和微笑的玛利来到的消息,这是两只往来于纽约和利物浦间的船的名字。他们几乎每人都带着侦视镜,就是当时的三足的望远镜。不时向海湾里或远处的海峡里做一次探视,看看是否有熟悉的帆影。

“您好,华尔吞少爷?”老葛斯他看到这位本城大家的子弟这样地问着。

“很好,谢谢你。”华尔吞回答,看了看这一群人,他们的膝裤和黑色的上衣同他的入时的裤子和华美的短衣正成了一个显著的对比。

“这些时新的式样,”老克鲁格叹息着说,向前走了几步,“把我们这些老顽固衬得更不入时了。这都是些遮丑的法子。倘若我是一个年青的女人,男人的衣服要不顺我的眼,我无论怎样不会嫁他的。”

“但是倘若我是一个青年的时候呢,”这位有趣的约翰·加克紧

跟着说,“只要一位青年女人看不顺眼的衣服我绝对不穿的。”

“噢,好的,”克鲁格说着笑了笑,“这些入时的式样都是很巧妙的。不过十年前的样子,倘若有人穿了这炫耀的衣服,一般人会鸣鼓驱逐他出纽约城去的;但是,现在呢,我的天,却轮到我们这些老家伙头上来了;只要我们穿了我们父亲当年要我们穿的那种样式的衣服,我们一定被逐出去的了。”

“并不像你所说的那样利害,”华尔吞说,“夜礼服还都按照旧的式样。这不过是白天里的样式。但是,草地打球场现在怎么样了;今天早晨没有一个人在那儿打球吗?”

“在银浪和微笑的玛利来到之前是不会有。”克鲁格率直地回答说,“在银浪上我有五十桶上好的印度麦酒;微笑的玛利上载的几乎全都是葛斯他的布货和衣饰。人们都在这儿等着卸货,不会有人打球的。”

“等这些顽固的船真有点儿厌倦,”葛斯他沉思着说,“谁也不敢保险风平浪静。而且,西班牙人也还没有死净,这些东西真该死!”

“我在破垒报上看到了。”年青的华尔吞仿佛很感兴趣似地说,“政府或者要替我们想法子。西班牙人要把我们的船都驱逐出海去;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海盗观念。我们还要多造战船,而且还要快造,我想。”

“我也这样想,”葛斯他说,“我们现在就需要战船。就是今天,国会议决在东河那岸多买地。”说着,用望远镜指着长岛那面的一抹绿痕。

“我又记起来了。”华尔吞说着,扯出带着表链的怀表来,“我刚才遇到高莱,他说,有人要在会上试验一只不用帆而能走的船。据说是用蒸汽开动的。”

“哈!”克鲁格喊了出来,“我没有工夫来听这些胡说。”

“这消息我也听到过，”葛斯他说，“或者里面有点玩意儿也说不定。去看一看恐怕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我正要预备去。”华尔吞说，“再说，我也不能耽搁了。”

“倘若你高兴的话，我愿意陪你去。”葛斯他说。他非常急切地想知道是不是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别人听说了，也都愿意随他们去。

就这样找到了伴侣。年青的华尔吞走上了白厦船台，一直到草地打球场；从这儿，他带了他的朋友折向大街去，经过了这新街的许多的华美的房子和店铺到了白区，就是以后改做白街的；从这儿向东，经过了公共市场，才到了会上，现在这地方已经改做墓地了。已经有许多观众挤在那儿；贵族，上流社会的人和下流社会的人自然地分成了几组站着。一个面貌平庸的旧式人物坐在一个浮在水面上的船似的東西里，看样子也就刚能支持他自身的重量，他努力着，手里舞动着旋钳，铁槌和一个油罐，他想把这个不用帆而能航行的试验做到最后的成功。一般在场人的注意力自然全给他吸引住了。

正当人们注视着，在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中等候着有什么奇迹发现的时候，蓦地有一阵毕剥的巨响沿着东马路飘向城里去，立刻就看到范·胡肯的水车，一个巨桶下有着车轮，辘辘地驶往前去，从这惊惶的样子看来，不知道什么地方又起了火了。紧随着就是阿尔麦瑞池，也是一辆水车，它从它主人那儿得到这样一个名字。车夫从远处就喊着让人们躲开，嘴里呼着：“起了火了！”从远处的富尔敦街也传来了急骤的钟声，报告同样的消息。

现在每个人都犹疑起来：一方面有看到一个神奇的发明的可能，然而在另一方面则千真万确地可以看到一幕壮美的火灾。终于千真万确占了胜利。所以在听到大火的消息以后，无论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都一哄而散，只剩了葛斯他华尔吞和他们的同伴，注

视着这孤独的小机器匠似的怪人。

“起火的地方大概离总统的家不远，”华尔吞说，看着城里，“看样子说不定还要蔓延了开去。”

“我恐怕这家伙今天在他机器上弄不出什么花样来了，”蔼斯他说，他想到这场极危险而有趣的大火，他并不怎样同情这位孤独的发明者，这发明者也仿佛看到人们都离开这儿走了。“让我们回去吧。”

他们都显得非常兴奋，同他们平常的稳重严肃的态度有点儿不大调合。他们顺着刚才水车走过的路走了回去。

在威廉街，刚出了旧波士顿路的口，靠近新近才起名的自由街的地方，一切都显得非常骚动。蔼骚朴家的新近才租给法国公使的华美的房子起了火，火焰迅速地蔓延了开去。本城一共有十四架抽水机，在这儿救火的就有九架；每架都有八个人曳动机柄抽着水，但却没有什么效果。带着水桶的清道夫帮助他们扑救；居民自动愿意加入救火的从附近的每一个井里提水；但火势依然猖狂起来。火焰迅速地散布着。人们奔乱着，等着高泰的运水车，这车怎么还不来呢；胡肯的洒水车已经驶到会上去弄水。四面腾沸着喧嚣和混乱，在人们心里都知道这是一个大破坏，喷水机喷的水无论怎样不能高过二层楼。有几次，从会上和东江运的水没能赶得上，大水槽竟然干了起来，于是火焰摇动着又蔓延到新的地方去。这原因可以归到路太坏，另一方面也因为人们只顾去看火，没人想到去帮助孤立无援的胡肯和拼命工作的高泰了。

最后一批的自动救火者到了，带着水桶和别的许多家伙来同火焰奋斗；但是火焰太猖狂了，也很少有什么功效。华尔吞却在高谈阔论地谈着火灾防御法；一转念，他又想到他的吃饭的约会了。

“我要离开这儿了。”他对蔼斯他说，他正在注视着飘动的火焰和汹涌的群众。“现在已经太晚了。”

这道貌岸然的老人根本没听到他的话。他对当前的事情太注意了，竟连自己的午餐也忘记了。华尔吞悄悄地走开，折回了波士顿路，大马路，转向草地打球场径向葛提莱太太的家走去。

这位太太的府邸是在旧运动场的西面，望出去是一片片的草地和小径，在这些的尽头可以看东江里的一片水，间或有一两只船停泊在湾里。他按着大门的黄铜门环轻轻地叩了两下，就有一个穿着制服的仆人开了门，深深地向他鞠着躬。

“华尔吞少爷，好不好把你的帽子和手套递给我？”

“呵，华尔吞少爷，”女主人说着笑着走了进来，“我几乎怀疑你不会按时来的了，虽然你容或有别的事情。谁的房子起了火？”

“郎内侯爵的。”华尔吞回答说，又告诉她这是法国政府派到美国来的代表。

“我刚才派了个听差出去探听一下；他还没回来。大概他也给这大火吸引住了。立刻我们就要吃饭。”

这样说着，女主人在她的宽大的裙圈里转动起来，这种裙圈，像长裤子一样，现在也变得顶人时了。她的头发是革命后流行的式样，一边三髻一直垂到耳，再加上一个同一髻差不多大小的假髻。她带他到餐室去，态度温柔而端重，鞠着躬请他就坐。尤拉丽亚，她的女儿，和莎菲亚，一个女朋友，也差不多同时从别的门里走进餐室去。

在橡木长桌的头上已经有两个黑奴在站着，专做侍候吃饭用的，他们是从非洲运来而在卧尔基尼亚训练的。桌上摆满了盘碟和古旧的荷兰瓷器，发着光。正中是一架高大的银烛台，向下泻着清光，四角摆着雕刻过的金棒，衬起来，非常炫耀。

“本城无论哪儿起了火顶害怕的就是我了，”女主人开始说起话来，华尔吞正向她鞠着躬。“我们的保障过于少。我已经催促过我们的区务委员，让他替我们谋点比现在好一点的设备——像建

筑一座水塔之类的东西,但现在连影儿都没有。”

“起火的时候你在场来吗,华尔吞少爷?”这位美丽的尤拉丽亚撒娇似地问着。

“我同几个朋友从会上回来走过那儿。”他回答说。

“为什么到会上去?”女主人问着,坐了下来,那两个黑奴屹立在她身旁。

“那儿有一个人在试验一只不用帆而能走的船;他的目的大概是这样。我想,他光景是想利用蒸汽,但是今天却终于没弄成功,至少我在那儿的时候他没能成功。这船恐怕终究会走的。我却不能再等着看了。”

“呵,太奇怪了,”尤拉丽亚喊了出来,把一只美丽的手伸到桌上,“真地是一只船想这样走吗?”

“我不大敢断言。”这位青年严肃地回答。“我们在那儿的时候这船还没能走。一方面因为这意外的大火,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约会,于是我便不能替这发明家捧场了。”他笑了笑。

“不让我亲眼看过,我是不会信那样奇技的。”葛提莱太太说,“你想一想,浮在水面上,却不用帆,我的天哪!”

“我想人们要想弄熟练那些奇技还要等些时候的。”青年回答说:“但是无论怎样这总是个奇迹。”

“我以为这太危险了。”莎菲亚提议似地说。

“不,”华尔吞说,“其实并不。我父亲常同我谈起来说,佛兰克林曾对他预言过,在不多年以后,人们总会驾驭电光的。这比汽船更显得是一个奇迹。”

“这或者是真的,”葛提莱太太说,“但现在却终于还没有实现。我恐怕,我们不能活着看到这样的奇迹了。还有,你听到关于马顿贩运珠宝的事情了没有?”

“他又运到什么新的东西了吗?”尤拉丽亚乖巧地问着。

“我听说，刚才到的船替他运来了一箱子宝石。”女主人继续着说下去。“你听了恐怕很高兴吧，华尔吞少爷。”

青年听了这带有暗示的话，脸上微微有点泛红。他对于白琵·克鲁格小姐的关切已经成了他所认识的人间的一种很有趣的谈资。

“一点都不错。”当他恢复了镇静的时候，他怡然地说。“今天过午我就要到马顿家去看看。”

“我也愿意看看法国时新的到底是什么式样。”脸上微微有点红的莎菲亚很严肃地说。“在我那套装饰品里面，我还缺少一副耳环和一只扣针。我那套装饰品已经同山差不多地老了。”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敢说。”华尔吞用同样庄重的神气说。

“请你相信我，我一定要换新的。”这女孩子很文雅地回答说。

当他们闲谈着的时候，这两个黑奴无声地在旁边侍候着，他俩分两边站着，注意女主人的眼色和示意的点头。华尔吞从眼角里斜看着他们，同时话从嘴里流出来。他自己冥想着：在他的新家庭里，只要他的慧美的太太允许，他也要买这样两个黑奴的，这可以增饰她的尊严与美丽。他又不禁想到：在他太太的背后站着两个黑奴比在现在这女主人背后站着是怎样一个更动人的景象呢？虽然这女主人也就够婉美的了。这样，他急切地想离开这儿，倘若可能的话，无论怎样，他今天过午要看看自己的命运了。他就拿这珠宝装饰做一个藉口。他想先领她去看珠宝，晚上再到戏园去，这样总可以看一个水落石出的。

他一离开这宴会，就赶住城垣街去，礼拜堂的三座尖顶已经在东面投着短的影子了。在国会议事厅他遇到了几位殖民地的要人。在住房中间现在又建筑了许多店铺，这样，这可爱的城垣街失去了一部分古典的意味。国会议事厅下面是一个银行，银行的出口紧靠着步道，两面是花园。倘若这城就这样继续发达下去，古老

的美丽的花园恐怕要绝迹了。

他沉思着,走上前去。他走到威廉街下面的一个门口,进去了。阳台上面小窗户里一个面孔的影子一闪就逝去了,立刻就有一个高傲的仆人从门里走出来会他。

“我要见克鲁格小姐。”他说,“我在这儿候一候。”

仆人鞠了一躬,走进去。不久,她就从楼上蝴蝶似地飘到这大会客厅里来,身上穿的是他从来没见过过的华美的衣服。这样柔美的髻发和花辫,这样轻灵的蒙在裙圈上的丝裙。他简直以为世界上再没有比的了。她很稳重地接受他的显得有点儿呆笨的鞠躬。

“母亲问你好。她今天不能同我们一块儿去了。”她说。“她头疼得很利害。”

“我很抱歉。”他仿佛很关切地说,“但是你一定去,是不是? 天气太可爱了,我想草地一定很美丽的。”

“呵! 当然,我一定去的。”她微笑着回答。“现在还不到三点钟,你来的很早。”

“我知道。”他回答说:“但是我们可以谈谈话。还有,在到戏院之前我想给你看点东西——不,现在先不对你说。亨利会按时候到的。”

他们坐了下来,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谈到早晨的琐事。她听到这大火了没有? 法国公使现在移到什么地方去了? 今天早上接到加克·范·达谟斯的请柬,请她到他们布鲁谟街的新房子去。高莱家又要在珍珠街外面建筑房子了。

“我认为是一种侮辱。”她说,“他们都搬出这条街去把我们留在这儿。不久我们也要搬走的,我喜欢城垣街。”

“当你搬走的时候你恐怕就不大在心那些事情了。”他回答说,心里正思量着自己要说的话,却终于没有勇气说出来。“布鲁谟街

这样一修的确很可爱了。”

她想到那些在新居住区里才建筑起来的华美的房子，自己在微笑着，这原因是他不能了解的。通过藤蔓络垂的窗子她看到外面有一辆马车在转圈。

“马车来了。”她说。

当他们走出了寂静的大厅的时候，外面充溢着阳光，隐存在他们间的有点近于拘泥的冷漠消逝了。在马车里，她坐在他身旁，她愉快地笑着。当他们驶过了威廉街，渐渐走上老波士顿路，一直到绿荫覆地的花园的时候，她竟放声纵笑起来。

“我们终于又有了春天了。”她说，“冷的日子是太多了。”

当他们走着的时候，停立在门口的熟人，骑着马的熟人都向他们打招呼。有名的葛郎·巴尔骑在马上昂然地向乡间跑去。老彼得·斯吐威散的府邸的前面仍然种满了花，同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这地方的田地不是很美丽吗？”他说，他们已经走过了一会。

“太可爱了。”她回答说。“只要我看到这样的田地，我就想在上面跳舞，这田地显得太松软了。”

“让我们下车到上面去走走好不好？”他说。“亨利可以在那边转弯处等我们。”

他指着远处，是一丛树林，曲折的小径从脚跟下引上去，一直连着大路，形成了一条小巷似的路，通过了树丛和田地。

她默许了，却似乎很高兴；他扶她下了车。当他们走过了一段路以后，他折了一枝蒲公英，用嘴吻着说：“这是一个象征。”

“象征什么？”她很羞涩地问。

“你想该象征什么？”他有所期待似地反问。

“或者是春天。”

“没有别的东西了吗？”

“春天，”她答，笑起来了。

“没有别的东西了吗？”他又反问，声音里含着无限的柔情，更靠近了她。

“我怎么能知道呢？”她说着又笑起来，把蒲公英掷在地上，她已经明白了现在的地位，有点害怕。

“你不应该把它掷掉。”他屈着腰说。“请你保留着它，我要告诉你它象征的是什么，我——我——。”

“看这些野蔷薇！”她喊着，立刻加快了脚步。“倘若你高兴的话，我宁愿意拿这个来做一个象征。”

他的紧张的心情立刻弛缓了，他跑了去折野蔷薇。当他折回来递给她的时候，她自己却在笑着。

“呵，你笑。”他忧郁地说。“我想我一定知道你为什么笑。”

“我笑今天这一天。”她回答。

他想说的话终于没说出来。他们已经走近了马车。沿着大路向南有四分之一哩的样子是利斯喷纳别墅。主人利斯喷纳家是她的亲戚，他更没有时间说他想要说的话了。

“我们还要在那儿停下来么？”他喃喃地仿佛独语似地问着，他们已经又上了车，靠着一片长廊驶过去，长廊下坐着许多人们，看外面草地上的景色。“现在是四点钟，戏是六点钟开。马顿才从法国运了来许多珠宝装饰品，我想你一定愿意趁这个空去看看的。”

“从法国运来了珠宝！呵，当然我愿意去看看的。让我们去吧。”她回答说。“但是我还要余出换衣裳的时间来呢。”

长廊下面坐着的人向他俩鞠躬，他俩微笑着点点头。坐在马车里和轿里的熟人也同他俩招呼，就这样，马车迅速地走上去。华尔吞装出很沉郁的样子；但不久他又发现这没有什么用的，于是他又想用珠宝来引诱她了。

“你从法国运到些什么样的装饰品呢？”当他们走进墨顿巷马顿的铺子的时候，他这样问着。

“在刚到不久的船里。”马顿解释着说，他打开一个天鹅绒的包把最好的珠宝给他们看。“我敢保险，在纽约几年之内你不会再看到像这六块这样好的金刚石了。你看！”

他举起一个绝精致的法国造的戒指，一颗宝石放着光，他很自信似地笑着。

“看。”他说，“这宝石真不能算小了。这是陶撒雕刻的。你见过这样好的手工吗？”他把戒指反转着看了又看，又高高地举了起来。“这圈是这样小，太太们戴上一定适合——让我们试试看。”

她撒娇似地伸出了手，戒指戴了上去刚巧适合，她瞪大了眼睛。

“你看，这不是很美丽的吗？”这珠宝商人高声喊着。“多漂亮的一块宝石！我从来还没有买到这样好的，而且也真奇怪，仿佛替她定做似地适合。”他向华尔吞微笑着，他很知道华尔吞对这位娇美的白琵的关切。华尔吞装作不能领会他的意思。

“雕刻的真不坏。”她说。

“在你戴过的这恐怕是顶好的了。”华尔吞充满了希望似地说。他站在柜台前面，紧靠着她，他鼓着勇气想去握她的手。

“戴着好了。”他很温柔地说，他握住了她的手，他暗示给她这戒指有着什么样的意义。

“呵，”她说，脸上浮着微笑，仿佛只是开玩笑似地。“你太大胆了。我要！”

“就这样吧。”他答。

“这样好的一个戒指！”商人也附和着说。

“那么我要。”她说。

“好了，马顿先生，”华尔吞说，“你把帐单送给我好了。”他笑起来。他不要再看别的东西。

他们终于又漠然地看了点别的东西，才走了出来，他们心里充

满了快乐。在边道上一个苦力用手车推一块木头到利物浦码头去,不小心撞了他一下,但他也不去计较。只有卖报小孩的呼声,从波士顿开来的马车的喇叭声,边道上的灰尘,因了亚坡罗戏院的佣人正在扫除外厅预备晚上开演而起的灰尘,吸住了他而且使他高兴。他扶他的未婚妻上了马车,坐在她身旁,心里洋溢着快乐,微笑从没在他脸上消逝。

“我还不能就戴了这戒指。”她说,这紧张的一幕已经过去了,她伸出了她的纤美的手指,“因为,你知道,你还没有对我父亲说到这事情。”

“戴着好了。”他回答说。“我就要对他说。”

“你好,华尔吞少爷。”当他们从威廉街转向城垣街的时候,有名的遮法孙向他们问着好。当这政治家在城里的时候,他常在这附近停留一会的。

“遮法孙先生,威廉。”他的未婚妻第一次很柔婉地呼着他的名字。“遮法孙先生向你问好哩。”

“晚安!”华尔吞高声喊着,他的感情太兴奋了,所以显得有点慌张,但却仍然含着很多的敬意的。“晚安,先生!”他鞠了一躬,又连续地鞠着。

“我怎能关心到这些礼节呢,”当他转向他的爱人的时候解释似地说。“我已经有了你?这简直是出我意料之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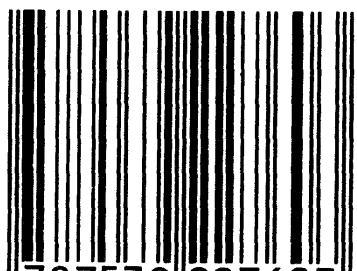
“这些礼节是需要的。”她说。“倘若你就这样很快地疏忽了你的责任,我怎么想呢?”

他无言地握住了她的手,作为回答。他们又走回了她的家。当她换衣服的当儿,他自己踱向辽阔的树荫覆地的园圃里去,这地方有乡村风味,最适于情人漫步。靠着城的古旧的房子,荷兰式的建筑,令人神往于古老幽妙的时代;宽阔的通路和门,络垂着葡萄蔓和花丛;随了人的脚步向北渐渐看到的荒凉与幽阒——这一切

合起来给一颗诗的心注上了阒静,布上了梦影。在这儿,年青的华尔吞,站在这一切的东西的前面,漫步着,低吟着,想到了生命和这座城对他的意义。现在,他真地是幸运的了。爱情是他的,美丽的白琵更是他的,在这儿他又想到要造自己的府邸——远在布鲁谟街之上,他也想到一条怎么布满了花与浪漫的故事的衢路。他没能想到一个世纪能变出什么样的花样。他也看不到倾轧,压迫,与不幸的命运会踏上了这条温柔和美的路。

1934 年

ISBN 7-5392-2760-5



9 787539 227603 >

ISBN 7 - 5392 - 2760 - 5/Z·15

定价:54.00 元